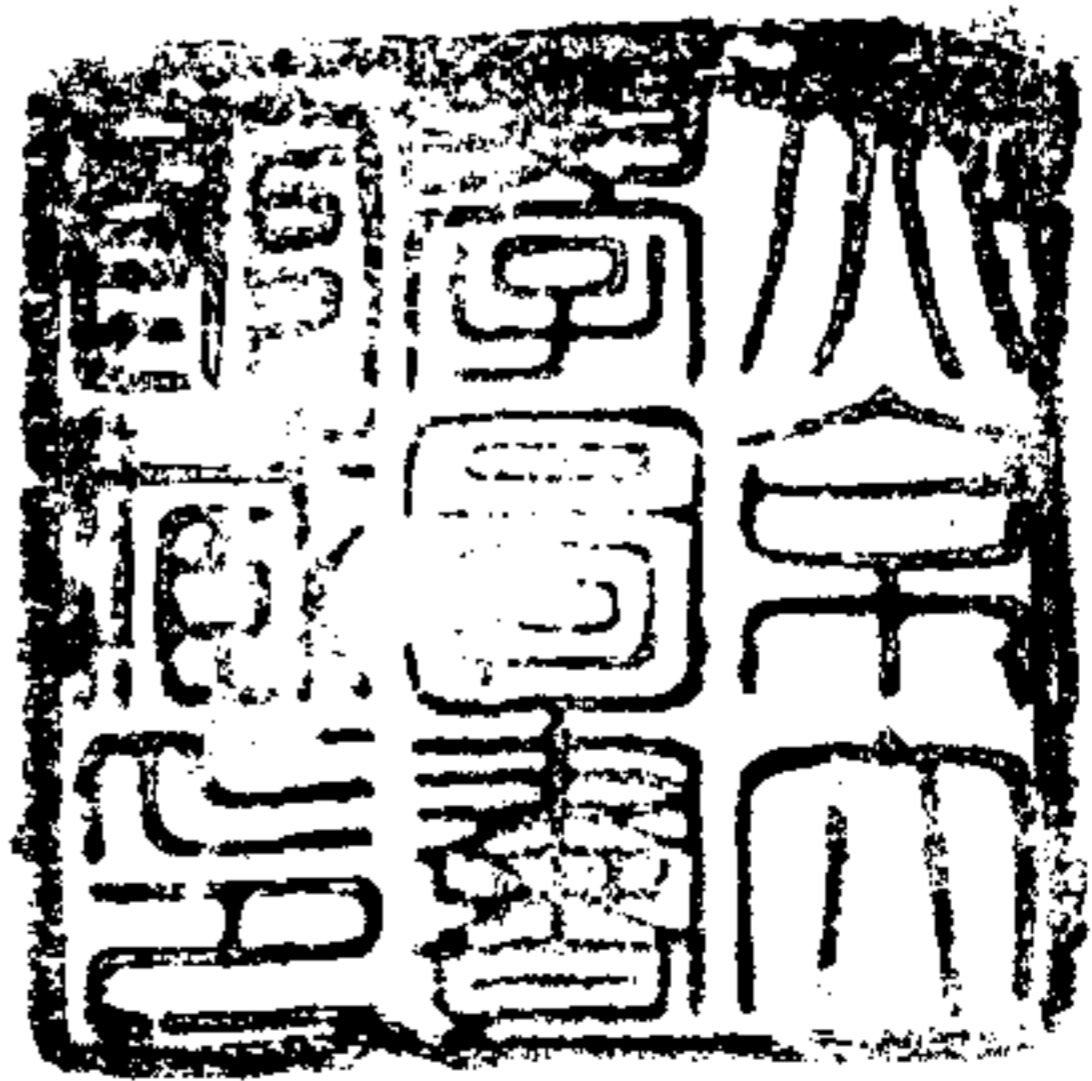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九・史部・詔令奏議類

萬曆疏鈔五十卷（卷二十至卷五十）

〔明〕吳亮輯

.....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閣宦類

李 植 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疏

王 國 逆惡中璫交通内外包藏禍心疏

陳希美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亟加誅戮疏

李 沂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疏

趙完璧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馮 琦 梟獍惡臣大蠹國政疏

白 瑜 直陳煤窰關係百萬生靈疏

目錄

卷二十一

林秉漢 乞處粵璫疏

王藩臣 乞除閹惡以防要地禍變疏

湯兆京 內使擅刑爵宗乞賜究處疏

周懋相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因事蒙譴疏

沈鳳翔 奸璫擅預兵機漸不可長疏

汪若霖 欺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就斃疏

呂邦耀 敬因奸璫專權畧陳遼左情形疏

陳宗契 稅璫暴虐非常蠱毒憲臣有據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閣宦類

姦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乾斷亟賜

重戮以彰國法以安社稷疏

李 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嘗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犯無將之戒

者雖跡逃之臣猶在不赦而况密邇黼座掌握中樞

者乎竊見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狼毒異常姦貪無

匹竊弄威福包藏禍心十年於茲矣此中外之所共

疏鈔 閣宦

知人神之所同憤者也 皇上明並日月於保之姦

邪諒必洞燭而稔察之矣然不即加誅斥者無乃念

其舊人暫為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盛

譬之癰瘤蓄毒壅結既深則重脈歸聚終必潰裂

所蚤暮寒心不得不上瀆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者

十二事為 皇上陳之試垂察施行焉內官張大受

書于徐爵先年論死皆太監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

祀神祇祭品奉 世宗皇帝明旨大受發充孝陵衛

淨軍永不叙用徐爵發遣衛充軍但逃殺了是皆姦

黨賊犯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後大受既回而保任之為股肱爵逃回而保任之為心腹受則叨處掖庭陞至乾清宮管事爵則冒濫功次擢至錦衣衛指揮是崇嚴之禁城為逃遁之淵藪矣此保罪之當誅者一也助教鄭如金曾為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矣保招為門客而私改錦衣衛總旗太監暨擢曾延燒永壽仙宮謫戍留都矣保受其萬金起為南京守備夫保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潛住京師者職當訪拏者也反用作私室爪牙俾得假虎以害眾保掌司禮凡有疏鈔 一 關官 二

過豎得罪先朝者理當痛絕者也反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狼毒以殘民此保罪當誅者二也擅入宮禁律有明條保引徐爵曉夜共處直房披閱章奏凡重大之機務緊密之軍情未經御覽未送閣票而爵已先知漏泄於外矣爵又窺伺 皇上之起居探察聖母之動靜戲言褻語無不與聞宣揚於外恬不知諱由是奔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託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賂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法紀非保縱之乎此保罪之當誅者三

也去年永寧公主選婚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萬兩而天相之駙馬曲庇入選是以金枝玉葉為煤利之階也致陷公主孀居是誰之咎歟此保罪之當誅者四也欽賜戴聖夫人莊田銀兩 皇上特恩也保先勒銀二千五百兩而內帑之給方行是以 皇上恩私為漁貨之地也雖為九重乳母奚暇顧耶此保罪之當誅者五也御用監歲買珠玉珍玩等物約費十數萬金保揀低者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囊贓罰庫累年籍歿逾臣家財奚止數百萬兩保悉以廣疏鈔 一 周官 三

易真而古器重寶竊為已有凡遇時節進奉 皇上聖母皆是物也以 皇上之財獻於 皇上又詭騙皇上之賞賜濫乞 皇上之恩陞其欺罔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官凡有富名者保必搜求隱過而嚇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鎖房屋而檢括其家貨如在前太監鄭真曹憲孟充王臻等卒家財或數十萬或十餘萬保遣徐爵以尋常之物進於 皇上而金銀珍貨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名下者纔十之一二耳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貢賦

一年之入其姦貪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七也保之第宅店房遍滿京師不能悉數如造壽地於北山口而壯麗之花園堪並西苑至於壘鷹石於成山崔魏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蓋私第於原籍而規模之華峻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間名爲一藏又王居之弗若也 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祖宗之舊制而已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八也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則拏其僕從非刑夾打恠劉皇親則請罪塔下呵令叩頭 皇上優恤勲戚隆以禮貌未嘗輕加譴責保乃敢作威凌虐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家人犯罪罪坐家長律也慈慶宮前禮當嚴肅矣馮佑過之嗔內官不卽起避輒敢高聲辱罵尚知有太后乎詔選九嬪禁止嫁娶矣馮邦寧兄弟乃擇絕色二女納爲侍姬尚知有 皇上乎至於戕害平民霸占產業肆惡於外者難以悉舉是皆保有以釀成之也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也 皇上之居曰黃屋服曰黃袍器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 臣見保於選大婚

疏錄

開官

四

時輒自用黃帳圍繞恬不爲怪然猶以爲大婚計也及 臣昨於天壇監宰見壇內建黃帳一頂以爲此必皇上親郊所用旣詢之乃爲保設也夫保一宦官耳敢爲僭用黃帳其他滅禮犯分越制踰等何所不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一也 皇上近爲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方呈覽所以厚天倫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并上之皇上 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乃保開呈 皇上者如此開呈 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豈 聖母有愛子之心 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使 陛下母子兄弟之間違傷天和其所虧損 聖德更非尠小欺君罔上莫此爲甚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二也竊念保之罪惡千態萬狀卽罄南山之竹不能載萬分之一其彰明較著爲中外所共聞見如 臣數之於前者卽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乃大小臣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爲 皇上指陳其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密奏內庭 臣痛 皇上之勢亦可謂孤立於上矣 臣

疏錄

開官

五

又聞 皇上於保少加譙讓則涕泣於前以文其非退則然訕於後以洩其憤况有大受徐爵等煽其虐

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 臣所不忍言者正也 臣一芥草茅荷蒙 皇上聖恩寄 臣以耳目之責

發姦摘伏 臣之職也有臣如保不早為 皇上熟數而亟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决裂

流漫必盛彼時雖欲有所言亦已晚矣 臣是以憤悶憂傷莫知所措不避死亡之誅仰瀆天聽伏祈 皇

上察 臣言不謬諒 臣心無他大奮乾剛早賜 聖斷

疏鈔 閣臣 六

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於馮保

馮邦寧等重加問謀以消餘黨則姦謀可解人心可

安神人共快宗社無虞即 臣後受斧鉞以謝輕言之

罪 臣所甘心也緣 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逆惡中璫交通內外包藏禍心懇乞聖明重加

究處以正國法疏

王 國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待罪言官若使事關宗社安危而不為 陛下言

之則 臣為負 陛下當今之時罪大惡極可以危宗

社者則司禮監太監馮保是也 臣請列其欺君誤國

之罪惟 陛下垂覽焉夫保受 陛下厚恩無數乃

不思報主酬恩專擅權肆惡欺 陛下於冲年攬

朝政為已出潛引充軍在逃人犯徐爵結為腹心大

疏鈔 閣臣 七

開賄賂需索沿邊諸將或二三萬或以數十萬不計

其數盜取內府珍寶或藏於私宅或送於原籍不可

勝窮歛天下之財物以肥身家括天下之寶貨以為

玩好縱伊姪馮邦柱等強梁生事奪都城內外平人

莊田無數所積金玉珍寶富過於國至於外國奇異

之物 陛下之所未有者保悉有之緣保擅作威福

人人畏懼少有所欲誰敢不從保呼爵為樵野先生

爵呼保為大德恩主終日引入禁地密謀詭計未審

何為幸 祖宗列聖默佑 聖心 臣昨聞將徐爵拏

問都城百姓無不歡呼踴躍頌 陛下明並日月矣夫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爵乃保之心腹 陛下業已重發乃仍令保在側能必保不動念乎萬一於進膳之時肆謀天之舉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則保雖萬死曷贖也言之至此真可寒心夫保之貪惡猶其小者 臣又舉保悖逾數事為 陛下言之 臣聞去歲內臣中有不法者 陛下處之是也保令徐爵揚言於人曰如此舉動成何事體此欺蔑君父其漸不可長也陛下篤生元嗣普天率土孰不歡心乃徐爵傳言於

疏鈔

八 閣官

人謂保獨有憂色此其心何心也近日輔臣張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甚多皆居正男張簡修親送至保私寓保揚言謂 陛下取之 臣恐 陛下無此事也以上三事保之悖逾甚矣此可一日在 陛下左右乎夫保之惡如此為大臣者不告於 陛下已為有罪乃大臣之中又有如原任工部尚書曾省吾見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交通於保相倚為姦省吾送保金五千兩銀三萬兩謀為吏部

尚書篆送保玉帶十束銀二萬兩謀為都察院堂院 臣聞保皆許之矣夫部院正堂此皆 陛下股肱大臣也登用之權自出 陛下二臣安可私求於保保安得私許二臣然則置 陛下於何地乎況今吏部都察院見無員缺省吾與篆又何為生此心乎鑽刺成風人心大壞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昔正德年間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誤國而大臣中如劉宇焦芳輩甘心趨附以致朝政不清紀綱大壞今年流賊起明年宸濠反幾至不可收拾今馮保之惡豈下於瑾省

疏鈔

九 閣官

吾與篆何異宇芳誘姦巧為羽翼視法紀如弁髦 臣恐旦夕之間釀亂匪細所恃者 陛下聖明必能蚤斷耳 臣身任言責綱常所係義不容默伏乞 皇上大彰乾斷將保比照劉瑾事例如法重處以清在內之姦仍斥省吾與篆以清在外之姦庶紀綱再振朝政一新天下不太平者 臣未之信也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懇乞聖明亟加誅戮以絕亂萌以安宗社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二月

臣聞君側之惡誅之必先去惡之道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斯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頃者伏覩邸報見江西道御史李植論劾司禮監太監馮保不法事情奉 聖旨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係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處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已又見浙江道御史王國論劾馮保不法事

疏錄 閣宦 十一

情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已又見司禮監太監張鯨遵奉 明旨會同錦衣衛劉守有等將馮保都城內外房屋俱各封鎖具奏報下之日留都士女萬口驩呼以為保數年逆天之大惡我 皇上一旦發明詔褫其職籍沒其家真堯舜之去四凶不是過矣 復何言乃微 區區狗馬之愚竊以為保負天下不容不誅之罪而在今日有不可不誅之勢為陛下計者惟亟誅之是也 謹披瀝於 皇上之前夫所謂保不容不誅之罪者何也伏覩天語煌煌不

曰有先帝之付託在乎保罪宜首誅乃在於負 先帝負 陛下也隆慶末年先帝疾革 皇上時在冲齡保係近臣宜肅清宮禁翼戴王室以效掖庭之忠可也乃潛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晝挾刃直至乾清宮門茲其意欲何為乎賴 皇上天助中官巡邏者求之甚急旋得其奸將大臣拏送鎮撫司考訊棄市宗社以寧然中外臣工誰不知為逆保之所勾引欺夫律有明條若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特寸刃入宮殿門內者論死故縱者與同罪王大臣既已伏誅而保

疏錄 閣宦 十一

係首禍之人乃貪緣漏網以致竊權敗露于今日尚可一日容于覆載之間耶此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永寧公主選婚一事臺臣李植業已言之 不敢瀆獨以傷殘 陛下骨肉臣子痛心 陛下寧知其詳耶都民梁柱起家中貴累二十萬金之富逾保垂涎久矣會奉詔選婚保知其家有弱子乃先意以啗之柱故買豎耳以為賄通途保既得藉聲威睨而公主欽賜田宅等項所入又當倍之乃內而金寶外而園亭別業傾二十萬金之貲悉以

與保不啻如臣植之所稱二萬而已夫梁柱挾重賢以厭保保挾 公主以賈柱遂以冠羸之弱子庸庸馬之殊選曾水彌月而公主失天矣嗟乎先帝在天之靈太后惟薄之愛寧忍願永寧公主之有今日乎此臣所謂傷殘 陛下骨肉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國家進退人才屬人主太阿之柄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載在祖訓班班也乃原任南京太僕寺卿石星今任應天府府丞李已皆先帝直臣天下靡不想見風采者 陛下卽位之初特起沉廢以收天下之望以昭先帝之令德甚至策也保銜二臣章疏有禁止採珠裁抑中官之條因多方擠陷使不得志石星廷推河南巡撫矣竟以該省左布政周鑑代之星惶恐謝病自屏清時李已爲親上封初未後時保故令中官却其章奏以激 皇上之怒由大理寺少卿左官郡貳賴 陛下憐才旋擢今官天陛下善繼善述求先帝之舊人以成先帝之美保乃私銜纖芥賊害忠良以彰先帝之過舉且也又奪皇土太阿之柄可乎此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

疏鈔

關宜

十二

不誅之罪一也他如焚贖無厭濫索海外之珍寶交通外夷而不避遨遊西苑駕座世廟之龍舟至僭擬皇上而不嫌卽擢保之髮以數保之罪 臣恐其更僕未易數也若保者誠人鬼之共憤常刑之可放也寧容於不誅哉夫保負不容不誅之罪如此 陛下聰明天縱其於欺蠹之狀業燭照而摘發之矣猶顧念先帝付託不忍加誅 臣竊以爲 陛下之念先帝是矣所以承先志而爲社稷計則未也夫付託之說嘗攷漢臣諸葛亮有言不效則治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保今日豈徒不效乃其欺蠹之狀又如明旨之所摘彰如是 陛下獨不能治而誅之以謝先帝以告九廟以厭人鬼憤憤之心猶隱忍姑息不忍加誅何也 臣竊爲 陛下不甘也古先哲王之處宦官曰有罪勿赦之名曰養奸 臣恐其養虎自遺患也此 臣所謂不得不誅之勢也請得而備言之夫人之奸未至摘發猶卑微隱蔽以求自全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竊轡而不可馭也如水之決堤奔潰四出而不可揀也勢則然也 陛下今日以爲保寧復何所

疏鈔

關宜

十三

希觀哉業發其奸臣知其怨 陛下入骨髓矣夫人
 情怨則急急則窮極思變必致之勢也此臣所謂竊
 轡之馬决堤之水也當逾保掌握中貴之時 陛下
 之前後左右懷奸蓄惡者孰非保之腹心乎今雖奉
 旨驅逐能保其盪滌之殆盡乎萬一狐鼠之除未盡
 保又不加誅是元奸在外元奸之腹心在內有如內
 外交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如御史王國
 之所慮臣不知 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為 陛下
 危之頃者逾保南來 陛下雖已籍沒其家保猶携
 帶僂兒數十輩裝載輜重騾車二十輛沿途騷擾頗
 聞其謗訕之言流傳道路自正月初旬入南京城中
 外人心匆匆惟恐一旦有變搖動匪輕祇今南京內
 外守備官員奉揚威靈嚴加防警留都一切門禁日
 中啓鑰未暮閉關皇城守衛官枕戈而寢不敢少懈
 豈非以保逆節亂萌之所伏也夫留中惶惶如是而
 陛下以為晏然無事臣尤甚為 陛下危之也臣又
 見御史王國借逾瑾之惡以喻保 陛下猶未甚信
臣請以瑾之事為 陛下言之逾瑾之在當時不過

武廟一狎蕤闔豎耳其始止於流毒縉紳已爾迨後
 聲勢籍甚旋謀不軌逾保則數年以來欺侮 皇上
 在冲齡又引用兇邪主張國是臣見其玩弄 皇上
 之威權於掌股所謂作威大逆不啻如瑾之流毒縉
 紳而已矣以臣言之保之罪殆猶過之夫以保之罪
 浮于瑾而 皇上之聰明天縱直追堯舜且遠邁武
 廟乃武廟一聞劉瑾之惡即斷而誅之 皇上反不
 能斷之於逾保耶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宗社
 安危之幾 陛下不可不痛省也懇乞 皇上鑒保
 疏鈔臣閣臣 一五
 之罪惡貫盈不容不誅既如彼而在今日之逾節潛
 伏不得不誅之勢又如此大奮乾剛差官校將罪人
 馮保梟解至京下錦衣獄通查御史李植王國章奏
 暴其罪惡肆諸市朝以正重辜以絕隱患 宗社幸
 甚臣愚幸甚臣世受國恩先臣在文廟時曾以死報
 國臣至愚不肖然宿骨孤貞不敢自蠹萬曆五年荷
 蒙 聖恩拔寘言路旋為權奸所排斥未得揚吐而
 去今當世道清明事關宗社復無一言以報 陛下
臣恐一旦身先朝露死且不瞑目伏觀國家令典政

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既在諸人之列事非小
小政事得失之比輒敢不避斧鉞之誅以竭狗馬之
愚伏惟陛下矜察冒犯天威不識忌諱臣已庸蒙
待罪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鈔

開官

六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以絕禍本疏

李沂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蚤見預
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
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儀傾危社稷
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臣至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
鑒也臣皇止臨御未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
武諸臣斤斤奉法惟謹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
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
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
呼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
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尙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
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
失所望惡本不除為害滋甚臣恐獲見于今日矣敢
為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
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供事內庭言及
政事即日斥遣因論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
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

得預者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得姑息決然去之
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太監官僅言及政事
未曾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 太祖即日斥去不
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
道交章法司究問 皇上已知鯨罪惡貫即加顯戮
以洩天地 祖宗神明之怒沈謂其晚柰何令罪大
惡極者而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
皇上已藉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 皇上即斥
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擢鯨之髮不

疏鈔

一閣

十八

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為之語曰
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
而不害也 皇上英明同符 太祖不難去馮保不
難去宋坤何猶難去 張鯨耶 臣伏讀明旨以意斷
之邢尚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使鯨不恣權雖
百尚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惟德發烟瘴地方永遠
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
於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是實冒
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 臣所未解也以

為鯨侍奉多年其美權壞法亦多年矣 皇上當深
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為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
未聞狠手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况在宮
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日流傳鯨廣獻金
寶多友請乞 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
不信以 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
奸詐威如雷霆豈狗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
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為真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
之禍自此始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為法割愛將

疏鈔

一閣

十九

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可俱無恙
不然 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為此閣誤也國家
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為此閣壞也以一閣官之故而
壞聖明之治壞 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
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
滅此賊而後已也 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為掃除
皆 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 聖明裁察幸甚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趙完璧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臣惟自古今天下之治常患於有明聖之君而無其臣日者 皇上整綱紀振百度人心邪惡竄之草莽儼然一堯舜之主矣惟以東事大工兩者之費稍稍信用言利之臣故奸民墨夫投袂而起其始尚有報國之忠今漸轉而為市賂之地其始猶為魚肉小民之計今漸轉而為挾奪司官之權 皇上明見萬里識洞密幽彼胡能仰蒙之獨其九關崇邃中外隔絕

疏鈔

關宦

十

聽彼一偏之辭而不加察奈何不為所欺也頃者御馬監左少監魯保蒙 皇上差掣沒鹽保即上疏欲節制有司請與巡鹽一體行事 皇上業允其請矣臣意 皇上所以允其請者必以為非此莫可得展而由此亦不擾民其種種不便處與夫不必如此而利亦不減之道保必不肯言故 皇上信之不疑使有為 皇上言之者 皇上與日月同明豈肯不加察而遽許之乎 臣試為 皇上言之以為不便者五皇上試垂察焉五者何也擾害民生一也阻碍正額

二也接見生嫌三也騷擾釋遺四也塞賢通奸五也

何言乎擾害民生也 臣聞之中官之說詩書而敦禮

義者少矣即有賢者必不講求為此為此者皆嗜利

無恥之夫都下流來無藉之徒賄納以為瓜牙各持

其彙而求盈於一往於此之時虎視鷹鷂恨不入百

姓之家而捶其髓而百姓所恃以為命者幸有賢有

司其方足以擔當其權足以庇護也今一蒙其節制

是有司皆為屬官其所隨無藉之夫入市攫金下鄉

箕歛借彼之名而導之為非其孰從而禁之是所謂

疏鈔

關宦

三

莫敢誰何矣此其不便者一也何言乎阻碍正額也

天下食鹽之人止有此數即今額鹽尚有積滯猶有

民不樂食而強派之者何也鹽非可以療饑特加之

菜羹耳額鹽尚積而今又每歲加四十萬引此流則

彼必空藉令自售民猶有樂其賤省而買之如此則

國有利而彼無利也彼惟不樂乎此故請節制有司

以為節制有司鹽不行則可通令有司為之派散夫

有司既為節制安得不遵夫正沒兩行則民不堪命

必至逃亡先其積沒則正額必減日至追比語曰天

下之勢不慮瓦解而患土崩土者民也民心一搖不可復收方今歲荒民糟糠草根不可得飽而欲責之食鹽又欲其多買無用之鹽奈何不搖動乎此其不便者二也何言乎接見生嫌也在外知府運司於巡鹽御史皆有停參跪揖之禮而兩官腰蓋俱黃於體統亦已稱尊府僚州縣往往皆有英氣少年科甲之輩衛青大將軍重臣也汲黯尚長揖不拜此等官屬豈肯甘心于宦豎之前行謁拜之禮耶有司既不肯行禮其勢必至于相爭彼負其氣此抗其權兩抗相

正金

開官

三三

敵必且煩奏辨而混 皇上矣於此之時將抑中貴則是 皇上之所差也必且不能將究有司則天下後世謂 皇上重中官而輕儒臣 臣恐不能不少為聖德聖名累也此其不便者三也何言乎騷動驛遞也蓋利之所在人爭赴之自中使諸役之興天下遊手遊食之人各挾數十金以賂被差之臣被差臣樂其所入廣收博攬故一差而或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此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者又暗受人之賂欺所差之人而私帶之往每至驛遞先索折馬錢所謂折

乾也每騎馬一匹又要銀六錢然後肯騎無錢則弔鎖馬夫長鞭責背夫驛遞官微猶賴有司為之節制今既蒙其節制則必緘口不敢言矣驛遞之人工本原薄况今節為條議裁削已至徹貧之骨冷又如此其勢必至逃匿而求加添買補不忌也此其不便者四也何言乎塞賢通姦也蓋彼之所謂先以節制有司又與巡鹽御史共體行事夫巡鹽例有舉刺然皆與撫按相同司道相關共訪其有賢否之實者然後舉刺之今若令中官有舉刺之權則關其不肖之夫

正金

開官

三三

必剝民膏以行厚賂而清廉之輩必且遺棄而不得舉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并涉之典將何所憑其不有累於堯舜之明者未之有也此其不便五也夫有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益也去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損也何也 皇上之差中使也原為取利也苟不減於利何故并其節制之權不惜而並與之蓋鹽者人之食也商人之賣鹽賣於所必食者抑何假於威力商人之種鹽希有所息也商人自樂為之又何假於威力二者不假於威力則亦何藉於有中使

但坐持奇盈之權四十萬之鹽引自能通行自可得
利有司之節制不節制何與也而所以必欲節制蓋
欲假 皇上之威多挾詐有司諸臣以為受之地耳
蓋不節制則名歸帝王利歸朝廷節制則害在天下
利歸中使也 皇上試以此自度之乎則思過半矣
不特此也 臣往來長安中聞此輩皆受奸商厚利而
為之者奸商巧賈罔利登壘或持千金或合萬金共
賂一宦寺之臣為之求通宦寺又恐 皇上不信又
以千金轉賂一無廉之官為之上疏而遂令薦已以
往故情人上疏之內臣 皇上閱本而遂命之不覺
墮其術中 皇上不信 臣言試觀今魯保果本內無
所薦否耶是利未及於國門而貨已歸於私室矣 臣
又聞此輩得旨之日諸路並往於所屬有司要其賀
禮而又聞各衙門散局之官皆自矜誇能以本薦人
而令 皇上必聽而用之以騙無知之厚賂喧喧嚷
嚷景象可駭 皇上焉得而知之即今吏部諸司并
九卿大臣皆令各舉所知 皇上親點以除授何不
於此事亦照同舉例令同禮監擇其知詩書大義曉

疏金

開

三四

通理義存賢聲者數員 皇上親點一員以往不必
用其本內所薦亦不必用其奏內奸民毋令節制有
可使不得以舉刺之言搖嚇人心以杜奸私之竇倘
或事有難行勢有不一者不妨與撫按商議轉行司
道夫有司莫非王臣此亦莫非王事孰敢有不遵者
耶執此以往 皇上益彰 聖德之明而並享其利
天下皆受安平之福而共頌其名矣若夫湖口不得
節制有司必會同撫按者大畧與此同也善乎我
太祖之言曰古之宦豎在宮不過司晨昏供使役而
已朕謂此輩豈可假以威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
極嚴戒履霜堅冰之漸也大哉王言千古永鑒矣向
者客用張誠 皇上皆遠見而洞鑒之是 皇上之
所行與 太祖之所言正相符也而今乃令之與撫
按頡頏與方岳並峙乎 臣不敏不敢以為盡善也 臣
苦病常恐身先朝露不得吐一時之忠以報君父故
於此也不敢不喋喋致之伏惟 皇上矜哀其愚三
思其事勿令 臣徒苦其思而天下多其擾則天下幸
甚 臣愚幸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金

開

三五

梟獍惡臣大蠹國計首倡阻撓屢抗欽命疏

馮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
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木植攘剋貪濫事
情便着該部院叅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
惟 皇上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 臣等叅看處事
欲審持銜欲平甚盛心也 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渠
等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謹從公奏實旨得山西

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
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
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
耳 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叅以孫朝今日之言允
貞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卽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
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
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
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叅內臣內
臣亦叅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
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有貪濫攘剋賊至三
十餘萬則 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
不遠 皇上試加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
然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攘剋使天下清吏聞
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
理也 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
宜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
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

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
報內臣之奏單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為有損蓋朝廷
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
法之人不重則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
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
吏卽有官吏貪賊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
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
究詰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筭矣且
官府當為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虚心以觀之平

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參訐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置參訐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益費區處竊恐朝廷自此更多事矣部等區區愚心誠爲國家惜體統爲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疏

附

三

直陳煤窰始終情節關係百萬生靈疏

自 瑜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臣惟天下之利不可處於衆人之所必爭必爭則利小而害大朝廷之法不可加於衆人之所必窮必窮則法襲而體傷 主上之聽信不可偏於衆人之所必不服必不服則卑辭難奪衆理益其之煤窰是已臣等於本月初八日在科看諫見內官監僉書王朝具奏大都據住民黃東稟稱豪惡黃大京四人私開窰竈欺隱課稅并糾衆網抄差役阻撓搶奪等情奉

疏

附

三

聖旨這奏內有名人犯便着嚴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內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扭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訝之何物頑冥一縣尉能治之何敢輕犯 皇上雷霆之威而重勞提騎之道及出科至長安門外見小民數百成羣皆黑如鬼奔如狼揭訴如不欲生之狀取揭觀之訴王朝指民窰爲官窰假漏稅爲騙稅諸不法等事又擅用非刑拷逼白晝鳴張夜行打搶讀之甚酸鼻環立者相與對泣臣始知王朝之小豎乃敢揚窰而蔽明也 皇上早納臣

言何至虐民而罔上也夫民雖至輕合之則重直在
 王朝三尺可以繩豪右曲在王朝匹夫可以抗至尊
 况此民乃 祖宗二百餘年所生養之民也忍令戕
 祖宗之遺黎此民乃 皇上所不忍加派之命也忍
 令虐不辜之赤子試取朝之原奏今奏與民揭一覽
 則虛實不辨而自白矣朝原奏馬鞍山黃樹園地方
 是實今宛平縣西山一帶為虛朝原奏自用工本做
 窰是實今掃木牌據見成民窰一槩吞霸為虛原奏
 開取除供打道外還變價五千是實今令民納價非
 變價每室年徵四十八兩不至五十兩為虛朝縱趙
 堂黃大武等一千人索銀搶錢是實今指黃大京等
 率土棍百十餘人搶去衣服驟頭為虛朝前後反覆
 百出駕虛作實總之謀利之心與懼禍之心交戰於
 胸中也不嚴拏則彼橫索之勢不行遂借天威為騙
 網不先發則西山之釁自彼開遂指阻撓為亂階朝
 誰欺 皇上可欺天地畏神昭布森列其可欺乎不
 知蕭牆之禍四欺矣煤雖微物所關係甚衆有產煤
 之地有做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煤地屬

原佃山坡土少石多不生禾不栽桑西山之餓孺以
 之為一世生涯且以其半為征徭養馬之用無上事
 而強占重徵產煤之地其甘之掏窰盡是兇徒丐兒
 頭頂燈盞裸股出足引手張臂入於至險之地氣障
 山崩皆所不免以生死不免之貧身故令窰閉若無
 生計亂亦死不亂亦死做煤之人其甘之馱煤敗子
 不憚跋涉暑寒暑覓數文錢糊口兼供父母妻子衣
 食一旦遇布置爪牙用強擄去民驟搶去民煤稱言
 上用私自肥已遠近望之膽喪有悲號而走耳運煤
 之夫其甘之京師萬窰五突分烟窰人日買煤數斤
 待以舉火一日不火則不食一日不食則饑豈肯萊
 蕪生塵撤屋而炊不待變自外來即此萬戶千門皆
 是舟中敵國燒煤之家其甘之有此四大奇禍明白
 易見 皇上聖明何所不燭豈為區區數千金之微
 利么麼一王朝之卑辭時當新歲遽輕信扭拏不過
 欲正法伸威懲一警百未暇思及愚民夥聚不散按
 之不可勝誅窰煤阻滯不來久之可以坐困欲正法
 而反廢法欲伸威而反損威欲懲亂而反坐亂事勢

到此我 皇上何以處之臣等恐四方聞而尤效矣
臣等爲是不避斧鉞直陳一一情狀祈 皇上洞察
果斷念履端之上慶矜無知之小民亟撤內臣罷寤
稅則滿都城歌咏太平當與陽春共永臣等無任悚
息祈禱之至

疏鈔

周官

三十三

乞處粵瑞疏

林秉漢

廣東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荷 皇上拔擢待罪言責凡天下有大奸慝大利
害臣皆當備言 皇上不以臣不肖俾往按于粵則
粵中有大奸慝大利害臣尤當專言臣自奉命以來
兢兢然懼責任使朝夕詢訪粵事蓋凡耳聞目擊者
莫不切齒稅使李鳳而令粵人之被其毒也近覩巡
按李時華疏列李鳳罪狀纒纒數十萬言見李鳳之
悖逆甚多兇焰甚熾賊私甚衆召禍甚慘臣獨何顏
臣而隱忍與之共事又見粵人之受禍已極蓄怨已深
蒙端已著臣獨何心而坐視不爲一言乎臣伏觀我
皇上之威明于左右近習法無私貸而獨于權揀諸
瑞常大寬假但罪惡之甚如李鳳者則不當議寬假
而議正法 皇上之仁愛每嚴諭權使不許困累而
令撫按諸臣委曲調停但倒懸之急如粵者則不當
議調停而議更置蓋李鳳非特地方之罪人而 皇
上之罪人也李鳳不問固非地方之利而尤非
皇上之利也何者李鳳一內臣耳肯屢言詐稱旨

改賜旨又不迎接赦旨輕君命如土苴棄天語如弁
髦此尚知有 皇上乎刑餘也而亂男女之防權署
也而僭帝王之飾盜器也而稱與王之兆又屑越名
器濫授流棍裁冠衣繡纍纍若若至令市井得以傲
詔使賤輩得以凌有司以此不為紊亂 皇上之紀
綱而并蒙 皇上之威福乎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
玉珠寶堆積如山玲瓏異物充塞其門而所進獻于
皇上者特鳳之餘也此不為侵盜 皇上乎鳳之罪
如此而 皇上釋而不問則是詔旨可輕絲綸可詐
此欽 閣官 三十四

稱名器可借濫威福可竊假而強惡夫盜皆可公行
于世也且粵人之患苦稅久矣幅頓不廣于他省財
力減于他省而稅額顧獨倍焉剝肉侵膚已入骨髓
將額稅之不能供而李鳳又重征疊收暴取橫騙為
額外千萬之索以朘削之粵人之怨鳳久矣自新个
激變以來死者未雪繫者未釋視李鳳委官疾若寇
仇而李鳳又復縱裴宗翰等更翻迭出驅千百虎狼
以搏噬之粵易動而難安之國也徒徇錯處粵夷盤
據倭奴窺伺盜賊竊發即鎮靜猶懼不測而李鳳又

復勾引外夷鎮招主以挑其釁而速之以窮困不堪
之民積不可解之怨而又乘以外夷之釁不變何待
故為余之粵即令卓魯為令龔黃為守畢召為方牧
亦不能保于封域之內也且礦稅之旨復行人心騷
動所在生變見告者凡幾處矣況粵受鳳之毒最酷
仇鳳最深計必糾合羣聚逐鳳殺鳳快其報復之怨
乎鳳迫則有亡命海島羣盜道引倭夷為內應已耳
夫粵雖遠在萬里而以天下一身論之猶四肢也豈
有四肢病而身獲安者今粵病矣而不極為救藥使
此欽 閣官 三十五

于潰亂不可收拾 陛下得無肝食乎數十萬之稅
利豈能享乎故李鳳不去非地方之利尤非 皇上
利也且 皇上所以不罪李鳳豈以李鳳之惡未必
如按臣所言而粵人未必遽為變乎 願 皇上以
中使例中使而鳳之罪狀可觀也蓋李敬與鳳共事
于粵耳粵民何以不仇李敬而仇鳳按臣何以不彈
劾李敬而彈劾鳳又何以同類而獨指鳳也豈非鳳
之罪大惡極法所不容而人所共忿乎又願以楚事
衡粵事而粵之利害可策也楚有陳奉而楚嘩易以

杜茂而楚靖一轉移間而安危較然今李鳳之在粵
甚于陳奉之在楚粵人其能安于鳳乎又願以今事
鑑往事而鳳之去留可決也往楚人之變至抗詔旨
戮官校而 皇上特遣重臣往撫之雖幸而底定然
國威已褻聖慮已勞矣使早罪陳奉以罪楚人豈其
及此然則今日可復留李鳳于粵待其變生亂作而
後改圖乎 皇上卽未盡停粵稅亟宜撤還李鳳明
正其罪而以稅務令李敬就近兼理籍鳳之財足以
收百萬之積治鳳之罪足以快全廣之心就委于李
疏欽 關官 三十六

又臣之所大懼也用是冒昧上陳伏乞 皇上超然
遠慮大奮乾斷亟將李鳳撤回處置則國法正人心
服地方受寧靜之福而 皇上亦享安治之慶矣

疏欽

關官

三十一

乞除閹惡以防要地禍變疏

王藩臣 南京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伏觀數年以來礦稅煩興孽璫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在所岌岌然事勢可虞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間者臣等待罪留臺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忿懷憂不啻深矣迺叅論陳增獨後于楚之陳奉粵之李奉者蓋以徐淮地方有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愛民

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杜亂萌年來僥祥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臣等閱其奏揭竊恨增之啓釁基禍塗毒軍民將有不可言者安忍嘿不爲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眩識了手艱握筭至愚也貪類狼贖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爲至狠之事其愚終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終回初收巨惡程守訓爲閹門伶人爲閹門僕儼兒連年窮兇極暴具在諸臣叅論疏中擢髮難數續收充戍書

手王桐石聽其陰恣鬼域聽其陽提傀儡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桐石隨起家三十餘萬見今父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連孟近川王鵬吳見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贓所管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淮南北諸郡無辜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聖諭罷止礦稅萬姓歡呼無異更生雖未幾有旨復行更蒙

疏鈔

閹宦

三九

示以停止有日商民忍死以冀後恩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增不於此時少體德意減去虐焰俾旣暢復鬱之民不至朝夕激變顧迺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奸謀臣等不勝憤懣何皇上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使民喪生乎何皇上方有待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望乎又何撫按諸臣方百計調停爲地方弭禍而增竟百計激之使變不至橫潰決裂不已乎夫皇上用增不過推商民之財而增行事動至殘商民之命

皇上用增一人資其牛馬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
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十百輩資其狐鼠之謀以吞
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搥骨
而刺髓數百城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
諸黨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揚
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增同事地方而自知顧
忌猶可相安于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
甘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
慮民情之叵測臣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陳天聽蓋
天下者常山蛇勢也自海岱西北爲首自長江西南
爲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爲之腰脊所謂擊
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上俗獷悍從古
而然樂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則宿遷人黃巢則
宛朐人朱全忠則碭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凶
愚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膽
勇可畏今地方萬口嗷嗷爭欲食增之肉而寢處其
皮迺增方恬然不惟與大夥奸人魚肉不已倘其人
一朝發憤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雄如項羽

疏欽

關官

四一

黃巢朱全忠者起而號召之其他日爲禍可勝言哉
增與諸奸人雖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臣等所以
日夜痛心欲嘿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
易搖若不及今早正陳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
一方後必噬臍無及矣臣等接邸報中伏讀 皇上
批答廣東按臣李時華請罷商稅之旨謂稅務原係
權行採取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
心調停處治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
攘變起釁不分內外官員依法處治決不偏私輕重
疏欽

關官

四二

欽此仰見 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却顧盛心益
洞見今日思亂之民心而致戒中使之釀亂其嚴如
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
始伏望 皇上下大奮乾剛銳然獨斷將陳增扭解回
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生禍
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俱安億萬年有道之長端
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 命之至

內使擅刑罰宗乞究處以存祖制以崇國體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在衙門辦事得見江西撫按題

叅內使潘相揭帖知相因遷怒歐折輔國將軍謀圮

肢體并將庶宗宗達同托拘禁二日始放致闔城宗

室憤激圍閉雖暫時諭解尚在號召各宗 臣一見之

不勝駭愕不勝惶懼竊念天潢雖衆源流總出 高

皇龍種自殊 天子尚優恩禮是以 祖訓則載止

明賞罰不加刑會典則載雖有大罪不得加刑其間

亦有錮廢降罰等事要須據實奏 聞請自 上裁

未有臣下敢擅刑章是豈獨尊宗室哉政以尊朝廷

身相內臣也豈不聞體統相臨之尤峻迺敢逞睚眦

辱士之忿為玉石焚岡之慘竹木金刃非刑交毒頭

顛手足遍體殘傷借曰不知名姓則呼而愈打者誰

為掩耳借欲駕言叅隨則臨之在上者果是何人遺

書具在自諱不能衆方洵洵彼故訑訑變出創聞口

誇小事少知敬謹少知尊王者披猖悖逾必不至此

辱 高皇之子孫蔑 祖宗之謨訓尚有人臣應乎

彼目中已無 天子族屬平日尚知地方有司乎何

處無宗室何處無中使一方激變九有效尤 臣願

皇上之速斷此也抑 臣又有說焉財賄者恒情所共

趨賞罰者人主之磨礪外臣未必皆賢然而朝典具

存人有剖腹藏珠之戒內臣未必皆不肖若使勸懲

不立誰無谿壑難饜之求意者 聖心仁愛旦夕且

罷放假以不馭之權乎 臣以為地方一日有內使則

朝廷不可一日無紀綱如遼東高淮之驅民投虜禍

在蕭牆陝西梁永之逼死縣官咎徵河竭廣東李鳳

疏鈔 關宦 四十三

之勾引紅夷搜括澳夷山東陳增之雄據水陸倚大

猾程守訓為心腹商旅半不出塗雲南楊榮之橫行

南服藉巡撫陳用賓為賢王地方屢至激變此數處

者地則邊徼咽喉人並窮凶極惡 皇上英明邁世

自然洞燭何可視為泛常不急解倒懸 臣待罪江右

垂及七載素知彼處民生瘠薄不堪股削近時處置

得宜各宗守法一旦無辜被毒實傷衆心伏乞勅下

禮部查議 上請迅發 乾斷以正典刑各藩瞻仰

在此一舉 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區事蒙譴疏

周懋相 廣東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臣聞人主之尊如天其恩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沛之於上則為恩而自下妄于之則惠襲而奸邪長雷霆震之於上則為威而自下妄覲之則法弛而善良懼洪範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語威福之自上操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語威福之不可自下干也惟我皇上乾剛獨運大阿總持照臨如日月即遐方僻壤無幽不燭震疊若疏鈔 周官 第四

風霆舉深青積寇有叛即除邇者明旨一頒停礦分稅中外臣民懽若更生仰見大聖人之作為迫出尋常萬萬而又仰見大聖人之操縱惟欲恩威已出即稅使尚在地方苦猶未盡蘇而諸臣不敢遽請者謂中天雨露皇上自有時而施且意各稅監惕明諭之森嚴自宜欽哉羣下罷譴棍黨以少贖前愆稍紓地方怨恨於萬一熟意有妄干威福飾詞庇盜陝西管稅太監梁永所為者 臣待罪言官義急觸請先言梁永飾詞庇盜之情而後陳其妄干威福之

罪可乎夫臯陶作士以盜攘奸究為首辜故盜犯所在藏匿知情悉與同律所以逆不軌而弭盜萌也梁永因兩縣官捕盜遂起爨端疏中瑣瑣謂袁老龍鍾謂故盜弗認無非欲縱入柙之虎兇脫綠林之渠魁耳夫梁永能必胡奉王文等之不為盜哉自權稅以來四方亡命蟻聚蠅趨朝為狗盜之流暮作入幕之賓一人而二三其各一日而三四其貌稅監止計其投充之貲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賭姓名不及詳者謂投充稅府即盜弗敢問是稅府為盜藪也其飾

疏鈔 周官 四十五

詞一旦梁永敢必諸棍之終不為盜哉若輩自投充以來衣必錦綺食必珍奇羣飲必絲竹俳優吮血若狼糜金如土連年享用業若故吾矣徵收既屬有司此輩無所事事彼寧肯以飢太牢之腹復甘菽水乎必陽憑城社陰肆劫掠以厭其欲勢所必至者謂投充稅府之後即終身為盜並弗敢問是稅府永為盜藪也其飾詞二疏稱圍繞稅司稅府然所拏者惟士民胡奉書手王來儀快手王禮沈應廷蒲尚義舍人戴勛而已其餘參隨人等止云逃匿並無波及則知

圍繞之詞為虛而捕盜為真也其飾詞三雖事在彼中尚須勘實而反覆原疏詐誕盡露至其妄干威福尤有不容誅者夫縣令雖微天子命吏也縱使事體相忤亦宜請自上裁乃遽然擬曰宋時際拏解滿朝薦姑降調見監人犯徑從釋放微皇上之雷霆以威保民之縣令干皇上之雨露以庇犯科之罪人臣不意皇上自御極以來所為獨運總攬者若何而此么麼豎子敢妄干之永罪不容誅矣矧稅地不獨一關中稅使不獨一梁永突聞奉是嚴旨必且人

疏鈔

閩宦

四六

人效尤奸棍已散而復聚虐斂已歛而復張有司束手而莫敢誰何小民困苦而無時甦息皆永倡之永罪益不容誅矣伏望我皇上大奮乾剛正永不宜妄干之罪責令歛戢自恭隨外其餘投充棍徒盡數解散以安地方不得復為庇護以長盜風此不獨陝西之幸天下之幸也亦不獨天下之幸梁永得藉是以毋結秦人之怨不為陳增陳奉之屬亦梁永之幸也至知縣宋時際滿朝薦以奉職弗慎上干天威豈臣新進小臣所敢冒懇洪慈惟伏念其事出因公曲

從矜宥未減此則皇上浩蕩之仁真社稷之幸也臣自先臣憲以來世受國恩臣蒙皇上作養拔之外吏擢居言路奉命滇南萬里陛辭有日矣戀闕心切觸事衷憤輒不避斧鉞披瀝血誠倘蒙皇上採擇有裨新政一二臣即伏鼎鑊所甘心矣

疏鈔

閩宦

四七

奸端擅弄六機漸不可長疏

沈鳳翔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頃見羽書旁午士衆驚惶日夕憂天殊切杞患故
曾俯循職掌恭請內帑方且翹跂以俟曷敢瀆聒不
虞有違東稅監高淮者露章而陳虜事自頌功德參
預機務臣不覺愕然嘆曰淮視陛下爲何如主而
狡焉無忌至此乎是舉也彼中兩臺會疏曾誅其意
矣蓋淮自權稅以來無毛不拔無血不吮而參隨員
役虎視鯨吞其不安心沉寂不待智者而辨也一旦
疏鈔

閱宦

四八

奉詔稅歸有司不勝頓阻不勝憤悶乃有司遵旨解
部豈堪重徵而巡閱未奉簡書有難參預適當虜至
得意斯鳴于是越職行邊攘功誇示以誑明主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夫國家之不假此輩以兵匪一日
矣我太祖躬芟羣雄聿登大寶乃于建元之歲首
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宋末世皆爲宦官敗
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
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

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
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
不得典兵雖欲爲亂豈可得乎洋洋聖謨昭示萬禩
陛下動思法祖豈其私一淮也而予之鎮守必不
然矣倘或暫授虛銜要不過令其便于權採反覆屢
旨稅務而外不置片詞獨於科歛困累惓惓焉則
聖意森嚴詎容假借淮安可以鎮遠嚇衆而弄潢池
兵如兒戲也請得因言而數其罪淮之言曰臣一面
行文東西沿邊將領加謹隄防又曰臣差千總徐安

疏鈔

閱宦

四九

九天福等帶領家丁三十餘名前去八里舖迤東奮
勇追趕射死達賊一名夫軍中飛檄譚何容易今之
巡撫薊遼者趙楫劉四科也總督三鎮軍務者蹇達
也虜倣果急惟三臣節制是聽即鎮道將領不得擅
違其方畧淮以么麼稅監東西移檄遵何道乎倘督
撫下令淮亦得矯制下令是有兩督兩撫也督撫之
權分則其令必不信督撫之令不信於將士天下事
尚可爲歟故子儀光弼爛焉稱唐家勲而魚朝恩一
領觀軍九節度迄無成績此千古炯戒也噫若三總

徐安允天福者亦可訝也何也彼其豢養家丁原非私結死士奉督撫調備一旦耳故月食官餼名隸士籍淮烏得而遣之狂虜壓境輒聽其片語披堅而出藉令蓄有異謀亦將令聽之不與抗乎此無論有功與否當以軍法從事蓋方今備儒債帥負緣倖得異悞自保者往往而有則法令不可不飭恐淮言未必確耳漢天子勞軍細柳都尉不納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使使持節詔亞夫乃入夫非天子之詔不尊肅閭政所以尊天子也而今乃聞閹宦令也淮

疏鈔

閹宦

五

又曰是臣烽火傳至薊鎮一帶總兵尤繼先等亥時到關夫沿邊墩堡環以甲士邏以偵卒將何為者而舉燧特一手之力奚必待淮而後達蓋此明係傳倣常事夫且掩為已功欺罔可知且烽以示信軍務倣關淮未顯受明命而猥得妄舉將人人視為戲具矣周王戲而諸侯不來言之尤足寒心淮奈何開邊士以疑也至於親驗虜級踏視邊圉此直指明核功罪之事何物刑腐靡旌按節竟示朝廷無人乎昔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聞人殿

諸侯師且不可况辱天子之衆而淮方謂責任攸關非代庖者比君父之前哆哆若此無臣禮極矣要其意不過謂居民安堵悉由調遣保全之力庶巡閱有名可以顯恃前旨下制有司噉百姓如曩者耳則亦何功之與有雖然縱使有功罪亦不貸韓子曰明王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越官者死淮紊官常之職盜征伐之權損中國之威開四夷之釁罪乎功乎大抵矯命專征則犯無將之戒或譎張虛喝則有說謊之條無一而可也乃今之時何時哉諸酋蠢動遠

疏鈔

閹宦

五

近勾連枵腹荷戈呼吸庚癸蓋岌岌乎殆矣故督撫於內帑之請不憚補贖閣部同詞職等苦控良非得已乃淮安享八年之朘削動稱千萬蠻夷垂涎軍士側目已非朝夕而今之儼然臨塞左右麾指者即垂涎側目之人也豈不長戎心而滋禍變淮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司農告匱蒿目寡籌括淮所積儘足餉士故職謂不蚤發內帑不散淮之財以佐不給則軍容不壯不治淮罪不並罪奉淮調遣者則義聞不揚如必至讐民在甸戎馬生郊誰復肯為 陛下出死

力雖啞臍何益耶嗟嗟天下之思變新政而便已私者不第一淮也梁永茶毒三秦不堪再汚白簡矣李道鳴張湖口假怒濤以掠民潘相蠅營景鎮投烈焰而忘斃高家執有司之名巧責零解以肆侵漁李鳳利橋廠之濶復留原委以恣屬厭而馬堂則藉口銀魚民舫商舫網罟殆盡甚且減舊額七萬為六萬以資宸嚴而違谿整至黃勳則佔羽流弁髦三尺中丞大吏五步之內法令不行此載在先今撫按奏牘班班可考世復知上有王法下有民瘼哉邇又賊心疏鈔

關定

三十二

楊榮陳兵自衛倘准之計得行則做做安窮魁柄肆竊此所謂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者也伏願陛下定社稷之謀審安危之要裁省決斷亟置准於理以勵其餘將權尊威聖寧宗必疆盡在乎此即標如長昂莫如班自何難械組而致闕下不然臣不知其所終矣

歌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就斃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謹中官之出納勿敢侵辱願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司措辦可以支吾獨有借薪一司官冗役橫蜂聚豺貪各商每廠文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逃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且夕供應安得及期僉派又非其日臣等蚤夜兢兢方疏鈔

關定

三十三

圖與部從長畫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於本月十八日接得借薪司內官楊致中手本內稱具題舖戶王來聘侵欠預支銀兩派定於本月初八日上柴一廠尋復逃躲行東城兵馬司監收家屬因嚴比伊妻弟鄭光權賠納於十二日送中城兵馬司澄清坊舖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喚該坊吏目張應宿面據稱本日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管押致光權尋於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如法檢驗遍身傷重手足拶夾俱已潰壞臣等于是

勝嗟嘆夫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僉事也迫脅役累久已停免而鄭光擢又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絕不相關者也頃者皇上念畿輔天下根本詔下恤商有口內府舖墊使費日增刑逼威傷致令逃亡相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今致中所為捏奏 皇上者固曰來聘拖欠預支耳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卽應勾攝則工部及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內臣一紙紅批威如駕帖亂刑驚促控訴無門且夫初八日至十二

疏鈔

閹宦

五十四

日時非久也來聘家屬俱在非遂滅跡人間也稍緩須更何難根究卽以彼久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一廠三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一二百里外又寒沍皸瘃不能卒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遽繫其妻子使益畏縮又望風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令凡六部察院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請旨區處若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擢皆指揮世職光擢特以來聘戚屬之故無罪而執之如囚纍然榜掠鍛鍊立

登鬼簿致中縱無人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勲裔之制耶日來鄭氏寡妻孤子叫呼道路有目同悲據稱致中聽信積惡寫字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入鎖拏光擢夾拶累日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五千三百文又口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所為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為公乎抑為私乎居常狼狽虎噬惟誅求是亟惟廝隸是縱至於形見罪彰則曰上供緊要之故也夫誰欺乎 祖宗建官命署皆有深意司日惜薪將尺柴寸炭尚須愛嗇謂民

疏鈔

閹宦

五十五

力之艱難耳豈謂因以困民而又枉殺之供御有缺尚可復進人命一絕不可復生國家大辟極刑猶須平反而致中作威以騁慘礮若此之甚乎致中酷傷多命人怨入骨屢辱白簡幸緩天誅乃猶怙終不悛轉加咆哮流禍安窮夫背詔毒民其罪一也威逼殺人其罪二也擅勾軍官其罪三也蓄奸播虐嚇詐得財其罪四也捏奏欺上其罪五也專刑無法其罪六也稔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冤聲厲氣汗塞長安其罪八也休迫商民使內供益緩

其罪九也蔓引無辜搖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宥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斷將致中革去總理職銜勅下法司從公鞠問並將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擢於地下而紓商民萬口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邦其永寧乎抑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一司專以催攢各商而內外諸廠特其納受傳送之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舖墊之多則自楊致中總理始仍有管理僉書等九

疏鈔

關官

五十六

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圍頭等項千蹊萬徑張口待飽而該部年來錢糧缺乏無徒預支各商率皆破家以應賒死於力俎桎梏之間夫既役其力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釐之費徒爲若輩掣肘致令焚焚及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爲欲內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畫一伏乞勅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做驗試驗糧二廳之制以屯田司主事一員專督其役預支不糞

催辦如常各廠但靜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臣等時監收之其各廠積猾冗役盡行裁革但依舊額自可足用舖墊一節查照十庫事理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在外胥卒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尙得沾濡銖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爲者是在審擇人焉若夫僉報舖商早宜分別凡業儒之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寡婦弱子並得豁免卽今六商旣因安得林守四年一

疏鈔

關官

五十七

派之例此則該部之所亟行者也臣等據事直陳揆時的議統惟 聖明裁覽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因奸璫專權畧陳遠左情形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頃遼東稅監高淮陳報夷情中有鎮遼協關等語又有非越俎代庖等語而且擅行文將領加謹隄防擅會同登城催督各路擅差千總前探擅傳烽火沿邊虜寨踏看以逞其威擅給被傷銀兩以專其惠擅自雄有驅策出邊之勇擅自矜有先事預防之謀句句張皇字字誇誕擅自稱與任意恣狂蔑法欺君莫此為甚彼不過以為雄心夫遂前計未諧乘此洶洶姑

疏鈔

關宦

五九

且嘗試報夷情以旌伐獻達物以示功若是聖怒不加吾便肆焉得志關上塞上莫敢誰何可以馳騁疆場可以頡頏撫鎮可以凌鑠將士可以擅動錢糧可以希意外之功可以叨不世之賞臣豈敢計諒不出斯言官屢進彈章未蒙 皇上俞旨無以為么麼小宦夫亦何傷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若不蚤為之處則遠左有五危焉阻撓軍務一危也挑釁邊方二危也奸宄叢集三危也逃亡愈眾四危也敵虜窺伺五危也何謂阻撓軍務兵之用貴速機會變於斯須兵

之節貴專分布各有鈐轄總鎮不敢抗督撫之命即巡撫亦不得掣總督之權而淮以中使遙臨差遣如意萬一督撫欲左而淮顧驅之於右總鎮欲東而淮顧策之於西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進指縱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周欲克之鼓不聞光弼之旗不颺安望其用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也何謂挑釁邊方烽火相傳則必旌旗相望旌旗相望則必金鼓相聞淮亦必率眾登壇分師閱武以不諳殺鈴之輩懷妄圖富貴之心或托言防虜於邊屯或托言

疏鈔

關宦

五九

揚威於塞上或希冀虜級以獻捷或假貢夷物以輸誠暗於當機輕於料敵虎方伏激之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師以失律而凶軍以寡謀而潰 臣恐其噬臍無及而不戢將自焚也何謂奸宄叢集淮既擅遣官軍托言禦虜必因禦虜廣募民兵資身無策之徒遊手無藉之眾挂名行伍衣食覓錢大則冀之以邀功小則藉之以糊口其來也原無固志其往也咸有異心况兼約束非儔撫懷無術聚之極易散之極難亡命猿林求活魚金烏合而起狼狽而驚肘腋甲兵蕭

墻敵國則揭竿之輩卽荷戈之人也何謂逃亡愈衆
淮之給賞軍士必從賦稅而來旣以賦而餉軍必因
軍而增賦大而輿芻輓粟小而扉屨厨傳無地無徵
無人得免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農以供軍餉而失
時始罄于權稅之誅求再困於征戍之暴斂極貧之
室更遇凶年久虐之入復遘危疾安得不老幼轉溝
壑而壯者之四方也何謂敵虜窺伺頃者虜酋狡犯
直抵寧前來如飄風遠不知其所守去如脫兔遠不
知其所攻卑弱空虚底裏已見而淮復開邊隙擅預

疏鈔

周官

六十一

兵權取笑四夷貽害匪細况兼華人逃散頗集夷中
倘如巫臣之教吳有中行以啗虜多方誤我出沒無
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恐魚朝恩不能全師於唐而
童貫必潰師於宋也然因此五危也實出四患無兵
抵敵一患也無食餉兵二患也四方騷動三患也喪
師震怒四患也夫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迄今拯救猶
可撐持若危已著而思安患已臨而來備將以徼倖
庸可倖冀乎卽戮淮以謝遼又何補於國家之萬一
也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剛蚤正淮無將之罪預折淮

必至之萌則邊烽以息遼鎮以安而皇圖可鞏固無
虞矣微 臣不勝懇祈大願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周官

六十二

稅璫暴虐非常蠱毒憲臣有據疏

陳宗契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臣聞御天下之術有二權與法而已一人而能遙制四海權在故也四海而不敢不制於一人法在故也法借權而後行而國家有不必收之權則柄落而法愈玩權借法而後伸而天子有不必行之法則法絀而權不尊故國家相主相養承平二百餘年獨特權法二字互以為重今接邸報見有陝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叅梁永樂綱蠱害一事滿朝臣工莫不錯愕疏鈔 閣宜 六二 昨舌而亦未常不嘆虐璫之流禍小人之無極國家之法紀噬鯨吸脂敲髓其為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見于諸臣叅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樂恨不欲剝盡秦民在三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關以來恃斧斷猾疏膏暢澤庶幾傷心欲動之秦民亦謂控訴之有路遷延旦夕以不即及於亂耳然三秦各為慮懋衡不可一日無梁永自為慮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樂綱為腹心又以張永楨李可利為牙爪賄毒佈置乘間連發雖其覺露適有天幸而

懋衡之就死地者危乎危乎間不容髮夫夫奉天一之詔巡行郡國為天子劔強怯弱揚清激濁者御史也御史代天子巡方為命吏而永等敢以魚鱗之勢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殺之是目中無天子之吏足見無天子之漸也禍莫大於殺使罪莫大於無君梁永樂綱宜加以何刑也乎 臣嘗讀律文曰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夫曰堪以殺人則已殺未殺皆坐此律今懋衡雖猶幸即存乎而殺刑具矣殺機成矣毒物見在招證宛然樂綱之為教令也明矣疏鈔 閣宜 李三 然教令李可利者樂綱也而教令樂綱者又誰耶樂綱飛禍食人事事皆聽命乎永而成此大謀謂非永所指使焉綱必不敢也綱不敢而永頑可利又誰敢乎故今日誅永頑誅可利誅樂綱而不及永天下必不服乎其為可利諸人亦必不服也然羣臣之疏凡三四上而陛下乃留中不即發者豈未聞漢文帝之誅薄昭耶薄昭殺漢使者而文帝終不以母后故廢法而盛名到今爛焉夫同一殺使者也文帝不庇一親母弟而陛下獨遲疑一強奸悍僕其何以訓

天下後世乎且御史才然事主萬里間關所侍者一已之意氣天子之靈爽耳此璫不去則益長後來竊伏之禍而法官之意氣必衰此璫不去則益摧使臣任事之心而國家之靈爽愈弱何也蓋御史所行之法 陛下之法也 陛下之法既不能衛一執法之御史則御史有不敢執之法敢執而御史病不敢執而國病矣 陛下之法 祖宗之法也 祖宗立之而不必行于執法之虐璫則 祖宗有不信之條法不可信則人不信法至于人不信法而天下事益不可知矣 陛下何如主 陛下之三尺何如法 陛下之御史何如官 陛下之梁永何如人而以其若彼其輕若此哉語云嚴家無格朴整飭勢使然也事在必行斷而弗疑 陛下亦何愛一掃除賤役以壞 祖宗二百餘年所自立之制度耶伏願 皇上照豺狼狐狸之奸分別造謀假予之律將梁永樂網一體勘問或馳緹騎繫于京師或遣法司勘乎彼地庶巨奸無不糾之憲國律無待脫之條天子見萬里之外而我 皇上磐石之基永永無極矣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魏允貞 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萬國欽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劉四科 謬執招尤乞罷斥以重銓法疏

許弘綱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疏

許弘綱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鄒觀光 酌議事宜以平銓政疏

田大益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目錄

卷二十一

李戴 一法平衡以裨銓政疏

馮琦 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汪若霖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疏

翁憲祥 俯陳末議以裨銓政疏

王元翰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唐之夔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疏

胡忻 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懇乞聖明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魏元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為六曹之長周書所謂統百官以均四海者也故吏部得其人則陟明黜幽皆當而庶僚正吏部非其人則所陟所黜皆私而庶僚愆然吏部之得人豈易言哉浮言偏見虛以照之為難勢奪利于公以主之為難故居是任者必平如持衡而後不徇於愛惡明知懸鑑而後不蔽於毀譽斷如于將而後不移於請託潔如水玉而後不奪於賄賂此銓衡之臣稱得人者最少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凡三易其人矣張翰以南部尚書進而以科臣之言罷而不叙王國光以家居尚書進而以臺臣之言罷而不叙梁夢龍以兵部尚書進而又以臺臣之言又罷而不叙夫當其用國光也以為勝翰而及國光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翰也當其用夢龍也以為勝國光而及夢龍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國光也與其顯斥於既用

疏鈔

銓政

一

之後以壞 陛下之官材孰若精簡於未用之先以清 陛下之銓法哉臣竊思之矣夫大臣有缺題請會推此舊制也然頗聞之往者會推之先吏部皆密受意於閣臣或司禮監太監名氏已定然後會推九卿科道徒取充數未推不聞咨訪既推不聞參駁故以知厚干請而進者常十九以德器才望而進者常十一翰及國光皆因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而進者也故及其既用名曰掌銓實則受制權門進一人退一人不請教不之敢進退也一領教不之敢同異也此

疏鈔

銓政

二

翰與國光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夢龍由已逐太監馮保而進者也故當其始授外為謝恩實則歸德權閣命一下亟拜司禮任未上趨造徐爵此則夢龍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然今日罷之者是前日推之者非前日之推夢龍者如彼則今日之推代夢龍者不當復如夢龍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之會推是亦察及國人之意也然有會推之名而無其實則亦僅止於

左右曰可而已今陛下聖明既以洞燭奸黨將保及夢龍等相繼斥逐而大學士居正亦已物故正陛下更化善治輔臣同心協贊之時也清仕路正銓衡其可仍蹈宿轍哉臣愚以爲自今遇吏部尚書有缺宜令吏部集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議定從實具奏如推其才則云某事明能燭奸某事斷能執法如推其賢則云某事公不徇私某事虛不任已不許朦朧混稱推得某官等語其有不公求當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其後當事之日有干清議則罪及主推及疏鈔

銓政

三

科道官不行參駁者庶推舉慎而奸貪不得以倖進源本清而黜陟不患其不公正百官以正萬民治效復覩于今日矣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萬國欽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二月

竊惟帝王之治莫太於舉錯二端即唐虞之時號稱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皋夔與諸凶並逐於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能以勸而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能以懲而善類喪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其於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

疏鈔

銓政

四

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其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臣竊見近日一二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汚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頰首權貴得轉尚寶已踰分矣自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常少之陞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年久應轉遷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躐縱曰原酌年勞才力但前此與郊自疏

曰魏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曾天下之所共見何怪紛
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
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之所咸仰也偶檢點未
及悞陞臺官非大過矣即欲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
足示戒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當此乎至如陳應芳
清慎多年職掌無誤然亦隨一元牽帶而并逐焉是
無過者又以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然猶
未甚也及王麟趾縱斥縱曰疏語狂肆乖謬但前此
楊魏宣言曰王麟趾吾不悉其為東山人此十三道

疏鈔

銓政

五

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讐相議也是錯之者未當
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
凡小九卿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
惜人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
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此則君子進而小人
退政務舉而至治成可比美于唐虞矣惟 陛下裁
察

謬執招尤乞賜罷斥以重銓法疏

劉四科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以草茅濫竽銓曹十七年來請告給假父制母憂
相繼家居強半而秋毫靡効於公家則自度行能淺
薄命運蹇蹇安心由里而已不意今春吏部諸司移
書促臣又不待臣入都起補文選司郎中先是臣徒
里中見邸報議論盈庭國是不定臣心厭之以為天
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臣聖明在上若
各官自守職業不言而躬行久之無有不定者於是

疏鈔

銓政

六

勉強戴命而來將無幾乎登正黜邪之義以圖不負
此官方敢刻期到任外及旬日祇見閣部冰炭上下
意選始知時事終不可為矣頃者吏科都給事中員
缺當臣未到時懸缺而不補久矣問之道路皆曰序
該本科左給事中許子偉彼其人潦倒不稱又相門
私人一疏諂諛舉朝鄙夷此公論不與之人也及道
逢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則已述京中有調之
說矣臣受事之後一日大學士王錫爵語臣諱許子
偉好的前日有疏却平正之論不知外論何故怪之

臣始知閣臣意在守律而又備訪清評則與道路所聞良有符合者臣自念職司用賢即散秩下吏尚須得人況吏科都給事中將表儀縉紳糾正百僚而以眾口誣罵之夫推補如臣職掌何於是疏原任都給事中鍾羽正張棟以覲 皇上召還原職可無煩於別推矣不圖疏上不報而前缺又不可久虛者遂爾檢査舊例萬曆十九年六月內本部題覆楊文舉告病本內開吏科都給事中實諫官之首自今以往遇有員缺容臣慎選資望並崇者陞調奉 聖旨是欽

疏鈔 金政 七

此又查得萬曆十九年七月內本部題覆鍾羽正辭讓本內開以後吏兵二科都給事中員缺一體擇資望並崇者推補奉 聖旨是欽此此皆題奉欽依事例明明可睹豈臣胸臆創之耶及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歷俸最深雖其舌端筆端人畏其鋒而東征西征實多其勞呈堂題請改補吏科都給事中正合前例雅稱為首諫也已經奉有成命矣不意子偉之忿足動相臣相臣之力能驅弘綱近閱邸報見弘綱一疏為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勅銓臣亟

加斟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事內首引專權之旨以深罪部臣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夫專權之說相臣所以紿吏部而恐之俾以後不敢擅動其私人耳子偉固私人正是不推首垣故耳何目之為專權為便宜為變亂 祖宗為悖違明旨自非良心至死奚而惡聲至是果亂耶悖耶則當時題請陞調之時該科何不參寢其疏調之說不行耶初太學士王錫爵語人曰調補入以為亂政弘綱之疏果如其指是則機局已定而愚臣不知尚執經經之節迷謬

疏鈔 金政 八

甚矣夫用人者與見用於人者總期於無私而已若調停人情避畏小嫌此小丈夫之為以為如此可以不墜其身名是豈有良心者之語據弘綱所引先日兩敗之事彼誠懼賤乎然今日之推與他日之轉無敗于弘綱也何有一毫不可信於人者哉但其心則別有所畏而縉紳已傳之矣以為我不力辭則子偉不得轉子偉不轉則相臣不喜相臣不喜是我必敗之道也辭之則京堂故物原不失且得辭讓之美名又足以結子偉之權以陰合執政之意是最善之術

也如以為相臣無意出自弘綱本心則先年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李汝華亦會上疏辭矣羽正讓一賢者與弘綱之讓媚子不同而汝華陞轉未嘗盡依名次則何不再議而獨議今日弘綱與子偉之陞調耶夫隨材器用自古哲后之為若執簿呼名不過一吏之事臣即愚謬竊陋敝規而抑佞臣寸心始終不移也臣即再議終不能依其所讓而推子偉之理則惟有掛冠以去耳夫大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引此以誅臣臣即投諸異域尚有餘辜尚敢復濫冠裳就列從事

疏鈔

金政

九

乎哉伏乞 皇上將臣亟賜罷斥另選賢能以充是官以佐堂官再議此事則銓選之法不壞微臣之節以明陞伏泰山有餘榮也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盛治疏

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頃者吏部尚書員缺會推久未得旨科臣朱爵特疏催請語侵輔臣及趙用賢奉旨回話而朱爵以妄言瀆擾降調外任臣等竊相聚而嘆曰有是哉今日之紛紛多事也大抵朝廷之事起于意氣之未平而意氣之未平起於存心之不恕傳曰所惡於止毋以使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恕之道也密勿之臣平章軍國臣言未脫于口而疑謗叢生安得不激而貽主上之怒然使平心定氣而觀則事情顛末可片言解也蓋二輔惟以托用羅萬化為罪故汲汲自明 皇上惟以二輔託用為嫌故僕僕亟問不知宰相之職在以人事君而已耳其人亦賢即摸稜而聽人之推祗為溺職其人可用即補牘而奮然推較何損忠公趙用賢之欲推羅萬化以其人也二輔同聲而贊之非私也繼而不推以故事也三日而三易其說亦非私也用賢惟信二輔之非私故不嫌于更改使二輔亦信用賢之非私又何庸駭且異哉惟曰駭曰不平則

疏鈔

金政

一

容貌詞氣之間必有消融未盡者而外廷之疑由此起矣及待命日夕屬望彌殷疏揭交推帝聞轉隔彼一時也即二三輔臣且無由仰窺聖意況逃觀疎聽之士又安能盡諒輔臣哉見影窺形傳聲過實而外廷之疑由此甚矣故趙志臯之疏曰不待言之既出而臣先信其必有是議張位之疏曰止因吏部久推不下外廷求其說而不得猜疑日生真探本之論也然則朱爵之所言皆外廷所實有謂其不能少自堅忍則可耳安得盡罪其妄乎故輔臣之意以為必

疏鈔

銓政

十一

於紛紛柱石之旨臣等敢獻焉夫股肱耳目勢本相須其苦鹹酸期于其濟今日之議論臣等不敢謂其不苛也今日之士風臣等不敢謂其不淑也蓋因其鋒而用之可忍性動心所以集思廣益亦何容深惡而痛絕之哉夫容容易諧而觸忤者疑于傾陷也悠悠易度而守正者疑于把持也括囊無咎而慷慨論列者疑于消亂也則君相且未能坦然于羣臣而科臣能釋然于宰執乎兩相疑而兩不相下則上焉者激而成其勢下焉者激而成其名要之于國事奚賴焉昔人有言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又曰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可以深長思矣且內閣輔臣之遷廬而朝政者天下之公是非萬世之準也必諸司執持而不越台諫補察而無遺然後可以計久安垂永譽今不此之務而日惟異同之嫌臣等不知時事所稅駕矣昔周舉為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揮駭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大柄公無以善怒行也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手廟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宋韓億在中書見撫拾人過者輒

疏鈔

銓政

十一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人主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
所奈何錮人于聖世夫韋澳之言相臣之體也而韓
億之語相臣之用心也今律之以叔季之專恣則輔
臣之威權誠不足質之以隆古之開布則輔臣之意
氣尚有餘故欲成盛治必一事權矣欲一事權必收
人心矣欲收人心必平意氣矣欲平意氣必先恕施
矣臣等瑣聞近臣職在明是非爭可否誠不欲以狂
妄率小臣而尤欲以優容望冢輔故不覺橫溢至此
蓋為國事計久遠非區區為僚友惜升沉也如蒙可

疏鈔

銓政

十三

採乞將朱爵宥復原官以彰君相并包之度自後觸
忤一槩處之以無心行之以無事而言官亦務以正
直忠厚為本毋過激以啓事端也則政體自平精神
自貫太和景象且在中興宇宙間何天變民窮之足
慮哉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政先識體法貴宜民損益弛張各協其則此守
成業而致盛治者所必由也臣本庸劣無所短長而
目擊時宜有不容默默者敬為 陛下陳之如外官
考滿俱令給由赴部此祖制也嗣緣事近繁情多不
便則府州縣官免矣州縣佐以下免矣雲貴等處免
矣僅一府佐遵行而又有撫按保留之例矣遞免遞
寬而事體人情日益稱便蓋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正

疏鈔

銓政

十四

所以善守 祖宗之制也比年以來府佐之科甲而
著聲者往往以公事被留其不留而赴部率舉貢之
無援者耳即此低昂已非立法本意而啓行有長夫
進京有書帕皆民脂也夫府之職事原不多於正官
部院之考覈又無收於撫按徒率天下而路何為哉
致令或中道而乞休或過家以自便浮慕 祖宗綜
覈之名大開臣子曠官之實未善也試以其權付撫
按據奏報賢否而斟酌之朝廷紀綱未嘗不肅部院
體統未嘗不尊而胡取一二通判同知裝點目前光

景耶至南京各官清苦實甚六年大察尚聽彼中而必拘拘赴部之例總之非實政矣儻謂其係兩京官員則三年而一考者免六年而再考來似亦拂舊制此給由之法所當變通者也巡撫歷任年久方許推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擾此萬曆十三年旨也今有一歲而推者矣甚至有半歲而推者矣緣內之則卿二久缺外之則需次乏人因時變通萬非獲已然不及今講究將援此爲例可乎蓋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有司所以修職業而無奸利

疏鈔

金政

五

竊情之行者僅賴之於撫按及期而代猶曰馳驅一振刷之巡撫之任古之所謂保釐也上下之精神意氣不久則不孚事體之斟酌調停不久則不當地方之利病得失不久則不明而乃以建牙開府之尊爲郵傳送迎之地雖有賢者何以見功此其爲失恐不止於煩擾而已也除前推用諸臣無容再議外以後巡撫似應查照該部原定年限不得驟議推陞卽副都僉都大率三年而代亦不爲久至於邊方督撫果屬威望素孚長城係重者更宜加銜久任以

責成功邊事庶乎有濟此久任之法所當修舉者也各差舉劾朝廷所賴以知人安民也北來甲可乙否漫無定評甚至有彼掛彈章而此爲代白者蕩平之世誠無取於雷同然豈國家政體乎故論人者毋挾偏心而自用毋私耳目以來讒臣願與諸臣共勗之也至於覆勘異同近雖處一徐圖以示戒然嫌怨之地人所難居完屬官已破之甌操同官入室之戈捷然而不顧者能幾故急之則蒙蔽及生寬之則幽隱自達此情理也且人固有才力不及而涇渭混淆者

疏鈔

金政

十六

亦有嫉惡太嚴而風聞誣誤者第總察其生平而弛張其文法俾差錯者有改過之機覆勘者無養交之念期於賢否大明冤枉畢白斯已矣間一處之則論人者懼數數處之則勘人者亦懼此勘處之法所當酌量者也章奏體式先年禮部之題覆亦旣明且盡矣臣口看詳殊多可議或隱語奇字以爲高或吁嗟咏嘆之不足閨門鄙媒敢瀆至尊俚語私書盡登白簡其詞務枝葉不務簡明其體務浮華不務質實種種違式難以盡言文章亦各有體沿沿皆是豈惟

足驗世風抑亦有關臣禮相應查照先年題准定規
嚴為申飭仍前不改者聽_臣等各科不時叅罰庶可
以黜浮誕尊朝廷此章奏之體所當釐者也_臣觀宋
臣李沆為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稱心竊以為
過及觀宋之弱也卒由議論之多乃知志其大舍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諫官之體誠無樂乎為此呶呶也
顧臣多狗馬疾不能久任擔負職掌所在姑隨事效
忠云耳惟 勅下部院酌議可否施行_臣愚幸甚

疏鈔

銓政

廿七

酌議銓曹事宜以平銓政疏

鄒觀光_{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年三月

_臣往者待罪司功妄謂人_臣受事宜有先資之言以
告_臣明主採納_臣奉_臣官欵令可幸無罪項于本月
初四日該本部題文選司缺郎中推_臣調補_臣踧踖
逡巡有所陳引而 命下之次日隨有禮闈之命刻
期_臣陛辭遂稽兩及余既已供事不敢傲不可知之
寵顧念典銓視司功尤重_臣亦嘗私心蓄積有所欲
言而又念事有成法用貴默成_臣堂官所可徑行者
_臣當處其實不當未行而先飾其言示天下以迹惟
是銓臣蒙譴之後有富申請而因及一二積習所宜
釐正臚列數端伏覲嘉納其應議者乞下_臣堂官酌
處施行_臣亦不敢以一人之臆見而遂必可行也_臣
于冒_臣天威無任惶悚計開 一曰崇推讓_臣聞禹
拜司空讓于稷契及_臣孫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皆
拜稽首讓而後進後世人_臣初除通表上_臣聞本為
贊賢此意寢失直謝冕用而陳蕃讓太尉羊祐讓開
府皆舉所不如者_臣人遂書史冊以為美談近歲如

楊魏嘗讓吏部尚書鍾羽正嘗讓吏科都給事中亦猶行古之道語曰達視其所舉因所舉之人益以知舉者之鑒識便一用一人又得所讓之人以備異日用便三臣以為閣部八臣及京堂三品以上巡撫無論副僉都御史某庶官中吏兵等科都給事中吏部文選考功郎中兵部職方郎中提學副使僉事凡關係稍重鉅拜命之臣各宜讓賢毋代即請自二明旨令遵一旨供職或所讓果賢亦間聽二能讓之人另後優叙不必一一部覆以致章奏煩擾或謂已

疏欽

銓政

九

有成命恐近于虛與其避讓之虛寧能處競之實乎臣嘗見一二憲臣當遷轉時爭一日俸至攘臂而談臣心實薄之故斯語有概于中久矣則寔有言在官之人其賢明亦多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見今員缺頗多俱當推官伏望 聖明採納 勅下諸臣務在必行夫世教之趨惟貪與競舉清以風庶舉讓以抑競倘設誠而力行之其于波流不無少補即謂臣為危言所不敢辭伏候 聖裁 一曰一事例吏部之職命曰銓衡

銓衡者平也輕重少不得當即不謂平今有法係相沿而甚非均平之政畧舉一二如丁憂起復進士原係三甲應選外官照三甲選主事其原係主事者何以加之原應選南京改授京官其原應選京官者何以加之行取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及三十不選科道至庶吉士改科道即無問年將以為風憲重秩須閱歷久則親民之有司豈不及詞林之清選將以為才品優劣原不係年又何獨于各官而苛為之限同知知州推官知縣均以外官陞改部屬有笑俸有

疏鈔

銓政

二十

不笑俸博士中書行次均以京官陞改部屬有笑俸有不笑俸諸如此類本無軒輊遽致逕庭臣愚以為丁憂起復宜槩罷其優卹之例而勿以人子罔極之情為覬倖之階行取科道宜盡開其限年之禁而勿以無所關係之年滋詐偽之習任比官即以所見任之官歷俸有宜優叙臣不妨叙其資望而不必執前任之俸錙銖而計其他冗瑣之職參差不一類此甚多臣所可請堂官徑行者不敢贅也伏候 聖裁其一曰破拘擥崔亮停年原為武人入選一時權宜辛

雄薛淑先後為吏部郎中猶能上疏力言其非不虞後世遂為令甲今遇缺稍重鉅皆期得人推用不當隨議其後然欲拘泥日月而求至當理所必無近雖稍出常調猶未敢大用起襲故之士且已疑駭即當者且不自安甚求引退矣此資俸之拘泥者一疆場重地居常無事喜功名之士趨焉今稍異平時宜擇賢才往必且大駭是厭薄我典銓者左顧右盼乃付之不必賢且才耳此人情之拘泥者一鉅郡煩邑多用甲科然遠方冲疲久為衰庸舉貢所若亟須一

疏鈔

銓政

二十一

振刷若以昇進士彼必大駭謂以遷逐待之故吏部於進士寧使需次而不昇以遠即誤而與之旋必議調此資格之拘泥者一臣愚妄意九列而下一應大缺當大破常格即下僚可以超遷即京堂可以外轉近日京堂已用監司陞轉獨知府一官向來未有夫知府與副使皆以四品何為獨斬似亦宜開此一途以勸廉能異等之官邊方須擇素有賢聲毋反以處錄錄進士除煩難鉅邑外遠方有缺酌量選除不必久令候選大抵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此皆本部所

可徑行然不為請于皇上則疑且駭者至矣若雖破資俸不合輿論聽科道官糾舉若因緣以求善地臣堂官也一意杜絕臣可共守之無慮矣伏候聖裁臣曰酌推陞項行臣陛下以銓司推用一二小臣致干宸怒夫大臣進退惟上所命用舍予奪莫非君恩第念遷謫各官間有效惘疑之忱而皇上嘔喻而受之者將盡從沉抑非懲創本指若不為申請稍與分別臣等無所遵守臣請別其特之遠近如懲文未久不敢推陞若叅時積俸即他途初除且

疏鈔

銓政

二十一

得遷轉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言之可否如剿括無當不敢推陞若心本為國匪出沽名悔悟已深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品之優劣如一節自言不敢推陞若生平皎皎素履潔白才優幹濟似得量移漢臣汲黯有言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虞才賢且盡蓋至元封五年而後求茂材臣等請言頗驗臣管釋明旨臣曰不許混推臣曰不許驟遷是陛下原禁混與驟耳而非槩抑批鱗折檻之士也臣又惟皇上一日萬幾信至煩多然銓曹章疏皆關係人才進退每

遇一缺方註擬一人內外大小各有職守彼其已聞
推擬者其舊任或無固心而新推之職本部不敢輒
補臣查數年內或循資常轉或有司未秩近者踰旬
遠者經歲未得 俞分成福操自 皇上臣何敢一
一覲 皇上無拂于心惟是控擬未當亦望即 賜
批發至于推舉員缺有應具陪員者本部劑量人地
必勘其才品資俸最相應者為正若未蒙 簡用則
應用者不免疑沮而後來者或涉積薪伏望 陛下
俯從部議常用正推庶銓臣得舉其職而百司各得
疏鈔 銓政 二三

其人治理愈隆人心益快而當此清明綦隆之世
益無復有纖毫之未當者矣伏候 聖裁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田大益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五月

臣竊觀見天下外內多故公私耗竭憂民者稀土崩
可慮故所急在吏治臣不自潔源潔而吏潔臣不自
污源污而吏污故所重在銓衡銓衡勘酌羣吏維辟
威福持衡而得則用而不疑持衡而不得則去而不
放故所畏在勘處頃者臺省諸臣連疏叅論稽勲司
郎中趙邦清酷命貪賄喪耻滅倫勒婚無上狀幾數
千萬言為邦清連疏辯論謂皆同僚鄉官使然而其

疏鈔 銓政 三五

指數文選司郎中鄧光祚驗封司郎中侯執躬懷贓
稔惡竄法結黨狀亦幾數千萬言詳在諸臣疏中夫
吏部者百僚所綱領而持平也四司者又萬目萬手
所羣窺而其指也當何如公平何如砥礪何如廉耻
何如畏愆者而乃憑心醜詆累竄連篇令人聽而洗
耳披而駭目鄙而掩臣驚而咋舌哉除吏部尚書李
戴表率無狀義當自罷外邦清光祚執躬諸臣者或
杜門而待罪或聽謫而未俞處分弗明職竊敢論焉
且夫酷命貪賄懷贓稔惡喪耻滅倫賣法結黨勒婚

無上十餘款者天下極惡之名而人臣無王無君之
舉也與人以極穢極惡之名而被人以無王無君之
舉欲朦朧而結局乎非國體也欲懸斷而臆決乎非
事實也欲故為左袒一執成心也欲故為右袒乎廢
公議也欲過為刻深而事羅織乎崇申商也欲顯務
姑息而混白黑乎滋孽贖也上置而不問乎失叢神
也職愬而不言乎弱垣職也臣之愚謂宜叅疏辨疏
盡發廷臣矢虛矢公盡從勘議倘其言皆風聞而事
出烏有也當舉極寬而顯雪之而倘其事有根據而

疏欽

銓政

二十五

孽實自作也則儉士烏可以不鋤倘其半涉影嚮而
不必皆確也當量事體而少原之倘其半有指實不
必皆虛也則情舉烏可以不察且夫欲塞弊之源則
必有以正人之舉欲正人之舉則必有以核事之真
假令塞弊源而不正人舉正人舉而不核事真雖堯
禹臯陶不能治而戚徒奸妾猶不甘心也況在今日
諸臣間哉故臣謂諸臣叅辨之疏必勘處而後明者
憂治本也且也由夷之介惟人由夷之門者能晰之
跖躋之惡惟處跖躋之室者能察之故該衙門事惟

該衙門悉知之異人不能知也即知而不能悉也乃
今銓臣種種不法之狀人所罕聞彼既盡發而復置
之不為別白後何畏忌而能改絃易轍董百官固民
志哉臣恐異日尤而效之酷者酷貪者貪鬻法者鬻
法無上者無上紀法日弛鑑衡日歛官僚日濁日橫
生民日蹙日亂甚非所以振積奸而臻長治也故夫
正行而飭治者救時之急也盡力而相詬者銓屬之
敗也明法而勅罰者太上之權也平心而剔邪者糾
臣之職也臣以職掌義難囊括非黨邦清非黨光祚

疏欽

銓政

二十六

非黨執躬非黨言者惟 皇上留思急發前後諸疏
勅廷臣速勘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一法平衡以清仕路以裨銓政疏

李戴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萬曆三十年七月

竊惟臣所事在用人臣所管事在使人得其用顧昔日之銓易而今日之銓難昔當仕路升虛之時故易今當仕路否塞之時故難昔之銓第在信友故易今之銓兼在獲上故難臣以汶閣肩此固期天公矢慎求信於士紳猶不敢不積誠納牖徼靈於天聽除卿寺大僚奉例部院會推及一切選法可以徑行者不敢陳瀆惟是法有難於膠柱衡必待於持平自非特

疏鈔

銓政

三二

借王言豈能垂諸畫一每莊誦溫綸一曰銓路肅清再曰殫忠宣猷臣一日未得息肩則一日未敢忘部事每嘉與所司更始據議諸款一歸持平有裨銓政相應題請伏乞 聖明俯賜俞允一明職掌銓部以用人為職用得其人則臣效用不得其人則臣不效辟之大匠造室室成而主人窘之匠亦何功之有焉惟職有時乎不能自效而用於是乎始窮不得不借資於地方之保留而權自外操不得不遷就於資俸之相應而法從中變權自外操則終南之境多法從

中變則程量之衡與尚可謂得其職哉善乎劉劭之論十二材而歸之主德聰明平淡總建舉才又曰王道立則官不易方而太柔用成臣以為今之才非乏也今日之用才不必如此而就彼也惟將見在員缺具擬正陪上請點用其正推惟命陪推惟命其未當上意另推亦惟命但祈明采不從中格使臣等有所奉以從事其原擬地方官品未敢擅改必得命而後已惟資俸過於原擬品職方敢改擬庶上有一成之命下有畫一之守於銓法所裨非淺鮮矣伏乞 聖

疏鈔

銓政

三二

裁一議推陞內而部寺外而監司郡守遞相推移而後選法不滯如水之有源其源不污其流始不塞今推自本省者得十之五推自外省者得十之三推自部寺者不能得十之一 皇上豈不以自外補於外法為便不知設官張吏額有定員查盤司缺六十八員知府缺二十七員從未有如此之多且久者如按使推布政而按使之缺仍懸也副使推叅政而副使之缺仍懸也以至知府推副使僉事推叅議亦莫不然此盈則彼虛此補則彼缺惟有部寺推陞庶幾

仕路通融今郎中寺正不得轉監司郡守則員外不得
 得陸郎中主事不得陸員外而員外主事之塗壅主
 事不得陸員外則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不得
 陸主事而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之塗壅且各
 官論俸俱各常格各部郎中推參政極矣踰參政俸
 不陸則將何官以處之知員外主事必由陸郎中而
 後轉郡守例也踰郎中俸不陸則郡守諸缺又何官
 以補之潘安九年不調馮唐白首為郎良有以也今
 查知府員缺率皆重郡各部郎中俱過府俸而員外
 疏鈔 金政 二十九

又無徑轉者 皇上得毋以此為速化耶不知郎中
 陞知府員外陞郎中原非破格過此以往俸益積則
 官益尊是 皇上欲以遲之而反以速之也各官利
 其遲 皇上厭其速則亦未之深思耳夫外而兩畿
 十三省寥寥參辰則病在虛內而六部諸寺疊積積
 薪則病在實此在 皇上一酌量虛實之間通融內
 外之際仕路得清而征茹可復見矣伏乞 聖裁一
 酌資俸本部推陞論資論俸近來槩置資不論矣有
 家食累年資極深而俸尚淺者有在公日久俸雖深

而資尚淺者甚有數年之資不能當數月之俸非平
 也 臣以為專論俸固足程能而課功兼論資亦足獎
 恬而崇淡似不可偏廢或于論俸之中稍存論資之
 意三分論俸一分論資猶庶幾近之伏乞 聖裁一
 酌南北南北部寺 祖宗設官原無偏重惟人情厭
 南而喜北部推亦亟北而後南於是後者益後薄者
 益薄無惑乎士趨捷徑而人多澆漓也曷若處以不
 蕪之地而劑以調停之法除三甲選南及北部改南
 應照北部一體推陞其餘自外陞南酌量材品與北
 疏鈔 金政 三十一

部寺等庶幾人無躁進而法亦稱平伏乞 聖裁一
 均邊腹夫邊方腹裏總屬封疆俎豆軍旅豈宜分軌
 惟宦途每趨捷而避遲於是人情始重邊而輕腹不
 知才各有長而用亦互效存宜邊者有宜腹者有邊
 而可腹腹而可邊者 臣以為邊方者固多干城之選
 腹裏者豈無折衝之彥其給由到部容本部考覈果
 有奇勞實跡不妨破格加級其餘或可移邊之腹移
 腹之邊此在科臣昔思言之獨未及邊腹兼用之說
 故一推廣其意總之文武緩急惟 皇上所用 臣等

第裒益於其間而已矣伏乞 聖裁一均勞逸夫壯
縣巖邑或當孔道或附會城簿書鞅掌輪蹄輻輳
星出入寢食俱廢此其勞苦視十城小邑奚啻倍之
乃推陞行取一槩論僉勞逸安所均焉似當區別衝
僻煩簡而於附省附府及糧多事劇所在九陞取論
俸以一年抵簡僻縣一年兩箇月若縣雖附府而事
務頗簡亦不得一槩同論庶勞逸適均而循良亦知
所勸伏乞 聖裁一拔異等在昔漢代二千石有治
理效績往往得拜公卿故吏治得人爲盛先是曾經
此火 鈐政 三十一
題請自徐時相徐氏式後何寥寥也謂宜博採諸郡
果有樹奇標異雅負循良望者每歲間一內轉以示
風勵其外官中閭然自修屢起屢蹟而其人品治行
卓然爲海內標者亦宜量拔一二總之內外莫非臣
子一鼓舞之而吏治不蒸蒸日上不輩出者 臣不信
也伏乞 聖裁一揆遺逸夫幽人貞士進不干時退
不沽譽飛鵠遐舉獨全其高在昔英君誼辟往往資
之以襄上理蓋驥驥拔於盤車焦桐得之爨下所從
來矣容 臣等採訪果有懷奇抱異卓負經綸耽隱守

恬不求聞達當不次超擢至如黯直忤時微青註誤
或沉淪於巖穴或踈伏於下僚亦宜次第補牘明白
上請善乎程正叔有之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
亦惟 聖明留意焉伏乞 聖裁一議推補太史公
之言曰南北異氣民生其間異俗南人除南北人除
北似也惟方面以上不能盡拘南北 臣以爲就近推
補爲便如本省員缺卽於本省俸深中補之如本省
資俸不相應方借才於遠省庶於循資推補之中猶
寓周官久任之意更省番途往迎來之費計莫便
疏鈔 鈐政 三十二
於此者伏乞 聖裁一酌起復凡丁憂起復各官南
部改北三甲選三甲主事 祖宗用意忠厚未易輕
擬嗣後一議而三甲選三甲者寢矣再一議而三甲
選京秩者又寢矣南部改北部南科道改北科道此
意猶存何獨於初選進士而獨不得蒙一視之仁 臣
以爲非平也似應於此稍稍區別除二甲選北三甲
選京職者不必論其三甲應選南選州三甲應選外
者亦宜優以善缺其或接憂起復守制多年者雖應
選南選外亦併優以京秩猶庶幾存羊之意萬一耳

伏乞 聖裁一優終養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人子不難輕三公之貴以易一日而朝廷不能懸不次之擢以廣孝治亦盛世之缺典也謂宜終養至十年以上者即當破格超用不宜以原官起復其未及十年者起補原官亦宜需次優擢其或孝養未終不肯出仕亦應如先年陳茂烈事例優以祿養其有關於盛朝孝治天下之典非淺鮮也伏乞 聖裁一行人論俸各官推陞論俸外而知州同知內而中書大理評事院部司務推陞部屬俱得通算前俸惟行人同為

疏鈔

銓政

三十三

三甲進士獨以限於八品槩置不論且三年考滿亦不獲下同吏員京衛等官徵恩命以榮父母殊非平也除考滿封典隸驗封考功 臣不敢輕議其論俸在本司合無比照各官事例一體算俸推陞查中書俸亦算自近年司務官亦止九品則未常有定例也伏乞 聖裁一知推算俸先是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得選臺諫自弓旌之典久格不行即六年七年不得望一郎署抑何扼也似應於沉滯之中稍寓振拔之意如四年之內轉者不必論其轉自四年外者除以前

不算外以後年分亦應量算部俸之一如謂外官不得與京官算俸則知州同知轉員外亦外官也何得通算乎如謂品不同不應算俸則司務轉員外亦品不同也何得通算乎況同知知州前俸俱算此祇算四年以後之俸似未為過濫也伏乞 聖裁一州縣調簡知州知縣調簡例也謂不堪煩劇庶幾簡僻以示曲全耳近來有以三四里調者有以二三里調者既已簡矣又孰有簡於此者可以調焉以簡得煩固非政體久候待調亦豈人情祇足為本官苦耳或無

疏鈔

銓政

三十四

通行撫按及本部考察查其里版十里以內者輕則曲留重則降改不得槩議調簡於政體人情殊為兩便伏乞 聖裁一入粟太冗仕路之壅至今日極矣蓋由例開太多人趨便捷例之外又有例焉納之上又加納焉此壅則趨彼壅則趨此或舍舊例而就新或舍本行而改降種種岐路念念兢心以至一時冗塞仕籍執掌正歷有三十年不得選者雜歷有四十年不得選者擔簦道塗株守 闕下及衰白兩鬢潦倒一官國家何所賴於若輩而用之昔人以爲省

事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官臣以為今日計不如省
例也無已與其開小例不如開大例如文武兩殿中
書及光祿上林鴻臚序班之類不妨量加一二而於
一切猥瑣盡為停止以開一大例則可以當十小例
況此項人少而塗二雜流人多而塗壅也至於監運
最稱利藪先是科臣曾經條議除以科甲中之素負
清望者今如運判運副一槩以輸資得之毋論以銅
臭而濫崇階且以染指而壞鹺政其所損非小也似
應一切議罷伏乞一聖裁一倉巡改選銓衡稱平雖
疏欽
金政
三十五

果衰老無為操券有過撫按一併報部以憑陞轉王
官免其赴京以滋繁費則衰朽瑣流所全者多此亦
銓衡之一事也伏乞一聖裁一議製籤先是因人授
職一錄本部選除後議製籤地方其法至公然其中
條分縷析有不能家諭戶曉者人始有公中之疑殊
不知地有南北而南之中有東南西南焉北之中有
東北西北焉則分矣如東南缺少必借西南東北缺
少必借西北則又分矣人有資格不同如一知縣推
官也有進士有舉人有歲貢則岐矣進士餘籤留以
待舉人舉人餘籤留以待歲貢則又岐矣以致猥瑣
雜流莫不皆然有一大而一缺者不得不坐籤有二
人而一缺者亦不得不分省又有缺多而人少者有人
多而缺少者有應迴避本省者有人地不相宜彼此
願更換者人人為之推置地地為之劑量蓋亦苦矣
夫懸白金於市則盜賊不取陳重寶於隱則曾史見
疑合無先一日盡將員缺由示曉諭並寫某地方缺
必借某地方缺次將分簡製籤先儘應掣地方次及
借缺其一人一缺及孤缺冷秩不妨明白坐與不在

掣籤之數庶光明正大人亦知籤之無容其私矣伏乞 聖裁一議考試本部考試舉監關防彌封一準科場事例四司員外主事共集公廳分卷校閱訂其高下授之選司掌印稍稍序次稟成於堂上而後定焉當日唱名發落蓋至速而至公法似無踰此矣顧優錄者未必其信而揣摩者間蒙見取以故棍徒走空往往倖中法於是乎始窮且歲貢佐領拮据地方必列荐剡始轉正官茲以數句時稅上之得領百里次之亦不失半刺亦何易也 臣以時稅之外應考之

疏鈔

六銓政

三二

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馮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竊惟吏部以用人為職者也用天下材宜以天下之心為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稱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勿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眾弗信也惟與人共稱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以府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憐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法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疏鈔

六銓政

三六

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爲辭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缺望而皆于選可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久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迹安得不有疑議此皆始于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疏鈔

鈔政

三十九

亦先列名以俟遇缺挨次題請住俸降俸及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繁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疏鈔

鈔政

四十一

額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乏有無及應轉京堂與以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屢題外其係日行卑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為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為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於陛下亦望士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

疏鈔

金政

四一

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以重國體疏

汪若霖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切惟明重法邪勿疑負臣守道不惑頃者兵部尚書蕭大亨以次子物議再疏乞歸荷蒙 聖鑒特下吏部於是舉朝色動咸曰亮舜之時爰咨四岳 皇上固已燭其非而付之公議乎如此也則又曰有漢之盛亦寵之疏 皇上其但授以止足之名而寬然有禮乎如此也該部義重鑑衡職司澄汰何難彰一人之獨斷伸眾論之久湮明白奏聞昭宣公道乃接邸報奈何滿紙綢繆以消且聽哉夫大亨者才猷非不具也驅馳握樞非不動也人臣之患正在挾才飾智工彌縫之術而不露其奸大亨總有積勞亦已積戾崇階遠廢食報匪輕悠悠僥倖其將安所底止乎且該部既謂樞府為重地則安得以望輕者而據之既謂邊務為方殷則大亨之伎倆亦可見矣 皇上試問大亨自播叙冒任以來六軍整頓幾何九塞鞏固幾何何部落不無瑕纇何將卒不由寵賂足係干城者哉夫臣以人事君固宜置其所為輔而求其所行

疏鈔

金政

四十二

繼安得以一時左右空乏而遂以叢愆負咎之人專擅抵塞者。聖神在上威福維明豈需該部更市恩德夫以幹旋泰運整頓人羣正在察是非之所共趨謹師表之所自起剖破黑白分理陰陽以仰贊皇。上知人之名而風有位豈得模稜觀望一至是哉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留既陽爲必去之形以乞憐王上又陰爲伏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詒誤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矚齒以待公世路何日清明人心何日底定

疏鈔

錢政

四三

凡此傳之青史皆足穢損明時而該部叨領天官輒復貿貿尚何望哉夫能使該部爲此覆者其機力亦可訝矣。又何敢顧惜不爲。皇上一直陳之伏惟聖明特賜裁決仍嚴諭該部奉公守正毅然不撓使大臣進退一稟禮義勿以苟且姑息之計上辱乾綱。愚不勝待命之至

敬循職黨擬陳奏議以俾銓政疏

竊憲祥吏科右給事中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最驚下蒙 聖恩拔擢待罪吏垣得與聞銓政切覩邇年以來祖制每多紛更人情徇于遷就種種弊習未易掃除。悉心稽考章程參以日所聞見謂見行事體有大悖祖制者宜復其舊有大徇人情者宜障其流敬臚列款目冒昧激瀆伏祈 聖明垂聽焉。惟國家設立六曹分理庶政各有專職不相侵越若用人之責專在天官而推舉大僚所關尤最弘鉅公論固當咨詢事權不可傍移舊制大僚有缺會官廷推原由彖宰舉其所知第參輿論是否相合蓋彖宰不獨任其權而博謀以示公非謂彖宰竟不有其權而悉使衆爲政也何歷年以來輕變成規一遇會推則九卿皆得執筆而書彖宰惟舉手而聽夫人品賢否資俸淺深責任煩簡彖宰平日倘不了然于中則所司何事彼既以甄別銓叙爲職及使九卿互操其衡然則錢谷刑名等項事務彖宰亦何出位而代之乎。此爲濫職兼彼爲越俎非設官之意也崇階

峻秩常情典所覬覦倖實傍出人心益思奔兢在舉
乎人者固多以襄公典而或有以樹私交在舉于人
者固多以品望而見收亦間有營求而倖獲沿習既
久鑽刺成風形迹彰聞每掛白簡是出風之蠹也舉
用當否悉由吏部倘拂輿論難有歸着今人各推舉
政出多門一經指摘紛紜奏辨是聚訟之謀也謂宜
自今以後仍照舊規推舉歸諸吏部詢謀聽諸九卿
糾正屬諸科道則事有責成政體自肅至于吏部司
屬既非大僚亦待會舉尤屬無名并宜聽該部訪擇

疏欽

銓政

四十五

不妨多列幾員請旨差裁又事理亟當更正者故一
日明職掌自來選官之法必重身言書判吏部之責
令在程量才品斟酌事務使人與官稱官與地宜
乃謂銓衡未有以用人大典聽于筆者邇來掣籤
之法行已多年舉口吹噓又嘗為笑柄蓋所謂掣籤
果付之無心乎抑參之有心乎如盡付之無心則天
官之職一吏可代且人才與地方紊亂顛倒勢不行
也如仍參之有心則官原預擬素定何為又于大廷
廣衆之中為文吾掩飾之舉理不通也大抵掣籤一

法不論有心無心總非秉銓之體亦不問有弊無弊
總為極陋之規謂宜斷然革去悉照舊例惟及銓臣
矢公矢慎有盡其職而亡故二曰復選法國家建官
惟為地方有官守者勢難自遂也中間果有志在高
尚其心掛冠抑有情事迫切亟欲引退誰謂必不可
去哉既已委質臣之去就悉由君命豈容不待奏請
自便身圖近來法紀凌夷人心玩愒可進恣行已意
擅自離任未易枚舉各該撫按曲顧體面不即參處
待其出境之後方以患病具題成何事體也假令地

疏欽

銓政

四十六

方官得人人自由漫無懲究將來或有事變不肖者
惟有委而去身緩急奚賴焉又可異者方面官入計
齎捧伏任當有限期及往往優游鄉井遷延歲月多
踰一二年甚至三三年既算該省之官而實不蒞事
既不到地方而又不開缺撫按通不題參仍得照常
陞轉甚可嘆也謂宜責成撫按凡司道擅離地方定
行露章彈奏嚴加降懲勿得容隱曲庇巧與名色便
須立為定規查係擅自離任官員徑使得成其高慎
勿輕議起用所有公差等項官不遇陞遷不係請告

而一年之內不赴本任者撫按官明白題請處分開缺另補勿使地方有官之名無官之實擔閣誤事違者聽科道官訪問連撫按官一併叅治庶人知儆懼法在必行而地方有賴矣故三曰警職職臣子之分必東西南北性命之從國家原為官擇人非為人擇官天下第有入負官無有官負人者曾奈人情無厭自擇便利一登佳籍較量多端如甲科選有司者得善地則喜不得善地則愠展轉托弊無所不為毋論掣籤之時公然屢屢更易且有既定地方復告改教

疏鈔

鈔政

四二

夫自量不堪民社當告改于未選之先既選定而求改是非薄其官薄其地也地方果係敝壞整頓必須甲科若地稍不善輒厭棄之我居其逸誰任其勞將不善之地遂可以無官乎且不特此也新選有司未經到任既有調煩者夫果才堪治煩亦須試而後見既未嘗試何據而更有方面官員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移近地依然就列習以成風牢不可破至于京官中所當議者如靡常之選必作養三年一齊授任入供史職出為省臺不聞預分低昂有心避就近年

不遵舊制館選槩居多留故與是選者計留惟恐或失考試方及十年而預度該省人數同時或難盡留乃姑引疾以幾幸未母後即此揀擇具念恐于始進欠端甚不可啓此條實也謂宜自今以後有司之已選者勿聽其告改未到地方者勿遽與調繁司道之陞遠方者查其果已到任積有實條方與陞轉其見在引疾館臣赴京之臥閣臣宜加主持留否一循公道勿以年分稍遲至而必留庶人心可正僥倖自抑矣故四曰杜趨避槩官員遷轉資序不得不然若

疏鈔

鈔政

四八

果賢能易地豈強數年以來每方面官陞遷考滿該省撫按多議加銜保留中間因有為地方借才欲久任以責成功亦有為相與體面姑委曲以完故事一倡百效習為固然遂至藩臬互銜混淆莫辨其于職事體統不便多矣近雖不至如前而紛紛猶未盡釐也又如有司官倘遇陞遷沾名要譽多有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彼士民惟恐萬一見留爭先出力以圖結納未有不狂走如鶩者豈盡皆善政得民自然而然乎撫按以曲順民情自是美事多與奏留勿

論該部題覆紛紜且所留之官以為受知上司他無疑慮驕溢放恣十九改節有會留未幾仍以不謹論斥者一人之身賢否乍易薦擯彈章兩相矛盾良足嗤也邇來此風方熾甚至堂堂郡守幾為士民保舉出陞安所底止謂宜嚴加申飭通行撫按今後如係緊要邊道頃刻不可缺人間或議留其餘陞遷者即聽離任考滿者聽部推轉勿得輕易加銜以紊藩臬之職該部凡推陞司道亦須細加斟酌應陞藩司者必與藩司員缺應陞臬司者必與臬司員缺如查各省中一時無相應之缺寧可暫緩陞期庶乎官制不紊體統秩然若遷轉有司不應槩勉留任徒多紛擾庶乎本體畫一永久可遵矣故五日禁保留夫此五事者臣不敢以浮詞塞責亦無有窒碍難行總之申明祖制力挽人情轉移之機特在聖斷蓋臣愚見以為今之天下即使極意振刷尚多頽廢不支伏遷就因循敝壞莫可收拾故申明法度隄防未流正惟此時而用人一節尤關國家大務銓政振舉又庶事之綱領也待罪該科誼難緘默前項事欵亦姑舉其

大端耳伏乞皇上勅下吏部逐一查議如果臣言可採酌量議擬上請通行遵奉施行其于皇上勵精之治或亦有小補云

疏鈔

銓政

五十一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乞嘗處以均吏

治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遇缺必會推選推俟欽點誠重之也然又內外齊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為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材品備其斟酌而薦之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嘆止有公普之例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三年八十八人馬不可謂不多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馬不可謂

疏鈔

銓政

五十二

無人其間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任銓叙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為 皇上陳之在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者矣在嘉靖間則有趙汝廉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則有張合授稽勲郎者矣在正德間則有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為安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至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白重望今為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

何以接踵今何以絕物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為宰輔

不可以為司官乎此言遠所未解也萬曆三十三年

九月計六日吏部本為兩廣雲南缺司官一員其

時推舉者曾用李廷杰三人李廷杰即有點矣

是役也推舉之太難恭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竝書

雲南思侍郎楊時喬清貞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

者次第行之耳但據奉旨至今又幾廿年所矣日月

云邁瑩縻殊深殘廢米結地方有人才而見遺朝廷

有缺典而不舉豈可謂路末味一言權里亦安用

疏鈔

銓政

五十三

為哉臣敢借籌畫三策故謂欲一次舉兩廣六次舉雲貴使有更番而有定康彼之不得不此猶此之不得挽彼也一謂竊謂驗封司員缺可補欲于兩廣之外更為雲貴添設司官員誠為至便不獨無碍于兩廣且無妨于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易乎臣以為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止請如有缺而無人則懸而後推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也蓋合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一人何地皆宜何地皆

不宜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
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
故也者伏望 皇上亟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勘處
庶于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銓政

五十三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乞釐正以昭大
公疏 唐之變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人臣之議事也所不可紊者國家之典章所不
可淆者天下之公論此世道人心之關要惟奉常守
憲虛中以持平可也如兩廣銓屬之額蓋自有公平
之規何邇來更生異議哉臣粵產也沿故老傳聞睹
近時異議有慨於中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兩廣之
共一銓屬也自國初迄今接武不絕雲貴向來雖有
員從來與兩廣不相蒙也至萬曆二十六年奉旨
疏鈔 銓政 五十四
推擇司官而選詞偶為次言怨慮未及致詳遂有兩
廣雲貴共一員之說雖機局暗藏實未竝見推用迨
三十年兩廣司官員缺吏部推舉始將雲貴一人攙
入士論譁然于時原任吏科給事中梁有年憤成規
之變亂上疏力辨謂四省為一會典不載職掌不開
詳哉其言之厥事為寢故雲貴二員所以得推者不
知何昉彼中縉紳未免藉為口實以訛傳訛毋怪其
不釋然示此也乃今年吏部議冊庫以清宿弊疏內
臚列銓屬十四員以為兩直江浙福湖河南山東西

川陝各一員兩廣共一員其員分屬直江浙福湖諸
省人衆者通融五補諸省偶值兩人同時皆令共事
特惟兩直人衆尤爲多補耳至雲貴舊嘗間用卽在
此中蓋有碑誌案籍可查也又云二十六年銓司更
議以兩直各二員以雲南搭兩廣共一員兩廣稱不
平雲貴亦稱不平等因由是觀之兩廣之不涉雲貴
不獨士紳知之卽持衡者亦莫不知其雲貴二人之
所以得推卽士紳未必知而持衡者已習知之矣夫
楊時喬署掌銓務列朝典故賅記甚晰其不輕操筆
疏鈔

銓政

五二五

端也明甚況近覽銓衡人鑑益知四省不相蒙又
不但碑誌案籍可查如楊時喬所稱已也蓋銓衡人
鑑載雲南趙汝濂于嘉靖十五年由選司主事陞封
司員外郎歷至十八年陞南尚寶太常而廣東有倫
汝淳亦于十五年由御史改考功主事歷至十九年
陞通叅就是四省缺此一員何得倫趙同時共事三
四年間獨不爲之引避也自倫趙以來而兩廣遇缺
卽補雲貴者未之前聞夷考其先遠如孫應鰲之貳
宗伯嚴清之都冢宰一時在事豈難汲引後進而閱

數十年間雲貴人才亦未嘗不輩出又豈無名流足
當三臣汲引顧竟三臣之世遇推兩廣司官不知凡
幾卒未聞顯相沿之策別著其緒論維兩臣品格清
貞亦超于雲貴耳若謂銓司之說似不足徵不知彼
時奉旨推擇非奉旨分省寧有更張大事而兩廣不
通知閣部不詳確突入單詞便成左券者乎卽少宰
疏中已明言當時銓司更議矣夫讓而曰更何以稱
故事更讓而曰銓司何以示至公卽以是質之銓部
諸臣當亦不容誣者且所爲雲貴司官分省者也
疏鈔

銓政

五二六

欲以盡一方人才之用乎抑以備咨詢防壅蔽也如
以防一方壅蔽則兩廣幅輳數千里吏治最劇其咨
詢宜備不啻雲南有加焉若謹謹爲羅才計則兩廣
名碩曷嘗不肩背相望其無事借才抑又明矣矧廣
東南卷頡頏江浙不少遜而廣西解額與秦晉不甚
低昂第嶺表接壤風氣不殊法當合二爲一叅以至
遠之雲貴無論隨地擇用之意謂何而于公平之體
亦甚乖矣非爲雲貴可少司不可增設也惟知兩
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何得渾淆故以分爲合例之

所不載也以創賭為相沿議之所不敢出也總之舊
貫宜仍毋務變置時宜難執或有化裁請自今有議
雲貴之銓額及當事之斟酌惟當據理審時劑量增
損慎毋牽合兩廣為發端以啟唇腐舌也夫司官分
合固無足為兩粵重輕安可置辯所慮成憲具存尤
生異議苟任意推附而人心更安所底止矣防頽則
風愈頽銓部何所持乎天下法輕則官亦輕天下又
何所取于銓部公事而公心行之亦當公心論議之
臣無復他及以開聚訟之門自求其是而已伏乞勅

疏鈔

銓政

五十七

下該部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兩廣司官舊例特為
申明以杜異議臣十六年疏內共二員之說檢舉改
正自後遇兩廣員缺應推務照二十五年以前事例
不得伏除雲貴二字以消聽睹其雲貴應否添設不
妨另行裁酌庶大公以昭議論以省亦維持世道之
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乞刪正以便宸

簡疏

胡

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吏部尚書操進退之權以均四海都察院左都
御史任紀綱之重以帥百僚職至要也當是選者必
其品望卓越才識淵弘然後可若南京兵部尚書孫
鑛尚可等濫斯推乎蓋鑛之得與斯推也時方起自
民間推者謬獵虛聲耳乃今歷時既久敗絮畢露則
大有不壓于人心者臣姑毋縷指諸劣只將近日妖
言一事禡鬼匿帖快心搜捕無辜橫遭荼毒留京幾

疏鈔

銓政

五十八

至推動彈章屢掛勘疏已明雖生事者捕役而縱之
者誰與承行者司官而主之者誰與今捕役請讞正
法而司官降謫抵罪矣鑛猶覩面在列妄意雄峻之
轉不亦顏之厚乎夫平時無坐鎮潛消之效其品望
不足觀也臨時無燭奸制變之能其才識亡足數也
且膏然悍然自用自是借口掣肘先發制人其恣睢
專橫又如此以此人而位冢宰必不能進賢退不肖
以此人而長憲臺必不能激濁揚清定將君子小人
混淆而紀綱法度倒置所繫豈渺小哉臣憶往時河

南布政姚學閔與推巡撫被論吏部推疏猶列其名
御史康丕揚糾之得旨刪正夫吏部尚書與左都御
史何如巡撫孫鑛之罪狀昭彰何如姚學閔乃尤然
列名催疏中萬一誤用而後從而糾之彼時 皇上
責_臣等言之不蚤_臣等其何說之辭伏乞特勅吏部
今後疏催吏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刪去孫鑛
姓名毋得再列庶奸邪杜倖進之門仕路有肅清之
賴_臣愚不識忌諱冒昧上懇惟 聖明裁察幸甚

疏鈔

銓政

五九

銓政屢見失平疏

馮孟禎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臣聞九卿之長命曰宗宰冢宰之職在乎統百官以
平海內故一切用捨進退無徇愛憎毀譽無分東西
南北廣聽並觀因物付物學與論當人心是乃稱至
平焉去歲吏部尚書員缺 皇上從 廷臣之請
點用鄭繼之其人實素稱清品字內之望曰老成秉
銓庶幾開誠布公消近來比党之私成今日公平之
治乎乃近接邸報見南北科道兩推考選留部一事
疏鈔 銓政 六十一
殊駭聽聞有不得不就事駁正一直言于 皇上之
前者何也科道之有外推其來舊矣莫非王臣內外
皆可効忠豈言官盡宜內轉而藩臬之是厭哉獨計
天子耳目之臣出身屏翰亦須商酌妥當無少有
私意其間近推張鍵宋盤等數臣不過議論不投時
尚若潘之祥止是疏侵舊學臣得罪熊廷弼而張篤
敬則力發場弊為韓勣之讐敵耳夫王道期于蕩平
聖賢戒在已甚以廷弼一事業經逐去一掌院外轉
兩科道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睚眦必報更介介于之

祥必至相剪之無遺何妨甚也驛敬之買科千真萬
真三尺童子所共唾議劫未結業已累去兩侍郎外
轉兩科道是又不可以已乎乃侃直之劉策方被牽
纏而發奸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家宰持天下
之衡試就此一思言官如許某仕職如許寬旬日之
間外推科道五人非情之所忌則熊韓之所側目
也果得其平者乎若夫考選機部五員則更有失平之
甚者何也蓋其考選者皆屬名流而考選之官各利道之
選者也相去僅一年棲遲候選一官未授一事未嘗
何前見賢而後見罪哉據去春有單揭或愛憎之至
變非由所知然就其知約見如原任知縣濮中玉
孤介性生一清徹骨部隱憂者諸臣試一細訪其人
如其登科後曾有一字入公門做縣後曾有一錢肥
囊橐不特宜置部屬且當立加重處以為居官不潔
之懲儻不其然者哉 本朝親別賢才舍真正苦節
不錄而浮言是為勸導者慎矣即一中玉而四臣可
推不識家宰曾過觀五臣訪單自揭單之外果更無
加圈之單否嗟嗟事已往矣藩臬部屬儘有可做實

事諸臣何所不得獨惟是三朝老臣荷 皇上 特
眷秉持銓政不能公虛任事而受人蒙蔽舉動失平
若此切恐入銓初心也果不其然 甚惜之用是就事
直言以効藥石至于知我罪我 何計焉伏惟 聖
旨裁察 臣無任悚息矣

疏鈔

金政

六十二

萬曆疏鈔卷二十二

察典類

史朝鉉 陳末議以禪考察疏

許弘綱 計典乍竣乞崇寔行以端士習疏

吳鴻功 京察訪冊獨遺銓司乞添正疏

李世達 銓臣被罪輿論未協乞寬宥疏

楊時喬 欽奉聖諭恭陳下悃疏

呂邦耀 計典屆期敬末議以禪聖治疏

目錄

卷二十二

萬曆疏鈔卷二十二

察典類

陳末議以禪考察以勵庶官疏

史朝鉉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十二月

洪惟我國家稽古為治京官考察每六年一舉所以端本澄源而示天下以公也照得萬曆三年復當兩京官員大計之期 祖宗成法至精至備昭如日星於時奉大典率舊章在當事諸臣靡不總總然為皇上加之意矣臣等夫復何言竊念人不易知才實難得萬一吹毛以求疵則刻核之意勝采名不采實則心迹之辨爽避嫌怨者以註考為虛文肆萋菲者徇邪議以惑聽有一於此皆為考察之累而去之不足以懲惡留之不足以勸善者是可懼也臣等待罪南垣愧無補塞謹竭愚衷條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惜人才夫人才之在天下培植為甚難而摧折為甚易譬之杞梓連抱而日尋斧柯則生意索然矣是故涵育長養不可以不順也粵自隆慶初年以迄今日考察之典年屢舉行簸揚淘汰既嚴且密矣

疏鈔

察典

一

今茲計吏若必沿舊規足額數竊恐揆剔之太過似非所以培國家敦大之治也合無勅下部院諸臣各宜秉持公恕為國惜才勿以一事之誑誤而遂掩其平生勿以懲創之方新而追咎其既往某衙門果皆不肖雖盡黜之不以為計某衙門果無不肖雖弗及一人不以為礙部院不得籠置額以為考察科道不得拘常數以為糾拾庶於論官考課之中而培植愛養者自在也昔人謂治道去其太甚臣等敢以是為今日獻二曰審名實夫名實者朝廷所以綜覈天下而成其政者也事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今考察之例如年老者等條俱有實迹可據惟浮躁二字獨以空名加之不知人之才稟各有不同志氣激昂者似於輕狂才華英發者似於淺露慷慨任事者似於躁妄不畏疆禦者似於剛愎辨之不審美玉而混砥砢矣此因虛名而亂直者也又有胥成善類曲為排擠者欲誣之年老有疾則彼精力尚強欲誣之不謹不及則彼志節無玷於是加以泛然無定之名使之茫乎不知所辨此因虛名而中傷者也且外官考察此例

不開京考過詳不知何謂臣等以為兩京部院諸臣凡一應考察事例均宜究心至如前項名目尤須循名責實不可輒輕易以加人不然則是浮躁一款本以待輕薄不檢之徒而其流弊反以銷英雄志士之氣矣於朝廷綜覈之政奚裨哉三曰覈考詞夫庶官之賢否惟各衙門之親轄者知之為最真也臣等聞邇年以來京官給由赴部其開報考語類多標榜溢美之詞竊恐時當考察猶復踵習故常則賢否之揭帖祇為市恩者之聖書耳合無申飭部院備行兩京堂選及各衙門正官將去年之內應考人員務要秉公覈實手註考詞如某官以某事見其貪酷某官以某事見其不謹浮躁老疾等項俱明白開載密封送部不得黨衙門以護屬官不得昵親識以庇姦回尤不得含糊兩可以混是非其註考之後或別有聞見臨時更與部院諸臣面相質證不妨異同蓋簡賢黜惡原非一人私議要於其當不可使易而大臣公忠體國而遠避嫌怨以自干公論人人得而訾之矣四曰杜浮議夫京師都會之地羣四海九州之人而雜

處其中是故浮議易興也所謂浮議者或駕禍察案以自圖保全或懷挾私忿而巧肆傷害或妄撫無稽之事而代人報復或密倡是非之說以破壞公論甚者一夫流言於道路吏卒諄語於中衢皆以熒惑觀聽而變亂臧否者也方今清議甚明固無足慮然叢謗成於市虎投杆起於三至雖賢者不免焉是在司銓衡者斥而遠之而已至於乘機造釁投遞匿名榜帖污壞士夫名節者尤乞申飭兩京緝事衙門嚴加訪拏以防傾危之習庶任事任怨者有所恃以無恐

疏鈔

卷二

四

巧言如簧者無所緣而為姦矣夫此四者卑之無甚高論聽之祇為常談臣等顧喋喋然以瀆天聽何哉良以人才進退治忽所關反覆申明不厭詳慎故雖竊前人已言之緒餘而不敢自以為煩且數也伏祈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

計典年竣衆志方新乞崇寔行以端士習疏

許弘綱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眩惑洞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揭帖相望通衢而傾危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三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虞廷黜陟其蔑以加此矣顧念斯時也風波甫息朝署一新是沐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詎可視為緩圖昔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朝猶賈之趨市也百變而百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遠有所引姑就前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為陛下陳之壬午以前權姦在事党同伐異閃爍動人天下之人以為為時之所尚者或在彼也於是乎媚寵乞播甘心罔上苟蒙一顧罔恤生平即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而趨之故其為習也奔競而可鄙陛下一旦鋤根掘斥比周曾不移時而奔競息矣未以後泰運方亨引用老成復諸擯棄天下之人以為為時之所尚者固在此也於是乎悻悻立落高目標榜爭蹊取徑漸失

本真卽瑕瑜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
矯激而不情 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
曾不移時而矯激平夫奔競矯激二者則有間矣此
望彼趨神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簡汰而
議黜者詎不足爲永鑒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
矯激不可則其囂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邁往之氣
必將醞蓄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僞致煩明旨
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 臣嘗謂人情
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則流於彼不潰

疏鈔

卷八

六

於東則潰於西卽瀦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
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壅閼遏絕之難而
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
消默化之爲先 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恃六年
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
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敦本寔以祛其浮取夫不
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
則無乎非清矣絲棼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
是以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

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
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
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
豈無喧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
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
干譽者究竟終必殊科此誠僞之間識者辨之早也
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
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機皆知鄉愿之可
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

疏鈔

卷八

七

愈趨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伏乞特勅該部乘茲簡
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一應進退人才寧寔毋
華寧拙毋巧遏之於舉世之所必趨而察之於人情
之所易忽當官慎矣必細覈諸月旦議論是矣必夷
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真則高
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
其質本贗則果敢脂韋弊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徇
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甚不諧於俗者要其心
原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樵朴孤介之士一槩

混於庸人而終身嘍屈以爲天下之口寔一時行事
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竊有所覲則雖義亦利也
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
塗天下之耳目蓋士之挾筴而來也疇不欲托諸功
名以垂不朽而乘機適會本無定趨故欲使天下之
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
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 陛下
加之意而已抑臣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
進退大臣者 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
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
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
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朝舊
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
闕下遣還河東布卽嘵嘵面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
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况積毀與羣譽者哉故
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慎其愛憎而不以毀譽
則善矣臣願 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
以明鑒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庭是非

公之天下則疑間亦生舉措悉當而衆賢不和於朝
治化不臻於上理者未之有也臣草莽新進未習遠
猷區區之愚所見如此惟 陛下留神裁擇焉

疏鈔

卷二二

九

京察訪冊獨遺銓司乞添正以重大典疏

吳鴻功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九月

竊惟方今時事孔殷凡為臣子者無不人人展采
抒忠畢智竭慮思以佐國家之急然值時勢之難為
尚且無濟於萬一所可自效者獨有奉公一念矢諸
天日即有弊習無相沿也或可以少匡國運共濟時
艱而奈之何其不然耶夫六年京察國家之大典也
五品以下舉列訪冊朝廷之公舉也至於吏部四司
獨不列名則今時之弊習而所當亟議更者也當臣

疏鈔

祭典

十一

初接訪冊之時首閱之無吏部四司終閱之又無吏
部四司臣私自意曰此不過裝釘者一時偶遺行當
借他本抄補之無誤體訪斯已耳目今閱月收單之
日迫矣臣始博詢於人皆云無吏部四司也及問其
故則又皆云此吏部舊規不欲令人訪之自失其體
面也臣不覺駭然曰清明之世有如此之舊規而不
亟議更張是尚可以成朝廷哉且體面人所自為耳
同胞之子尚有賢愚可以一衙門槩天下之人品耶
人臣為國一毫不可萌私而曰舊規曰體面公乎私

乎矧今東西同警陛下之所宵旰而圖者無過用
舍一節吏部四司得與用舍之柄謂宜超越拘攣之
見昭布大公為天下倡而乃以私意沿弊習又何以
公用舍於天下此臣之所扼腕也借曰吏部職在收
單列名終屬不便獨不思會單之日科道官亦皆與
焉試觀訪冊之中六科十三道曷嘗有一人不開載
者亦安見其不便也即四司之單四司不可自收堂
上官獨不能收之耶又借曰吏部之名昭昭然在人
耳目即不訪冊人寧有遺忘之者是又不然凡今之

疏鈔

祭典

十一

布列朝端師師濟濟其姓名獨無更赫奕者乎奈何
獨舉吏部四司而遺之並此冊亦可以無用矣臣終
不知其解也夫科道朝廷之耳目而乃獨隔於吏部
豈所以重朝廷銓曹本同一司屬而竟不一列其名
其何以服天下蓋自以邵仲祿之庸庸而贈官之議
即經言官論列尚執前說以鄒觀光之邪鄙而當其
病請輒以溢美之辭陳之君父朝廷之上公道已滅
絕法紀已蕩然矣京考豈容私之事訪冊豈可私之
書而公然不載其名臣即愚昧諒亦有心者之所共

一第 1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頁之內

不平有口者之所共不滿也且臣伏讀大明會典內
一款曰凡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次考察及四品以
上自陳有遺漏者科道糾舉今併一衙門缺而不錄
是尚不謂之遺漏乎臣謬忝言官之未與有糾舉之
責隱默而不言不可置之而不訪又不可若令之訪
各衙門而獨不訪吏部以臣惟魯又甚有所不甘者
故不憚瑣瑣為陛下直陳之也伏乞勅下吏部速
行添正以便科道諸臣及時採訪庶大典不輕人心
亦服倘謂科道不足以訪吏部謂吏部可以無用於
疏鈔 案典 一二

訪則必臣為不諳舊規不識利害臣請繳還此冊
不敢復言咨訪之役決不能俯首隨人以苟祿位也
臣無任冒昧激切之至

銓臣被罪輿論未協乞寬宥以明公道疏

李世達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頃以考察京官臣等謬與吏部諸臣共事竊見諸臣
秉公評汰無所徇私假如吏部員外呂胤昌係尚書
孫鑰甥也而黜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係郎中越南
星親也而黜諸凡負疵類者縱有憑藉總不得倖免
庶殫心計典不敢負 皇上之委任獨因覆留二三
被拾庶官以致科臣糾舉奉旨切責遂將堂上官罰
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此祇以回話不肯認罪

疏鈔

案典

十三

之故而重其罪臣等固知 皇上如天地之無心也
顧臣等以繩愆辨枉為職使該部而果有罪則臣等
當從公為之糾正使該部而果無罪則臣等安得不
從公為之伸白蓋虞淳熙等三人以吏兵二部司屬
而訪單有議科道官據以糾拾固公心也然虞淳熙
雖好禪學而清修原無他過楊于庭雖有恃才躁妄
之過而西夏正叙勞績此不惟尚書石星等力救即
臣等與三輔亦共知而共言之以故該部參酌衆論
僅議處一袁黃而留淳熙于庭者尤公心也即今科

臣欲爭衙門全糾之體抗章求勝然卒不得橫加該部一語而猶稱其黜斥甚快人心是可以徵公論矣且該部為陛下持黜陟之權責任本重假使意念少徇則何不黨結六科十三道而願黨護一二部郎又何不私其骨肉親戚而願假其權以庇踈遠之人耶此益可以明其心迹矣臣等嘗慨天下任事之臣難其事吏部尤難以人情之趨於相狗相比其來已久乃尚書孫鏞既秉正不阿而郎中趙南星亦剛毅自持不難以其身犯衆怒亟為國家力簡不肖嚴於疏鈔察典 十四

去留即南星意見不無稍偏而才力卓有定執庶幾乎慷慨任事者矣顧計典甫畢身乃不免中外喧傳謂直道被摘彼固重於得名輕於棄官而陛下奪其所輕與其所重無乃成小臣之美貽朝廷之累乎且使諸司相視以南星覆轍為戒誰復肯為國家任事者夫直枉不可以不明舉錯不可以不當伏乞陛下俯賜洞察將趙南星特從寬宥或姑重加罰治仍以原官策勵供職并將虞淳熙楊于庭分別降調袁黃仍照前旨待征倭事完查勘有無功次定奪庶

使公道昭明論恭應允服雖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疏鈔

察典

一五

欽奉聖諭恭陳下悃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該臣等於初七日早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溫純左副都御史臣詹沂左僉都御史臣趙士登等於文華門恭捧聖諭朕覽今大察各官本內科道兩衙門不稱職的甚繁豈皆不肖內必有徇私之弊因念惠以洩之者有之因結黨以去之者有之欲豎權以挾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得無疑且大察朝廷之鉅典非以公濟私之案牘大

疏鈔

彙典

一六

臣當尊君體國為要以詳慎休容為美今次已有旨了爾大臣務各去成心同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故諭欽此欽遵等即時將原奉聖諭具疏進繳訖等不勝戰慄惶悚查得嘉靖隆慶萬曆年間考察科道官員不職者數目尚多近年如萬曆二十一年科臣七員道臣十員二十七年科臣五員道臣九員當時已因科道各員缺故所去比在大減今次科道人數大約視二十七年不遠而議處者科臣祇四人道臣祇七人一皆據科道諸臣眾論矢公矢

慎不敢苛求亦不敢姑息以累朝廷激勸大典等自謂可藉以修職掌仰候 皇上親裁今蒙聖諭嚴切臣等伏自循省如有一於此即為人臣不忠之甚者而天鑒在上清議在下國法在前青史在後安所逃罪臣等其何敢焉又蒙 皇上特賜明訓大臣各以尊君體國為要以詳慎休容為美各去成心同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大哉聖言德意諄至此則臣等所當遵奉服膺遵行者也敢不感激謹齋沐恭陳下悃如此若臣等不職首當罷斥以為人臣不稱任使之戒又有不容後者容臣等另陳伏惟聖明俯照鑒行臣等實為願俟之至

疏鈔

彙典

一三

計典屆期敬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今復當大計羣吏之時百僚將鱗集闕下延頸以望
陛下維新之治諸臣條議已詳臣何容贅獨於士風
法紀二者臣不能無隱憂焉士風之壞壞於乙巳之
京察也難進易退固士人出處之規立懦廉頑亦朝
廷激勵之法督撫戴耀陳用賓貪穢昭著屢挂彈章
眷戀崇腴由人笑罵全無知止知足之戒一味患得
患失之心汚跡通天廉恥掃地書之史冊恐累清朝

疏鈔

察典

十一

臣以為今後有開府重臣科道論劾者聽其自裁無
輕議留用蓋曾經描畫在地方必不振揚展轉彌縫
于事務不免叢挫則正士風者所以飭吏治也部院
公同考察科道公疏拾遺被察者固不得自有所陳
當事者亦不得代為之辨往年知府龍文明科道拾
遺口經議處千金行賄復冀瓦全吏部侍郎周應賓
借條陳妄為奏辨不言之於考察之日而言之於
教不時欺罔請張莫此為甚臣以為今有如龍文
明其人者將被察與代辨之人一體連坐按國法重

處蓋小臣撓法多由大臣之營私而朝廷不尊多因

彼此之結黨則飭法紀者所以全國體也至於吏部
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則尤喫緊者得其人則士風
以正法紀以張不得其人則士風以頹法紀以廢頃
會推諸臣兵部尚書蕭大亨屢屢乞休俟武闈之畢
邊烽稍息即欲回籍其意甚真其詞甚苦大臣止足
之義正合如斯今武闈且矣邊烽息矣大亨馬首欲
東矣推避司馬希冀冢宰必不其然况科臣陳治則
有云孰為言官指摘不容濫推者意或陰刺沈鳳翔

疏鈔

察典

十九

有云公論宜伸倖竇宜杜者又復明攻大亨肯醜顏
就列哉我 皇上天縱英明賢奸畢照輔臣朱賡往
年為京察力諍輿論咸推當今用人必無疵謬若以
公論不服之人而使居斥陟百官之任其如百僚觀
望何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伏乞勅下部院
加意申飭并乞特簡端方大臣以主其事則士風可
正法紀可張而宗社之慶恒必由之矣微臣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二十三

用人類

馮景隆 推廣德意起忠良以隆至治疏

方端 異等錄直并簡遺直以勵臣節疏

鄒元標 酌量大臣進退以正人心疏

孫瑋 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慎疏

李汝華 敬陳治安要議以備採擇疏

何選 陞調官員疏屢留中乞批發疏

鍾羽正 擴大大公順輿論以昭平明之治疏

目錄

卷二十三

馮琦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汪若霖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沈鳳翔 喫緊大臣關係不小乞速簡疏

周家棟 邊報孔嚴用人最急乞早圖振刷疏

陳宗契 早決大臣去就以勵廉耻疏

呂邦耀 乞補大小臣僚以答天意疏

曹于汴 官缺政弛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三

用人類

懇乞聖明推廣德意起任忠良以隆至治疏

馮景隆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竊惟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此治道汗隆所係泰之

初尤自拔茅茹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欲傾否而致

泰固不容小人厠乎其側引用善類者乃所以制伏

羣邪也臣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屢接邸報恭覩 皇

上震勵乾剛法行自近舉中外之朋構為奸者震斷

疏鈔 用人

處分各當其罪不少假貸天下臣民翕然仰頌日月

之明雷霆之威以為我 祖宗在天之靈默祐 聖

衷故罔直之判一旦昭然無可逃遁真宗社無疆之

福也然其權勢所趨黨羽蟠植所當指其餘孽而斥

逐之者豈止一二輩已耶若深事搜剔則未免株連

且無以安眾志而開自新之路俛思前日以忠鯁被

斥者非正人君子儔乎以正人君子之儔起而任之

則紀綱有賴可不動聲色而潛消邪慝矣臣方欲具

疏以進又接邸報見四川道監察御史孫繼先疏懇

聖明錄用建言諸臣隨蒙 皇上俯賜俞納且於郭
惟賢著復原職一時傳頌暢快人心臣且慶幸之不
暇夫復何言哉然其間猶有一二人品學術為世表
表必不可終棄者尚未之及原任南京兵部武選司
主事趙世卿南京國子監司業張位翰林院修撰習
孔教是也敢為 皇上悉陳之趙世卿自為府推官
時已著賢聲及行取授職南部勤敏廉慎毫無舉過
沮其文學足以矜世修行足以勵俗頃緣故大學士
張居正輔政以來專尚操切急如絞繩官民俱困莫

疏鈔

六月八

二

敢收正世卿夙抱忠愛撫時感慨爰陳匡時五要如
所謂廣選進寬驛傳省大辟緩催科振臺諫侃侃數
千餘言皆鑿鑿可見諸施行者使當其疏入即取而
用之誠若對證之藥其疾必瘳焉至日浚月削釀成
大患有如去年浙省兵民之變者乎居正乃惡其反
已未幾而以王官處之又未幾而以考察閑住之蓋
直欲禁錮其終身也噫世卿果何罪之有哉臣謂方
今操切之令未之悉除民困未之復甦使世卿之五
議不行時事猶未可知也 皇上誠取世卿之疏進

而覽之自可見其言之有補於政而所當錄用其人
也章章明矣其在張位亦於是年以考察去臣素知
位德性溫醇制行端亮久侍經筵已多啓沃出佐國
學克樹師模其文章道德卓冠一時誠當今之賢者
忽於京察時乃以浮躁列之中外愕駭咸歎是非顛
倒一至於此臣訪其故蓋緣張居正父故之日位曾
遺書勸其遵制臣憂已拂其意逮檢討趙用賢以事
行也位亦以詩送之中有愁來吾道寄書鱗之句乃
被奸佞之徒逢迎居正益加憤恨竟擠之使去位耳

疏鈔

六月八

三

今位降補徐州同知夫以此公輔之器而置之冗倅
之地匪直為位惜寔為內翰少比名賢惜也此當亟
宜召還使備顧問而贊化理其光明俊偉之業必有
可觀者其習孔教臣猶未識其面人皆稱其持正不
阿慷慨激烈於翰林中雅有時望比進士鄒元標以
指斥張居正廷杖謫戍時有同鄉者語孔教以當念
桑梓相期往視且須欵贈路費以資其行孔教激於
忠義慨然許之初不知其以言餽也亡何前與之語
者竟以違之居正方是時居正惟恐元標之不速死

知孔教與之周旋若此其恨孔教無惑也既而孔教又約同官者聯名具疏以進事雖不果而居正恨之益深矣乃乘星變考察謫為泉州推官孔教性本廉潔在任時又恐有密伺其短者孜孜矻矻慎修職業誠無可議也逮陞邵武同知而巡按御史安九域又巧逢居正之意捏疏其短而遂褫其職今詢諸閩中士夫皆言孔教居官真冰清玉潔疏中所論與其為人絕不相似皆羅織以陷之者舉朝縉紳皆唾罵九域必喪心病狂故有此舉但知阿附不顧名義世道疏鈔 用人

至此良可慨哉以上三臣據其生平大都以名節砥礪而所以置之閑地者原非得罪於君父亦非有玷於官守其心惟欲為國家圖治安為世道植綱常天下臣民皆想望皇上自其忠貞返而任之也久矣今幸皇上於編修吳中行等已憐其忠而將叙用之則此三臣固事同一體者德意所加忍獨外之也哉伏乞勅下吏部查覈三臣行誼果為公論所推與不誣將趙世卿等復其原職分別擢用庶衆正之徒既闢則羣狂之氣自消至治可保無虞而天下萬

世稱唐智之無遺照者端在此矣宗社幸甚 愚幸甚

疏鈔

用人

懇乞聖明異等錄直并簡遺直以勵臣節以光

泰運疏

方

端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聞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則奸宄不生
故人臣能發權奸於方熾之日而潛消其不軌之謀
者其有功于人國蓋甚鉅也顧言之乎服官之人固
難而言之乎未授官之人為尤難譬之持節在婦人
固不易而女尤難也臣近年見建言諸臣發已故大
學士張居正不忠不孝之罪者在翰林則有吳中行
疏

疏

月人

六

趙用賢在科道則有傅應禎劉臺余懋學孟一脈郭
惟賢朱鴻謨在部屬則有艾穆趙世卿沈思孝諸臣
固皆表表一時眾人所嚮慕者臣無不敬之仰之然
皆服官之人食祿久焉者也獨鄒元標纔登一進士
便抗言權相直發其奸斯已為難況其慷慨激烈尤
為稱最故居正恨之尤深處之獨酷其不為前御史
劉臺之死者僅一間耳昔人云抗節死義之士當於
犯言敢諫中求之元標非其人歟近蒙我皇上新
恩慨納言官之請盡起諫言諸臣真聖明盛事三代

以還未之有見蓋千萬代所共瞻仰者不止一時臣
民舉首加額頌明天下作為出尋常萬萬已也乃元
標既已得同諸臣起用此千載一時之遇亦甚不偶
矣臣復何言但臣愚獨以為有奇節者當有殊恩而
拘例陞授殆非所以表苦節而礪士風也況今吳中
行則陞中允趙用賢則陞右贊善艾穆則陞光祿寺
少卿亦既皆蒙異擢矣其他科道部臣想亦行當遇
缺重用矣獨趙世卿前以拘例久而不起近見科道
官復有言蒙聖恩亦且破格起用矣獨鄒元標以

疏

月人

七

未到尚未受官迨授官若拘未授職之例先授一職
而後圖優叙則拜一部郎或博士中書行人焉足矣
此非所謂破常調以待異才也況萬里謫戍七年授
官與他未授職者自難同例且諸臣又皆以建言見
蒙不次之擢在祖宗時超拜亦且視為常事甚至
下及監生秀才吏員等人往往皆得異擢況元標已
七年進士矣乎懇乞我皇上慨下特召即勅該部
查有六科十三道內相應員缺徑即擬授一官不必
因未授職而先循例擬官不必待已授職而後不次

優叙仍不爲例則庶乎可以盡其才表其節且以大
小臣工忠義之風將見元標當益得展盡底蘊以圖
補報諸臣當兢相勸以答 聖明天下人心當益爲
鼓舞稱快蓋不止有禪治化而其有光於今日之泰
運也此固其一大端矣 臣再惟近年以得罪居正而
被斥謫者其人甚多而其法亦甚密有以建言去者
有不以建言而以持正去者有以考察去者有不以
考察而以劣轉去者近奉 聖旨京官五品以下在
外方面以下除考察外着科道官從公會舉不許徇
疏欽 六月八日 八

相而斥者維近三一起於考察一陞于外補于人心
稍快然揆厥從來以亦當照吳中行趙用賢之例竟
節召復史館以爲優用其能尚存養海林泉而無心
仕路者有才力堪用事係註誤而爲寬覆益者有不
阿權相暗受中傷而爲衆所不知者然亦有久負虛
名全乏實用而假終南以爲捷徑者有內本奸貪祇
正鑽刺飾曲以爲直而以不肖亂賢人者此殆難于
一律起用而又不察不精察者也更乞我 皇上于
科道公舉之後復博訪而獨斷之務求其至公至當
疏欽 六月八日 九

私濫及大哉皇言固已慮及于茲而將使野無遺賢
矣 臣愚不能悉知姑采耳目所及人望所歸而衆論
所共推者得數人以聞如原任科道有望因持正而
以外補竟去者臣得陳吾德張孫繩詹仰庇汪文輝
宋范諸臣焉由部屬任兩司亦以持正謝官者臣得
宿度蔡國珍林如楚江以東黃猷吉管志道諸臣焉
是數臣者不足以盡遺直然舉臣所知亦皆於明詔
有合而急宜起用者也此外如原任侍讀趙志臯原
任修撰范謙皆素有清望毫無點染亦祇以不阿權

允愜人情者然後遇相應員缺除補而卽以實用焉
其庶乎下舉以公上用以誠蓋不止有禪治化而其
有光于今日之泰運也抑又其一端矣然用人要
矣純心爲故養心莫善于寡欲而遠色乃所以勸
賢宋臣程頤不云乎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其氣質而薰陶其德性
此真藥石箴也伏願我 皇上服膺斯語一意清心
寡欲日以勤政講學爲事于當年所書十二事時加
體驗復令二三輔臣不時得承顧問焉則不惟聖躬

益以強固且聖志益以清明用人之本既不眩而正人君子益樂為之馳驅其所以篤宗社之福而開國家億萬載有道之長者端不外是矣臣愚昧死陳言冒瀆天聽惟臣聖明垂憐採納焉臣無任戰慄仰望之至

疏鈔

八月八

酌量大臣進退以正人心疏

鄒元標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十月

臣惟百官之所表儀者在大臣而大臣所係以為世重輕者在慎仕進之門而高易退之節其進不可使人有倖之者倖之則效之者眾也其退不可使人有疑之者疑之則議之者多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故為是致慎哉誠念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耳古之君子一辭而退豈敢為是落名哉誠念高爵厚祿不可虛拘故耳臣近見今陞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進

疏鈔

八月八

之太驟則有可言者焉士佩歷官為人具先年兩科臣疏中臣不必毛舉以傷雅道但念士佩去年猶然一撫臣耳未幾而吏部侍郎矣又未幾而戶部尚書矣任方數月崇階累級彼豈者德宿望足以警服百僚出奇畫策足以結知明主哉止緣本官囊橐盈溢機智猾巧多方鑽刺躡躡同儕羞與並列善類懼其中傷輿論泰協大負清朝夫行速者多蹶盛重者覆餗人雖不言士佩何如為自處計也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慎用以杜倖進之門者也又難退如禮



部尚書徐學謨則有可議者焉彼其出身之初海宇
 已上無立朝之節矣已而黃緣仕途驟得清秩雖雕
 蟲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議沸騰難居寅亮之司
 先是山陵事回衆謂其議當速退猶復覲顏就列見
 幾明決謂何臣謂此一臣者所當致仕以倡易退之
 風者也慎進一士佩匪獨爲士佩一人惜也諸臣中
 冒濫如士佩者僥倖之心從茲而息矣請退一學謨
 匪獨爲學謨一人言也諸臣中當退如學謨者高尚
 之志益此決矣臣又有說焉辨官論材當爲其品才
 疏鈔
 八月八
 誠相胥望重朝野者其上也奇才宏猷以功能自見
 者其次也進則汶汶退則憤憤無所短長之效抑又
 其下矣六七年來奔競成風薰蕕雜進一旦挽之其
 勢誠難臣竊謂者舊者後進之楷範也登崇老成則
 躁進者有所矜式矣恬退者奔競之藥石也獎進恬
 退則奔競者有所懲創矣何者者舊如蒼松翠柏飽
 歷風霜樹之明堂之上真足以壯大觀恬退如處子
 貞婦幽靜閒雅置之巧媚之側真足以消逸志臣管
 見如斯不敢不爲臣陛下陳之願勅銓臣少留意焉

臣迹孤寡且初立朝班豈不知二臣危機不測獨念
 舉直錯枉臣之心也亦臣之職也終不敢以全身遠
 害之故負特達之知汗諫諍之官臣言愚戇惟 陛
 下察之

疏鈔

八月八

三



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慎懇乞特賜申明以登
真賢以息偽風疏

孫瑋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惟士之責名實也尚矣自風會漸漓巧偽滋甚於
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自名實兩分則論定為難
而天下以名勝者衆矣奈何偽風不日熾而真賢不
日消且盡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貞勝之會而士風
轉移之一機也可弗慎與臣請畢其愚今夫臺省之
官秩固卑卑而責司則為頗重故必不染而後可以

疏鈔

五月人

十四

摘人之污必不欺而後可以發人之奸必不回而後
可以糾人之邪如得其人則國是有所恃而官邪知
所警非其人豈惟脂媢回互罔裨人國其害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臣以為今之取也毋以資格之崇卑定
分數其選也毋以薦剡之多寡定去留非為格不足
重也偏重之則人懷必得之心而疵瑕者得以格掩
矣非為薦不足憑也盡憑之則官雜市譽之奸而粉
飾者得以薦售矣蓋嘗見有司之巧宦者智足釣奇
猾能應物其始也惡名不遠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

剔奸釐弊寔屬風生間發諮詢疾苦之號以收民心
時移輿華利病之文以當上意期會不失催科居先
諸所鋪張非不的然一良吏也及其威立而名彰基
深而蒂固自以為人莫我何而事可恣恣可縱也遂
一更前轍醜態畢露或倚法而立騙局或枉法以通
私門或設法以剝民脂或需法以漁民藏攫取之術
日新月盛溝壑之欲不盈不止蓋心穿窬而行市井
矣又能時出囊橐之餘巧為彌縫之計以期周終始
固榮名為之上官無論昧者賢之而莫覺即有明察

疏鈔

五月人

十五

朗見亦往往以交口之譽難變百足之扶不僵橫以
憐才之心而叅之顧忌之念置而不問者蓋比比是
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以為異日地耳乃若惛
福之吏厚重無華平易鮮奇廉靜寡交粉飾既其所
短而發跡或非甲第以是貳者較聲華其高下殊絕
奚啻霄淵已哉臣愚以為凡取選諸臣閱歷既久世
故必閑不患才之不優而患守之有未潔不患事之
不辦而患術之有未端萬一不察使惛福終淹而巧
宦者得一竿馬四方之士皆將曰某以實晦某以名

揚鮮不舍實攻名競為則效以希榮進是公家未獲
得人之利而世道人心已默受其頹靡之害矣豈不
惜哉此臣謂格不必盡拘薦不必盡憑而惟覈實之
說為今日之最急也是在論官者加之意耳伏乞
聖明垂覽臣言非謬特勅部院大臣今次取選慎
加體訪大破相沿之套弘闢眾正之門毋嫌異同毋
避怨忌毋拘薦格先守後才左實右名務期得清正
端確之士以進豈惟國有利賴庶幾哉一轉移間而
四方之所趨向矣其不去偽還醇愛民潔已而爭以
循良之實相淬磨者臣未之信也

應命

八月八

一六

為寓內多故敬陳治安要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李汝華江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邇者南北羅災黠虜跳梁天下不為無事矣然天下
之事皆天下之人為之則知人宜急者而一二時事
尚有可言亦何敢不盡哉請畢其愚夫所謂知人者
何蓋為天下得人者陛下事也而為陛下擇人
者閣部責也今之大臣豈不欲得端人杰士以共成
慕隆之治願正人易疎小人易親此其中宜有灼知
者蓋正人自守以禮耻事干謁且其直言讜論每拂
疏鈔用人
時好故多落落難合小人不耻趨承多方結納且其
煦嫗噂沓易投時好故每駸駸易入正人遠則善言
不聞邪人邇則諛言日至得失治忽之機皆決于此
可不慎與孟軻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此君道
也亦大臣之道也今天下議論紛紛人心不定患在
大臣一議論小臣又一議論是以下之情不達於上
上之情不通于下上之所是者下之所非下之所可
者上之所否譬之股肱耳目不相為用其不顛踵幾

希矣臣以為人心自有真公論不容泯今開曹冷局每有大公至正之論非其見獨卓也以其所聞者出于天下人心之公耳夫為政之道舍收拾人心無策矣而公論不聞人心奚得是必虛心博訪加意甄別其善士也則用其言其僉夫也則遠其人人心共是者則是之不必其順于己人心共非者則非之不必其逾于己要在以國家之事為重而己之私意為輕斯用人行政合天下之公而上理不難臻矣此大

疏欽

用人

六

起操江艾穆之轉北寺李禎之陪開府正人嚮用士類彈冠矣若張養蒙者天挺人豪立朝何如風采乃止擬調衡邊司道而備督撫之選者不與焉則豈大用之意若高桂者首發科場奸弊羣臣宜遠避三舍乃使之俛首令長而抑鬱莫之伸焉則豈輿論之公文選極狼狽者非謝廷案乎而去年猶得請告未見顯黜士林久不齒者非郭恩極乎而去年貴州巡按猶得陪推諸如此類難以縷述皆正人之所扼腕者也夫一薰一蕕相去甚遠豈難辯哉位重則甘言董

氏藥言不前故有以紫奪朱鄭亂雅者亦何惑乎正人難合邪人易售哉此知人之說也而時事更有可言者西陲殞將喪師督撫宜解任矣然款貢之初謂宜乘閒暇修戰守也而玩愒日甚卒至大壞極敝不可收拾則二十年之養寇者咎將誰諉謂治虜如治河也往年河決既追論河臣之罪則以前之邊臣俱難辭責願自今以往宜覈功罪明賞罰不可再姑息為也蓋國家勤工無微不錄惟是無功受上賞而有罪無顯罰此邊臣多欺罔耳故曰姑息不可再也

疏欽

用人

一九

守令恣睢殃民撫按宜論劾矣然糾覈必待復命則乘時播惡者將何所忍況前院論劾後院開釋此往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兩院復命凡在三月之前有不職者即隨時糾彈其貪縱之尤者即責成提問待事竣而總計其數亦不失為兩院之精明也蓋陛下愛民極為諄切惟是一日之害未除則一路之哭未息此下民多昏亂耳故曰糾彈宜隨時也國家設六部清司共理天下之政此大綱也然在內之叅駁在六科在外之糾察在巡按天下不敢越厥志者恃有

此耳近反易視之矣夫川有蛟龍則蚩螭不敢下舞朝廷設言官豈取職也哉況今之時勢患在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則科道職掌尤宜申明者乞勅臺省諸臣隨事指摘外凡在內章奏有不當者科臣宜據實叅駁在外地方有不法者按臣宜指實叅奏在科道不得容隱在諸司不得反噬各秉公心以無負朝廷任使之意此科道之職所宜講也人臣分在急君不宜私便身圖此大義也但今之乞休者多成故事朝廷又多為體面留之故有假急公之義遂私便

疏鈔

用人

手

之圖者如患病自陳有言萬無生理者而未幾病痊有言一日難留者而未幾復出此何理也臣謂臣之對君不宜欺上之與下貴相成真心乞休而不許則若其人假意乞休則隨其計兩者無一可者也況今之天下不患乏才患多貪位則出處去就尤宜申明者乞勅部議除輔弼大臣斷自宸衷外其告休諸臣務分別去留據寔以請如身任天下之重者宜留而無關理亂者當聽其去如德係羣僚之望者宜留而不厭人心者當聽其去蓋一去而晚節可終人言可

免亦國家以禮義庶耻愛養臣下之道也此乞休之臣所當議也臣紕劣靡所長惟是心獨亦故不識避忌披其肝膈如此惟以為人各有真心能反觀此心則天下可治不則匪人日比欺詐成風以是求治距治萬里矣伏惟 聖旨垂察臣愚何勝大願

疏鈔

用人

手

臣請官員疏屢留中乞批發以光吏治疏

何選湖廣道御史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聞帝王以知人為哲而尤以從諫為聖故無所不照者日月之明也無所不容者天地之量也今大小臣工才品雖異執非皇上之所深知而洞察者哉然皇上不自用而必以推擇之權委之吏部者至公也吏部能用入而必以陞除之命俟之聖斷者至慎也使部之所擬而與皇上之意相符則明旨當速示以為可矣使部之所擬而與皇上之意疏鈔用人三二

未合則明旨當速示以為不可矣蓋人才可以另擇而官職不可以久虛自古聖帝明王使功使過不以一毫成心遲疑而留滯者正所以廣天地之量而弘日月之明也即如文選司員外郎職司選務誠不可一日而缺官者鄒元標原係員外以驗封而調文選又非陞官皇上可以用之而不疑矣而疏竟留中不下也既而部臣科臣兩疏催請而又留中不下也大小臣工以為皇上明無不照量無不容豈以元標素性忠讜沉抑下僚將擢以清羣卿寺之列而不

欲其久淹於郎署耶如此或留元標大用而令部另擬或俯從部議而暫用理事矣不可者何至疏凡再上時踰一月而未蒙批發耶此臣之所未解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夫庶官曠誰代天工帝若不時厥功罔奏唐虞之世猶然畏之況今日乎伏望早賜明旨則文選員外郎之缺不至於久虛矣又如劉志選為州判四年乃陞湖廣德安府推官孫如法為典史五年

乃陞南京都察院照磨二臣之感恩而悔罪者既深則部臣之量才而使過者亦非驟也乃疏竟留中不下何耶并望明旨俯從部言湖廣德安府之推官與南京都察院之照磨二缺亦不至於久虛矣官各有事一日缺官則其日廢事臣之言非謂鄒元標之宜調而劉志選孫如法之宜陞也但謂選司之員外與推官照磨之缺必不可久虛而廢事故也不然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將使三缺久懸竟無人補是庶官終曠而帝不時舉矣堯舜所不為而謂皇上為之

耶且元標等三臣直聲在朝廷公論在天下 皇上
能斬以今日之官必不能斬其身後之名若 皇上
以日月之明照之而又以天地之量容之則萬世之
下頌知人之哲從諫之聖者悉歸之 皇上而二三
臣者皆蛙之鳴蟬之噪已耳終不出 皇上兼容竝
包中也孰公孰私孰大孰小人能辨之惟 聖明
裁察

疏錄

八月人

三五

建言舊臣部推不用懇乞聖明擴大公順輿論
以昭平明之治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初三日接得吏部一本為缺
官事應天府缺府丞推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孟一
脉光祿寺少卿呂興周奉 聖旨呂興周陞應天府
府丞欽此孟一脉並推而不用矣蓋三脉則嘗建言
者也又於初八日接得吏部一本缺官事江西缺提
學僉事推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蔡時鼎員外馬猶
疏錄 夾用六 三五
龍奉 聖旨是有點的依擬用欽此 恭親欽此則
馬猶龍也蔡時鼎正推而不用矣蓋時鼎則嘗建言
者也夫缺官部推而請旨例也推而正者前陪者後
亦例也既同見推則固材不相違然正者先用而陪
者次及則國家用人之常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則
聖主太公之度也今呂興周馬猶龍賢者也用之固
不為不當然正推見舍而陪推先用果 陛下真見
孟一脉蔡時鼎之不稱此職而置之乎或以二臣者
曾以建言得罪而忘其復用故抑之手今二三不

直言其過未有臣不聞其挂吏議棄公評也若以建言舊事而故置之天下之疑且滋甚矣君猶天地也天地不以憎惡棄一物大君不以憎惡棄一人臣不敢遠舉即陛下數年以來登崇賢俊褒獎批鱗折檻之英如大之海瑞趙用賢沈思孝次之周弘禴曾乾亨等旋退旋復未嘗以前事阻也書之史冊傳之遠近天下後世蓋不以諸臣之進為榮而以陛下大公之德為美奈何一旦獨於二臣而斬之使中外之人聞之將曰建言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後進無階陛下於言官不惟挫之一時而且憎之於後日銷忠直之氣結諫臣之舌所係非渺小也又非止此也王遴以剛正掛冠四海所共知也推用凡幾次矣而必不見用王德新饒伸以建言被罪中外所共惜也題補凡幾次矣而章徑留中王遴置而大僚之持正者怵心王德新饒伸棄而羣臣之效忠者喪氣廷推不用部推不允則銓選之臣亦抑鬱而不敢伸其志矣數旬之內有此數端臣知而不言臣為失職即以此陛下成命不可易然尚冀 聖德之無我也

伏乞 陛下建皇極之正弘大造之仁以後建言剛正諸臣凡有推陞照常點用仍將留中缺本檢查發下則忠直者勸而 聖德益光矣

疏鈔

六月八

二十七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馮琦吏部右侍郎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于前年 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于疎迷下吏羈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于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

疏鈔

八月

二十八

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竝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

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況此徵召之臣竝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罪使人寄官于不內不外之地寄身于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暍和而乍冷已前博選精擇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謙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主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

疏鈔

八月

二十九

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請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無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者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焉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

向早春奏霍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乎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此臣等所為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為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

疏鈔

用人

三

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舒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壘受瓶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褒職缺與不缺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

為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言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于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列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音不在臣干惟望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

疏鈔

用人

三

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于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 聖神留神少加察焉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惟國家做古者爵人於朝之義每推舉大臣則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此天下之大公也 皇上神明天縱周練物情每有簡除舉朝莫不嘆服以為古帝王知人則哲何以加焉乃頃歲以來列卿擅職冢宰無衡科道糾彈徒成故事於是舉者不能無私而上憑之以為公則得舉者不能無倖夫大臣進止關天下安危使積愆蒙垢者皆得奮袂而先庸養亂遺疏欽 用人 三十三

憂者皆得息肩而倖舉於諸臣為此周得矣天下將安賴之 臣乃博採輿論畧摘近事竊謂今日有潰敗已久不宜濫推者如南京戶部尚書之推原任尚書徐元太是也有蒙孽方大不宜輕推者如南京工部尚書之推貴州巡撫郭子章是也有創艾未深不宜允推者如用京禮部侍郎之用原任詹事范醇敬是也夫元太者鴟張狼戾而強有機力之人也當其巡撫四川擅征失律匿敗為功明旨赫然已而躡陟南曹趣馬赴任則以科臣韓學信劾其無品而後謝去

亦有年矣今其人老諄不足任事又鄉里擅恣婚媾惟賄怨聲罪贖至今未消士類非之以茲久竄田間倘萬分之一而以辱安車蒲輪之詔何以風有位示天下乎 臣謂其不宜濫推者此也夫子章之拮据於黔也不謂不勤矣然其人陰側多汚非所謂精白不二心者也征播之役與安會私為血盟逗遛觀望碌碌因人義士羞之已而執拗叮咛不難爭五百里新疆以償會私固曰無開禍耳而會惡愈熾奪五司戕內地如督臣王象乾所患何竟不聞加節制也且夫疏欽 用人 三十三

諸苗癘疥也虛張捷伐則會固稱首功焉不念唐回紇之侮中國耶制猛獸者必付之素所狎馴之人子章而不以前事議罷則姑責之以安民而聊為調服爾苟一旦脫去司空將西南踰盤誰即任之 臣謂其不宜輕推者此也至范醇敬之蹶起則滋異矣 臣聞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醇敬托言休沐夫非御史斥摘之故耶方其陽為請去陰復乞留閣臣以大義趣行固德愛乎何其輒生猜恨為難也詞林諸臣營壘自固推挽相收從來鮮有一蹟竟

廢者而醇敬特沾沾如饒人不能住手又何鄙也根
 抵權門欲護法而至凌躡儕輩寧免圯族之譏若其
 專利無親深機賊物瑣瑣諸狀近在彈章不足復數
 以斯污辱之臣宗伯寅清之命將安勝之臣謂其不
 宜允推者此也夫臣非敢好為是瑣瑣也嘗計 皇
 上之用廷推猶唐虞之咨四岳也四岳之舉不能無
 兇人即堯舜且姑試之然流放竄殛終不少貸則是
 非有定論聖人無成心也要於分別當而天下服焉
 爾矣昔者仁宗皇帝嘗出解縉所奏論朝臣十人者
 疏鈔 用人 三四

以示楊士奇曰縉殆非狂士臣誠愧之何敢妄擬雖
 然臣於是竊有感焉 皇上深宮靜攝獨秉太阿蓋
 未嘗輕進一大臣焉以故南北堂卿幾成虛署加之
 人才沮滯地望鮮宜而朝臣因是為姑息之論若曰
 苟取備員何暇短長而問之未嘗輕退一大臣焉以
 故中外庸回寢成盤據加之臺諫凋殘抗諍罔效而
 朝臣因是為僥倖之說若曰待言者舌敝而吾富貴
 極矣緩急相伺彼此相賒舉者或承人意旨以陰售
 其奸所舉者又借人面目以顯托于是甚之訛言

惑黑白混淆世態悠悠安知底止臣濯廟堂之上將
 孤立而誰托天下也豈不危哉伏祈 皇上奮發乾
 剛毅然霆斷使賢者畢進不肖者立退濟濟昭明勿
 令臣下得以藉為口實而闕暇深淺則誰復敢有妄
 舉如三臣以瀆天聽者仍祈勅下吏部今後廷推會
 同九卿科道務要叅酌力持勿徒畫諾并籍記舉者
 姓名明 祖宗連坐之法以杜私交總威福於一人
 公是非於天下蕩蕩平平豈非億萬年無疆偉烈哉
 上 蕩蕩下悃狗馬孤忠言出怨叢所不敢顧伏惟
 疏鈔 用人 三五

聖明俯賜裁察臣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喫緊大臣關係不小懇乞獨斷速簡以澄化原

疏

沈鳳翔戶科右給事中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嘗謂天下之常治而無亂者豈非諸司百僚兢兢奉法以事一人之謂哉然而小人易進君子難知惟主銓得人則所用者必端人貞士而朝廷始得以收眾正之效故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而統百官均四海所係蓋甚重也今吏部缺尚書非一日矣自李戴去後虛其位者三年有奇三年之兩經計察非借才別曹則代庖副貳堂堂聖世詎

疏鈔

八月八

三六

乏師濟而今虛曠若此未幾而輻輳闕下以待計者又踵至也可復苟且從事如向日哉且今之人情世變亦多故矣回適成風貪鄙競起內外大小之間往往輕朝廷而重身家薄名檢而工窺闕有足流涕長太息者即該部條上封事亦謂敗節之庶僚倖躐無已能禁之部院根抵難除可概見也夫非清忠端亮之臣儼然正宰位而居之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頃奉明旨點用側席銓宰之意亦既久勤夢卜而慎重如此豈吝予哉誠謂天官不可私匪人耳乃近讀催

講廷推一疏如兵部尚書蕭大亨者尙爾斐然首列不知果足以當簡在否彼其穢跡之屢掛彈章姑且勿論獨計經年註籍而以公家之務取辦於私門曲室之間此必非政體所宜者昔僕射李豐曾託疾矣臺制病滿百日者當解任豐懼坐免起而復臥時論以游光譏之讀史至此令人千載遺恨銓曹何地太宰何官而欲俾若等幾倖豈所以肅官常而息羣喙哉吏部鑒別人才纖瑕之不可曲貸也明甚倘亦有蒙吏議者即其人果豪傑負俗遠難輕棄乎然必論

疏鈔

八月八

三三

定而後官何也公論宜伸而倖竇宜杜也太亨彈射肆及乃一旦違眾議而獨舉是方嚴為防以程當世而先自宰臣潰之人將奚觀恐天下之貪穢紛飾欺世盜名者從此競起矣夫以天下之廣庶官之眾其情偽險於山川而直鷹滑於昆璞此錐彈精畢慮論者擬居其任欲無爽衡鑑得乎大亨之於諸弁也多從格外舉用曰吾得便宜而已使如此吏部為人

滋易與之積玩而上增國垢下招私黷與微獨此也
朝廷大慶無如慈宮徽稱皇孫誕育及至嵩祝萬年
則千官率舞百粵梯航而大享獨偃仰不出幾無臣
禮豈其敢於倨侮若此近見危詞懇籲似亦別無希
覬蓋明示決去以大義尊朝廷耳設於司馬則辭之
於太宰則就之於典禮則棄之於崇臚則居之其必
不能也不亦重猜疑廢閣之漸乎吏部數歲掣一宰
不可得而卒歸於無用臣謂此推也于大享亦不便
于吏部亦罔濟也臣又伏觀聖明天縱魁柄獨持其

疏鈔

六月八

三六

自計社稷必不濫及私昵者惟是吏部關天下之清
濁廷推決天下之是非而廷推不當臣等類得以直
言糾正毋計其用不用也且言之於未用則可否易
叨而彼之從違易決言之於既用則言者多解衣危
激之詞而大臣之庶隅益壞倘或耻於見攻各於勇
退非所以愛大享而存國體也夫天下謂晏然無事
也而猶垂裳坐理者惟賴清議凜凜獨行於世故賢
者得以自完而不肖者有所禁圍而不敢逞倘皂囊
白簡滿公車而唾手取天官如寄誰復知有忌憚而

天下尚何可為耶以此知所推者未必盡當聖心而
實又不可以一人濫舉之故輒稽盛典惟願 皇上
垂神省覽毅然乾斷或仍前推或勅再舉特簡民譽
攸歸者速賜點用以清天下庶政之本至於都御史
察舉非法糾彈百僚職業嚴重與吏部實相表裏故
漢以陳成爲大中丞則公卿而下率皆畏憚以其身
正而法行耳臺綱不立而望百度之理是表未樹而
責端影必無幸也矧計典伊邇事權又百倍恒時者
乎然臣於此有大懼焉憶昔京察人懷異心事多變

疏鈔

六月八

三九

局非賴主上神聖之力輔臣朱虞無不奉詔之請則
斥陔不與竟階之厲今清明在宥更始張絃而冢宰
大中丞倘不及意妙選則一叅匪類呼引安窮具瞻
不肅風靡日甚將人心之畏途愈除而仕路之狂瀾
難迴好官之笑罵自由而國家之肥瘠異視夫孰與
佐一人澄清之志以贊其成而令頽綱敝習挽之泰
運哉伏惟 聖明裁察

邊報孔嚴用人最急伏乞聖明蚤圖振刷以維國勢以固國本疏

周家棟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

臣觀數年來幕府之功無歲不上爵賞之命無歲不下走倭創虜仆吟蕩播言之足以諛聞而垂之足以侈後然國家實空虛無備閭閻實凋殘不支此在深心苦口之臣腐唇啟舌或意其有不測之變也而孰謂其果有今日之虜乎夫虜之爲寇也往猶在洮河寧綏之地稱遠鎮耳孰有窺我薊遼逼我堂與者乎

疏鈔

用人

四一

往猶在秋高肥馬之時一鳴鏑耳孰有嚴冬裂指貫弩南驅者乎往猶千百爲羣一飽去耳孰有陳兵數萬列騎谷董而虛張聲勢如此烜赫者乎今虜且緩中薊而急中遼矣然薊去京城二百里其先聲薊也則其窺京城之虛弱也遼去京城七百里其移犯遼也則其窺遼左之剝殘也夫以數萬之衆翱翔境上彼其與我畫山而守乎彼直一掠白家屯李家堡而遂厭乎即使厭矣且去矣能保來秋之不復犯乎夫有備無患我兵之不聽鉦鼓久矣司農之誦乏亦已

甚矣以百萬雲屯徒垂涎仰飽于內帑而未可必得然非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可矣乃將臣之堪以寄命者又止一尤繼先耳既馳而西忽驚而東東虜固未欺也飄忽颺起罷于奔命則所以破拘攣之議寬文法之網使貪使詐者獨不可預而求之乎然臣之所謂用人者非止此也嘉靖初有閣臣行邊者則輔臣楊一青是也而今一元輔耳即使無事猶當謀斷相資勞逸相節以佐筋力智識之所不逮而今爰立之疏竟不報矣則所以爲行邊閣臣者誰也隆慶間

疏鈔

用人

四一

先臣高拱題准兵部添設侍郎二員有倣卽輪遣出鎮其議可覆視也而今一元樞耳彼銓衡典禮之地紀綱刑政之司誰可以缺卿豈以帷幄重任軍國大計亦復寥寥如此有正卿則歲缺其貳有卿貳則歲缺其正甚則闔署皆缺焉則所以爲樞貳出鎮者誰也嗚呼之亂也御史監軍者梅國楨是也而今十數年間再一行取振鷺如故繡豸幾何監臨不得備員朝祭不能成禮或以一地而數年缺差或以一差而兼攝數事喉舌既塞耳目益蒙則所以備監軍分遣

者又誰也夫國家用人將緩急是賴急而求之亦已晚矣而又流緩不復用乎乃 皇上亦自有急者貂珥之徒虎冠之使無之非是故或有請歸而不得或中撤而復留夫以轉石則如彼以拔山則如此豈不惑哉然臣獨有駭乎高准之無君也請誦言之臣聞皇上之遣准也以稅遠也非鎮遠也而高准自命曰鎮遠 皇上之遣准也以權關也非協關也而高准自命曰協關且一則曰行文將領一則曰牌行收歛若自侈其保全預防之功者夫軍務也非稅務也此疏鈔 月八 四十三

何與淮事而行文牌妄欲分主帥之權而掣撫按之肘乎臣聞淮之剝遠也自諸武臣以及閭左蕩然一空今日之事淮實啓戎即正法兩觀未足以謝遠人而何無忌憚至此哉夫自古未有內監與兵而不階變宗社者淮何知兵徒欲覆其滔天之惡耳然唐之魚朝恩宋之童貫皆有所受非若准之自為政也則其無君之罪容可貸乎夫外寇與內寇皆足以敗國而內寇尤甚虜之寇我猶在疆場而淮之寇我則在心腹適令不圖後莫知所底止矣則收回高准以罷

沿邊中虜之稅此尤今日聯屬人心之要務也由前言之一用人而缺者以備則國勢自張由後言之撤稅而渙者以萃則國本自固所謂謀之堂上而救臣目前者或不出此伏乞 聖明察臣愚直怒臣狂臣替採擇行之不獨邊事有賴而國脉漸可培矣

六

疏鈔 用人 四十三

懇乞聖明早決大去就以勵庶職以維士風

疏

陳宗契

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

聞漢之入主常以安車蒲輪迎申公之來又常以黃金百斤贈疏傅之去至今煌煌史冊莫不賢兩主而榮三臣可見機會之無常恩寵不專富貴苟身名之俱泰去來總是榮華如此則兵部尚書蕭大亨可以自決矣夫亨自晉位本兵以來羣臣所為劾其去者章凡十數上矣大亨所自為去者章亦凡十數上矣大亨而誠不可去也諸臣何為交章而彈諸臣彈

疏鈔

用人

甲子

之而是也大亨何以至今不去然不怪大亨之不去獨怪其自言去而自不去不自去而反怨人之去已者如是則謂大亨之原無去意可也他不具論但據大亨先于十月時有疏云臣謹遵詔旨于初六日力疾見朝惟是臣之衰病久已入膏肓俟武闈之畢邊儆稍息懇乞皇上准臣回籍夫至今武闈畢矣邊儆息矣由十月而迄今又越三月矣朝臣有識者皆斗酒豚肩議供帳于國門以聽司馬之駕矣乃徐察其眉宇未嘗一念及于去豈回籍之語出于口

而自忘之耶豈始時一出姑假以寬有口者之誅見

言者不言遂乃安位行志耶豈謂皇上之可欺而天下之為龔瞽耶豈一官之如飴多一日有一日之羶悅遂膠結而不忍解耶如此舉動如此沾帶而猶謂吾淡世味吾久倦飛吾不睥睨冢宰即其辨給有口天下其誰信之如是而猶謂言者之索瘢言者之挾怨言者之文致即其反唇善譏天下其誰是之蓋言我者不別指我但欲我乞身求去是正以清風拂我也有生芻空谷之心方拜首承風之不暇乃不尤

疏鈔

用人

甲子

已而尤人何哉豈其半世圖維惜成功于一擲滿腔心事忽點破于片言故為懊憾之詞以發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耶而不知大亨之既已久墮矣銓部必不屑推矣皇上必不肯點矣即萬一推矣點矣大亨必不可一朝居矣冢宰不可居何必久戀司馬司馬不可戀何必蚤決懸車蓋百年是有盡之身盛位非盤據之物不以此時明去就之義而猶以多口騰漣之身隱忍以待蝸涎之竭未見大亨之能得也蓋儒者所爭唯道義道義之為物也甚虛而干繫人國

也甚重今之士風唯交結趨諂之為務茫然不知道義庶耻為何物而大臣者復不以此自慰防之則如波斯流壞將何極賈子曰設禮義庶耻以待其臣而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大亨前後論列凡十餘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為怪而唯快為匡我者之自誅則所為物身報上者可知矣歐陽子曰禮義行于君子上以此施而下不以此報 皇上其別有磨鈍之術以代為裁決而後可乎臣也都門供帳中之一人即不敢再迂申公之來亦且願張大其事

疏欽

八月人

吳

以此諛疏傳之去是亦救俗維風助化揚徽之一事也臣譎率不識忌諱伏惟 皇上裁察焉

天生久曠天變相仍急補大小臣僚以答天意
疏 臣邦耀兵科右給事中 本月二十一日地方失火燄滿長安一帶朝房燒燬始盡夫朝房係臣子退食之地亦聽鑰之區商度則濟濟相詢接見則雍雍並進而朝煨燼豈屬偶然細察天心蓋有其故貞元十三年尚書省火而唐祚因之不振靖康元年尚書省及禮祠正刑吏部公署火而宋室因之式微然而感忿之因則亦昭然不爽德宗猜嫌深刻無人不疑卒使正直之氣蘊而不昌而其災也天若示之以不用而自用徽宗用諸庸讒無一人不信卒使奸回之萌熾而難滅而其火也天若示之以不用正而用邪自皇上天縱英明可超三邁五三季庸主夫何是言然邇年以來獨馭區宇之意勝信任羣臣之忿微撓其職而竝棄其員疑其人而竝吝其事燮理不聞枚余喉舌半屬代庖禁錮者賜環無期考選者河清難俟甚至館選四年不散直指數載無入用者不必疑賢者不必用公論以為宜去者而不使之去憤盈之氣蘊崇而為內焚公論以為

疏欽

八月人

臣

宜居者而不使之居躁鬱之蒸炎燄而為外煽朝臣
不具焉用朝房受命祝融副之烈燄是 皇上曠天
工而不知敬戒明棄之於昭昭天將代 皇上而聚
為灰殲陰應之於默默故 臣以為宮殿之火也天不
過震 皇上端拱之地災極重而其所警覺者猶輕
朝房之火也天實撤 皇上環衛之形災雖輕而其
所關係者實重複啓 皇上因儆戒之意體仁愛之
心速簡閣臣廣開言路在朝者就其位各付其職在
野者訪其行各復其官則庶官無曠 皇上不難為
有虞之敷施而天工之特亮天亦不難為商家之純
佑矣如是天變不弭 臣不信也 臣不勝懇切待 命
之至

頁八

八月八

四八

官缺政弛回祿示儆仰乞聖斷以與聖治疏

曹于汴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亘古君王
匪藉臣鄰庶寮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乏人
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扼舌枯請
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示異朝房半燬
夫朝房者朝臣棲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
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聖衷 皇上安得漫然
已乎 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舛違仰負 聖明故向

疏鈔

八月八

四八

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
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躕而滋廢弛也 臣請
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爰立持軸秉衡非不委重然
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目今
故 遲延似懲乎此顧雖噎之懲食食詎可廢則亦
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竝取而又勿抹虛
望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末路曠節熟軟執拗者不
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
治也二則大僚每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屢科彈章

及至催請猶然則名薰猶未分黑白採雜祗長奸萌
 大非政體近奉 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
 方許疏名大哉 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即令該部一
 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候欽
 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管聖諭有去其或舉非其
 人科道官即行糾正毋得點後纔說擡推之後既干
 清議而該部尙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言之
 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後之
 實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人之
 疏此身推補幾缺駢見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
 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總由任用不
 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則蓋卿貳久缺乃無以備正
 卿之推督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
 事資俸每不相應況林下者英一擯未棄以有用之
 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鑒既往樹人之不蚤而廣
 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
 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
 公者必謂謹言不可也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

厥其被論之人侈口闢辨既若聚訟又或因言而去
 則嫉言官爲逐已而橫議滋生矣夫被論飾辯明禁
 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友躬引咎避疑恬
 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言事偶誤無損生平雖求去
 而衆共原之者有難施頭面別具肺腸聊求去而實
 不欲去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羶膩求去之疏或致
 數十不過傳之抵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至事理窮
 迫勢難駐足則于異已者拉扯而去恐發其平日干
 同已者夤緣使入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
 疏此身推補幾缺駢見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
 豈顧禍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
 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 皇上之神明燭
 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十相也簡
 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滿公車而
 復喋喋惟以國事叢挫士風萎靡民生困苦邊政
 頽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
 復彰彰可睹臣備員言責不敢隱默謹披瀝上請復
 懇 聖明鑒察施行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郝維喬 酌議久任事宜以一法守疏

辛白修 薦剡太輕乞精鑒別以興吏治疏

劉道亨 陳吏治五議以裨銓政疏

蔣春芳 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

李戴 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裨吏治疏

目錄

卷二十四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酌議久任事宜以一法守疏

郝維喬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七月

先該本科左給事中張楚城題為重久任專責成以安民生以裨吏治事續該吏部題覆荷蒙皇上允行又經諸臣條議未盡事宜美意良法亦云備矣而臣以區區臆見則以為條理節目之詳尤有當講而未之盡者故敢不厭煩瀆謹陳一得之愚伏惟聖明

疏鈔

飭吏

擇焉蓋聞法立而至當則通之久近而可行慎始之不精終於廢格而難久矧進用人才治道關係最重顧可不詳且慎哉臣嘗讀該部議覆久任疏內大率言內外官員陞轉俱以兩考為期原古參今酌中定制其法非不善矣臣謂揆之事體人情似尚有當議者且國家用人圖治豈不欲人人皆賢而通行以久任之法也但人才不同而行法貴善考諸前代以及我國初當時久任諸臣事業赫奕載在方冊者固卓不可及而邇求其大乃不多得可見久任之法可以

擇而行不可以槩而施也蓋人品固有賢不肖之不
相等而才力風氣又有宜彼不宜此者若不擇其可
久任者久任之而使不堪久任者亦參乎其間寧不
啓下民之咨而妨賢俊之路耶臣以為如方面中可
堪京堂有司中可堪行取與地方果然相宜不可一
朝去者或有所施為而未獲底績者則久任之以待
他日不次之擢宜也其可以久可以不久者仍計資
序遷似與久任之法無妨也夫擇人以行法而不執
法以取人此非久任之良法乎然此論事體則然耳

此論

傷三

二

至於久任之中繁簡勞逸又有不可一律齊者故以
在外言之雖同一外官也有處衝繁之會而朝夕從
事寢食不遑者有膺邊方之寄而責任艱大利害難
測者視諸僻靜之優閑腹裏之從容其難易相去不
啻天淵矣至於遷謫之臣不過聊以示懲創之意耳
其視筮仕之臣似亦不可以一槩論也即在外之臣
不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區別於其間乎以在內
言之雖同一京職也有冒生死矢獻替而以致君堯
舜為期者有違父母遠妻子終年奔走王事者較

之畧涉簿書之勞終日逐隊出入者其利害相懸不
啻霄壤矣至於雖同一衙門同一資俸有以一人而
兼數人之事一時而任數歲之勞似亦不可以一例
論也即在外之員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斟酌
於其間乎夫不論責任之輕重事體之繁簡而惟志
切於立功事專於報主者乃臣子致身之忠也固初
無覬覦之心然必較其責任之大小供職之勞逸而
後品秩有高下遷轉有遲速者則朝廷立法之詳也
實以寓激勸之典耳方今 聖明御極勵精求治正

此論

傷三

二

策勵羣工共圖太平之日也乃舉此久曠之良法而
不預為曲盡其制雖司銓衡者仰承德意固惟持以
至公之心但議法未備恐至事體滯碍勢必通融萬
一形迹之間少與原議相左者人將指而議之臣懼
其為法之病矣此久任節目之詳不可不早為詳定
以一臣工之法守以臻熙皞之盛治也伏惟勅下該
部將內外久任事宜逐一再加詳議立為條格務於
久任之中而尤存乎區別之道於畫一之法而不失
乎變通之術則不違祖制下不拂乎人情近

可行之一時遠可垂之悠久庶於 聖明繼述新政
為有裨矣

疏鈔

飭吏

四

薦劾太輕人心不勸乞勅精鑒別以興吏治疏

辛自修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惟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臧否而守令之臧否係
撫按之激揚故舉當其實則旌一廉吏而羣察之向
善者競勸劫當其罪則懲一貪墨而庶職之不肖者
警服賢否之甄別既明治行之勸勉自信所以上宣
主德下恤民隱俾湛恩歲澤朝發夕至者可不令而
行矣非待兼收並採連篇累牘以多薦為功能而後
可也臣當考之往牒弘正間擬按薦舉一省纔四五

疏鈔

飭吏

五

人在我 世宗皇帝亦未及十人及 臣自修通籍以
後嘗備員浙江江西兩省縣官于時尚未過二十人
我 皇上臨御以來如浙江江川湖河南山東諸大省
漸加至二十人以上其稍次省分尚在二十人之內
乃今則逐次增添取數於多如浙江以賢能進薦者
至四十七人山西以賢能薦者至三十人蓋將舉全
省而半之視 臣為縣官時且增幾倍矣其餘省分可
以類見夫郡縣之建置非有增於舊也科貢之名額
非超溢於前也曷昔之薦舉其慎其難不可多得而

今之薦舉如取如攜猶稱不盡何耶祇緣近年以來巧宦之風日盛悃悞之政日衰阿奉上官脂韋時好者往往立取賢聲而守已愛民儉朴無文者雖積勞累歲苦不見知卽間有一二之知者皆泯泯默默不敢顯言於當道是以敦本實之意廟堂臺諫條議非不詳也撫按監司申令非不熟也及至薦舉陞遷多不照應飾虛名者數蒙異等之褒修實政者鮮有超拔之望雖未必人人皆然而墮落故套者蓋亦十之五六矣夫人情之趨利猶水之就下今剝民奉上厚

取金

角五

六

費取名者其利如彼實心節愛不求人知者其害如此則人亦何憚而不趨利以避害也以故里甲之供億若有成規矣一遇親臨上司及權貴過客則務爲整齊洗腆以結其歡心致使祗候小民忍痛割肉傾家破產亦所不恤也倉庫之積貯若有明禁矣一遇牌票取用或備辦禮物則務爲摻括那借以完其前件甚至公帑空虛雖易糶倉穀借貸富室亦所不顧也他如吏承舍快有事地方必優禮厚贈以借其游揚雖明知在外需騙亦不肯一語禁詰如佐二首領

賊私賤露則曲爲掩護以防其反噬雖明知蚕食小民亦不敢一言規正諸如此類賢者皆然是以上官善之過客德之察察稱頌同聲左右譽言日至雖欲不薦不可得已彼實心愛民之吏上奉朝廷法度下惜生民命脉一切供餽雖不敢缺亦不敢過於逢迎糜費以博上下之歡顏則斷斷乎不肯爲矣如是而求膺一薦與務名者比肩豈容易得哉夫世道日降吏治寢薄務名者常多務實者常少欲其實惠及民已自難得乃撫按諸臣又徃於時調不務精覈使名勝者常伸而實勝者常屈又安有誠心體國忘已愛民置毀譽升沉於不計者以託元元之命哉是薦劾太輕皆取名之吏弊而責實之意疎也臣愚以爲方今天下大計欲百姓之豐衣足食以副我皇上保民至意惟在責守令修實政欲守令之愛養生息以措斯民於衽席惟在責撫按精鑒別如薦一知府必其能約已率屬布德宣惠慮各屬有豐歉則留心體訪而預爲之備察各屬有利病則從宜劑量而曲爲之防使一郡之民有所恃以爲命者乃爲稱職而炫

取金

角五

十一

亦養望取給簿書者不輕與也如薦志推官必其用心平恕持法明允委查訪則使窮民之幽隱悉達委考核則使官吏之貪黷立見乃爲稱職而專務苛刻自逞風裁以喜怒爲愛憎者不輕與也如薦一知縣必其節用愛民除姦恤患興革有實用政令合人心使庶務修舉四境晏然者乃爲稱職而粉飾以媒當路之知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亦不輕與也至於登薦考語卽以實心爲民諸事直書肆句勿爲侈詞藻語徒逞才華及連絡冗長致人厭薄其薦舉之數雖不能如嘉靖以前仍當遵照我 皇上初年體例稍爲禁限庶幾上無濫舉則下無虛應官有實政則民有實福海宇昇平之效可以漸致矣至於藩臬方面官員人數雖不甚多但上有京卿督撫之望下有觀察表率之責關係愈重則羣望難酬亦宜精選才誠兩合治效著聞者薦舉數人以備大用其餘止當登註考語取次叙遷乃爲得體固不必盡數揄揚而後爲忠厚長者之道也夫薦舉日多說者以爲久任法行賢良日盛之故若不以舊例拘也且不敢取

舉劾異同及黜陟矛盾之人瑣瑣爲 皇上讀奏卽如今年六月內行取推官知縣有薦至十五次者尚不得與選其七八次以下至二三次者往往不錄亦何取於薦舉爲哉此非以名取人之顯弊而薦劾太輕之明驗乎夫見收者旣不足以酬其望晚節必至於隳窳見遺者又不足以服其心治行何由而淬勵是薦劾一輕而諸弊因之所繫非小小也然此事節經言官建白明旨申嚴蓋已再三再四然迄未有確然遵奉者 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吏治民生惟此爲第一義用是不避剽襲再行專請伏乞 聖明省覽天語叮嚀以後撫按舉劾惟求精當不務多人惟取實績不徇虛譽仍要遵照萬曆五年以前之數大省二十人以上中省十五人以上小省十人以上倘遇一時乏賢亦不必一一取盈其餘奉職無過官員止於考語內優註不許另立揭薦名色以市私恩若舉劾到日再有違例濫薦及虛名無實與公論不協者 臣等卽行叅奏請旨處分庶於設官爲民之意大有裨矣其論劾事宜向來條議已詳近奉 欽依凡撫按

查訪有司賊濫須先究問明實然後論劾法例益為精覈臣等不敢再贅恭候命下容臣等通行各省直督撫巡按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正金

有

陳吏治五議以裨銓政疏

劉道亨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竊觀今天下孰有急於用人者乃近日紀綱廢弛吏治踈玩法有所必立法久滋弊情有所必體徇情生奸更張振勵誠不容已謹據已見諮輿論列為五議或畫一久而奉行貴公或因循深而釐正宜亟雖涓滴用資乎巨潤而芻蕘仰答於聖明惟陛下採擇焉緣係職掌敬陳吏治五議懇乞聖明採納以裨銓政圖化理事理未敢擅便開款謹題計開一慎推疏鈔 惟吏部之所據以用人者不過曰資曰俸曰望三者合則擬正推其頡頏挨次者方擬陪推或資俸相應物望未協者另擬處分不在推列總之人臣義無專擅而以爵賞之權聽之 皇上法至善也自陛下多點陪推故近日推陞間以資俸望之合者作正而以相距之遠者作陪或意陛下所必不點者作正而以其私人作陪有議其後者則曰吾原未敢首推不意 皇上偶越次用之耳夫以爵善旌德之典為乃宦速化之資此其當議者一也一罷學籤臣

惟掣籤非古也我祖宗朝吏治蒸蒸得人爲盛未聞有掣籤之說者所爲公道明而實效著耳今法用掣籤蓋懼請託難辭假此謝絕風斯下矣法久弊生長短其籤紅黑其號每一美缺皆可預擬此僅足以塗愚人之耳目耳有司受民社之寄當使才地相宜小吏無迴避之嫌不妨就近銓補自掣籤行多有衝繁不任旋即擬調萬里跋涉棄官如履者矣夫人臣亦各以公心任職耳公卽不掣籤亦公也私則掣籤亦私也天官負賞鑒甄別百僚乃付之櫝中枯莖貽此金青史笑此其當議者二也一嚴京官考滿臣惟京官庶僚與外吏不同外吏有巡撫巡按有藩臬有道府賢否易明京官爲衙門體面所庇這無考核及六年大察則貪墨吏久以滿載而去毋論漏網卽盡法禡奪不已晚乎前光祿寺卿田疇議將屬官註考送部酌量陞黜其法甚善六卿體面鄭重固未可通行乃三載考績黜幽之典獨不可舉耶御史差竣回道且考其能否各部屬差滿獨不可做而行之安能一槩稱賢也且有今年稱賢而明年大察爲公論斥去者

矛盾若此誰執其咎臣南都赴京途中不許美俸方面考滿撫按率署稱職揆之政體均屬未妥此其當議者三也一禁被論抗辯臣惟言官職在彈劾用以做官邪而做有位與民間兩造不同在者大臣被論抗辯仰履嚴旨戒諭不啻屢矣况小臣乎乃近來士風不古詆誹成習叅小臣而小臣辯叅一人而衆人辯甚且以撫按連章叅一方面而猶曉曉不已如張世則其人者且有欲咨問言官者朝端之間有如訟府其於輕國體壞士風可爲太息夫是非臧否自有

疏鈔 公評廉貪忠佞難逃清議故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惡習染也如果言官叅一不肖諸賢者宜益修飾卽不賢者宜痛自拔擢胡乃逞爲強辯互相黨與掩此金魑魅之機跡援賢哲之芳規同病相憐了無汗澁冥冥之中其可欺乎陵夷薄惡漸不可長此其當議者四也一酌外官考語臣惟外官之考撫按歲終有報復命造冊有報已自足憑而近來復命不常歲終太緩惟以進表考語爲據夫撫按取之司道司道取之郡縣加之多方延訪互爲質對其五花冊明書道府

司各考在前撫按方註其後將市恩而言某賢前註不肖者奈何將報怨而言某不肖前註賢者奈何故撫按之考可信也若進表考語已隔遠一道聞見無素臨時倉皇取之二司二司中平日留心地方者尚一二可憑若不留心者草草了事耳况愛憎之間賢否易溷聞進表官往有到京改擬考語者此何可憑也至於順帶二司各道考語尤為無據釘印一封本官不與見撫按不與聞其中報復殆不可測至有劣轉王府而撫按不得其故者皆順帶考語所為也會

疏鈔

飭吏

十四

是而輕憑乎此其當議者五也前件竊照今之談吏治者莫不喜姑息而厭綜核矣顧綜核烏可厭也吏治之盛衰民生之休戚關焉昔漢宣帝綜核名實苟且欺謾者有罰故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太平卒以立致矧今四方多故之秋其所需於吏治甚殷苟任其疎玩而不一振刷之其貽害於民生豈細臣所陳五議大都皆綜核之遺意而吏治民生之急務也如蒙採納勅下吏部覆議施行則銓政新而官常肅其於治道不無小補矣

軒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

蔣春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臣聞之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因材授任期待人也我國家廣登庸之路弘薪樞之選科貢監吏而外又有任子一途係三品以上大臣恩廕所及即古者賞延於世之典也顧一品之廕惟尚寶司司丞與中書舍人二品而下則有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經歷知事與夫照磨檢校等官選時查廕品級而授應陞論俸久近而推載之令甲遵行已久未有置之

疏鈔

飭吏

十五

外任即外亦未有為監運官者臣巡歷事竣叨轉候代近又以審決屆期復至揚州同部臣行事該運司府縣各官咸來謁見臣偶見同儕之中互相推讓行動站立之間若有前之不安後之不甘進退惟谷踟躕無措之狀者臣心疑之而詢其故乃知有運副趙鳳威之在列而鳳威則元輔趙志臯之子也查其歷俸蓋自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乞今年七月餘矣臣復命在即方欲精舉刺以風吏治通行道府查各屬之賢不肖者而該道開報鳳威考語

則曰才謂練達器度謙冲秉塞淵之心以佐釐政百
竈銜恩持廉靖之節以徵課鹽衆商訟德該司開報
則曰德宇端凝温厚靈臺閣大高明才續密而理釐
似精金百煉志耿介而視躬如秋月一輪該府開報
則曰德宇端凝純正英資渾厚圓融運精密以理司
釐竈庶樂業持耿介以徵鹽課商衆銜恩據各考語
或贊其德器或述其才猷又俱開其薦薦也則鳳威
之爲官可謂上不負朝廷世及之恩下不孤輔臣屬
望之意固翩翩乎盛世之佳公子也臣爲地方計
疏鈔 傷夷 一六

匪眇小也臣等且以三尺而繩其後矣此其不便於
本官者一也鳳威夙承家訓同爲王臣又其性謙謹
萬無驕已凌人之意而同輩視之若以其父方秉均
在朝子則相爲一氣稍有無心失錯將有禍在目前
而不可收藥者而下氣怡色如同芒刺聞有猥鄙之
夫至相見不敢出一聲者臣前如此在外可知此其
漸卽不至有負緣假托之慮而已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如同寅協恭之謂何此其不便於僚友者二
也國家所用以勵世磨鈍者獨有此舉刺兩端鳳威
疏鈔 傷夷 十七

而又爲本官慮似於事體有種種不便者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運司衙門雖日專管鹽課一事而兩淮
課額獨多每鹽發行該管官親至其所稱掣包數盤
詰夾帶其事既瑣屑而不堪雅觀其間豪商大賈與
夫蠹書積猾機械習熟通同爲姦其弊又萬狀而莫
可究詰蓋臣爲推官時業已知之審矣今鳳威旣爲
運副之官其有職掌之當行如所謂查引掣鹽之類
亦能如運判等官逐一身親其事乎亦能一一查無
弊竇乎稍不沐當而所關於國課與所係於職守者

而賢自見也不肖自棄也故其自爲之地卽撫按之
復命亦不過叅酌道府所報者而以公心行公典初
非有意於其間也顧人心之趨於下也如江河之逝
而不復返也而每有好事之徒故爲刻薄之論揣摩
觀望持人長短舉之或有媚竈之疑刺之或生忌器
之謗不舉不刺則或以爲和光同塵又恐失是非之
實而無所勸懲卽司道亦難乎開報矣此其不便於
上司者三也夫兩淮當南北之衝鹽課甲於天下在
任途早之爲冷局而世俗視之爲利藪是以科目有

志之士陞轉得此視為浼已而求去惟恐不速政恐
 瓜李之嫌不白耳鳳威之受命而來也或銓部以其
 才堪會計而使之明習吏事以效器使之用不可知
 或輔臣不欲諸子皆居內地而顧抑之在外以示恬
 退之意亦不可知然卒以是而啓壟斷之疑致三窟
 之議幾無以自解於天下其為盛德之累不少矣此
 其為元輔不便者四也夫胄子之任自有坦途循序
 漸進未嘗不可致身通顯而何必為破格之舉以致
 種種不便如此乎臣嘗謂故相張居正諸子冒濫科

疏鈔

傷吏

十八

第卒致公論切齒削籍除名夫彼數子者豈必盡皆
 白丁無能自置青雲者哉第不當取科第於故相當
 國之日耳假令此時而有能脫類言見其誰得而議
 之又如癸未一科大學士張三維率其行之子同時
 登第該御史魏允貞上疏欲令弗即廷試以避嫌疑
 士論稱之謂貞通達國體能愛人以德夫彼科目者
 尚無辭於明議若此可見宰相之子所處之地甚難
 也故臣不嫌瑣屑而亟陳之 陛下之前非謂元輔
 之子不宜外補而以爲不宜於兩淮運副之任亦非

謂鳳威之臣不能爲運副之官而謂其不當爲於元
 輔柄國之日也伏望聖明詳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下吏部作速查議如其資俸相當量改兩京相應
 之職或於事例不合另行計妥擬議上請庶事體與
 人情兩便而有裨於民生吏治匪淺鮮矣

疏鈔

傷吏

十九

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裨吏治疏

李戴吏部尚書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題近見郎報該河南巡撫曾如春題稱該省右布政使麻溶中途病故等因臣一見之不勝驚愕悲痛夫麻溶先為臣屬山西冀南道叅政自萬曆二十三年到任至二十七年陞任臣與晉中共事歲月頗長極知溶之為人其才品政事迥邁常人至操持清苦實諸

疏鈔

傷吏

二十

人所難能也且守南一道駐劄汾州府素稱殷沃之所本官蒞任之後清惟飲水澹不愛錢其人捧送家口回家止臺兩扛其救荒用該道紙贖至於千金其所用布疋買之別地與民鬻官價其屬官賀年賀節一毫不收視之問官諱至不發票取贖不待實收者動支官銀而扣除原數每百七兩者屬官買市貨回而餽送段紗滿抱不能容者不啻霄壤矣臣即臣單身在宦計其書籍衣服亦不止二扛心甚媿之有此清官將來受以大任必當止報朝廷下風羣吏夫何天

不假年一旦竟卒容即必須破格表揚以為清官之倡以為貪吏之激倘謂無例可援則近日山西右布政使吳道行老病告歸永無報國之日尚加京銜以示殊眷今麻溶身雖已沒行猶在人耳目可以廉頑可以激濁是其國恩未報者限於年而其破格風勵者在臣等不容無言伏乞陛下近准吏部咨備行到臣薦舉循吏清吏才吏以溶之加意窮民恪修常職俸金之外一無所取如前所見聞則循吏廉吏曠能過之似未可以其歿而令泯泯也等因備藁到臣

疏鈔

傷吏

二十一

臣查得臣入境時適遇本官陞任雖未與共事而臨行行李蕭然亦臣之所目睹者曷因覈勘方山堡工程已經疏薦今准前因委宜旌表該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議照前事相應題請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已故河南右布政使麻溶破格優異旌表以慰清魂而勸庶職庶旌及既往勸及方來而於吏治所裨不小矣等因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題同前事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左布

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一節為照

麻溶敷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懸魚之節

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扛紙贖盡充公費此可謂

真廉吏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因去任而

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此其所為

亦甚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厚累世而廉者或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真見定守之

疏錄

卷二

二二

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樞識者

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 聖明之代此而不表異則

清白吏何勸哉山西巡撫交章甚是伏候命下將麻

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家當計吏之時正

宜表清節以風示天下死者具見褒勿憂生者不顯

庸也 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奉

聖旨麻溶准贈太僕寺卿

內曆疏鈔卷二十五

財計類

光懋 經制內府財用以光昭儉德疏

蕭彥 司農告匱年甚一年疏

萬自約 直言經國大計太平疏

馮應鳳 敬陳理財末議以備採擇疏

戶部 財匱民窮謹陳末議疏

王德完 稽財用匱竭酌營造緩急疏

曹于汴 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疏

銀

卷二五

一

汪若霖 直陳天下危形以安社稷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財計類

經制內府財用以光昭儉德疏

光懋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四年三月

臣等仰惟崇儉人主之盛節而內府財用之所會蓋雖冰鹽細務無一而非待上之需則亦無一而非均輸於下民者也供之以其正用之以其宜常視所入以為出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定為中式以為用財之法度然後經制一定遵守有常財不至

疏鈔

財計

一

於濫費人不得以獵取非徒以惜財裕用正以培養人主恭儉之德裁成王道之用所關非細事也臣等於本月初十日接得戶部一本為缺少香品速行採辦以供上用事覆內府供用庫署庫事司禮監太監鄭真等題前事奉 聖旨這香品該庫既稱用久缺乏還着查酌嘉靖初年例量增派辦應用欽此夫香品係上用之物豈容久乏供應惟該部職掌自合速辦臣等待罪該科有不容已於言者良以香品分數多寡原無年例可循而會計坐派間因不足而取之

尤當限定額數以為後來張本使前有所原者不至

過浮後有所承者不致取贏焉斯亦均節財用之一

端也例查隆慶元年二月內奉詔開讀事欽差科道

官將本庫香蠟錢糧查盤見在并積出數目奏繳冊

籍在部及查當年廣東又解過隆真等香共計二十

一萬有奇相兼應用到今年總計美之則每年二

萬亦足正用今據該庫所請各色香品約二十八萬

有零將預為數年之備耶將止為當年之用耶若止

當年不應如是之多若為數年計則以前數十年之

疏鈔

財計

二

積方扣後數十年之用以其所餘補其所不足猶為足國預民之計也今幸然以立十八萬之香品一時取辦於民間於昔之所積者異矣民力得無不堪乎况節奉 詔旨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參奏重治戶部欽遵 明詔經該庫具題酌擬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例量行派辦八萬斤若足穀三四年之用復奉旨量增派辦第恐歲復加增將來無已該

庫所需轉相效尤而財用日見消耗矣豈經國之常法乎自今廣東一省連年用兵物力兩訕正供糧稅徵辦本前瘡痍流離之狀尙祈朝廷之上推見其隱而勤卹之也此等徵派一切督責之臣知民力益不堪矣縱使不得已而用之尤當減其分數寬其限期急者固當速解而緩者待其陸續完銷約三五年之後如或正用不足再行會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寬一分民受一日之賜矣若照黃蠟與白蠟亦一體供上之物黃蠟於萬曆元年會派止八萬五千斤後

疏錄

財計

三

添至十一萬斤白蠟於隆慶六年會派一萬斤後萬曆元年又添派三萬五千八百餘斤今該庫所請止於如是不爲過額但當經制有常約爲分數使後之繼今者固不得違例而減亦不當越式而增內府外府一體遵承不至濫觴可也若謂上之所用不拘分限隨取隨供油蠟皮張諸料等件較之嘉靖初年費且倍之紛紛諸庫請益者恐不獨香蠟爲然矣蓋下者效乎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費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

姓輸納有秤頭鋪墊使用必又倍矣此皆漸不可長而當預爲之防者也劄又包攬棍徒百計誑惑千方攙插內外通同弊孔疊出朝廷不濟實用小民日見朘削公私俱病尚有不忍盡言者尤當痛革以懲由來積習之弊也夫財用供於有司正所以爲乘輿之用也臣等於此猶過致意焉良以聖人在上務爲樽節凡內外大小承臣等遭逢此際正宜將順其美涵養培植以底於成伏懇皇上於萬曆三年因司禮監太監馮保等題爲欽奉事裁減內庫錢糧深蒙嘉尚

疏錄

財計

四

仍諭各衙門造辦等項都要仰體朕意加意樽節汰去無益有動引舊例朦朧奏討的即便參來處治大哉皇言天下莫不歌頌臣聖德今供用庫所請香蠟等件若不預爲裁省明正分數漸爲加添荒苦餘黎卽非臣皇上節用愛民之意而有妨聖德不小故臣等不避瑣屑之事而上瀆宸聽也伏乞勅下戶工二部并係內庫請討年例錢糧有朦朧過額者卽時執奏係正額者行在外有司作速帶徵解納不致誤事及聽信一切姦人包攬致有侵欺及濫惡之物克數

聽該部及臣等忝究庶幾法度齊一而儉德永昭於無斃矣

疏鈔

財計

五

司農告匱年甚一年敬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二月

頃者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國用可虞等事題奉欽依行九卿科道各陳理財之策以俟請旨會議其慮誠深其言誠當一時臣工孰不思所自效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繇臣等待罪戶垣且皇皇註無所出故經年而無可應明旨者然私心竊以太倉之儲倘足支持即無事曉曉可也乃今接到侍郎傅希華奏繳之冊反覆詳閱不勝驚異查得萬曆十

疏鈔

財計

六

一年老庫并窖房外庫實在正附銀八百七十萬七千有奇十二年實在正附銀七百五十萬七千有奇是十二年之貯較之十一年少一百一十八萬及查十二年新收正附銀三百八十萬一千有奇開除正附銀四百九十八萬一千有奇是開除之數較之新收多一百一十八萬夫由一歲而歲歲可知也推此而後即無地方水旱之災無卒然軍興之需而每年所用大畧十二年等則今日之貯不過五六年而罄矣脫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卒然邊境有急

與十萬之師則今日之貯卽一二年而可罄矣記有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乃今并三年之蓄而無之何論六年又何論九年豈其富有天下而庾廩若此臣竊懼焉自昔理財大都不越兩端出與入而已或取之田賦或取之山澤下至鹽鐵舟車而一切苟且之法盡矣此入之途也今之時有一不取者乎且災傷蠲賑小民逋負九州之廣勢所不免是額以外分毫不可加而額以內卽欲不減又不可得矣或供百官或供疏鈔

財計

九邊或供內庭此出之途也今之時有一不備者乎且九邊奏討無歲無有欲應之則內帑日竭而拒之則邊臣詞迫是額以內分毫不可少而額以外卽欲不增又不可得矣歲入譬則源也歲出流也源日竭流日多流愈多源愈竭當此之時而議所以足用之策卽弘羊運籌劉晏持筭亦安所措手而况碌碌若臣等哉無已則有九焉一議臨德改折臨德倉糧以備抵補其制最善乃邇年以來二倉之貯紅腐而不可食且糧多倉少幾於露積矣山東河南頃議改折

官民便之莫若再折二年於二倉無損耗之虞於二省有甦息之幸而太倉所裨且不啻十一已也其他省直近該戶部條議奉旨以暫折一年爲限而時值穀賤折者無幾倘得再寬一年聽各撫按查奏願折者折不願者聽蓋改折之議穀貴民利穀賤則民病本不可一律齊而太倉之粟尙足支用卽再折一年無妨也二議絹布折價絹布之徵以待賞賜奚可已者顧出產之地離京甚遠解納之戶爲費甚煩大率絹布之值伍則其費必以十勢使然也及其領出每疋不當原價之半試勅該部詳查歲用本色必不可少者仍解本色收貯該庫其餘准解折色改貯太倉每疋議價若干徑於太倉折支而贏餘則以濟邊一轉移間而太倉不無少補矣且絹布之解獎實百出在本處則有使用在管解則有常例而積年棍徒變賣營運因而虧折者有之長途舟車偶爾失壞者有之鋪墊不如意故爾揀退者有之解戶傾家解官隕命蓋不特一二漢矣誠一轉移之豈直太倉之利哉

疏鈔

財計

三議開納事例夫開納非得已也往往開納矣卑官

小吏不以其故而後不肖既停止矣卑官小吏又不以其故而皆賢顧上之勸懲之何如耳戶部事例近經議止所不止者一十七款不係緊要之例然每年所入猶不下數萬及今工部開納四十一款而十七款者在議中戶部各雖並行而實無矣問之曰太倉濟邊法馬較工部爲重又事務煩進收納較工部爲遲即求七款靡有不舍戶而就工者朝廷之財惟朝廷之用豈宜自份彼此第聞營繕之貯雖不甚多而節慎庫累年所積尚河百萬且十七款之外款自頗多事例尤使人皆樂趨所入不貲大王濟矣即以十七款者委之戶部而不與焉則在工直如九牛一毛而於戶部奚啻太倉一粒哉其他事例有無開載未盡應否量加一二又在該部酌議之耳四議九邊和糴今天下耗財惟邊費爲甚乃若天災流行費更不可言將數年之積一旦耗之如近之陝西可鑒已漢臣有言賤極徵貴貴極徵賤此其言可以策國不獨治家也今宜大延寧最稱豐穰穀錢而不可售誠行各撫臣以視家之心視國反覆斟酌特借客本預

頭錄

八 賸諸

九

糴米數萬石以俟將來之需蓋糴之豐年每價三石而可得三散之來歲將每價三石而可准三豐凶有備上下交資寧非安邊長策哉而於年例亦或有一分之省矣即年例不可省而卒然有變可無意外之虞亦一策也五議兵餉數實今天下籌邊者舍兵餉無譚矣增兵非難而無以餉之則難增餉非難而無以繼之則難故掌封疆者恒至盈而掌財賦者恒主縮兩者其說不相入而相左 臣謂兵與食均之國家所倚爲重缺一不可顧自設邊以來每虜犯而退人

疏鈔

八 財計

十

有餉必有兵有兵必有用此不加兵而兵強不增
 餉而餉足之說也虛胃之不問而日以增兵餉為長
 策過矣若曰既敷之而不不得不增者別論可也陸議
 邊地夙弊臣惟實邊之策無如關土關土之策無先
 聚人彼其地當邊徼饒鹵不堪居鄰強虜侵擾無時
 即待之以寬猶懼不飽況腹削為鮮不空矣伏荷
 皇上聖念邊民領種荒地永不起科此邊人更生之
 會第各邊將領腹削成習膏腴之業皆為已有且用
 軍以耕之復用以獲之而荷戈之衆曾不得一賴以
 庇臣餼其妻子之腹此邊人之所以日離而逃亡接踵也
 此其害且移之國計矣乞勅各邊督撫詳察而痛懲
 之將領自額設養廉外毋占一土俾三軍之士以暇
 而力於耕且樂於耕庶塞有餘糧而升平自平軍有
 固志而召募可省又豈非節餉之要務哉七議鹽課
 稽查國家邊費取諸飛輓者十五乃又有折而貯太
 倉者而往往通負不如額此商負之耶竄負之耶抑
 催徵不力而稽查無法耶卽如山東夙稱多逋而近
 者徵解無餘且并其舊逋輸之是遵何道哉該部查

覈之法於民稅詳矣豈其鹽課而獨遺之請自今以
 律民稅者律之除災傷逃亡外其無故不如分數間
 一懲焉蓋取之山海取之商賈徵其所當輸非益其
 所本無貴行而不苛斯可行矣八議關市額征關市
 之征非古也所以助軍需寬民力權宜之術也邇來
 稽察過嚴而議者遂謂關市橫征商賈受害悉由於
 此夫關稅果悉以供上而一無所餘乎卽稍稍寬大
 而同賈之征果太減於昔乎臣知其不然也大都商
 賈之利利於速售而莫病於抽分之淹利於長往而
 莫病於設關之多自臣恩詔以來額外之徵如河西
 務淮安等處悉釐正矣額內之徵當無不足而近如
 臨清鈔關主事蕭復陽大虧其舊額該部覈其行事
 具疏題叅奉旨罰俸蓋當寬大之初不欲以復陽
 藉橫征口實故薄罰云耳臣論矣第願申飭各關以
 公平仁商旅毋過於苛以嚴密禁吏胥毋失於縱以
 清介遠物議毋涉於私期於如額而止其無贏餘不
 宜苛求如有贏餘不妨增解敢有虧損如前者卽重
 懲之不妨也關市之贍國用豈小小哉九議邊倉守

庇

財計

十二

庫鈔

財計

十二

支自古阜財必曰通商通商之道務在利之方今官
攢之苦於守支然猶曰職守也至於商人守支益無
謂矣日者御史茹宗彛言之該部覆議禁革其於利
害甚晰處置甚宜乃今薊鎮蘇商之疏諄諄以罪為
言豈各鎮守支仍屬各商而向之覆議竟托空言耶
守支如故而別求蘇之丕塞其源而止其流不可得
矣且輸之者商守之者商各商徂目前之利而不顧
其害官攢存目前之利而不與其害互相通同虛出
殊鉞至於侵損而後追之無及矣此豈獨商之病哉

疏鈔

財計

十三

或曰如累官攢何臣謂官攢計年而支猶可為也在
去其累之者而已奚不可也官攢守支原係公務彼
其纍纍株守動經數年最困矣乃給由文冊有俸糧
截日任支用其力又奪其食而責以奉公雖中人不
能況此輩耶此不獨各邊也或曰如俸糧無處何臣
謂官攢雖微為國家効力一耳即寬處之何妨乎夫
守支之議既定而食蠹可削也臣等之議若是止矣
寸寸而度銖銖而較雖商賈之逐什一曾不是過然
歲入縮矣即盡如臣等之議所益幾何歲出盈矣即

盡如臣等之議所減幾何臣區區之愚尚有節儉一
語為皇上獻而皇上試垂聽焉唐臣陸贄有言
用之盈縮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
必盈至哉其言之也自古帝王理財未有不以節儉
得之者臣不服遠邦試觀祖宗之初同此土地同
此稅糧銅租之詔無歲不下而征討工作之費又數
數也然卒未嘗稱匱者何也今稅糧不減於昔也土
宇之闢不減於昔也而四夷賓服兆姓恬愉又非有
大征討大營建之費也然卒未嘗稱盈者又何也

疏鈔

財計

十四

陛下試召戶部以祖宗之用與今日之用取而較
之逐款開列上呈御覽則耗財之由與理財之方可
坐而籌矣伏望陛下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念此
軍士無財而養之則散念此窮民盡財而取之則離
深惟小人之依承懷儉德之圖服御雖一絲一縷必
加愛惜賞賜即一頓一笑不輕假人每季加進之銀
已之可也諸凡額外之請抑之可也內使人員分派
各衙門有先年一二十人而今百人者有五六百人
者譬之十羊九牧勢不能不擾又譬之盂水而三人

共用勢不能不竭今即未易議減自後差遣約之可也 陛下無以天下之大為藉此區區為也歲節十萬則十歲而百萬歲節二十萬則十歲而二百萬散之可以賑小民貯之可以實邊塞實邊塞則威振賑小民則本固其慶無疆萬一不然而入者必不可增出者必不可減歲歲相延束手無策其戚亦無疆蓋天地之財不在民則在官而理財之方不在外則在內在外者臣等得而言之該部得而繩之惟內庭節縮則願登堂上加之意焉至於重倉墨之懲獎節愛

疏鈔

財計

一五

之吏禁奢僭之習以惠養元元而培邦本此又所謂以四海為匣櫃者而臣等未敢贅言之也惟 聖明留覽

直言經國大計乞破拘見以保萬世太平疏

萬自約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臣竊惟天災流行自古有之所恃以無恐者豈非以經制大定而天不能使之災耶故晁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其先也記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言國用定而民食裕也是故民富則國安民感則國危雖在明君英主審而務之已方今 聖明在宥孳孳治理上敬皇天下育赤子寧不稱千古一時哉然而流離之災報無虛日艱旣之勢兆且可虞至止履宸衷宵旰拳拳焉以故智慮之臣矢心而圖忠蓋之士交臂而畫計已沛膏澤弭禍萌矣 臣愚可已於言者然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治亂不自其根必復作此豈可謂謂焉苟目前之無事而晏然乎 臣嘗反覆思維其故皆故相張居正以一切苛刻聚斂之術病天下至此夫國家譬之一身也紀綱者脈絡也財者血氣之流貫於榮衛也血氣不充則身漸病民財不足則亂漸生其故

疏鈔

財計

七六

可睹矣如各處庫貯存留錢糧及贓罰者本待地方不時之需耳今一槩括解大倉矣計一歲括民百萬金乎歲則千萬金矣唯百姓之力日削月朘錙取銖求以故一遇水旱之災有司者束手無措即欲矯制如汲黯之所為如積蓄空虛何諺曰雖巧之婦無米難粥非善喻乎若此時不早計處萬一環數千里以水旱聞如今日者臣恐東昌之後而復有如東昌已此豈可不寒心乎故是故揚湯而止沸無益也不如止火而已惡影而疾走無為也不如趨陰而已臣於

疏鈔

財計

十一

此有策焉亦曰清額外之征敦節省之實行常平之法耳夫民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若盡取之官而不顧民其誰能堪之臣以為身之傭地之租正供也不可緩也其他浮徵浪費日增月累可不一取而刪之乎無論臣祖宗朝所取甚少利民甚多即以今時視弘正間矣止逕庭乎宜下司農司空大官署及時一清仍取天下郡縣所徵公費并簡而汰之積之數年之後民其有瘵乎所謂節省者諸臣屢言之皇上屢允之如減造磁器止進花木諸所美政天下

莫不傳誦裨吏莫不紀載矣尚有溢而之制外者可不及時一杜其流乎夫內而中貴司官闈及專掌各監局事云夥矣乃今寔繁增而至萬餘人無論糜費即任事中羣雜並處寧不生十羊九牧之誦耶即不可遽裁也當嚴止其倖久而後漸不至濫觴矣其他傳升之槩與旗校之肩工匠役之影射可不預制而漸清之乎至若御用諸物費既不貲而造作已成不宜輒棄矣臣皇上視數千金與九牛一毛固無以異然一省數千金則可為千萬家之巨產矣此其機唯

疏鈔

財計

十二

皇上一倡之而四海萬姓未有不從風而靡者也語曰式於政不式於四境之外此之謂也臣竊見天下物力俱屈於三十年之前若畿輔民窮及臣鄉山西流離困苦之狀則尤甚焉小民貧者稱貸於富室則所取子錢幾十之五六矣及收券之時反甚於官府此坐令民困而兼併富室之道也為民父母之責謂何臣請令自今歲秋熟始各郡縣修設一倉以庫銀及年豐之時糴粟入官候來春少儉少出之大儉大出之大都毋令胥隸侵利而民得便焉此在撫按責

其成而部中時覈之守令稱其事者方註上考不則
即以劣處之如此萬一有災不必出帑之財而隨在
可給 皇上亦可以坐理不難矣此其事雖甚簡而
深中病源言若近迂而實關國計當事者可不一佐
德意規之於萬年哉若復拘攣故常曰謾不急耳
料倉公扁鵲見之於數十年之後未有不驚而走者
區區欣逢明主輒効愚計若此唯 皇上留神采
覽倘鑒 言不至甚謬更願勅下該部少賜施行
犬馬不勝屏營俟命之至

疏鈔

財計

十九

仰承明旨敢陳理財未議以備采擇疏

馮應鳳

陝西道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近該戶部題為國計空虛天災疊見懇乞聖明博采
羣議惜財用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連年歲荒民困
徵輸不前以致國計空虛經用不給朕覽奏惕然依
擬者兩京九卿科道實悉心計處條議具奏欽此夫
今天下民窮財困計無所出 臣等待罪言職目擊時
艱即未奉 明旨亦當勉竭心思為國計效一得之
慮而况明旨下及令 臣等條議具奏敢不直陳其愚
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用不衆於生則必至有餘
出或浮其人則必歸不足此恒理也我國家承平二
百餘年野無不墾之田田無不徵之賦關市必征舟
車必筭鹽鐵茶酷必稅於生財一節已無餘策矣而
國用乃萬分不給者此何以故則以冗侈日益增而
財源日益耗耳夫耗蠹日甚即豐年勢且不支而况
頻年災疫今歲旱荒又半天下若不亟查冗濫之由
耗財之故較量其出入多寡之數為經常濟變之法
以裁省之更欲摻括瑣細銖兩以湊補不經之費非

疏鈔

財計

二十

等所為今日策世間有得於采聞少可助財用之
不給者一併條具於左幸 聖明垂看焉緣係仰承
明旨敕陳理財未議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討開一覈邊儲夫今之以邊為市久矣計太倉
每年所入大約以四百萬為率其解給各鎮兵餉至
三百餘萬而兵部之馬價撫賞亦不與焉是窮四
海之民力僅以供九邊之支銷使其兵有實額餉無
浮支則誠不可缺矣但按兵給餉或掛空名而厚餉
養兵尚多饑色虛冒之弊日甚一日以至於不可支
疏錄 戶部 三十一
卽如宣府一鎮原額撫賞銀三萬兩而十五年則用
至七萬七千有奇原額馬價銀九萬二千兩而十五
年則用至一十八萬八千有奇其何辭以解近見遼
東巡按御史問擬招詳有指修營房而冒領至千餘
者有假以買馬而侵欺至數百者凡此孰非年例之
所起解而孰非小民之脂膏乎聞部已行查而各鎮
寂焉不報蓋難言之矣不特此耳薊鎮之南兵初未
嘗有自戚繼光始携南人為兵而厚其餉計每年所
費不下五六十萬故兵餉惟此鎮獨多而互市以來

曾一調用否建言者常及此該部亦嘗議覆凡逃故
者不許補役今名數不減而數十萬之軍儲依然如
故時卽不能遽散亦宜稍加清查合無勅下該部咨
行各督撫衙門將各項例銀應減應存者刻期奏報
其南兵見在聽支之額覈其已故在逃并老疾不堪
練用者年終報部以憑扣給彼虛冒者不得復售其
欺則每年所省何止一二十萬而戶兵兩部亦不致
重為邊計所困矣伏乞 聖裁一議內供查得各省
直每年解進內庫黃白絹疋漆蠟顏料皮膠等物固
疏錄 戶部 三十一
造作不可缺者但聞各監庫俱有餘積儘足支用年
年解進不免堆積腐爛置之無用之地合無行令各
監庫逐一查檢其庫積有某項某項積餘若干足備
幾年之用仍乞勅下該部轉行各省直暫停本色一
二年將各物料價值銀兩起解赴部以濟目前之急
三年後仍解本色以備造作之需雖權宜之術不可
執以為常而於國用之誦乏亦一助也此其小者耳
內庫金花銀兩每歲進入以百萬計嗣後又有二十
萬之增遂為成額近經科臣條議該部議覆卽懇停

一半未蒙命允固知 皇上原非過用直司計者無從措處以足取盈之數耳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罷 皇上念節愛豈直漢文獨不思國計至此尚執額外之取乎身先撙節并覈冗浮固今日培養財源之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一革濫員古聖王建官蒞事惟其賢惟其能不必其備也以故祿簡而事集我 祖宗時建官立制雖逾前代實有定員而令則冗濫極矣在外十三省如不繁不衝之佐領雜流不遺不濫之參遊備總虛糜可汰者固多而

疏鈔

財計

二十五

在京各衙門更甚四月內見禮部題為申定醫學事宜等事內一欵謂查太醫院額設御醫十員吏目十員今吏目盈三十員矣此一官也祖制既有定額而胡為頓倍其二哉即太醫院一衙門如此而他可知矣若錦衣官校若鴻臚帶銜若工匠所官以至譯字樂舞之類雜沓不可枚舉多一人則增一費凡此不可一查舊額而量裁其冗乎猶未也中官之設 祖宗時有定額我 皇上登極初年數不過以萬計今歷年選用策名食祿者已倍之此孰非糜 皇上之

廩餼而耗歲供之財用者乎合無勅下司禮監將在內各監局衙門逐一清查原額若干員今增益若干員或汰或留酌量停妥蓋與其雜濫不堪委役而溷寄名銜孰與精慎足稱使令而且無冒費如此則中外肅清官有成額而所省不可量矣伏乞 聖裁一議那濟自比年各省告災司府州縣拮据庫藏蓋不遺錙銖矣惟川貴湖廣先年奉旨動支官銀採辦木料據四川三省而言時巡撫官議作七總每總銀一十萬兩統該七省籌兩招商採木尋奉 聖旨明旨止買疏鈔 財計 二十五

疏鈔

財計

二十五

方今稱財用不足非謂粟米布帛貨賄之不足也謂銀不足也銀不足則求所以代銀者惟錢法是講已夫寶源有局鼓鑄有官錢法固未嘗廢況疏通之令不啻五車而近以多寡入寓損上益下之意亦可謂曲費調停矣而民間之不行如故者其端安在蓋西壯用錢自來稱便而朝夕改令故難行如時貴某錢未幾而停者貴時停某錢未幾而貴者停其何以示民守也乃東南亦嘗行錢矣而隨行隨壅者則公私不相流布也如官給之民則銀錢參用如民輸之

疏金

財計

三五

天時元昇財匱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康
旱萬一疏 戶部覆疏 萬曆十八年七月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
中王繼先等題切惟天下大政分隸於六曹而惟錢
穀之司為最實理財之道為最難何也國家財賦皆
百姓脂膏若積貯虛矣猶有堪賦之民民力竭矣猶
賴官幣之充司計者度長絜大益寡裒多尚可措手
惟夫公私交訕官民兩病無米之粥巧婦不能矣曩
者江南災沴療治僅有成事冀將來大熟饑饉相補
疏錄 財計 二六
不意自春祖夏曠旱為虐風霾迭變從古罕聞畿輔
齊魯以及兩河之間受災更烈野無青草室如懸磬
此等景象匪惟不忍誅求焚且捐藏錢以生活而尤
塞諸臣按籍索歲例者又紛紛至矣以太倉財賦之
源乃蕭然之終歲之積豈不寒心哉 臣等謬職該科
無以為筴但以國家之取財甚廣而虛糜或多民生
之凋敝日甚而愛養宜至用是不揣愚昧條為四款
倘分毫裨國涓滴利民臣怨讟且甘之矣乞勅下該
部議覆施行 臣等幸甚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戶科都給事
 申王繼光等題稱國計空虛邊餉浩大勢已難支又
 值春夏旱災北直隸河南山東為甚因將計處財用
 及時賑恤事宜條為四款思深慮遠委於國計民生
 有裨相應照欵開列前件擬議上請恭候命下容
 等移咨各邊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
 仍飭各鎮管糧郎中遵奉施行緣係天時元旱財匱
 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康阜萬一及奉欽依戶
 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

疏鈔

財計

三七

胡馬之塵不動塞垣久矣乃年例之銀不下三百萬
 有奇集溝澮而供尾閘內帑不勝其匱以故當今言
 節財者類以覈餉為第一義而說者又曰有兵有餉
 何嘗一日不覈哉各鎮撫臣每歲奏報三年閱視巡
 按查盤蓋僕僕然稱勞矣而竟不聞清查實效大有
 節縮者其果無弊可清耶抑亦邊官套常驟改為難
 耶夫邊費浩大屢屢聖慮臣敢以耳目所睹記者與
 諸臣商之夫無名之費誰肯開銷則凡百經用皆屬
 正項但陰謀詭計在因公攘取當事者或不加察即

察之而以情恕也年復一年釀成漏卮是故家丁宜
 限名額而將領濫收豈不滋影射之奸兵馬宜稽實
 在而逃故不開奚以杜侵冒之弊市賞歲幣價重而
 貨輕者商人之巧也臺墻工役指一而破十者委官
 之利也他至名色把總具糧舍人為數甚多而盜賈
 虛出不問占役賣閑不問老弱不汰糧餉不除凡此
 倖竇種種更僕難悉不然遼東侵餉如徐仲魁等者
 豈謂無人但倖而不敗耳臣伏見近日延綏巡撫賈
 傑元一本議處軍士錢糧內查革虛冒及汰除老弱

疏鈔

財計

三六

等項約每歲省銀幾萬兩可謂太破常套任事忠
 勤矣夫虛糜豈止於延綏巡撫豈止於傑元而獨延
 綏能清他鎮不能者惟行之實與不實耳臣請勅各
 督撫體國憂餉檄行該道減縮經費芟除浮冗將歷
 年支銷底冊一一清查某年實用若干某年侵冒若
 干某項為正額仍舊某項為額外宜裁某營尚有遺
 奸某事尚未清楚將侵濫之孔力湧而杜塞之已往
 者姑免追究將來者定為成規務俾今日省費大逾
 曩昔查覈之後立限具奏庶歲例省五分大倉積一

一五二〇 升 貴 多 日 之 全 書 第 小 人 中

分臣言亦不爲邊吏笑再乞勅戶部以後督餉邊郎務選清廉幹濟者以往仍移檄責問軍馬實數雷同欺隱者罪無赦夫查覈之旨三令五申玩愒之習月深日固無乃祖宗成法向未申明已乎臣查得嘉靖三十七年皇祖因備倭冒費特差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查盤江南經用錢糧遂得趙文華胡宗憲等侵欺狀不下數千萬一時人心儆惕軍餉大清今時勢岌岌臣何敢以請廷臣爲諱而唯欲各鎮自清以聞者知諸臣視國如家必不弁髦累旨也前件臣

疏鈔

財計

二十九

等看得國家錢糧惟邊餉爲最重每年請發年例皆摻括帑藏以充近來外解以災荒不前內帑以屢發遂竭爲今之計惟有稽覈邊餉去浮蠹以供實用所當及時舉行但各邊主客糧餉督理雖由於郎中而稽查則由於司道開報則由於將官惟將官狃於故套濫冒成風故司道郎中無所憑以清查而督撫亦未易以樽節年例終無由以減發卽如總兵以下官有崇卑則家丁有多寡乃懸虛名而占冒者有之軍士逃故馬匹倒死當截日任支乃不稽實在濫支者

有之市幣當依時值奸商以濫惡而獲重值邊工宜計經費委官捏工程而虛冒破其他盜賣糧料與老弱冒領諸弊雖未必盡然亦大都有之就中則將官家丁之占冒與逃故軍士倒死馬匹之濫支及邊工修理冒破諸費其耗財爲尤甚誠有如科臣王繼光等之所言者欲一洗而清之是在督撫諸臣而司道則尤爲吃緊各邊管糧郎中又本部所恃以託重效力均之所當責成者臣等近閱簿冊如原任宣大總督鄭洛悉心經理遂省銀一十二萬有奇年例免發

疏鈔

財計

三十一

數多近日延綏巡撫賈仁元汰去浮冒歲可省銀萬餘兩復聞宣鎮兵備間有將虛冒銀兩盡數查出入官每月可省千餘金者是皆任事諸臣節省之明驗也况今督撫諸臣又皆與臣等協心爲國而司道亦各彬彬得人當此內帑萬分窘竭年例萬分難供若不破格一處漏卮何時得盈相應通行各督撫嚴行司道查自總兵而下酌照當邊衝緩應養家丁若干應食單糧雙糧與應騎馬匹若干總兵防禦重大尚可少寬名額亦不得過於浮糜若副總兵參遊等官

宜照覓數酌定額例以後俟有缺頂補不得私自召
 添其有陞遷事故即將家丁造冊交割至於士卒逃
 故馬匹倒死各管轄將官即以實數各報兵備兵備
 即移文督餉郎中照數除扣不得分毫容身違者聽
 巡按叅究查得宣大山山西近修官堡已完其議修民
 堡當此款塞之時又值疲饑之後似宜查其稍緩量
 停三年以後豐盈再舉則所省不貲而薊鎮邊工
 亦應一體查覈肩破耗科臣所議悉宜照款查處至
 於各邊郎中陞除應勅吏部於選銓時務查清廉幹
 疏鈔 財計 三十一

件各照道里遠近限三月內作速查議具題要見各
 鎮實在軍士馬匹若干其支月糧行糧草料銀兩若
 干某將官實養家丁若干應食雙糧單糧及應騎馬
 匹若干併議軍士逃故馬匹倒死其糧銀草料作何
 扣除宣大民堡應否暫停修理薊鎮邊工何法稽查
 肩破歲幣浮價係何量裁盜賣虛出作何防範不可
 裁者悉照舊額但可裁者即從裁議或不可省於一
 時而可省於日後者皆曲美詳思從長計處務使
 帑發可繼邊費無虧則臣等為邊臣計亦邊臣之自
 疏鈔 財計 三十一

為計也內事關吏兵三部都察院者一體咨照遵行
 伏乞 聖裁十酌錢鈔竊惟國家疏通泉貨將以求
 濟實用上下兩利也若無利於國祇貽商民之害鮮
 濟於用徒滋滯爛之虞此在豐亨之時猶當變通宜
 民而況內帑困訕生財無道尚可不為之一籌耶錢
 價低昂有通有塞見今行使惟萬曆金背而太倉露
 積者不下三千萬有奇則錢不應多收也明矣况以
 有用之銀折無用之錢嘉靖隆慶決不能強民通行
 已收者且欲鎔冶另鑄可再收乎戶部新題宣課司

收嘉靖錢增萬曆一倍法稍寓通商惠民之意可無
論矣惟各關鈔錠古錢輦運致遠艱難萬狀上損御
用下滋弊端有不容不議者夫錢助銀之不及惟其
省費便利計有于銀故立法召買今何如哉銀則利
錢則害直以虧府廷額有費銀三四釐而得一文
者嘉靖錢是也海費銀三三釐而得一文者古錢是
也解扛水脚之費不與焉且召商往他省收買則緊
商地方報錢其接應則累民其究也商已無銀民又
無錢而額課太損矣此十四年九江商人羅尚賁負
疏鈔

財計

三五

錢十五萬文至今未完可鑒也于鈔法又何可言者
京城內外惟銀錢兼用在祖宗時鈔已難行況今
日乎臣查得往歲南京司鑄庫因鈔貫堆積數多比
照魚課事例改徵折色上下便之又查得隆慶元年
戶部因天財等庫收貯錢鈔支用不盡題准收銀貯
庫濟邊者蓋數年矣此後雖本折輪解而解本之年
祇利鋪戶未如折色之實濟邊需可佐財賦之急也
今內庫收藏億萬不貲時節賞賜充然有餘矧新者
既多則舊者易朽折收之例似不可不講也伏乞勅

下戶部將各鈔關收錢事例一槩停免即近議應收
嘉靖者以萬曆代進雖稍求實用然未慮及商民之
累與逋欠之害耳且古代銅錢各關收買費多利少
亦屬難行臣謂盡數收銀乃為永利應解太倉者以
銀應進內庫者亦以銀夫皇上之賞何必錢若以
收錢之費較解銀之利不啻三倍厚有所費而薄有
所得非計也至本池鈔錠充各項賞賚雖不可缺然
臣民得之感恩則有之矣求分毫實用則未也以後
實從其半鈔自不乏矣無仍照隆慶年事例折徵十
疏鈔

財計

三四

年少濟燃眉日後急缺再行輪解斯化無用為有用
不加賦而用足之說也前件臣等看得各鈔關額進
廣惠庫古錢鈔錠俱用本色以備賞賜遵行已久近
因九江鈔關庫子羅尚賁解納萬曆十四年古錢赴
河南衛輝府收買被錢戶拖欠迄今未完緣古錢買
之遠方輦運艱難則累商地方報錢戶接應則累民
故此項最難完解及查天財庫所貯鈔錠亦多汨爛
不堪奈科臣王繼光等目擊前弊議稱各以銀代進
庫或照隆慶年例將鈔改折濟邊各一節無非化無

用為有用權宜通變之意以^臣等愚見竊謂國家鑄錢初意原欲便民而助銀之所不及至其操縱之法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實散之斯可泉貨流通無壅闕匱乏之患古錢鑄自宋元歷年既多行使又久必致日少日貴收買誠難其嘉靖萬曆通寶民間行使不過京師百里之內比之古錢通用於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廣狹固已不同矣及查嘉靖制錢鑄之四十餘年為數已多而萬曆新錢除每季進司鑄庫與送太倉各三百萬外即如^臣星自管工部事先後題

疏鈔

財計

三五

請鑄給壽宮夫匠及備四司工用不下二千二百餘萬益以累年鑄造與賞用俸錢當不下五六千百萬初鑄時三文抵銀一分已則四文或五文而嘉靖錢則因之廢閣斯豈非少則貴貴則盛行盛行則鑄益多而賤賤則必至壅滯勢有固然無足恠者議者欲令本部發銀召買然以官為市則必致煩擾不如以民為市而自行收買之為得也故本部為近日科臣孟養浩建議題請將鈔關應進嘉靖錢者以萬曆錢代蓋亦稍為疏通尚謂收買無幾今若各鈔關應進

古錢者復照數以萬曆錢代而價則照六文支給鋪墊等費俱以古錢為准除河西務外其九江北新臨清淮安揚州許墅每歲大約一千七百七十四萬有零而累年積錢已飲十分之五且用之在官收之在下賤可使貴而不至病國塞可使通而不至病民且以^{皇上}之通寶供^{皇上}之賞賚惠為甚渥不越區區百里之內而泉貨流通者可計自取必矣若錢鈔之設原以節賞賚而示人知所重者似仍以本色為當然庫積滯爛誠為可惜若照例改折三年以濟

疏鈔

財計

三六

邊餉萬一之需倘庫鈔漸缺則另議買進是為兩便如蒙俯允本部備行天財廣惠庫及各鈔關遵照施行伏乞^{聖裁}一議寬恤夫徵求日急民不堪命者非一日矣尚以時和年豐苟幸旦夕不意畿輔八郡及河之南北山之濟兗東酷旱如焚赤地千里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溝中之瘠不知凡幾雖夏災例於五月開報而甘霖久缺不報可知其災矣失今不恤為憂滋大夫麥苗已稿尚思轉布秋禾而牛具缺乏籽種空虛稱貸無門朝夕徬徨者比比而是則賑貸不

可不議也北友之民忍饑號寒不敢逋公家之賦而勢窮力竭有時而逋次者誠萬不獲已顛連困苦父子且不相保即自取涸瘠之骨而營之竟亦何益則張徵來可不議也御馬監芝草料供用庫之芝麻近日增加會計不載三輔中州以及齊魯之區元旱至此且欲求寬於額以內者而泥額以外者乎加派不可不議也京邊錢糧除正項外即解扛脚價并徵入庫藏職官領解付脚價足矣而奈之何更令大戶盤纏使費皆責之俾富者貧貧者死濫役不可不議也

財計

三六

大抵子惠困窮全在有司至誠惻怛體念嗷咻爲陛下施實德於百姓而科罰貪婪屢禁不止尤可痛恨伏乞勅下戶部行該省直撫按一面宣布德意收拾人心一面嚴檄有司多方賑濟有缺牛具子種者曲爲處給勿致流移失所其一應錢糧帶徵者則酌免分數見徵者或暫假限期解納之例河南山東雖微有不同而北直隸等府何既用官解又僉大戶是否題定舊例一一具奏前來以憑覆議至於近年加派芝麻草料正在兩省八郡之間或價騰累商或催

徵病民乞 皇上嚴諭內監加意撙節割肉嚼餓勢有不可當此危亟之秋一舉而除豁之以解小民倒懸之苦沐此洪恩將蒿呼聖壽寧忍死而無他志矣前件 臣等看得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邇來旱魃爲災麥苗枯槁民不聊生誠宜亟爲拯救今科臣條議北直隸河南及山東濟兗東三府元旱尤甚要議賑貸及帶徵裁加派及濫役各一節據議無非體國憂民之意相應依擬及查五月十六日爲欽奉聖諭事內將報災勘災及發穀賑貸并重災地方責

財計

三六

令多方設處賑恤見在傳示舉行合咨順天保定河南山東各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即遵照聖諭及科臣題請事理查各府州縣貯有積穀勘覈被災重輕分別賑貸務使貧民均霑實惠其錢糧係見徵者照數徵解如以前年分全徵拖欠者查議帶徵原係帶徵者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停不得一槩混免其管解京邊錢糧徵有解扛脚價止許差官起解不得復僉大戶以滋煩費如有僉派及需索等弊容本部查訪得實將各掌印官及解官指名叅

究如原無解官向係大戶管解者仍舊僉解至於御馬監料原額四萬七千石草一百七十四萬束萬曆十二年因內操加派料二萬五千石草六十萬束供用庫芝蔴原額八千二百二十三石萬曆十四年因香油缺乏加派芝蔴四千七百九十石一斗四升零夫草料之加派原為供內操之用今內操已停止矣而加派如故芝蔴悉加增原為補香油之不足今召買已盈餘矣而增數不減夫如增之數在朝廷視之為甚易而科歛追徵實係小民之膏脂况連年屢經

疏錄

財計

三元

災傷百姓食不充饑流離之狀誠不忍言如蒙勅下各該內監查數量為裁減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伏乞 聖裁 徵違玩夫天下非無水旱之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為可憂今海內庫藏鮮有剩錢閭里編民又乏藏鎡所恃以備凶荒而拯危者惟有積穀一事耳屢經調停減數寬限且酌地方之煩簡為積穀之多寡未嘗一槩取盈也宜乎有司遵行早潦有備而奈之何近日以來虛文相尚收贖之穀祇以充篋盈囊墾荒之穀又無別版另貯捏數類報

查盤扶同巧避叅罰無補富藏之實甚者指積穀為厲階橫行科歛民膏雖歷廩空如故一遇災傷惟有仰給內帑而已法令難行咎將安在 臣查得隆慶三年戶部一本為欽奉勅諭事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未見着實舉行毛彬等梅繼勳等都着照例降調欽此一時人心知警倉有餘儲近年詔旨雖嚴降調者誰與且昔也年一查叅今也三年類叅廟堂崇尚惇大寬有司以及百姓恩亦至渥而人習成懈弛之風殊負德意在科臣彭國光

疏錄

財計

四十一

會以每年查叅請矣 皇上謂其議論煩多法令數易仍遵三年類叅之旨 臣又何敢嗷嗷置喙但三年之間守土之吏離任殆盡而積貯全無之罰竟無所施則查叅之謂何 臣查得戶部近覆陝西巡撫趙可懷一本為寬積穀以廣德意等事內查叅十四年起至十六年止三年積穀少至分以至全無者應叅官一百六十九員而考察被論劣陞等項離任以日淺者共一百五十六員則所應罰治者祇二十三員耳夫陝西如此其大三年如此其久而所叅之官止有

此數欲有司無苟且目前瞿然顧化也得乎雖災傷之年難拘往數恐查叅之例亦太遼闊蓋期定三年必至第四年分方可行查四年之外何官不離官既離矣其勢不得不豁此所以嚴旨空懸而抵法者甚多也伏乞 皇上念閭閻窮困水旱常災棠難屢請賑所必施勅下戶部轉行各省直撫按嚴諭有司贖金備糴者不得扣充私囊開荒另貯者曾否報有實數倉垣傾圮何以補葺斗級乾沒何以釐正奉委查盤之官不許抄謄舊籍三年給田之吏務令冊報部

疏

財計

四十一

科若該部真知的數以後行賑可據之為左券則地方安能以絕粒為解耶如崇故套涉支吾者法不貸至查叅之例應否再行酌議倘以屢旨重更則申飭無按計日查覈不得輕聽離任亦所以維其法於不窮也前件 臣等看得儲蓄所以備凶荒考課所以示勸懲近來有司玩愒成風積穀全無實蹟誠不足以肅官常而廣積貯及查積穀萬曆二年題准每年有查叅之例十一年有寬限三年類叅之例又有按年計日查覈如數方准離任之例明命責成不啻再三

今一遇凶荒全無儲蓄此皆有司不能措辦於平時是以不能救濟於災患且入私囊而滋影射者聞亦有之及至考滿查盤俱成故套積穀因循之弊誠有如科臣王繼光之所言者 臣愚以為法久則敝宜賑作而更新之以後各該考滿官將積穀文冊先申撫按即便會同委官詣倉盤驗造冊分送部科果積穀足數方准考滿或有陞遷事故亦查在任日月計筭一體盤查完足方准離任如遇賑貸本部得按籍查發其查叅之限三年大濶一年大促相應以二年為

疏

財計

四十二

率地方果有災傷明白申呈撫按照災遞減分數本部固不苛求取盈本官亦不得培剋充數若有捏報扶同及培剋等弊容 臣等及科臣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據實叅治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併行各布政司府州縣一體遵奉施行伏乞 聖裁

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

以濟時艱疏

王德完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為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眾民廣土無改於前而祭竭藏空大殊於昔者何也蓋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常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

疏鈔

財計

四三

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六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共約費十萬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

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厨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夫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美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屑越安得而不殷富然洩之尾閭而無所停涵安得而不匱空當帑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為喫緊古稱能節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况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扣留該

疏鈔

財計

四十四

省解部錢糧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七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 聖旨這織造錢糧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懸罄浙西之杼袖俱空袂蒙之人豈能荷百斤力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為畫夫文稱卑服禹羨惡衣高皇后躬補緝之衮 文皇帝御澣濯之服今綺繡纂組積筭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絨細精為秦塞膏肓之疾瓷器巧奇貽洪都心腹之殃疲瘵

奚堪痼瘵均憫故織造不可不減也二曰止營建以
贍邊儲蓋各邊年例爰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八年
春夏已題無可發者若薊永昌易則四十六萬兩出
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固則四十九萬兩而
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二十餘萬兩九邊之貌猊犄
腹四海之蒼赤倒懸卽今多方節省猶措注難前若
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畢南城
之役未終玄殿之藻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欲效
長夜之燕遊構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蠹且致儲

疏鈔

財計

四五

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太祖謂宮中興作
必度量再四而後爲又謂隙地營建忽恐勞民傷財
而卽止玉音如在儉德宜共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
曰趣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宮工部發銀一百十
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共
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累朝所藏內帑所貯
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卽費數百萬而不爲多工
之旣成也卽費數百金而亦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
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

千餘金矣役一日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待罪該
科隨閣部諸臣縱觀兩宮並美已極壯麗輝煌然六
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輟之斤錘棟梁有方新之丹漆
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戶闕而無人夫皇
上父天母地不端拱于乾清坤之宮而令坐視銷金
遂皆窳於日居月諸之久暴珍天物糜爛民膏故大
玉宜速也四曰停珠寶以垂燕翼據戶部揭稱進過
珠寶約價銀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二百餘兩內壓欠
商價二十五萬六千三百餘兩未嘗召買尚該價銀

疏鈔

財計

四六

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爾催督甚嚴而賠
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宗碎水晶之漏高皇帝
壞鏤金之牀楚書不寶金玉而寶善人皇祖謂珠玉
非寶節儉是寶今倉商如履陷窳部府如坐鍼毡人
命懸系國儲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爲剝膚
搥髓之梯航翹首皇帝亟霽德音大賜蠲免不則減
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一近可援珠行舖戶遠可
訓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審採辦以濟
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千六百根塊計

銀可三百五十萬兩湖廣原派五千五百六十根塊計銀可二百一十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餘根塊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查得庫發銀止三十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也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餘皆索之黔民也今三運未完之木尚欲剝肉脫骨乃三殿未採之材何由塗膏爨血必須早為計處豈可重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日發內帑以救燃眉蓋礦稅之設原為助工而金花之加足流鈔

財計 四七一

用停止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并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成多矣又萬曆六年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兩迄今二十二年納四百四十萬蓄誠厚矣以 皇上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木國寶邊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太盈二庫以為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而成大寶乞 皇上陋德宗之鄙見採陸贄之讜言則泉流而

澤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發也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后從諫則聖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臣 杞人憂大固為蛙見而野夫曝背竟是葵心惟 皇上加納於是逆心之言優入於從諫之聖則時艱可濟而今德有光矣臣 愚不任拳拳待命之至

疏鈔

財計

甲八

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

曹于汴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開造收過放過及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冊前來逐一查美明白臣等於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興親詣該庫盤兌除罄掃茨微給商外見在銀兩並無毫釐尚欠諸商草頭價值三萬五千有零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疏缺

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遐考昔年或積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凜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下窘辦納不前草場無儲則上亦窘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濫觴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項經費不循規制兩端而已何言乎款項假如外有太倉庫有京糧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適者承運庫向

戶部傳計錢糧該部具疏告匱奉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 皇上何不渙發明諭逐款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庫錢糧應辦何項卽金花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迨後貯之內庫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 皇上之財內匱外匱俱軫 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曰太倉明日曰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餓商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假如九邊之餉歲

費京運民運七百二十萬有奇較之 皇上初年已逾一倍較之弘治以前更逾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也解多而不足 皇上何不亦發明諭諸如此類根究原委勿憚屯政之難清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厨役等一切各役 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係若干一復舊典上以昭聖明之儉德下以祛積習之冗濫亦何至一歲之出浮於一歲之入甚至入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苦心那奏亦焉能繼夫晏安無事

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脫一旦復有不必然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或潢池竊廢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政例得敷陳而目睹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慮輒敢披瀝上奏伏候 聖明鑒察施行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疏鈔

財計

三十一

直陳天下危形講求長策以安社稷疏

汪若霖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不肖以領巡視之役職在督核國計虛實以下安危今天下虛危極矣而 皇上不覺羣臣相與因循推調苟且目前殆以國倖臣竊痛之近該臣查得太倉老庫止銀八萬兩有奇外庫索然曾無宿儲乃去年本部劄發邊餉尚欠七十餘萬今年劄過未發者又四十萬計矣薊遼宣延之間至三四月無餉頗聞譟動 皇上以為此天下何等時哉堂堂中國豈今

疏鈔

財計

五十二

一旦貧窶若此南北多故度支正煩將遂束手坐困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夫國家以歲入四百萬轉餉九邊誠非長計願各省直京邊錢穀民間未嘗負各藩長守令未嘗不以足額報滿即鹽課關鈔諸臣誰非予復職者則奈何歲額日減也萬曆初年疆場無事太倉罔寺凡積貯以千百萬計日者倭播諸役賴有此耳近七八年來幸鮮軍興又內供典禮本部未嘗不苦口節省其他那折贏羨亦復多端則奈何太倉若掃不敵一富室也各邊餉司往往以積羨得

美擢督撫道諸臣三年再加級動稱節省過積金若千兩開屯地若干頃則奈何士卒枵腹而呼朝不保夕責京運如平人債負也太倉盈縮之故不可問邊軍增減之數不可知襲訛承弊形錮窟深至于今日無復爲 皇上任終歲之計者可不寒心戶部尚書趙世卿老臣久任誠費拮据補贖連篇幾無遺力 臣留賢不識大計獨念 皇上倚世卿若左右手豈今時事阽危而遂杜門謝責以空國委君父耶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政事之大何但銖銖鏹鏹摠

疏鈔

財計

五十三

成數而笑之必有濟者世卿今日誠宜請下定議亟與二三輔臣明白講究察國家所以不足之源與邊塞可以無患之具一切外賦內御以及民屯主客之問力行清覈勿謂弊積重而憚更勿謂禍未張而靳費 皇上亦宜勅出視事俯從所請以濟燃眉夫事有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往嘉靖庚戌間朝臣玩于邊警匿不上聞比虜入內地 京師乃震一時糗糒不具軍旅不修賴 世宗肅皇帝赫然臨朝督責戶部尚書等官而後人心乃奮虜竟飽去夫至于此

則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滇南之亂輒括及兩京廣東西萬里蜚輪周章已甚不知所底遠東患建夷勢如剝膚而軍不宿飽何以待之頃奉 聖諭惓惓慮滇遠東粵之難切責撫臣陳用賓等任俸戴罪殺賊有差仰窺 皇上念周天下斧鉞惟嚴中外臣工莫不驚嘆夫往者西夏之變督臣魏學會不嘗以調度稍緩輒受械繫乎播酋始事破茶江不嘗遠道臣王貽德罷撫臣譚希思等乎 聖武孔昭膚功立奏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夫兩廣督臣戴耀望輕責重久當

疏鈔

財計

五十四

罷去不必具論用賓撫滇凡十六年矣阿克小夷一旦破郡邑殺官民無算圍城三日拱手而與之印信此何法哉干戈滿地羽檄連聞敗狀捷音雜然竝至其誰欺之且夷賊發縱于黔會而盤錯于蜀隅此其禍未易了陳用賓何據而終欲塗抹愚天下乎建會尋釁負國罪在不赦顧其人志大力強交連北虜一日風雨驟至患豈在遠撫臣趙揖等老成鎮靜以是爲常耳卽今文告不敷戰守鮮具何得汗漫而兵部所謂咨劄密議者將操何術往時倭議展轉之故輒

不足蹈也蓋臣竊嘆近日邊事彌縫破壞極矣 皇上以安危付之廷臣而邊臣更以緩急聽之廟算勝敗何常刑賞無制居常姑息一二面目不能斷割迫其亂深禍慘傷幾百萬生命費幾百萬金錢國家駭然大憊而不復究其所以可為流涕竊願 皇上大奮乾剛嚴勅當事諸臣翻然振刷及時更置先意隄防轉弱為強事半功倍其在今日倘更悠悠不省直待形窮勢促而後倉皇議救勿論謀臣良將應手不及即太倉懸罄之日恐不能具蔬糲消三軍怒色天

疏鈔 財計 五五

下事有不忍言者矣日者黃塵蔽日狂風冲天災變之來殆非偶爾臣扼腕腐心畧陳梗槩國事孔棘不敢托為長厚以負 皇上伏惟 聖明特賜裁察

萬曆疏鈔卷二十六

糧儲類

王繼光 冒糧積猾雖懲將來弊實宜杜疏

趙世卿 京儲漸縮乞早計以實倉庾疏

趙世卿 祛陋習以裨儲政疏

戶部 嚴禁改折以裕國計疏

謝杰 陳愚悃濟時艱兼裨國計萬一疏

張棟 因事陳言補偏救弊以節費財疏

張棟 國計民生公私受紕隱憂可虞疏

目錄 卷二十六

陳稟 白糧弊極難堪部運玩縱當議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六

糧儲類

冒糧積猾雖懲將來弊竇宜杜謹陳善後未議以清倉儲疏

王繼光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方今積貯空虛兵食無措匪但帑金窘澁漸見倉粟蕭然廷僚俸米缺支而收折之請猶勤庾氏啓局以待而白糧之運不繼如此景象臣等已咎有司之無良矣若夫灌輸既至將為六軍計口授食而乃被積

疏鈔

糧儲

奸侵冒動至千百則謂之何近見戶部一本檢舉積弊等事據管下糧廳主事姜仲軾發覺官吏王文學等兩次得侵冒米千石有奇題奉明旨不發司究問而仲軾則令吏部紀錄且申明檢舉之例鼓舞任事之心德意甚盛然臣等猶不勝私憂過計者則謂往歲之虛冒不知幾千萬而幸敗露於今日使非實心釐弊如仲軾者必不肯任勞怨而發神奸及今不嚴立科條關防周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侵盜無底止矣敢不揣愚陋謬陳四事或於倉儲少有裨益

惟聖明採納下部酌議施行臣等幸甚緣係冒糧

積猾雖懲將來弊竇宜杜謹陳善後未議以清倉儲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清糧額夫七十八衛環而待哺於太倉者若蜂屯蟻聚號稱二十萬矣此二十萬者果人人實在乎抑尺籍徒存乎守衛操練者不過修飾故事而頂替詭寄者一人常冒二三下至星卜皂販之流亦皆混入其中則今日查汰尚恐不及乃聞經管衙門仍不厭收補營軍門軍夾襍竝進致各衛官籍口新軍管收除在月異而歲

疏鈔

糧儲

不同而詐假平頭亦得通書吏而售奸欺且驗放事體各署分曹兩不照應支糧者不知軍之虛實收軍者不計糧之豐耗底冊無據糧案難憑奚惑乎吏胥夤緣釀此弊數耶頃各衛軍士奉旨查覈臣可無言但按月支餉國計攸關有不可不一清者夫糧無定額由於軍無定數軍無定數由於歲多濫收為今之計三大營及各衛所逃故者既不能盈往日之籍而新收者又不能絕詭冒之奸濫收無實人人知之而況巡捕營番拔所見濫原額至千百乎乞勅下該部

察盈虛之數求効用之實溢於額者未必一一能裁不及額者奚必拘拘求補清查之時當以見在為數糧斛之支惟以見在為額斯可矣此後見在之中有逃故者纔許頂補各營衛之報兵部也先堂上而後該司兵部之行戶部也亦先堂上而後該司則大司農徐而察之劄委糧廳覈對軍冊別無虛冒然後給勘合定倉口一面移文_臣等及巡倉衙門知會程前較後每月多寡之數昭然可觀矣夫行伍凋耗_臣非不知但補者計空名而免者省實餉名實之間相去

疏欽

糧儲

三

遠矣况壯根本振神氣又有在精而不在多者伏乞聖裁二酌部差夫司農之屬差甚繁夥以職守錢穀責成不容不專耳然事例不一有題差有劄差而瓜期或以三年或一年無非量政務繁簡斟酌久近而考覈交代因之矣其註選者若經通糧廳等項題請若銀庫倉場等項事體原重經理頗詳無容論矣至下糧一廳綜覈七十八衛之軍坐放六十四倉之糧且軍之收也頭緒多端倏而職方又倏而武選又倏而總協雜沓給付莫不經由其手而諸軍非領有實

收不敢支各蒼非坐有勘合不能支每歲二百萬之出則一人實司之事碩不重與差不題期不久_臣不知其解矣夫都邸之差漸成虛套若又以不專之心而待此不久之時有終其差而不知差中事者文移往來及因革處置惟奸吏是憑耳_臣以為下糧一差向皆部委今不可不題也向皆一年今不可不久也蓋部委權輕而六年未諳留心也方諳而又代後來者纔代而未諳宜乎侵漁肆出奸弊難詰乞勅下該部查下糧廳職掌至為繁鉅或比照京通事例三年

疏欽

糧儲

四

為限或比照京庫事例差滿考覈惟以杜弊孔發隱奸者為能其職而日後陞擢程資計俸畧示優叙之意或者歲月稍久勞瘁雖多而人情亦甘之乎伏乞聖裁三議完報夫京倉積貯六軍之命脉寄焉故美餘登報支放覈實經管衙門無一不備 祖宗立法亦纖密矣尤於_臣科獨詳焉在各倉有註銷在各衛有完呈註銷者何因實放而開銷所以防各倉之偽放也完呈者何因支完而呈報所以防各衛之偽支也事本相因法可互證從來久矣奈何近日註銷如

故而完報愆期七十八衛之間有經年不報者有數月不報者有報而不明者臣等面詰展轉支吾批司提究又多推諉雖哀告寬限續有完報終屬搪塞誠為可恨然臣等嘗虛心採訪其情亦有可原者委官更換則後時用印勾難則行賄買辦紙張雇覓謄錄種種難堪而泥造解衙門甚多各文冊更冗經歲拖延良有以也為今之策不令開報別無可知之實責令完報不免勾攝之擾均非便計無已則衛冊可裁而下糧廳手本宜增乎何也下糧廳之坐放即各衛

疏鈔

糧儲

五

之實支花名細數俱在彼中查有的據方出勘合是所重者已有在矣但臣等衙門軍額消長糧額盈縮皆不可不報然得一手本開列梗槩即了然在目矣而衛冊何為耶乞勅下戶部查議冊籍之虛文未若一揭之簡便轉劄下糧廳今後每月終坐完倉口候取京通實支到日即移手本到科開註某衛實在軍若干名實支某倉口糧若干石內逃故若干新收若干曾否溢過原額明白開載而花名細數則不必用矣至各衛文冊一槩免行投遞則在衛官省攢造之

勞在軍士免科派之苦而臣等衙門既的知軍數又實知倉儲法簡而事明亦尚實釐弊之一端也伏乞聖裁四嚴稽覈夫輦轂之下積役盤據法令難行非旦夕矣臣以為弊之滋非獨下之過而上之人與其責焉關防不密其奸易售雖新叅之吏亦將窺意向而鑿倖孔況久戀積書慣弊官吏如下糧廳所謂王文學吳周等乎當其查平頭也呈真以藏假及其支名糧也飾假以為真此其計非不狡謀非不詭而司事者一加綜覈立見講張官不能為官諱端倪一開

疏鈔

糧儲

六

首尾難顧而侵冒真情竟得之須奉旨提問羣情畏懼聞陸續出首者糧且無美誰謂漏網遺奸能逃於精覈之下哉天下無不可革之弊而惟難於心計之臣若仲軾者將已往坐放之糧重加校正殊批墨跡情弊顯然真可以燭奸而垂範亦可以檢舉而盡職似不可不申明者乞勅下戶部念糧之清楚惟該廳濫濁亦惟該廳務令殫精畢慮剔蠹革奸軍單虛實若何而發行一一立為成規不得仍前淆混每季終將坐放過數目再行磨美磨完呈堂查考如有差訛

即行檢舉勿待及瓜自貽壅滯至於該廳書筭非吏部閫撥非真正吏典者不許收用而三年之外必勒令更替如有懷法干紀者當即問革蓋具糧之弊衙官非通書筭必不能書筭非歷年歲必不敢棍徒而久彼此吳周之有今日也伏乞 聖裁

疏鈔

糧儲

七

京儲漸縮歲支益增懇乞聖明早計以實倉庾備緩急疏

趙世卿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萬曆二十七年五月

臣備員倉場職司貯積日夕思撫愚忠以禪國計而畫無所出前於帑藏匱竭已直數為 皇上陳之矣而倉儲之漸縮則尤有不可慮者故輒敢遡流窮源為 皇上再一熟數之我國家制賦定額每歲漕糧四百萬石內除發運邊鎮四十五萬四千八十餘石又除舊例收折一十七萬七千七百餘石其運入京

疏鈔

糧儲

八

通二倉交納者實止三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於內又派撥三萬五千上納皇城四門倉以放宿衛軍糧又派撥一萬二千上納祿米倉以為官吏薪俸餘分京通二倉以支官軍等項月糧此歲入常數也京倉每歲支本色六箇月通倉四箇月除皇城四門倉祿米倉所支外每月該支二十四萬十箇月共支二百四十萬五月十月支放折色此歲支常數也邇來天時旱澇不常地方災傷疊見以致漕糧數告改折本色之運至京通者歲僅百餘萬或二百餘萬連

年未見有及三百萬者漕折之解原為支放折色而設自二十五年庫銀缺乏間復議借本色以充折色今則缺乏愈甚借支愈頻每年又增費四十八萬加以班軍之行糧大工之借給又約支二十餘萬夫歲餉之征輸既日款於正額之內而歲支之繁夥又日溢於常數之中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所入不勝其所出而所積寧保其常盈乎見今京倉所貯僅存五百六十八萬二千有零通倉所貯僅存二百六十五萬五千有零而每歲關支三百餘萬度出量入不及三

疏鈔

糧儲

九

年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而今已無三年之蓄矣脫災沴之頻仍而蒿萊相望民脂之既竭而推剝難供事變起於無聊而竿鋤為警舟車阻於有梗而咽喉不通其將何以待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金銀珠玉則糞土不可食者也困窮切身雖父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此杞憂之抱臣所為日夜廩廩而寢食靡遑者也勿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與其不求而待斃孰若蓄之猶可為乎時不可失圖

之此其時矣伏乞皇上急拯臣言勅部從長計議每歲漕糧苟非萬分災傷勿輕議折以豐其入五月十月月糧仍放折色以節其出夫帑藏空而後借漕折漕折盡而復借倉糧窘迫之秋有銀安足以代食目前通融之計合將通糧應支四箇月外坐派一月以抵京糧上年多放之數此後漕糧照舊二一派撥但遇借支本色不在常數之內者許於兩倉均勻派支庶於調停之內寓樽節之宜不然京倉之出無時而入復不繼兩年方當一年之額而一年復兼兩年

疏鈔

糧儲

十

之支臣愚下計不知其所終矣憂慮深極冒昧懇陳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祛陋習以清弊源以裨儲政疏

趙世卿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頃^臣待罪倉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事不敢以猥屑不親弊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六七猶有一二明知其弊未盡祗除者蓋緣事在部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費出公役^臣思裁之而實無從補之坐是趨趨以至今日特蒙簡任濫竽竝官始得深悉弊源力為區處議有成矣安敢復避煩瑣不為^臣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

疏鈔

糧儲

二

撥軍斗則有月糧軍夫抗役則有賃直其費皆原自相當也乃各役貪饕無厭于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門曬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圍搥實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致各運官狼狽他鄉終年追比又于各軍之赴領也除上號散籤給籌擺牌不計外每石扣除脚米一升此外又勒撈錢數文夫一時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撈錢此胡以說焉^臣于是乎不勝憤矣重罰以懲之矣乃此禁方嚴彼竇復出竟付之無可奈何^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錮弊之深一

至此乎久乃察得其故則^臣且寬之且憐之矣非若輩之真可寬真可憐也以若輩之有辭于我非得已也^臣部公署修理未知起于何年各司輒呈堂轉行各倉取磚瓦木料治為故事夫竹頭木屑固曰倉中之餘而輦輸糜餼之費其誰任之然此猶曰借用一時也至倉撥軍斗所得不過月米數斗耳乃^臣部報堂守門等官印書輿皂等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夫以堂堂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株也則亦可差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臣欽依遵行

疏鈔

糧儲

三

已久也至倉庾非授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脚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中大小官員卸命而出者每每向其倉計夫若干信宿往還經年奔走與者不勝額蹙受者視為固然彼各官奉使俱執有勅合卽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是足用一程之費辦之有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槩取給于幾倉之貧役也蓋至于星輅遞送而倉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修理未已也而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之以遞送彼俱貧人窶于日求升合豈能鑪錘點化

安得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欲
 禁其利而反重其費是明教以為奸也我既重其費
 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辭以應夫
 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 臣請是自 部始查得 臣
 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蓆昌平鎮簽稽暨崇文門稅
 課司九江臨清鈔關奉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
 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席鋪陳心紅紙割筆墨燭炭
 修理衙門并本科十二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
 價之用年終除所費外劄發太倉銀庫作正支銷此
 疏少 稟備 十三

不過滄海之一勺耳國家豈藉為盈縮合無即留此
 項抵作各役工食暨雇覓匠役之用儻有不足 臣等
 再為議處其一切津貼工食倩借工作與夫出京夫
 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役不許仍前屑
 越旗甲腹削軍士有犯者必罪不宥則我無所侵于
 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
 公平正大之體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也者豈非甚便
 計哉此等事體最為細小豈宜煩瀆 聖聽第人情
 沿襲已久立法之始嫌怨必多非借嚴旨終無以破

拘擊而一法守也矧各役工食又經奉有 明旨非
 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冒昧絮陳仰塵 睿覽伏
 惟俯賜俞允勅下遵行再照錢穀猥煩奸徒睥睨有
 等無藉積棍往往擅入倉場無端討索少不如意輒
 敢掉臂司屬之前蜚謗通衢之外更為可恨 臣會請
 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 天語叮嚀
 重申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賞者聽各監督司官拿
 送法司依律究擬儻係各官曲徇體面濫行給賞 臣
 訪知即以能軟証考移咨吏部查照劣處庶輦轂之
 疏鈔 稟備 十四

下法紀常肅所禪軍國大計非淺鮮矣

倉儲日虛理應及時從長計議嚴禁改折以裕國計以杜隱憂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管總督倉場刑部左侍郎謝杰題聞民以食為天故善治國者以足食為本我國家自都燕以來漕東南之糧四百萬石以實京師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為因近年地方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為折色兼以邊餉外急庫金內空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

疏鈔

糧儲

五

者於情又復不利於折年復一年安得不至於匱者頃因皇上不以為不肖使以原官暫管倉場視事未及五月掣籤未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所收亦止一百八十六萬九千石有奇已自為少况今年又不及其數乎緣今歲改折一百四十六萬五千餘石去已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即此折而復留已近一百六十六萬餘石加以門糧節俸四鎮

通倉共派九十餘萬石則進倉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考每年出數共支通倉者四箇月全支京倉者

八箇月約計支米二百餘萬石而今年之閏猶不與焉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僅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併此二年之積亦耗矣說者皆以庫銀之乏為可憂以為銀之乏誠可憂也但係輕賚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非若糧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况今年糧運全賴天時助順河流復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

疏鈔

糧儲

十六

灣倘天雨不時河道梗塞又時事之不可知者可不為之寒心哉且人心不古澆漓特甚年偶因南糧阻凍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為故事該臣屢稟嚴推迄今方得完備由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勢必展轉營求本無災傷而告災傷本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套又將以改折告矣但倉庫空虛至此隱憂已在目前市恩遠怨獨何心在倉言倉非得已伏乞天語叮嚀勅下戶部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直地方非真有十分之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

不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為措處亦不許其輕言裁
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餘積必至數
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
之地而將來之憂可杜矣衣和備履霜無虞國計
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總督侍郎謝杰題稱暫
管倉場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
石有奇累年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目今京倉實在
之數僅僅四百八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乞要

正鈔

奏備

一三

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十分之災不
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為措處亦不許其輕言截留
各一節為照額定漕糧四百萬石皆國家惟正之供
而三軍所待以為命者也爾因旱澇頻仍改折數夥
流離相望議賑日增兼此河工告急堅請截留夫以
額派之糧止有此數今支分既眾則積貯必虛故臣
蒞部事以來朝夕憂思近該各省直雖有報到災荒
未敢輕議改折者誠欲圖漸積而預為之處也今該
督臣殫慮竭思最為遠見所據前因措應依擬覆請

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大災大澇不
得輕議改折河工支用別為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
至於臨德二倉積貯原備災傷支運此後附近省直
亦不得輕請賑濟本部仍咨工部知會

原鈔

奏備

一八

倉儲匱乏殊甚運道淺澀非常不揣敬陳愚悃

具以少濟時艱兼裨國計萬一疏

謝杰總督倉場刑部侍郎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臣聞天下之大命寄於積貯帝王之舉動貴於萬全今京師各倉尚歉二年之積而孤臣過慮恐生一旦之虞業已兩次具疏上請矣荷蒙允行特勅巡漕倉二御史往董其事臣愚敬服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故當用人慎重之秋而獨能勇決如此臣方喜之不暇更復何言但臣睹鳳陽巡撫李三才帶管巡漕

疏鈔

糧儲

十九

御史蔣以化疏報清河日涸愈濬愈消重運可憂併乞寬假等事臣一見之不勝驚悸夫漕根本關軍國之命脉况今歲又值時勢之艱危則新運之來不來乃三軍饑飽宗社安危所係臣忝當事之臣安得而不汲汲者敬用條為四事以叩九闈伏惟 聖明留意焉一曰總漕之撫臣宜議臣按議單一欵嘉靖三十八年題准總督漕運都御史務要久任必漕務修舉每年運糧無欠方許遷轉蓋其重也如此今河漕既分則鳳陽巡撫李三才者其任也三才之才品各

御史言矣臣不敢贅惟是既去之人復留在事雖人

臣任勞之心未嘗少替而羣下觀望之際不無生心夫當此漕河涸涸之會縱使羣工兢奮猶未必天意之何如况人人以觀望之心承之其能濟乎故如三才者 皇上誠念其賢即當亟復其官以遂彼任事之勇或聽其去亦當亟求其代以釋彼肩鉅之勞似不宜遲疑兩可以誤大事也者巡漕之憲臣與撫漕之重臣其勢相等以欽點巡漕巡倉之心為簡用撫漕之心是直在 聖念一轉移間耳茲臣之所以竊

疏鈔

糧儲

三

有望也二曰放糧之折色宜復臣按倉中舊規每年四月十月軍糧應放折色歷年行之未嘗有改頃因度支告匱遂并二月盡放本色每年多放兩箇月計放過糧四十六七萬石則倉儲安得而不益虛乎臣前二疏竝未言及者誠念本部之苦心未忍形之齒頰耳今舊糧將盡新糧未來勢已岌岌乎臣始不得不披瀝一言之恐日後米價益高即欲復此舊章勢愈不易故不如趁此四月之期仍放折色一月如後全漕抵灣則止放四月臣次亦示愛禮存羊之意倘

或漕運離歸則十月亦須開放以復前此一定之規
蓋銀係輕賫猶可不時而來糧係重運非歷一年不
至以今日之時勢十分窘急內儲既虛外河又涸憂
煎湊合故不得不懇切以請也三日臨德之補數宜
先臣按臨德二倉所積原不在漕糧四百萬石之內
專為補地方災傷改折而設本年災傷約徵折色二
十萬石矣故所運于二倉者亦以二十萬石之額補
之此係山東地方不經過淮可以徑運入都者也目
今東南漕糧計難以預期則彼臨德補解自應以速
發且二十萬糧軍八一月之食也得此糧以入倉再
合今歲河南山東江北之粟米計之亦權可以增數
月之食倘其不敷俟四五月間南漕若果不至即盡
括臨德倉中所有之數解之則河下有漕船熟能計
其多寡倉中有精米孰能審其盈虛非惟積儲稍充
而都城有賴抑且米價不湧而人心亦安倘他年豐
熟河道疏通不妨照數抵還二倉則在此既有濟於
目前在彼亦無損於日後未必非策之得者也臣聞
古者鄰國凶尚不過糴以示存無相通之意況今四

原金

以米備

三二

海一家而臨德地方又不遠千里乎茲臣之所以議
之也四曰工部之修倉宜預臣按戶工二部故事凡
收糧俱督以戶部之司官凡修倉督以工部之司官
各有分司期於共濟但頃來修倉之期適值收糧之
候在戶部則車脚之奔走在工部則工匠之往來本
部監督主事僅能掛掣乎車脚不能禁遏乎工匠出
入潤滑莫辨彼此而車脚遂緣之以便其盜米之私
臣訪知之欲禁之久矣今適鳳陽巡撫疏乞寬限夫
既曰寬限則糧之至者必難如期而倉之建者可以
預理合無趁此春令方煥夏潦未霖之時速速以修
倉為事比及漕糧已到各倉亦必報完則工匠不得
以溷入車脚不難於稽查盜米之奸可立革以後立
有成法年年按此而行是亦倉規之一便也夫工部
司官本非臣之所得督率但素以道誼相期必共襄
國是茲臣所以不得不藉上旨以一申明之也夫此
四者一係吏部之人才臣不宜于一關本部之空乏
臣所宜體一屬工部之職掌臣不宜侵第時艱而言
之稍切情苦而慮之必周所恃三臣同心知有國而

原金

以米備

三三

不知已或能亮臣之啓憂而不罪臣之饒舌也如果所言可採伏乞勅下各部詳覆施行庶幾一得之見收猶與隱憂之可杜臣雖冒乎多言之罪亦有所不辭矣

正金 天松儲

因事陳言補偏救弊懇乞聖明俯賜採納以安既勞之民以節已費之財疏

張棟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二月

本月二十二日該山東道監察御史江東之題為恪遵恩詔改正虛糧懇乞 聖明溥賜飭以昭嚴威以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奉 聖旨各處新增田地虛糧已有詔旨抽查改正撫按如何不着實奉行這所奏戶部着看了來說車大任要譽害民着革了職為民欽此臣待罪該科伏讀再三心怡神暢非御史正金 卷備 二十四

上體明旨下軫民瘼不能有此陳請而非我 皇上明見萬里從諫如流亦何以能諄諄降諭戒羣工而定民志也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蓋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言以瀆 天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第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

零而先年魚鱗文冊並無一字可考訊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五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猾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爲奸積成宿弊一再易主而爲奸者亦自不知其所由來矣不丈何由得革唯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衆者尙可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懼叅罰之及而莫之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

疏金

糧儲

三五

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卽以江右一省言而爲府十有三爲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表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卽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叅罰立至於是有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卽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卽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驕驕騷騷天下之駿馬而試而金龜之間則疾不能過狸鼯黃號白鶴

疏金

糧儲

三五

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
有能不能也况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為長吏者以
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
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即
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
在造冊之日則不許長吏就榻撫按通司府司府逼
州縣若曰寧畧毋遲苟且完事毋惜延違限其於民
情之稱便與不稱便地方之相安與不相安都付之
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爾時各州

更亦

林備

三二

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
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願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効疏
在前誰敢不避語云兕虎在前見有候之珠而弗及
撥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
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於
行法而乃歸咎於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為得或云
重丈之為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
固此事而可以為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費財者固
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

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
然當此之時民也勞矣財也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
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筭也
收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
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 皇上之軫念又何
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臣以為補偏救弊之術莫
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
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
害某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

亦金

光信

二八

之中要見某縣為害多某縣為害少某縣為有利而
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
或初丈善矣而定則之未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
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
未丈而弊多者則擬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
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為查覈據新冊而甫為調
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
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
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斜量折筭此

其弊在田畝其罪左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
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
不可責其浴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
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書筭
不可曉諭彼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
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未必無晰其弊實者也與
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
查改其力尙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根不去就若
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尙倍乎與其掇底更

疏鈔

卷二六

三九

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
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尙萬萬乎第須專責之於
撫臣使撫臣經付其托於該府該府經付其托於各
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
可通也而郡守之於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
達之於府府可以達之於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於
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警服豪彊可以潛消
謗讟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於丈量乎何
有哉若委其責於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

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
免有所異同而況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
徒令長吏苦於應酬疲於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
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於撫臣撫臣又專責於郡守
郡守又專責於縣長吏而通變宜民便宜行事朝廷
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守郡守又復聽之
縣長吏慎毋以文罔束之慎毋以條約拘之慎毋以
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
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爲低昂慎毋以一

疏鈔

卷二六

三九

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庶乎責任重事權
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
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
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況丈量一事尤爲恩怨
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今既許其便宜
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責之以旦夕之期
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
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
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罪亦可也若

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為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於已者又易從生諂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既以成功責之臣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羈於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

疏鈔

糧儲

三十一

勸罰之重而人知懲如是而功有不成者臣亦不信也然臣之所見不過一班臣之所知不過一縣臣之所言者不過千慮之一得其有裨於丈量與否有益於民生與否有補於國事與否皆非臣之愚所能知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亟行各該撫臣及時酌處以甦民之勞以節民之費民生幸甚臣愚幸甚

國計民生公私交絀隱憂可虞敬申未議以仰

禱萬一疏

張

棟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三月

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給於東南辟則千金之家所居雖在都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充然足於用不見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勢所必至無足異也天下猶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為

疏鈔

糧儲

三十一

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於一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於將來陶朱公候時轉物不過如此頃歲以來庫藏已竭杼柚其空而逋賦益積未有完期蓋臣詰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見如井蛙不能遠有所覩又不能出奇謀建高論惟是區區一念耿耿在中不容自已謹摘其一二斷乎可行行之

而斷乎有益於民生國計者請下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財不匱上下其胥賴哉緣係國計民生公私交紬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禱萬一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日覈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以宗人府緩征各項補之奸竇易生虛冒日衆且歲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覈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某圖某圩某號查明四至果係柵江柵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卽查本縣會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科之糧若干以抵實荒應除之糧有無足數卽使不足寧可均攤於平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能究結蓋既爲荒糧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五錢未必加輕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是積胥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田不覈則荒糧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積勢也此荒田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二日寬改折臣按東南糧則

正金

米餉

三三三

照起科大率本折各居其半而復有所謂改折者何也抵因凶歲籽粒無收而歲輸有額難於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於取民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在議者以爲正米二石原有耗米四斗合之爲一石四斗則雖折銀七銀亦不爲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之於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謂不費之惠奈之何必欲歛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卽當有補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欲重之於五錢之上者舛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三日解白糧臣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二十萬石有奇我 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用民運今東南去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白糧一石有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夫船米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二錢又車脚銀四錢是白糧一石費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達京師且有滯爛有飄沒而鈔關又有船稅臨清又有帶甌河西務又

正金

米餉

三三三

有艱澁諸如此費更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愚以為宜照漕糧事例即令旗軍帶稍本船每船以十分為載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蓆等費比之漕糧寧過於厚而船稅帶輓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既得免北運之累即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自糧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

疏鈔

糧儲

三十五

裁四曰審徭役臣按條鞭之法雖槩行於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於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足於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於無擾耳今既云行此法矣胡復有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船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請言其詳蓋錢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

亦以官解宜也何為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賠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於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即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未經解盡收頭之責終於未完庫吏因而為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船既有徵銀在官矣即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

疏鈔

糧儲

三十六

可也今乃仍點大戶官銀不足傾家賠補而該吏人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破稟官究責以致浮費之數反倍於賠補之數夫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既額有官銀矣即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乃仍用里甲倍費不貲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為利不得則以苟簡稟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上取支贖銀無以應其求而亦派辦於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畝寡交派空役銀入官公用不

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為吏書所乾沒
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伏乞 聖裁

糧儲

三十七

白糧弊極難堪部運玩縱當議懇祈聖明特賜
查處以肅法紀以重供應疏

陳

渠

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光祿卿孫
璋等題臣惟東南小民竭脂膏以供上用歲輸白糧
轉運千里賠費蓋不貲矣故向來寺臣憫其難苦往
往加意寬恤之苟可完事無樂過求詎意法以因循
日弛人以姑息滋玩遂至積奸倚包攬為生涯而乘
時射利巧宦視部運為奇貨而徇私欺公如今日之

疏鈔

糧儲

三十八

極者又安可不一問乎竊照本寺歲額粳糯米六萬
有奇坐派蘓松常嘉湖五府然起運有時完納有限
插和有罪愆期有罰又有總部督之協部押之凡以
防民奸重國用其載在漕單者犁然備矣故白糧舊
例民挨軍幫魚貫而進遲及冬初靡有一處不完一
人掛欠者至昨二十六年則大謬不然矣完者十七
未完者十三咸藉口守凍以為冰消即至及事後訪
之始知因米價騰踊停泊官渡賣貴買賤以粗易精
捏詞支吾搪塞了事彼時即欲據法參題顧其米色

雖抵猶堪搭放期限雖違猶及接濟既於公家事無大悞而臺臣方大美又旋有申明之疏故臣等以為可已也詎期至二十七年則更甚焉至者未及十五而未至者將十之六焉以至今歲三月本寺倉庾如掃而內府各衙門催討急於星火不得已選差牌役於天津臨清等處偵探有船在無人者有人在無米者有人米雖在遲回顧望不欲即發者總部官或先或後莫知所在而散部官猫鼠同處雖在如無延至四月終烏程武康三縣始到五月盡長興吳江海塩

疏鈔

糧儲

三九

德清無錫五縣始到六月初嘉定吳縣始到其長洲桐鄉至今未到其到者復插和粗惡大半不堪欲行退換無論千百白糧勢難卒辦而內外守候關支者肩糜踵接亦勢難再稽只得隨到隨收照例飾撥委曲給發以應目前之急然費處則大甚矣夫漕單違限有罰而今則越歲經年不異也插和有罪而今則盜賣買補為常也於此不問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弊將安極供應奚賴是以東南數萬膏脂徒作積奸肥家利己之本而朝廷千里轉漕祇為巧宦罔利營私

之媒損國病民孰此為甚臣等誠不知總協部官所部者何物所總協者何事而敢漫不經心恬弗知畏一至此也有無通同臣等固不敢厚誣各官而是否縱玩在各官或亦不能自解矣除中間違限雖久而米色猶堪及米色雖次而插和無多者姑不敢過求外擇其甚者如歸安海塩長興三縣違限既久米色更惡使處處若此將何倚辦至桐鄉長洲二縣米色美惡未可知第今新運當至而舊運到狀未投違玩則已極矣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

疏鈔

糧儲

四十一

非過將嘉湖總部通判王仕鳳協部典史胡文宇蘇州協部主簿盧儼叅酌漕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四縣糧長干係人眾應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覆議上請再照國家歲運太倉米四百萬石然無一後期至豈彼運者獨非人漕者獨非河而部運者獨非官乎然而遲速懸絕完欠迥異蓋彼有一定之令而此無必行之法也竊思前項白根既載在漕規合無比照軍運事例悉聽巡漕憲臣差完一體嚴覈如或違玩將協部官照例叅處庶根解知警弊端可清而有

禱於供應法紀者非渺少矣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隨該戶科參看得光祿寺白糧雖民運乎然較之太倉米則一以供軍一以供國夫孰可緩者古有一水不通思荷鍾而先征一粒未運期負米而先趣似不專為餽餉之急據疏舊例民挨軍幫魚貫而進遲及初冬靡有一處不完質之漕單開列甚具性查參不由憲臣則因循多任巧宦該寺欲與軍運一體嚴覈參處真為救弊確論不然則乘時射利徇私欺公者猶當視為生漕為奇貨而僅僅議處恐不足以盡之蓋查參垂之經久而宿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勅內添入此款以肅法紀而重供應在彼既知有難犯之條即此亦恃有必申之令無第云糧數無幾而始為酌處者也抄出核之通抄到部議覆間於六月十七日該本司陞任署郎中事員外郎王梁奏為府佐部運稽遲被參妄行投賄懇祈聖明特賜查處以警官邪以肅吏治事內參湖州府通判王仕鳳差林六投賄七十兩緣由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併抄到部查覆間隨據解戶部

疏欽

四十一

王祥等連名告稱係各解戶懼罪妄行本官竝不知情等情本部以職非刑名題送法司嚴加究問去後今准刑部咨稱問得林大等十三名分別首從以財行求計贓坐罪各擬徒贖罪王仕鳳投賄既出眾解被劾委非其辜眾口不能盡調公道自不能枉第其心跡已白原有可原而鈐束失嚴似應量加罰處聽該部同部運違限事情一併議覆題奉 欽依咨會到部送司卷查漕單事例內隆慶二年題准民運白糧每年十月終徵完十二月以裏盡令開行掌印管疏欽

根儲

四十二

根官依限完報者獎勞違限者查照漕糧事例參究總協部官管押糧長運至瓜州聽僨運御史漕務參政僨入軍幫內一體督催到京完納又一欵民運糧行總協部官正月以裏督行開船定限六月以裏完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解違七月終限者住俸三箇月違八月終限者住俸半年違九月終限者住俸一年違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能輒例罷斥各掌印官遞降一等又一欵只運照軍運每船許量帶土宜四十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

免其納稅等因備載漕單見在遵行今該前因通查
案呈到部看得光祿寺卿孫瑛等題稱歸安海鹽長
與三縣民運白糧違限既久米色更惡桐鄉長洲新
運當至舊運到狀未投違玩已極要將嘉湖總部通
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蘇州協部主簿盧儼參酌漕
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於各縣糧長干係人眾應
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議覆上請及稱國家歲運太
倉米四百萬石無一後期至者然而遲速懸殊完欠
迥異竊思前項白糧既載在漕規合無比照軍運事

疏鈔

根儲

甲三

例悉聽巡漕憲臣差完一體嚴覈如或遲玩將協部
官照例參處又看得戶科抄參白糧民運遲及冬初
靡有一處不完質之漕單開列甚具惟查參不由憲
臣則因循多任巧宦今若僅僅議處恐不足以盡之
蓋查參垂之經久而宿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
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勅內添入此款以肅法紀各一
節為照民運白糧乃上用正供總部有專官協部有
佐領而插和有罪違限必懲在令甲犁然可鏡乃
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主簿盧儼各承專委漫不

經心漕運既已遲違米色插和粗惡據例各官均應
罷斥第查各官本處原給批文係二十七年五等月
方行給與漕單原限正月開行計本處給批之時已
違漕限五月而插和作奸由於糧長諸人此其罪又
在該縣相延起發稽遲不行細驗之故也既列彈章
當為議處內王仕鳳投賄原不知情已經法司究確
無容再議惟其失於鈐束責亦難辭應同各官分別
罰治以示警懲所有各縣糧長人數眾多業已追贖
情應未減姑行免究至於白糧運規委當查照漕單

疏鈔

根儲

甲三

開載事理嚴行申飭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宇主簿盧儼各加罰
治再照民運規則漕單之所開載者非不明且悉也
祇緣法久玩生弊竇叢出及各該部糧官員有指沿
途鈔關納稅耽延時日者有指凍阻為詞捱至一年
以外不到京者有指遭風飄損赴京告改折色者不
思糧已征收開行既與漕糧同時而凍阻完納獨與
漕糧懸異乎漕糧漂沒尚令官旗均派買補而白糧
失風獨得改折以滋弊乎皆因降罰之典特嚴於漕

糧而有司部運視白糧爲緩者也相應嚴行申飭各
本部備行浙江應天各撫按衙門并劄各該監兌司
官自二十八年爲始嚴督各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
將額派白糧照依漕糧事例依期懲完務在十二月
以裏盡令開行僨入軍運幫內一體隨幫挽拽魚貫
而進不許間斷參差倘有漂失卽令照數買補不許
告改折色如至開行之期各該有司若或無糧無船
及徵收不行用心看驗以至揷和粗惡者掌印管糧
官聽監兌部官卽行叅處仍將各民運起行日期預

疏叙

卷二六

一六三

先報部查考至瓜州并過淮過洪聽巡漕御史查催
遷延者一併叅究至京完納違限者聽巡倉御史查
照近題事理查叅倉漕御史各於差完之日仍將總
協部官分別舉劾以昭勸懲增入各差御史劾內以
便行事庶法紀嚴而遷延可免矣及查白糧船隻向
來不行僨入軍船幫內者以軍強民弱懼其欺凌仍
行巡漕御史通行各該總運官員嚴禁旗軍人等不
許恃強凌轍民運糧船違者許糧里人等徑赴巡漕
衙門從實陳告擒拏重究所有白糧船隻附帶土宜

原有定額經過鈔關查果例計夾帶貨物照例入官
驗無多餘卽時放行不得仍前指以夾帶私貨羈留
罰稅有悞運限竝劄管關主事一體查照施行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周良寅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趙世卿 國匱民窮修舉錢法以開財源疏

趙世卿 都城錢重制令宜遵疏

姚思仁 敷陳鹽政利弊以裨國計疏

戶部 鹽商極累情理當察疏

戶部 西北鹽法規制犁然乞杜釁萌疏

戶部 鹽法極弊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

戶部 鹽課千係邊儲議割大虧正額疏

戶部 鹽法遺計攸關王章難貸疏

戶部 鹽價槩增雲商告困疏

趙世卿 神棍倚勢作奸阻撓鹽法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周良寅 戶科給事中
萬曆四年三月

竊惟天地有自然之利行法貴通變之權夫即山鑄錢古稱富饒之效蓋明驗章章矣然法之行也每至於齟齬壅遏而不可通是果法之不便哉經久之規不定拘攣之見不破而因循苟且之習日以滋也伏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法度修明百廢具興近論疏鈔 錢鹽 戶工二部鑄萬曆錢而雲南建議特允部臣覆請所以殫精勤之思為生財足用計者亦既諄切矣但鑄錢而終或壅塞法猶未周也行之一省而不通行天下利猶未溥也 臣待罪該科職掌攸係敢不陳壅塞之弊與通行之利以推廣德意於萬一乎 臣謹按我國家設立寶源局鼓鑄銅錢通濟民用弘正以前法之興廢無論已即嘉靖隆慶間所製金背錠邊火漆名色不同而折價遠異是宜輕重多寡當折相兼無時而不便矣乃民間交易多用錠邊而火漆間之金

背則或用或否且時又有出錠邊以收金背而各門
市肆鮮以金背而貿易者又同一金背錠邊火漆隆
慶所鑄非有減於嘉靖也乃隆慶通寶竟不肯與嘉
靖通寶而並行者興廢靡常紀法不定以昭代之制
錢尚如此則前而開元等錢可知也在輦轂之下尚
如此則遠而各省又可知也臣竊求之蓋其故有四
焉火漆價低民情所不願用金背價高分折有不便
宜且三項每雜錯以估美小民易任意以行私此名
額之不齊一也每年自宣課司收稅外市關所買遷

疏鈔

錢益

二

者皆細瑣貨物納贖追徵率無所藉官散於民而民
不得輸於官觀望疑惑莫知所貴此公私之未通融
二也鑄江一興弊端百出錢糧經手動輒侵漁吏皂
垂涎以需索匠役染指而營私造作既不如法則美
惡必至低昂隆慶通寶之不行大率坐此此姦弊之
未除三也富豪巨賈利析秋毫造計多方憑依城社
或騰湧乎市價或陰撓以講張無知小民見積錢之
無所用不待不交而棄之彼且廣布資本賤以售其
直也待夫私橐既聚民間之錢既少然後資緣機會

一起而貴糴之訪得嘉靖末年京師錢法率此輩所
阻此法令之未嚴四也夫錢之為言泉也泉疏則流
於則滯遵鑄錢之定制至於滯而不通此今日之不
可不經畫者也京師用制錢而不通於各省各省有
古錢而不達於京師用之則為錢可以當金與幣不
用則為銅不過鉛鐵等耳流布未廣將何以導利於
天下耶議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用銀一萬而鑄錢數
萬縱使通行利亦有幾臣愚以為用銀以鑄錢則天
下多數萬之錢即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所以藏富

疏鈔

錢益

三

於民也矧山澤之利取之不竭乎苟其初各省將文
武官員折俸銀兩每年總該若干暫為工本鼓鑄即
以備二年折半支用以後年分將贖罪者令其輸古
錢或令輸銅入官悉隸寶源局量處工資其折俸銀
兩亦可以遞減添造仍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通
融出入俾銅價工資不必悉出內帑則錢益充溢與
金帛而相濟矣以是為利薄而不議則彼盜鑄者豈
皆情不畏罪輕以其身而陷於刑憲哉議者謂錢法
之設本以從民願也行之天下苟物議沸騰其何能

愚以為寶鈔之法在國初猶通用之而閩與東
粵多用古錢民便至今果誰所強也且既行於兩省
獨不可行於各省既用古錢獨不可用今錢若歸併
工本多鑄鑄邊其金背火漆少鑄之以存古制仍約
所價值每銀一分定錢幾文務彼此俱利而又賦稅
正供除本折外存留歲額則與銀半徵之紙價贖罪
除上穀外折色亦與銀半徵之一切驛遞軍餉等費
習權其分數取辦於錢則名制畫一估折不虧公私
兩便民志不惑久而習且安焉雖禁使勿用亦將不

疏鈔

錢法

四

能矣矧所謂不便者特官吏無所遂其貪商賈無所
肆其巧乎哉議者又謂王者之政不與民爭利錢法
一行則私鑄有律阻塞有禁笑子母較錙銖寧無病
於爭利乎臣愚以為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私鑄阻塞
之令嚴者正所以用其權而興利者也今夫千金之
家操其奇贏猶能奔走鼓舞使人樂為之用而惟其
所欲為况朝廷握利權以運用天下至使張弛盈縮
商賈得以制之是徒假姦猾以媒利之資而三尺之
法曾不得伸於天下也於鑄錢亦何賴哉議者又謂

古錢難銷不若新舊間用但當權其價值賤古而貴
今臣愚以為古錢固不必銷但世遠偽滋真假莫辨
民間不用亦不必禁且新錢盛行舊錢必至於廢格
革故鼎新視聽不易亦同律度信法令之一端也伏
乞勅下戶部如果臣言於鑄錢有裨詳加酌議施行
仍立為條式頒布天下令南直隸於南工部十三省
於各布政司專管置局俾其一體遵依行事則行之
數年將錢滿天下而貫朽可立致矣再照議論多而
成功少古今之通患也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天

疏鈔

錢法

五

下之恒情也鑄錢之利人知之矣用錢之使人知之
矣知之而效驗罔臻非無議論之病也持法不堅之
病身往者儲蓄告匱建議諸臣屢以為請該部題覆
銳意方行而阻者紛紛今日令之明日收之曾不旋
踵而報罷矣盡餅談河無裨饑渴朝甲暮乙築室道
傍使古今所稱利者徒為紙上之談此則臣愚之所
不識也伏乞 聖明宸斷毅然必行勿從中止庶法
立而可久利廣而無方矣

國置民窮修舉錢法以開財源以寬民力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萬曆三十六年八月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內該工部咨開戶科給事中郝敬欵題設官立局廣鑄制錢官民兼用查得戶部軍糧商價歲計九十餘萬兩銀錢三七兼支計該鑄錢銀二十七萬餘兩今計鑄錢一萬文合用銅價工料費銀一十四兩以五十文支放則可值二十兩矣共可充銀三十八萬有奇其鑄錢四火黃銅選定殷實商人買辦隨鑄隨送照例兼支等因到部又於二十

疏鈔

錢益

六

九年正月內准工部咨稱本部商人不多業苦難支欲將戶部錢銅改令自行召買等因到部隨於本年四月內單派宛平等縣僉報商人朱萬壽等三名買辦黃銅六十萬斤每斤價銀一錢共該價銀六萬兩當於太倉預支銀二萬四千兩責令在京買納又該各商告稱黃銅貨賣原在蕪湖等處乞准輕齎等因該本部移文兩淮鹽運使司於歲課銀內量給三萬六千兩共給過銀六萬兩而各商經年有餘尚欠黃銅十萬斤見在追比今據三十年分又該鑄錢黃銅

六十萬斤相應召買鑄照制錢原為貨泉則採銅自

關國計第以去歲之金漫付數商之手公免課稅私假經營遷延不免於侵漁程督動稱夫賠累是採銅之通弊也工部原擬五十文支放故謂十四兩之銀可得三十兩之錢計其利當什四今市錢以六十文行而各商所領銅價之外又有告免稅銀計其利不當始議之半矣費重用輕無益均輸之計朝三暮四徒滋多事之煩又鑄錢之流弊也則國家亦何利焉查得各商具述黃銅聚於蕪湖等處若就彼買辦非

疏鈔

錢益

七

惟銅無雜偽抑且價必懸殊則錢利或可不失原議矣合無移文應天撫按衙門將本府歲額應解太倉銀三萬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贓罰銀一千二百兩盡數動支或不足量於太平等府額銀內動支奏用就便給發蕪湖等處責委材能官員照依尋常時價買辦黃銅差官驛解赴部給鑄案呈到部看得採銅鼓鑄實為平準之權宜而給驛轉輸尤免侵牟之積蠹相應題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應天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應天府額解銀三萬

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贓罰銀一千二百兩盡數動支不敷外仍於太平等府額銀量支奏用就便給發蕪湖等縣責委廉能佐貳官一員照依尋常時價買辦四火黃銅造成文冊給與勘合沿途不許阻滯本官亦不許挾帶私貨騷擾驛遞務要星馳解部轉送工部寶源局鑄錢應用至若買辦解運官員果能勤身佐國潔已奉公仍容臣部咨送吏部紀錄優叙若或自同買豎致悞軍需及有挾帶騷擾情弊亦容_臣等從重叅處

疏鈔

錢監

八

都城錢重制令宜遵嚴明禁以裨實用疏

趙世卿_{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

看得疏通錢法禁止盜偽累經奉有明旨不啻三令五申原議制錢官民並用凡軍糧商價俱要銀錢三七兼支每銀一錢以五十文為率按以時估於民固無虧損計以本費於國稍有積贏誠公私兩利之術也奈沿襲漸久銀錢價值低昂屢變向猶增至六十餘文今則六十七八文矣將來消長尚未可知惟就今日亦可謂濫觴之極者彼估賤而費用之則眾口

疏鈔

錢監

九

譁因其賤而賤用之則國本蠹至使欽定信額不遵率於輦轂之間而臣子區區籌畫尤苦於掣肘而難行_臣憂滋甚夫等一制錢耳何先後貴賤懸殊乃爾臣以為錢法之害有四曰盜鑄之與雜用也市價之多岐而流行之未廣也制錢固自有真乃姦宄之徒以彼私造屬物與制錢雁行於市非以偽亂真而陰壞吾法者乎官爐之制惟一然閭閻流布顧有所謂紅黑背面色樣光薄之類不勝指數非以雜溷純而畸勝吾法者乎市價之平宜辨也自假雜之錢出而

五文之數窮斯真偽同類而共賤之矣是低昂任柄而撓吾法者也令甲之遵宜同也今寶源每歲巨萬之鑄旋轉僅在都門百里之間過此即格而弗通焉是壅塞爲患而阻吾法者也抑四者之害雖同而盜鑄爲甚頃者錦衣衛都督王之楨緝獲人犯私鑄如魏廷遷買使如康進林輩公待私假明有其人矣調停錢法臣部司之禁緝奸盜在柄法諸臣司之偽者不華而望真者之通臣之所不敢必也臣見連年匱訕蒿自焦心不能別出他籌豈以國家成憲任奸究疏鈔

錢益

十

鈔務並畿內府屬各宜通行真正制錢禁約法令永爲確遵假雜之錢既禁而不用則真正制錢自日以增貴錢真價平即軍糧商價各照原題額數支給亦將樂霑實惠而無復巷議之萌矣倘議可推而民稱便即由是通行天下可也

疏鈔

錢益

十一

循職掌酌時宜敷陳鹽政利弊以裨國計疏

姚思仁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鹽筴固邊計也鹽筴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

國家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

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尤然虛也則鹽政之利弊

講之有未盡也 臣 欵啓無似奉命督理長蘆等處鹽

課任事以來昕夕虞虞力修釐革之效蓋數月於茲

矣利弊之源稍得其梗槩不揣固陋條為陸欵上瀆

宸嚴伏惟俯賜採擇微 臣 不勝大幸計開一重事權

疏金 錢益 十二

以便振飭竊惟國朝設立都轉運鹽使司列銜三品

予理鹽務官階不為不崇責任不為不重但行鹽州

縣因無統轄往往視運司為贅疣文移束之高閣關

提棄若弁髦卽佐二小吏尚與之相抗他可知矣間

有不知大體有司視商如讎商鹽到彼或不容堆放

不接水程或今自守候故為阻抑鹽未賣而輒繳引

目鹽已賣而價值不追甚至縱民私販以奪其私行

查則捏文申請以塞責撥運則故勒賤價以虧商不

惟不與疏通且至視為秦越則邊餉將焉賴也良由

運司爵雖崇而權不重法欲飭而勢不行故耳邇蒙

皇上加意鹽政將兩淮運司特加憲職鼓舞所及人

心改觀竊念長蘆等運司課額雖不及兩淮之半然

亦各不下十餘萬職掌既同委任不宜有異乞勅下

吏部酌議一體加銜以重其權又查運司管理錢糧

列銜布政使職掌更資俸深者加叅政銜資俸淺者

加叅議銜務使行鹽地方有司悉聽節制如移文不

報關提不發者許叅官提吏仍令填註賢否凡州縣

正官或有留心鹽政加意國課者或嚴禁私販商民

疏金 錢益 一三

兩便者或稽查積鹽疏通壅滯者則註上考或有故

縱與販不禁私鹽者或有不收水程藐視憲法者或

有陽為申請陰行阻抑者則註下考開送巡鹽御史

并撫按衙門以憑舉劾至於州縣衛所巡鹽等項員

役每季各親赴運司查比比分數務以官鹽之行否

寓考課之殿最庶體統嚴事權重鹽政有不振舉者

未之有也 臣 非不知初奉 明旨 難以槩加但以官

非監司有司不屬統轄縱有豪賢終致掣肘朝廷何

惜此虛名而不為邊儲計乎伏乞 聖裁 二議更轄

以便責成臣聞琴瑟不調必更張而後可鼓時勢既異必變通而後可行今之應議者長蘆三分司之事是也竊照長蘆運司舊設運同一員轄南十二場名曰滄州分司駐劄海豐去司百餘里而近運判一員轄北十二場名曰青州分司駐劄越支去司五百餘里而遠後因逃竈太多鹽課莫辦嘉靖間奏准歸併場分南場止有其九北場尚存十一且南場產鹽數少私販亦稀北場產鹽數多姦弊尤甚如蘆臺越支產鹽可數十萬而商運更便往往收買在三場即正

疏鈔

錢益

十四

場私販等弊由蘆州豐潤寶坻遵化而出者至不可禁故青州分司在蘆州豐潤之境宋元於此曾設鹽監正亦為喫緊要地也必得階秩稍崇卓有風力於此駐劄巡行專督鹽課庶幾積逋可完私販可革而姦猾亦自斂手審酌時勢其在南北二司一更轄之手夫以運同而轄北司則官階四品法令易行稍振刷之而不患鹽利之不興以運判而轄南司則事務原簡催辦不難一坐理之而不患商課之復逋乞勅下吏部再行酌議不必更其官惟更其分轄之地方

與原管之篆務則官與地相宜事與人俱稱而鹽務視昔當自改觀矣伏乞 聖裁三重巡行以督課程竊惟鹽政國計所關分署課務攸賴故建官分職正佐所不廢而總攝分理彼此實相成也我國朝於產鹽之所既設都轉鹽運使矣復設分司以專理之俾各握符篆駐劄適中之地正欲其親近督課以分理各場鹽務耳後因任是官者悉以遷謫處之遂置司務於不問甚有終任不知其處者衙宇歲久頽圯不復更修向來相沿并其巡歷俱廢以故各場數十年

疏鈔

錢益

十五

此官長場官任其縱肆鑊總聽其侵欺場務廢壞極矣且勾攝詞訟差人拘提遠者往返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竈丁煎辦各有課程使完課之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程不完煎鹽之丁日奔馳於道路而課無由辦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在者為逃竄之計皆由分司逸以勞人之所致也乞勅下戶部通行巡鹽御史嚴令各分司官遵依額定地方以定司為常住之處衙門傾圯委官估計動支官銀修理務堪任劄凡查鑊總

之包攬察錢糧之侵收驗鹽包之輕重發奸竈之私
 販與夫灘鍋之公私徒夫之賄放及駟僧強梗撓法
 病竈者悉聽處分竈丁有事俱各本場聽候不得差
 人越場勾攝并多帶人役攪擾違者叅究如此則不
 惟國課有賴而官吏之不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肆
 矣伏乞 聖裁四查引數以疏鹽法臣惟鹽法之關
 乎國計匪細也通則法行而課裕阻則鹽壅而課虧
 今長蘆之鹽法似不可不長慮而計處之者試舉萬
 曆二十年行鹽引數言之順天府屬舊行鹽五萬六
 千七百四十八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五千四百五十
 四引而大城保定武清香河寶坻三河薊州遵化玉
 田豐潤等州縣一引不行保定府舊屬行鹽二萬七
 千四百七十七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四
 引而博野深澤東鹿一引不行河間府屬舊行鹽七
 千四百四十二引二十年止行三千三十六引而獻
 縣阜城蕭寧交河青縣興濟靜海東光滄州鹽山慶
 雲一引不行真定府屬舊行鹽二萬四千三百八十
 引二十年行過二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引順德府屬

疏鈔

錢鹽

十六

舊行鹽一萬三千四百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五百二
 十五引廣平府屬舊行鹽二萬一千引二十年止行
 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引大名府屬舊行鹽四萬三
 千三百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引衛輝府
 屬舊行鹽二萬三千五百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二百
 一十五引彰德府屬舊行鹽一萬七千三百引二十
 年行過二萬八千三百七十七引已上九府除真定彰德
 二府外其餘七府共少行鹽七萬五千二百引若年
 復一年俱如二十年引數則三年之內即少一年之
 課是豈可不早為之計乎乞勅戶部通行計筭嚴行
臣衙門督各府州縣併查三年之內每年額鹽若干
 共該額鹽若干逐歲清查不許那前影後掩有節無
 仍勒限完銷如有稽遲久頓者容臣叅治一二以警
 其餘順天河間等府不行鹽去處與真定府深州七
 州縣臣已行道府公同會議或嚴禁私煎仍行引鹽
 或俯順民情納價補課至今未報臣奉有專勅非不
 能據法究治但未經題請終非永久之規暫從眾違
 非計也伏乞 聖裁五恤逃竈以興鹽利臣惟鹽利

疏鈔

錢鹽

一三

以勤竈而興以逃竈而廢竈之逃也不體恤招揀之則復業無日而本戶之以差課累者又相率思逃矣竈戶俱逃竈課何從出辦所謂體恤者惟去其害竈者而已蓋竈丁之害有三洪武祖制竈戶止種地納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近者竈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課額雖屢經奏准優免有司偏執不從或應役而雜派肆出或逋稅而變產輸倍是民止一差而竈有二差其害一也商人收買餘鹽舊給見價今則預放私債巧爲准折或笑利數倍或計限數年

疏鈔

錢益

一八

甚者父故而索其子夫言而告其妻卽日夜煎曬償無已時其害二也各場青衣等役俱係積棍戀充一得場票不啻奇貨下鄉如虎詐害百端不但酒食脚步之需且有打發完官之費至鑊頭收課有一錢收至二三錢吮血剝膚不盡不已其害三也有此三害又重之以水滂年荒竈安得而不逃乎今欲去此三害除嚴禁姦商不許私債准折革退積棍不許久戀衙門臣自徑行外惟整勅下戶部通行天下有司竈戶之家除買民地者與民同差外凡舊係竈地惟正

賦納糧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雜泛差役悉照祖制盡行蠲免仍行各場簿將逃竈復業者登名簿內免課一年或有地產房舍爲人占據者悉令追還妻子流離挨親趨食者悉令完聚庶休養數年舉得畢力煎曬不特鹽利興國課足而各商裝運如泉取之無盡咸自今招徠始矣伏乞聖裁六嚴河防以絕私販臣惟私販律例甚嚴乃禁之卒不能禁者非禁之難也以禁之之法未備也長蘆之鹽北多而南少在南場者十之三在北場者十之七且南場俱係六運卽有私販亦易以詰捕北場餘始無論如蘆臺越支產鹽之數場分旣大煎曬亦多天津富商皆在二場收買大夥與販鹽徒往往亦出其間又有白置海船任憑裝運自越支蘆臺運至海口候至更深隨潮越過天津直抵下字沽者此等深姦錮弊巡緝不及察禁革不能除甚則混執引目隨據照過怙不畏法卽有巡捕員役歲時利其饋遺誰肯以緝捕爲事哉以故法踈於地之偏姦遺於法之外是直沽一河爲行鹽要地不可不急議者合無於河之兩旁置

疏鈔

錢益

一九

船二隻橫以攔江鐵索二條繫之木椿遇夜封鎖天明始開即潮水湧漲索與船相為浮沉縱有神姦不能越渡再委批驗所官或本司首領一員駐劄彼處專司盤驗每日放船二次一一查盤鹽船若干隻即查執照引目鹽數是否相對果無別弊方准放行如有夾帶解司究執不惟人惕於法私販可絕即外地之鹽亦有稽考此行鹽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以上六款 臣 巡歷長蘆等處廣詢博採悉協輿情故不憚瑣屑冒昧上聞若其他大包之禁革捕役之勸懲窩頓之嚴究秤掣之稽查隸 臣 職掌徑自施行無煩賈奏為也 皇上方垂情鹽務即諸色人等皆許條陳矧 臣 親承簡命職有攸司敢不畢知竭能以期無負任使嗣後別有見聞容 臣 再行具奏庶職業不致廢曠而國計不無少裨矣 臣 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鈔

錢鹽

二十

鹽商極累聚喧有因奸弁代奏情理當察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照邇來國家之事在九塞則屢驚庚癸虞指臂之難調在河流則勢比襄陵竊咽喉之可慮 臣 等憂心徒切束手無方使有秩毫可益國計何敢少愛髮膚自後於他人惟是揆之人情事理及一時諸臣前後諸疏有參差不然者不得為 聖 皇止陳之 臣 於四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有虎賁在衛指揮魯登科奏為再懇聖明睿鑒前懇疏圍速下綸音安陵寢疏運津 臣 建治平省煩羣議事奉 聖 旨這奏內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日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具見忠義准着原奏指揮魯登科前去彼處聽從欽差內官魯保會同撫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完日奏請定奪不必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知道欽此隨該戶科參着得指揮魯登科奏稱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日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使其實然豈不足為治河攸賴但以理度之商賈日夜持籌以趨什貨即承命之利未易棄捐况銀至五

疏鈔

錢鹽

二十一

十萬兩多且鉅矣彼誠有慕義捐助之心獨不能自
爲表獻而待登科爲之代表耶且銀至五十萬豈一
人所能獻今第云余元俊等而不着一名其詭可知
也此其意不過假獻銀以爲名而靳得行其詭計以
爲奸或藉此而越奪於鹽利之中搜求於鹽利之外
或破壞鹽法以自殖或挾詐地方以求充種種攘攬
何所不爲夫鹽政盈縮關國家之邊儲甚重其何可
令此輩撓之也幸賴 皇上明聖洞燭其奸不准差
官卽令彼處欽差內官會同撫按及巡鹽御史等官

疏欽

錢益

二十二

照數查收前銀完日奏請定奪其計自窮其奸自露
可謂明見萬里矣內外各官當遵奉明旨查其所獻
之銀果的係余元俊等已資誠願捐助見積何處有
無五十萬兩有則准與收明奏請如或假借那移攀
扯攘奪有礙鹽法遺害地方亦宜明白具奏請旨重
究其可含糊掩飾以蹈欺誑之罪哉本科恐其撓亂
鹽政有損國課故爲惓惓若此至其薦李尚質徐貴
等抱神禹之遺章堵濬之奇策欲窺身河工恣爲奸
利關係甚大自有該部及總河大臣糾察驅斥本科

固未暇爲之置喙也抄出慎之到 臣竊仰見 皇
上注念祖陵留心運道而又委撫按以公其耳目靳
差官以免其煩擾其慎重有如此所以日來雖心切
有疑而未敢陳也無何而御史蔣以化爲鹽法極弊
商聚衆箴旨妄造謠言等事之疏又至矣 臣一詳
之未有前後不一情理顯明如此事者安忍復自緘
默以蹈於欺夫按臣發疏之日尚不知有登科之疏
下也謂新增之後復有違沒存積之舉致有超單鹽

疏欽

錢益

二十三

法之蠹於茲極矣世豈有敲朴之下不能取常盈於
正課而囊橐之潤反能輸資助於河工者此其可疑
一河工之事河臣之責也前督臣飲恨而終新代者
以身請命倘果有此項錢糧正河臣所欣冀而不可
得者近在淮上豈不欲順成忠義轉奏朝廷而魯登
科何人遠在京邸何從先聞而知之此其可疑二人
臣趨事赴公孰不欲自陳其愆余元俊等既不惜五
十萬之藏豈憚於數千里之遠已能輸之已不能奏
之致令利出於己奏出於他人又非其鄉里親近之

故也是豈人情乎此其可疑三內使魯保 皇上所委任之人也疏中聚喧既真則各商之困累必至其困累既至則助正之誣妄可知世未有一面輸資一面鼓譟者一方之間兩事豈容並立也此其可疑四臣又見近來言利諸臣自礦稅以來至於無山不鑿無市不征計窮事竭於是漫天說謊平地生波創為從來未有之名捏為本人自出之語不諱事之有無若何不計後之究竟若何止謂明旨一下部科執之不得撫按爭之不得勢必行之有司又勢必徵之百

疏鈔

錢益

辛巳

姓一人不足則攤之眾人本項無名則科之別項其所取之利與所奏之事絕不相干不過辛螿冠裳脫吮膏血以一分之利致於上九分之利歸於已百分之害毒於民無疆之害貽於國揚揚得意自以為能狐而先虎而翼者比比也是以田應璧之虐焰猶熾而魯登科復為益薪余元俊之工貨未輸而賴廣懋已先告變按臣曰不足此曰有餘中使曰聚喧心曰効順事之矛盾可疑然如此者且明旨謂不必差官矣魯登科之前去非差官乎有則不必往也無則不

應往也登科此行將以明旨為據以抗拒為辭取盈於五十萬以求信其言彼各商非土著農民皆四方貿利而來者萬戶掉臂去之於釐政邊儲所傷不既多哉伏乞特需明旨魯登科免使前去勅下撫按及巡鹽諸臣從實查明如其有也是余元俊等之効忠也聽河玉諸臣查收支用彼登科無與焉如其無也則登科說謊之罪可容無問乎更祈天心仁愛軫念商民俯從按臣之請舉前浮課一并報罷則鼓變之人心可以復寧九塞之軍儲庶乎有賴矣

疏鈔

錢道

二二五

西北重鎮兵戎鹽法規制犁然乞杜彙萌以安

極邊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奏揭稱前事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到部一向候旨議覆日久未奉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兵部掌行外所稱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軍詣疏鈔 錢益 二六

彼設法變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 臣等再四參詳殊為妄誕故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以經度者歷查往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管歲被叅罰及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累會同撫臣題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於

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石二池歲共實徵課銀

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

原三鎮抵充主其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

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

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二十四兩零俱於太倉銀內

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

者撫臣稽之者按臣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

真備以及管鹽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

正數尚不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棍侵漁

疏鈔 錢益 二二

其間耶乃今稅監梁永誤聽死犯劉有源家人劉奇

所誑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熒惑聖聽以便

已私大抵亡命之徒賭眉睫不睹大體計一時不計

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蠅營彼固不知節年邊課採辦

之難反指積鹽以割餉邊之額萬一餉奪兵饑仰厯

宵旰雖磔劉奇等之肉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

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

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物移餉三

邊俾枵腹之民不至呼唐突殍沙場耳倘令羣小出

入其間則豺狼身膺為主人蝨賊其如 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奪民財至於侵奪鹽利干預鹽政是直盜。皇上之財敗壞朝廷之法國家安用此盜臣為哉 臣本愚庸承乏邦計大馬猶知戀主 臣獨何心敢不先 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最爾二池邊儲所係倘被奸徒侵欠一分即缺軍餉一分延寧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餉是則挾纊餉虧則脫地埋勢然也 皇上自視一萬之進獻孰與二萬三千二百餘兩之邊儲奸輩之蓄疏鈔 錢益 二十八

鼓孰與 祖宗二百餘年不刊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利害較然矣伏望 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勅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邊餉仍將劉奇等誑誕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魍魎不至公行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邊圍幸甚 臣愚不勝汗悚待命之至

鹽法極改商困難支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以後加增寧遠遼沒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募以變賣存積為名差太監魯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系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壅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美邇來抵當引鹽齊家變產以不堪命必開然散疏鈔 錢益 二十九

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支百萬邊儲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枵腹被堅執銳乎勢必請借內帑重煩聖慮竊謂無名存積當蚤復恩旨亟行停罷庶倒懸可救邊儲無虧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為劉倬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為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有奇又為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為助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馬從聘先後

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項遺鎮兵馬未撤募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擬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簿田應璧額外妄奏越行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以化其題前因誠為遠慮遂巡良久未奉綸音乃臣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為皇上再剖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實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改先年為劉序為倭廢為太主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非徒患商實以裕國奈何自田應璧獻利一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並為沒官積鹽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解進此舉也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徧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然難掩其時部鹽諸臣屢疏請停審知祖

疏鈔

錢益

三十一

宗二百餘年創遺良法不宜令狐鼠輩蠱而壞之也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計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於正課之舊當此中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埃一么麼也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內帑結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維國勢而不能已也於是一切為苟且之計始借徵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地則借至三百餘單淮南則借至七百餘單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齧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於已借徵之銀且束於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割肉賠販而受敲朴鈇楚之苦哉時勢至極恐利不能廢法

疏鈔

錢益

三十一

不能束閔然故去淮鹽誰中誰支百萬邊儲責之誰
 乎且此所進內帑數萬者 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
 萬餉邊者獨非 皇上之則乎聖主而侈瓊林大盈
 以為富已為非策况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
 大利何不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 皇上深惟淮
 鹽之係於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於浮課者已極亟
 將鹽臣原疏俯賜俞允即勅太監魯保將已經召中
 引課截數追徵押解回京仍勅巡鹽御史將節年借
 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設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
 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強半在
 此淮課商既揭擔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
 巾大則揭竿即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遣而分餉之
 其有及乎 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隕越待命
 之至

疏鈔

錢益

三十一

鹽課千以邊儲議割大虧正額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克纘山東巡按御史嚴
 一鵬巡鹽御史馮應鳳各揭為遵奉明旨查出積餘
 引目設法徵進以濟大工事等因各送到部該臣詳
 閱巡撫按鹽諸臣所議祇因稅監陳增誤指山東運
 司候掣課引為剩物欲行變價奉旨行會遂議權割
 正額鹽課一萬五千以畢該監三年之請委曲調停
 良亦苦矣第鹽課之盈縮係邊計之安危所關甚鉅

疏鈔

錢益

三十三

屢奉明旨切戒毋虧 臣謂此疏入告我 皇上必諒
 諸臣之心軫念邊計特賜允免故 臣未敢遽有煩瀆
 恭候迄今未蒙聖斷 臣部職掌攸關義難終默謹披
 血誠為 皇上再苦陳之查得該司每歲額解鹽課
 八萬餘兩內五萬兩係 祖制派解太倉濟邊之需
 其餘三萬有奇分解宣遼二鎮餉軍之額有一項之
 坐派則有一項之支銷那於彼必詘於此去一分則
 少一分况欲取盈於二十五萬之多乎即歲割一萬
 五千限行三二之議亦萬萬難行者往昔太倉充足

邊鄙無虞額亦逾餉定有經制然且不可邇年以來東征西討延蔓數載大工典禮並臨一時經費繁而儲帑竭如割一萬五千於五萬之內則太倉益匱濟邊無從措處矣宜遼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近又以地方卑弱增兵益餉計無復之如割一萬五千於三萬之內則邊餉益虧釁端從此不測矣臣爲此懼先該諸臣曾以議割一萬五千移會臣部臣即回復京邊正課毫難割損其批允解監一萬五千之數悉聽彼中多方另行處給緣東省行鹽地窄引壅商疲疏鈔 錢監 三四

也謂之曰我善漁王人喜爲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王人感然曰吾爲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若是則吾固有之矣焉用子爲今東課以萬以供軍國莫非臣皇上之固有有何藉稅使之借獻哉臣忝廁計部實關職掌若責臣不以承順爲忝聽其割損邊餉釀禍階亂恐非臣陛下委任臣愚加意軍國經長之慮也伏望 皇上深惟永圖俯賜原免邊圍幸甚國計幸甚臣無任激切祈禱之至

疏鈔

錢監

三五

諸臣不能爲無米之炊額外固難增加臣又豈能爲神輸之術額內實難頓減所望以安邊裕用者惟恃聖心臣原諒耳况奉旨不許虧損邊儲至再至三聖諭洋洋昭如星日豈但粉飾仁言而實不欲三軍被其澤耶萬五之割三軍倚之爲命毫忽不容減縮卽盡三年之數而進入內帑總止四萬五千不過泰山增一土壤若蠲以餉邊則全活邊氓無數損九牛一毛救宣遼萬姓有人自有財屯膏弗施殆非勝笑昔王人有涸池以爲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鱉之物

鹽法邊計似關王章難貸乞行懲究以固疆圉

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臣惟國家所以砥礪人心而不敢恣肆者以有凜凜法令維之也倘法令一弛則人心何復畏憚而不恣且肆乎近接邸報遼東撫臣趙楫一本直陳遼左困厄已極等事內參礦稅太監高淮不法事情屢屢數千言業經部科諸臣交章論劾尚在候旨外至稱廣寧監生唐堯勳與唐春唐邦寧等節年包占鹽糧假雕印信偽出倉牌煩該道等會題都察院覆准行巡

疏 錢 三六

盡行攬占顆粒不納車回倉官而虛出通關雕刻假印而朦填勘合共侵銀價五萬三千三百餘兩計虧米豆四萬石未嘗計餘石及至坐放軍糧則又結納津要減價兌軍嗟嗟貪戾敢怒而不敢言夫遼左歲派山淮額鹽總止共銀二萬有奇堯勳以一人而冒引六萬餘兩可歲報鹽糧米豆歲約不及十萬石堯勳以一人而侵糧四萬餘其為蠹毒若此可令槩置不問乎餉臣即其罪而發之撫臣按臣指其罪而劾之都察院按其罪而覆之仰荷其聖明洞燭其奸已

疏 錢 三六

經奉旨祭問監候追補今乃聽其資緣錢神脫漏獄犴而不為之申請究問則是朝廷之上明示人以蠹課明示人以剝軍明示人以受財劫奪監犯一人倡之眾人效之其邊倡之其邊效之其弊必至於紀法弁髦奸黨橫行又其弊必至於邊儲耗散立見脫巾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得不大為寒心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之斷揭離照之明特勅該監即將唐堯勳等發還撫按衙門查照舊案從公究擬侵欺糧石照數追賠庶奸宄小人猶憚朝廷有法而不橫肆天

下人心猶知 皇上能容法吏執法而恃以少安豈
惟遠左幸甚實 宗社九邊幸甚 臣無任殊切祈懇
之至

疏鈔

錢鹽

三人

鹽價槩行雲商告困乞議仍舊以裨邊計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准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悌揭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三十二年六月
內該本部開派三十三年 各邊鹽引因宣鎮土運
二商三告蘆鹽引價多寡本部酌定一例三錢及查
大同蘆鹽引價原止二錢誠恐將來援例亦加一錢
總歸畫一具疏通行去茲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大同巡撫張悌題稱雲鎮土商每年有召買賠累之
苦額派蘆鹽難堪加價乞要仍照舊例每引二錢上
納一節為照各邊軍馬芻糧半倚鹽引各鎮引價每
引例納三錢惟宣府大同止納二錢非以其地相連
而事同一體耶宣鎮鹽商爭納告增本部計及邊餉
之窘故因宣鎮以及大同意在實邊亦預以杜爭也
雲中有土商而無外商撫臣目擊地方之困故因民
情以請蠲意在惠商實亦以為邊也見何嫌於異同
哉然際此時艱就此一事見利有益於邊疆者 臣不
敢避怨以市恩 臣部行之計無遺力至於行鹽有

限土商告累事不便於人情者亦不敢見小以妨
大自 皇上寬之尤為至仁是今日之請實望朝廷
之浩蕩閭澤以惠邊徼非臣下所敢私也所擬新增
大同鎮土商蘆鹽引價既經督撫鎮道諸臣具題相
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宣大督撫并劄大
同餉司即將該鎮土商認納蘆鹽引價照例每引二
錢責令作速完納本色以備軍馬支用

疏錄

錢益

四十

神棍倚勢作姦阻撓鹽法乞嚴禁以裕邊儲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竊惟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
是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後
掣引支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鹽有定
額商戶定名未有鑽刺罔法而敢干以私者凡在九
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共蠅集矣其在往時
猶稍散斂而今日之巨姦則益鳩張矣該鎮淮蘆鹽
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
倉上納糧固易辦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
虞年來有等無藉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
計營求倚豪貴真同泰山捧片牘不啻明旨明攘商
利陰欺諸司近日餉司頗任怨勞力圖禁戢而若輩
希圖故轍妄肆離黃或道路流言或匿名造揭不至
罄其姦遂其姦不已者以彼么麼敢為放肆豈諸司
之盡皆委靡而 臣部之無可奈何哉所由中外宦紳
輕為居間或不知而快嚼其餌或已知而兼受其欺
所獲者僅毫末而所損者已尋丈所壞者邊儲國計

而所利者牙會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矣則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臣以為國有三火必不可亂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踰閑以汲於私以臣之愚恃有 皇上之威靈在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第塞其竇之難耳譬之叢焉神則憑之神托叢以寄靈叢藉神以為崇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叢之有靈也莫若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托則叢之亦有崇於何施故臣以為今日宣鎮之弊書商其崇也宜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即如今歲臣之召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有號書商混商以書名是明以請托為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為媒彼鹽政何地而可以私臣私人相干者乎此一姦也蓋踵去年張承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計遂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行該鎮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天語叮嚀痛加懲革勅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擾亂邊商蠹壞鹽法者即便擒拏依律究擬敢有仍前一泚流諉中傷官司者在內許嚴衛衙

門在外聽撫按衙門一併訪拿恭奏施行則鹽政肅而邊儲其有攸賴矣

疏鈔

後益

四三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

劉 鉉 破格蠲恤邊民以固人心疏

宋一韓 牧政日弛振飭宜亟疏

戶部 民屯積逋邊餉日匱申飭參罰疏

戶部 再催各邊民屯疏

于有年 裁革無用種馬以甦民困疏

梁 許 遵祖制重種馬以圖軍國至計疏

史學遷 馬政空虛已極疏

目錄

卷二十八

史學遷 條陳屯馬事宜疏

驛傳附

楊 鎬 申定驛傳規例疏

欽 桓 驛傳節省事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 驛傳附

破格蠲恤邊民以固人心以安重鎮疏

劉 鉉 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帝王欲

保盛治莫要於得民慈衆而所以固結人心奠安黎

庶者莫切於遂民之生內地且然况邊塞乎今之籌

邊者孰不亟亟於城廓之堅甲兵之利芻馬之富是

謀是議也臣竊以為皆守邊之具也而非其本也語

疏鈔

屯馬

云效死之蒼生堅於有形之保障則固人心者夫非

第一義乎國家養兵半藉屯田而屯政之弊獨甚於

寧夏屯為養兵而設獨寧夏之屯今為厲民之具矣

軍以得田為願獨寧夏之軍皆思棄而逃矣此其故

何也額賦重而加派多也臣請以額賦言之查得寧

夏一鎮實徵田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頃三十九畝

額徵糧一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餘石穀草二十二

萬五千六百餘束地畝銀一千三百三十餘兩年例

採打青草一百五十八萬七百有餘較之各鎮獨彼

處其重矣國初新丈田畝奸弊未生軍民衆多水利
疏達辦此何難耳十年來則黃河遷徙靡常良田歲
被衝沒或淤沙奔壅或水澤不通人情好逸惡勞不
肯極力耕作於是膏腴日甚荒蕪發爲硝鹼之場半
成不毛之土使視師者能隨時甦息加意均停俾得
人心戀土而不忍去地利徐可興也奈何計未遺本
創法愈新加派之行日甚一日臣請以加派言之額
糧一石以一斗三升爲科法已不良而穀草地畝逐
年增起其河崩沙壓荒蕪硝鹼之土及墩臺營堡占
用之地約糧五千餘石穀草五千七百有零地畝銀
三十三兩有奇重又照下攤撒令人望空賠納至嘉
靖四十年蒙差憲臣清理屯田其時不肯悉心利病
祇憑吏書區畫竟不履畝丈田反以增糧爲務於是
該鎮獨議增可耕餘田一千三百七十餘頃增糧四
千穀草三千六百地畝銀照例歲遂爲常嘗聞說者
謂寧夏額田存者三五而寧夏額賦增者十二是已
夫額賦旣無可損之時而加派則務盈其數當官者
皆爲三已殿最之謀未及爲三陛下赤子謀也其他

正金

以屯馬

二

力役之征于谿萬徑尤未易更僕用是軍苦於力屯
日見消耗則藉餘丁以頂之餘丁苦於併役歲以通
言則按糧數以派之殊不知頂田之令行則在伍者
愈耗派田之法立則餘丁愈逃此先年總督王崇古
疏云屯丁畏頂田而自逃未盡不止稅糧因丁貧而
自逃歲將莫支彼誠且擊其弊而言之甚肯綮也當
時可廟議者以賦因於田賦有額則田亦有額故不
肯輕議蠲減殊不知桑田滄海古有成言而琴瑟不
調則當更張之矣臣愚謂實在田畝其起科旣重則
止令其辦納正糧而穀草地畝之徵所當議也河崩
沙壓荒蕪硝鹼臺堡占用一切無徵之田止當量派
穀草地畝而原冊一石二斗之額所當議也所謂用
其一緩其二堯舜三五所不易也匪是則厲矣至於
四十年所增田糧萬萬當革凡有人心者所共知也
儻議者慮有奸豪隱匿之弊則該鎮田地與內地不
同內地軍民相雜難以周知鎮地悉係屯田丈勘可
以立見合無行令彼中督撫大臣轉委廉明風力官
員逐一丈勘見在實徵者若干虛耗賠納者若干見

疏錄

屯馬

三

在正軍若干餘丁壯丁堪以頂田者若干必使有田而後有糧有丁而後有役上之不取盈以病民下之不偽增以病國亟罷派田之法務求老弱之魁使人堅首丘之心則全鎮有維垣之賴矣及照該鎮原額併召選軍兵共三萬八千有奇今聞逃折以過八千而每年催科所得僅完八分之數是軍與餉俱不足原額矣劑量之下似足相當又不必別增帑費然則朝廷何獨吝此無徵之虛名不一蠲去而坐損在伍之士乎臣愚書生罔達國體風聞所得冒昧摘陳

疏鈔

北馬

四

牧政日弛振飭宜亟敬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臣惟自才能庸淺學所表暨頂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知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閘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貽誤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既隨事殫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閘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在躬天日在鑒勞瘁不辭怨讟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

疏鈔

北馬

五

有軒有輕何愛何憎即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蓋有成車愛鼎之意焉顧此猶臣所得為耳其有一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臣上威勅始可布諸臣令甲臣不敢默也謹臚列其議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清查當議夫牧地自放青而外悉議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興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僅存其名民屯莊田溷淆易而清理難水旱災稜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

錄載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五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望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望時又十有餘年其間隱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允所丈為原額嚴行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

疏欽

馬

六

蕪幾何實徵幾何毋懼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毋追逋賦之議而累窳戶毋飾災傷而遺萑葦之利毋掩成熟而資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既清徵輸必裕矣二曰內商之供應當議夫為王之民執王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無役之民乃驟聞編審舉國若狂甫被僉役閤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緩則鼠伏急則雉經觀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黎民此何故則兼役之為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辦納料草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煥

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場天師庵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豈虞時有盈黷民亦旋有苦樂且也督之以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夫監殆類于羊九牧倉場方比庫局復追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會而該部移與議免者在內三倉者十七在京五場者十三在馬籠羊三十四房者出京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場庫局各宜分析乘此錢糧未完戶

疏欽

馬

七

部請商之日亟宜分僉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糧不相兼攝商困庶其有廖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曰有司之類解當議蓋聞道州刺史其心于下考內史百姓惟恐以殿聞則程吏于催科其志也况夫徵收已完該府不即類解責將誰諉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真完耶未完耶有稱見貯府庫矣未審僉解何日其真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兌解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真兌耶未兌耶臣愚以為未完願其守若令俱表表稱

賢也是非採輿論而薦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時有舛訛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狂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蒞任半載也冊內向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臣若以輿論薦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思其故錢糧之完通不關該府之痛瘡守令之激揚不關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懇請下令申飭九州縣徵完錢糧該府不時類解務在年終齊足仍照查叅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佐一體舉刺即不足為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親人心知惕部解有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曰京糧之收放當議自兩道裁革而後京糧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頃緣職掌不明收放不復關白而此項遂為太倉中物矣無論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即為稍有存積復往往留濟別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怪恫焉商之煩告苦乞與焉商奈何不困蓋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啓鑰事竣而科道手自

封識蓋其重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于京糧而屑越若懸三干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以杜私借計慮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二謂借支與報美也不知果有贏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美明報何妨陰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謀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寺例凡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監收其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之由則巡視重而欽命愈重矣諸如此數臣非好為議論以滋繁擾獨念此日何日廟堂提襟露肘間閭剝肉療瘡時已趨于積弱不可支巡視諸臣一歲之中又數數易即有更張人且途旅視之其誰有堅決必行之心此亦積輕之勢也當積弱之時處積輕之勢自非時有敷陳其矣以祛宿蠹而貽諸永久臣故不揣愚陋摘議其急且大者如此伏望 皇上鑒臣朴忠亟勅戶部酌議覆請施行國計幸甚臣愚幸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民屯積逋邊餉日匱申飭參罰以足經用疏

戶部題疏 萬曆三十二年

貴州等清吏司案呈照得九邊主客年例兵餉俱有各省府州縣民運及各衛屯糧湊給民屯一分之足卽京運一分之省也舊例御覽冊內開經管職名以嚴考成年終有叅罰之疏以示懲勸立法至詳萬曆二十五年間各鎮拖欠數多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行各餉司會同撫按查叅未完通行去後至今祇事虛文逋負益多絕未見叅罰一人以致有司愈加疏欽

八馬

十

玩愒及今各鎮告匱之文無日不投中間或有上半年不足而預借下半年今年不足而預借明年卽各處民壯工食原議歸農以爲濟邊之用今有十年不解一分者積弊如此餉額安得不虧呈乞照例題請申飭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家之制一鎮之軍馬自有一鎮之民屯後來間發京帑原爲一時權宜之計以濟燃眉奈相沿日久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應發之物其視民屯拖逋漫不經心則曰恃有京帑之可補耳往在全盛之時尚難虛內以事

况當茲匱乏而尾閭洩之無適非策乎且每年督撫會繳御覽文冊奏稱民屯未完者聽其另疏叅罰矣而未見其疏也管糧郎中有專任責成會同叅罰之例矣而未見其會也時艱若此縱不能多方搜刮別出他籌豈於應解錢糧是行事例亦不能着實舉行其於國計軍儲將安裨也切照清理錢糧之數責之餉司爲專一方叅劾之權責之撫臣方重相應題請申飭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處撫臣及管糧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各省府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

疏欽

八馬

十一

屯等項錢糧無論本折悉行查出完欠數目行會各省布政司都司及北直隸順天等府備開經管職名限每年六月內隨進御覽文冊後依照本部見行事例撫臣及郎中等官將拖欠等處官員各具叅奏前來容 部分別年分銀數多寡覆請酌量處分毋以姑息之故托爲空言毋以彼此之間各相推諉自今太倉如洗朝不及夕國家隱憂莫此爲甚凡爲臣子誼切公家兵食相須原非二事 等自今題請之後不得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前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悞亦得據事考成疆場之
臣似難他諉其責及今不言臣等之罪及今不行諸
臣之罪統惟 聖明軫念天語叮嚀則軍國之大計
有裨臣等之永憂釋矣

疏

馬

二

再催各邊民屯疏

戶部題疏

萬曆二十一年

貴州等清吏司案呈案查本年五月內該本部題前
事奉聖旨從來邊餉倚辦民屯後乃以京運接濟如
何任其拖欠不行參罰職任安在着各巡撫及管糧
郎中照見行事例着實行兩部還分別覆擬處治不
許徇私姑息互相容隱推諉欽此欽遵通行去訖今
將各鎮屯未完民屯細數分別案呈到部該臣看得
國初屯塞盡給民屯後來間請京發至今所增不啻

疏

屯

三

數十倍之乃各鎮徃視京發以為可常而姑息民屯
以為可緩就中欠數甚多使完至一半亦可抵數年
京發之資不此之圖而今日增兵明日增餉一切請
之京運至于薊密等鎮其未完民運又以京運補之
此尤各鎮之所無者不思京運之金錢亦各省之民
運也何地非人民何處無災傷豈各省以解京之故
則催徵如此之嚴而該省以解邊之故則拖欠如此
之緩乎此臣所未解也古者秦晉諸邦地養其兵
雄于天下今關中雲晉之賦不入于朝又增以鹽茶

引目而猶然全給京帑得無地利之未盡乎此臣所未解也內帑虛于茲臣極力有耳目孰不知之萬一庚癸興呼脫巾致變豈有司之延緩顧可隱庇于下而國家之隱憂乃任其釀成于上乎此臣所未解三也該臣備查欠數在薊密永昌易五鎮節年山東北直隸各府州縣衛所未完糧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零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四錢零遠東鎮三十九年三十二年山東布運二司永平府未完銀一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六兩三錢零全復海蓋四衛

疏欽

屯馬

十四

節年未完民運銀六萬八千七百餘兩宣府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兩五錢零山東布政司未完銀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三兩四錢零北直隸七府未完銀九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兩八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兩七錢零大同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兩七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一十萬九千四百二十兩九錢零本

鎮未完糧一十二萬七百五十五石六斗八升零未完銀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兩一錢零山西鎮自萬曆二十年起到三十年止未完糧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零未完銀五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兩九錢零屯糧未完銀四千六百八十六石五斗零銀未完一千三百一十七兩六錢七分零陝西四鎮除延寧未經報到外其甘肅二鎮自萬曆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未完民屯銀四十五萬零該臣覽之不勝駭愕如以災沴爲辭則何拖欠細數處處皆

疏欽

屯馬

一五

然一處細數年年皆爾其爲有司怠玩弊屬顯然乃原限六月查叅之疏至今半載杳然罔聞若非明旨申嚴又成故事伏乞 皇上軫念邊儲重大國計艱難 勅下臣部咨行各該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嚴查各處未完民屯數多至此是何緣故或係有司那移卽行叅處或係奸豪侵匿卽行照例問遣仍遵奉 明旨每歲巡撫會同管糧郎中將未完各官照例查叅俱限次年三月以裏到部毋得仍前姑息遲緩其各鎮邊郎每歲季報將各省府州

縣衛所民運屯田折色本色分項總撤要見原額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并經管職名細造文冊同季報投部不許有總無撤或有折無本或此有彼無致難稽覈至於薊密永昌易五鎮自萬曆三十一年為始比照山陝遼東事例京民二運分為兩項止照閱定經制數目題發京運其民運未完者自行催督不許于京運內請補仍移文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一體遵查九州縣有司考滿務以取獲管糧郎中實收批廻在卷方准起送本部以邊

疏鈔

屯馬

十六

郎季報彼此磨對違者定行駁處其邊屯衛所附近有司者歸併有司徵解其不近有司者該鎮司道封櫃發各衛所徵收連解毋落奸弁之手併將各項民屯錢糧送戶科載入考成每歲恭進御覽之時容部科查比分別上請其民屯數多折扣京運者疆場之臣當優異其功拖逋日積貽釁地方者疆場之臣亦不得全諉其責各邊郎回部考覈即以此為殿最本部仍咨吏兵二部知會則國計邊儲于茲永賴其于祖宗設立民屯之意不為無小補矣

裁革無用種馬以甦民困疏

于有年南京監察御史

臣惟天運之事惟利與害而已圖治之道惟興利與除害而已故政之有利無害者則斷在必行無利有害者則斷在必革斯國受其利而民蒙其福矣仰惟皇上御極以來任賢輔治裁冗濫之官省驛遞之費停不急之工蠲積逋之稅便民者必行病民者必去無非愛養元元俾享樂利之休也乃若有害于民無利于國如今日之種馬者臣固知皇上之所亟欲

疏鈔

屯馬

十三

革除以惠斯民者矣嘗考國初種馬皆牧在官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後始陸續給養于民壯直隸自永樂十年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借民力以牧養圖孳息以俵解其法固甚善也但行之既久弊患漸生於是有審編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黠視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奸巧影射之害誠有如先臣丘濬王道所云者然所生之駒無一可用至于起俵之馬又往往計丁出錢以買之臣生長

閭閻習見其弊久矣茲者試職留臺方圖奏請除免近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裴應章條陳內一欵議查課種馬駒要將北直隸及山東河南革存種馬四萬有奇嚴行各州縣掌印管馬官員須要時常點查責令馬戶用心孳育務使種馬不虧生駒足額每年解俵馬匹議定徵銀買俵一半孳駒坐俵一半其有孳生不足俵解無駒及隱射侵尅變賣孳駒銀兩者容臣指名叅劾等因其意蓋謂民既出錢以買起俵之馬而又出力以養無用之馬民有萬分之害國無一

疏鈔

屯馬

一八

得之利故循名責實不得已而爲是救弊之說也臣謂天下無不弊之法法之弊也可救則救之不可救則革之而已若今日之種馬臣以爲革之便何者種馬之駒類多弱少不堪解俵其來已久故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別買解用非得已也亦有見于事勢之不可行耳距今且七十餘年矣臣嘗見有司起解馬匹嚴爲揀選高長各定尺寸俱求如式或本地所產不足額數至取盈于西地販來之馬自謂無留良矣間猶不免于太僕寺之減退夫別買解

用已行之七十餘年之久而欲責令坐俵孳駒于一旦之間閭郡闔邑而產尚不敷堪俵之數而欲坐俵孳駒亦未有限種馬之內臣知其萬萬不能也寺院務于責成有司嚴求催比徒又增百姓一番之苦矣查得隆慶三年少卿武金御史謝廷傑等各條議種馬利弊該兵部覆奉穆宗皇帝聖旨備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却受實害宜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一半以蘇民困合行事宜你每查武金原奏議處來說欽此夫知種馬爲虛名百

疏鈔

屯馬

一九

姓受實害先帝之明見萬里也革去一半以蘇民困先帝之仁及萬民也故當其時直省百姓歡欣鼓舞如獲更生但其存留一半至今遺害未除惟在皇上帝體先帝之明推先帝之仁毅然爲民除之而已合無總計每年應俵之馬某省某府某州某縣各若干匹每馬一匹議定價銀三十兩外加起俵草料盤纏銀五兩其銀卽于本處均徭數內通融起派徵收在官每年太僕寺預查備用馬匹是否足額酌量多寡以定調取各處本折之數或取本色則有司買馬解

俵或取折色則傾瀉馬價及草料盤費銀一併起解
仍行令各州縣將以前所養無用種馬盡數變賣每
匹照前議定價十兩類解兵部收貯以備邊方之用
如此則朝廷圍馬之利每歲如額而百姓養馬之害
一旦頓除況此法既行而經政馬政各官又可以漸
次裁減其于聖治未必無少裨于萬一矣再照南直
隸江北鳳陽等府江南鎮江等府亦各有種馬其草
存一半徒為民害亦猶之北直隸山東河南也且其
地方頻罹水災百姓流有不勝其苦者更望 皇上

疏鈔

馬

二十

一視同仁照例除免俾得均沾 聖恩則兩畿各省
久困之民不將歡聲動地共頌聖德于萬萬世哉伏
乞 勅下兵部查 臣所言如果不謬議覆施行生民
幸甚 臣愚幸甚

遵祖制重種馬以圖軍國至計疏

梁 許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利賴在馬而種馬者馬之
所自出者也我 祖宗定制養種馬於民間固欲蕃
孳育備俵用矣然所以應調遣防不測者未嘗不存
乎其中是種馬又與保甲之兵相為互合即古寓兵
乘農之意其法至深備也夫何邇年以來承平既久
玩愒日甚有司之點查失宜百姓之羣牧非法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以故言事之臣見種馬之無益

疏鈔

馬

二十一

于時也遂議裁革一半夫減半之議抑亦少寬民力
非謂不欲孳駒也乃今人情樂于偷惰合羣累歲竟
無一駒俾種馬僅存虛名徒糜實費 祖宗良法美
意返為弊政矣 臣以駑駘謬承重役馬政之修墜皆
責也近該 臣巡歷近圻目見冀北之野素號多良
而今皆空羣則其他可知已反覆思維謹將裨馬政
凡八事條列上請其先責孳駒蓋每處起俵大馬雖
係攢銀購買然必非天造地設者今不求孳駒于種
牧而惟買馬於民間是公家之馬皆不育而獨民馬

育無是理也况民繼出芻豆以養馬而又出銀以買馬果何法乎臣愚謂近年頭二運俵馬姑照丁田朋買以後務令馬頭用心羣養孳駒如二年之間有駒一匹果堪俵解則四家各貼銀三兩以償飼駒之費如所生之駒止堪備種亦令兩平估賣除一半價歸四戶扣買俵馬仍將一半給與駒家以酬勞如二年之內不育一駒者量追收過草糧銀八兩扣充朋以為怠玩之戒如此人見養駒之有利必樂于勸又見無駒之有罰必有所懲庶孳育之駒大者有益于俵

疏鈔

屯馬

二十二

解小者有益于賣值其于國計民用不無少補也夫責孳駒矣而使種不壯大則所生之駒終歸于無用非厚利也故必擇馬為種蓋種馬有大小則駒之大小隨之况民均之出芻與豆也飼大馬非加益小者非加損今種馬皆羸弱不堪而令民以有用之財養不堪之馬不將委其財于溝壑乎即今宜令選買高大肥壯者補種容臣點視之時遇有老羸矮弱及倒失等項姑免問罪俱令添價易買五歲上下三尺七八寸之馬充補每易一匹不過增價銀三二兩而即

得壯馬以孳息則有益于俵解以調遣則有益于折衝民之所費無幾而國之利賴誠大矣夫馬既擇矣使不嚴倒失踐蹂之令始雖壯而終斃于槽櫪者不可勝數也故必戒損傷蓋馬戶領馬在手不惟不加意羣牧且任意踐踏私自騎坐未已也又用之走遞駝載甚至駕車拽犁瘡瘍盲跛令人不忍正視夫種馬官廐之物也育種馬期以興公朝之利也乃奸民輒為私家之用又從而踐之可乎合無行令正官點視時遇有前項等弊即痛懲如律仍令自出價值買

疏鈔

屯馬

二十三

補好馬庶使私自乘用者無所逃于法而受直急事者有所警于後其于馬政不無少補矣夫責孳育嚴損失則養馬之戶必少累于餘戶也使頭役不均則富者未必役而脫者未必貧貧民而應頭役竊恐家無繫馬處矣安望其飼而壯乎故必公審編馬頭五年一審定則也有司勤惰不一甚則有十餘年不審者及至審編有照糧者有照丁者雖各從其宜然庫戶不能分析積糧積丁其貲百不富戶若也而糧丁反過之為富戶者詭寄影射鑽利賄免遂使國家養

馬大政克委貧民有司不查徒據名為馬頭而加增
徵派如處是城灰河夫等項無名之役日添月益以
致應當不前有手勒馬轡而縊者有馬繫樁而逃者
言之痛心即今編審之時務令正官秉公持正斟酌
詳審雖糧多丁少者仍參以家之殷虛戶之上下果
堪養馬方僉頭役造冊送臣客臣點馬畢日量為抽
查遇有前項等弊指實參究庶養馬皆歸于富室而
畜牧可歸于蕃盛矣夫審編既公則馬頭同歸于上
戶然頭役之中又有太輕者乾頭也故必革乾頭何
疏金 四九馬 二四

謂乾頭蓋昔裁革種馬而僅存空名是也對乾頭又
有濕頭之名濕頭既出勢足以飼馬而馬之換易倒
失惟濕頭出銀供買歲費不貲若乾頭解部銀一兩
之外無他費也輕重懸絕苦樂不均合無行令各州
縣將乾頭名色盡行革去如先年地若干頃人若干
丁養一馬者今則併力合養一切秣馬之費折乾解
部之銀通融均派則在官為大公之政而在民有易
舉之便矣夫頭役既均偏累可免使科擾不禁則政
猛于虎欲馬蓄養俵得乎故又必戒科擾蓋民之苦

于養馬非獨馬苦之亦以有司之科擾苦之耳如點
視種馬遇有老羸瘠弱責之可也重之補換賠償可
也乃未點之時先萌問罪之心雖馬有倒失不問孽
由因作否也聽信吏胥言槩罪及使一年所獲草料
之需不足以供其罪贖之費欲馬壯而孳生得乎
及或生有奸駒則勢豪之家心腹之吏情屬賄買甚
有徑令親識納價賤領夫一戶終歲勤動止得一駒
而奸豪徑取已有是以民寧自甘不育無惑也合無
嚴令正官每遇點視其有瘦損倒失止令責治賠償
疏金 七馬 二五

不許問罪所生之駒聽其本羣公同議處斟酌留俵
變賣有司止許督令孳駒不許將駒官鬻以病于民
尤不許轉委首領陰陽醫官代點及解俵官員索要
盤纏比較吏役收取分例違者聽臣究治則民既無
科擾之害而又得養駒之利亦何憚而不爭先孳育
乎夫科擾既戒則種馬日益然所以導民興利者其
責尤在在司也故必嚴舉劾蓋朝廷所賴以宣布德
意者在有司而所以激勸有司者在舉劾舉劾不嚴
則有司無所懲勸雖有美政徒視虛文而已今除嚴

令正官按季點視養成孳育該道奉有專勅例當兼
理務令每年躬自查驗將所屬州縣種馬列為上中
下等臆壯有孳息者列為上等或臆壯而無孳息者
有孳息而不肥壯者列為中等如無孳息又瘠弱者
列為下等面同正官將驗過等第註冊送臣容臣照
依戶部題准查叅屯牧錢糧事例其上等及八分以
上者年終類薦七分以以上者量行獎勵上等止于五
分內多中等者量行戒飭上等止于三分內多下等
者重行究治庶勤情明而人知警惕激勸昭而馬政
正全臣馬臣三六

來夙夜兢惕惟負任使是懼謹備加體查其于馬政
利弊得于見聞之真者據實開陳具瀆 天聽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倘果臣言可採即時題覆行臣
轉行各該兵備道嚴飭州縣着實舉行務使燕趙冀
瀛豫魯之間盡成雲錦之盛俟調不乏緩急有備庶
軍國大計少助萬一而臣之責任少塞涓滴矣再照
此據見在種馬言也 祖宗原定馬額其數總計十
萬歲孳二萬亦猶根額之不可減者也往歲議革一
半亦一時權宜之術然而不盡革者以大計攸繫耳
疏鈔臣馬臣三三

臣愚謂今日百廢俱舉正宜悉復祖制以圖全盛但
裁減之議奉有先帝成命未久恐難驟復姑俟臣舉
有次第行有利益然後具題上請盡復舊額則閭閻
皆外厩之藏一號召而數十餘萬馬羣畢集國家神
氣隱然壯于無外矣

馬政空虛已極問寺停俵非計疏

史學遷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昨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申用懋一本為罔藏空虛請發踵至等事其中千言萬語不過欲將備用馬匹盡數改折一見之不勝駭然夫國之大事在戎我之最要在馬馬政之盛衰國家之安危係焉國初馬額多至十萬孝廟時亦有十萬之多則雲錦成羣貌貅壯氣豈不稱萬乘威靈哉自種馬變而為俵馬則馬少矣自俵馬分而為本折則馬漸少矣近因災

疏

六馬

二八

傷止解馬一二分則馬益少矣原額大虧于往昔馬廐坐見其虛示有識之士正思議增解俵請償借今寺臣因戶部借濟不足欲併解俵之馬而盡數停之是亦太輕言矣夫安常處順之時猶當為思慮預防之術豈以多警多難之日為此燕雀處堂之事耶弘治二年嘉靖二十九年隆慶三年虜入內地蹂躪郊關而世宗肅皇帝以太僕馬不敷用赫然震怒曾繫其卿而置之理今薊門日有警報建酋為謀不測羽檄交馳在在告警卒有意外之事不審寺臣何

計以應之耶即有百萬金錢恐干戈倥傯之際戎馬擾攘之秋亦無處可覓馬也況太僕之金錢可保其常在乎前此數千萬之積蓄且為軍餉別項之借用今此僅僅三三年之積不足無十年前百分之一能不為別衙門之請求耶而能靳皇上之不予耶予而太僕能中止耶馬耗於俵解銀置於借用則寺臣今日之言乃銀馬兩空之道也寺臣疏前已明白謂可備別部之那借不時之請給後却云不得舍已田而耘人之田何其言之顛越至此也夫一分解俵

疏

六馬

二九

其馬不及三千征銀不過五萬有奇乃云一歲可得一百萬兩此百萬之銀從天降耶地出耶寄養最苦乃其從來本分差役停寄養而征銀十餘萬兩則科派出於創聞而輦轂之外且怨毒並興矣此厲民之事地方當之耶寺臣當之耶兩仕畿南非不知民解俵之苦而罔政諸臣亦有籍山東河南者豈不為桑梓蘇息之慮然終不敢以此而易彼誠為祖宗制不敢更軍國事莫得而輕易也京營尚書李化龍謂解二三年可得銀數百萬之多而不知歲解俵馬

一分卽折銀四五萬而止其數原不多也且謂宜行
罔寺議妥其心虛而其議正未有不俟部劄不謀同
事不尙有職掌者而率然出名爲之夫據紙上之空
談談稱歲有百萬之積則上可以侈九重不時之錫
予下可悅別部借濟之權心上下俱媚而已之大物
旦夕可得恐國家安危所係非爲人飾喜之具也軍
國重大之事非爲已微倖功名之物也臣言至此臣
實欠厚然職掌所在安得模稜而不以實爲皇上
告哉伏乞勅下兵部毋徇體面從長酌議查先年寺
疏鈔
屯馬
三

臣題准之數本折並行庶軍政有賴矣臣不勝惓惓

條陳屯馬事宜疏

史學遷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臣承臺之叻役屯馬今且視事半歲餘矣隨事稽覈
按部考察頗得其梗槩緣連年臺差缺人代庖相遮
因循日滋遂致積弊相仍十餘年來曾未有完差而
復命者亦安得有振刷之期乎中有宜昔而不宜於
今亦存流弊而非其初意者若不申明終難修舉臣
抱狗馬之病行將乞身於皇上爲是條畫一二先
以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逐款議覆其於屯馬之政豈

疏鈔

屯馬

三

無小補之哉

計開

一並徵當議照得前任御史王國議謂在京管屯
指揮千戶多侵漁錢糧而經歷吏目出身吏途精
勤能幹題將掌印管屯首領三官並徵屯糧以杜
弊端意非不善然首領未必盡賢屯糧幾何而三
官並徵乎其帶領軍牢伴識不下三四十人下鄉
比迨雞犬靡寧幾於一羊十虎矣近日興州前屯
衛經歷尹應嶽侵欺屯糧五六百兩卽監斃恐終
不完 泰陵衛管屯指揮邢應春呈稱三官下鄉

軍不堪擾已批昌平道查議至今未報蓋欲屯官專徵已非初議欲三人並徵則難為地方自今以後令無專責管屯官之征比而屯官之侵匿花費則罪坐掌印首領扶同不舉之罪而參罰之例首領官亦與掌印同伏乞 聖裁

一責成當專照得民屯二糧等參罰耳然而民完屯不完者以民糧專責州縣屯糧不過責成該衛耳此輩明知參罰之害小侵漁之利大何憚而不侵漁乎未得已而有歸併附近州縣之議但州縣

疏鈔

屯馬

三二

既有本等民糧終不說秦越視屯事且府有同知通判管糧官此外別無事事奈何僅僅轉一空文不以責成乎除在京衛分屬 臣 衙門比責或戶部各司分比外其在外衛分自今以後合無專責成於管糧府官 臣 陵衛亦隸於昌平管餉廳密鎮隸於密雲管餉廳薊鎮隸於薊州管餉廳霸州隸於揚村捕可廳至永保河真順廣大無不皆然各官親自履衛或親比或督比諸凡置徵簿審糧頭之類一切聽其便宜昭州縣催徵民糧行事本官考

滿將此項填入文冊年終照州縣完欠事例一併查叅該衛印屯首領官照舊附尾而 臣 覆 命之日於三省管糧管馬官另本舉劾庶事有專責而政無不舉矣伏乞 聖裁

一比較當一照得屯田之事係 臣 衙門專掌故諸官以屯糧之完欠為本年之查叅外衛屯糧惟取數於道府以為叅罰之責因無專責故多逋負故 臣 奏議歸於管糧餉之府官惟是京衛之比責出於多門今查京衛有屯田者五十四處戶部近分

疏鈔

屯馬

三三

隸於十三司司各有屬月各有比比或五日或十日各衛既聽 臣 衙門之比責又聽戶部之比責然屯地有坐落於真定河間之間去京五七百里奔馳既無停足比責又無停時徵糧之日少受比之日多誠無異於九羊十牧者况京中衙胥到處作梗一番比責一番需索一番需索一番打點屯官亦稱苦矣自今以後除 臣 陵衛專隸於居庸管餉官外不必入京赴比而在京四十五衛分合無專責戶部分比 臣 惟據實授以叅罰似為妥便或仍

聽比於臣衙門以守舊日之職掌伏乞聖裁
一管屯責專照得京外衛所額設屯官一員原為
替催錢糧別無承委他務各以徵納完欠為殿最
侵匿不法臣得執法從事邇年以來巡倉存恤等
衙門年終并復命亦紛紛舉劾或甫任方新而
參摘忽至或催科得法而彈章誤及來去不常彼
此推諉一番請託一番侵欺一番迎送一番常例
錢糧愈虧軍膏益竭漫無歸着自今以後各衙門
不得以屯田之事漫為舉刺止聽臣每年照例查

疏鈔

屯田

三十四

參如有不稱職者臣移文兵部武選司另行選補
外衛亦聽臣衙門去留各院不得參差黜陟至于
陞任革任必候臣查笑經手錢糧明白方許離任
庶賢者得以久任而錢糧不致推諉矣伏乞

聖裁

一荒政當核照得開墾荒田係臣屯田職掌而徵
銀則例不齊本折亦異每年據開墾之多寡以為
各官之舉刺各官因希冀舉遂捏報虛數如武
涉等縣永平各衛所是也因中有徵銀者解部濟

邊則填註長單或托言無徵而侵匿有徵穀豆者
名為備荒則長單不填侵欺多端莫可究詰及至
行查動稱拖欠夫名為備荒何施升合自今以後
合無俱徵折色每穀豆三升折銀一分填入長單
每年終盡數解部臥批手臣衙門驗收於戶部太
倉而目前見在之穀豆容臣即行文通查近各邊
者解各餉司以抵戶部年例之數遠者亦變價盡
解太倉虛詭自此可破矣然開荒既屬臣專掌而
各省有報荒於縣有報荒於府道如永平又報荒

疏鈔

屯田

三十五

於餉司山東又報荒於防倭則政出多門事難稽
覈似當俱歸臣專掌者也伏乞聖裁

一點馬當勤照得畿北之民其差之苦者無如養
馬一事州縣官一番編馬頭之戶其戶舉家欲逃
欲死若不欲生者誠重役也然亦有藉此以為利
者如三河等縣寄養馬匹俱覓脚走差耕田馱橐
臣視其馬皆脊破皮穿脰脰骨立雖退之不勝退
究之不勝究責之不勝責是依馬者以四五千金
之費徒滋此輩覓錢之用矣國家有事亦安能得

一騎之力哉所以然者以太僕年終舉劾之權輕
即重處不過罰俸數月已耳自今以後合無照
另款修議一年一差一年一印蓋印烙未幾而復
命白簡即隨之州縣官安得不兢兢勤視馬政哉
伏乞 聖裁

一差限當改照得屯田印馬原係兩差因其事簡
歸併一差而大明會典開載正德三年屯田御史
一年領劾一年更換至嘉靖八年因南京屯地廣
濶議三年而止畿未及然有一二年換者有因事

疏鈔

屯馬

三六

改差者後來因循遂亦至三年然其畿幅頓幾何
而三年始可巡歷乎無論三年之久中間陞遷憂
制請告罪謫事故多端數十年未能有一復 命
之期如前御史趙之翰之條陳而國初種馬最多
不下十數萬故巡歷印烙必年餘可完今種馬俱
幸止有寄養馬戶僅僅萬有餘點驗印烙月餘即
可完事而比較屯牧開荒諸事亦不過二三月即
可遍歷三省之墟况一差限以三年則三年始當
巡歷一遍屯政馬得而修舉馬政安得而稽考乎

屯馬之弊正坐於此屢經前任御史言之至今尚
未改正差斷當以一年為期者也伏乞 聖裁

一舉劾當一照得屯馬管轄初止北直一省河南
四府山東三府餘俱不及也自開荒隸 職掌而
河南山東遂通省入轄矣然既一體入轄則當一
體舉劾乃三年大計而河南之懷河汝南山東之
青登萊若方面若有司無不累累投劾而復 命
之舉薦為却不及焉是豈畫一之道哉况開墾荒田
之舉劾既通行於三省而復 命之舉薦獨遺於
七府則於事體不妥之甚也緣荒政方新而屢差
皆係代庖故因循苟且未及考究耳自今以後合
無照巡鹽之差一體復 命而地方多於巡鹽因
時再加酌議伏乞 聖裁

疏鈔

屯馬

三六

申定驛傳規例以便遵守疏

楊鎬 四川道監察御史

臣入仕籍於中外以條上便宜者靡不極口而譚

驛傳可以徹民德啓 天聽大槩如斯矣即該部議

覆且亦不勝其煩 臣又何敢置喙頃自范涑之奏一

入龔雲致之謫立至則人情事勢固有不嘿嘿者

為向來議驛傳與行驛傳者率以其名不以其實耳

夫惟徇其名不要其實凡絡繹皇華者即皆書劍衣

囊豈能不加於牛夫之外即皆琴鶴圖籍又豈能取

足於兩馬之力公館可住薪水可給防護可撥而行

李何獨不供其乏困陟峭望父陟岵望母陟岡望兄

而道里終難過禁其迂曲蓋今之冠蓋相望總屬上

下相蒙此所謂欺罔之習也間有報其實以責其名

凡載馳載驅者夫踰二十即大臣而亦呵止安知舊

李將軍馬踰二匹即清銜而且待罪誰不重足役使

莫非上事君則無一日之積行則無一夕之衛豈不

懷歸不惟畏此簡書又且畏此譴怒蓋今之荆棘滿

路必多睚眦相傾此所謂險薄之風也欺罔成則近

於亂險薄滋則近於衰易若及今一定於實體其必

至之情立為不犯之法而使上下相安永久可行之

為得一月之秋宿有之曰賓至關尹以告司理授館

時宰致餐司馬陳務工人展車此昔以待異國之賓

而今以勞 天子之使驛傳之設從來遠矣儻使輔

翼之臣誠利 君國涉度之臣誠利 社稷封疆之

臣誠利主守即肩輿而人不為過四牡而出不為華

夫惟而行不為侈如其不然有陽為名高而陰規厚

利者乘敝車策羸馬絕不見有騷擾驛遞之名其以

單騎而走珠玉扁舟而載千金又誰知之噫殺青之

戒蕙苴之疑徒以苦廉潔君子彼頑鈍亡節而欲犯

濶其身家者即從大夫之後亦可以徒行矣此皆名

與實之推也語云治道去其太甚今部例假冒勘合

有禁隔省牌票有禁折饋送有禁公差護送有禁金

鼓旗幟有禁果能堅此之令所省不啻其多然驛遞

站銀每歲徵派民間即多裁省何曾蠲免百姓衝途

東餒全資走遞養贍窮無所歸勢且散為盜賊似此

情形非親民最久者不能習見不以 上聞也若龔

疏鈔 屯馬 三十八

疏鈔 屯馬 三十九

雲致者用夫絕多十四名計夫價僅僅一兩有餘於
郵舍不足為攬頭之半菽於國家不足為大倉之一
米坐以六稅黜落其官無乃大輕耳目之臣乎所謂
牽牛以蹊人之田者誠有罪也而奪之牛罰亦重矣
蓋自十數年以來驛傳之令何日不申警於道路而
官謗屢至刑書數煩無亦人情所不能已者即聖人
不能禁之臣請勅下該部無復隱諱明以驛傳詳委
據實奏聞或於勘合夫馬各照舊日量行議增度
其足用駐為定數其餘一切禁例但有犯者無赦庶

疏鈔

屯馬

四十一

足以宣示 詔旨之重使其無蹈於欺罔至於官員
赴任出差既有程限誰肯違延苟無勘合自難騷擾
惟是絕裾非孝捧檄為親 聖王錫類所宜寬假其
在御史銜 命有隻身萬里有一去幾年伴送家口
尤當明著一例仍在舊限之中不必援恤刑者為比
庶足以間執纜憲之口使其無效于險薄此所謂議
法者實奉去之實也又何不可久常之有臣又採輿
論之公龔雲致以有勘合御史多用十四夫而降雜
職范涑以無勘合副使假名指揮濫交布衣至用夫

四五十名而免議處治以律文豈涑曾出首可以免
罪曾檢舉可以不問乎冰職掌驛傳公然自犯無異
監守自盜臣當加等治懲者但揣摩窺探既能陷人
幾弁又能自脫網羅第恐姦雄之心亦竊復 朝廷
無人矣况該省撫按會疏以叅不蒙賜察亦豈 皇
上委託撫按隆重事權之體乎臣謂范涑似宜仍聽
吏部奏請議處以服人心使天下後世仰 皇上
如天地之無私如日月之照臨臣不勝悚息待命之
至

疏鈔

屯馬

四十一

驛傳困累已極敬陳節省事宜疏

錢 桓 直隸巡按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國家設立驛遞凡以通冠蓋之往來恤馳驅之勞苦故使車所至則館人飭廩廩人致餼涓人秣馬何其隆重也而可以濫及乎迄於今則濫觴矣驛遞以積累成疲積疲而幾廢矣乃驛遞之條陳臺省諸臣亡慮數十疏而尚不能釐其弊救其苦者凡以法之不嚴而行之不力也職奉 命于畿南已一載有半見地方所最苦者莫過于驛遞而于其情弊累害知之

疏鈔

北馬

中二

最悉彼城狐社鼠之輩恣意怙恣到處若掃即擢髮難數其罪也然而不止若輩已也藉津要之勢則奴隸無不金貂張牙爪之威則官卒無不縲繫恣谿壑之欲則各驛之鉢鉢無不囊橐以是差使一過有闔驛挈家以逃者甚有驛官無措倉卒自甘維經者嗟嗟彼雖云麼下吏乎夫亦一生辛苦所致何忍敵蕘其官而鴻毛其命也蓋有萬不得已者迫之耳及今不為嚴禁力裁恐差委之頻數日濫一日無名之嚇索日多一日奸偽之橫行日盛一日支應之困苦日

甚一日而驛事必至大敗極壞不可收拾矣驛事不可廢必且以富家代之富家不能支必且遍及里甲而地方騷然不安其生矣可坐觀其弊而不為之除乎臣熟思之當今民窮財盡不能十額外為之議加祇有救弊補偏猶得于額內為之議省然欲議省將何策而可臣以為當議革者有當議節者有當議處者計凡八款謹一為 皇上陳之一曰靡文之當革夫坐馬與金鼓旗幟特以侈耳目之觀聽其何當於實用乎不知一人乘馬每站約費銀二錢餘值此

疏鈔

北馬

中三

驛遞困疲之秋聞其愁苦之聲見其窮迫之狀稍有入心且為流涕何忍惟貧驛之骨髓以炫耀耳目也是不可不盡行裁革者也二曰索需之當革夫廩給之設原為供給飯食乃使客既有館餐自不得再索廩給矣其有索討者或僕從無恥之故必非使客本意此後該驛遞凡供應館餐者決不許復付廩給即造簿內不佳開銷至於承舍承差有騎馬有包馬有口糧已至足矣更索坐馬惜馬等錢以重累窮驛敢有仍前需索生事者許所在官司申詳撫按提究其

申報官可從重紀錄仍于季冬報部宜加優處以爲任怨之勸三日携帶之當革夫自來馳驛必真正公幹奉有勘合者只許本官乘傳豈容冒濫乃今則一人公幹挈帶多人有原無家眷而轎至三四乘夫至四五十名馬至三十餘匹此何爲者非親戚則故舊不然即山人墨客與基相醫士之流也顧亦冒馬入驛飽公家之廩餼揚揚然乘輿策馬而去也驛遞安得不疲不逃今而後奉委官員並許相携家眷若查出順帶閑人一名許所在官司書面羈留一面申報

疏鈔

馬

四四

撫按叅究四曰牌票之當節夫昔年關文濫行改用勘合今行有勘合而復兼行牌票乃牌票內不止脚力且填註廩糧太夫甚有數更溢于勘合常例之外者是遵何名耶余而後除本等公幹去處係所屬衙門該管地方許酌量遣行牌票亦許填廩給人夫若係各省出境奏事者原有請給勘合何得混行牌票俱不准應付然不獨牌票節真正勘合火牌但係年月隔遠者亦宜禁止且邇來奸宄肆行假造洗改之數不一而足尤當加意防察者也五日應付之當節

夫品秩有崇卑而應付之多寡因之會典開載甚明今則混淆無辨矣甚有卑秩而轎至數乘夫百名馬至三四一匹者抑何無等之若此也今後俱照秩定數寧稍從寬而數外不准應付即數內轎扛宜限定夫役如官轎每乘不過八名小轎每乘不過四名扛每擡止許二名此外不得多索二名祇充前站之私囊而供扛頭之乾沒也六曰中火之當節夫中火大約五六寸埋爲率亦不至枵腹每見三二十里舖店去處亦設有中火此本惟各驛供應之苦搬運之勞

疏鈔

馬

四五

且亦滯使客行程甚屬虛費所當議裁應設中火亦須有限制往往前站作踐驛遞稍不厭欲輒行撒潑毀壞器皿見之令人髮豎詩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語饑歲也乃邇來到處游饑流亡載道觀此景象卽一菜一飯不能下咽豈飽腹而外猶厭縱無忘耶今而後中火品數暈素總不過六器至多不過八器米麵飯不得過二件此外必不許多索倘前站有放肆擾害驛遞者所在有司申詳各該撫按究治七曰協濟之當處夫初時協濟原用人馬後苦跋涉改爲站

銀至于今乃年久玩生累年不解卽各驛差人守領
有併其人而餓斃他鄉者此豈直窮驛之難堪且亦
非事體之平也從長計議不如照數免編爲便倘以
錢糧重務南北編定不便互更亦宜着令各該撫按
督責協濟州縣依期征比盡數解發毋使驛遞徒冒
虛名虧損實額以致疲累迺若延捱日久拖欠數
多卽隔省撫按得以自簡從事庶人心知警猶不至
置之秦越不相關乎八日給發之當處夫各該驛遞
工料支應銀兩屬府者則府給之屬州縣者則州縣
疏鈔
屯馬
四十六
給之然必須先期早給庶可應其卒迫之用而免其
稱貸之苦至於此中給發之弊往例有每百兩明扣
銀二兩三兩不等者矣又有暗短銀一二兩有奇者
矣上下視爲固然無足怪而竟不知此何名色何面
孔其在驛所官又每百必扣銀十兩以爲常例驛所
吏皆以各衙書役役掛名經年不一覲面亦每百兩
必扣銀兩許以爲食米而一切跟官抄報廩米設酒
等項亦出其外然則筑筑諸役所得工料拾之六七
耳其何以撐持此疲苦也此必一應繁費盡行汰去

工料按月給領以月之初旬爲期但使一緡一銖不
敷資役應領之數撫按官從實廉訪從重究庶發
者不致愆期而領者盡清實惠驛遞猶不至極疲乎
凡此數款皆就中節省未廢更張但人情積玩洗刷
爲難弊習久沿祛除不易臣與撫臣孫瑋曾再三出
示嚴禁矣但有司驛遞各官每每畏事不敢盡報臣
等亦何由盡知則驛遞之受累吞聲者尙多也臣于
三十年告假南歸見各驛中豎有奉聖旨裁革鋪
陳石碑而使客遂無存索鋪陳者則臣所陳諸款必
疏鈔
屯馬
四十七
藉明旨豎碑各驛使客見之當必凜凜知畏矣雖
然此猶撫按官得藉皇上威靈以行之於地方者
也乃驛遞之所以愈清愈濫明旨之所以屢禁屢
格則又在源而不在流在內而不在外夫國家有重
務其不能不差官勢也然一事一差足矣一事常至
分爲數差何故一差一人足矣一差常至分爲幾人
何故彼貨郎輩不諳事務又不能禁戢其下所至如
虎如狼蹂躪無端討差之所管解幾何催借幾何
齎捧幾何而迂道回籍往返歲月所費國家者業已

不貲則亦何取于若差為也誠使一事必併一差一
差必併一人一切不甚關繫之務止具文移催督而
至序班署丞等官在內不許差遣在外不許應付果
爾則差遣之用人既慎而驛遞又何患其不濟耶伏
乞勅下兵部查果臣言有裨驛遞即覆議上言是
行遵守則人皆知明旨森嚴無敢違越由是弊蠹
去而疲驛可以少蘇驛遞蘇而灾民可以無擾地方
幸甚臣等幸甚

疏鈔

馬

早八

萬曆疏鈔卷二十九

礦稅類

馬鳴鑾 開礦事在必行敬陳愚慮疏

姚思仁 中原困疲乞停開採疏

馬鳴鑾 採礦利薄民因難堪懇恩停止疏

傅好禮 假官抽稅乞賜拏究以甦畿甸二疏

劉曰寧 羣邪誤國直陳利害疏

馬鳴鑾 礦稅繁興人心惶駭乞聖斷亟停疏

李三才 政亂民離目擊真切疏

目錄

卷二十九

李三才 萬民塗炭已極乞賜省覽疏

溫純 慶典在即懇乞寬選繫併停礦稅疏

王德完 特禁重征并懲欺罔以安西陲疏

馮應京 稅監違旨劾民乞加誅責疏

九卿疏 人情屢變聖意挽回當早疏

九卿疏 反側可虞民變踵至乞罷權採疏

九卿疏 民變踵至可虞聖政改圖難緩疏

趙世卿 仰贊天心仁愛疏

趙世卿 民生垂斃可惻天語勢難及汗疏

九卿疏公信諭旨以安聖躬以安天下疏
溫純 亟勅正法以平眾怨跡

目錄

卷二十九

萬曆疏鈔卷二十九

礦稅類

開礦事在必行敬陳愚慮以備採擇疏

馬鳴鑾 撫治鄧陽右僉都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

七月二十日准戶部咨臣乃知我皇上特允府軍前衛千戶仲春等採礦之奏該部一疏請勘再疏差官俱奉 聖旨以糜費騷擾為戒又令撫臣調兵防護而叮嚀之曰務保無虞臣仰窺 皇上於阜國安民蓋留神慎重之至矣夫大工方興經費浩繁誠得百萬金以佐水衡之急臣且踴躍為之況 明旨其嚴如此乎祇緣關係地方事體重大臣欲以利害之說進而該部及科臣已詳言之皆苦口之忠言老成之極思也 聖心斷在必行臣耿耿亦復何說即日督行司道查照遵行肅上命也但其中事情尚有未可遽然嘗試者臣昔為滇南兵備臣載頗知礦事敬為 皇上陳之夫礦一也在滇南何開之易而中土何以難也滇南越在萬里諸礦洞又偏在蠻烟瘴雨深山窮谷之中其洞夫皆召集於洞頭而養贍其家

然亦本省貧民遠則川貴遊食無賴之子每洞多不過二百餘人止耳非有蟻聚蠶屯不可散之勢也而所在有土司勁兵彈壓之亂安從生若河南兩陽則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礦徒偶一嘯聚輒以千計今聞此風聚而待採者不下數千人矣豈皆土著之民如文節等哉臣查文節本身地不足二頃更荒穢不治合一戶之地派糧六十餘石升合不納也度其力量豈能自開令數千人叢集而開節又未必能管束也彼不逞之徒知利有所分豈其以辛苦所得之礦

疏鈔

礦稅

一

砂而盡歸於鑪冶將一一使官兵追詰則抗拒格殺無日無之亂從茲起矣必令礦徒馴於採取而又樂於輸官然後可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一也臣觀滇南銀場大抵視砂之衰旺每百觔可煎銀若干委官量抽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定為則例而洞長輸馬有司第以官法治之禁其焚爭而坐收其餘利耳故民樂於採而無觖望躑躅之心今使百姓自採是矣而一洞所產得礦幾何三七分之得銀幾何彼文節者額徵稅糧不以給公上而一旦自捐工本歲

輸內帑數百萬金不待智者而知其詐矣且礦徒聚處飲食若流非埔腦所能獨辦也其勢必接濟於遠近之居民居民啗其厚利亦不惜罄所有以供之接濟窮而米糧絕雖有金錢無從糴買饑餓日迫非劫奪胡以為資如近歲裕葉間事可觀矣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二也夫礦開則土著之民釋耒鋤之業而逐錐鑿之利田疇荒蕪富歲無望茲其害猶可言也惟是礦脈易衰而人之趨利無厭異日者此曹引類呼朋不至數萬不止大衆未集強者為雄有

疏鈔

礦稅

二

限官兵作何防禦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三也即以調兵一節言之臣明旨不許支費錢糧而各兵行糧則不可少者採礦非旬月可罷則調兵非旬月可撤聞嘉靖間防守官兵一千二百員名非多也而廩給口糧所費不貲彼其時積有餘金尚堪支用今饑荒之後所在庫藏空虛矣而差官往來更有必不可省之供應將取於民乎抑取於礦乎此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四也夫礦不難開也刑之而上有益於朝廷下有濟於百姓奸宄不敢煽亂戾卒不致糜

費則亦何憚而不開臣與該省撫按所謂當事之臣也欽奉綸音敢不悉心經畫以稱上意顧所謂經畫者必熟慮而後得之今臣徒抱此區區之慮而計無所出不及今一陳於君父之前非忠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議長便之策覆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若其間禍患可虞之事臣不敢具論 皇上聰明天縱儻穆然深思必以部科諸臣之言為是則成命可以收回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祿匪獨中原地方之福也

疏鈔

礦稅

四

中原因疲乞停開採疏

姚思仁巡按河南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

竊惟中原八郡實為天下樞機南控江淮北引燕趙東聯鄒魯西達關陝從古以來帝王必爭之地譬之人身則為腹心譬之屋室則為堂奧比因水潦頻仍民困至極至于子食父肉人食馬糞 皇上憫重地之荒允部科之議蚤發帑金數十萬兩漕米數萬石特簡能臣星馳往賑即今凋疲之民不至流移死徙之盡者皆 皇上之再造也願生氣稍回菜色未變昨歲黍禾已經蝗蝻喫盡今春麥苗又復旱暵焦枯多方撫綏猶慮變生意外豈堪勝此開採之大役乎夫開礦之有害無利得不償失歷經諸臣條奏已明臣無容贅惟是臣自十二月十三日入境以來即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頭礦夫剝膚竭髓裂服皺眉溺河溢樹之狀 皇上目不忍見者臣已親見之販夫販婦折屋賣田鬻妻售子哀號痛哭之聲 皇上耳不忍聞者臣已親聞之變動生十眉時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臣請歷數于前 皇上試垂

疏鈔

礦稅

五

聽焉一曰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曰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三曰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四曰礦兵糧缺課呼之可慮五曰礦洞遍開浪費之可慮六曰礦砂銀少逼買之可慮七曰民皆開礦失業之可慮八曰奏官肆橫激變之所慮夫宛葉素稱盜藪每每千百為羣藏匿山谷今礦洞一開蜂屯蟻聚而至者不計數萬防守官兵雖極力捍禦屢有擒斬然此輩閔不畏死恒伺間竊發倘兵力不支為盜所勝小則剽掠村落大則攻屠城邑赤日黃巾可為殷鑒此礦盜

疏鈔

礦稅

六

哨聚召亂之可慮者一也兩河連遭大侵僅存子遺所稱殷實家無數十金之產一旦迫逼立為礦頭凡供應器具工食皆令備辦原議礦砂官四民六今悉照原議礦頭僅得一分而又百計需索以至有自刎者有自縊者有棄家削髮而逃者獸窮則攫人窮則亂大可寒心此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者二也礦在重淵之下淺則須鑿二三十丈深則五六十丈方始見砂礦夫深入洞中不分日夜打掘鑿挖砂石虛浮忽然崩壓有破頭爛額者有粉骨碎身者有盡十餘

人而壓死者寡婦長號孤兒痛絕聞之皆酸鼻隕涕凡應斯役者強則思亂弱則思逃此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者三也礦夫攘奪勢必備兵以為防守兵須有月糧有行糧原議月糧出自官府行糧出自礦頭今礦頭止得一分力必不能辦而兵士暴露山谷間既無房以居又無糧以食萬一有不逞狂謀號呼揭竿而起夫礦盜亂有兵與敵礦兵亂誰與敵之兵與盜合撲滅為難此礦兵糧缺呼譟之可慮者四也南陽一府奉旨開採者文家等洞河南一府奉旨開採

疏鈔

礦稅

七

者嵩廬等縣止耳奈何日增月益今日開一洞不見砂明日復開一洞不見砂後日又開一洞奉旨者開不奉旨者亦開有砂者開無砂者亦開增礦洞必增礦頭增礦頭必增礦夫又增防礦之兵又增防兵之餉即變嵩岳為銀猶難取給此礦洞遍開浪費之可慮者五也礦砂須用煎硝煎硝須用搭配據各州縣報至有取神溝砂四十斤工錢一兩二錢燒銀二分者有取金溝砂五十斤工銀八錢燒銀六分者有取湯鍋砂五十斤工料銀一兩燒銀一分二釐者煎砂

既虧于是乃賣砂取價高買見無利掉臂而去其勢不得不強民以買之至鬻田產售妻妾賣子女捨命包賠者父子他離室家傾業大非太平氣象此礦砂銀少逼買之神慮者六也汝南當積荒之後民皆散于四方車輟所至見閭閻蕭條生齒凋喪即令有司散倉穀給籽種加意招徠尚懼不肯復業自開採後民之稍有家業者為礦頭次者為礦夫以故民皆棄耒鋤而事錐鑿方不勝役皆離親戚棄廬舍而逃故田野荒蕪者益甚差徭從何應役錢糧從何出辦

疏鈔 礦稅

八

即將有司官日加叅罰亦何益于事乎民為國本豈容逼迫至此此農皆因開礦失業之可慮者七也開採原為鼎建大工非為奸徒囊橐計也不意仲春一到地方橫行無忌眇視魯坤等不聽約束帶棍徒張應先張蕙韓平鍾應文等數十人俱繫金帶張黃傘乘夫轎假造欽差員牌私置關防徧行開採上砂盡入私囊逼死張文禮等十餘命騷擾驛遞凌虐職官以至人心洶洶怨聲載道此奏官暴橫激變之可慮者八也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

賠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 皇上之財乎礦頭以賠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鬪死貧民以逼買死孰非 皇上之民乎自開採以至今日已逾八月自初解以至今解不過四千向以根本重地 皇上舍三十萬之金以全活之而猶以為不足今以大工重役 皇上為四千兩之礦以困苦之而尚以為有餘及今不為停止恐禍起蕭牆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之數矣 臣所以拊心泣血而哀鳴于 皇上之前也抑 又有獻焉

疏鈔 礦稅

九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夫以諸侯而尚不當寶珠玉况天子乎家四海臣中國而可以貨賄為寶耶故鹿臺積而商郊墟私藏盈而漢社傾洛口充而隋祚絕瓊林滿而唐室衰其鑄累銖積晝筭夜筭求足帑藏而富府庫者曾不得其半通一綸之用適足為奸雄盜賊之資藉耳伏願 皇上鑒鹿臺瓊林之覆轍思財聚民散之明訓勅下戶部召回開採之臣將仲春等拿問則聖德光于日月 皇圖鞏于泰山 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採礦利薄民困難堪懇恩停止以光聖治疏

馬鳴鑿 撫治鄆陽右金都御史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

臣竊惟開採之事以利言也上固欲其利國而下亦欲兼以利民此陛下意也即仲春原奏亦謂可歲供數百萬金於內帑可急救貧民於塗炭豈不悅耳足聽哉今南陽所屬州縣但稱有礦去處掘挖無遺礦夫深入洞中為土石所壓破腦折骨而斃者若干人矣剪砂必須搭配礦頭窘於無資多有典房賣產鬻子女以充資者矣剪銷既虧工本不得已而賣砂

疏鈔

礦稅

十一

又不能即售則令礦頭包納而無名之取且百出於是乎民愈不堪命矣更有鑿之累月杳無一砂空自賠錢縊死者相屬夫此民也非往歲大荒陛下發帑銀三十萬以賑濟之子遺乎今若此是反陷之於塗炭而安在其能救之也藉令果有厚利如原奏之言尚當軫念勞民議罷今採取八閱月矣毋論監衛二臣蚤夜拮据盡地利以圖自效即仲春等陛下假之以督理巡視之權彼皆得發舒其能恐動郡邑快心雄行千載一時矣豈其賣狗懸羊躬自蹈之然

自初至今解進之數未滿五千則其利亦甚薄也百萬之云不令人掩口乎陛下富有四海何屑此數千金之入而小民賠費不下數萬其哀號之狀則甚可憐矣防守兵糧既不得照原議取之於礦近據南陽府申詳該給銀八千餘兩分毫無所出辦各兵枵腹日久將不免脫巾之呼寧獨礦徒堪慮哉每訪諸縉紳詢之父老有識者皆曰是役也實無利於官歛怨於民祇是仲春輩二三黠者所得不貲耳陛下開礦為佐大工充內藏而顧使原奏官巧牟其利

疏鈔

礦稅

十二

乎去歲葉縣舞陽蝗蝻為災民有菜色今裕州內鄉鎮平諸處異常冰雹二麥如掃朝不保夕之民彷徨思亂而採辦之苦剝削之害又從而驅迫之不逞之徒嘯聚日眾竊恐中原腹心之地將變為戈矛戰鬪之場禍患非眇小也切有地方之責明知事勢可虞若苟避嚴譴不為君父直陳之則臣生平自矢之謂何伏望陛下渙然發德音召回採礦之使以慰答民心以解消亂萌則歡聲洋溢於域中而無煩宵旰之憂國家永享泰寧之福矣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以甦畿內窮民

疏

傳好禮太常寺少卿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民者邦之本而財者民之心怨之階也利民以收其心則邦本固剝民以叢其怨則邦本危人實既撥枝葉自瘞其關係國家為何如者而况剝民至極令不堪命如今近郊截稅大辱國體者請為 皇上言之夫京南海子西紅門去都城僅一十八里又迤南四十里為龐家庄店此固安未清霸州山東等處之通衢也凡米麥蔬菓草炭雞鴨羊豕之類小民日

疏鈔

積稅

一三

販易以輸於京師冀圖升合以為生養之計從來任其自便無有收其稅者惟入右安宣武等門有門單過稅以佐公家之費然亦既稅之矣本年三月內忽有成羣兇棍不知奉何明文豎張黃旗在龐家庄截稅不二三日內用鐵尺鐵棍打死本店不知名一人羣兇逃脫民稍安靜今十一月內又有一起虎棍在龐家庄店中一人假官執兵持棒從而擁護跟隨為爪牙者百十餘人在西紅門一起中一人假官從而執兵持棒眾相擁護跟隨為爪牙者百十餘人兩地

相去三十五里俱假充抽稅不論大車小車驢馱人

肩或戴或負不論雜糧蔬菓薪炭雞鵝牛羊或携一菜負一斗粟以過者無不阻攔抽分與者放行不與者留住或剝去衣服以為質當稍有不從竹板木棍一齊亂打強狠之狀無異劫奪昔稱析利剝民秋毫無遺筭及商賈下及雞豚者亦不過是即今滿路盈途往過來續怨氣衝天詛聲震地無不舉首蹙額相對涕泣而曰聖明之世夫何使我至此極也况近畿地方連年饑饉民不聊生木皮草根藉以糊口強劫

疏鈔

積稅

一三

竊盜無處無之且東事殷殷徵輸緊急富者已貧貧者濱死民心洶洶罔不思亂况可以此無名之稅非常之虐以驅之耶嗟嗟國家縱貧亦不應如是媒孽以求富貨縱可好亦不應如是頭會箕歛以求克實又泥由一文以積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積千成萬而日以此為 皇上克內帑 臣言之不勝羞愧其辱國虐民孰甚于此耶又况所稅以萬計而國家止得其一餘俱歸于虎囊狼橐矣徒叢漫天之怨于國家甚無窮之禍于宗社臣子何忍而不言耶為此故敢

直陳于 皇上之前為畿內之民請命伏乞勅下厥
衛衙門將此等成羣毆棍拏送法司從重究處則畿
民得生邦本固宗社寧矣

疏鈔

礦稅

古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以甦畿內窮民

疏

傳好禮 太常寺少卿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

該臣於本月初五日為前事具題請旨 臣於 臣寓齋
沐待命於茲四日未蒙發下 臣竊疑之豈 臣之言未
達於宸聰耶 臣皇上嘉納忠言誰敢阻 臣皇上
不加意窮民一任虎狼之吞噬耶 臣皇上往年因天
時久旱步禱南郊本年遣使之黑龍潭求雨輒應其
為畿內窮民之意甚殷殷也豈 臣皇上以假官截稅
為細事可置而弗問耶蓋官自一命而上皆奉欽依

疏鈔

礦稅

十五

各省設有權關皆遵明旨今詐官截稅似非細事未
可置而弗問也豈 臣皇上以此革抽稅無大害於地
方而未甚傷民心耶數年以來近畿地方水旱頻仍
徵輸告急小民負粟揭木轉販都城討獲升合少延
一日之生今麗家庄稅西紅門稅四十里之中而收
稅者兩處民命尚能堪耶民不堪命而畿內震動四
方之變作矣言之至此可為寒心又豈 臣皇上以此
抽稅假官為廣安廣和二店之遣使耶夫二店一設
張家灣一設天津衛去麗家庄西紅門約二百里夫

國家所設鈔關如臨清揚州九江潯野等處必商賈經過本地始稅其貨未聞稅及二百里之外者也此輩為詐旨奪民不問可知以此言之臣疏如救焚拯溺不可不速發以甦畿輔窮民之生也夫 皇上父母也畿民赤子也焉有赤子遭劫奪之苦而父母坐視隱忍而不之救耶臣意者臣之言未達於天聽也臣是以昧死願至御前面陳假官截稅暴橫兇惡之狀與窮民被劫倒懸之苦情上徹宸聰無不流涕伏候勅旨

疏鈔

積稅

十六

邵那悞國

陳利言以固根本疏

劉曰寧

司經局洗馬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

臣儲員詞林有年迭退論思詞臣之職竊見近日礦稅兩事羣奸巧辭欺罔朝疏暮使發者絡繹有識寒心復睹百戶王官奸狀以為國家之隱憂莫大于此其初總以獻利助工揣度上意 陛下鑒一王官以深惟羣弁之奸永絕禍亂之本無如今日斯是用痛心雪涕齋沐獻言切以 陛下英武盖世洞見萬里之外獨于天下之所共憂廷臣之所屢爭以為不可

疏鈔

積稅

十七

者甘之如飴意 陛下必有疑于兩事真便利而莫之解其疑有六日增月長患且滋甚而其患有四夫陛下之所疑夫開礦者必以為天下之美利民無與也又省加賦而詐騙貽累不聞焉小民多依山谷久為宅墓而開採之使偏執宅墓以張密網貨行則免不行為害暴骸伐屋行道心酸又陰籍富戶姓名投之頭砂限以賠償鬻妻賣子甚者自經而壓倒之禍及于壯丁怨咨之民急可為盜此臣所欲為 陛下釋疑者一也夫 陛下之所疑于抽稅者必以為

國家之遺利昔尚脫漏今收之而實非也國家之立法詳矣船中之貨有貨稅所工部之權差皆是也載貨之船有船稅凡戶部之權差皆是也衙門基布道路相接計一賈人出多者三稅少者亦二稅非鳥無翌何地可逃此臣所欲為 陛下釋疑者二也夫陛下之所以專遣內臣者必以為內臣忠直不好名可無欺也夫 國家之大端有二曰禮義曰利害中官之識見及此者度不欲出獨一二愚暗之徒久在閑局意亦望一執事以明得意幸目前無事後且不

疏鈔

礦稅

一八

者倡為事端聚徒括金鎖刺通神依武弁而武弁受制禁中官而中官受欺此亦奸民之雄者且中官給名而無其忠謹臣所欲為 陛下釋疑者四也夫陛下之所以不信地方臣工者必曰是蒙蔽是沽名夫所謂蒙蔽者利歸于己而隱于上也而礦非有司之所敢開稅額非有司之所敢增此亦難欺矣即利不歸上亦不在下及其議論之執持羣奸之齟齬又自有訟有司為朝廷牧民而羣小譬則豺虎也牧人之不狎豺虎有司之不狎羣奸亦萬不得已之計假令激變召亂即不死于譖死于封疆矣固知有司之非沽名以救過也臣欲為 陛下釋疑者五也夫陛下之所以不信廷臣之諍而堅持于兩事必以為無損有益也或者所損必而益大不知其先已有損後之益又不救損也何謂先損一官有一官之費勅使出而驛傳之費十倍衙門之費又十倍輿臺廩祿之費又十倍衆彪前驅市獍扇焰一使輒數百人則數百倍蓋無礦無稅而先有府庫之耗亦 陛下

疏鈔

礦稅

十九

之財也且百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特百分之一千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又千分之一臣以是知其無益有損欲爲陛下釋疑者六也以此六疑實生四患一曰京師之患夫京師腹心也腹心不能自養而資咽喉以灌輸恃腑臟以收納未有益咽喉決腑臟能不病者京師人稠地瘠又苦寒凡絲麻米粟一切之費都仰給四方自榷稅嚴而商賈絕則物價貴百萬嗷嗷無所托命饑饉水旱更復可虞陛下德武足憑而愁嘆怨譴民易生心欲振無策欲制無

疏鈔

礦稅

二二

術又范陽涿鹿古稱盜藪密雲近在北邊天津密邇海上蘆溝一舍有若剝牀此不可不慮也二曰四方之患夫四方肢體也人有痒痲疾痛相救則安交病則危未有束左右手足能自支者乃今礦稅之使東漸西及蓋所在不堪則所在皆可疑設有一人誤扞支綱之誅勢窮情極則一方騷動一方騷動則四方嚮應天其厚祚哉國家幸而懲創而生民塗炭足爲寒心調度經營又當萬倍此不可不慮也三曰水陸並至之患大凡奸細之作多依山澤憑險阻恣出

沒蓋自古皆然而今之兵水陸遍布矣東事稍解大兵四散萬一兵適與礦稅會則兵張礦稅激而與兵會則怨民張長江密箐都爲寇資蟻聚蜂屯近在呼吸此又不可不慮也四曰官民交困之患夫民官之守而官民之命也官惟將朝廷之德意乃安民民惟恃有官之控訴則安其身近日郡守縣長吏中傷膚受俯首縲紲後來懲噎轉相效尤勢固不能有其民民失官如十失慈母無路可通閭室待盡其計畫無復所之竊恐亂系之益勢而朽索之難馭此又不

疏鈔

礦稅

二二

可不慮也抑古人有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亦所當急圖之時矣竊見陛下勵精圖治凡忠邪之分不久自明羣口如簧即蹈斧鑕已漸曲突之忠又臣少有狗馬病近溺血怔忡亦恐一言未效率先朝露以上負國恩是以盡捐撥拾直究安危不避愚戇之誅願陛下少察釋一朝之疑圖社稷之計收諸道之使發廷臣之章寬吳寶秀等之獄開輔弼補牘之忠作臺諫折檻之氣其武弁之欺罔誤國者罪無赦則四民樂樂業萬國謳歌臣亦願有太平

礦稅繁興人心惶惑懇乞聖斷亟停以保治安

疏

馬鳴鑾

撫治鄧陽右僉都御史萬曆二十七年四月

臣惟天下無可乘之釁則奸豪回慮而禍亂自消人主慎未然之防則治道益光而民生永賴頃歲宵人言利者藉口大工日新月異如湖廣荊州抽分原設工部王事一員征商之額定矣今錦衣衛千戶韋夢麒突有店稅之請陛下即差內官陳奉領其事已而樂綱王官任各言馬稅則又置梁永於陝西委魯坤於鄧州夫荊襄南陽與陝之商洛漢中皆臣撫治

疏鈔

礦稅

二五

地也一時三遣使總為利來旬日間遠近謹譁羣情洶洶自軍民問賈以至肩挑小販皆相視嗟吁人無固志此無他則條鞭之害休之也夫中州包礦之累撫臣業陳之矣臣可畧而勿言若商洛漢沔一帶自開採至今臣不聞某洞出砂煎銷金銀若干但聞某州縣坐派條鞭金銀若干勒限追解急於星火耳陛下前有旨不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乃更烈於加賦彼啖草根度命之遺黎何以堪焉茲為店稅之說者豈必有馬可市有宅可居而中璫奉命大自氣

焰壤脅而從之者如蟻赴羶又豈肯念國家二百餘

年仁覆之赤子臣度其必將竭澤而漁橫奪閭閻

闔之所有紛然騷動即雞犬不得寧焉是亦條鞭之

續耳此小民之所以魂驚魄散而震恐失措也夫財

者民之心也既括其財必傷其心況輸內藏者十一

而潤羣小之私橐者十九未嘗佐國用之急而民間

已盡其脂膏計惟有轉乎溝壑已耳然楚故剽輕秦

尤獷悍宛鄧間自昔多任俠奸人或未肯遮甘於死

迫之不已必且奮鉏耜而與官兵為敵有其呼之百

疏鈔

礦稅

三

萬眾不難集也夫歛兆民之深怨損曆聖之鴻名啓奸豪煽亂之階成天下土崩之勢其究至於使忠臣義士竭智戮力而無以紓宵旰之憂當斯時也陛下雖盡取原奏諸人投諸鼎鑊亦何及乎臣草疏至此聲淚俱下伏望 聖明垂神霄覽建萬世太平之策將前項礦稅亟賜報罷則竝美堯舜增光祖宗社稷之福蒼生之幸矣臣愚不能將順上意徒進憂危之苦辭彼言利者必以為全盛之朝焉用杞人之慮然區區狗馬心不忍不言又不願其言之有驗也

一五二〇 丹黃書日五全書身 5 反之下

政亂民離目擊真切懇乞聖明承天念祖救之

水火以自盡君道疏

李三才 巡撫淮揚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

竊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爲計閣部
九卿臺省百執事無不誦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
亦無不極言之 皇上莫之省也豈以或出於風聞
而不足憑與抑以或過於激切而不能聽與 臣今所
言何能加於諸臣顧披肝瀝膽必欲一效於 陛下
者實以待之於目擊之真申之以和平之說不敢浮

疏鈔

礦稅

三十一

亂蔓語一味真誠爲萬民請命知 皇上仁孝神明
當必有灑泣於臣之言者夫 皇上之位上天所托
之位 皇上之天下 祖宗所授之天下也天以大
位托之 皇上豈以崇高富貴獨厚一人蓋付以億
萬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故曰天子言代天子萬民
也則凡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子民
者之責也 祖宗以大統傳之 皇上亦豈以崇高
富貴私其所親蓋授以億萬生民之命使安養之也
故曰嗣君言繼 祖宗爲民主也則凡寒者衣之饑

者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主民者之責也乃今則如

何哉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
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
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增銀若干今日
某處可稅銀若干明日又加稅銀若干今日某官阻
撓礦稅差人拏解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爲民
矣天下相爭惟利是聞遠邇震駭怨讟載道子萬民
君四海者顧如是耶如 臣境內抽稅者徐州則陳增
儀真則暨祿理鹽者揚州則魯保蘆政者沿江則邢

疏鈔

礦稅

三十一

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某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無
賴亡命附翼於虎狼不逞奸徒託名於城社如含山
之潘元等和州之陳所蘊等淮安之馬如壯等揚州
之蔣季柔等瓜州之鄧奎等儀真之吳大川汪三等
泰州之郭實等宿州之顧其禮戴環等或假雕印信
而公行嚇詐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搶奪陸續經 臣批
行該道有見問未結者有已問充軍者有致書內使
求免提解者至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旨計財
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室而九空屢有告發 亦屢

批該道行查手口拮据日夜調劑僅僅得此然禍本不除竈新不去左支右吾終何底止昨運同陶允明新自楚來為道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真有盜賊所不敢為不恐為者生者含冤死者被虐毒施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實不足責也夫麒麟之於虎狼鳳凰之於鴟鵂固並生於世也人參之於砒霜茯苓之於烏頭固並蓄於肆也今惟近鳴虎而遠麟鳳取砒烏而棄苓參為念茲由爾無殺人無害人也無是種哉故臣無責於此輩也夫民心之離叛臣今不

疏鈔

疏鈔

三六

暇論社稷之安危臣今不敢論獨念臣皇上天托以司牧之任而乃甘為此培剋之舉臣祖宗傳以安養之衆而顧使惟此流亡之禍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聖心忍乎不忍乎安乎不安乎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臣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臣皇上憂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臣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之樞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臣皇上欲為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

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及至於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土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嗚呼人悖出矣衆失國每誦斯言心寒魄散吁可畏也已夫臣皇上所居之位非他乃臣太祖高皇帝之所相傳也臣太祖高皇帝非他乃臣治內鳳陽之所自起也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羣小擅命橫征暴求是以萬民不忍其託命於臣太祖臣太祖因而奮其一劔掃清穢濁受天大實是以得揚而傳之臣皇上夫胡元盛時幅員廣大士馬強壯無減於今日之天下而臣太祖乃以布衣

疏鈔

疏鈔

三七

取之如摧枯拉朽焉何哉則仁與不仁之驗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先儒之言豈欺我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善鏡者也且臣皇上代天以子萬民繼祖以保宗社一人之身不能獨治一人之力不能獨運於是設官分理凡以為民所謂巡撫者安撫此一方民也所謂巡按者按察此一方民恐有害之者也所謂知府知州知縣者知此一方民一州一縣之民之事不令之失所也今采抽踏勘俱會臣按必有異同動蒙切責起解徵收任委各司

駕言阻撓便被逮繫是上自皇上下至撫按百司無非為礦稅計也故謂臣等為巡擾可也巡害可也知稅知礦知鹽可也豈上天所以託皇上之意哉豈祖宗所以授皇上之意哉亦豈皇上所以設官命名之意哉嗟嗟當今時政之關者亦多矣郊廟之不親也朝講之久廢也密勿輔臣屢推而不用臺省各官既選而不補建言得罪者禁錮終身無辜被逮者幽滯囹圄臣皆不及而獨汲汲以礦稅為請何哉曰此病根也夫人之一心理欲不並立公私不疏鈔 礦稅 二八

撤回明示中外與天下更始其掘墓殺人等有顯迹者仍嚴勅法司明正典刑傳首四方俾深山窮谷僻鄉下邑皆曉然知我皇上敬天法祖惠養元元一應虐政俱屬此輩所為則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將見郊廟必不可不親朝講必不可不復輔臣必不可不重臺省必不可不信建言諸臣必不可不用無辜被逮必不可不釋大典自將次第舉之矣由此而紀之史冊傳之萬世必大書曰萬曆二十八年皇帝用都御史李三才之言罷天下礦稅則至德深仁流鈔 礦稅 二九

同道此重彼輕勢固然也皇上既溺志於貨利矣故目之所見身之所接晝之所思夜之所夢無非金寶珠玉者所謂逐鹿不見泰山也即有睿哲天真時一發見而欲海茫茫隨而撲汨之矣何能及於政事哉故古之抵璧投珠不題不產豈獨於人情耶誠懼此患耳伏望皇上超然遠覽廓然虛受仰思上天所以付托之重俯念列聖所以傳授之遠察我國之所以所以與鑿彼胡元之所以亡痛赤子之傷殘憫海內之滯滯陛下明詔罷天下礦稅其一應內使盡數

鴻名徽號行與天壤共永矣豈不休哉豈不烈哉而臣以草茅疎賤亦得附名不朽矣若置言而不聽棄計而不用徒令禽視鳥息坐待亂亡被豸懷金誇耀人士則臣惟有愧而死耳夫貞臣愛君惟以效忠烈士殉節匪為圖報况束髮立朝渥受國恩已逐而旋收既廢而復用者哉則臣之竭力效忠感知圖報尤萬萬不能已者惟皇上留神照察臣愚不勝踴躍候命之至

萬民塗炭已極乞賜省覽以救天下疏

李三才 巡撫淮揚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

頃臣以礦稅殃民如沸如羹竭忠極慮具疏上請蓋

即境內之茹苦而知天下之荼毒即境內之流

亡而知天下之反側不敢無稽不敢過激直據見聞

明開禍福自以皇上仁孝明決本於天性得此

疏將必慨然太息潛焉出涕曰何礦稅之流毒四方

也如此何內使之暴虐吾民也如此又何奸人之乘

機詐害也如此字字如獲荆山之璧言言如得夜光

疏鈔

礦稅

三十

之珠沛下明詔悉罷各役不俟崇朝始於兩畿達於

四海矣今既月餘矣翹首跂足未之或聞豈左右有

所壅蔽耶 皇上神武不測近習懾畏誰敢寢格自

取罪戾豈膚覺有所未及耶 皇上聰明天縱一目

十行又何至不逞致此耽閣數日以來遠邇傳聞

有章奏但係橫稅即東高閣一切不省且信且疑

且警且駭信斯言也是治亂存亡之機也 不願

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忌諱而不敢言尤

莫大於固拒而不受言忌不敢言罪在下猶可說

也固拒不受言責在上不可說也 之前疏非泛常

之疏也國脈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民之視聽即天

之視聽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不可拒也故

反覆譬喻幾數百言實集億萬人之心為一心合

億萬人之口為一口剖肝瀝腸痛哭流涕是即上帝

明神遣臣以告 皇上也是即二祖列宗教 以告

皇上也而何 皇上之未即允行也且 皇上母以

民為弱也 皇上母謂民可虐也天佑下民作之君

疏鈔

礦稅

三十一

君國民之主也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則民又君之主

也故省刑薄斂視之如傷愛之如子人主能為百姓

之主然後奔走禦侮尊為元后戴為父母百姓亦長

為人主之主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

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折人之屋掘人之墓

奸貪殘賊若近日秦楚等處所奏即在敵國讎人猶

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無辜之齊民哉窮困無聊

呼天叩地奸雄乘機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

是矣夫有土有眾則人皆知有朝廷眾畔土崩則人

皆起爲敵國一旦風馳塵驚四方雲擾介馬之身塊然獨處卽有黃金過斗明珠填海誰爲守之而又誰爲運之祇以藉寇兵而資盜糧耳及至於此卽家散萬金人分雙壁亦何救於敗哉夫天下非小也草澤之人至廣且衆也其間欲爲古元之所爲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綱紀有道欲乘之而無釁欲挑之而無端故俯首頽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逼之令反一人背去百羣遂奔臣懼百姓之不肯爲朝廷王也是故古之人君譬之爲六馬喻之爲邦本非

疏鈔

礦稅

三十二

直以其同胞一體不忍殘虐實以此曹至弱至強至微至危亦不敢殘虐之耳試觀叔季之世所以亡人家國者豈在窮敵外患哉民心一去天命隨之歷代相傳之業斬焉絕矣漢唐宋而下可歷而數也吁可畏哉可畏哉語曰禍不好不能爲禍今其樂禍也已夫臣之心亦苦矣臣之積慮非一日矣有謂臣職已盡無復有言者臣以爲或屬儀文制度之差或係用人行政之謬所損無幾一言可已此則何等利害何等喫緊一日不止宗社一日不安若亦以一言塞責

名之曰誤國是謂不忠臣不敢也有謂可遂乞身不必再言者臣以爲或有不合於時或有不信於上或有繫念於子舍或有牽情於內顧可以杜門托疾一辭而去臣則二親已墓義當致身羣工見信於朝明主委任甚重當此危急之日禍亂之興乃遂苟且避難全軀自保名曰棄國亦謂不忠臣不忍也有謂氣數實然不當力爭者臣以爲夏暑冬寒天之氣數也而衣葛衣裘乃以人力而回天山高水深地之氣數也而用馬用舟乃以人力而轉地卽令小民實當氣

疏鈔

礦稅

三十三

數之厄 皇上猶當勞心焦思百計拯救况此氣數在我自爲之而自止之俾各安家樂業只一轉移之間耳安得歸罪臣於凶而漠然不之念耶有謂迹類好名不可再言者臣以爲或無病而呻吟或危明而憂治或虛誕而不情或悻直而太戇有意求名故曰好名今則萬民實在倒懸宗社實在壘卵日夜咨嗟聲淚俱盡惟知有國何知有身况曰身外之名乎倘皇上嘉納臣言一赦天下則皇上得堯舜之主之名臣亦得堯舜之臣之名亦非臣之所惡也夫都御

吏之位不為卑矣都御史之祿不為薄矣乃從令則
 富貴長保不從則貧賤立至顧臣毫無繫戀棄之不
 啻敝蹠焉豈臣好惡之性與人殊哉所欲有甚於身
 榮所惡有甚於身辱故舍彼取此掉頭不顧耳 皇
 上即此亦可以一思矣嗟嗟臣之口舌敝矣心膽裂
 矣無復說矣倘 皇上猶謂臣言不實臣心有他乞
 先斬臣頭懸之正陽門外而後親臨朝宁大集勳戚
 文武大小百官一一面詢果否萬民有水火之苦是
 不宗社有危亡之憂各處地方曾否有殺人掘墓之
 疏鈔 礦稅 三四

事責兒鬻女之慘大奮乾綱速下臣疏盡除前令其
 一應假旨作威結黨煽虐嚴行各處撫按查勘明實
 如律究罪傳首天下明示中外于以報匹夫匹婦之
 讐于以洩孝子慈孫之憤 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實
 聞臣此言是臣草茅之微遂能挽國家無疆之祚鴻
 毛之軀乃能救百萬生靈之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若 皇上仍不加察照前留
 中亦望祭臣無當速賜罷歸別選才賢以補臣職臣
 之願也然非臣之所得已也臣不勝泣血椎心待命
待命

慶典在即懇乞寬逮繫併停礦稅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
 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
 祖宗朝重之未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權
 採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
 中使之參隨棍徒竊弄威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
 日益甚而逮繫日益嚴蓋諸棍徒為中使謀非多進
 以求 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欲禍免
 疏鈔 礦稅 三五

而得利即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設激 皇上
 恣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即併禍
 官民亦不恤今 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歸諸中
 使棍徒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
 從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耶夫 皇上
 之喜怒 皇上之威福也名雖竊於中使實則落於
 棍徒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即撫按且數為
 斷斃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舉人逮矣生員逮至二
 三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塚

或折其臂或撓其乳或坐視羣棍奸戲者不可勝數此何法也欲何為也無非用財貨也財貨又大半入中使稅役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陳奉以千計高淮陳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餉將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為既激變矣當罪激變者以其得已而不已也當寬為變者以其不得已而不得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縱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成然後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况所招之兵

疏鈔

三三六

類亡命無藉喜亂偷生始難于養終難于御始令之成民終將以自戕至于自戕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故不得不為招兵家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不下而可一面獵其一面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邊塞有脫巾之兆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而又使閭閻重足蹙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肉屠戮之慘恐瓊林大盈之時亦未至此我皇上

一聞此等景象宜不待...等之詞之畢然而夫...皇上

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何內地之足虞...等竊聞有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今所聞閭閻業已盡如陷罪荆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心萬萬無虞然令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為魚肉為灰燼不廣戾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視我皇上為何如主臣等為何如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為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第襲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等伏乞

疏鈔

三三七

皇上開霽天顏檢查...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速知...如川推官華鈺知縣韋國賢王正志經歷車任重巡檢陳資...吳應鴻舉人勞養魁生員張聚奎沈希孟等在內付...等法司在外行撫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叅隨各役盡行收回橫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鼓腹以頌...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于靡文祝禱萬萬矣况為堯舜禹湯文武也逸而臻上壽為瓊林大盈也勞而多隱禍昔之搦竿草

澤以爲人驅民爲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爲無可
虞者耶而國勢因之矣故曰可畏惟民又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
佑也猶必 皇上以天下臣民爲心可以受天之佑
而後天之心亦爲天下臣民而佑 皇上以壽耳惟
皇上垂聽臣等不勝延頸懇祈之至

疏鈔

疏鈔

三十九

特禁重征并懲欺罔以安西陲疏

王德完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

待罪該科接得原任遼東把總韓應龍本夫兼管
督率則不踏干騷擾之害會同撫按則不徇于奸惡
之言查勘明實則不惑于朦朧之見奏請定奪則不
耽于愴壬之口給音嚴重睿慮周詳臣之愚昧豈宜
置象第十心忠愛國有難以容悅從諛者臣惟西
川三大苦自臣足至闕廷已膽裂聞闔矣蓋楊酋煽
黔甸境騷然城邑凋殘人民屠戮者雄兵數十萬衆
疏鈔 疏鈔 疏鈔 疏鈔 疏鈔 疏鈔 疏鈔 疏鈔
三十九
蹂躪于渝州運糧數十萬鍾轉輸于播地督夫徵價
剝肉搗膏闔省號危三省駢馳逆酋殲滅方藉此安
枕息肩湯火脫臣胡又爲日股月消如大病疴羸矣
堪加之捶楚譬之裂焚曷熾胡然助以薪燎豈四川
之妖星未滅而厄運未除耶既有幸而勦一楊應龍
又何辜而遭一韓應龍數年採木十室九空赤子委
于溝渠白骨暴于林莽且大木不蓄于八府內地而
巨材偏產于苗穴夷巢舟車之所不至負販之所不
通故有數百年之柁枯焉計山木一株直十餘金而

1. 5. 1. 1. 0 子 書 日 五 八 書 書 6 頁 之 中

披運輒至七八百人耽延輒至八九閱月盤費轉至
一二千兩上至摩青天下之闕黃泉豈惟糜不貲之
財抑且殞多人之命夫懸岩轟嶺以達河次由全楚
三吳以至漕河灣務頭運竣事二運成功今之虹臥
京廠者非西川大木之進上者耶方今二運甫以指
据受賞三運姑以順旅停徵待其瘡痍吹起呻吟俱
悉然後效于來之義勤王事之終何自應龍之逢迎
自濟也至于小木變價大是異聞蓋重慶等府瘠土
荒蕪力耕火種遍觀山頂盡赤豈能蒼鬱成青間有

疏鈔

礦稅

四十一

一 小林則村落儲峙以備晨夕爨炊士民護蓄以
培墳墓風水各有畛域何得侵害若土司巢穴之小
木續紛豈曰無有然深山窮谷瘴癘烟嵐誰其買之
而誰其用之夫在野無木可變在朝有命必遵則治
門以包木猶之逐尸以包砂也是材數即為禍數而
林菁皆為罟罟矣豈治世所宜有仁人所宜忍蜀川
之鹽惟產于并其口僅如一甕即其深計數十丈餘
非若池鹽海鹽之生息而無窮也始之錘鑿工費為
甚難而繼之淡澗塌塌為甚易也額未肯錫豁新增

又與追呼而鹽引總轄于藩司鹽課率歸于內帑未
有漏稅者每聞奏中巡鹽御史私鹽有禁多係郡邑
措處以庇贖緩若有餘課增加則鹽商裹足而去宋
臣蘇軾三月聞韶之詩將作矣山中種茶以易布粟
其課之不可多得猶之鹽也餘茶之不可再推猶之
權鹽也今羣小之災惑以聖聽者一則曰累巨萬一
則曰約稅銀一萬餘兩猶如捕風捉影畫餅療饑每
既適時奸宄欺妄成習其在戶曹者姑無論論其在
工者如百戶夏榮奏寶坻魚葦課稅可得四萬兩而

疏鈔

礦稅

四十二

順天巡撫李願查勘揭稱除額課外亦可起科四萬
有奇百戶王心澤奏浙直侵欠歲收段絹錢糧可百
餘萬而鳳陽巡撫李三才查勘揭稱揚州一府並無
羨餘亦無他灶丹徒縣民王王極奏李繼常等隱占
洲田可三十萬餘兩而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廷機查
勘揭稱的係架捏以冀沾蠲賦之洲田希乞千金之
逋課其虛誑錫蘇類如此夫四川之疲困甚矣即三
萬之額猶不足以供皇恩疾首痛心欲溥皇恩以
蠲恤于額之內乃應龍提唇鼓舌欲張密網以漁獵

于額之外何其幸災樂禍欺天罔人一至此極乎夫此輩惟顧目前不顧日後之有無虛實惟計囊橐不計國家之理亂安危若取而輕信之則不但為黎民之寇讎饑寒無所逃命且為中官之桎梏俯仰莫得伸眉其荼毒西川胡可言盡臣聞之漢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懲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近查原奏官夏榮作威生事高時臣誤聽妄言兩人奉綸音姑着回衛不為懲創既往何以儆戒將來則韓應龍怕惡不悛益以無所忌憚也伏惟 皇上震發雷霆亟逮韓應

疏鈔

疏鈔

四三

龍明正典刑以為欺君虐民之炯戒將加採四川蘆余多木收回新令悉賜蠲停則德澤布而殘喘甦奸諛屏而禍胎戢矣西陲幸甚臣愚幸甚

稅監違旨劄民乞加誅責以安反側疏

馮應京湖廣分巡萬曆二十九年二月

臣奉 勅湖廣分巡以撫安民人平靜地方為職臣于二十八年三月內到任目擊內監陳奉萬狀慘虐逮官司士民無敢黜陟生死之權一由掌中玩弄楚省喪亡之形已迫而勢不復待也辟之于火燎于鬚眉而欲寬請之旨不焚矣幸 皇上之少留意焉夫陳奉之所以罔 主上者動稱征稅而所恃以挾官司士民者動稱奉 旨似也不思 主上有征稅之

疏鈔

疏鈔

四三

旨所當奉亦有不擾小民以安地方之 旨不可違今奉之違 旨極矣其毒小民以亂地方臣不能悉數矣臣武漢黃三府分任也故得言三府之事又任未久故得言近日之事二十八年五月內江西稅監陳奉隔省重征商船惟苦奉 聖旨這稅課有旨不許重征疊收湖廣內官陳奉如何重收至江西小池口姑且免究今後各處如有聽信撥置違犯的一併重治不饒欽此乃陳奉藐 旨抗違不改仍于本年九月初一日牌委黃州衛哨官杜修曰除差百戶

王體信縣丞沈繼韶前來征收仰本官督同原役速
赴清江鎮征收稅課如再遲悞定行提究清江鎮卽
小池口也杜修原是私設巡攔李三漢等三十名科
派公堂司房等銀二百餘兩與撫按批仰杜修仍前
管哨不聽陳奉得重征銀兩不可勝記收入私囊不
行解進而又分外索有司包稅此其違旨一也
武漢黃所屬州縣正例礦稅銀兩業十九完矣更于
額外指稱開礦嚇廣城韓知縣銀七千兩黃梅縣庫
銀一千五百兩參隨項文科趙大漢等共得銀三百

疏鈔

礦稅

四四

兩羅田縣庫銀一千兩廣濟縣庫銀一千七百兩黃
安縣銀一千三百兩大治縣銀七百兩曾王簿銀三
百兩蘄水縣二千兩畏眾怒而假以五百兩出首具
經被害熊夢松柯大任饒明道等告發卷案可查收
入私囊不行解進仍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妄奏曰黃州府未完稅銀四千九百五十七兩黃
安縣未完礦銀九百六十兩礦金十二兩蘄水縣未
完礦銀七百八十八兩大治縣未完礦銀四百八十兩
夫不言其私騙之多而止奏其欠之少則額外所

得俸何文銷朕臆說上只慮重征其違旨一
也科索之外復行挾騙旨開基金挾大治縣鄉官胡
應辰銀一十三兩富民袁村銀八百兩徐養正等
各五百兩參隨趙大漢得銀四百兩蘄州富民吳國
倫之子吳其良等銀三千兩陳奉兄陳萬至姪陳仲
山各得銀五百兩又挾麻城縣耿天受賣田銀四千
兩收入私囊不行解進此其違旨三也差李斷
事恐嚇當舖店吳大成總日昌等十八家得銀一
萬二千兩錢局立爐兩一百二十座各每一座共派

疏鈔

礦稅

四五

銀一千兩委兄陳兄打造異樣銀器不記其數於總
府衙門造殿五間左右住樓一重小房百間貯收玩
好不行解進此其違旨四也此猶斂財之事也
若近日砍屍之罪則有不忍言者掘大治等縣民孟
華張斐言宋朴華楚賢等祖父塚四十七處掘無金
喝眾將刀砍細骨屍拋入江內一時幼弱懷祖而悲
耆老徹天而哭過道士復掘挖古塚追獲養身鏡一
个木鉢盂一个金舉杖一根玉碗一个金絲燈籠一
對金鏡架并金盆珍寶等項收入私囊不知解進

否此其違 旨五也此猶砍屍之事也若近日殺人
 之罪則有不忍言者委白丁劉二借以查稅為名日
 日索商蕭繼山等饗恣無忌于十月二十七日劉二
 欲奸武昌民婦吳氏頃徐堂阻之夥棍黃金等三十
 餘人活將徐堂打死是夜候同伴秦大賢等押駟銀
 九損送陳奉買囑庇護收入私囊不行解 進此其
 違、旨六也又因索私銀不遂船戶沈金以五十打
 死馬戶邢思盤兩刀殺死姚奇以投水死李老兒賣
 三兒丁官兒以夾打死陳朗婦胡氏懷胎七月因長
 疏鈔 礦稅 四一六
 隨八等強好不從携七歲女投水死又過黃州河下
 手擊蘄州赴考生員田九圍將刀背砍一百黃安縣
 童生陳遂打一百黃岡縣童生殺三人斬水縣童生
 五人砍去首足丟入江中府縣官哀救不得此其違
 旨七也此猶殺人之事也若近日欺 國主之罪則
 有不忍言者 楚國親藩所居年正月初七日陳奉與
 三司臣會飲于省城大觀樓率盜兵五百餘人持大
 刀數十把攔截街衢武不許人行銃砲連天旌旗
 蔽日中間騎衛馬放火箭斃傷人民陳和尚等激變

居民大費院司約束然後定此其違 旨八也此猶
 欺 國主之事也若近日叛 皇上之罪則有不忍
 言者奉與沈士問陳登雲等同飲自言我如今之像
 個楚王事就到大富貴何難及是招兵數千日有增
 益官員人等有不呼為千歲者輒怒責之陳登雲知
 其潛蓄異謀見機逃去向省中人言之洵洵此其罪
 又不止違 旨九也夫三府嚇騙之銀如此則十七
 府州所得不知其幾百萬三府之殺人如此則十七
 府州所殺人不知其幾千萬且 臣查 大明律一款
 疏鈔 礦稅 四一七
 凡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奉乃一闕官也敢招亡納叛
 有獻銀三五百兩者即擅受以官為守備把總千百
 戶之名或置中軍或委巡視甚至令其查盤隨帶流
 徒各不下百人擅遣傳牌乘輪馳驛毋分郡邑積羨
 有無其被羣奸詎嚇不至四千兩不已處處遭殃人
 人慘禍各該有司莫敢誰何徒惟垂首喪氣而已此
 其心尚知有 皇上哉它如差使應付日給不下數
 十布滿全楚驛遞之擾物力之疲逃亡日見接踵此
 臣 近日代理驛傳之所目擊者特奉之餘事耳凡此

楚人無不側目重足恨不旦夕食其內而寢其皮也
皇上試觀湯沐之鄉光景如此莫不惻然動念乎切
照楚中形勝天下之阻也屹扼塞梁腕引吳越誠
皇上所不可一夕無者顧其地半據蠻苗多闖賊寇
且瑣尾仇離之人甚眾况丁皮林稀罕大牙相爭加
以奉惡不悅人心厭亂勢必有赤子弄兵青衫爲盜
者、皇上之令甲不能施而臣等朝露之命不相保
天下之事其不寒心者幾矣伏望 皇上洞察愚忱
虛中檢勘亟拿陳奉追其處處所騙之賊誅其歷歷
盡少

疏鈔

四八

違 旨之罪更換忠慎內臣征收楚稅湖廣十五府
十六州一百七縣焚香祝釐民人撫安地方平靖卽
漿瓢且組縛焉而 宗祖危亡之形可伏于教矣

人情屢變怨已在明聖意挽回圖當及早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四月

照得積稅一節臣等補牘徒勤不能將順已行之德
意伏而思之 皇上或以臣等之言未足憑人情之
變未必甚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矧最明可見
如今日者而漫不爲之圖乎姑無論其小者卽關中
委官控辱縣官而致之死縣官既可殺而何人不可
殺何事不可爲又聞各處中使養兵自衛環甲升堂
既非疆場禦侮之官而千百成羣草菅民命驕恣相

疏鈔

四九

成漸不可制臣等竊見變之自內作也又如滇南以
火燔委官之居遠左以衆曠委官之目若輩自作之
孽誠不足惜其如法紀之當惜何曩三楚之脫歸幸
而漏網今兩廣之結構蔓且難圖江淮一帶羣小紛
紛東西九邊饑荒藉藉臣等竊見變之自外作也夫
國家令甲殺人有禁聚衆有禁私藏甲兵有禁不幸
而有一於此尚以爲變乃今無處不殺人無地不聚
衆無人不操甲兵不逞之徒寵之使爲盜賊縱之使
爲虎狼其變爲何如者在中使銜恨百姓不殺之不

休在百姓結恨委官不報之不止窮獸則獲騎虎難
 下中外之釁愈激愈成。祖宗之法日輕日玩。皇
 上試一思之曾有景象如此而能晏然無事者乎數
 年以前民怨民恨猶可言也。目前之事民變民亂不
 可言也。皇上果以撫按之疏為無據耶彼中使者
 皆皇上信任之人也。往以災荒為托辭。今且自言
 災荒矣。往以激變為張皇。今且自言激變矣。往以礦
 稅為民情樂從。今且自言難行矣。儻令民情時勢稍
 有未極。人又誰肯瑣瑣日形于疏以取厭惡哉。臣等
疏鈔 礦稅 五十一

備位大僚義關休戚既不能批鱗折檻立挽于平時
 又不能捍患禦災潜消于今日負慚負罪覩顏多矣
 安忍復自緘默坐俟其成伏乞 皇上念理亂之故
 關係非輕安危之機在茲一舉早霽前旨以便遵行
 則已形之亂猶可亟弭有道之長庶乎永保矣。臣等
 犬馬一念不勝慙倦

東南反側可虞中原民變踵至乞罷權採以收
 人心以遏亂畧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自礦稅再行以來臣蓋數數言之而槩未奉俞旨也
 今已無可措辭矣數日前忽接應天巡撫曹時聘暨
 河南礦稅太監胡濱疏揭觀之杞憂愈甚發軔轉深
 終不忍持位固寵束手坐觀釀成大變而負 皇上
 特達之知請再申一言以竢宸斷可乎夫蘇松財賦
 之藪京師百萬咸取給焉中外水陸之衝萬方職貢
疏鈔 礦稅 五十二

咸假道焉此而安則天下安此而危則天下危所稱
 最喫緊最要會者也其不容一夫作難于其間也明
 甚乃蘇松則以機戶管文等搶掠報矣中州則以毛
 兵李舉等倡亂報矣夫管文等何如人也不過一瑣
 瑣傭徒耳千百成羣闐然哨聚指稱權稅匿帖揚言
 至有替天行道可恨可殺等語賴周知府面許請停
 劉稅監出示報罷方為解散而怒氣猶勃勃未已也
 則稅之為也故從此實停則可有如不然勢且復聚
 諭之不信勸之不從。臣不知其何方以處之也李舉

等又何如人也不過一碌碌成卒耳數千糾聚盤據一隅恣意挾數日不解至有先取東京救度生民等語賴地方官多方勸諭胡大監平氣息威方爾寂然而虎視猶耽耽未已也則殲之爲也故從此罷殲則可有如因仍行且復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臣不知其何術以待之也據撫臣曹時聘之疏自謂首惡已擒地方稍靜而皇上于胡濱之疏亦勅以嚴究首惡脇從罔治似可無虞矣第首惡云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之爲也協從云者智盡能索無奈而勉從

疏鈔

殲稅

五三一

之之謂也今人人思脫湯火誰爲首惡在在圖解倒懸誰爲協從所謂雖或殺之必且繼之者也皇上將盡人而法之乎則勢必有所不能抑盡人而寬之乎則法又有所不可蓋至於力窮于施而法窮於馭則皇上約束整齊之具亦太顛倒錯亂不可收拾矣矧數年以來皇上以殲稅之故赫怒諸臣會逮及方面矣逮及守令矣逮及士民矣幽囚囹圄三木囊頭泣夜雨而號西風困繲綬而斃箠楚卽雷霆之摧折不慘於此也泰山之覆壓不烈於此也固宜鞠

躬屏氣頰首帖耳任吾糜爛魚肉而莫敢誰何可也乃今日圍燒某官明日戕殺某役清源之燼猶然而湖湘之流已赤安民之骨未灰而東蕩之屍已碎機戶之謀正急而毛兵之焰復張撫按告變之章接踵道路而廟堂安戢之旨遍揭閭閻如此則皇上之法令與四海之奉行大較居然可覩也豈其民之敢于無上若此乎勢窮理極爲有所以迫之焉耳語云鹿死不擇音民之于上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今之殲稅無乃鹿視其民而使之不暇擇乎故當此

疏鈔

殲稅

五三一

之時不一改弦易轍而猶以法制禁令從事是沸而益之以薪也醉而強之以酒也疋夫羸子命旦夕而更投之以毒藥也此必不可幾之倖也蓋亦撤回中使明罷殲稅技本塞源嘉與天下更始將膏肓之病一朝頓除而水火之民一夕衽席離者合變者定不費區處不煩告諭不崇朝而措天下于泰山四維之安回視治而愈焚解而愈糾者相去不天淵哉不然狂傲襲訛日復一日挑釁召禍長此安窮豈惟吳會又豈惟中州蓋無之而非是矣此外更有臣之所不

敢言與所不忍言者在也伏惟 皇上念重地不可
肩越改圖不容再緩省覽臣 疏慨賜施行收已去之
人心安未靖之士宇勿謂臣 言為瀆使之不幸而中
也職掌所關時不容已臣 愚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疏鈔

疏鈔

五月

民變踵至萬分可虞聖政改圖時刻難緩疏

九卿公疏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惟國家之事治亂兩端世之治也尚憂盛危明以
防其亂未有既至於亂而恬不為之所者蓋亂之形
易見即常人能辨之亂之機當圖即世玉能知之
皇上英明出世睿斷天成四海情隱洞悉無餘將謂
今之天下為亂乎為非亂乎清源楚澤之變覆轍之
在前者言之寒心近如關中之慘徐淮之攘遼左之
激滇廣之變諸臣疏之已詳未幾而蕪州之機戶以

疏鈔

疏鈔

五十五

變告矣未幾而中土之毛兵以變告矣未幾而兩淮
之豪商以變告矣蘇松四郡民無常產止逐刀錐而
奪其子母之利以致糊口無資揭竿有自玄妙觀之
約帖昭昭以稅為據而內使疏中稱與稅事無干出
掩耳盜鈴之智飾割肉充腹之謀以東南財賦之區
而張數罟以壞繭絲竊慮所得不如所失者之多也
中州毛兵習性輕悍原非良民國家常示羈縻每藉
調遣譬之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思其殺之之怒也
而明以礦砂之利誘之成貪正食之故激之成變即

內使疏中言起事起由始於停礦復行之日虎兇
出柙利器示人萬一嘯聚山林爲梗中原狼子野心
何所不至異日者將何方以驅之也兩淮鹽商身家
俱重安肯甘蹈法網公爲亂端緣連年軍實增及緇
銖以致見行之單引壅矣而田應璧又創之以超單
每歲之徵納銀矣而魯登科又捏之以資助見在者
既已推髓聞風者又復整心進不能逐什一於奇贏
退不能免追呼於閭閻脂膏盡剝閉戶凋殘無論揭
竿鼓變如近事可虞即使散商業而歸四方國計將

疏鈔

礦稅

五十六

安出也 皇上得無以隨卽解散爲幸歟不知所以
解散者由撫按多方勸諭示 皇上不忍加派之仁
傳 皇上不日停止之意故百姓姑聽而姑解之也
今礦稅之害日甚於加派而停罷之言矣等於虛文
再有他變人又誰肯信撫按之言卽撫按亦何以再
辭於百姓况其所執者已頒之明旨而其所不足信
者乃撫按之空談乎人人懷憤在在皆然乃欲於解
散之後執一二孱弱無能之人號爲首惡而責之法
以于目前故事其於國體民情所傷不旣多哉夫國

家之法凡文武各官偶因公事激變地方俱從三尺
而內使激變數數卒未聞責及一人者卽撫按有言
監司府縣有言百姓有言科道有言 等九卿有言
一切置而不理豈 祖宗之法專爲文武各官而設
乎抑亦內使之賢人人臯夔個個周孔有非 等所
敢望下風者乎且其時勢人情糾棘愈甚今日告變
明日踵之此處方散彼處效之如在鼎沸若治絲棼
萌芽滿地必將圖蔓之難身臂不調尤慮噬臍之及
以茲景象近在几筵而坐視宴然將必至如何而後

疏鈔

礦稅

五十七

可厯 皇上之慮耶 等義關休戚念切安危萬語
千言不避斧鑕則其情誠苦而其心良非獲已者伏
乞 皇上留神省覽毋以人言爲不足惜毋以民情
爲不足畏毋以禍變爲不足憂特賜施行以信前旨
以兗仁恩轉亂爲治在此一機天地神人鑒茲一舉
矣

仰贊聖心仁愛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一年

蓋自礦稅三務 聖恩賜罷旋復遲疑以致所在紛
然各該撫按諸臣具疏止請不啻詳矣伏蒙 明旨
一則曰朕心仁愛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日又以用心
撫理巡察責之諸臣諸臣等益知 皇上之心未嘗
頃刻忘情于四海臣民也惟是民惟礦稅有如湯火
皇上既已出之湯火之中旋又納之湯火之內一時
人情大覺洶湧若蒙 皇恩播前旨重申網解湯寬

疏鈔

礦稅

五十八

民沾沃澤則明旨之所謂仁愛者莫過于此舉矣脂
膏已盡門里蕭然喪亂可虞揭竿在卽則明旨之所
謂自有停止之日者無過于此矣夫撫理者惟在安
民巡察者莫先祛蠹若民無寧宇其何以安市有重
徵蠹何由祛則明旨之責諸臣以撫理巡察者亦無
過于此矣 臣等細觀諸臣之疏有謂方使之感復使
之怨則怨必深者有謂臣無顏以見百姓百姓亦何
心以信臣者有謂地方之民稱說草野愚民自切聞
天子口中無戲言者有謂人心比舊愈加驚惶無不

日恐決終無了期者有謂逃遠邊方從來愚昧未識
三殿于某期落成者有謂三鎮庫藏俱因礦稅搜括
已盡兵食勢必仰給內帑悖出者其描寫民情之急
備悉田野之言思之可為寒心讀之令人泣下矧徐
州有頑民之釁江南有羣小之倡滇中有圍燒公署
之事廣有處處激亂之疏關中有致死縣官之慘一
時清平世界致此地覆天翻此誠千古之所希聞人
心之所共駭者也而 皇上宴然深宮尤若未嘗聞
者豈其聞之而姑以為無傷乎夫天下之禍福造于

疏鈔

礦稅

五十九

皇上之一心以為無傷則其傷立見以為有傷則其
傷立消此理固然不爽毫髮 臣等愚昧安敢撫拾煩
言以瀆 天聽惟就諸臣疏中得之地方聞見最真
最確者列以上請期以仰贊聖心以全仁愛于萬一
耳實非好為喋喋自取厭惡也至于停止之日在今
行之為已遲在後行之恐無及 統惟我 皇上留神
省覽勅下 臣等遵照初諭宣布恩德則以聖躬之安
而奠四海之安亦將以四海之富而為國家之富者
乎聖德聖政所補非淺鮮矣

民生垂斃情可惻心天語已遵勢難反汗懇乞

信舊旨罷重徵以救東南殘喘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萬曆三十二年

臣聞古之信保民者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蓋以興利則開端創始與民更張然能利旦夕未必能利於永久除害則拔本塞源與民休息然不為禍之始是即為福之先世固未有不被之利及貽之害而民不怨者尤未有業燭其害蒲蠲之旋復之而民不怨之深者臣觀礦稅以來罄天極地一網無餘而民猶枵腹

疏鈔

礦稅

六十一

忍死飲血偷生不即以七尺殉溝壑者正賴此米糧此須轉輸交易庶幾備養淪緩須臾以冀異日之大平爾近接邸報見蘇松稅監劉成奏為軫念災荒廣推德意懇乞聖慈稍寬商旅以濟民生事奉聖旨前有旨米糧柴薪民生日用之需不許徵稅以昭朝廷因災救荒德意這奏內蘇松四府稅課六萬之多米糧之稅居半爾還會同撫按委令有司酌量徵收准照全浙額課四萬兩解進應用待朝門三殿工有次第奏請停免毋虧國課亦不許困累商民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捧讀再三不勝驚怖夫此一稅也

此天心降禍淫潦肆千里洪濤滄夷滿目閣部之臺省言之地方撫按勘報言之纔博明綸蠲此一稅命下之日萬姓懽呼以故舟車始通戴負擁至野無菜色之殍而家有裹腹之人唯是恃此一着得以延至今日也然事之始也有張燁馬堂之銳行事之殷也有高淮之疏請諸璫同心真如拯溺無非兢兢仰成德意云爾臣等方慶天下自茲可漸無事乃今劉成所奏者原欲減米稅于六萬之半而皇上之

疏鈔

礦稅

六十二

所行者猶欲酌徵收于四萬之中豈以惻隱一念貂璫尚自勃勃顧以聖明如天好生而反有不然者乎抑亦視此日之民生頓異往昔乎不知蘇松四府夙稱重賦又號澤國年來千里赤土蓋成野火之墟四隩匯流大為魚鱉之藪我皇上深居高拱隔若九關目不繫閭閻困苦之情心不悉市舶蕭條之狀意必以是為奇貨可居竊念此區區米糧惟水陸兩途耳由陸者坂道泥途車不通軌肩挑背負僅以斗計而又出入于強禦之途是與虎狼分食者也由水

者橫流淺激舟不過舳小艚低戶僅以石計而又往來于風濤之中是與河伯爭命者也又其所挾之貨非鬻賣妻孥以圖朝夕則鬻貸子母以逐刀錐茲一旦復羣起而奪之坐使束手街衢暴足里巷市司增價比閭空烟富者廢居失業藏之紅朽之地貧者釜懸壘耻驅之荏苒之間將不揭竿而起則解維而奔耳縱使稅臣殫力經營寧能與千百為警而藉其一文之用哉臣言及此臣心欲折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江垂蔭屋之照信一定之詔旨察萬民之隱情凡疏鈔 礦稅 六十二

一切糧稅照舊蠲停原定額銀慨從減半則不惟東南子遺含哺鼓腹而普天幸土在在更生其於頌揚盛美寧有窮乎如謂額不可虧亦乞勅下撫按從長酌議另行處補此亦千難之中不得已為民請命非永永便計也方今宇內稅監如川中丘乘雲者素稱安靜近祇以蒼溪渠縣通江秋林變故肆起戕殺多人豈其意念所安抑亦事理必致天下事已然者已如此矣寧堪再益之擾乎伏惟 皇上秉利害而斟酌之立賜允行以清禍本則宗社生靈久長之福也

臣愚一念朴忠遇事喋喋總為國計非為身謀再惟我 皇上鑒原而有赦之曷勝激切祈懇之至

疏鈔

礦稅

六十三

信諭旨以安聖躬以安天下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 聖諭盡停礦稅臣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翕然頌祝者次日復聞 聖意向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黯然失望者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以聖躬未寧未敢輕有陳奏比見 皇上批答章疏如平時仰諭聖體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聖躬由病而就安 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光而復晦 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之民一

疏鈔

礦稅

六十四

且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之名一旦得之復一旦失之 陛下試觀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聖心所明不待 臣等詞之畢也夫 皇上所敬者天地凡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諭一下海內歡忭感頌者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內咨嗟愁苦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咨嗟愁苦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重則 皇上保民保身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

身在身內者為重在身外者為輕 皇上新瘥之後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以嬰懷試思前日之病侍御清前何人可以代之亦玉滿筯何物可以療之適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做有限之精神以營之 臣願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世布恩惠于天下以養神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前論不啻眼穿矣甫慰其雲霓之望而又中吹恐不敢復望矣夫二三之令失億兆人之心也且有緩急有詔命不敢復信矣

疏鈔

礦稅

六十五

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有辭不能盡但願 皇上力行前諭以安聖躬以安天下 臣等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丞勅正法以平衆怨以解陸危疏

溫 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據廣東陝西雲南各官撫按揭稱各稅官激變事情已該兩京科道相繼奏等亦同戶部等衙門叩關上陳豈其得已竊謂皇上見之必惻然思急捕諸奸而置典刑也迺日高日以候未蒙允發豈以報者為虛聲而受者非實禍耶據臣等所聞其禍之烈更存出于奏報之外其安危關係有若無傷而傷已甚若無奈何而在戎有不暇謀不能挽回為諸

疏鈔

礦稅

李六

臣所不忍言者等以言為責又安忍不言夫自礦稅肆害民間苦楚之狀皇上亦聞之數矣然騷擾內地魚肉閭閻已不堪未有潰而夷狄棄而君臣如廣東稅使李鳳所為者又有縱殺三命立斃縣官如陝西稅務梁永所謀者嶺南遠在極荒與倭奴廝隔一海即加意撫綏尚慮易搥難撫何李鳳張牙露爪藐視明旨朱壁題扁妄意與工內劫粵夷外鈎紅夷圖逞私膽輒開邊釁飛而食人甚于虎狼豈止欺孤虐寡積寶堆珍淫穢慘毒如按臣李時華所陳耶此

而不問必待冠履倒置胡越交訖而後為之所將無及矣秦嗣僻在西壤與諸虜屢隔一牆年來軍餉數月不給礦稅織造一時並舉加意奠安猶懼軍闕于餒民散于擾何梁永敢招亡納叛貽害生靈置吏張官擅作威福殺無辜之三命死循良之縣官時聞三秦攘臂誓不共天又豈止渭南一縣髮指冲冠如撫臣賈待問所陳耶此而不問必待豪傑解體人心嚮應而後為之將無所及矣大率邊方之民竊隙易動乘變難弭窮則赴海越塞急則响導招呼靡所不至

疏鈔

礦稅

六十七

今廣南為東之極邊關陝為西之極邊相繼擗激冤慘莫控而萬里雲南騰越又見告矣蓋楊榮之凌官虐民不在李鳳梁永下也夫遠近蒼夷孰非皇上赤子平時剝脂膏以償稅使之欲非順稅使順皇上也而今以草菅視之民命殘而國家之邦本日薄郎官宰牧孰非皇上手足平時殫力以應稅使之求非屈稅使屈朝廷也而今以贅麗視之善政而國家之命脉日索總之稅使借皇上之威福以十計叅隨又借稅使之聲勢為聲勢以百計土棍又借

一第... 冊... 6... 反...

恭慶之牙爪為牙爪以千萬計宇內生靈之困于賦
 稅困于水旱困于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處無樂生
 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 皇上不
 觀楚乎楚在去年此日是何等景象在今年此日
 又是何等景象楚有一陳奉則全楚皆陳奉而楚事
 危楚去一陳奉則全楚無陳奉而楚事安纔一更置
 楚民之惻隱漸蘇并曠稅盡行停止不知閭閻之懼
 呼而頌聖德者又何如伏乞 皇上檢各省撫按之
 疏體各省盛衰之情大奮乾剛毅然獨斷將李鳳麟
 疏抄 積稅 六八
 遣下理梁永楊榮革任回京嚴勸官民致死根由拯
 四七 水之民解一時矛戟之勢曠稅一遵前諭停
 止尚 反項夾之變亂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然
 恐一四 百呼一動百動天下之大事且去致他日追
 悔欲如今日之易稅不可得矣 等即捐軀而效河
 益焉

萬曆疏鈔卷三十

講

楊道賓 乞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范汝梓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必疏

戴章甫 蚤啟經筵以隆師教疏

首察 青宮講讀久輟乞亟舉以懋丕良疏

忻 講筵不可久虛儲款不可久曠疏

楊道賓 懇乞俯俞三請以迎禧永曆疏

目錄

卷三十

萬曆疏鈔卷三十一

朝講朝儀附

三陽開泰萬象更新之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儀制司案呈臣等竊惟四時之序莫重於春六卿之

職莫先於禮部名為春官春失其令則一年之內必

有札瘥凶荒之患禮失其職則庶政之間必有顛倒

錯亂之虞臣道賓至庸劣謬署部事當此春陽律轉

之日而不首舉大典仰懇宸聽以與天下更始是

疏鈔朝講

忘其職臣不敢也夫國家大典孰有過於郊廟朝講

者乎今南郊春享皆已踰期其餘諸郊諸孟統俟臨

時另請外至於常朝常講乃帝王勤政勤學之首務

不可一日廢者也 祖宗時有早朝有午朝有召對

有日講有經筵講寶訓寶錄芳規具在即我皇上

即位之初郊廟必親祈禱必步三日一朝非甚風雨

亦守傳免朝罷即幸講筵辨析疑義至黜貞觀政要

而右禮亦赫聖謨傳之四方光在史冊當其時至誠

格天地精神契一祖宗羣臣稟仰天威兢惕而共奮

聖聰日開讜論清明而不雜是以羣賢畢登庶績咸

奏天休法至災沴不生何者一體聯屬而協氣流通

也近日靜攝以來郊天享廟無次不遣官朝儀講席

無日不傳免即內閣輔臣十餘年來並未得瞻望

天顏而奉論對咫尺之間去天萬里輦轂之下動隔

九關猜疑橫生議論互起紀綱墮壞政令廢格甚且

賞不足勸罰不足懲此其故安在求其故而不得則

共詫人心之不古臣等以為三代直道萬古如新豈

以明盛之世而人心頓異也誠無有揭肺腑而示之

疏鈔朝講

信愜秉彜而使之服也不信不服雖三代無以為治

此轍不更年復一年釀孽滋災將來有不忍言者可

不為寒心哉方今歲序更新物情宣覺臣等以為宜

乘此時亟下明詔復朝講常儀出而與羣臣相親以

破天下之藩籬以決人情之壅滯夫當聖躬靜攝

之時臣等何敢不仰體過為厚望盡如一朝日講之

舊但一月之間舉行數次聖心必以漸清明聖體必

以漸疆臣樞不盡理有必然然後舉祖宗彞典

而盡復之不難矣臣等又考國初午朝在會極門今

文華殿門寬敞數倍其無嫌窄小可知春秋大學衍
 義既荷聖明表章則儒臣講解益契聖衷其有裨實
 用可知在 皇上不過費一玉趾之勞而羣臣之賢
 奸邪正無不各呈其形態在 皇上不過費一玉音
 之渙而衆議之是非直枉無不畢獻其情實譬之陰
 霾蔽塞颶颶或乘暗而橫行日月當空葵藿必傾而
 環向况乎旋旌之前何所不曠利害緩急昭若列眉
 則章奏決不至不下部院堂僚僅如晨星則大臣決
 不至不補視侍班糾儀之寥落則臺省決不至久虛
 疏鈔 朝講 三
 思攀折未葺之庭檻則遺賢不至久廢至於殿宇之
 煨燼時警於目閭閻之呼號時徹於耳經營工作之
 浩繁公私帑藏之匱竭尤不可不咨詢而坐照者則
 財用決不至不節國用決不至不替無名之徵決不
 至不停止也不然深居邃密宮府間隔所見者四方
 之貢獻所聞者萬年之頌祝而旒旒以外皆有所不
 聞不見此豈惟人心無從信服即羣臣蔽舌腐吻而
 進憂危苦詞 皇上亦且疑其飾說而置之矣故治
 亂安危之機判在今日因循之則為亂危亟反之則

為治安等所念朴忠願進陛下為宗廟社稷計俯
 從臣言然舉朝講自洽奏伊始倘傳宣之日而人心
 不欣躍大產不並致者 臣等甘伏欺誑之誅伏祈
 聖明留察

疏鈔

朝講

四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亟疏

范汝梓 工部管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聞高機權興起自君心六合生命懸於太子迺清源正本必先典學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嘗聞也 臣又聞柳宗元曰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之月端經術為兢兢緬惟 皇上御極之始常御經筵折疑辨義不避寒燠至斥貞觀政要進講禮經抑何好問得師若是 皇太子正位東宮出閣講學既聞命矣誠念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得言則經筵言之又念善在太子選左右蚤諭教最急所以增修聖德預養睿蒙為宗社生靈造無疆之福猗歟休哉豈意靜攝以來經筵竟廢今且併 皇太子講學而廢之意者 皇上自揣聖德已純不煩再親典訓乎則黃帝不必學太真顯項不必學錄圖帝學不必學赤松子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必學尹壽諸人也意者謂 皇太子睿蒙已端可從容輔養乎則成王之為孺子師不必太公望傅不必周公旦保不必召奭而出入與游不必伯禽唐

叔也是何古今相反之甚也竊思 皇上講席暫輟或緣靜攝而至東宮出講何亦杳然即今元宵節後薄天之下業儒之家莫不延師教子何況帝胃昨聞東宮侍衛有詣政府促令上請者 臣不覺莞然而笑此目前何事而反令瑣瑣侍衛急之說者謂今日不難講學而難講官講官迺政府傳衣付鉢關係匪輕詎知堪任講官者自不乏人 皇上諒有特簡外廷諒有公推何必設為不必然之後慮而故為此躊躇也雖師濟之朝必無此事而當急故緩羣疑塞胸此疏鈔 朝講 在 皇上固非自為作述計而在輔臣亦非所以為皇上計也伏望 皇上奮然遂志時敏日御經筵并速令 皇太子出閣講學則微言拙漢道真啓發宸衷必愈清徹聖體必愈康彊官厨必無隔閡樞機必無戲弄且燕翼是貽輔養以預 三就月將迺端元良維是上安宗廟下庇蒸黎近光宮廷遠綿統緒開泰一陽而更新萬象者務莫大於此亦莫急於此矣 臣懇陋狂瞽罔識諱不避斧鉞以瀆 聖聽惟 皇上注神

懇乞聖明蚤敝經筵以隆儲教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竊惟儲位號曰春宮蓋從震從木語一元之始也故天地之德一統於元而元子之學聿始於春故曰春誦正語此也臣見新年值日逢開卿大夫士庶之子長者負笈少者囊書其父兄皆執束修而就師傅青燈午夜乍聽書聲不覺耳塾謂有一身一家之責者尚知預教其子我皇上之於儲宮何愛而勿之勞也我皇太子聰明仁孝自在宮中時中外已瞻

疏鈔

朝講

江

前星之耀而仰少海之輝矣及懸良榜啓青扉方聽長樂之鍾已登文華之席牙籤玉軸星拱雲從陳禮說詩編珠噴玉至有齋中師孔孟殿上集夔龍之聯依然賡歌之風而皇太子睿靈天授非成王之株而堯舜之資也從此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更惜分陰無寒一暴則睿學日新睿德日粹將邁夏啓周成而上之至休美矣乃頻年以來靜養深宮講筵不御宮寮仙案徒列空名碩彥鴻儒翱翔金馬細旒長閑白日廣厦厚堆綠塵當事一請不報遂爾習為故常至

三年之內不接賢士大夫一日之間只對宦官宮妾

聞見既闕啓沃茫然豈無道學程頤可以進講周易

縱有天人董子何由面說春秋雖皇太子天縱生

知不假問學清宮燕暇時聽吾然寶鏡新磨久藏

諸匣未免少蔽光明良玉未離匪政之石安得便成

圭璧所以自古帝王玉成聖嗣春夏秋冬絃誦詩書

具備凝丞師保左右前後皆賢而又修身以清本源

齊家以端風化不殖貨賄不邇聲色以教之寡欲清

心蚤朝晏退肝食宵衣以教之勤政務本任賢勿二

疏鈔

朝講

八

去邪勿疑以教之親賢遠佞郊廟必親仁孝罔懈以教之尊祖敬天而又陳函風以示稼穡之艱難警風愆以示守成之不易所以懋端聖功養成令德卜年卜世享國久長我皇上天賦神明冲齡膺籙萬幾如蝟日御講筵諸臣啓沃聖心少裨淵嶽乃年來靜攝朝講希聞臣猶不免謂乾行宜從聖學鮮終乃皇太子何年也正古人齒胃成均親近師友之時也乃以此時居深宮虛講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謂作法於勤猶恐其怠作法於怠後將何極且春霄一

刻千金姑待明日不可直今青陽正泰淑氣開祥日
暖風和精清神爽臣願及此時拂旃屢展犀崑令

皇太子蚤視講筵擇保傅宮僚之端凝有道術者敷
陳聖學闡述王猷析治亂之原賢奸之辨仍述四方
風俗九邊夷情農夫蚕婦耕織艱難財盡民窮閭閻
困苦之狀以啓睿哲以佐聖功至於諸王睿齡日茂
已擇講官者亟爲開講未有師傅者蚤爲擇官育成
梓材乃剪桐葉則內有夏啓周成外有東平梁孝聖
神胤祚宗子維城亦宮廷最樂之事而國家萬年之
福也臣職在禮垣謹循職掌冒昧上請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疏鈔

朝講

九

青宮講讀一輟三年懇乞聖明及時亟舉疏

楊道賓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

臣惟太子天下本培養宜厚諭教宜勤而後萬世太
平之業有所引而勿替自萬曆二十一年 皇上命
皇太子出閣之初時輔臣以隆寒暫停爲請蒙諭旨
切責進修琢磨正在冲年豈可暫輟迨及二十二年
皇上因東宮講異還宮稍遲隨即傳諭每日出講以
五鼓爲率而又時賜嘉悅温旨以獎進益蓋論歲則
自春迄冬而無曠日也論日則自雞鳴至日中晏而

疏鈔

朝講

十

無曠時也論工夫則自講讀書楷以至對偶而無不
親閱也是以睿質日開聖功日懋天下莫不頌聖明
式穀之方而占萬年有道之長比二十五年以後時
有傳免矣然猶甚風甚雨之故二十八年以後時有
輟講矣然猶隆冬盛暑之故孰意自三十二年一輟
至今遂成曠典乎每新年閣臣擇吉上請一切留中
日月易邁光陰幾何春一再請不報則盛暑旋至秋
一再請不報則隆冬旋至而一歲便蹉跎矣一歲如
此再歲復然再歲如此三歲復然講席無所資其益

凝丞無所關其忠。皇上豈以皇太子春秋已長，即靜處春宮可自留心經史乎？則宋臣程灝有言：與近習處久，熟便生褻慢；與士大夫處久，熟便生愛敬。此格論也。皇上又豈以皇太子出閣多年，充養已粹，無俟儒臣講解乎？則先師仲尼有言：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爲吾止。此善喻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習一日則日益，其聰明人情之晏安易溺，曠一日則日趨於怠忽。况青宮正毓德之地，英睿正典學之年，春和景明，寸陰可惜。恭開道長正人，宜親聖慈篤愛。東宮無所不至，當念勞以成愛，誨以爲慈，則亟渙玉音，俯從閣臣所請，卜期開講，誠不可一日緩矣。至於福王官僚，久備莫效，進講之益，諸王之睿齡漸長，多及齒胄之年，開帷出講，並宜舉行。俾文華武英之間，弦誦相聞，月將日就，宗社無疆之慶，莫大於此。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等敬以是爲皇上祝。等禮官也。典禮久曠，等之責用是齋心布詞，以請伏惟聖明鑒察，即賜允行。等無任懇祈之至。

疏鈔

朝講

十一

講筵不可以虛儲教，不可以曠疏。

胡忻等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等竊惟虞舜聖帝，不廢問察，思成賢王，必資師傅。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如此。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學之不可已也如此。祖宗開天御宇，孜孜理道，延訪無間，朝夕羣賢胥承。顧問迨後，著爲經筵之儀，常以月之二日，第盛寒盛暑，權罷耳。未有累歲積紀罷而不舉者。我皇上踐祚初年，銳精學問，經筵而外，有日講，又有午講，工夫何綿密。既以靜攝深宮，大內希復出御，羣臣惟幄，徒設講讀，罕進蓋十數年於此矣。啓沃之道，疎聞見之益寡，龍德有晦，袞職多闕。則職此之由，夫宦官官妾之狎昵，孰與賢士大夫之晉接，可以爽我精神，聲色貨利之湛樂，孰與經史圖書之玩繹，可以清我志氣。願陛下之幡然省悟也。等又維皇太子四海所屬，百姓之望，春秋正富，志業當成正宜。日親官僚，承弼引翼，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乃全。閉閣不出者，亦三年所。夫務學者將寸陰

疏鈔

朝講

十一

是惜何三年耶我 太祖謂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又嘗諭官臣曰汝知商彝周鼎之為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之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必得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處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以成德若委之使嬖近習是委重器于途而不寶愛之矣大哉皇言其委重太子而教以成愛也如此我 皇上之視 皇太子夫豈後於 太祖奈何不念所繫之重而汲汲為正身修德之圖耶我 皇上之寶愛 皇太子又豈後於 舜禹奈何不令端人正士朝夕與處使之熟聞善言耶賈誼之論教太子也曰選左右蚤教諭最急 皇太子睿齡已逾弱冠即教諭不可言蚤而閉閣不出雖有孝弟博聞道術之士安所問其

疏鈔

朝講

十三

忠縱 皇太子天資聰明無損令德我 皇上之自為國本計當不若是之疎矣夫室家之女尚能憂魯恤締之娶尤知慮周 臣等儋爵食祿區區之念顧敢婦人女子下哉時當暑收火流秋風漸爽正經筵當舉之候伏乞亟勅禮部弘開講筵翠華儼然蒞止再乞申命 皇太子講學親儒明習國家事以為承籍之基寧獨 皇太子即諸王他年各有藩屏之寄均宜講學修度明禮庶稱盤石宗乎允若茲則作述齊美穆皇咸宜久安長治端必賴之 臣等不勝悚望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朝講

十四

聖壽齊萬羣情祝華懇乞俯俞三請以迎禧水

曆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

本月十七日恭遇萬壽聖節一應進表官員四夷外

國皆已齊集除赴朝天宮習儀外恭候至日 聖上

臨馭受朝以行稱慶等因到部 等欽惟 皇上中

天地而握萬年之曆者三十有六載於茲歲在戊申

夫戊者茂也周雅天保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者

是也申者衍也殷頌烈祖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者是

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戊申御極開創丕基永垂于

萬世 孝宗敬皇帝以戊申紀元守成善治獨冠于

百王而我 皇祖肅皇帝之二十七年為戊申維時

申赫壽寧比德高宗聿臻嘉靖殷邦之盛治迺今我

皇上三十六年亦為戊申席重熙繁洽之運而建久

安長治之謨茂明祖烈申錫玄貺斯誠千載一時也

維茲八月金天司令總章位中周禮授養老以九杖

唐令享壽星於南郊而天長慶節適際斯辰凡四岳

庶府之擎表而至九夷八蠻之獻琛以朝者皆輻輳

禮幸戴堯天欣逢 聖且職當致萬國頌祝於旒旒

而率百僚舞蹈於殿陛敬先以華封之祝使聖人富

壽多男子者而為 陛下善頌之 臣維天之眷聖人

者既厚則靈承之道即幸天而必繼之以人人之頌

聖人者既殷則瞻依之誠即善頌而必繼之以規

陛下深處法宮之日久矣自乙巳冬篤生皇長孫恭

上 聖母徽號一御文華殿以延見羣臣舉行大典

從此收視返聽聞聲稱朕者又三年矣竊謂 陛下

既萃萬方之玉食聚百順之殊稱以孝事壽母而因

仰承壽母之懽心以俯受萬國之玉帛毋諉殿於狹

小不便行禮務使鷺序鸞筵之班承華天表雕題象

齒之齋拭目神明皆謂幸生聖世快覩聖顏其在慈

闈倍加喜豫而因賜清問計及遐方雨暘作何節宣

災疲作何拯濟將遠近臣工孰不勉自淬勵各修職

業以敬應德意而一俟化成者則一見豈止決於市

椽而五福將時歛於皇極協意旁流嘉祥順應是所

謂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者也 臣之請祝聖人使聖

子 皇太后有孫之孫宮帷淑氣吉祥善事甚盛備
矣漢時日嘗重光倪寬上壽而明帝贊儲德詩為日
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濶之歌又豈知必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而後重明離照之光輪可几也火不遺
燭流不擇細而後前星少海之輝濶可象也故陳治
安者謂三代有道之長要在早諭教太子今 皇太
子春秋鼎盛講讀希疎臣愚以為庭闈之稱慶既畢
則東序之討論宜親秋涼已深簡編可展九博聞道
術之儒堪充侍班講讀之列者悉照閣推布列凝丞

疏鈔

朝講

一七

庶幾親近正人切磨治道則元良之志氣日新而左
右之倖習自詘且熟察於講讀舉動之間途洞悉其
心術邪正之槩將來受益更不可量至於福王宜令
同日開講諸王尤宜及時就傳以預他日藩垣屏翰
之寄是所謂天生男子必授之職者也臣之請祝
聖人使 聖人多男子者實在於此今中外缺官至
急補牘至屢矣考選之命雖下而正直剛方之士沉
淪下僚屏棄山林者人數不為不多時日不為不
久卿貳缺浮於人寺堂部屬人浮於缺 陛下之意

謂缺官亦不廢事何取太倉之粟為彼肥家資乎
臣聞計一歲者樹穀計十歲者樹木計百歲者樹人
而計宗社億萬年者則樹德也成周盛治首文王之
棫櫟而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於稽其盛則予
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文
王何若多助於四友之臣也勞於求賢逸於致治故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惟文王以壽考作養棫櫟之
人才而竟藉多士以享富壽康寧之福則今日需次
遺佚諸賢皆 皇上壽考作養之多士也柰何不計

疏鈔

朝講

一八

日遷轉及時賜環使各展采錯事用收以寧之效乎
國家養廉之祿視前代甚薄即使振鷺充庭直費太
倉升合 陛下毋謂升合果足牢籠天下士士所食
於太倉者不過升合而所利賴於縣官者不知幾千
萬倍臣愚以為太倉廩祿原以待士宜亟修廢官補
大僚毋吝織音之薪俸而釀莫大之隱憂至於塞外
待餉之伍江南待哺之衆不難分內帑以佐太倉之
急則所謂富而使人分之天下自此長無事祝頌萬
年天子者靡有窮期矣臣之請祝 聖人使 聖人

富者實在於此蓋從古稱上壽之主必曰堯年而譚極治之朝亦必曰堯代乃華封三祝帝堯謙讓而屢辭者陛下亦既居其實矣則就其祝堯者為聖天子明其所以而申祝之臣竊不自量亦欲附於古之事堯者以事君耳臣又維曆之置閏立差自帝堯作法而天之曆數在躬惟帝堯永年然自堯甲辰踐祚以至於今戊申九六十六見矣此三千五百七十四年間以大統垂久遠者前惟夏商周後惟漢唐宋之三代然未有傳世十二歷年二百四十若我皇

疏鈔

朝講

九

上之今日者三垂晏然五申伊始四葉承懽萬曆在御帝堯而降未之前聞則天之保定何其孔固而皇上宜何以茂承而申命之始克上當天心求紱帝祉蓋九百六十之數雖天且弗違而正位凝命之規惟人所自奮是以邾邠定鼎卜年八百而周過其曆則仁義之効耳然則陛下所為祈天永命之要道居然可睹矣臣等素懷微悃感激遭逢竊希千秋金鑑之風期奏萬年玉燭之理伏惟聖明留神採擇施行臣無任屏營祝願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十一

陵廟類

陸樹德 乞慎廟議以成六孝疏

萬象春 乞舉廟祀曠儀以光先德疏

陳于陛 糾儀陪祭亂禮乞罰治以重陵寢疏

江東之 仰體孝思敬陳民瘼以重陵廟疏

汪若霖 陵祀監禮終衰祗極竭愚忠疏

李植 壽宮關係重大乞賜詳審疏

李植 壽宮關係重大再懇加慎疏

目錄 卷三十一

江東之 壽宮已移乞查驗以重吉典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陵廟類 善官附

恭獻愚忠懇乞聖明慎廟議以成大孝疏

陸樹德 禮科都給事中 陸慶六十八月

恭惟穆宗莊皇帝升祔在即欽蒙勅諭禮部舉行祔廟事宜臣等固有以仰窺我皇上慎終追遠之盛心矣但廟祀之禮關係至重上以妥祖先在天之靈下以萃天下臣民之望有不容於不詳議者臣等竊謂今之廟祀所當議者有二夫祔廟所以正廟享之

疏鈔

陵廟

始而祧廟所以正廟享之終自來祧廟之說有以功德言者有以世次言者以今列祖之下固穆之第一廟也臣等查得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升祔懿祖弘治十八年孝宗升祔熙祖皆八世祖今宣宗於穆宗為五世祖茲欲奉祧以正其終是固不可不議也又惟世宗肅皇帝大孝尊親屢勤廟議嘗特建世廟以奉睿宗至嘉靖二十四年始祔睿宗於太廟臣等伏思睿宗至大純德燕啓無疆固宜崇祀萬年以報罔極則祀以世廟者正以見世世不遷之意也而祔

於祖廟終不若世廟之為安耳即今穆宗升祔正聖明議禮之時是又不可不議也夫禮以順人情為至孝以安祖心為大必彼此無餘歎斯神明有可通如祧宣宗以藏主則時裕遂不得與如奉睿宗於世廟則祀享不失常尊二者固判然矣且昔年世廟殿柱產芝議者咸謂神貺所臨不為無意是睿宗在天之靈疑必有以此為安者倘能善推其意仍奉以世廟則不惟有以遂世宗尊特崇奉之初心且因此而宣宗得免議祧又有以慰睿宗尊祖敬宗之至念

疏鈔

陵廟

舉兼得孝莫大焉是誠不可不議也臣等待罪該科躬逢大禮將舉不敢不言伏乞聖明勅下該部委曲詳議務於不得已之中而求為不相背之說上請施行於以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孝成我皇上盡倫盡制之能臣等不任惶悚祈懇之至

禮部覆疏

臣惟國朝九廟之制倣乎成周而同堂異室之規損益乎唐宋其祔遷之禮有可考而知者我太祖高皇帝肇造鴻基追祀德懿熙仁四祖至英宗升祔而

九廟始備成化二十三年憲宗祔廟以德祖為始祖不當遷故奉祧懿祖弘治十八年孝宗祔廟奉祧熙祖正德十六年武宗祔廟奉祧仁祖嘉靖十年世宗皇帝欲正太祖南面之位議祧德祖於是四祖盡祧矣又尊文皇帝為成祖與太祖之祀並萬世不遷故我世宗升祔即已預祧仁宗然則由仁宗而下列聖以次而遷可知已今遵照累朝典禮宣宗章皇帝神主當以次奉祧及詳科臣之論大要欲正睿宗專祀之禮以免宣廟次及之祧恭照睿宗祀於世廟百世

疏鈔

陵廟

三

不遷比之祔享太廟誠為專妥此典禮之正人心之公也但查得嘉靖二十四年本部節題奉安禮儀奉有世宗皇帝聖旨甚嚴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建白未蒙穆宗皇帝俞允今我皇上哀慕方切繼述彌隆議禮改制似當有待未敢輕議至謂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安臣等因是考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古者天子七廟是以一世為一廟非以一君為一世故晉之廟有十一室而六世者唐之廟有十一室而九世者至宋而益詳宋自太宗而上追祀四

祖故至徽宗始定為九世十室之制以太祖太宗同為一世故也其後徽宗升祔以與哲宗同為一世無所祧高宗升祔以與欽宗同為一世亦無所祧及光宗升祔增為九世十二室自太祖以至光宗十二帝祧祀於太廟當時稱盛焉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合二祖僅足八世准以宋廟之制則宣宗可以無祧但廟制惟九室相應議增今寢殿左右尚有餘地各一室自可展拓如蒙俯賜裁定則我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可以並行而不悖矣惟復遵照累朝典禮

疏鈔

陵廟

四

如勅奉行無容別議恭候命下臣等擇日具儀上請

懇乞聖明修舉廟祀曠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

疏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二月

竊惟國家之事莫大祀典而祀典之起實由人心故凡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禮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等備員省垣職在典禮設遲回顧忌不為陛下一言如天下人心所以屬望之意何蓋臣等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

疏鈔

陵廟

五

得而遂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聖烈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於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歎歎嘆息臣等嘗考往牒當建文君歿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是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云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而建文君不及焉其歲時致祭亦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也豈成祖

許之於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心矣我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於其陵而別尊帝建號撫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為昭代嗣統之主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今得祀於其鄉邇又允官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為之君者及不得一杯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悅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記其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加上尊諡

疏鈔

陵廟

六

以表追報之隆顯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且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與有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勢岌岌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鑿輿反正宗社救寧聖子神孫所以晏然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

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光榮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猶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歿享有天下之號，而備物未彰。其於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時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與諸陵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春祭禮，象春黍扈從之列，見我皇上於景皇帝陵躬為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尚與諸陵異。雖致祭於陵，而不得稱祭於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於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益，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為煥改。如以逼近恭讓章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亨廣，仍量培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於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於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於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

疏鈔

景廟

七

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於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於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以不敢妄議。若英廟之於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太賢，英廟先而景皇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理。臣等竊以為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為進一廟則當祧一廟，關係重大，猝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於祧廟，惟於歲暮禘祭時，出其主位於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矧景皇帝係宣廟子，宣廟既已奉祧，則景皇帝亦屬疏鈔

景廟

八

應祧之數。天意人事，似有適會。於今日者，仰惟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事恒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冒昧，上言伏乞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等不勝悚息候命之至。

糾儀陪祭諸臣因醉亂禮懇乞聖明重加罰治
以重陵寢以肅臣紀疏

陳于陞 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三月

照得清明節屆。皇上分遣臣工大舉陵祭。蓋感雨露而興思。因追遠而致敬也。為諸臣者。正宜肅將明命。恪恭厥職。詎意諸臣中有飲酒致醉。因醉亂禮者。於諸司不法例。得糾彈。况今得於目擊。義難緘默。謹據實為。皇上陳之。陪祭康陵於三更一點。赴候門外。忽有人促臣行禮。與光祿寺寺丞詹沂行疏鈔 陵廟 九

至丹墀。聞糾儀班中聲說。遣官如何不來。如是者數次。聞其語音大似醉狂。即與詹沂却立北廡簷下。少頃遣官至矣。傳贊跪拜。糾儀兩班亦相對跪拜。至於讀祝。傳贊跪糾儀兩班亦相對跪。其跪起踉蹌甚不雅觀。因查訪乃戶科給事中楊鳳誤入北序。糾儀班中御史楊鎬茅國縉俱站於南序。糾儀班中序班張班盛明昭南。北對站。雖是亦不宜隨同跪拜。蓋緣諸臣因天寒而縱飲。因飲多而至醉。至使神志淆亂。禮儀愆錯。往陪祭糾舉非職。緣御史係衙門

屬官而糾儀係等堂上差委。御史失職。與有責序班糾儀實同一事。科臣失禮。又在一時事。屬不敬通應參究。參照戶科給事中楊鳳四川道御史楊鎬廣東道御史茅國縉鴻臚寺序班張班盛明昭當齋戒而縱酒。不思小器之易盈。臨祭祀而喪儀。遂致大禮之違亂。以陪祀而入糾儀之中。班行已紊。以糾儀而行跪拜之禮。典制攸乖。據其罪不止於失儀。重其罰斯可以警後。伏乞皇上將諸臣重加罰治。庶臣紀少肅。陵寢增重矣。再照人情每樂放縱而惡拘檢。取鈔 陵廟 十一

禮恒廢於因循而壞於濫觴。入京來竊窺縉紳失禮有甚於醉如遠行乘坐圍轎可也。無上事而兩人肩輿交錯。都城山人奇巾異服。婦人高髻金冠。尚有明禁而謂郎署可以僭越乎。是何詳於小而畧於大也。如遇大宴會間用唱戲可也。三五雅會戲唱錯陳。惟了目前之俗情。不思浮費之當節。且又歲歲條議。日日驅逐是何陰。用其實而陽去其名也。布帛菽粟。經史圖籍。差人貿易可也。搬弄寶玩。爭致奇珍。微服燈市。公行會廟。或講價於圍轎之中。或玩弄股掌之

上雜沓塵翳摩接肩踵且漢鼎唐鑑何益身心發塚
惟埋率多凶穢是珍寶可重而名教可輕也人情逸
則佳欲夫欲則大費夫費則大貪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夫禮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後未流易下狂
瀾易倒挽回拯正勢不容緩再乞二天語叮嚀勅下
各衙門堂上官鈐約司屬共守未然之禮毋觸已然
之法敦崇退讓之實砥礪清修之節太平盛世無疆
惟休臣無任待罪俟臣命之至

疏鈔

陵廟

十一

仰體孝思敬陳民瘼以重陵廟疏

江東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四年

臣惟今之天下、祖宗所勤勞之天下也、今之人民
祖宗所愛養之人民也、陛下躬行時祀以展敬

祖之文宜歷察民艱以盡法、祖之實自出都門之
郊以抵昌平之境、凡經睿覽願留心焉、臣請以昌平
之地言之、原額四千三百餘頃、今撥去陵墳給爵備
邊等項存者僅三千餘頃、已虧其四分之一矣、况膏
壤盡被選撥、而所遺皆磽瘠不可耕者乎、以昌平之

疏鈔

陵廟

十一

人言之原籍一萬六千九百餘丁、自北虜殘掠及勾
引交月辛子子首重三二餘丁已耗其六分之五矣、
况殷富盡屬隱占、而所遺皆貧弱無所告者乎、地日
虧、丁日耗、銀力二差、則日增原數、不過二千九百八
十兩、今則多至四千二百兩、較全盛之時反加三分
之一矣、民貧而不能聊生、則轉為營軍、軍逃而苦於
勾補、又轉為流移、以故閭閻多愁嘆之聲、阡陌皆蕭
索之景、此昌平之可觀而知者、至於陝西之荒、父子
相食、鄖陽之水城、府盡淹、蕪松諸郡風潮、蝗澇相尋

為災山西饑民咬根屨糠尚恐不贍四川灶戶困窮
 淮泗燹烟稀少即昌平可想見之 祖宗在天之靈
 必不忍元元之至此極矣 臣 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
 言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
 營蓄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隳矣
 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之衣食不給而
 君獨富豈理也哉又莊誦 成祖文皇帝之言曰人
 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貧無衣食君豈可以不恤
 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爾至
 疏欽 陵廟 十三

哉 二祖之言所以迓天休而鞏 皇圖者端在於
 此 陛下當禮祀之時奉 二祖之明訓以體恤
 二祖之遺民居金堦玉陛而思吾民敝廬不足以蔽
 風雨享八珍九鼎而思吾民脫粟不足以供餽粥衣
 錦團綉簇而思吾民懸鶉不足以掩膚脛將戚然以
 悲毅然以斷不敢用私昵之臣恐其倚勢作威而虐
 吾 祖宗所植之民命也不敢用聚斂之臣恐其苛
 求峻削而耗吾 祖宗所厚之民財也請乞之私勿
 徇以民之脂膏易竭織造之繁必減以民之紵軸易

空如穿珠貫玉之奇火樹銀花之翫悉從罷立 皇
 上一節儉之間每歲所省奚啻數十萬以之寬天下
 之征徭何所不敷以之賑天下之饑寒何所不濟且
 士庶於 祖墓之鄰里必致歲饋以相親况侍護
 陵寢之編氓可不破格以加惠若從分數之僅減無
 能救其積久之空虛苟止一歲之暫行非所以隆萬
 年之香火也伏乞勅下戶部將昌平銀力二差恩賜
 優免以示殊典於解部數內酌議存留以資供應在
 萬乘之富減數千之額而不為損因 祖宗之故厚
 疏欽 陵廟 十四

昌平之民而不為私即今州縣之有王府者其稅糧
 多徵而不解以供祿米是在子孫且然何至於 祖
 宗而斬之由是推之鳳陽淮泗 高皇帝之故鄉
 祖陵在焉其施澤當視昌平也達之窮鄉遠井皆
 祖宗之赤子其災傷當大蠲賑也則重陵廟而為祖
 留恩百世頌孝思之不匱擇吉域而為民造福萬方
 祝 聖壽之無疆明 主遊豫直追夏后省耕省斂之
 芳國脉靈長將邁周家小世十年之盛矣

15 110 丹黃卷 9 皇 8 反之 9

陵祀既修監禮終褻仰體聖孝祗竭愚忠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遣祀陵寢 臣 愚幸厠陪從之列夫 臣 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糾察先是都察院以監禮御史乏人為請未奉俞旨 臣 方躊躇比至紅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陵監禮惟御史周家棟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闕無人焉貿亂非制濶畧亡章臣於是竊懼羣工執事有不恪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歆也 皇上

疏鈔

陵廟

十五

孝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陵監禮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失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得叅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即有叅差誰從糾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由今觀之恐非所以為儀也 臣 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爵不逾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乏材也乃無故而見此卑賈之形不勝展轉 臣 竊異之且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

陵筵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多史無人赫赫列聖

將無愾然嘆息曰典章壞與法度隳與何肅雍顯相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柱下惠文遂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天壽山而外虜穴在目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競 臣 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謀睿美必有不寧 臣 益嗟之且夫 皇上所祗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振其法紀用詐於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疏鈔

陵廟

十六

承而下輒虛不補 臣 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即遇事輒請事已亦未有息也乃其因循醞釀漸從虧削伏禍隱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寧一人多觀望 皇上每行一事或虞臣下攫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為利者 皇上每用一人或虞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為快者何者凡事之所亟人之所重固大法大弊之所竝爭而奸人所熟視也 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之今夫有家者謹盜警時不廢雞犬之聒而恡於豢

飼之用則天盜狎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濬發孝思以遵成憲爰修禮法以廣廷僚虛中而聽任賢勿疑凡茲中外臣工創而思奮積而待遷者一施宸斷以備耳目之官正人善類充滿廟廷無復有關佚而不舉者其於祖宗謨烈何如光美 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曉曉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臣實慕之伏惟 聖明少寬斧鉞不棄非臣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疏鈔

陵廟

十七

壽宮關係重大人心未協懇乞聖明再賜詳審以永萬世國脉疏

李

植大僕寺少卿萬曆十三年八月

恭惟壽宮之建億萬年之陵寢在于斯億萬世之聖子神孫培於斯擇之誠不可不慎也我成祖文皇帝相擇皇陵久不得吉壤至永樂七年禮部尚書趙徂同術士廖均卿徧閱諸山始定於天壽山我 世宗肅皇帝相擇永陵亦歷十五載而後大工始興夫祖宗朝必詢謀僉同曠日遲久者豈非以其事關至

疏鈔

壽宮

十八

重而不敢輕忽處之哉我 皇上軫念壽宮乘輿已凡三幸必欲得上吉之壤以兆卜年卜世之慶致慎之心真與 祖宗同符奈何 聖心雖慎而臣謀則疏今所定大峪山據人言宣傳大有可議臣等聞之既詳安忍不為 皇上一言之夫大峪山擇之者原任禮部尚書徐學謨也附和之者欽天監張邦垣楊日東也學謨以已意而王其議臣以親故而贊其成相擇之始人已言其未盡善矣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凡從事山陵及有事壽宮見者無不退有後言臣

等徐察其說有謂壽宮多石者夫氣以土行而石山不可用此地理之最忌也有謂方面不正者張邦垣等始阡面向永陵今因多石移向形龍山形龍山山脚下走地理家所謂朱雀斜飛也有謂虎強龍弱者左爲青龍右爲白虎今虎山高聳龍山全無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諸如此類羣臣私心共爲不安况立表以請駕臨者原是一處也今鑿石以立壽宮者又一處矣夫使其地之果吉則不宜有石使有石而未善則宜明奏 皇上另爲區處乃朦朧遷徙若奕奕

疏鈔

壽宮

十九

然豈人臣謀國之忠哉臣等又聞之去年秋祀太常寺卿何源尚書陳經邦舒化見天壽山中尚有吉壤可與長陵並美三臣見之喜而不寐謂天留福地以俟 聖主相約請輔臣面言之舒化心無實忠背約不往今言已傳播在廷之臣莫不聞之輔臣大恨經邦見被論去是以廷臣雖有效忠之心皆有所畏懼而不敢言矣昔宋臣朱熹告宋君曰壽宮係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奈何偏信臺史之言不廣詢術士以求吉壤夫朱熹忠於宋者也臣等學朱熹之學則當效

朱熹之忠况受 皇上非常之恩日切圖報臨此重大之事與諸臣同一緘默使他日有悞 陛下等盡忠之謂何而 陛下亦安用臣等爲也臣等訪得左副都御史張岳大常寺卿何源素稱地理久懷忠蓋伏乞勅令二臣會同禮部將大峪山覆加相閱覈見壽宮果否有石原表有無那移前山有無斜飛虛心商確據實具奏如果無一切諸害即照舊興工不必惑於羣言以起道旁築舍之譏如果人言不虛明有諸害即當暫停興造或別求他山吉壤或即此山

疏鈔

壽宮

二十

別插無石之所不可泥於成說以誤國家萬年之計亦如我 成祖文皇帝 世宗肅皇帝詳慎屢年歷更數處而後定尤萬壽無疆之兆不必以大工將興爲嫌可也且此時言之不蚤使營造一成 陛下登臨其上左右之龍虎不稱前山之斜飛昭然 陛下縱罪及當事諸臣而國家之損費亦甚鉅矣臣等此疏一入必忤大臣之心來攻擊之口然國脈爲重此身爲輕利害得失安所計哉

壽宮關係重大再懇聖明加慎以永國脉疏

李植太僕寺少卿

萬曆十三年八月

頃者以壽宮為聖子神孫千萬世久遠之計故

不避斧鉞冒昧上言荷蒙 陛下以 獻忠不早罰

俸半年 感恩無地 之心已盡若可已矣 臣今必

又言之豈不畏 聖明避雷霆哉 即病狂喪心亦

不為此祗緣 陛下高天厚地之恩獨隆則

之圖報 陛下者亦當與羣臣異故 此心未敢已

也若謂 言之不早亦自有說 先為御史時十一

疏鈔

壽宮

二十一

年秋護從山陵間形龍山大峪山俱未稱善即同江

東之等面與輔臣申時行言欲其慎重且大峪山尚

未插定 未知方向何如有石與否故未敢輕言及

十二年 皇上奉兩宮 聖母覆閱 已轉官未曾

從事亦無由見亦不敢言但聞諸臣自山陵回者皆

有不自安之意 雖聞之未敢盡信也及今年三月

春祀 得與行祀之列遂由山陵即至大峪山觀看

但見原插表旗坐西南背昭陵向東北衝永陵其啓

土以作玄宮之所則移過原插之地自北而南數丈

而下數丈其中山脚連根大石壘壘外見 因

嘆曰如此石山如此方向俱地理家大忌關係國脉

非小乃無一人告之朝廷欺矣 歸而地理諸書查

之果有石山不可用方向不可偏之說 恐無憑陳

奏又訪畫工繪圖秩進未及舉行而機已先露遂致

言官論臣相繼不息此時 方蕭藁待罪豈 盡言

之時哉及屢荷 聖恩留 供職始出門見朝七

月二十九日忽聞有 旨令諸臣詣山陵啓土 謂

此時不言工動之後不復可言矣且臣江東之羊可

疏鈔

壽宮

三二

立亦聞臣民喧傳壽宮多石不安於心遂相約連名

具疏 等一念大馬報主之誠天地祖宗必能鑒之

何乃謂臣假此以傾陷輔臣也 請再以壽宮為

陛下詳言之大峪山 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者原

插向東北沖永陵今則移向形龍山非復 陛下兩

宮聖母親定之所矣且列聖諸陵俱坐北向南取王

者負陰抱陽之義乃今壽宮獨坐西南向東北反負

陽而抱陰不惟與諸陵異且與昭陵相背豈可乎哉

方 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時樹木叢鬱遮蔽浮土

掩蓋石跡即臣等不敢預測其有石 陛下聖母何
 由知之今木伐矣土啓矣大石始見任事諸臣及臣
 等共見共聞而 陛下兩宮聖母實則未之知也况
 萬物生於土有土斯有氣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載
 之地理四書昭然可考即朱熹亦以水泉沙石為可
 畏程灝亦謂五害當避程朱豈皆專門術士哉今壽
 宮連山大石鐵鑿不能施其銳正地理所謂頑石無
 氣大不宜於聖子神孫者也 陛下何惜一時詳慎
 之令忽萬世久遠之圖哉臣受 陛下洪恩粉身碎
 骨莫報萬一過此等大事若因其薄罰遂灰心解志
 不致身復陳是 陛下以殊恩待臣以路人事
 陛下欺君誤國莫此為甚臣心終不忍也亦不敢也
 伏祈 陛下將臣先行罷斥下之於獄請 聖駕親
 臨再閱或令人密往觀之若果方向端正玄宮無石
 原并無有邪移臣言即涉妄誕即戮臣市曹以昭欺
 罔阻撓之罪如或臣言不虛亦將臣罷歸田里以明
臣志但願 皇上為萬世聖子神孫慮別求吉壤或
 別打方向無石之所則壽宮協吉而臣一念圖報

疏鈔

壽宮

二二

陛下之心盡矣皇天后上九陵神靈在上臣雖至愚
 無知豈敢自蹈危亡不測之禍萬祈 聖明留意

疏鈔

壽宮

二四

壽宮已移鑿石未止懇乞聖明及時查驗以重
吉典以昭乾斷疏

江東之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 謝

頃者 臣 以不識忌諱致謗言橫及荷 陛下不加斧

鉞薄示降級 臣 感恩自天圖報無地顧今事莫大於

壽宮罪莫大於欺罔關係重大不在禁言之例 臣 請

得而直言矣夫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雖行道之人

亦知之士庶之家亦避之 臣 以一念朴忠陳大峪山

多盤石監正張邦垣不得已而具圖始稱西北隅微

疏鈔

壽宮

三五

有石塊今尚書沈鯉之疏曰橫垣頗長不止一隅微

有石塊此足證邦垣之欺 臣 等之言為不妄矣及奉

旨欲往前少那比時明移之而明以告于 陛下未

為不可也因 臣 等有云於本山別尋無石之所以為

一有那移即 臣 等之議見之施行矣故實則移之以

石難鑿也倘稱不移譬之掩耳盜鈴誰不知之其如

欺 陛下何往歲豎表於山坡之上已經 聖覽親

定者即玄宮之中也觀沈鯉之疏有曰復令張邦垣

豎表於玄宮極中之處是新豎之表非欽定之表而

可以知玄宮之移矣山坡之高處皆石山麓之卑處

皆土欲避石以就土不得不移高以就卑如玄宮不

移與石原有丈餘之隔也則後址皆來脉所關豈宜

傷損乃鑿石如鋸齒如削壁復閱諸臣無不見之果

何為者耶既奉有親閱之旨凡既鑿之石跡宜一一

存以俟 陛下閱時裁定庶幾始為欺而終不為欺

也乃以舊鑿之形盡挑新土掩築復開之為寶城之

基而巉巖之狀不可復識矣 陛下親閱之時試於

後址築基之下令人一啓而驗之其欺不可立見耶

疏鈔

壽宮

三六

使玄宮已移而石可避 臣 可以無言也玄宮有石而

能其實奏聞 臣 亦可以無言也今後址之石插入玄

宮之正中橫濶五丈有餘以石工百人晝夜鑿之已

幾一月之久而此石猶然未去其為巨石而非微石

也不可徵乎玄宮既移之內尚為有石則玄宮之後

無往而非石也又不可徵乎土之當闢與木石之當

治者不妨與作其玄宮之石當勅令勿鑿以俟 聖

覽若過此數日又將與後址之石同其掩築矣昔周

文王以民力為臺沼而戒之曰經始勿亟我 世宗

肅皇帝於擇陵之初啓土得堅石當時無敢有欺者復廣召術士集議而始定於十五年之後又歷十餘年而始以告成何謀之詳而工之緩也陛下愛惜民力無異文王萬壽無疆奚啻同符皇祖是工不必亟矣况有明旨親閱皇祖詳慎之意也為臣者稍知敬畏尤不敢亟矣今則掩石栽松先為不急之務夫役晝夜不息非欲其為欺也何為而若是其亟耶推勿亟之仁而勅令照常赴工集高明之士以備駕臨顧問者及是時而行之可也陛下聰明天縱

疏欽

壽宮

二十七

一登高以臨下向所欽定之處必朗然於膚覽之中則已移不能欺之為未移矣玄宮之內即今時止其鑿石之工俟駕臨而驗之於後址之下則有石不能欺之為無石矣乘輿一出費用不貲致茲時誦而舉羸亦安所逃罪使為臣各知卜兆之義而以事親之心事君何樂於無故而取忤時之辱惟以苛細罪臣者一切置君事於不問正朱熹所謂視其君父曾鄉鄰親戚之不若者向使等不言則鑿石不可以歲月計非惟大損龍脉且將震動昭陵故不

敢為陛下惜小費而願陛下重大典矣且大臣一以推委為便今又委於陛下之閱也若不隨事嚴實此而可欺將何事不為欺耶伏乞陛下將所奏逐一查驗如玄宮在欽定之處而今無石也甘受妄言之誅如玄宮非欽定之處而今有石也則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請各正其無君之罪庶主威不為臣下所持而一人之明斷以昭吉典不為朋欺所炫而萬方之心志益肅矣至謂既鑿之石已掩玄宮之土為多是在聖裁微前後無一字之欺亦可

疏欽

壽宮

三十一

以剖報主之誠且朱熹論壽宮不可詆之為彌子瑕竊以自解彼言在耳甘為反覆志在趨勢橫出惡聲者祇足貽人之笑罵於何損哉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宗藩類

薛三才 嚴加申飭以重封爵疏

薛三才 乞停寢奏藩郡封以一法守疏

張問達 楚藩兩奏乞勘問以正名分法紀疏

郭正域 直陳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科臣指摘無端請速罷斥以疏

吳允中 論代藩廢立疏

目錄

卷三十二

宗藩 嚴加申飭以息奏擾以重封爵疏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竊惟我國家衆建封藩以維城王室自親郡王至於將軍中尉世世纓弁不絕親盡而外猶得食租衣稅於縣官追我 皇上而又爲寬奏請之限開擅婚之禁所以篤念懿親恩意甚渥然而必約之以世次限之以品級繩之以條例者何也凡以酌情法爲可繼也顧其間事體最大而條例最詳者無過於進封追封二款諸藩正宜兢兢遵守以體我 皇上敦睦至

疏鈔

宗藩

意而近來多有違例冒干焉者 臣等事關職掌法當參駁請得一二數之近例世長子追封親郡王者次嫡庶子仍得加封郡王鎮國將軍蓋以世長子原蒙祖父世及之貴非以弟姪進封及旁支繼絕者比也然亦有世長子雖蒙父貴而其祖若父則由進封者如益昭王載增以長子追封而昭王之父恭王則以崇仁王進封韓安王謨塤以世子追封而其五世祖康王則以彰化王進封三世祖靖王則以西鄉王進封此正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

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者也然則益府輔國將軍翊
鐘韓府鎮國將軍朗銘等以其父爵而言則世子之
衆子也本其原封而言則郡王之支庶也照依始封
世次授以本等爵級止應得鎮國將軍而不應加封
郡爵也亦甚明矣如以例前加封者爲詞又何必遠
引晉周二府皆儼然享有衆子安東舒城等王韓康
王衆子寧遠長恭等王皆儼然享有郡爵者也正所
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云爾例後未封者安得
援以爲口實乎惟是翊鍾受封于益昭王爲長子時

疏鈔

宗藩

止得輔國將軍及下本等一級似應加封鎮國將軍
者也至若荆王爲其第三子由棟秦王爲其庶兄誼
涉請封郡爵尤屬無謂秦宣王懷塔以鎮國中尉進
封族屬爲再從萬曆二年王庶子敬鎬乞封郡王部
議據例請授輔國中尉奉 聖旨是其以從親進封
的俱照近例行欽此萬曆十四年秦王誼涵爲其庶
兄誼涉請封郡王奉 旨加封鎮國將軍夫敬鎬僅
得輔尉於一傳之後而誼涉乃加鎮軍於再傳之餘
視其本爵已踰五級亦可謂特恩異數矣猶不知屬

厭而希覬於必不可得之王封乎本以中尉進封而
以郡爵推恩是其支裔之加封及踰於本宗之原封
矣不亦舛哉荆王之以安域王進封也在萬曆七年
則條例事例遵行已久夫以例前進封者其次子加
封且當改正於例後况以例後進封者其支庶之請
封安得比擬於例前則是條例爲不必設而原封世
次不必照依也如曰以弟繼兄與從親進封者不同
則事例所謂親王薨絕除親弟親姪照例承繼次嫡
庶子不准加封者豈虛語哉近日各藩請封多引藩

疏鈔

宗藩

府爲例查得昨年藩府請封屢奉 明旨一則曰以
後永不爲例一則曰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叅來
欽此夫以明例若彼明旨若此而諸藩復敢紛紛奏
擾者良由朝廷用恩太過而法不必行也 臣等以爲
欲杜其將來之濫乞必核其已往之冒封凡一切加
封本等之外者查其原封世次在例前加封者姑准
傳襲亦必酌量其親疎限約以世數而在例後加封
者或卽與改正或姑准終身如朦朧傳襲者併其本
爵削奪而以世長子追封者必其始封以來世以父

子相繼方准其支子加封如世長子雖以世及而其祖父或由進封者仍照進封親王例行其諸藩有違例冒請加封者或量罰本宗原封祿米或仍重罰長史教授等官以懲瀆擾庶幾各宗知奉約束而朝廷情法兩行矣不然人情知止足者少圖僥倖者多嚴為隄防猶虞其濫更復決裂濫觴若何蓋一作備於秦藩再效尤于藩府而濫觴已極矣長此安窮此賈生所為太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甚謬即為覆議施行

疏鈔

兵部

五

遵制據例懇乞停寢秦藩郡封以一法守疏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臣等在科辦事接得禮部一本為仰遵制例懇乞聖明比照新恩改正封爵等事奉 聖旨秦王為誼涉請封郡爵朕念首藩准與封不給祿仍不為例除依擬欽此仰見我 皇上敦睦之仁義恩雖假於首藩而例未嘗不嚴於諸藩也臣等反覆思維今天下宗藩至衍矣朝廷所以約束而齊整之者惟此制例為兢兢制例定然後法守明法守明然後觀覲絕譬如

疏鈔

兵部

五

權者持一定之衡而輕重不搖也量者施一槩之平而多寡不爭也是故世次有所必稽爵級有所必限恩數有所必節事例有所必嚴要於尊制明法使諸宗不得妄生他覲即秦王為誼涉請封郡爵豈不以制例為辭也哉迺臣等看詳實制之所禁而例所不得請也已嘗具疏參駁而詞意未悉無能為朝廷申明制例自惟職掌隕越是懼請得終言之伏惟 聖明垂察焉謹按宗藩事例一款前親支進封親王者姑照常行若原係一從再從之親進封雖在例前其

次嫡庶子止受以世次本等官職已經襲封者待本
主身終停襲此非制例之昭然哉秦藩自僖王無嗣
懷王志均以渭南王進封康王志潔以富平王進封
此兄終弟及猶云親支至昭王秉攬以臨潼王進封
則簡王之一從姪也宣王懷堪以鎮國中尉進封又
定王之再從姪也論規則再從之疏屬不得竊比於
親支論世則中尉之原封不得妄希乎王爵論例之
前後即以親支進封者其子孫且不許加封於例後
况以再從進封其支裔又安得比附於例前秦王此

疏鈔

宗藩

六

舉逾越太甚矣 陛下縱爲首藩念獨不爲法制不
一難與示衆封爵不難難以服人今一時請加郡封
者如荆府以親支爲說韓府益府以近例爲詞皆因
事例不合槩從停寢秦雖首藩誼涉一奉國中尉耳
一封而加鎮國將軍再請而加郡爵輒請輒與如持
券而責無弗償者是何例行於諸藩而獨格于秦也
何以照諸藩之心卽無論諸藩往者秦王敬鉤請封
郡爵是時據例授封止得輔國中尉誼涉於今王爲
庶兄於宣王爲庶孫視敬鉤之親遞降矣而所得封

爵不善僭徒過之是例信於前而不信於後行於敬
鉤而不行於誼涉亦不服心矣昨年藩府請封明旨
固曰不爲例未幾而秦府援之以請矣今年明旨
亦曰仍不爲例又安知不爲後來地乎何以示天下
信也雖曰與之爵而斬之祿第以虛名寵異朝廷所
惜者名器所重者封爵使名器可假封爵可濫人情
誰不喜貴倨而美芬華將來請乞無厭奏瀆無已
陛下將盡徇之乎 聞法行有自禁行在先例違於
首藩無弗遵者矣禁設於未然無弗禁者矣伏望
陛下收回成命停寢秦封以信制例於天下則請謁
自杜約束可行朝廷之幸亦諸藩之福也 臣等不勝
惓惓

疏鈔

宗藩

七

楚藩兩奏事干世系情罪難確乞勅行勘問以

正名分法紀疏

張問達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

四月初 臣等接楚王華奎一本為極惡悍宗悖違祖訓欺辱親王挾制官員殺傷官校懇乞 聖明振法除奸以全藩體以安宗社疏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叅看來說欽此已而楚藩崇陽等王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華越等亦具奏本通政司已封進御覽訖於今月餘未奉明旨 臣等復取華越

疏鈔

宗藩

八

等日所投揭覽之太都謂楚藩大變異姓假王冒濫圭璋汚辱潢派蟻法欺君竊祿盜國以楚王華奎為假王其楚王奏稱華越愈無忌憚嬰結刁惡宗儀暗行誣謗明肆穢言蓋欲倣前此各惡滅孤之故智即指華越等所訐假王事也夫宗藩親連帝室派衍天演世系之關係何重至如親王長有一國統率諸宗其分尊世系視郡王以下尤重諸宗之世系且不可假况親王乎如楚王華奎果非已故楚恭王所出是為冒濫竊國竊國者罪無赦如華奎果係恭王妾胡

氏所生之子華越等乃懷私故捏為假是為滅國欺君滅國欺君者罪無赦夫以兩不可赦之罪而不行勘問誰能以紙上之談風聞之語而懸斷此不可赦之大罪乎如以楚王華奎為假也而封爵已三十年久矣何敢遽執之以為假如以華越等之奏為必虛也而三十九宗之軀命懸於此一奏又何敢必執之以為虛或虛或非虛或假或非假楚王與華越等素有嫌隙各奏之詞俱未可盡憑武昌郡中闔府之諸宗不下三四千位必自有天理人心真情直道在固

疏鈔

宗藩

九

可從公訊問而知也夫省直有不法大事奏聞於例必行撫按勘問茲二奏關藩國世系事孰有大於此者而不行勘問可乎置之不問非法不行撫按勘問而遙奪懸擬亦非法何以服諸宗之心而定楚王之名分正藩國之體統哉我 皇上英明並日月綱斷如雷霆楚王與華越所奏事情查覽自析為明正罪惡計為藩國宗派名分計乞勅下部院轉行湖廣撫按將二奏情節從公會集諸宗勘問某虛某實明白具奏則虛者不得以強詞再飾而伏不赦之辜

實者自得以成案有定而絕將來之擾即各省宗藩亦均受 皇上敦倫明分之仁不淺矣若不行勘則楚藩相讎相怨相構相傾必均於敗壞覆亡而後已甚非我 皇上所以保藩服而惠宗親也伏惟 聖明垂察裁奪施行

疏鈔

宗藩

十

直陳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禮部右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今年二月間通政使沈子木謂 臣曰楚府儀賓袁煥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不去 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 臣對以不願與聞又月餘而楚王來奏華越矣奉旨下該部院參看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 臣楚事 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知耶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皆以爲然臨別時一貫復向 臣耳語曰貴部覆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冤 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月而通政司稟取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闕候旨未下華越投揭 臣部大畧爲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當批儀制司案候又思 祖宗之法宗室無久在京師之理隨上疏請旨處分奉旨該部院會同該科道參看 臣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已 臣應之曰 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

一有徧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
 行勘科道當言之矣臣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
 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
 亦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既而奉旨行與該撫按
 勘問臣行文問楚王冷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
 百兩屬臣曲庇許臣萬金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
 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
 按會勘疏至矣不數日楚王辨疏又至矣奉旨着九
 卿科道看議諸臣之見大畧貴成撫按者俱多議單
 疏鈔 宗藩 一三
 示下禹言不能一一抄謄謹括大旨隨將各單用印
 鈐紀分送閣部其事之始末如此夫沈子木之匿疏
 也謂臣貫王之也臣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主不
 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切以為事無大小皆當上聞
 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於
 天下聽臣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為行止臣
 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
 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

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
 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
 按并在事司道府州縣諸臣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為
 隱乎恐諸臣各有良心不可以願指氣
 使也

疏鈔

宗藩

一三

科臣指摘無端請速罷斥以遂初心疏

郭正域禮部右侍郎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昨聞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力言楚事謂臣謀害此事出於應文之口不辯可也但就事論事如不分剖則不知者將以為實矣應文以臣為謀害而其故則有臣父被咎之說臣父名懋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任杞縣教諭轉舒城知縣陞趙州知州五十而致仕七十而告終時萬曆十七年也臣備官翰林久矣臣父非可咎之人也應文獨不一查登科祿乎楚先恭王好貧禮士年僅三十而卒時隆慶庚午也恭王當國臣父已久任在仕途矣今王當國臣父又在仕途矣今天下藩王無辱及士夫之事若會省之中一有此事豈不喧傳驚駭誰為此言以愚應文此不獨誣臣父又誣楚王也至謂華越主臣兄耶夫羣宗入都遍處喧聞當日即照例送入會同館矣何由而到臣兄耶長安中之耳目不可掩也未待辯也至謂挾取楚王原貲楚王原未取貲於臣何所挾又何所取至謂臣過篇不及廷機臣字夏間勘疏係臣署事事則臣事

疏鈔

卷三

十四

罪則臣罪不敢累廷機也夫謀害二字必主謀而後

可以為謀害必首事而後可以為謀害未有行勘而遂謂之謀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行勘之外更無別法臣皇上試檢臣原疏如曰楚王襲爵三十餘年何至今日而始發不發於士民而發於女子骨肉之間此豈謀害語乎謀害二字即楚中問斷諸臣尚未以加於諸宗而科臣乃以加於部臣乎前此出於沈子木之疏猶曰不平之鳴而應文遂和之乎當時通政可以稟取華越於會同館中彼時督官及大使等官可証乃謂臣使二役引華越上門此又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緣事在狐疑但令二役一問子木耳如謂此事係臣主使此何等事而華越肯為人使也彼不惜名封乎楚中宗室不下數千臣尚不知華越作何相貌楚中人當盡知之彼之父母親戚具有王冊何俟臣言也至謂臣為險臣愚則有之臣則有之險則不險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淺薄才力疎庸不能復立於朝矣伏乞 皇上早賜罷斥臣不勝感激天恩之至

疏鈔

卷三

十五

論代藩廢立疏

吳允中 宣大巡按御史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題為代藩勘議久明風教關係不淺懇乞 聖明
 亟賜 宸斷以正綱常以杜邪謀以保重地無虞事
 臣竊惟人道大經有四曰君臣曰父子曰長幼曰夫
 婦有如臣欺君子誣父幼謀長庶作嫡皆 國憲之
 所不容也況以 藩王之貴為一國之表率者乎大
 小武職凡告襲必由 臣衙門每見有受賄冒保者有
 扶同冒襲者有弟謀兄職者有借職久假不歸者
 疏鈔 代藩 以三尺繩之率嘖嘖以 藩封為口實 以為此風
 不可長也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縮
 輻夷夏天下治亂安危皆由于此五父之衢多俠邪
 而荷戈之士不怒敵而謀上日以分義束之猶恐有
 決裂之患顧以各分倒置者樹幟于上竊恐相效相
 尤必至且傾日構以右翼重地而令人有不安分之
 心良非 宗社之福也則今日 代藩一事尚可耽
 延而不亟為釐正哉 臣奉 命宣雲巡歷已周數月
 以來 代藩一事廣詢博訪日夜念此至悉也撮其

大要裴氏未報選而先病故張氏雖加封而實內助
 裴難以言濫而張難以言嫡也鼎謂為庶一子鼎涉
 為庶一子謂難言濫出而涉難言嫡長也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煌煌 祖訓昭如日星海內 諸宗藩皆
 恪遵之而 代藩獨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羣梟之
 逆謀背違 祖訓廢長立幼公論已定而愛心難割
 得無以盧天爵之計售而太平正位喬繼文之計投
 而新寧嗣封桐圭等子逐鹿可幸捷而得之乎不知
 飲家皆前定之分而妄擬多折足之凶定王欲絕嫡
 疏鈔 代藩 毋之嗣而先絕其嗣 代王繼統未幾而變起蕭牆
 骨肉乖離居常鬱鬱不樂天道業已昭昭尚不覺寤
 而欲以大位私愛子也吁亦惑矣漢臣枚乘有言曰
 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
 安于泰山今 代藩牽于長舌之愛已不能去危而
 就安矣 皇上誼重親親而猶然遲延或者姑全父
 子體而俟其自為改正乎今幸有其機矣 臣初抵廣
 冒仰體 皇上親親之仁即與去任道臣楊述程議
 所以開導之而道臣稱 代藩誕辰 檄長史啟鼎

涓入賀而曰不及黃泉無相見難以口舌爭也臣以爲鼎涓鼎涓皆代王一體所分也何爲偏重偏輕若此虎狼尚不食子底豫終須有日但慮鼎涓孑然朝房恐鼠黨左袒鼎涓者包藏禍心則可憂方大隨移檄道臣行長史會同承奉力爲保護而同城之府縣亦皆傳諭密防之凡可以杜絕禍胎者無處不到而父子兄弟之參商猶故也及臣抵陽和復移檄道臣行長史會同廣靈等府宗室勸導代王令其改正而猶然以訟父爲詞且悠悠之口更謂代王景

疏鈔

宗落

一八

逼桑榆忠言逆耳動以不樂生爲辭臣以爲尊崇如親藩而出辭若此或者炭房拖出與殿堦石殛者含冤爲崇乎况鼎涓子母日侍左右而禍起筮簪逆天之罪者自有任之者及臣抵大同政欲以天倫至情細爲開導而代王傳免一腔款款無由得吐隨命長史高日新向鼎涓問其父子日用起居仍勸之以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止效法古聖夔夔齊粟以盡子道而大位已定再勿聽細人言致傷父子和氣也及長史回道鼎涓深以臣言爲然探其日用僅能餬口

土牢禁錮委係張正國誣視而服食僕從較之鼎涓不啻九天而九地矣夫以代王簡王相傳應襲之世孫而困悉若此豈隨與撫臣石崑玉會議各捐廩給以周其急歸而思之益固之周恤有限鼎涓之日用無已少者竊據封號而長者苦于資身非法之平也隨與道臣王士琦議鼎涓涉輕手足而謀長兄固憑藉煽處之勢或獻計撥置者尚繁有徒當密查以法治之則離間者去而真心可露聞之鼎涓天性亦非殘忍之甚者陳以利害動以至情良心有感而發或

疏鈔

宗落

十九

可知于是道臣備以臣言令長史達之于是左右懼而鼎涓入宮涕奏遂議定歲給鼎涓養贍銀一百二十兩按季交送臣以爲支吾之辭耳及臣賑貧宗之日極貧次貧僅五百二十有奇耳俄而聞宗儀軍民萬有餘人歡呼雷動臣命巡役查之知鼎涓感養贍之恩父子徒步來謝而聞者相與聚觀也鼎涓父子踵門含淚徬徨趨趨而不敢入遂稽首門外先謝代王繼謝張氏悚然而退一時垂白有識者無不相臣容嗟而泣下及鼎涓甫去而代王卽查鼎涓父

子果冠冕而來乎果肩輿而來乎抑或前擁後呼杖策而來乎及問之知其青衣圓帽踽踽涼涼徒步而來也遂垂首而不語臣一聞之不覺加額曰代藩父子兄弟其有和好之機乎嘗聞自張正國之疏一入鼎泌恐世位不穩日夜積心恨不剪除眼中之釘而代王亦撤其隨從禁其供應一時諸臣勸給錙銖養贍而不得今慨然有一百二十兩之餽是其兄弟之情亦漸動矣又嘗聞代王痛恨鼎渭每聞其名輒為之切齒今之垂首不語也臣妄為揣摩或者

正欽

代藩

二一

且憐以為是子也少時曾愛如掌珠者也今狼狽若此恐行道見之心非而巷議未可知也或者且疑以為讀狂悖之奏詞輒為之憤氣填胸今叩謝而猶及張氏想醜聞異域等語出張正國捏誣非謂敢為逆天未可知也且憐且疑而展轉不定其垂首不語想有大為不安乎是父子之情亦漸動矣夫以相夷相圖者而真情一旦萌動臣意代王昔年無憚于檢舉今或不難于改正倘一改正則名分不至倒置臣亦可安于無言矣自八月迄今日翹首側耳以俟而

竟不聞消息也及臣抵蔚州而復問及道臣王士琦道代王惟曰靜聽玉音而已夫靜聽之意尚有幾幸之心也臣竊以為代藩此時如醉者之甫醒無奈從傍者復為之投醪耳改正之事恐終阻于恩愛是在我皇上為綱常計為人心計早為之釐正而已矣臣細檢疏揭代藩之所以罪渭者不過以訟父為辭當檢舉之時渭未有隻字也何所憑而廢之況迹類訟父而情實可原欲原鼎渭之情又不干鼎渭之言也惟據代王之言一折之而訟父之罪

正欽

代藩

二二

可釋矣代王之疏有曰推鼎渭之心原不如此又鼎渭不能為文細味二言而鼎渭可勿罪矣何也鼎渭請名于萬曆八年此代王為新寧王時也代王既以新寧而進封則鼎渭自當以庶一子而為世子乃三十三年突有檢舉之疏渭竟嘿然無一語此等情節臣訪而知之矣當檢舉之初議也代藩尚有不忍割愛之心供應如舊諄諄許以祿位上請張氏亦恐其有煩言也養其子女虛作體面藹然子母之義及大事已定而鼎泌儼然一世子矣左右

僕誰亦凜然奉命尊之爲世主矣妖治轉關而權輿不繼雖歲時伏臘燕會不廢而向講祿位全不掛齒骨肉恩愛未免分析一切隨侍止知有鼎沸而奔涓如腐鼠矣此等變態惟子臧季札處之太然千載而下可多得哉鼎涓憶當年之繁華痛目前之寥落假寐愴嘆投兔隕涕室人交謫愈增苦楚彼張正國窺見人心公論多屬鼎涓直目爲可居奇貨暗結明諷鼎涓亦以疾首難堪聽其奏訴原初念頭蓋辯已爲庶一子而鼎涓爲庶二子也蓋辨庶一子不當廢而庶二子不當立也躊躇累年而後敢有此舉乃以兄而爭弟非敢以子而訟父也邸報一傳網羅密布內外事情水泄不通此後疏揭俱張正國之倩爲耳雖中間奏詞狂悖代王恨之刺骨辟如訟師代人告訴惟計誑聽以圖厚利虛捏無所不至而非訟者之原情也及質成而訟者之口陳與原詞之臚列常不相蒙政此類耳且鼎涓既不能爲文安得連章累牘媿媿數千言也試平心細繹而涓之罪可原乎不可原乎且涓心不欲如此而令之至此者誰也群小撥

置壞亂家法盧天爵一事代王兄弟備受其毒矣尚不憬醒而收留無賴之奸人試平心細繹張正國誠奸人矣而令之得近左右肆撥置者誰也且既有檢舉一番父子兄弟未免各一肺腸代王爲善後計宜令親正人聞正言以潛消其逝梁之懷一旦逐之朝房且朝房何地也以之棲鼎涓涓謂數椽而實非數椽也解圍者不搏擊臣惟以至情爲勸導且不忍言代王試一猛省當咋舌屏息有寢食不寧者且勿暇以訟父罪鼎涓也昔仲叔子奚請曲縣繁纒疏鈔 卷三二 二二三

以朝孔子聞之曰惜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代王之疏有曰鼎涓被金冊服袞冕難堪褫奪抑何迷惑至此乎夫涓長而涓少金冊袞冕皆涓本分之所應得者也褫奪鼎涓而曰難堪曾不思二十六年以來請名之長子一旦忽然廢立謂鼎涓獨能堪乎代王猶曰有何愛憎將誰欺與且愛子孫者必爲子孫計長久不義不暱此大叔之所以自弃于鄭也試一平心細思今日之竊據爲得計乎爲失計乎願代王愛護子孫順天倫遵祖訓各得其所之

為便也夫人戴圓履方立天地之間綱常倫理無貴賤一也 代王之疏有曰臣小宗也 社稷綱常無所關繫故承兄命將潤報張氏名下及進封 親藩身係一國表率紀綱攸係是以割愛檢舉是何言與由茲以推等而下之可襟裾而飲食乎亦不近理之甚矣或者疏辭出自代筆正猶鼎涓疏中醜聞異域等語病當坐此無足怪也且 代王而以檢舉為是乎 臣查 代王進封 親王也非三十三年也何以待三十三而始檢舉也豈數十年前雖封 親王亦

疏鈔

宗藩

二十四

無關繫 社稷綱常乎此等舉動 亦訪而知之矣 侯拱宸疏內稱檢舉一節原非泛然機殼已成線索已定鼎勻方有疏此誅心之論也 臣更查先年題准凡王府奏報俱由 臣差經管三十三年九月部文行查之時正舊按臣湯兆京改差而去新按臣喬允升未履地方 代王果以青天白日心緒盍不遵成例俟按臣查勘徑浼撫臣霍鵬回覆耶且撫臣以三十四年二月結局按臣以四月履任相去僅二月耳而皇皇不肯少待是何機局耶 代王捫心自明矣

今議封事一持正論 代藩即日左袒鼎涓曾不思向日偏為鼎涓者實以累鼎涓而今日議復鼎涓者實以為鼎涓善後之地耳願 代王平心細思檢舉之事公耶私耶而且勿駕言定王之命也人子肢體膚髮受之父母一脉相衍傳之子孫故愛己之子孫即所以重親之遺體慈也而亦孝也今 代王既娶裴氏而生鼎涓復以愛子之故使不得稱長又不得稱庶祖父以來相傳骨血安頓無處孝慈兩字何居焉 代王之疏曰濫出正出皆一體所分拾指之痛

疏鈔

宗藩

二十五

有以異乎 臣以為非由衷之言也鼎涓襲封鼎涓自有本等爵位鼎涓而襲封也則鼎涓無所措身矣如此而猶曰拾指皆痛得無精神血脉盡注于二指而長指其不仁乎且濫妾之例 廟堂分析已明議濫妾之子當併議收濫妾之父載坊之例胡不聞焉今而後願 代王之無言濫妾也且濫之原由 臣亦訪而知之矣 代藩嘉靖四十年 冊封為新寧王奏選邊氏為妃而復娶裴氏也非以邊氏之病也想當年之裴氏亦由今日之張氏杏花園中非我偏心你

母無福等語真心畢露矣如 代王以邊氏真病也獨不記萬曆二年二月之事乎以久病之人而安忍以鐵鞭加遺亦不情之甚矣邊氏既故而侍巾櫛者尚有人張氏進宮來歷源亦訪而知之矣王氏謂皆為裴氏之婢亂宮滅禁與張正國醜聞異域之說此實誣捏之詞也張氏家世南門其相以瓶張為號實清白之家也門宇淺隘 代王偶輿中窺見因以禮娶之入同士庶有萬口在也張氏萬曆六年入宮克當王心而萬曆八年即報鼎涓于名下豈為裴氏冊疏少

卷三

二二六

妾無名正寵愛心腸而圖母以子貴耳宮闈久無正妃其間不守閨範侍婢豈能為 代王諱至于張氏為謀不遠且晚欲圖親子為王是其婦人之性至于持身委無可議亦有萬口在也王氏逐婢無論矣可恨者張正國無端誣捏欲為鼎涓而實難為鼎涓 臣巡歷地方民間冤枉皆為之昭雪况于 藩封故特為張氏洗冤 代王可無憾于鼎涓而改正之疏割愛舉行亦一家父子兄弟之慶也昔漢臣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夫公共則雖貴如 親藩難以越

法而擅誅 代王疏有曰鼎涓父子一正代位本藩之子孫代之宗姓皆不知死所 臣以為 代王蓄疑懷懼與趨附諸宗日夜畫策而不肯罷手者正在此督臣涂宗濬隱情當恤一疏已體悉周至仁至而義盡矣願 代王無煩過計併諸府宗室亦不必慮他日之齟齬也且 代王獨不記昔年之處定王乎聽信群奸謀及庶兄始囑孫河告狀再賄喬繼文許奏此盧天爵招內察語也如此機械如此舉動不啻今日鼎涓之陰謀矣定王豈不見形察影而竟不聞難疏鈔

卷三

二二七

為 代王情狀何居也非不能也 祖宗以來明訓森嚴即欲強生枝節肆螫以洩忿而亦不敢也由昔以證今鼎涓不能害鼎涓明矣不能害則不必過計而蔓延不止何也人之大倫有父子然後有長幼重長幼之序正所以全父子之倫今 代王疏曰議法者長幼之序爭之甚力而父子之倫付之罔聞無非欲借父子之倫以紊長幼之序不知鼎涓六年廢立而不敢言逃奴逃婢而代之言子訟父則弟道有虧而兄辨弟則弟道無虧 臣竊以為

而不可作廢渭之案也如代王成心不化而必堅執訟父之詞請一槩以法言之君臣父子之倫兩者並重乎天下渭訟父是為不孝矣獨不思渭之生也以隆慶五年張氏之娶也以萬曆六年以渭而報作張氏名下母娶于後子生于前此亘古一奇事也不謂之欺君可乎定王奏報鼎渭疏稱據新寧王彙勻啟臣庶生第一子原係宗枝理宜奏報今借口出自定王而屈意依從也彼孫河喬繼文之奏告亦屈從人意與此而不謂之欺君可乎鼎滋業已奏報

疏欽

代宗潘

二十八

為廢二子而復稱將臣嫡第一子冊內改正且聽其私婚而又謀封其妃種種情節朦朧說謊不謂之欺君可乎臣而欺君難以言忠至鼎滋之謀兄張氏之冒嫡又各有正條矣科臣韓光祜疏有曰如謂父子兄弟相夷別取代定王親枝繼襲亦可侃侃正論稟稟斧鉞代王試取而觀之當思若禍戒超然遠覽絕愛子之覬覦斥羣狐之瞽說審藩王之有命母貪不可幾以壞祖宗之家法則慶澤流于子孫而世世無傾軋之禍矣臣執法之官也凡事不敢假

借毫髮而惟處人骨肉之間長慮熟思不忍過為激切今代潘一事望我皇上溥浩蕩之仁正世及之緒以恩勝焉自有代事以來廷議有欲平代之情而立鼎渭之子者前撫臣汪可受前按臣潘珙會議亦稱先革冒嫡之封姑虛世位鼎渭仍聽居外操危慮以長知篤怨慕以聚順并擇良傳以轉其兄弟之疑忌為友恭待代王回心為之請封而後加以世封數月以來詳味一段論議委曲詳盡真不易至理偶因縱子打傘一語更有隱憂焉藩

疏欽

代宗潘

二十九

王之父子兄弟與庶人之家異庶人父子兄弟偶禍起同室而一朝消釋則骨肉歡然如故藩王之家或不其然居各異處聚亦有時內外僕妾止各為其主讒言易生釁端易起一有感觸舊態復萌就代王今日本心亦豈全昧頓忘初生恩愛但見奏詞狂悖日恨日深不暇細察而又親信左右無委婉開導如鄭莊公誓不見母穎考叔托肉寄諷而母子如初如左師公說長安君為質乞舒息補黑衣之數以觸動其天性之情者王曰濫妾羣亦曰濫妾王曰訟父

羣曰亦訟父望風承旨甚且加焰投火而落井下石者此等情態打傘一語殺機已暗伏矣若曰立涓之子若曰虛懸世位以待其回心恐代王愛心有時而回而從傍者又爲之轉動此事尚未有了期也以臣愚見願我皇上從禮臣之議如代王之欺罔鼎滋之私婚盡從寬政而張氏猶仍次妃之號鼎涓不失本等之位竟付鼎涓以世子之封代府儘有閑宅而不宜住居朝房起敬起孝慎擇輔導俱如前撫臣按臣之議似從茲可杜爭端名分不至倒置父子

疏鈔

卷三

三一

兄弟之倫兩得之矣不然而代王猶仍堅執訟父之說以不利于鼎涓也臣竊嘆其愚也何也子女生長王家人以爲奕世修行代王試思羅列膝前者非獨有鼎涓也蓋亦有子若女矣亦皆張氏之所出矣鼎涓而遭鼎涓也想前世冤孽而他子若女皆有朝廷之恩典在也爲一倖子事體牽纏不休諸子女皆不得沾朝廷恩典諸子女皆有知覺矣縱有不知而其服役下人想亦述成例以導之矣薄于鼎涓也爲張氏之無福也爲訟父之不孝也諸子女亦張

氏之所出也諸子女亦未犯不孝之條也其一加之膝其餘墜之淵同一屬毛離裏不同一隆恩眷注令節佳期拜舞堦前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况赴勘而下車讓兒居常而時抱不平三子亦張氏之骨血何以歸心鼎涓此可見公道之在人心此可見代王之不幸也倘三子而居鼎涓之行也必不忍謀兄即強之而涕泣不從斷無此番妄舉代王亦免終年愁眉愁態蚤夜掛慮牽腸而滿堂金佛亦不必飛入長安日日作人話柄而左支右吾討一快樂之

疏鈔

卷三

三一

會而不得也此非代王之不幸哉知其不幸而細玩臣疏當以爲高廟神靈教臣開導而痛哭流涕恨此狐媚恨此羣小星言乞恩求正名位而其餘子女俱沾皇恩此代藩一家天倫樂事也然而不敢必也不然而張氏猶仍半巫半鬼抱王爵而不肯釋也臣亦竊嘆其愚也何也人生有命張氏試思其生長民間也安知得侍藩王而享溫食厚金玉滿前如此之榮華也此亦生來之命也鼎涓雖意所不在而行居第一爲諸子之長應襲藩王之貴此

亦生來之命也今日嫉之若讐矣獨不念昔之進官也蛾眉惑主枕席巧語乞鼎涓之為嗣也是誠何心一旦改慮若此且鼎涓即封為世子矣料所享者僅僅王爵耳累世節縮以來雖有襲封一事無翼而走數當不貲料亦不乏田園之資矣身秉閭政誰能禁之何不朝夕以實心實意苦勸代王改正而令鼎涓享本分祿位貴而且富亦人生之極樂也且代府宗室亦夥矣而人所敬服者多歸之鎮國中尉鼎鏃等十有三位此可見富貴不如孝友張氏愛子

疏欽

宗藩

三十三

將欲令之奪長貪位萬人嗤笑乎抑令之克孝克友八人敬服而曰此張氏之子也其朝夕教導之力居多乎繁華轉眼成空而聲名世代不磨張氏亦有兄弟目今建基西門巍然温厚之家矣何不速為勸導令之去妄觀而襲令各也不然而鼎涓而猶仍日籌夜筭僅以養贍塞責也臣亦竊嘆其愚也何也人心所歸往即鬼神所福嚮涉試細思自爭襲以來聽葉美之吸誘輦累世之金錢自以為使鬼矣通神矣唾手世爵夫妻俱蒙封號他日位南面而統三雲者非

涓也必我也乃黃金入手盡付東流縱有倭張虛附畢竟無補而朝紳秉公持正者盡法之度日如年不階尺土之鼎涓則事之大勢已可槩見矣長年航海舞占風帆假令風帆不順則亟早轉身今正涉轉身時也第恐其見不及此也臣猥以謏劣叨辱宣雲之命陛辭日有教者曰地方事體無如虜封一代藩兩者為重願好為之臣以為虜封無難也四十年以來三經封事自有成規諸將吏之剝軍媚虜併廢壞邊事者任怨任勞一以法紀從事猶易易

疏欽

宗藩

三十三

者獨慮代藩以親王之貴難為區處耳及朝使久稽中外惶惑臣諺陳機宜仰荷聖明採納臣得一意稽察犬羊受我約束而封事告成惟代藩一事臣數月之內嘔心泣血而僅得其歲給養贍垂首不語臣役已竣矣臣力已竭矣謹以其情形熟數我皇上之前懇乞念長幼係萬古大倫襲封屬百代鉅典五原雲中為夷夏縮轂重地勿令各分壞而么麼借以蠢動也亟勅下禮部早正世子之封則倫紀序而邪謀寢二祖八宗之鴻基將泰山而四

177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反之下

維之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緣係代藩勸議
久明風教關繫不淺懇乞聖明亟賜宸斷以正
綱常以杜邪謀以保重地無虞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舍人宋桂親齎謹題請旨奉聖旨

疏鈔

卷三十三

三十四

萬曆疏鈔卷三十三

修省類

鄒元標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加修省疏

主士性 火災示異乞樽玩好疏

丁此昌 極陳修省之實以弭天變疏

張維新 祇承德意敬獻朴忠以禱修省疏

王 鏘 感時修省敷陳政務切要疏

劉曰梧 敬祖畏天亟圖修省疏

馮 琦 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疏

目錄

卷三十三

劉 綱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疏

余繼登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魏允貞 遇災思懼直陳時政之缺疏

史學遷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白 瑜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疏

李三才 天變人離萬懇省改疏

汪若霖 天時太亢乞裁省以凝休命疏

汪若霖 洞察天人之故以儆有位疏

趙世卿 天怒人愁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汪若霖 雷雨異常亟勅交修以回天變疏

趙世卿 懇行實政疏

宋一韓 都城水災異常時事可駭疏

楊道賓 陪京災沴異常疏

目錄

卷三十三

二

萬曆疏鈔卷三十三

修省類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聖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

疏

鄒元標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見天心仁愛於君無已者恭惟我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歌誦盛德乃者

疏鈔

修省

月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一時煨燼至虜驚聖母憂勞聖躬皆詛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能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陽不早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歟臣謹將死陳為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

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窒礙難行之事倘蒙留神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緣是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
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臣自保聖躬聞聖天子坐不垂堂誠重
老也矧陛下握符御曆前而尊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臣陛下臣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
云者匪偃仰屈伸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
而已先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
也存臣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臣

疏鈔

修省

一

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試自修省無欲
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又曰鍾鼓於宮
聲聞於外蓋言誠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臣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
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
耗之日而培養之誠難為功 陛下今年嗇而千
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子祝其
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伏乞

聖裁一日親臣工臣聞魏魏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
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臣
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
舉行此必有為之說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
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
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
其間而動多掣肘者羣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
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阻滯下情塞鬱徒牽制
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

疏鈔

修省

三

省每朝講後將羣臣所上章奏召諸大臣一一講明
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試一訪詢戶部職在
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
實刑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源委商確利弊
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
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
其一聞 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
所宜率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 聖裁一日開言路
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正士立朝

惟倦倦以開言路為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
始_臣等或起廢畝或起身行伍海內喁喁想望太
平乃未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
之方起之而遽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
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_金身保身者比使謀國
之臣居全軀者之名大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為犧牲
矣_臣往讀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
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攫然
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聞

疏鈔

修省

四

沕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 陛下宜廓虛受之
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謨嘉猷盡心而獻闕下者濟
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言官為之招
或復原職或受京秩增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
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
裁一日諭百官_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儆明君固當恐
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哉古人立朝不苟
馬以求同惟蹇蹇以謀國今有大繆不然者則脂韋

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微逐為本業
以流連詩酒為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_臣請即近
時人心為 陛下鏡之如議減宮一事昔言可減今
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恤今言可死矣如
處故相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恤矣如者稱伊呂今
異同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
前
後背馳為鬼為域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迹遍公
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_臣
願_臣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犬_臣須務立朝之節

疏鈔

修省

五

小臣須敦廉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如
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觀記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
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_臣誠願 陛
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一日節財用_臣聞
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即死國無財則
匱 陛下躬先浣濯仰追列祖_臣猶有說焉_臣觀庶
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
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為百歲之
計今夫同農告匱矣如年來恢復慈宮鼎建山陵大

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
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有樽節膏脂易竭
臣懼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
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它不急之興作無
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德意至明也以培國脉至
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
笑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
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一日拔幽抑 臣聞民舍
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心順則天地之
疏鈔 修省 六

君之所以為至仁也 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所
司於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
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
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疏鈔

修省

火災示異乞樽節玩好以弭災變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正月

待罪該科日接今歲四方守臣所奏襄漢荆鄖數千里洪水關隴地震吳越苦歲葭門上下流火遍營壘杆斗有光俱經禮部具題蒙 皇上嘉納飭大小臣工而修省之矣至本月十八日聞內官監為傳奉事開稱元宵節乾清宮等宮女設鰲山等燈揭帖行兵部取用該營官軍二千員名完日回營 臣方欲一言然念災異猶四方也 輦轂之下萬姓之集

疏錄

修省

八

皇上樂以天下似不為過至二十二日夜驟觀火變次日聞 慈寧宮并週圍房屋悉皆燒燬 臣不勝駭愕隨班奉慰切念慈寧宮 慈聖太后所居也一旦變起眉睫驚恐 聖母致厘 宸衷此變之大也不止四方水旱之災矣昨又捧讀 聖諭諄諄已深警惕復申飭中外臣工省愆思職 臣等仰承 皇上修德弭災至意敢不夙夜祗慎然亦聞本監傳罷燈役 臣復敢冒昧 臣聞古者 聖王遇災而懼避室減膳御地不懸馳道不除故稱堯臞舜瘠禹胼胝則飲食

服御尤且節之矧于玩好無益之事故 臣謂鰲山燈火雖小事而修德弭災當自此始 臣請得而終言之夫火無常性惟其所觸今烈焰為災既已駭人觀聽矣若鰲山燈一設烟火騰空飛旋橫躍觸木遇石如鼎斯沸一或風霾不測火難收豈不可慮禁地雖闊理宜預防似當罷之以謹 宮掖不虞之備慈宮既燬大工當與土木工程度動數十萬即鰲山所費取之內帑然 皇上日者賞賜業謂內帑缺乏暫借外庫而今大倉光祿工部太僕之入僅僅適用可惜

疏錄

修省

九

傾數千金之費充一夕之玩而無餘也古有露臺惜百金者而此一燈又不啻中八十家之產似當罷之以節 國家無經之費戚臣新喪 聖母震悼天性至戚即萬舞為樂必有怫然不安于內者似當罷之以體 聖母哀戚之心抑又有進于是焉大君天之宗子也父母震怒子雖無過亦不敢自為寧居今宮庭之災固近待怠玩之過已真之法矣第變不虛生意者 上天仁愛假此以示之警有如 聖諭所及乎則 陛下尚當齋居默禱澄神易慮古者永巷

脫簪彤管紀過贊御獻箴凡以慎密勿而謹天戒也故麴蘖不旨柔曼絕御彼星橋火樹旋舞踉蹌快意當前畏心遂却非所以罪負引愆也故又當罷之以答 上天警戒之心昔太戊修政三日而祥桑自枯景公修德一言而熒惑退舍至今以為美談甚哉天人之間不可誣也 陛下睿智所照既深警惕自能不俟 臣言然 臣偶有傳聞乞 勅內官監罷之便

疏鈔

修省

十一

極陳修省之實以弭天變疏

丁此呂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而聞於修省則事應必至立見修省而不以實勝則天意亦未易回故災異者上盛之世所不能無亦明哲之主不以為諱也是故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自近以及遠斯可轉災為祥移禍為福稽之往牒一一券符 臣伏觀十二月二十三日 慈寧宮災夫 慈寧 聖母所居而 陛下所自出也一旦及於災此豈可以尋

疏鈔

修省

十一

常天變論哉惟時大小臣工以逮士庶靡不驚惕失色跂聆 德音冀回天意本月二十四日伏蒙 聖諭傳示修省即古者哲后之遇災而懼何以過比禮部所開合行事宜不過循往年齋戒故事而修省之實未必言之具也 皇矣 上天夫豈區區拜文水節所可遙格乎 臣不敢泛舉遠引以瀆 天聽 謹上關 主德下切時政人人所欲言而不敢久欲言而有待者列為五事昧死披陳伏乞 聖明留察立見施行 計開 一曰慎舉勳竊惟朝廷之舉勳

治道之欣戚內而宮禁從違襲如近習窺伺咸于一
舉一動間係之故方意念之萌若以為細微而可忽
及其惟意所指出微至著以極於盛所關係良非渺
淺也 皇上天縱聖神游心經史動與道合易必有
愆惟是意向偶有所之情好偶有所失檢點偶有所
遺防制偶有所馳則亦不免有一二舉動未與天游
而 陛下亦有不自覺者 願 陛下維自保 聖
躬如寶玉莊燕居如廣庭一言一動必中法程一頓
一笑毋示利器尊奉 兩宮不專儀文之備軫念萬

疏鈔

修省

十一

宇亟罷不急之需如目前撤熬山之燈明春止

壽宮之閱江西停磁器之製蘇松節織造之工一切

無益 主德而有關民瘼者必慎乃儉德以明示中

外斯微無不謹隙無所投 聖德日光而天心自順

矣伏乞 聖裁 二曰弘聽納臣惟主聖則臣直故

直臣者聖世之所珍而志士之所則也往自故相擅

權直臣中禍言路壅塞讒論成風幾至大壞極弊不

可揀藥幸而天啓 聖衷慨納臺臣江東之李植楊

四知等諸疏盡斥羣奸大彰法紀而又立還建言貶

竄諸臣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艾穆沈思孝等於朝

晉之顯秩以樹賢旌都人士仰見 聖意所向如此

無不人人思奮自效清時乃未幾時而馮景隆孫繼

先曾乾亨黃道瞻孟一脈五臣竝一建言相繼斥逐

豈非朝夕頓殊哉夫諸臣之言敢謂盡當然皆以建

言逐也而又當人心改正之初欲中人之資屹不為

動而承貞初心也蓋亦難矣要所繇終漸可長慮 願

陛下鑒拒諫之積弊堅容直之令圖賜環諸臣

以風庶吏而又乘此遇災之時亟下求言之 詔使

疏鈔

修省

十三

大小臣工曉然知 聖意所向終如此毋自疑阻以

長邪風即古有狂直未當者亦必曲示優容以伸士

氣 聞宋仁宗時以日食風災廣開言路而當時言

事者至有天下非 陛下之有等語其無忌若此而

仁宗亦不加罪史冊至今以為美談 陛下仁聖上

軼舜禹豈仁宗可希萬一則所為容狂誣以明能恕

者而知 陛下且遠邁仁宗萬萬矣 宗社生靈甚

幸焉伏乞 聖裁 三曰正典刑 惟 朝廷所以

勸懲天下者惟刑賞刑賞自 朝廷而奉若以天道

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天之所定人可推乎先是故相誤國逾保明奸游七以家奴而弄威福徐爵以逃戎而汙禁地以至下逮厨養爪牙如馮昕龐清等羣擁為梟惡噬如虎幾至禍天下刑賞至此僭濫極矣陛下俞言官之請赫然電斷立逐逾保窮治羣兇薄海內外靡不欣喜相告若撥重雲而覩朗日也然逾保罪待顯戮而陛下猶念犬馬微勞僅從斥逐游七徐爵等法當立誅而陛下猶待秋後決期始正典刑天下之人無論識不識靡不欲旦夕及

疏鈔

修省

一四

期其心羣虎而寢處其戾也逮至法當決期不謂適遘吉典窮兇大憝竝蒙一時緩死之恩人心不察遂以為羣兇可不死而逾保可復還窺伺觀望潛長故智覲然死灰嗟嗟人心如此天其謂何夫大青皆肆春秋致譏見惡不去聖經為誡即方春時和未宜行辟亦乞陛下明示必殺以待來秋決期仍乞嚴諭逾保俾自為計毋致噬臍厚負聖恩則典刑既正天討斯彰輿情大快天心格矣伏乞聖裁四曰去佞位臣惟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數年而不足

小人敗之一日而有餘故去惡脫距取善拔茅慶曆所以具歌石介所以忤時也夫火者天上除舊布新去穢而昭潔之象故相之黨其天好迹穢逾人耳目者今以戍斥而孤域之資臧婦之勝身為兩面之羞色借兩姑之譽居正穢逾之時既用之以佐奸清朗齋之時復容之以充位浮雲點漬足混太清蜺螭在傍終虧日耀臣恐其逢迎委曲潛以回正士之膠突惑調停復更起前奸之鄙此治亂之關而人心之所炯惕也願皇上明示輔臣蒐慝保善及治根

疏鈔

修省

一五

株無使滋蔓以終雪白維新之治伏乞聖裁五曰清近侍臣惟禁近內臣日侍皇上左右大而樞密文書小而飲食服御咸此曹典之其跡至暱而其責亦至重也然盈數萬薰籠同器忠佞奚由辨焉惟邪佞者得志以逞則雖有抱王之忠亦無繇以自見矣是在察之於微辦之於早即有大奸匿終有所憚而不敢肆久且可習與為善厚有令終雖制馭之實以保全之也頃者曹祿不慎致災內庭此非平日敢於怠肆不畏法度何由至此陛下御杖之百藉

其家亦安足償所失萬一哉臣願陛下繼自今嚴諭此曹恪奉天憲辨別忠佞明示軒輊撲邀者庸狡佞者斥馴默者庸滑飮者斥能諍拂者庸善迎合者斥一有欺悞必以其罪罪之毋從積譴乃勤聖斷彼見皇上甄別不消賞罰必信疇不願得一當聖意保全富貴久遠也臣聞成弘間太監懷恩金英輩雅能事主以道保護直臣阻抑非類厥功不細遇不如意輒嘆外庭無人即列之士紳尤稱賢者借令左右皆若人誰與為不善乎頃自逆保既逐覆轍在疏錄 修省 一六

則曹祿重懲人心益惕惟陛下指嚮間不患無恩英輩踵出矣災既自內起則法當自近行是亦拜災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

祇承德意敬獻朴忠以禪修省疏

張維新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三月

竊惟人君以天之心為心故遇災思懼者哲后之軌也人臣以君之心為心故因事效忠者盡臣之猷也臣伏觀我皇上敬天勤民惟日孳孳頃以春和屆期亢暘日久恐妨農事乃發德音下明詔禁屠度禱與大小臣工共圖修省即此 皇上一念之誠自可感格蒼穹坐需霖雨之降臣復何贅顧以言為職也 皇上欲舉修省實事而無片言以助警惕則失疏錄 修省 一七

職之罪是又臣之所懼也請以膚見一二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推用忠鯁以杜壅蔽臣聞君仁則臣直又曰國將興賞諫臣故聖王欲臻上理舍忠鯁之士無繇也何者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則忠鯁之於人國誠無負矣我 皇上勵精圖治虛已受言即古稱從諫弗拂之聖矣能過之續復允言官之請起海瑞于巖穴之中大海瑞之在世廟蓋以直言忤主久被擯斥者也 皇上鑒其忠且旋晉卿貳遠近臣民莫不忻忻然頌清朝之有盛舉也若

此臣思今之以言得罪者不止一端而所望於皇
上之超拔者亦奚獨一端而已哉如原任給事中鄒
元標黃道瞻馮景隆伍可受者類能吐讜論於禁闥
御史孟一脈曾乾亨孫繼先譚希思范儁者率皆播
直聲於霜臺乃相繼斥逐輒遭禁錮羣情扼腕者久
之近吏部以敘遷請既未得旨給事中李以謙陳壁
交章疏薦又不蒙允豈以數臣非瑞之比耶語云直
道難容正言難入彼此先後如一轍矣若不及今優
處則不但聞風觀望者以言為諱而我皇上召起

疏欽

修省

一八

海瑞之令名亦未免因此而少掩臣欲我皇上益
廣令名而不欲其掩也乞勅下該部將鄒元標等分
別擢用以作蹇諤之氣以慰中外之仰二曰慎用撫
臣以振紀綱夫國家於要樞重地必置撫按大臣令
開府而鎮之任至重也故誠得其人則拊循有方無
事屹如山嶽而慮患消崩之計常周有事沛若江河
而制危定變之策立就不則平居猶足以自支一遇
事變軍民驚愕手足失措幾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
救臣入兵垣以來見前歲浙中以民變報去歲平樂

今歲建武以兵變報一時渠魁倡亂羣醜恣兇脫巾
鼓譟操刃橫行或辱詈軍門或傷及主帥司府任其
騷擾城市被其焚掠真不知朝廷紀綱名分為何物
者而所損國威良非渺小臣以為此皆當事撫臣之
咎也蓋方其未變也貴妨其漸借日起於月糧加削
也士卒驕縱也總兵貪暴也則撫臣彈壓之謂何及
其既變也當正其罪若曰姑為犒以牛酒也約以盟
誓也苟且了事也則撫臣紀律之謂何誠知其無以
自解矣臣乞我皇上勅下該部以後遇有撫臣員

疏欽

修省

一九

缺必慎加推選務才德兼全文武並用者始授是任
庶地方有賴而累孽不萌三曰糾正章奏以尊體統
夫所謂章奏者人臣告君之言也知而不言與言有
不盡者固非也言而詭異與言無忌憚者尤非也蓋
以卑承尊其道則然耳臣待罪該科看詳章奏讀犯
顏極諫之疏詞嚴義正不避忌諱此其忠憤激烈出
於愛君之心每用嘆服無庸議也乃有一二者不諳
臣禮肆逞胸臆或摘事以中人或飭情而反詆競為
晉罵之態且多褻嫚之語士人傳誦有竊笑者有駭

異者此豈可施於君父之前者哉塵穢聖聰莫此為甚而同寅協恭之義亦屬有乖此而不糾正之則其流之弊將有不知所終者雖 皇上天寬地厚大賜包荒如朝廷之體統何乞我 皇上特旨申諭諸臣俾悛前非共成和衷之美如仍肆言無忌者許 臣等恭治以為躁妄之戒斯敷奏之體可釐而尊卑之分以明矣四曰溥議賑濟以蘇困窮 臣聞方春陽氣開發導養萬物古天子迎春東郊布德施惠下及兆民兆民熙熙如享大年而登春臺此太平極治氣象也

疏錄 修省

漢文帝嘗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吾百姓莫之省憂其議所以賑貸之今昔傳之以為美譚我 皇上德備仁詰治隆唐虞視漢文遠甚茲乞科臣言軫念楚地荒歉且蠲且賑海寓仰德矣 臣因念去歲各省災異連牘奏聞殆至今春青黃不繼黎氓枵腹菜食不厭餓殍載途省省有之奚獨一楚之可慮已耶 臣乞 皇上一視同仁降勅該部行各撫按官大施賑恤或一歲偶歉則量動倉穀以濟民饑其或積歲累歉倉穀已盡則多方設處務遂生全不

得坐視嗷嗷傷和逆理以負朝廷惠養元元至意再照往年法令操切每以積穀分數別人賢否而郡吏日就束縛不敢言賑即年遭大疫戶口凋殘止放易新穀數石令其抵斗還倉民又畏其追償不樂於借則寧襁負流移就食他方婦棄其夫子棄其父展轉溝壑何可勝數 臣切憫焉乃願勅部併行各省除地方凶荒異常百姓朝不謀夕者則宜亟議開倉放賑不得一槩行易新之法使在在皆霑實惠斯窮簷得所而部屋生春矣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凡此四者順之則和氣生矣逆之則乖氣應矣方今旱魃為災雨雪愆期雖其所由致者或不止此而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則庶乎人心胥悅天意允孚而謂雨暘不時若者 臣未之信矣不此之圖而但從事於祝告之文豈 臣愚所願於君父者哉 臣于冒宸嚴曷勝悚慄祈顙之至

疏錄 修省

感時修省竭瀝忠忱敷陳政務切要以備聖明
採擇疏

王

銜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三年三月

聞賈誼爲梁太傅而上治安疏范仲淹知開封府
而上百官圖彼皆非有言責也顧其心在國家見有
跋盪紕繆而心不能忘於是思爲補偏救弊之策以
善其後所以危言激論雖觸忌而不顧也况今當修
省之時正陳見誠悃之日前疏冒昧欲望我皇上
及百官交儆以弭變矣然國家之事其大者則人材

疏

三三

邪正所關政事得失所繫生民休戚所由也於此敝
而不修偏而不舉則日以寢壞將至於極弊而後已
觸目激衷久矣今時可言而不盡言則不惟上負
聖明而亦下負臣心質之賈誼范仲淹豈能無愧哉
是以晝夜忖度謹條切要六事仰塵睿覽如蒙 皇
上惠察勅下該部酌議卽付施行臣不勝激切願望
之至一曰育賢才臣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教以人倫
課以經術欲儲賢才以備任使法至善也列朝得人
由此爲盛奈何敝壞至今臣願祖宗之良法蕩然無存

而士習日非所當亟挽者此矣何以言之初國子監

主徒惟擇職官子弟民間俊秀及科貢之士蔭叙之

子而今也納例既開商販市井之徒皆得濫入由是

育賢之地爲貿易之所矣所以人不可教監規盡弛

升散惟循故事講誦悉應虛文及其聽選始旣以財

入官終必以官取償國家之利無幾而百姓受禍不

少也豈謂太學無關於賢士而錢穀可取之學官耶

府州縣學其初爲師長者責以教訓撫善懲惡而今

也惟計儀贊耳矣爲提調者責以考較獎勤警惰而

今也皆務因循耳矣生徒徒但攻文義咀嚼華腴曾不

聞明經用世爲何也懷才抱道爲何也一獵科名棄

其藝如筌蹄由是以吏爲師以律爲治罔知理道之

要矣昔章皇帝嘗語學士楊溥曰民生之休戚係庶

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

章皇帝曰此非深本之論也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

已壞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胡可得也今當重

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首乞祭

酒孫應鰲奏罷納監事制天下皆仰望矣奈何戶工

疏

三三

三三

二部旋復開請是但計目前之小利罔恤教化之大原甚太謬也臣乞自今宜如弘治間例嚴塞此途永不許開雖國用偶乏從長別處仍做前祭酒章懋奏行選貢之法令提學憲臣考選廩增附生員務求行著鄉間學通經術年富力強三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約取五六百大照依地方遠近分送南北兩監初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著為定例由是申飭監規計日通經積分出仕迨歲大比選擇學行俱優者方准應試革去卷面字號令內簾不拘

疏鈔 修省 三四

額數合式者取之則所養皆俊才而他日可稱任使此非太學育賢之先務耶府州縣學臣乞宜如成化間例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德行優而經義劣或經義贍而治事短者列二等簿或經義治事優長而德行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陞非上等者不許科貢此非磨礪人才之要法耶抑師儒之職教化攸繫今天下教職或言語文章不堪師範或昏耄不堪表率或庸鄙不堪風化臣乞宜如前御史胡璘疏今後多取付榜舉人選

充教職仍會試二次則人人樂就而師儒得人矣正統時孫鼎為松江府學教授朝廷察知其賢遂擢提學御史我皇上誠選教職之賢者優擢一二則庶官激勵於學政大有裨也昔尚書霍韜曰令出而人從之速者莫若督學憲臣故督學者好文藝則士皆縉辭也好實行則士皆反躬也督學憲臣可輕委非其人哉乞擇操行端方學職醇正者任之而責其績效不專於校文考藝之末務使士子回心向道明倫修行預養經濟之具斯不負朝廷育材至意伏乞勅

疏鈔 修省 三十五

下吏禮二部通將臣言酌議如有可採更望皇上斷意行之始終如一則天下人文幸甚臣愚不勝惓惓二日慎任使臣聞全材難得自古記之唐虞之際得人盛矣然禹以治水稱使其稼穡未必如稷也皋陶以明刑稱使其典樂未必如夔也契以善教稱使其治水未必如禹也堯舜惟善使之所以庶積其疑耳今之人材也可責以兼能哉故長於理財者使司錢穀長於刑名者使以治獄長於軍旅者使以治兵長於政事者使以拊民有風節者使居臺諫有智畧

者使任邊疆有器識者使居師儒有道德者使任公卿審如事而天下之政畢理矣然卒莫之能行何哉臣思其故有三其一眩名實昔唐太宗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盡職今人心不古毀譽失真本柔媚而以為謙厚本正直而以為驕抗本苛細而以為精明本寬大而以為軟懦是以賢否易淆銓衡難察廣交延譽恒獵乎清華孤介特立每見其淪落奔競者得進則忠賢退矣僥倖者苟多則邪枉用矣名實之爽治亂之關也可不謹哉其二徇私昵往者當軸

疏錄

修省

二十六

大臣無不援引親黨厚其故舊甚則借爵賞以酬私恩假公罰以報私怨酬私恩雖惡必容報私怨雖賢必黜而媚竈之臣又希意以迎合由是官反以私昵庸矣今公卿多賢此風既殄然將來宜防也羊祜曰人臣樹私則背公當軸大臣宜知此義矣其三拘資格昔高皇帝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庸流設耳若有賢才當不次用之臣查列朝用人不盡拘例如胡儼由知縣任侍讀李時勉由主事任祭酒孫鼎以教授擢提學御史韓雍以御史擢僉

都羅通以兵部郎中擢副都御史蕭暄以布政陞禮部尚書李賢薛瑄楊一清張孚敬桂萼方獻夫皆不出翰林而得辦事內閣今也資格太拘非翰林不得參預密勿非科道不得驟躡京堂吏部視禮部異矣禮部又視他部異矣凡屬遷轉惟論資地不量才賢中外百司一切限年躡級次若魚貫是使循資而進者有必得之望無兢勉之心故厭遲滯而慕速化者窺伺觀望爭趨於華要之途宋人有之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故用

疏錄

修省

二十七

資格以處常流可矣果有才德邁眾者宜不次擢用科道部屬簡其賢則旌別之不必以資地拘則人孰不爭自淬勵以修職不然累資以取貴積考以遷官將使賢者奚勸不肖者奚顧忌也伏乞勅下吏部虛心酌議名實易眩何以覈之私昵易徇何以正之以身率先秉公持衡毋偏毋撓可也於資格所當變通者悉查弘治事例一一參酌開請而行由是任使當而治安可圖矣臣愚不勝惓惓三日覈實政臣聞民猶子也君猶父母也羣臣百官猶父母之所任以分

理庶務教養其子者也故為臧獲而情則家長必怒而斥令之為人臣而不實心在事使朝廷德意不宜膏澤不下將焉用彼為哉臣伏觀 皇上加意民隱飭羣吏除弊端屢有明旨宜中外臣工儆心惕慮實意奉行也然而百官應承於下卒鮮實政何耶由相沿積習未盡矯正故也積習有二朝廷之上議論多而紛更驟則法守難定吏部之黜陟撫按之舉劾採名不採實則僥倖易生何以言之如近日建言者多矣然使建言者切當覆議者確慎一經題覆堅意持

疏鈔

修省

三十八

焉則上有責成下有法守然後察百官果實奉行否也而據以殿最之誰敢不肅哉今學不通方撥拾見聞而漫為指陳者有之偶見一隙懲噎廢食而輕議變法者有之部臣明知不可遷就與覆始既弗當終則難持是以部劄屢行於外天下諸臣皆曰此不久欲變者也是何怪其玩揭視之也持議無恒上無以示信下何以共令臣故曰議論多而紛更驟宜矯正也賞罰用舍者人主所以勵世磨鈍也賞當功則賢者益奮罰當罪則不肖者始懲而吏部之黜陟撫按

之舉劾寔司其事不可不一求當也臣歷任中外有年矣竊見仕外者巧飾文移善為承趨則上官悅謹事過客曲徇人情則聲譽揚而勉力拊循勞心撫字者薦疏未必及也吏部未必知也仕內者納交要譽攀援依附則爵驟崇露才術能便給辨捷則名益高而正直不阿重厚少文者知之必寡也用之必後也夫隨世以就功名者必非賢士忠貞持立之操必不苟同於流俗若使隨世者什九通顯而特立者什一遇知士趨安得不日卑故由是以當官任事為拙

疏鈔

修省

三十九

以虛聲速化為能無惑乎實政不修而民不被澤臣故曰採名不採實宜矯正也伏願朝廷之上省議論慎紛更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布信如四時然後耳目定而心志一下知法守矣再乞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省撫按查訪賢否毋徇虛聲外任藩臬以下州縣以上必以誠心任事潔已愛民職修績懋者為賢而善趨承飾文具者必注下考內任卿貳以下司屬以上必以誠心體國正己礪行職修望重者為賢而獵聲譽藉勢援者必置劣處如此而臣職不

修實政不著者未遑有也。若愚不勝倦倦四曰擇要。職古今稱知人善任使者必曰堯舜然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其先慎者要職也。如欲百工時叙則擇百揆欲十二牧修政則擇四岳欲六府三事允治則擇九官。是何也。蓋宅百揆者得人則代君而擇百執事彼爲之矣。總四岳者得人則代君而擇十二牧彼爲之矣。居九官者得人則代君而治六府三事彼爲之矣。此之爲善用其智而功成萬世稱聖神者必歸焉。今我皇上總攬乾剛任賢圖治宜以堯舜擇其要職

疏錄

修省

三十一

者慎之。今內閣輔臣參贊密勿卽古公孤之選職最要也。先儒曰相道得而萬國理可不謹耶。我國家竝列九卿職任均重而吏部都察院尤重何者吏部進退人材治亂攸關也都察院糾察百僚風紀攸繫也。次則科道寄耳目察邪正辨是非非要職耶。次則翰林院儲英雋備輔導資啓沃非要職耶。次則撫按憲臣振肅吏治彈壓一方別淑慝糾奸欺誠要職也。次則祭酒提學臣師表多士教育人材明經術闡道化誠要職也。以上要職諸臣伏願皇上或疏御屏或

登手冊記其姓名察其賢否如職修而賢果著則優禮超擢之。或職廢而不肖已彰則詰責之。顯黜之。遇有缺出必會官推舉而審求至當誠使致謹於未用之先則必不誤於既用之後。此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堯舜所以治唐虞者用此術也。然科道之選撫按之差。猶有議焉。往者取選科道正直通達者非無其人。而或以援引或以延譽如此得之者恒多也。既選之後抗直敢言者必忤時而退委曲保位者多獵等以遷此正氣沮抑而趨時益衆也。言路何由而清

疏錄

修省

三十二

公道何由而明。臣乞自今伊始推官知縣取其有實政者行人中書等官取其有實行者仍望勅諭吏部都察院多方會訪務協輿論一擇心術光明二擇通達政體三擇剛正質直而虛名浮誇巧鑽善刺者特裁抑之。則既擇之精矣。尤望皇上優容正直培養士氣使言責得盡其忠裨益良不小也。撫按憲臣監臨一方其權重威行賢固易行其志不肖者亦易濟其私。嘗聞陳瑞巡撫湖廣厚斂貨財以媚權奸及總制兩廣公然遣人下海取珠繙織蓋之當時未有

以其事聞於皇上也朱璉巡按湖廣搜括一省庫藏殆盡半潤張氏半充私囊侍郎丘楹疏云儼然享王侯之富者蓋指朱璉也劉維巡按雲南狎一門子強令提學道送與之納監兩司唯唯而從諛之猶爲有紀法乎此二臣者縉紳醜之當時未有以其事聞於皇上也夫撫按持風紀以糾百僚而自壞若此何怪乎吏治之日敝也所以然者由其權得自恣而又無人議其後耳今回道考察祇應虛文如朱璉劉維宋聞都察院考其不職也伏乞勅諭兩京科道嚴

疏鈔

八修省

三十三

加體訪不時叅劾然後撫按慎而持廉秉公則一官之臣莫敢肆於民上矣臣愚不勝惓惓五日重守令臣聞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故一則曰民之父母謂其撫而字之也一則曰民之師帥謂其治而教之也今之守令其最稱能者不過曰善督租善治獄善簿書期會而已問其所撫字者何術問其所教化者何道槩乎未之聞也此非守令之過由撫按司道督責之者止於數端而已即有賢者出焉志慕古之循良必不屑於流俗必將攻茲爲之然士之人不以爲怪則

以爲迂矣猶能一日安於民上哉是何也始道不明而俗見膠固也嘗觀守令之俗見有二急名譽也結上知也急名則銜奇以譁衆結知則阿徇以取悅有此二臣而閭閻之疾苦奚暇顧哉撫按司道之俗見有三好攬權也好變法也好尊已也攬權則侵下職變法則亂舊章尊已則善趨承有此三念而閭閻之疾苦亦奚暇顧哉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帝王致治之上術而今之仕者則以更章刻核爲能以惻愍安靜爲純誦其條議則善覽其文移則精察之閭

疏鈔

八修省

三十三

閭則分毫無補矣臣見一與備道議設捕盜官鄉民驚駭百計營脫比承委縣丞知民恐懼多方取索盈囊而歸又見一府條建義倉富民不敢承役縣官勒法行之讐板告許四境騷然其始也惟以結上知未嘗計民利便其既也名譽已得亦不顧法行與否是何異於烹鮮而攬之治絲而勞之耶蓋乎莊周曰治天下亦奚以異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今撫按條約誇多競藻愈出愈奇其實土俗未必盡宜事體未必盡當多使臣掣肘而難行昔御史李弼疏請

禁革已奉 聖旨而猶不正 竊謂條約宜革矣乞
將憲綱一書再加斟酌時宜頒行可耳 高皇帝起
自閭閻知民疾苦立法何有不善所以敝者行之不
得人耳今撫按在外輒取 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
如一條鞭法不知其何昉始而浙江行矣繼而江西
而山東而湖廣無不行矣其初一人博有聲譽羣起
而倣焉不問疆域異齊也民生異俗也亦不顧法之
終久可行否也委官會議急於刊布及前官之議未
成後官紛更又至民奈何不擾且敝也 竊謂紛更

疏錄

修省

三五

宜禁矣守巡道監臨一方惟以察官吏糾奸弊鎮境
土其責也而今則一小訟盡以准理守令佐貳終日
爲上官剖訟追贖遞文書候稟謁而何暇問民疾苦
與之拊循也 竊謂上司准理宜省謁見宜省矣 臣
嘗譬喻雖有騏驥左縱右控必不能善其走也雖有
扁鵲主人執方而限以藥品必不能濟於醫也今撫
按束縛令守太甚非其所議非其所允則不敢行雖
上之令不便於民莫敢違拂先之撫按既如此後之
撫按又如彼守令東交西吾徒苟且以應責昔趙克

國曰請毋拘臣以文法使得便宜行事今盡拘以文
法也何以望之察夙弊審利害得行便宜以佐百姓
哉間欲有爲或不便於豪家遂將徵於上令駕詞薦
越以抗長吏此風豈少耶其中材但知承順上司
以要荐刻待美遷徒使賢者咨嗟抑鬱不得行其志
此爲平治之害豈小小哉伏乞 皇上勅諭撫按司
道各守職掌毋侵下職各遵舊章毋喜紛更各務息
民毋繁批理各省禮文毋多稟謁府州縣事悉委守
令而不以牽制惟察其賢否糾其奸弊守令宜破俗

疏錄

修省

三五

見各修實政必養道備教道行使民安於田里而風
移俗易然後稱賢區區簿書之末不足語政也方今
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海內民困甚矣非盡得賢守令
去煩除苛輕徭薄斂與民休養則察日甚 臣慮其所
終也伏願 皇上留意焉 臣愚不勝惓惓六曰明學
術竊惟學術者士人所由適於道國家所由適於治
之路也今之人材不古治事多舛何耶總之學術不
明未悟義理之正是以蔽於氣習之偏狹於意見之
小大則踰閑越矩小則過中失正矣昔 高皇帝謂

侍郎曾魯曰堯舜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長短輕重皆得其當後世鮮能此道欲求一一至當難矣臣觀高皇帝君臣問對之間無非講明學術使世儒皆知執中為宰制萬事之權衡也何今世之學雜操而叛道者眾哉其在富貴利達之徒齷齪突梯依阿澆忍固無足齒有學為詞章者矣殫精研神競葩藻而拂經有學為清談者矣好玄尚虛賤名檢而惑俗有學為和同者矣疏錄

修省
三十一

毀方瓦合務周旋以媚世有學為權術者矣深情厚貌匿欲以售奸有學為廉隅者矣矯飭風稜虛張而鮮實有學為才辨者矣矜奇衒異弔詭以市譽嗟夫士風士習若此縱皇上欲盡得真才以布列有位將安取資哉宋儒楊時曰學者須是聞聖賢之道若但博通古今為文章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此為聞道未可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耳何者士惟聞道則存諸心者滿腔皆天理指諸事者觸處皆正道居家則為孝事君則為忠

臨民則仁授之以政則無所施而不當功名富貴不為之動毀譽得喪不為之挫死生利害不為之奪古之人臣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選也學術明則天下未必無臯夔稷契之徒學術不明則天下必多富貴利達之士彼富貴利達者以為身為家則重而為朝廷則輕也我皇上亦何利于此輩而不亟以挽之哉臣願皇上崇重道之臣獎嘉仁義之士以樹風聲於天下仍乞勅下吏禮二部宣布中外自今以後朝廷用人必先德望而後才品學校掄材必先德行而後文藝使天下士皆由濂洛遺訓以邈求堯舜精一之傳孔孟仁義之旨而踐修於五典三物之教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一以貫之然後為聞道然後為正學久而化行將見直儒輩出道學大明而佐我皇上雍熙隆古之治不患無人矣臣愚不勝惓惓

疏錄
修省
三十二

敬祖畏天亟圖修省疏

劉曰梧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天道甚邇變不虛生人君有失道之徵天必出異災以儆告之初或見于山川物象已乃及于城廓宮闕至于陵寢摧損神居震動幽明惶怖中外傳駭則天之怒彌甚君之失道彌彰此豈可泄泄然姑托恐懼之貌言襲修省之故事可以回天意安神靈而已乎頃覩鳳陽守備太監吳忠一本為異常風雨摧損陵殿等事奉 聖旨覽奏 皇陵殿廡等處為風

疏錄

修省

三八

雨雷雹摧損數多上驚在天聖靈朕心惕然震懼痛自修省宜先行奉慰禮着禮部擇日具儀來工部便行該撫按官踏勘工程作速修理欽此夫此一變也鳳陽撫臣李三才先期已奏報矣已而內臣之報繼至而後奉有修省之旨豈其前此未經聖覽乎抑亦疑撫臣之誕而莫之信乎夫變切祖陵臣民悚然動色 皇上乍聞之始漠然不一怵戒似于 皇上敬祖畏天之心猶未盡真也不信撫臣而且信內臣不批答兼前疏兩摺獨於後續于 皇上敬祖畏天

之心猶未盡誠也及今時時切冰兢之懷事事求修省之實尚屬後時不然而惕畏以口不以心修省以文不以政陳詞奉慰第取具儀葺圯支傾第飾廟貌恐方蹶方渝之心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何也天之仁愛 皇上甚矣 皇上之狎侮天戒亦屢矣 祖宗之期望 皇上亟矣 皇上之愆忘祖訓亦多矣水旱妖氛既委為天行之數山崩川竭又視為偶然之災兩宮煨燼非不勤省躬之告然所稱實省改者何在且不免藉為聚斂之資三殿繼災非不下罪已之

疏錄

修省

三五

詔然所稱實釐正者何事况伏益之以水火之虐郊廟罕肅雍之節而對越昊天駿奔祖考之實意憑何昭格章疏多寢閣之虞則代天撫世法祖弘化之實政從此廢窳大臣天所簡也 祖宗之所敬也堂陛隔而心志不聯宸座之側希聞召對部院之設半屬虛位蓋昔猶隆其體貌而今則并其體貌而畧之矣百職天之工也 祖宗之所遺也猜疑設而手足迭棄員缺數遷百不一補差遣病假槩不批發蓋昔猶縻之餘祿而今則不復太馬畜之矣億兆蒼黎天之

赤子也。祖宗之所愛也。自殲稅之說行而繪弋亂于上，剝膚吸髓既已盡奪其生命而傳翼布爪復縱搏噬于虎狼，賞慶刑威天命天討也。賞不僭刑不濫，祖宗之所以公勸懲也。惟奸惡拂人之性而司寇無可守之法，孤忠獨善既無辜錯趾于桁楊而逆璫巨奸意得漏網于國憲，况乎別館離宮塗膏爨血快心于宴遊之具，寧問帑匱庾空輦載捆輸如流若水動色于黃白之來，豈恤天怒民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不審上天能無厭棄之否。祖宗能無怨恫之否。蓋

疏鈔

修省

四十一

皇上自恃智術可以籠蓋一世，福力可以繫齊高天，威命靈爽可以制馭海宇，四夷舉天下事既無足為難，卽舉天下之奇妖異青天災地變又何足為動。故拂天戒悖祖訓自言而自食之弗恤，而又違恤乎人之言臣始不暇多引卽如殲稅曾有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旨矣，何其宜停止而久不停也。熱審有減等擬審發落之旨矣，何其旋布而旋格也。故臣謂皇

上敬。祖畏天未盡真未盡誠者，以此自非然者兩宮三殿之災可謂烈矣，胡未幾而有太廟槐樹之雷

火未幾而再有孝陵山頂之煨燼，又未幾而復有今茲異常風雷至于陵寢震動摧裂逾變而逾甚，若此也。昔人謂宋有靖康之禍三不足實基之為天變不足畏。祖宗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耳。夫畏天無形而其守祖法恤人言與否則天下盡耳而目之矣。而况天視天聽于赫在上，九廟神靈質之在旁乎。萬一皇天弗保，祖眷忽替，大難橫起四海鼎沸已怨已離之人心不可復收拾，斯時而閉城門開言路亦已晚矣。伏乞皇上深惟天心之仁愛不可常玩。祖

疏鈔

修省

四十二

宗之德澤不可常恃，臣工之忠盡不可終棄。幡然悔悟惕然易慮與天下更始，勿假貌言而鮮克已之實心，勿事虛文而憚改絃之實政。亟親郊廟盡發章疏敬大臣而亦曲體羣臣之私罷橫徵而并除暴橫之使出，纍囚以舒怨氣罷土木以寬民力，詔旨必信宮府一體使內外大小血脉流貫則怨聲變為頌聲，戾氣蒸為和氣如是而天變不可回。臣請其受妄言之罪，蓋天之道不越于法度人情而舍守祖法納讜言之外亦無復事天之道。詩曰：無念爾祖，率修厥德。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治日修省第一事也臣待
罪言官因變陳言事關職掌輒不識忌諱冒干天威
伏希 聖明怜其狂愚俯賜采納施行臣無任戰慄
懇祈待 命之至

疏鈔

修省

四二

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疏

馮琦禮部侍郎
萬曆二十二年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聞狄道山
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陰經天太白
晝見相近相犯已為極異迺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
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願身為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
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垂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疏鈔

修省

四三

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
比二十年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
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
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以盜聞臣等以為此非
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
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
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

彼專欲害民 由皇上戒以弗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 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濟民方能肥已蓋近 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具有成奏假武 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刺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 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域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 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 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 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盜誣以偷藏禁木

疏錄

修省

四四

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 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觀 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 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 見允行即如何其賢通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 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 征調太頻徵求太急正額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 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為無碍 亦將指無銀為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 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亦敝有司一有爭執 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 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 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 虛心腹亦將脹懣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節事 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 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 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物入官未有 罪狀表明而先沒其贖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

疏錄

修省

四五

卽有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板及多人
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
止據單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至重之柄
此風一唱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何人不可爲
撲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間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
而某某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
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
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
今日乃更患其日增添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
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
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
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
秋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
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
仰祈之至

疏鈔

修省

四十六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以預凶敗疏

劉綱翰林院庶吉士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臣以一介草茅誤蒙拔擢久儲玉堂之署竊自幸遭
時遇主庶幾扳拊景運以罄生平乃通籍至今則
有大謬不然者伏見兩年之間祝融爲災近日災異
曠古希聞夫天垂象變不虛生卽今玄穹震怒有如
灰燼光景可畏痛自祓濯積水集木惟此時各誦善
道以濟燃眉惟此時分別雅正輔理國事亦惟此時
去歲兩宮罹災皇上當時驚懼不遑大小臣工

疏鈔

修省

四十一

莫不讚嘆以爲人主善承上天仁愛之心可保永無
災害俄而漸成故事積習爲常卽布詔天下畧無禹
湯罪已之誠文景蠲恤之惠使者冠蓋相望徒貽驛
遞騷勞臣于此時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者大工肇
興愁苦萬姓採木伐石征稅運磚遠者萬里近者數
百里百姓竭膏血不足供其費絕筋骨不足任其勞
賣妻鬻子不能償其貸父離子散不能畢其功加以
旱魃爲殃野無青草人人敢怨在在如仇而天不悔
禍門殿回祿聖母驚疑人心危懼五行志曰君不

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
 欲保身輕財重命俱謂之道反是者不名為道道之
 有無天之所緣而禍福之也 皇上臨御之初勵精
 圖治萬機得其理百官得其職 皇天佑之未嘗有
 災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肱股闕耳目斷地脉
 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之遙不知
 皇上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外庭之人即
 有知有不知天不見耶夫 皇上之天下祖宗之天
 疏錄 四十八
 修省
 下也 祖宗朝遇震雷則曰 陛下赦臣臣赦天下
 故即大赦蠲租務臻實效三殿災則恐懼不安詔求
 直言故遣官四出安撫軍民俱非驚惕目前為彌文
 而已也 皇上身承祖業運撫盈成春秋鼎盛麟趾
 振振天之所以厚之者至矣而所以承天者無以當
 其心今日之災其災以類天若曰 天子所以代天
 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為已私者也皇之不極于誰會
 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于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
 養有汚內閣何以房為其所以示儆戒勵更新者不

遺餘矣矣此時此景見者痛心聞者酸鼻尚可知前
 玩惕以重怒 上帝哉 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利暢木
 暢則榮水暢則長金暢則流土暢則平火暢則順暢
 不為災積者災之伏也其出必烈目今之災極矣 臣
 仰體 聖明修省至意屬焦頭爛額之時敢冒死而
 言積之狀可為流涕者七今 皇長子冠婚冊立稽
 祖訓正其時矣而尚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僚以職事
 請言官以應行請而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
 要缺久懸視事者有越俎代庖之嫌待治者有五月
 疏錄 四十九
 修省
 京兆之議是曰積缺向之罪斥諸臣一槩不錄以一
 累百原多池魚之殃以終窮年致有投珠之嘆是曰
 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而當事匪人中原有揭竿之
 徒而金革未息是曰積寇鎮邊督河諸臣觀望風指
 以無為有輾轉相冒虛詞罔上恬不為驚是曰積玩
 諸所為積 皇上不能以明斷決志皇不能以去就
 爭然天應隨之毫髮不爽往年三月初九日災今年
 六月十九日火是積三為六積六為九也往年災
 乾清坤寧宮燄災 皇極諸殿是積兩為數積五

為多。天心稅駕未可易測，改心易慮尚足挽回。易曰：九龍有悔，亢則無下資之實，故有位而無位，有民而無民，積至元極，造物制之，鮮不敗矣。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多蓄迅發，多藏厚亡，可不寒心哉！皇上何不體上天懇切之愛，思挽回渝怒之術，即無大廷可泣，而即召九卿科道諸臣于便殿，面議得失，見免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喜其將順，處堂相安如元輔趙志臯者，小之輕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甚天怒，祇令廟堂之上，林泉之間，豈無奉公憂國謀疏錄

修省

五一

則受其賞，有難不與其憂。夫首揆豈養病之地，多事非杜門之時，求禱非拜恩之所，衰庸匪專席之任。此時此人，恐不可令闕白諸會聞也。堂堂天朝，詎乏名流，而猥以智昏唇腐之夫長處。明天子下天下，謂陛下為何如主耶？西南賤品，居無德隣，非不知于志臯奉命承教，可幸無罪。顧惟國家清寧，則臣子甘受其福，倘積玩為災，積災為變，臣之死所，不可上安望其他，矧自掄拔以來，此身業已許之。君父其又何愛焉！邇來狡倭大舉，謀出萬全，中外洶洶人心思亂，更聞異常災變，益啓狼心，過此其及。圖之乎？漢臣有言：災異者乃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戒，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外罰不爽，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悔過，莫先行政，行政莫先用人。今日急務，孰有急于斥鄙夫親君子以回天意者乎？明良交泰之誼，必面議始真，憂危懇側之思，非揭疏可盡。陛下英明之資，可以為禹湯文武，可以越文景當思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非可肩越之具。皇天彰明急烈之譴

修省

五一

告非比尋常之事首罷志學以爲人臣不職于和之
戒亟召公卿言官入對詢以回 天之術必有抒平
日之積患陳今日之急務以舒 天明恐懼之懷將
見聖躬之血脉流通初終並美爲 天之肖子而
祖宗之靈大慰矣

修省

卷二二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余繼登禮部尚書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七日尚寶寺等衙門被火一時焚毀無
遺臣等不勝驚懼竊意我 皇上敬畏事天必將遇
災而惻然側身而修省以仰答仁愛乃伏候數日未
見傳示豈以爲常事不足以動聖心與夫人君事天
如子事父母父母之怒大而發聲小而徵色人子皆
當敬慎以承之安有兩宮三殿之後天威猶震餘怒
未回復此遺告而恬不爲意者以爲災異可懼也而

疏欽

修省

卷三

不知懼則靡可懼矣伏乞亟降明諭申飭大小臣工
同加修省庶可以收人心挽回天意望 皇施行則
上俯賜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考之傳記火之神曰
鬱攸言火之不可鬱也火之鬱則必燃尤民之情不
可鬱也人情鬱則思亂 皇上積年累歲不接見羣
臣下之情欲達于上但憑章奏乃章奏又有時而不
發上之情欲通于下惟憑批答乃批答又有時而不
下卽 皇上聖神孰敢有擅留者然積久坐玩積玩
生奸萬一有煬灶之奸釀金匱之勢則君臣之情得

無有鬱而未暢者乎。皇上之罪積也。此不忍加派小民之心。豈忍貽累小民。今無論供給之費奔走之勞。令民失其農業。即煎銀不由。至于費砂賣砂。不已至于包銀日復一日。俾富者貧。貧者死。彼其貧苦無聊之情。欲仰訴于皇上而不可得也。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有店則有貨。有貨則有稅。是皇上欲稍取之于窮商。非欲取之于貧民也。乃一官出而相隨者。盈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各相隨數十人。奸民趨利如蠅。聚腥引類。呼朋布滿宇內。無一日而無抽稅之疏。鈔。修省。卷四。人無一物而非可抽之稅。即今商賈不行。百物騰貴。貧民無所覓食。束手待斃。當今水旱災傷之時。何以堪此。彼小民不堪情狀。欲仰訴于皇上而不可得也。又無有鬱而未暢乎。巡視者。天子所使拊循者也。巡按曰。代巡所以代天子巡行一方。彈壓奸邪。肅清吏治者。議及礦稅動。被詰責。此猶詰責而已。至于百姓所以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惟恃有守令在一拂羣小民赴訴而不聽夫。皇上之威雷霆也。逮之繫之矣。然逮不當其罪。繫不服其心。彼其

情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行取諸臣皆有功于地方。皇上以為才而召之。闕下者也。乃以為可用而召之。又不用而羈之。諸臣疏請。稽而不報。彼既無民社之同。又無官守之寄。米珠薪桂。進退誰咎。即人臣之義。遲速惟命。而諒其一念効忠之忱。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夫匹婦含冤。足動天意。萬人所鬱。不火而然。所以通其鬱者。是在我皇上而已。伏望憬然覺悟。銳然改圖。于臣下章疏可行與否。一一批發。勿更留中。以滋衆人之疑。於礦脈之細微者。以漸封閉之。疏鈔。修省。五五。于稅貨之瑣屑者。一切停免。之于官民之不遵。明旨生事害人。如打死平民。打死生員者。按法而誅之。假撫按以便宜之權。勿輕損其體面。待守令以付託之重。勿輕至于折權。行取諸臣及時考選。使各吐其胸中之奇。以其濟艱難之運。則人心既悅。天意必回。有不轉禍為福者。臣等甘受欺罔之罪矣。

遇災思懼直陳時政之缺懇乞聖明省覽以回

天心疏

魏滄貞 巡撫山西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

昔賈誼當漢文之世海內殷富時時詔減民田之半刑罰幾措而不用而猶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論以憂治而危明文帝不以為忤而後世且謂誼通達國體不目以為迂與激使誼當今世而見火災連連三四發又將何如也 無誼之才若識不能早見預待言未至之憂姑即 自所見耳所聞其心切以治世

疏鈔

修卷

三十一

所無有而亂世所必由者陳于 皇上庶當消弭萬一矣夫冊立大事冠婚大典業已斷自宸表示以必舉 臣 知 皇上父子至情宗社遠計必有不俟警惕而後喻乞請而後行者 臣 倦倦于新歲初樂與海內臣民拭目以觀此盛典也若夫衮職有關大獎當革苦樂之異致者 臣 安敢緘嘿以負 皇上今候考各官皆科第出身試以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多者七八年少者五六年撫按薦之科道訪之部院協同而品第之 皇上猶然不輕與一職也彼魯坤馬堂陳增

高淮孫朝等試之何事舉之何人而儼然令專擅一方所譽立福所毀立禍殺人而不問褫奪職官不問何其不以待官官者而待候考各官也科道諸臣少讀涉世習知名義風節為重所言者皆國家利害邊計民情紀綱典制途耳嘗多遜志常少有遭譴斥有候旨不下彼報礦稅之流皆屢犯軍徒不齒鄉里不容有司規利避罪肥身潤家其言絕是妬國害民朝上夕允夕上朝允惟恐批發不逮奉行不力 皇上何以聽奸民者而聽言官也衙皂吏胥持佐領官一

疏鈔

修卷

五十七

票一紙奕入村落問罪人追逋負猶然鄰里驚惶雞犬鳴吠攢錢打點惟恐不給彼金吾之使絡繹道路雷霆震動虎兕跳號百魂喪魄破家失色如吳寶秀華鈺等之慘矣 皇上何不一念及也錢糧出入原有經制堂屬相參前後交代一年查盤三年考察猶有不自愛而加羨耗通關節利欲薰心而禍弗旋踵不暇自許者彼礦稅三使握掌利權動踰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與聞自收自解任多任少豈其皆伯夷之清如葉飲冰之夫而無一垂涎染指其間者

聖上何不一察及也兼金則取之渎矣不足不止也織造則取之吳若越若秦若晉矣不滿數不止也珠寶則取之海南粵矣不窮萬里不止也獨其用人則不然小臣無論已輔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責甚重其職業尤不容曠而屢格至使呻吟牀褥無益成敗者克焉 皇上何異于求金求珠玉之心也 皇上聰明天縱高于萬古豈其獨昧此五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皇上取重在此無怪乎其宜聽而不聽宜念而不念宜察而不察也 臣愚不知忌諱狂言至此非不為身計與親計也 皇上一悟則天心回民心固天下必有治無亂 臣一念為 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于為 父維天下之心甚于為 身耳倘 臣畏禍不言致 皇上猶然不悟也則天人交去而禍幾至矣 臣以不避忌諱而僭言之至此伏惟清晏之際一省覽焉 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疏鈔

修省

五八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年

於本月初三日風聞黃河乾涸人情驚訝隨於是夜接得邸報見陝西巡撫賈待問題為災異非常自陳不職事內稱本年閏二月二十八等日河州城北四十里外河水細小不盈三尺又稱歸德河水盡乾下流一渠查係荊刺沙溝荊刺木納四處河水流來不係黃河之冰其黃河源頭已竭又稱火真諸酋盤據河外乘機大犯勢屬可虞除預備外因自陳巡撫無狀欲乞罷免等因 臣一讀不勝錯愕夫國家受命取象山河不崩不竭清寧之兆一旦涸竭關係匪細區區西北一隅寧係此異常變故耶周時山川皆震伯陽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夫伯陽而愚人也則其言不必信伯陽為周在下史孔子就而問禮則其言為有道之言矣是不可不惕然懼憬然悟乎數年以來平地山湧於熙州河水潰決於中原霖雨連綿於江南旱魃屢突於北地咎徵已見

疏鈔

修省

李九

告於天矣倭奴難發於海邦桀酋禍起於黔蜀揭竿
屢逼於稅使脫巾幾見於邊方咎徵已見告於人矣
然未有黃河乾涸若此之異也黃河發源於崑崙流
注於東海轉折中原回曲萬萬里西北藉以限華夷
東南藉以通漕運天地之元氣生民之膏澤誠我國
家之血脈也人無血脈則難以生國無血脈則難以
立今潰聚於中州則腹背有癰腫之患涸竭於西北
則頭顱有枯槁之虞上枯槁而下癰腫未有能國者
也臣觀今日之時事其癰腫枯槁多矣堂陛孤睽則

疏鈔

修省

六十一

上下之精神不通百職空懸則四肢之宣效無力忠
言逆耳則下情之壅遏不伸賢才擯棄則正氣之消
阻太甚狂多淹滯則冤氣之充溢何極邊方扶同則
中外之氣脈不聯議論浮生則膏肓之隱疾不治軍
士病困已極而股削無已士風貪墨成癖而懲創不
力紀綱法度日見廢墮兵馬錢糧日見周耗其所以
消阻元氣減損精神者更僕未易數至其剝心割髓
敲骨取肉者無如貂璫諸使盤山斷乾坤發生之脈
摧市失萬姓樂生之心遂至天地之元氣湮鬱而不

通生民之膏澤屯闕而不暢國家之血脈消竭而已
盡黃河由是告涸矣昔博士許存仁進講尚書洪範
篇至休徵咎徵之應我 太祖高皇帝諭之曰天人
一理必以類應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時應
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序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又諭侍臣曰天垂警乎下人君能體天
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笑惑
移欽齊侯暴露甘雨應期伏哉聖祖之言萬世聖子
神孫所當佩服而釋思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疏鈔

修省

六十二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余且之變天之怒愉極矣可復
視為尋常故事修金泥玉檢之虛文頒祈禱禁令之
末節而已哉伏乞體 皇祖克畏之心思周詩敬天
之言亟下罪已之使更次第修舉庶政釐革眾弊則
君德修而上蒼可格人事盡而天變可回其所以奠
宗祖于磐石鞏 皇圖于億萬年者當永永不替矣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懇祈轉念修實
以期挽回天心疏

白

瑜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四月

夫上天以所生之民付王者撫民則民我后虐民則
民我讎上天亦以所生之民責王者修德則示治徵
否德則示亂徵勿謂天遠天意在民勿謂民微民命
在我其響答影隨萬萬不爽臣特罪禮垣職當問災
異於四月初一日在科看詳章奏見禮部一本災旱
相仍雨澤未應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祈禱以迓天
疏錄

修省

六三

休事大都指今歲人春至夏雨澤稀少風日亢厲二
麥就枯西成無望忽於三月二十二日日色黃赤如
赭二十四日大風埃塵蔽天窈冥晝晦等語奉 聖
旨是今年雨澤未通旱徵數見朕心深切儆惕着百
官同加修省照例停刑禁屠仍就應祝神祇竭誠祈
禱毋得怠忽欽此 臣莊誦再三深歎我 皇上之畏
天恤民超古而軼今也尋果雲布雨施萬姓懽呼
皇上之隨禱隨應如此未久雲氣一掃若有所斬而
不欲雨者臣竊訝之尋又接陝西總督揭帖黃河涸

二十餘丈矣若有所斬而欲斷流者臣又竊訝之據
占者王兵王旱王亂取證五行臣不敢妄言符驗救
者以為滅磨墩樂避殿暴露陳特幡帛以答天譴臣
又不敢字慕具文臣第卜之人事旱者悍也君持亢
陽之節暴虐於下而旱魃應日者王生養恩德人君
之相也政理太平則時日五色不然反是風者天地
之使君之令也出號令不合民心則大風震室巨木
飛舞河者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古稱千年清九
里潤者一旦斷流而可渡即君之屯膏而未廣也言
疏錄

修省

六三

及至此動關君身宜何如以惕省之然儆惕以實不
以文修省在心不在迹是在我 皇上以前念後念
昔旨今旨惕惕而深省焉廢棄去國投荒省之在聖
度優容罪羈動籥鳴條省之在聖中矜釋至曠稅一
節又不可不省者 皇上有能為堯舜之資堯舜之
世無事不堯舜倘毫有缺失怨咨輒興今當憔悴易
德之日俄行寬征薄歛之條譬之饑渴皆佳味解懸
皆安處也一旦便登唐虞矣 皇上何憚而不為之
省之於理不可不罷 皇上當推採之初四海尚有

餘饒今歲復一歲五丁索而寶藏盡官庫索而積貯
盡閭閻索而皮骨盡以索者吞盡者猶之湯禽涸魚
其將焉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之於勢不可不罷

皇上數年以來炒砂鍊金採龍剖珠飼蠶製錦何所
不有若且取四出食肉之豺應歸之禁廷則既收帑

藏之實又收史冊之名豈不兩利俱存省之於利不
可不罷 皇上諭行之後倏然復令照舊管事此有

勝氣而肆蠱滋毒彼有雄心而操戈以向江右其心
潘相遠在其心高淮淮上其心陳增畿輔其心王虎

流鑒 八修卷 六十四

滇南其心楊榮粵東關西其心梁永李鳳害且
有不忍言者 臣恐瓊林大盈之積不足以當斬木揭

竿之費也省之於害不可不罷惕焉而猛思修弭省
焉而設誠果行則天命不難挽 祖宗二百年所眷

佑之天命也民心不難收 祖宗二百年所膠結之
民心也如此而不反災為祥易亂為治 臣請其謬言

之罪 臣無任觸髮懇禱之至

天變人離萬懇省改疏

李三才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竊惟人之言犬以伺夜也脫有大盜不利其主將焚
而室廬劫而財貨主人弗覺也當此而犬不盡力一

吠是無用之物也君之用臣以濟國也脫有大禍不
利其君將擄其民人危其社稷人君弗覺也當此而

臣不竭忠一言是不吠之犬也 皇上養 臣三十年
餘矣當今時勢岌岌矣 臣欲不盡言即心自有所不

能忍諠自有所不容已無論耻與大伍矣 臣欲盡言
即又恐視之為故紙聽之如飄風曉曉口舌直取厭

惡耳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萬民為魚尚
可不謂之天變乎 臣報聞疏中不敢一及礦稅之事

恐 皇上疑臣為挾為誣併此天變而亦不信也趙
古元方礫於徐李大榮復梟於毫睢盜又有六志異

人更多秘謀尚可不謂之人離乎 臣報聞疏中不敢
一及礦稅之事恐 皇上疑臣為妄竝此人離

而亦不信也然今日民力必不能支民生必不能保
民情必不能堪民亂必不能止當此大難將作之秋

天人共憤之日臣雖欲爲全軀保家之計亦不得已
臣又惡能臣於言哉欲言維何惟願 皇上且遂罷
礦稅而已益此爲萬民剝膚之災國家燃眉之禍必
須急下此令稍收太心而後其餘失政次第再舉耳
此臣親歷之言灼見之機非尋常疏奏聊以塞責也
且 皇上每有催徵必曰內府缺乏矣不知天下百
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內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
靈長之慶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謂仁者散財
以得民也缺乏在一太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實不
疏也 臣修省 臣六

然也 皇上之所謂缺乏者黃金未遍地球玉未際
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謂缺乏者朝夕不一飽父子不
相守耳以此較彼孰之孰足孰緩孰急又何待臣辭
之畢哉 皇上加意京邊每曰惟正之供矣 皇上
以此責戶部戶部以此責撫按豈不光明正大哉不
知必無旁搜曲取而後惟正之供不闕耳未有千頭
萬緒搜括無遺百孔千瘡膿血殆盡而猶責之曰惟
正惟正不亦難哉若既旁取又足正供 祖宗之朝
當先爲之矣漢唐宋諸君更先爲之矣何待今日哉

然先朝列聖所以必不敢如此者正恐天變人離致
有今日耳臣無暇遠及姑即臣之境內言之淮徐豐
沛巨浸千五鳳泗賴蕙間閭一空壯者散之四方老
弱轉乎溝壑乃取之於礦稅取之於蘆洲取之於鹽
課取之於田房納之於公家者什一吞之於羣小者
什進何取非財何財非民是不數倍於並供取不但
也也有進貢之夫有鹽課之夫有修陵之夫有挑河
之夫每差不下數千每家不下數兩何夫非財何財
非民是不數倍於並供取其餘本地存留如官吏
疏也 臣修省 臣六

之俸糧兵役之食餉驛遞之馬匹城池之工料又不
可屈指數矣即此無食無衣之民而尙加以見徵帶
徵之役就此且逃且死之衆而更責以如山如河之
征筆楚不僚聲極枯滿路衢官惟求罷民惟求死此
等景象尤有見聞無不下淚况以 皇上之仁明有
不恣然出涕者乎又何怨曰內府之乏惟正之供耶
惟知內府而不慮外府既困旁求而又責正供蠶蠶
愚衆固恨趙李諸賊爲變之晚身時可痛哉故 皇
上毋謂臣禍亂之言盡爲味必然也夫惟其且未必

然也故臣先為言之欲 皇上及早收拾使不至於
 然耳若事已然矣豈惟臣言無益更當置國家於何
 地 皇上於何地百萬生靈於何地耶又 皇上毋
 謂前日自有停止之旨遂可以塞人心也一日不停
 百姓復受一日之害一日不止國家則釀一日之禍
 况今尤邊有告急之文徵解有考成之限叅罰官吏
 催地里甲萬室真如倒懸百姓實在水火又何可以
 聲音笑貌羈縻而籠絡之也夫言者不同聽言當異
 原非科道之官不專言責之寄言即言其所事行
 疏錄 一 修省 六八

窮之如讎寇凡自近年以來但有不便於民者令各
 處撫按據實疏奏一一改行俾二祖列定安養之衆
 猶得還定而安海四海九州草澤之雄無復藉口而
 生心凡在有位方且將順奔走之不暇又何至喋喋
 勞勞以言語取憎惡哉夫日月逢蝕而明益光帝王
 知過而治益懋是在 皇上及早省改而已臣身當
 水旱盜賊之艱目擊流離死亡之苦誅求之責見今
 百萃於臣誅求之令見今百下於民一面賑之一面
 徵之一面救之一面戕之終之恩不勝怨德不勝讎
 疏錄 一 修省 本本

奸雄思逞勞民攘亂臣且如之何哉禁之不可撲之
 不能即 皇上責臣不職誅之而已死之而已其何
 救於地方哉又何救於國家哉 皇上得無悔是耶
臣事中之人事中之言理無敢欺勢難久待故復叩
 心泣血激切上請竭其愚誠自比伺夜之大彈其衷
 赤用彰養士之恩惟我 明聖蚤發天聰亟垂睿照
 毋更置之如前坐以待亂也臣無任悚息懇祈待
 命之至

天時大元感格有機乞裁省以凝休命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臣惟王者何神與天地相應休咎之來盛衰自起是故大有之世時和年豐天心叶覽以卜昌明饑饉之朝陰陽舛盪天方薦瘥而國亦隨之春秋每災必書其於大旱不雨尤用拳拳漢臣班固至總其說以為列國敗亡之徵則燦然矣今年有春徂夏雷雨不施風霾時作輦轂之下如燠如焚麥秋不登米值轉湧百官萬姓莫不仰天哀籲而高高在上若無意於天

疏鈔

修省

二

下而故顯示以充閉之端者可不畏哉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則為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則為否 皇上以為今日泰耶否耶天心之仁愛 皇上也至矣頻年星搖地震雷雨孽火之譴告亦已勤矣於是乎變窮災盡而枯旱乘之比父之於子譙責無何則舍怒蓄忿嘿不相關而其愛將有所移 皇上安可不察共故乎周宣王哀主耳雲漢之章靡神不舉顧瞻大命昭假無虞竟以中興即 皇上初年徒號南郊惻然憂勤之狀豈異代能法奈何今日不聞

穹禱也蓋臣愚冒死妄臆即圭璧既薦有類周宣猶以為天心之響答不在是也何者人主法天天亦應人主今朝政之過鬱與天時之旱熯若相激矣 皇上聖神文武駕軼古今始之有銳然總攬之志而因以有精察矣始之有剴然揀擇之心而因以有停閣矣於是為壅塞或大塞而小通或方通而忽塞中外皇皇如農望歲而宸禁天嚴莫敢闕測即今以早請禱部省交章尚從中格不亦異乎 臣愚蓋竊惟洪範五行之旨而有感於今日也傳曰言之不從是為不

疏鈔

修省

二

又厥咎僭厥罰恒暘夫言者天下之風聲脉理也不順則亂虛譁之氣發為驕陽其理固然今夫郊廟宜親朝講官舉東宮文學之不可以久輟也諸臣焦唇敝舌而不能得 皇上之一諾者姑勿敢賅試摘近事蓋有上言之而或以下移者則詔權務于有司而二三猾闖輒伏狂誕也夫泉貨已壅而璫焰不熄民間愁苦之氣終安銷乎有上言之而疑于中變者則廢謫及行取諸臣明詔尚沉閣也夫賢人伏于下則國空滯于上則政無紀 祖宗朝有拔之囚繫而不

為嫌寵之新進以作其氣者可終淹乎有上屢言之而屢持不決者則中外大僚之開寫為故事也國家倚重臣則不得恠重權猶豫之下脅亂易生蕭索之極痿痺已著且如虜虜方開而督撫可終置耶蓋又有下言之而上弗斷者則今被劾諸臣之進退不可不決也清議不行消長靡定至議斥者或以不肖及賢議留者又以賢及不肖悠悠世態將安底乎有下紛言之而上為狗者則一事互辯如宋承恩之疑司是也夫被擄即不可為罪乃失軍亦安可為功國疏錄

修省

十一

俾得爵冤揭可猜至以多人而置不問以未奉旨之眾論而遽謂明白則綸綍亦大褻矣有下錯言之而上易眊者則兩地異揆如安疆臣之詭態是也夫身則托於黔而苗夷之擒斬頗多頭目則肆于播而內地之投校特憐陽順陰逆出沒無端勿亦水西之侵也長其雄心而有所憑乎凡此在上則為主令之未宜在下則見國是之未定積鬱成沴積僭成愆人事既彰矣天氣乃見至于炕陽孔赫毒茲畿邦藐矣皇穹精意不貫此其為患豈在流離盜賊間皇上安

可漠然而已哉伏惟 聖明穆清坐照陟降式臨思天命之難諶察庶徵之不爽需發德意勿少怠荒萬幾之裁制若流澤議之昭明如電布令則四時各守其信用人則五行竝効其能解澤旁通和氣遐暢自廟堂以及海隅振滯虛枯熙熙皞皞何啻甘霖之蘇萬物也而謂天意有不協應以永豐亨者哉夫桑林之禱六事自儆熒厲之移三言攸致古之人主非好自貶損而固為是兢兢也伏惟 聖明留意省圖

臣

愚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疏錄

修省

十一

同察天人之故以倣有位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

頃該禮部題為祈禱雨澤事奉 聖旨雨澤甚微麥
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率屬虔禱各
應祀神廟以沾足為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 皇
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
微乃更冰雹為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沴氛
雜沓危為可異 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勝陽也在
易四月為純陽乾卦五月為垢一陰始生陰遂迫陽

疏鈔

修省

廿五

為災特重 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
致也春秋釐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為公子遂昭公三
年大雨雹為季氏皆徵表不爽自昔患之今 聖明
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
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纒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止
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為害雖公猶私顧安得竭
誠盡力予憂國如饑渴者年來流俗相仍寢假難制
刑 患於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藐師濟鮮聞
士大夫務設陷穿以相鈎覆而不階於蕩平之路殆

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煽黑白不分開閉自
加 祝事者售巧於深文蒙詬者嫁禍於善類又有一
立海陽無聊之士入幕深堅不恤外議簧鼓儕輩飛
語四囂或曰某事將行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
某同類者喉之仇塞患塞之門挑別朋黨之釁譁張
為幻相怨一方使過歸於我 皇上責謝於眾人合
天下之爭顛倒紛紜而坐待其變可為太息觀今日
時勢亢閉已極恐有 一旦冰搏潰決之症為國家患
其狀類電此皆大臣積專一之漸流禍必至勿足怪

疏鈔

修省

廿五

者先王之制惟天子一人至尊無對其下三公九卿
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物有所平師師濟
濟虞周太和之盛道不出此伏惟 聖明察五行之
微稽易春秋之旨嚴勅廷臣各矢精白宏開眾正之
途竝適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
心叶應社稷無疆之福恒必由之何四時雨澤沾足
而已 臣 心塞臆不能盡言惟在 聖明留神省覽

天怒人愁至憂臣辱謹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

臣嘗謂多主于震卦其象自游雷震君子以恐懼
修省夫恐懼者畏也也修省者改圖也由畏思改當
必有不俟終日者而豈止中命之虛文耶六工之文
曰震來厲億喪貝夫厲者患害也貝者貨利也因害
散利當必有惕于其大者而豈惜聚斂之末計耶臣
謂今之時事與震之象交適相合焉頃者皇陵雷
火陵松蟲食可謂震來乎致警宸衷屢頒明諭疏

疏鈔

修省

卷六

則曰天威孔赫哀痛悚慄可不謂恐懼乎二則曰五
內如灼心神恍惚可不謂厲乎然所為誓修實政者
至今未見舉行而所為必俟次第者未知舉以何日
竊謂茲時宜亟于修省而實政莫先于喪具也自
礦稅四出慘毒萬端戕生命于三囊盡脂膏于一網
剝肉竭髓十室九墟誠莫必旦夕之生不少緩須臾
之死望心水火而無王將叫闐闐以笑從焉知窮愁
徹而無皇天后土之悲呼者乎焉知憔悴剝膚而
無匪功宗德之謳慕者乎所繇玄穹為之震怒九廟

為之泣泣事有漸積變不虛生故曰人主之情上通
于八怒氣備則激為雷霆法令枉則多蟲螟試觀兩
者獨警一祖陵而迭災見告于今日豈非精氣相
感而幽明共憤耶以此思震震可知矣不寧惟是即
今盛夏屆期涼燠失序雷電頻仍淫雨流連旬日晦
冥天光慘淡既感陽明之令稀瞻開霽之形此曷故
焉夫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史所記也君令不收則多
淫雨皆所示也今果能皇建其極乎自有停止之令
果能信如四時乎以此思震震可知矣我皇上

疏鈔

修省

卷六

神智仁孝超軼今往誠不難灼利害之勢坐致變災
為祥之徵亦不難一轉移之力並臻易危為安之理
迺近日以來徒憎惕聖慮違豫聖躬固云憂矣孔子
曰憂所以為昌也然又不自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乎今但聞憂危願治之言未覩畏天敬祖之政則何
益焉此臣莊誦屢諭而拊膺痛心恨不身代因仰體
聖慮行分憂共戚不能已乎躬責也蓋今所最失者
轉與之政臣所冀職者至計之司題目觀無藝之征
口俟惟正之賦竭香殫唇而莫能挽回于上焦心窟

引河莫效伎倆于時陳力罔忠格君鮮術斯無一長
二月兩負矣即鞠躬盡瘁率屬交傲亦矣禪修省之
實而克副休戚之誼乎 皇上當今之時尚不亟解
倒懸以回天怒誠不能一日自己臣值此時而不亟
回 聖意以除弊政臣亦何能一日已乎 皇上爰
痛自劾責更進藥言臣聞古君人者其憮恒于民也
國有饑者食不重味國有寒者冬不披裘歲登民豐
乃始懸鐘鼓陳于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
咨若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使民不得事本

疏

倫省

李公

業以供上求力乏積匱君臣俱困斯無以被天和而
履地德矣所願我 皇上試從一身之弗豫而遙想
萬方之疾痛愁苦則痾瘵自切也從一時之深畏而
反悔平日之怠玩恬愉則改圖自猛也于是亟回時
政之貪戾以收人心先罷臣愚之曠尸以謝天下極
弊既革自廢繼興將德日精明體愈彊因迂天休而
歆祖臣不越此即易所稱震來虩虩恐致福者也
不任延頸拭目伏乞 聖明採納速賜施行

淫雨異常人心驚懼伏祈聖明省察亟勅交修
以回天變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惟天下者必重于陰陽之變以待天心然後朝
政應節而人情不懼今年六月以來陰雨不解澤水
為災乃至晝夜如傾風雷交惡飄忽震盪萬類洶洶
仰勤 聖明軫念下令祈晴而雨性轉勃未衰歇都
城內外大浸稽天壞廬損稼漂溺殺人國家二百餘
年殆未數見非細故也臣無狀不敢妄言謹考之五

疏

倫省

李公

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又曰廢祭祀
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于天今九
閩邃密禁不聲聞臣下未由仰明威而知懼者上媿
下玩綱紀無章不可謂肅夫祭祀大事也謹郊廟則
必畏天地祗祖宗發號施令莫敢逾時今遣代為常
但勤諭旨諸大政臣議輒懸沴變非所以和陰陽成
萬物臣又聞雨者陰氣蒸者陰物陰盛則雨災竝
見臣應在禁闈及臣下有邪謀夷狄侵中國也 皇
上神武手持太阿即在深宮豈得有望嘖笑而窺深

漢者臣不敢知惟是東宮三年不學有曠師傅之義
諸臣觀望莫敢請命臣竊思之凡人臣外掩物論以
熒上則臣內賒主威以驚下則亂非必他逆節也今
大臣翼翼無敢越軼然率比周相樹植耳小臣趨風
者益又甚眾憑高設阻侮直諱忠繇此道以安國家
郵社稷臣不敢信詩云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咎乃在
于皇甫卿士蓋自古而然矣往歲大水都城圯支虜
訖上谷而京師震今漢威令非不行也順義未定部
落多驚西南夷印制而一婦人之手仇殺太慘而東
疏鈔 修省 八十一

北剽掠時至頗相覆匿耳加以太倉拓掃各鎮枵餒
何以待之漢文帝三年秋大雨水溢藍田于時匈奴
侵北邊連年征討百姓愁苦而宋宣和間都城大水
李綱請求直言不報尋有金人之患可不寒心凡此
皆成說故事參之今日誠足震懼未可謂適然以齋
禱為文而已也伏惟皇上惕然修省奮發乾剛振
肅朝義一切政令慨賜施行憲天法祖為燕翼至計
仍廷臣各矢精白深維燮理之方申飭九邊將吏
綱修先事以振國家庶陽氣昌明陰邪自退堯舜做

子之慮正在于茲若夫中外流離單恩賑濟則有三
十二年故事付之有司可矣臣愚無任激切之至

疏鈔

修省

八十一

生民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謹循職掌率屬
申懇亟行切要實政以光聖治以信聖言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竊惟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百弊政不
如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予以轉異為祥尤關盛衰
理亂之機毫不可苟頃者首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蟲
蝕樹近且陰雨連綿諸陵之神道橋梁衝潰漂淪又
見告矣向奉諭劄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為言顧切要
之實政原非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嘉師隅泣而
疏鈔

修省

八三

不得沾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為之梗哉則
今日實政之當修更孰有切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列
其槩臣聞古者聖帝見珠璧而投明王以金玉為賤
誠見夫瓊瑤在御原無救于饑寒精盃盈箱初何關
于身命心堅無怨法作于涼用能世培永基人傳令
譽即霸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鄙白珩之寶何況
魏魏恩天縱之主乃至以貨聞哉歛蒼生之怨氣
割世之榮名竊為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
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

相因利小而散之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
得日愈重故聚歛而蓄害叢生大學致詳於末簡好

利而不為不履軻氏垂戒于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
慢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收假道之危大之
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六轍是以
禍本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古者國家無事則
議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君臣殿陛以譚經
論道為常經薄海黔黎以耕田鑿井為本業安有斷
空四海之山權及三家之市驚蛟龍之睡窟剖螺蚌
疏鈔

修省

八三

之生胎操戈挾矢如嚴大敵毀屋踰城如補言子經
計數年而不休者是何法絕成何世界是以治道之
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魚獵
翼虎包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奸弄女而淫淫掩口
素封垂罄已才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
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為怒火焚水葬家與為讎此而
不已爰尋何極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
也地生財止有此數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權採
一興生民之骨因既多斃羣虎之爪牙生民之脂

膏又澁潤于羣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
 點「來准拖欠而拖欠絀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銀
 而契銀分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求贖
 緩而贖銀銷外府營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
 籌是以惟正之切與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
 信地四時皇土四年以前嘗自朕心仁愛自有停
 止之由夫政虐而後停止善政則君用停止為矣停
 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君稱仁愛為矣不安於心
 而始徐侯於後日以繼日更待何日自或可待而民
 嗷銀

修備

八四

安能須玉音且為及汙天子而有戲言赫赫皇綸
 豈應如此是以先後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
 也前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命誠微之
 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
 司方面皆心欲庇民者也皇上左任紹瑄以漁民
 而肯使庇民者濟濟布列乎是庶官之不補也礦稅
 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
 也秋騎詔獄強半為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皇上
 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權採之意肯遂釋此輩乎是逮

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皇上之取
 焉為帑藏之竭耳臣等素無桑孔之策而令皇
 上以礦稅戕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得
 恤其獄九列曠官自臣部始臣罪茲大臣懼滋深是
 以政體相因之切與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皇上果
 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死生自
 我唯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為皇上之所
 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意者也姑不敢近陳莫
 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

正年

八五

年所矣所謂供七襄九就之衣者非民耶所謂備八
 珍九鼎之膳者非民耶所為供乾清坤寧離宮別館
 一切土木之役者非民耶修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
 講大婚之禮則民備筐篚上慈闈之聖壽則民備甘
 旨謁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勒介第之分封諸王之
 出閣則民備輪軒齋果黃流為梗漕艘愆期則民備
 疏鑿幸免西征呼拜東伐倭奴南滅播會北禦強虜
 則荷干戈而供芻粟以致身亡寧武首喪九邊血
 浸楊綠之海而肉填夜狼之窟哀哉斯民皇上試

一淨思之自服食之微以至宮闕自慶吊之類以至
征誅自周廬之近以至海寓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
間何嘗有晷刻不用之民力是民亦何負于國者乃
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以皇上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趨以釋人 皇上之憂而以皇上不少去其憂
民方奮勇以壯 皇上之威而以皇上不少露其威
民方竭蹶以赴 皇上之難而以皇上不少恤其難
竊意 皇上正靈臺即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忍矣
夫民心即天意也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
疏鈔 八十一

礦稅而傾民之家室夫且以雷火而燬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脂膏天且以妖蟲而蝕
祖陵之松栢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轉民於溝壑天
且以霖雨而決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有
不念 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
在他而獨及乎 皇上最所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
晨牝未入而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而鞏洛之
枋題預墜 祖宗陵墓之災祥其關于國家興亡者
若此今之孽妖蟲淫潦流奔恐不止唐陵之摧栢

宋廟之朽題已也故 臣以為欲回天意當先收民心
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
省之實蓋修省之要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心
決無勞再計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捩焚拯溺
而不可須臾緩者不然而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 皇
上誓發於口而天地 祖宗寔式臨之祖其可屢誣
天其可屢誑耶 臣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激
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輸犬馬之忠伏望
皇上俯鑒羣情速賜採納施行 臣等曷勝惶恐待
疏鈔 八十七

命之至

都城水災異常時事可駭懇乞聖明痛自修省
以回天變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頃者霖雨為沴京師平地水深五尺其下窪深至一
丈民居蕩析殆盡至于解生蛙朝有魚從來所未聞
也及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猶然巨壑奔濤輿馬
不得前城闕不可渡茲可不謂大異乎夫一緯一度
有錯無害于民聖人猶必惕然自戒矧茲大水漂都
邑溺人民壞公私廬舍甚眾 皇上豈不惻然動念

疏鈔

修省

八八

必且密禱交修避殿徹懸以為文必且恤死問孤賑
之調饑以行德此皆 臣 所望于 陛下之實也 臣 聞
回天怒者必求當其心當天心者必類証其事 臣 不
習徵諭亦不知類應何屬 臣 常取前漢五行傳反復
讀之其篇中所言多誅伐祭祀及小民外戚夷狄宦
官之事 臣 恍然有悟以陽召陰得之今日可省者數
事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法曰不誅首惡赦其眾是
謂亟陽桓于是受賂緩賊交兵結仇是其應也今或
有網漏吞舟沉寃未雪者與桓十三年夏復大水法

曰廢祭祀之罰桓于是易許田不祀周公是其應也
今秋望未親鬼神得無所怨恫者與嚴公十一年秋
宋大水法曰百姓愁怨宋氓公曰于是驕慢暗災不
改是其應也今坐四者相望百姓果樂業無譁者與
成公五年秋大水法曰政在大夫成于是城鄆以疆
私家臣下有顯位者是其應也今大臣有忠敬之誼
或亦有偏執自用者與漢高后比年郡國大水流千
萬餘家或為諸呂相王之應今戚畹多馬寶之風或
有未盡由禮者與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水流九百餘

疏鈔

修省

八九

家壞民舍八千餘所或謂匈奴愈驕侵犯北邊之應
今北虜莫亦有為謀叵測者與元帝永光五年夏及
秋大水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或謂刑臣用事之應
今貂璫有驕命橫行者公議可終廢格與凡此皆 臣
之所謂可省者至于洪範庶徵所謂狂恒雨若京房
易傳所謂辟遇有德厥災水此尤關係聖德聖政至
喫緊也 皇上首發勅諭交倣臣工次發德音賑救
災民仍以時事本合往訓關係聖躬者設誠力行之
關係各衙門者按章奏而斷舉之是謂修省實事 臣

所謂望于皇上當矢心回天變者端在此矣伏惟
聖明裁察焉

疏鈔

修省

卷

陪京災沴異常天心仁愛彌切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為留京水災異常天
心謹告宜懼懇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
讀之不勝悚懼考之故典霖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
甚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為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衢
則又異災而見于 皇祖龍飛之地奉先殿大庖厨
槩行滄漫則尤為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
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圮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

疏鈔

修省

九二

若曰輦轂示災既不為動舊京為 皇祖肇基再加
謹告能無懼乎 等蓋知天心之仁愛 皇上無已
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隩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
修事修救各有司存無俟臣贅 禮官也雨暘不時
咎在 等除循往例恭候 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
加修省以祗天戒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
肄呼吸相通 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
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政
廢墜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

親大僚當補考選當下廢棄當舉過餉當處閣部言
 之既詳既懇間亦屢奉明綸一則曰即俟檢發一則
 曰稍待檢發夫即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
 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閣臣之詳懇但所即 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
 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為推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願
 等愚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
 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脈絡標急之治終
 難霍然勢已亟矣天之警戒 皇上更切于天下臣
 疏鈔

修省

九十三

民之控訴矣若 等猶然泄泄拾已唾之餘強聒塞
 責而不盡言或耽戀儻來之榮瞻前顧後而不敢言
 是為負天負 皇上負所學臣其何敢謹摘今日釀
 禍之源列為五款 皇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
 效可冀焉一曰葆清明平旦之氣以澄 聖衷 臣聞
 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
 澄五沃夜氣之說正為此耳 皇上深居靜攝念何
 嘗一日不在萬幾然 等側聞宮中起居夜盡方寢
 輒時未起表時鐘響陰澗用事况至夜分神疲氣

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平旦正 聖心
 清明之會而反就燕息牀第消磨起視日晷又將向
 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錮喜怒所
 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批發所以愆期外廷諸臣見
 為 皇上之忘天來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蹉跎許
 多大事也以 皇上神聖遠邁虞周誠試雞鳴而思
 待旦而行則必知蠶感如高淮決不可不謀檢監決
 不可不撤循吏如蒲朝薦無辜如玉邢木等決不可
 不有雖未即視朝而神謀雄斷當不崇朝而馳萬里
 疏鈔

修省

九十三

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不容者習矣 崇曰每月召閣
 部大臣入對以決壅鬱夫耳目聽視則是非較然筆
 札傳聞則疑信互半閣部諸臣 皇上所與共圖國
 事者也而比年以來 天顏日遠股肱心旅且見隔
 絕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簡牘補綴屢奏又未易徹
 之旒旗止不見緩急之形則欲行而輒止下未得要
 領之歸則愈揣而愈疑政事蠱廢人情猜阻職此之
 由以 皇上之寬仁明察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數
 于前裁決何難况一月一御便殿 聖躬亦不為勞

一召便有多官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燭矣日之間改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人心必然聳動是謂泰交成而陰沴有不消者否矣一日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皇權往時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無下與未下留中之起蓋或事難處意有未便以爲皇儲求可畏形跡杜口語然亦偶一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嚮至手今深者爲曠典亦深者爲常事皇儲上見爲行止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人既不必其出則入又

疏鈔

修符

九四

安必其入大而不出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入竟誰主之况批紅覆奏轉展遲速之際能無煬灶之好臣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皇上察此情形斷自聖心勒定期限或幾日送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蔽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一日慎內批中發之旨以杜羣疑我皇祖設閣臣所以備顧問代絲綸也况有章疏必擬自閣臣敢自上裁庶萬幾不煩而

理而今有不由閣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一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託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

聖意預則威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屢形詔旨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意則誰授此旨以啓紛紜之疑又如近日日閣臣回票辭疏從內票二發閣票如謂內批特眷乘則諫符言聽斯謂有禮便當亟免考選之請何僅曰即候檢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矧皇上久處深宮是非邪正未易懸斷前後在在豈無窺覷當此主聖時明

疏鈔

修符

九五

固無庸過慮萬幸相沿且久矯旨之奸流毒縉紳則今日開端貽禍不淺願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擬而後裁決間有時出聖意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順庶善固歸君過無所譏譬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不伏者否矣廿日去形跡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規曹隨原非專顧體面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亦何嘗計形跡及數年來閣部稟體盡成圈套大小臣正務爲雷同政事獎壞極矣稍振刷則慮相形人

怨而若况坐視天下有養癰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
 載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得不離士習安得不靡邊
 圉將吏安得頗牧之賢遺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
 哉臣願 皇上勅閣部大臣以及庶官務破拘攣廓
 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一心為寅恭無認以水濟
 火為和同譬則雷厲風行而陰鬱有不通者否矣此
 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 朝講之不親大僚之不
 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邊餉之不處以至紀綱
 盡弛法度俱廢智士蒿自而憂直臣腐吻而諍而若
 流似

修省 七六

罔聞也者祇由此一線之路未通未絕耳今天變已
 極事勢之窮蹙已極 皇上不及此時省覽臣 疏如
 意改圖臣 恐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夫水陰物也又兵
 象也宋臣范鎮有言天象見變當有急兵義當死臣
 不可死亂兵之下臣 等區區微忠實與宋臣心有同
 然故不敢避忌諱伏惟 聖明留察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阮子孝 科場重與罔上行私疏

丁此呂 黨惡羣奸欺君亂政疏

王嗣美 巨奸贖賄大壞科場疏

高桂 科場大壞欺罔成風疏

饒伸 邪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疏

史孟麟 詞臣汗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疏

孫居相 酌議南畿督學憲臣以新文教疏

汪若霖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疏

汪若霖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疏

孫居相 直述科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汪若霖 校士宜公取材宜廣疏

劉策 邪臣關節疏

孫居相 謹據見聞直發科場積弊疏

孫居相 場弊會議已明督勸意在求職

目錄 卷三十四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以懲欺蔽疏

阮子孝 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
隱惡起忠良於昨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
啻如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而無
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 臣 欽承明旨何
敢追言往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

疏鈔

制科

一

論列所未盡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 臣 其容
以無言乎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按
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於是豈為權勢子孫計
哉又豈為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
惟此一節最為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斌斌
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
汝諫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
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叙
遐想此時公道尚昭昭未泯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

者蓋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 皇上冲年
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為
之鷹犬附已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已者雖極忠
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
關也縉紳之士違眾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
繩營覘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良亦不少如居
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膏粱子弟不識一丁者也
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
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

疏鈔

制科

二

子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爵密通馮保
中一甲第二名懋修已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
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慎也懋修
墨卷止完二篇郭思極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
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
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中第一甲一
名敬修亦中二甲末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慎等俱擢
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
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卜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

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
 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
 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
 探花又歸張氏矣遂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
 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
 居正病故乃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
 監生汪之鼎生員汪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
 奔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為筆削假作王之鼎
 等密稿大加圈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

疏鈔

刑科

三

及王之鼎由京師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
 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
 比進都門即館於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餽送
 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
 名者與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
 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籍籍皆云王之鼎已中臣
 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二十五名已而相會士夫又云
 王之衡全科決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試錄果
 中三十一臣知信實緣有自而人言之果不虛也夫

居正挾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
 擢魏科王篆假居正權勢以攝服天下而伊男二人
 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為身後子孫計而不
 復知為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
 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姦私已
 之圖 祖宗求賢之科為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
 紊亂朝政莫此為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
 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
 尤為宰卿者必使子弟人人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

疏鈔

刑科

四

則為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由而得治
 道何由而興其為國家盛治之蠹誠非渺小此臣所
 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
 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翟鸞事例張懋修
 張嗣修敬修王之鼎王之衡彙行罷黜不叙以為權
 姦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慎等查明一併
 重處以為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
 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期
 得真才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據實參奏

庶幾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理矣

疏鈔

制科

五

黨惡羣奸欺君亂政乞賜顯逐以彰國法疏

丁此呂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

臣以不類待罪臺官先因災異陳言中以故相張居正餘黨未殄為請無何臺諫諸臣相繼彈劾諸不法者次第罷去邪穢漸清忠良彙奮乾坤朗霽之會固千載一時也臣復何言顧臣惟今天下尚有積憤而不能平私憂而不能置者所關國法人心良非細故不於今日盡斥其人而痛懲其事後將若何臣惟我祖宗創設賢科以經術取士二百餘年恪守成法真

疏鈔

制科

六

儼然天地鬼神臨之卽有懷私挾詐之徒亦往往智窮力詘於此毋敢有睥睨其間者不謂楚相秉政羣小朋姦乃一旦敗壞至此極也幸蒙 聖明先後入臺諫諸臣言赫然電斷居正及王篆之子不論公私槩行除名矣其鷹犬主司如陳思育曹慎劉志伊諸人亦既次第削籍矣乃猶有同惡羣茲擁位如故其何以平大法而垂永鑒也哉臣按丙子之役為張嗣修主者今兵部員外稽應科也庚辰之役為張懋修主者今山西提學副使陸檄也為張敬修主者今河

南叅政戴光啓也逮壬午之設居正死矣乃餘威所劫猶有爲王之鼎王者則修撰沈懋孝也以上四臣開私竇於公門而恣行胸臆盜國典爲奇貨而投媚權姦事既與曹慎等同則罪豈宜以獨異乎然四臣之罪猶人各其事也乃復有運籌布局甘爲姦佞之魁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何洛文者洛文自館選時卽爲居正所暱向以乾兒畜之凡屬意羣姦必藉洛文爲介紹嗣修懋修及第制策皆洛文代爲之又雕刻其卷傳示士紳間以塗人耳目有識者莫不掩鼻唾

流鈔

刑科

七

罵而彼方肆然得志若罔有聞蓋不復知有人間廉恥矣夫大廷入對固主上臨軒所策也乃亦可以僞爲將誰欺欺天乎以斯人而猶然竊清秩以耀閭里且津津日望三台星也謂王法何夫洛文之罪已不勝誅矣乃復有喪心逆理甘蹈無將之戒如見任禮部左侍郎高啓愚者啓愚已卯主考南闈入辭居正密承風旨輒以舜亦以命禹爲題蓋舜禹之事臣知之矣此居正之逆萌也啓愚故爲是以覘人心傳示四方妄徇風擬至禪繼之嗣亦所不諱蓋人心之爲

其搖惑已甚矣夫以臣代君固臣子所不忍言也乃公然以此命題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斯人而猶然二春卿以司典禮且駸駸日躋樞近也謂天道何故愚謂招權納賄一切尙可釐也至挈二百年大公之鉅典爲奸人媚竈之資則紀綱法度將無復有可守者矣是人心所爲積憤而不能平者也城狐社鼠瑣瑣不足計也惟踵一二權門之死士當爲異日滋蔓之圖則社稷蒼生將必有受其遺毒者矣又人心所爲私憂而不能置者也伏乞 皇上俯察愚忠下

疏鈔

刑科

八

部核議如果言不謬將高啓愚等褫職正罪以戒人臣之欺罔而有二心者庶幾國法丕昭而厲階永杜人心大定而臣節斯純矣

巨款贖賄大壞科場乞賜罷斥以隆盛典疏

王嗣美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臣聞國之不治由於官邪而官之失德在於寵賂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惟賔興一事最為公典近時有一二墨吏議者皇上赫奮乾剛悉從顯斥又俞言官議詔視嘉靖辛卯事例簡廷臣往庶無軌法以故承事臣工兢兢然奉法惟謹及乙酉鄉試錄出海內翕然稱維新之典可謂井井無議矣迺往歲猶有大開私竇以科場為弄廉恥掃地名教不容舉士類欲

疏錄

刑科

九

唾其面者是尚可使之復玷清班而辱詞垣哉臣昔見御史丁此呂疏論翰林修撰沈懋孝典應天壬午鄉試廢公狗私中王篆子王之鼎時懋孝松涿蒂固未蒙處分然臣此時以為懋孝之不理於人口者止此一事耳及臣待罪留垣人言嘖嘖咸謂懋孝典試回無論本省即華亭膏腴田亦置賣六千餘畝每門生戶內各詭寄五六百畝門生各有後言臣聞之不勝駭愕竊計翰林之官秩清祿薄即甚貪墨誰其餽之繼而廉得其實乃知此年場事苞苴公行而入殼

之人半皆富室臣除踪跡詭秘訪聞未真者不敢過

為苛求以傷雅道謹據事體敗露為行道之所喧傳

者摘其一二為臣陛下言之第二十七名狄獻明溧

陽監生也一丁不識而以關節中一百三十名賀學

禮原任江西按察使賀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錢

神入此尤其隱者耳又有七十二名主尚行係松江

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試渡江遨遊燕磯尚行使人

粧作貨郎售賣雜貨而香囊之內暗藏賄帖其數三

千懋孝視其帖笑而袖之仍擲還其囊曰不買尚行

疏錄

刑科

十

遂高奪錦標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劉士理江西安福人也先經其兄劉士瑗在浙進場曾中懋孝之弟沈懋莊彼時感恩謝以千金後壬午本官復入浙場相約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負盟者如日故本官於南京場中中其士瑗之弟士理不謂天不從人士瑗在浙場索其子卷者累日竟不獲中後懋孝怪其背盟與之大哄士林咸為掩口此其二也至於一百二十九名包文熠乃包檉芳之子也檉芳曾為提學副使與懋孝同縣且至親懋孝點主考時檉芳星夜趨

往前路分作驛丞叩頭迎接懋孝驚問裡芳遂以文
燭之事為托叩頭再四許以三千懋孝因出袖中之
題與之及入場時文燭顧人代替進場乃與人在樓
霞等處携盒遊宴至揭曉而文燭之名儼然列榜中
矣此其事即懋孝同鄉人在南中者咸能口之其非
誣可知矣以止數人皆南中縉紳之所共言輿皂之
所共知亦臣所習聞者其餘形跡曖昧人所不知者
臣尚未枚舉也夫糊名易書所以示公也簾分內外
所以遠嫌也臣之鼎鑪中猶云附臣篆之勢至於私

疏鈔

制科

十一

開苞苴公行賄賂若懋孝者則是以祖宗二百餘
年之公典而為姦雄肥家之計是尚謂有紀綱有法
度哉故是年揭曉凡在吳越賈人子素號鈔勇者大
半以貨中選故吳下謠云往年所中皆寒士今年所
中俱富室又有謠云小沈欺大沈太深者蓋指今禮
部尚書沈鯉也是年鯉曾與懋孝同作主考懋孝私
通賄賂比時鯉不之知人但知其共事一場而不知
鯉被其欺耳臣意懋孝上壞祖制中欺同僚下
敗士風自不被人言尚當含愧入地杜門不出矣今

接邸報臣儼然北上求補原官而且揚揚於人曰我
無意宦情其某京貴有書勸駕何意無人心一至是
哉若懋孝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大容於其屏之
世者矣臣又見去歲順天鄉試言籍中臣考其人雖
非原籍其文皆係臣出臣尚從科臣之奏悉置
之法並將主考之人降謫若白丁如臣尚行等其人
視目籍舉人又萬萬不如而主考之人貪竇實法儼
然無恙是不謂賞罰失平乎若不於此時亟賜罷斥
儼下科承乏懋孝復典南北文衡或為會試同考則

疏鈔

制科

十二

其舊習慣便賄賂公行其為科場之累者又可勝言
哉臣於懋孝素無半面之識又無纖介之嫌但退姦
去邪臣之職也感時觸事情不容默伏臣望明俯
賜乾斷將懋孝亟賜罷斥以為人臣顯賄營私之戒
庶眾憤以洩倖門可杜而科場重典將永永無弊矣

斗勇大壞欺罔成風乞清積弊以快人心疏

高桂 禮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正月

臣惟求賢致治哲王之要圖也以人事君蓋臣之上務也聖祖宗設立制科蓋謂選舉易私為科目一切糊名湯書之法是以昭大公而羅英雋也夫憑紙上之言以盡天下之才且為艱難矣然猶以風清弊絕可望舉才得五我朝運首餘年公道賴於科場一事自權相作備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子挾私求進砥柱中流者僅見知縣陳一忠

疏鈔

制科

十三

檢討沈一貫提學金學曾隨波而靡者亦復不少繼是倖門四啓私屬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以為定例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見顯禍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酬之若持左券此其貽玷冠裳至今唾者未已也且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俊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新而更新之則溢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

已臣謹人近日科場有議者為我皇上陳之查得我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檢簾以內主校閱何善也適因各省巡按御史侵越職掌內簾絕不與事寢失初制且弊孔煩興矣萬曆十二年科臣王繼光建議仍復京考之例蒙旨釐正中外翕然內簾之弊有反甚於外簾者宜臺臣之有詞也累科故典兩京主考必於翰林中資俸深而物望隆者以畿輔首善之地自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規規資次人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羞

疏鈔

制科

十四

當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該翰林院具題蒙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接邸報見得本官一本文衡重任聞命惕衷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以重大典等事大畧謂場中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夫彌封對讀朦朧改竄之弊預行申飭等因眾方愕然以為主試自館臣分耳何至嘵嘵若此 臣詢之人咸謂今歲場屋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為張本也旬日之間滿京傳以為某兩浙富人必得華選某三吳巨室必才前列 臣以為道聽未足信也至榜一出大

半符心言矣揭曉之後士人中有謂某以館穀進
某以望聞交遊進者惟於此猶以為憎者之口未必
至此及聞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矣夫試卷場中
最為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後責在提調
等官亦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也可任其散逸
而不為之所乎昏夜擾攘之際必有收貯之地典守
之及此試而可明也乃監試疏中謂部科委官封
鎖擁雜混失殊卷謬矣臣前科曾為鄉試提調官知
鄉場之中乃會場之始惟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貢院

疏鈔

刑科

一五

封鎖什物見千餘人混入詢之附近居民拾取木片
柴草天明方行驗出此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無
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取必不可待之利
耶未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後竟不然則今
日試卷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乎不知此欲蓋而
彌張者也奉旨追尋數閱月矣何乃逡巡觀望宜聞
而久不聞也查得禮部題准科場事宜各省直揭榜
之後即將以墨真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原卷
通行覆驗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黜一二以示懲

戒此非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若
無下落抑不知所由者為真耶偽耶恐以甲為乙移
花接米所不免耶且彌封等官多有認記改作之弊
今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子草藁不完者先行
貼出奉准進場今第四名鄭國望蒙止五篇執事官
若用聞知乃巍然撥高科矣縱才過董賈律以典制
則悖也第十一名李鴻論語股中有一字于考之海
篇直音因匿論私取貌詢之吳人士音以生女為因
此其為關節明甚孟義夫結尾云呼偽而可以為國

疏鈔

刑科

六

吾未知新莽之果不可為周公也書經二篇結尾云
傳若之遇方自以為不世之遭即有賢者豈能盡出
其右而自吾姑待之豈理者也文義難通又右此第
三十三名屠大其首篇云以後來之誠見合諸前此
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合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夫
奏言輒行者中庸篇云道之端由此造其知乎道之
端由此造其能乎孟義夫結云之噲者流與唐虞爭
烈至後場以創作餅以關作壁以蟬游為浮游等字
大率不遠於此即置之小試當在黜降之列况可以

點賢書也。他若三十一名茅一桂二名潘之惺二十
八名任家三十三名李鼎七十名張毓塘卽數字
數句之疵繆不必過求然亦嘖有煩言矣夫在明經
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書順理成章爲文而不通
之文豈容收錄且硃卷遺匿真偽難憑公論混淆辨
驗無自不知本房作何評騭主考曾否參訂向來硃
墨卷類爲一處何獨至硃卷而遺之昔八易中用三
古字作冒今奈何互相牢籠恬不爲恠耶大抵今之
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

直鈔

刑科

三

利在從利勢在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
及人之親遂至上下雷同名義掃地蓋自陸機鍾
嵇應科甘心鷹犬習以成風今日之事之所出來者
漸矣不可不爲之寒心也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五
紀善白思道等主試致有物議高皇帝震怒一遣
於邊一棄於市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開科
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姦則無姦不作矣此而營私
則無往不以矣方今文事武備俱弊無以維持世運
鼓吹休明制有科目之典庶幾獲真才以備使任若

茲一二法之臣欺上罔下妨賢病國則所關於清
時者非渺也又查得萬曆十三年順天鄉試主考
官張一桂說中冒籍給事中鍾羽正糾舉亦從改南
十一年應天鄉試主考沈懋孝閱卷有議南京給事
中王嗣美參論革任聽勘今賄賂公行不止冒籍之
禁矣據所聞遠過南中壬午之弊矣若之何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也夫犯者有罰猶恐積習之難改今犯
之者未必罰也無害之利非大聖至賢孰能不趨哉
國家設耳目之官許風聞言事今物議沸騰矣主事

直鈔

刑科

十六

于孔兼業已批送該科矣科臣竟無一言以摘發之
職掌云何豈其止或尼之耶臣惟事君之義務在不
欺此而不言則何以報陛下方今會試之期多士
雲集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新視聽而改轍臣備員
清暑非不知容容之爲德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
敢披瀝血誠上垂天聽伏乞特發嚴旨勅下九卿
會同科道宮將順天府取中試卷逐一檢閱覈見原
卷見在多少有無情弊逐一查明據實上請以候處
分其有可疑及文理糾繆者通行議處明者爲

例以嚴乎求之防即將臣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事
庶公論可助侍門可塞眾憤可洩數十年之錮弊為
之一清矣臣又有說焉天下事公與私不並立而人
之心疑與信不兩蒙自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
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固不之疑緣故相諸子先後
並進而一時大臣之子遂無有能見信於天下者今
輔臣王錫爵之子素號多才豈其不能致才而雲之
上而人之疑且信者相半也臣亦乞併將榜首王衡
與茅桂等一同覆試庶大臣之心跡益明可以信
疏鈔刑科十九

今而傳後矣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邪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乞聖斷以培公道疏

饒三神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二月

竊惟權柄臣止之所獨馭也臣止人臣之所共事也
而奸邪臣心之所共惡也名器不可以假人况賢科
乎大馬報臣主塔草指佞神羊觸邪况臣子乎今邪臣
所為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而人心所共憤恨
不卒者亦莫如科場之弊臣有概於中臣之大科目
者國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
諸臣父不得以與諸臣法至公也故古之姦臣亦多

疏鈔刑科 三

矣而鮮有壞此法者畏太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
奚珣中楊國忠二子宋湯思退中秦檜之子若孫書
之史冊以為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冒濫
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何洛文中張居正之子人猶
以為駭世及臣子連沾科名而詞臣遂成故事於是
戴光啓沈自勉並收臣相子而恬不知怪一時用事
大臣乘此而得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
節肆無忌憚如黃洪憲之為者以為一第不足以為
重則居臣奉首矣勢高者無子則錄其婿利厚者非

子則及上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 陛辭一疏及
拆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已此非惟
敢於欺 皇上且將空天下為無人焉故榜出而人
人切齒無不欲唾洪憲之面而答其背也幸有禮臣
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字眼關節雖才有可錄猶
當亟以徇私棄之况文理純繆章章若是而猶俱得
保全洪憲覲然在列 臣恐 皇上自此不復有國法
矣 聞覆試之日尚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
亦分河否槩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忍恥力爭
疏鈔 制科 三

仁聖聰明他大有為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
大柄不由 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為聖
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壟斷之利而令主上獨受不
察之名此 臣所以終夜拊心不愛一身以報也豈願
碌碌與權貴子弟比肩事主以為科目之羞郎署之
玷哉今會試事又將竣矣 臣恐復有觀望效尤者伏
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高桂所論徇私棄人嚴究斥
退發下覆試原卷九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
錄者以示聖恩重治黃洪憲作姦市私之罪以為人
臣欺罔之戒至於吳時來附權滅法不稱臺長王錫
爵庇黨恃勢殊乏相度均乞速賜罷斥如是而公道
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絕於此矣

詞三汗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乞賜議處以昭

公道疏

史孟麟

史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惟國家弊竇如鼠穴獨科場言路存什一於千萬耳科場為士人進退所關一不公而祇為營私納賄之府言路為朝廷是非所係一不通而祇為欺君罔上之資往時大學士張居正視場屋為家藏羅王司為私人一時受私諸臣因緣而射利故陽以媚輔臣而陰以充私橐科場之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怒罷司考之臣斥倖進之士清冒籍之途人心大快

疏鈔

制科

三三

如見天日咸以為至公之世矣孰意不一二年而有茂旨賣法敢行汗壞如今詹事府少詹事黃洪憲者乎往時大學士張居正移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炯傳與南京都察院及各道御史令勿輕言朝政而又借朝廷之法以杖言官假撫按之權以殺義士一時言路諸臣敢於欺皇上而不敢於逆輔臣言路之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怒復杖戍之官錄建言之後去所附大臣而更置者舊人心大快如見天日咸以為不諱之朝矣孰意不三四年而有茂上樹

私敢爾且塞如今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者乎夫洪憲之典試其以交遊進以貨賄進者不可殫數且其事汗穢不足以瀆上聽臣姑合其汗者言其險者硃卷墨卷相對而填名祖制也洪憲乃改正其墨卷以行私而復失去其硃卷以滅迹聞今硃卷尚在洪憲家特以字眼差訛文理互異不與墨卷相同故托此法以欺皇上耳此而可為孰不可為程文墨卷特洞而申武新命也洪憲以孫坤浩之文進呈以巢注洪之名申武此而可為孰不可為夫翰院為斯

疏鈔

制科

三四

文宗注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傾險之謀直欲盡擠同官而迎登台輔此人不去則不惟科場之極弊而不返而結交中外舞弄威權或假聖裁以制外淫或黨外臣以欺皇上勢所必至者也時來之為都御史其授意御史以擠人與授意御史以媚人者不可縷舉臣姑合其隱者言其顯者皇上覆試舉人正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時來適黨護洪憲攘臂而爭生一時忿忿之心南臺爭投揭帖迺感激之言非經堂之制謂之衙門舊規則可謂之朝廷憲綱

則不可時來迺請立為憲規以罰治御史起一時紛
紛之論夫六卿任事都御史得而彈壓其非今在履
試則不以持正為體而以黨護為體在揭帖則不以
白去副對為體而以投堂為體此其意不過欲箝言
官之口以成其詐收御吏之權以濟其私耳總憲為
國是持衡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窳窳之智
直欲盡排同輩而希冀銓衡此人不去則不惟言路
之冰塞而不通而顛倒是非混淆邪正朋黨之風成
於此禁錮之害成於此勢所必至者也參照左都御

疏鈔 制科 二五

史吳時來及少詹事黃洪憲詞能奪理智足文奸虞
廷孔壬之流魯國少正之類雖穢迹屢章於奏牘而
顯斥未斷於聖衷黨日聚而難離勢漸成而可畏伏
乞 皇上察時來建言之忠而懲其改節以先年處
陳价者處之聽其自陳許令致仕以為憲臣沮塞言
路者之戒而黃洪憲鬼媚小人不可名狀乞照先年
張一桂史銜或令閑任或調別官以為詞臣汗壞科
場者之戒則創首惡而朝宁肅清懲大奸而天下知
畏人心返正公道昭明在此一舉也臣愚不識忌諱謹被裂肝膽以請

西議南畿督學憲臣以作新文教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惟國家設學校為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學政
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于畿輔學校又與他方不同
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也第
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疎非
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散近日禮臣建議欲督
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南畿為 聖
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又視各省為獨盛先是學臣

疏鈔 制科 三五

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近賓興輒草率以類考結局
倘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即類考不能完勢不
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
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無論力學青襟無以自見即
功令日濶士風日澆動恣淫蕩習成浮靡穢臂公庭
把持曲直捏造蜚語淆濁是非甚至聚眾而效脫巾
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
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願學臣楊宏科任甫期年
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黃溼又且以憂去矣士心

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為酌議恐國家雖有一歲一
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諺謂今日為權宜計則有按
臣分校之設為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
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矣當此臺臣寥寥若
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即將見在南畿按臣改為督
學朝拜命而又視事僅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
考之士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
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

疏鈔

刑科

三

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蓋按臣行部有察吏
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
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為其
不專故耳南畿地方遼闊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
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廬鳳徽寧池太滁和
廣德一管蘇松常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
閱歲一告完則考課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
士風大有裨益乎倘謂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
臣未可輕議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

二或將三按臣損一為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
是一更置間吏治無損于前士習更新于後亦一議
也若以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
如順天如宣大比比皆是其至於南畿而疑之乎臣
待罪留臺謬有建白之司祇役南畿兼膺地方之責
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為便不敢不竭
其愚以備 聖明採擇伏乞勅下部院再為酌議萬
一臣言可採亟為伏請施行臣無任屏息待 命之
至

疏鈔

刑科

二十六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謹撮三要以佐盛典疏

汪若霖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待罪春垣與知文事先該本科都給事中邵庶於今年二月內疏為敬循職掌參酌條規隨經禮部覆奉明旨不啻詳矣惟今主司入棘之期多士策名之始似不嫌於再三者謹摘陳之一目求士宜真夫孟氏知音之學通於政事季札聆音而知歷代之盛衰也豈文不足以知人哉第邇來士鶩浮華詞辭體要苟非法眼翻受煽迷而欲以得大儒莊人斯已難矣

疏鈔

制科

二十九

夫文由心生才以養定察其靜躁醇駁雅俗倏促之節而其人太畧可職也老成淵塞與夫少年環捷則春華秋實之辨而緩急可量也議不叛於朱程氣不撓於純正而聚用之不失為珪璋司衡者宜何如斤斤乎若夫策論開陳善道義取敷奏問者何必傲以幻僻之條應者何得謬為荒謾之語即今時政多岐人心靡競沿更關疆弱之運消長伏否泰之形何妨反覆誦谷明示之的疏治安於賈誼究憤激於劉蕡斯亦經國之遠猷而知人之實証也安得一以紛黛

為觀已乎先該萬曆三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

各官奉行未力竟成虛文可不欽哉一日取士宜和夫國家側席求賢弓旌賁出蓋綦隆矣上臣之誼以人事君王命所臨天威咫尺其有烏堆是往有議論交競猜嫌間作中外諸臣是非虛衷雅度鮮有不置夫禮數其小者也上方匿之而下方意之於是簾以外之職事有不必格而騰錄對讀等項滋弊實矣於是簾以內之體統有不必肅而取舍盈縮之間有爭端矣其精神不以研流品而以調人情其法紀不以

疏鈔

制科

三十

聲多奸而以修冰却渙散支吾苟幸竣事則亦已矣夫鹿鳴之什詩人所歌又在於泰和洋溢以茲多士彙進之初萬一有此其何以觀焉謂宜各靖乃心絕去畛域求賢是亟追恤其地方今躁競成風偏黨滋彘不於源頭師表之地蚤為銷融所關豈淺眇哉先該萬曆二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科場以得人為重勿得以體面紛爭蓋為是也一日訓士宜預夫士幸生明盛之朝修列鄉書漸登膺仕臯夔伊呂之業豈異人任然而聲實多矣賢不肖輒懸至於裂檢

蕩閑靡所底止國家將安用之夫喧寢異境會張從
 心既已放于校士之科又未域于計吏之典此去年
 臺臣所以有士習頹靡之疏也部覆維詳明旨孔棘
 責令巡按官查實開報近有露章至者亦既灰沒矣
 臣所為訓戒宜先也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漢史有
 云心未濫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今多士奮跡之始卽
 女子受醮之期請以前疏覆旨刊行省直放榜之後
 巡按御史面與宣諭人給一帙奉為章程則孰敢不
 約修其身以顛越者乎夫諸士勿謂一舉可遂驚溢
 疏鈔 刑科 三三
 也苟持操寧淡則意氣無可以加之亦勿謂明旨為
 故事也苟隄防弗謹既潰其安追之欲實在制其初
 開恥端特戒於姑試冰兢自守遠重自期有司者將
 折節而為矜式爾朝廷造士方惓惓若此非好為苛
 也夫茲三者亦既喋喋矣私惟國家三年一比急在
 得人徒取輕薄浮詞何關令器而自非中外諸臣靖
 恭並濟能無乖漏是故振綱絜領肅肅雖離而因脉
 之以禮入禮者可為象而不可為整之具也於是
 得不濟之以法施於未然之先故貴豫焉若曰一日

得士即可深之終身而盡獲其報者周咏濟濟以克
 有寧其仕茲哉伏惟 聖明省覽勅下禮部亟行申
 飭而 等以白簡俟之其於賓興大典咸有裨焉
 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疏鈔

刑科

三三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懇乞宸覽以彰

大公疏

注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有不易之制人臣以勿欺為忠頃該臣科

題為東省違式試卷濫數充名按例查叅以重大典

事蓋據按臣溫如璋遵旨勘明禮臣胡國鑑閱實判

定而後知山東所取七十二名李衍賞卷篇章不具

文理未成則考官尚寶同卿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

霖等恣意濫收為夫負等數事甚確持論持平覆

請勅部量行議處則朝廷有三尺在何說之詞

疏鈔

制科

三三

奈何張汝霖者若罔聞知妄行檢舉為徼倖苟免之

計乎夫律文有公事失錯者許自覺舉蓋謂事屬偶

誤尚可改正未經發露而先自伏法勿敢匿也今取

士何事提衡參決一成而不可變安得始以為錯而

又安從正之汝霖入國門有日矣長安眾口直佞交

紛流於道路臣科以本月初七日題叅而汝霖以初

八日檢舉此何例乎即等白簡不足問獨不畏國

家有成法聖天子有神鑒將誰欺乎夫汝霖固今

輔臣朱賡之子壻也輔臣老成練習天下為今試問

國家二百年來有已被彈劾尚可檢舉者否有如此

檢舉可遂免究者否舉朝相顧莫不駭惑臣竊傷之

且凡人之檢舉也以認罪而汝霖之檢舉也以掩罪

展轉支吾不少怨艾至曰有憐才之心無隔垣之目

又曰時迫神疲不暇詳對是何言歟齊魯洙泗之間

豈謂無人以文不成篇者而曰才焉正恐失才多矣

當閱殊卷則疑謄錄闕落比及填榜則墨卷具在更

何隔越不加叅証而敢大言不暇乎有乖藻鑑罔畏

簡書輒復謬為此舉以溷宸聰狂悖請張殆無臣禮

疏鈔

制科

三四

使廟堂之上皆相倣效將天下公論盡付瑣瓦國家

大法盡可跳梁皇上亦安所憑藉以整頓一世銷

其邪萌哉察影見形臣竊懼之是故由前以論則貢

舉非人諸臣均患於任使之不足猶可言也由今以

觀則矯誣亂紀汝霖獨傷於佞備之有餘不可言也

伏乞皇上乾斷亟將臣科題叅并汝霖檢舉二疏

初下吏禮二部從公覆勘分別議處庶幾國家取士

之制人臣事主之誼其猶存乎天日在上斧鉞在前

人實有心可終蓋抹臣職掌攸關適膺自苦夫豈得

已而奸為曉曉以蹈叵測者哉伏望 聖明必見
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制科

三五

直述科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孫居相 南京福建道憲

詔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

等承乏往監試事凡所為革弊防奸者靡不憚厥心

力事畢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嚴而

登後亦稱得人臣等亦自幸以為是役也可不負

皇上任使忽於秋冬之交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

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臣隨遺書按臣黃吉士問之

吉士回臣書云士子紛紛之言誠有之但門下在事

疏鈔

制科

三五

弊端何自而生矧南北自不相敵而尤乎人哉臣密

訪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下第者倡為此說以欺

鄉里妻孥云耳不謂吉士竟信其言登之於疏夫吉

士言官也臣等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弊臣等豈不

能自發而直待按臣發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

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弊者今科彌封所

試官一為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為鳳陽府同知易

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等用之良有深意

而使彌封書手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

弊無論臣等必究卽臣官或亦不肯無言也其彌封所也臣之卷臣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合不具論第查該所呈當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顧榆等縣董宗宣等二十四名十一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三十名使先送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出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謄錄使謄錄書手采以南北高下其手謄錄者皆江南人而可臣等後查名簿

疏鈔

刑科

三二七

有揚州謄錄書手白承榮等七十一名滁州書手安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緒等四十六名此皆江北人而亦偏於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謄之卷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爲各府其有無弊端今皆可覆而按也及謄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復送受卷皆由臣等封鎖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謂謄錄所將前賄買暗記摺角遞入內簾甚有投之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三所皆爲虛設監臨提調等官謾不稽查不幾於說夢乎臣等入場時數臣等

二臣馮有經傳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祐等臣雖落卷臣檢閱數次且調房互閱遵新旨也如江南者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場中不閱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江北猶有分屬若以臣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內簾諸臣視之則兩江皆爲門生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爲先後抑揚之事哉况各房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玉而寶燕石也卽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考在鳳陽有懷遠知縣王敬在廬州府有霍山知縣

疏鈔

刑科

三二八

吳之皞在淮安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余椒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賄買代倩傳遞等弊臣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則宜乎江南疑者未必中中者未必疑矣夫何名卿碩輔耀後光先鼎甲魁元不乏豈會試場彌封謄錄員役亦預來江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臣等簿查江北進場臣等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名幾與江南相半則不爲不多其間有真草全無者有草草不

備者有請文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無語者其卷有在歷歷可考則江北學文大畧可睹也安得輕信無稽之言而重証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人之盛而謬謂臣等墮其術中哉臣等非為諸生辯蓋諸生作弊即臣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皇上用是當出自白耳伏乞勅下禮部再查訪議覆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制科

三十九

校士立公取材宜廣敬補議以佐大典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國家作人之盛無如自鄉舉而登之進士至優渥矣邇來士風日壞科場好弊日生皇上特令各巡按御史廉訪舉人是賢不肖復加殿最於是禮臣爰據疏揭遂有摘其姓名斥不獲進者亦既嚴矣自割卷者有行中不如式者有罰諸臣條奏益加秘密天語諄諄臣等且執白簡而議其後又誰干之顧臣猶有說焉國家設科取士務在得人非為諸臣私桃李也乃分房定數積習難開使才士拘而多供庸流倖以取盈甚無謂也甚乃視力巨細為士低昂王者幾不持其衡何紛紛乎節經申飭未見遵依其在會場尤甚今諸臣分校之始特乞嚴旨申飭各破拘攣各房之內才多者多錄才少者少收迨乎取舍既定然後褒彼益此於各房原額亦無減增放榜之後仍將甲已諸卷盡付部科有倒置者得按跡而糾論之夫使才者且進不才者畢退至公也舍已之所不足用人之所有餘至大也諸臣何憚而不為乎國家

疏鈔

制科

四一

制科原無定額視之世運污隆爾累朝故事多有或至四下餘人厥後三百五十人以為常萬曆壬辰乃始酌定三百斯亦盛矣顧在今日有不可不議寬者何也舉人之有考覈也自今日始非第待以不肖之心為桎梏也固曰磨礪砥礪使有成器為國家用耳今成器多而用不加饒勿為徒法令豪傑灰心乎矧邇者覃恩大慶萬彙同沾歲貢之外尚有恩貢豈於諸士獨有靳焉謂在庚辰以前三百五十名之數或以舊例永行或以新恩暫舉浩蕩之仁官惟

疏鈔

制科

四二

皇上任之夫士也前見法而不偷後見恩而不勸有不灑然共効於明盛之世者非夫矣如曰仕籍方壅制額難廣則未見流之不疏而徒塞其源者是何不為國長慮也夫會試取士當空名耳比及殿試則朝廷爵秩諸士流品於是焉在非細故也向來一甲三名率由欽定惟是二甲之發軔于郎署也甚捷二甲之紆途于郡邑也甚艱於是人有倖心漸開弊竇頗聞從前收卷中書等官徇私納賄暗記分投若探囊中取效不爽以茲天威咫尺之地玩弄如此無法甚

矣夫臨軒詩問上實為政諸臣第以供讀卷之役何可欺也往先禮臣條議肅登對嚴防範一時諸士凜凜奉約束甚盛顧執事之不恪流弊安得除竊議今次試卷宜令監試御史同禮部諸臣嚴行檢查信手分送而讀卷諸臣亦宜憑文是取勿以官爵崇卑漫為高下一切苟且開新進闕闕之端豈非蕩平盛事哉夫破分房之局則無不盡之才推加額之恩則無不興之士嚴分卷之弊則無倖致之官佐一統文明之盛鼓百僚師濟之風取誠於芻蕘亦庶幾亦有裨

疏鈔

制科

四三

焉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勅下禮部施行 臣思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下缺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禎類

謝廷傑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疏

李頤 崇祀真儒以培道脉疏

王世貞 光復孔廟祀典評定從祀諸儒疏

劉元卿 聖世理學大明祀肆儒以興正學疏

陳于陛 議從祀疏

吳中行 議從祀疏

高攀龍 崇正學關異說以一人心疏

張問達 邪臣橫議乞嚴逐以維世道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禎類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以育真才以隆聖澤疏

謝廷傑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臣聞欲致治者必資於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則政

治之汗隆隨之是故真才之長育不可以不豫也欲

成才者必由於學術然而學術有純駁則人才之高

下隨之是故正學之講明不可以不切也欲明學術

不徒在於立賢序設條款必由有大儒為樹之標準

昭之議則然後可以一衆趨堅初志而要之有成是

故於所謂大儒者生則禮而師之歿則從而祀之不

可以已也仰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撫日中之運詔

諭數下求賢審官蓋於用才圖治心至切矣 臣感激

遭逢不揣愚陋思俯效涓埃仰贊明聖竊敢推本所

以明正學育真才以隆聖治而上副聖心者為 皇

上陳之 臣伏見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篤信

聖人力探道妙謂儒者之學不獨功利非所當為即

訓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明博約

訓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明博約

之旨以發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名曰致良知其大意以爲人心虛靈萬理畢具不假外索而自有真知是所謂良知也人能不蔽於物欲不措於見聞使虛靈之體湛然常存寂然常應是所謂格物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出吾所固有者以酬酢萬變宰制羣動如出規矩以爲友圓無有乎不足無有乎勿當此所謂意誠格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貫之道也其爲理明而簡而易簡其爲說精確而圓融舉凡近世舍內逐外支離浮漫之習與夫慕空耽寂枯稿遺落之弊

此錢

英信

一

云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則忠孝正直不愧屋漏發爲文章措爲政事建爲勳業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臣嘗僭評孔孟周程之後所謂大儒未有過於守仁者也顧在先朝廷固屢乞以王守仁及大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庭瑄幸已允所請而守仁猶欲待事久論定遲而未決夫其所以欲待論定者不過疑守仁之學專在於道德性與朱熹之道問學不同而已臣愚竊惟尊德性道問學非兩事也德性不可以徒尊必道問學而後其尊者始有實功不然則禪矣問學不

可以徒道必尊德性而後其問與學者始有主本不然則詞章矣功利矣要之天之與我德性之外無他物故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本體之外亦別無工夫之可言今觀陸九淵之論未嘗不及於讀書而朱熹之教門人未嘗不以身心爲務則彼分朱陸而貳之者非知貳子之學者也而又何可據以疵守仁乎且夫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公學而公言之則其議論固自不能無異同亦不害其有異同昔朱熹守信程頤何嘗著蔡至於傳易則其說多異焉論者不以是

疏鈔

崇儒

三

去取其從祀而獨欲以是抑守仁此臣之所未解也今天下經生學士類多誦習守仁之書於所謂正學蓋已知所向往獨從祀之議未定則朝廷所以一彼衆翹堅其初志而要之有成者猶未備也臣產於江西今奉命巡按浙江江西者守仁過化之地浙江者守仁所生之鄉也臣於守仁考之頗悉知之頗真故臣竊願臣呈上崇祀守仁使與瑄並俎豆於孔庭於以樹標準昭儀刑庶幾正學昌明真才輩出聖治之隆聖心之副一舉而兼得之而萬世之下相與稱曰

本朝文獻之盛從祀者不止一人焉書之簡冊豈非聖代之光哉

疏鈔

崇儒

四

懇乞聖明集公議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萬

世文治疏

李頤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惟祀典之至重者莫過於侑食孔廟故非可祀之人而得與至重之典是瀆聖也因典禮之重而遂遺當祀之人非尚賢也我明興二百餘年絃歌之化暢乎遠邇庸人孺子皆知誦法孔氏夫何壁宮之側俎豆其間者僅止薛瑄一人豈瑄之外真無其人哉或有之而歷世未遠特公論尚未定抑或隱於下位

疏鈔

崇儒

五

而表章者無其人耳我皇上肇登寶位稽古右文正理學大明之會頃者御史謝廷傑疏舉先臣王守仁擬議從祀之列臣待罪言官凡有潛德未揚皆當據實敷陳以翼文明之化况生同其里素得於聞見之真者敢不為皇上陳之臣謹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修以力行爲實地其要領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晏處而存省益嚴飭躬而細微必謹其他如孝友之實行履歷之大致卽今愚夫小子

皆能述之誠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副使夏寅在諮時政得其水利拾條命有兩行之百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王鹿洞講立學規而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秋傳冷頰散逸迭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文集其間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真非淺鮮也故先臣楊廉集國朝理學諸臣而首簡所序獨揭薛瑄胡居仁至謂朱程高弟豈多讓之當時縉紳名流如吳廷舉疏鈔

崇儒

六

羅欽順張吉葦咸極力推尊至有願為執鞭之語近者副都御史鄭世威因議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朱而下我朝理學若薛瑄胡居仁皆傳得其宗聖學正裔此皆歷歷可考者夫薛瑄際行時道其學術事功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觀居仁隱處草澤不求聞達而一旦名動海內稱之者輒等之瑄焉非誠不可掩安能至是哉臣愚所以必信今之從祀者自瑄而下無有右於居仁也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勅下禮部廣集羣議據實上聞如果臣言不謬將

胡居仁同薛瑄王守仁從祀孔廟而以其所著居業錄粹言同薛瑄讀書錄儒行纂修編於性理之後列於賢宮一示來學庶理學益明真儒輩出而我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

疏鈔

崇儒

七

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疏

王世貞南京刑部尚書 萬曆十六年

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
視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漢唐宋以迄胡元
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
式廓之至憲孝一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仿
舞則益而八邊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箴以加矣
世宗皇帝下明詔易像為主易玉稱師此萬古獨
值崇真足破述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

疏鈔

崇儒

八

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傳遂至
佾舞邊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
殿名更為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
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
所窺見以聖王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
臣之微指臣竊以為奉行者之過也今幸遭禮樂將
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冀
為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
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聖化不為無補臣

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
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
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再求濫等其間竊所
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家語所紀雖不盡
戢然而朽木糞土之謂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
罪名教再求為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
非徒之責凜乎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
權相之奪情以庶勵百僚又屢飭有司之掎剋而予
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偃

疏鈔

崇儒

九

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盪不倫至
此也臣以為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
若南宮适臣子其言行蓋為純熾庶可從顯孫師之
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初年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
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
亦在中上獨嘗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
以其所著濮議微合新禮遠登從祀臣以為登歐陽
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
戎馬倥傯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

賢視歐陽修何啻徑庭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通下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聖道益隆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覩追隆孔子之典實益於累代而驟損於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祀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惓惓怛怛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疏鈔

崇儒

一

聖世理學大明乞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禮部主事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淫蕩邪僻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萬世或以師友為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流仁最遠彼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疏鈔崇儒十一程之後特為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來故自宋至元追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古以為涉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為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為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知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夫人心萬物皆備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

使曉然知海之不遠故皆托門之嫡脉其並得從祀
 宜矣然臣以為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
 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
 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不可
 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
 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海孰與衍熹之學得之
 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
 臣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
 亦嘗終日危坐以聚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
 疏鈔 崇儒 三
 都可見乃尊堯一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
 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
 彼其師楊時以為惟從彥可與言道而從彥少然可
 亦亟稱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
 矣乃從彥與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
 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
 者則當以鄒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
 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
 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

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
 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為天下國
 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夷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
 自為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
 其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
 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為刺談以懲窒遷
 改為沾滯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
 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
 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為大亦無但尊守仁而
 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為益即四臣兢兢
 躬行或墮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澄心或忠
 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玄悟奇行
 而今所崇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
 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為補豈小小哉
 夫學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
 願附於賢聖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今使人釋繩墨
 而可以得賢聖其誰不欣然從之畫工之畫也惡圖
 狗馬好作鬼象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爾今欲使

疏鈔

崇儒

三

鬼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為增祀
四儒不但可以補先今之缺典蓋亦正學術大機也
伏惟 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
臣羅從彥李侂先臣鄒守益王良則俎豆生輝斯文
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疏錄

崇備

十四

議從祀以崇聖道疏

陳于陛司經局洗馬
萬曆十二年九月

據禮部手本開稱河南道御史詹事講奏前事請以
先臣尚書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奉
聖旨禮部看承來說欽此該本部題覆照先年例
勅翰林院詹事府左春春坊司經局國子監諸臣各
直抒所見核議以聞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
臣及九卿科道從公品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據
手本該科道諸臣疏言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

疏錄

崇備

十五

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吳仲韶布衣吳居仁陳
真晟王良等竝令從祀部覆照前例行各該衙門一
併擬議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惟
自古哲王靡不遵聖教表真儒以光顯人文彌綸贊
化所從來久矣我 皇上勵精求理虛懷重道慨然
俞言官之請以諸臣從祀博延廷議將親賜臨決以
定懿典嘉惠來學甚盛舉也臣幸承空乏從儒臣後
佐議論之末其敢不敬獻其愚臣聞之祀報功也孔
廟之從祀報先儒覃精著述羽翼六經者之功也功

誠在所可重雖三十六經師之流皆嘗儼然侑食而不為泰非此族也即行履節槩超越人羣其流光竹帛者莫不係從祀與否而祀典則不容涸及矣此前代議從祀之定衡也本朝道化翔洽仁賢輩出軼漢宋遠甚乃律以翼經之格顧欲然若不足焉即先臣薛瑄之從祀議者尙求多於著述持論未決者數十年而後定誠慎之矣必欲舍是而漫施月旦于德業品流之間諸鴻碩彬彬相望又有不盡言官所稱舉者安能一一躋之俎豆之列乎臣之謬妄以為茲典

疏鈔

崇儒

十六

也王于推而進之使操襍而莫辨其失也濫王于約而裁之使寂寥而莫續其失也隘二者皆不可也明興二百二十餘年于茲僅祀一臣瑄耳瑄之外寧無可繼其軌躅者至于著述一事方今聖道若日星明而江湖流亦宜無深泥于訓詁牋鮮間第取生平立言出于自得之真而足以發舒聖德興起來學者是則可稱于羽翼之林也臣若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臣竊以皆無愧于從祀者也獻章之學以致虛立本以正靜養為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間

為體認之則以無所安排自然應用不遺為實得蓋始嘗求之聖賢典訓而無所湊泊也然後舍煩之約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真不測之神真見心體隱然於前倚右日用應酬闔卷舒無不自得庶幾乎聖人之道知而好好而樂者也守仁之學以聖人為必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謂聖以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外乎心其致良知之說大意謂心之本體即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人能實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天下事雖千變萬化以此應之更無遺缺

疏鈔

崇儒

十七

滌漏其道明達而易簡其功夫直截而灑脫其文又取之大學孟子而稟款于靜虛動直太公順應之指于聖人之道可謂識其大矣合二臣而評之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樹標幟于獻章之後而擔荷甚重獻章之遇訕矣然實啓關鑰于守仁之先而造詣最淳今遺書具存諄諄乎仁義忠信之談娓娓乎子臣弟友之際其于弘闡聖教醒寤後學為效卓爾世之譏獻章者曰偏守靜譏守仁者曰偏守知以為竊陸九淵揚簡之緒而近禪臣以為非篤論也獻章曰不離人

倫日用見鳶飛魚躍之機守仁曰知之真切篤實即
行行之明覺精察即知彼蓋合動靜知行交養並進
此非陸楊之學而周敦頤程灝之學也使三臣得事
聖門方且躡游夏而希回賜何疑于一從祀哉居仁
之學以持敬爲的以至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其
道始於與近而漸造乎高遠蓋聞修力踐之儒也清
之學養正性特正行漆志經傳于聖賢之指多所發
明而尤遠于易蓋篤信精詣之儒也二臣聲聞風槩
禋獻章守仁疑若少遜然皆能履繩而趨審步而進
近守先聖以待後之學者臣以爲祀一居仁可以明
爲已誠身之重而使學者無馳騫空談標榜之習祀
一清可以存著述翼程之意而使學者無尙懸解簡
徑之科所禪補于正學者非淺小也臣請以學術同
異之辨畧而言之蓋聖賢之學有妙悟而超詣者此
上智之獨專也亦有下學而上達博取而約受者此
無知愚賢不肖公共之學也夫孔子天縱生知之聖
也而克復語之回一貫語之參賜其以本體精微之
指心付授最明白簡要矣然不知以是爲立教之

疏鈔

卷三五

三六

恒也其誨人曰入孝出弟曰言忠信行篤敬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有倫事有經循循乎不凌節
而施也而至于命與仁則罕言矣惟與天道則弟子
不得而聞矣聖人之意豈不以微言神解非可厚責
之學者而垂示教法使人人有所持循則本末始終
先後一定之序斷斷不可易耳此孔子之道所以
爲大中至正而萬世無弊也孔子而後道學莫盛于
宋若周惇頤程顥皆以契悟自得爲宗者也則有意
疏鈔 卷三五 三六
乎尊師道重檢式矣而集大成者惟朱熹其教人爲
學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
依然孔門軌則也夫以熹之貫穿經籍旁涉百氏豈
不知得心忘象之說簡易條理而可喜然寧固守其
說不干蹈乎徑悟躡造之歸如註浴沂章稍涉高虛
後蓋亟誨之註默而識之不以爲識之識而讀如記
志之志雖其拘牽文義未必盡合于聖人而一念扶
持正學惟恐涉他足而誤循徑可謂良工獨苦矣故
臣愚以爲立萬世正之極者孔子繼孔子而發明

疏鈔

卷三五

三六

正學者朱子嗣是若元之許衡本朝之薛瑄以及胡居仁蔡清之徒皆謹守其學不敢銖髮踰越所謂朱子之忠臣也獻章則不以箋經註書為事守仁則不為六經註脚熹之學自茲岐矣然獻章之言曰吾道有宗至千秋朱紫陽其尊信之如此又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致懷後人立志持論可謂至公者也守仁則不欲以自目蓋諱曰吾說與朱子時又不同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矣曰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

疏鈔

崇備

三

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夫學天下之公學也苟以大本大宗為標的則何嫌于後人之殊以相規相益為琢磨則不必其立論之合所患者人懷自是莫肯相下必欲盡掃人之說而歸之己則重為學術妬耳臣嘗虛心平氣而論之獻章守仁之學猶之飲醇醪而棄糟粕得魚兔而捨筌蹄宜其薄訓詁于不事矣不自難有般倭不廢繩墨雖有羿基不廢發率平熹之學實能為獻章守仁而能不為者也要之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也假令世有高明之士必

欲泚汰言辯擺落形迹以見本心自悟自為收斂修之奧竅之中而聖域立躋即以獻章守仁為師可矣誰得而禁禦之若夫垂世立教以中正範天下後世臣謂非熹之學不可也何也世之上智者少而中才以下者多也試呼途之人而告之曰致爾良知守爾未發之中存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猶之奉爰居以大牢响鸚雀以鍾鼓也其不覩覩然驚而逃者鮮矣若夫導之六行演之六藝檢押以制之優游以俟之則五尺之童也家也監未有不可非而之道者也且

疏鈔

崇備

三

夫今之談性命者疎意而事掇拾瞋目而希徹昭靈覺暫明豈不或悟然而物欲旋蔽轉躬之間所得如係風捕影蒸湯空虛迄無可循之學不若從事進修之實得銖則其銖也得味則其味也臣嘗謂學獻章守仁之學其入道也雖易而浮岩踞墮之夫亦或托焉而有其偽學熹之學其入道也雖難而篤志謹愨者尚可服習積貫而無詭于聖人之途故曰熹之學正學也夫于三臣從祀業已力贊之矣奚又為此喋喋也臣誠過計以守仁之學與朱子稍有異同據其

一時憤激之論雖自論為毫釐千里之分察其各自
明通之心非恣為入室操戈之舉第恐後戔戔不復
研審其精微顛務逐尋于聲響見守仁之從祀已久
輒疑朱子之學術為非或謂妙悟之英功高于著述
之富或謂統緒之賢不肖乎羽翼之名意所欲違則
稱之曰聖學之玄珠亦所可排則鄙之曰支體之疣
贅此正守仁所謂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邪說誣
民叛道迫人得而誅之者也昔陸九淵之學稍與
朱子參看人詆之為禪守仁以為極寬而欲洗之謂

疏鈔

崇備

三三

熹有知將不能一日安享于廟庶之間假令今之學
者過于信守仁而輕于詆朱子則守仁豈能一日安
于廟庶間哉臣智陋固不敢立異說以蓋先賢之美
亦不敢徇眾見以背父師之訓竊懷區區輒直抒以
聞惟皇上下禮臣博詳羣言斷自聖心進獻章
守仁以褒寵高明之賢無遺居仁以崇植中正之學
或以蕪言萬分臣可採布之功令自今有倡為新異
之說輕詆朱學者必罪之此非獨以右熹亦所以安
守仁也

議從祀疏

吳中行 右中允管司業事
萬曆十三年八月

竊惟諸儒從祀既以表章先賢亦以風示後學最重
典也頃者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
臣等待罪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焉
聞之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在道在六經是六
經之傳與天地並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孔氏
非謂其刪述之功開羣蒙以垂憲萬世乎故崇祀者
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如何其或謂我明興

疏鈔

崇備

三三

二百年來右文之朝久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一人
不妨多議臣以為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濫也有其
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肇舉儀章匪徒粉飾丕視功
載自有權衡義羽翼六經之功有三焉曰宗源曰修
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
然知宗源而昧修踐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
昧宗源是冥行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
為宗源實體真精無歎躬行是為修踐斯二者以言
乎適道則均也先秦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則傳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汨溺之餘理學晦矣
 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 昭代斯
 道如 日中天經術既備理學亦明即有著述微言不
 出漢宋餘緒 臣愚以為今日議從祀者不宜專據著
 述但當夷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或於宗源有窺皆
 可稱羽翼之功而列俎豆之間者也夫道貫萬世而
 無敵者也凡言學者隨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
 者揀時之弊拯性之偏也尚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
 敵也虛尚踐修則其流或偏外而敵也腐天生豪傑
 疏鈔 崇備 二四

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
 亦未嘗有遺踐履 臣以為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
 並議從祀者也 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
 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
 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
 淪骨薰心忮嫉詆誹索瘢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
 天其過講德譚學者設詞而助之攻操戈之徒各有
 異喙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即令孔孟再生程先復出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 聖天子主
 疏鈔 崇備 二五

張于上賢輔弼贊襄于下言路申請輿論大同此千
 載之一時而 臣等竊見管窺數陳淺陋或亦于慮之
 一得也乞 勅下禮部議覆舉行徐薛瑄已從祀外
 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 體從祀則祀功之論
 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
 矣 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崇正學開異說以一人心疏

高攀龍行人司行人 萬曆二十年七月

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而教化之流隆則學術之邪正為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而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近接邸報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為闡明理學以仰神文教事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

疏鈔

崇倫

二六

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前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斷章句之舊奉臣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今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不過為一人之偏說而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於言者矣夫自孟軻洩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始

敦願有宋儒周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

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

賢者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

京之徒斥之為奸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為偽學

賤逐禁錮人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

聖作民君師即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為祭酒

以司教化存仁為先儒許謙之孫謙朴承朱熹正學

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

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

向風矣我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命儒臣輯

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為主自漢儒

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性理全書

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朱友季詣闕獻所

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之曰此儒

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

悉焚其所著書曰毋悞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

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

一真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者

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成曹端
羅倫莊景章懋張愈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
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士有紀綱下重名節
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
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
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已羣起而議其後故至平今
上下相維持非 祖崇教育之明驗歟不意今日乃
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
章之至憲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即世則所論程朱之

疏

卷之二

二八

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
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以言語形容然其大原
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
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敬即約禮
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
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竝進而主敬
為本故理自明瑩則心自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
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達源而初不流于空寂此
聖學所以為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為初

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謂一生竭盡精
力之筆後人學未達其域豈容輕議况古書皆有錯
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朱儒獨不
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
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
以為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
為陋豈太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
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世
之學者誠能虚心涵諫切己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

疏

卷之二

二九

一己之私意主張於前毋立異說而取聖賢之言矯
揉為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為四書之階梯以
四書為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况今天下
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
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知
欲伸其一己之說為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掃咎於
諸儒之學噫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
聖生乎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

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
不答吾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
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
而成功少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勸堯
獻諫工瞽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
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立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
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
正雖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論之實耳豈以人人
緘默而後為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
疏鈔 崇儒 三十一

孔孟為文飾與程朱為仇敵矣故今對病之藥正在
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民之防而後孔孟之道明使
世則之言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於
是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將 二祖列
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 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
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
窮理必執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自祭克治思天之
所與及而及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一人
君為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
疏鈔 崇儒 三十一

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
學之士 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
之故也奈何及以咎程朱之學也抑 臣有深憂焉自
世廟以前雖有訓誥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
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矣宋
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為工而巧變
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為佛老之徒然
猶知儒之為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
彝之良外有惟 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

一念之發一事之重審其果合於仁果合於義果合
於禮果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方而行之一念之發
一事之動審其非合于仁非合于義非合于禮非合
于智則務遏而弗思禁而弗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為
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 聖王之精神
奪天下之意氣 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
餘 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侵淫于佛
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
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

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崇古以來未之有也臣入任之初適見世則之議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或曰四方多事何暇為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脉危微之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千聖兢兢于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闊之誚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并下禮部覆議一遵 祖宗之舊制毋惑于二三之說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疏鈔

崇儒

三十三

邪臣橫議放恣亂真敗俗懇乞聖明嚴行驅逐重加懲治以維持世道疏

張問達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臣惟欲維世道須正人心欲正人心須息邪說倘邪說橫行則吾道不明人心大壞因而捐廉棄恥潰隄踰防以致男女無別君臣無義名檢蕩然人類滅絕而世道至於淪歟湮沒不可揀藥吁大可畏也惟時有李贄號卓吾者壯歲為官晚年削髮業已自外於名教不足齒矣近又刻藏書焚修卓吾大德等書流

疏鈔

崇儒

三十三

行海內惑亂人心是其人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其書必不可一日不燬者臣請先以其書一一數之而後論其行呂不韋李園濁亂宮闈潛移國姓此萬古大姦巨盜也今乃曰智謀名臣以此為訓是使人起非分無望之想也李斯坑儒生焚詩書百家語矯詔擅立君嗣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此國之賊也今乃曰才力名臣以此為訓是使人長紛更顛檀之姦也馮道歷事五朝朝君臣而暮讎敵此人臣萬古之戒也奈乃曰此吏隱也社稷為重也不知由梁而唐

帝漢前周而契丹社稷凡幾更矣道之所存者果誰
家之社稷乎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有君臣之義也
卓文君不奉父命而私奔相如此失身之婦也其父
卓王孫惡而絕之今乃曰非失身乃獲身也卓王孫
斗筲小才安足與計事孤負良緣遂失佳偶以此爲
訓是使人不知男女聚磨之恥也司馬光宋之名臣
其言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加賦而國用足乃桑
弘羊欺武帝之語此萬古確論也今乃曰光之言可
笑之甚以此爲訓是以稽尅爲嘉謨也秦始皇行事

疏金

崇信

三五

載在史冊爲千古覆轍可鑒今乃曰自是千古一帝
以此爲訓是以殘忍爲英雄也孔子以直道爲是非
萬古人倫之至也今乃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
無是非是又以孔子爲不足法而敢於非至聖也書
之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多刺謬不經與夫藏三
耳雞三足白馬非馬之說何異是其書不可一日不
燬者也至尤可恨可醜者寄居麻城肆行不檢始容
無良輩遊於庵已而無良輩拉妓女裸身當白晝同
浴於池其究也遂勾別士人妻女至有携衾枕而宿

庵觀者一境之內如醉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
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皆名曰菩薩一時士人之妻
女果盡皆直菩薩耶滅禮義實倫常壞風俗蓋至於
贊之行也極矣而後生小子喜其猖狂而樂其放肆
相率相煽以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公然同於夷
貊禽獸而不之恤然此猶童稚之後生也邇來卽縉
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
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氏家法而溺意
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是皆贊之邪說異論浸漬

疏金

崇信

三五

轉移而誘之迷也嗟嗟是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哉
近又聞贊之跡且移而至於通州矣通州距都下僅
四十里倘贊一入都門任寺觀招致而蠱惑之則都
城無知之士女又被勾引爲麻城子女之續矣不知
京畿何地也首善之地而四方之極也帥之以正猶
慮四方未必盡正況可容贊放恣不檢之人以爲畿
甸辱爲四方倡乎是大可慮也昔孔子相魯國七日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考其行事不過曰心達而險
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耳孟子闢楊墨至比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今楊墨之書俱在亦無大謬於聖人不
 過君臣父子之間微有差錯而孔孟即深為此懼今
 贊之書與行其詭辟視正卯甚其是非之謬戾視楊
 墨甚在廷之臣故更慮其世之日入於亂而人復相
 食也贊之不可容也視楊墨等殆又甚矣楊墨猶往
 代也我朝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季文獻所著書專
 斥濂洛關閩之學肆其醜詆 成祖覽之怒甚曰此
 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侍
 讀胡廣侍講楊士奇待側 成祖以其書示之觀畢

疏鈔 卷之三六

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
 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
 誤後人廣曰聞其人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成祖曰
 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勅行
 人押季文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
 諭其罪笞以自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
 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燬所著書最是 祖宗之
 法度又森然至嚴可稽也夫聖道重於古今國憲威
 於斧鉞而贊乃敢以么麼之人訕往聖而背明章亂

一時而禍萬世人心與世道舉何賴焉臣不意季文
 之後乃復有踵訛襲偽倡邪惑世如李贊者伏望
 皇上洞察邪說之非與夫流禍之遠即勅下禮部檄
 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贊解發原籍治以罪季文之罪
 不許再聚生徒講學惑世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贊刊
 行諸書并搜檢其家未刊書盡行燒燬毋令貽亂於
 後則正學不晦聖教自明人心日就於繩墨規矩之
 中而世道庶可躋於蕩蕩平平之盛矣惟 聖明
 覽幸甚

疏鈔 卷之三六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方端 追奪權奸濫諡以彰國法疏

余懋學 追奪寅王諡疏

于孔兼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疏

羅棟 采公評摘舉缺諡名臣疏

郭正域 嚴諡典以重公評疏

楊道賓 諡典愆期請乞會議以伸公論疏

曾六德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疏

目錄

卷三十六

方大鎮 從祀名臣諡典未定疏

黃克纘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疏

胡忻 諡議久定舉行宜速疏

史學遷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諡議疏

黃吉士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疏

彭惟成 清貞二賢疏

彭惟成 從祀易名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追奪權奸濫諡以彰國法疏

方端 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於本年三月內得睹邸報大理寺一本追論黨惡

權奸等事奉 聖旨張居正恃寵自恣致羣小挾勢

作惡黷亂國政本當重處念先年贊理微勞姑從輕

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奪了臣伏讀再四仰見

我皇上乾斷赫然真可軼堯舜儼臣祖宗而湯武

疏鈔

諡卹

不足駕矣臣越在南曹方稱誦之不暇夫復何言第

據臣私見竊有一疑當居正之已故也不尚諡以文

忠已乎抑何獨三越月而尚不并奪之也臣度 聖

意豈不以削奪已嚴姑留此名以償其微勞已乎抑

將以諡在身後且為虛名其有無不足為重輕而可

不必於奪已乎臣愚以為太師上柱國之名即不追

奪而文忠之諡固不可不革也太師上柱國之名既

已追奪而文忠之諡更不宜獨留也何者周公制諡

備美惡於片言示勸懲於千萬世至重典也故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誠慎之矣至我朝大臣得諡以文忠為美文則由翰林入者例得稱居正實之不稱臣姑無責若忠則臣節所係史書之天下稱之後世傳而效之蓋不比師柱為勳爵虛名徒以辨尊貴已也故諡法諡文者六忠則惟以危身奉上者當之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節書曰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公爾忘私蓋必如是而後可以諡此若居正將無愧乎臣無庸如言官毛舉其罪惟據其舉措興革之大致無不

疏鈔 諡卹 二

起於一念身家之私而禍延天下者為我 皇上陳之則不可以忠諡可知已尚書侍郎喉舌司也其額設皆係 祖制二百年來誰得減之自居正當事欲假節省以警服百官遂將南北卿二裁革大半員外主事裁及四十餘員甚至南京禮部無一主事此其任意紛更壞 祖宗設官分職之法此何忠耶左右輔弼股肱臣也舊制政事皆得與聞自居正當事欲專擅行私一切票旨等項盡獨計於私家有事已行而二三輔臣不知為何事者此其專權自恣無復有

人直協恭和衷之禮此何忠耶原任大學士高拱是亦先帝顧命大臣也居正則攘顧命而獨專之已復誣以不軌而必欲中奇禍於人此則用心陰險傾陷大臣視古人所以同心為國者何如是得為忠乎邊總等官皆係封疆重臣頻年以來 陛下竭府庫以輸之邊方邊臣則竭金帛女子以輸之居正至獻餞則半是邊氓而徵陞賞則百分於債帥自是而太師上柱國自是而進伯爵迫迫乎使朝廷無可加之恩此其賄賂公行招權罔止入臣所以奉公守法者何如是得為忠乎交結近侍官員律合問斬居正非不知也乃與已逐太監馮保定交生死居正視保為之根保視居正為之翼其所可恨者在先帝正以 陛下冲年托之保護在二臣即欺 陛下於冲年乘以專恣近者逾保既已籍沒辜雖不盡而根則已拔乃居正但革去師柱已乎此其交結近侍罪且當誅尚得稱為忠乎在江北以巡按御史而使兼提學則力不能徧在淮南以僭運叅政而使兼理刑則勢不能攝在儀真則革去工部主事而征稅漫無所統至今

疏鈔 諡卹 三

缺人廢事爲累不亦此其變亂成法罪合首問是尚
得稱爲忠乎風聞荊州儒生有謗言及身遂設爲限
進之法以妨其入寬爲退限以廣其出尤恐提學官
不肯奉行而復嚴設爲考察以督其必從也則禁錮
儒生妨賢病國以致士類鼓噪天下士怨其不忠矣
田土徧荊州欲定其籍以隱匿也遂設爲清丈之法
以致奸猾官吏紊亂弓冊以無爲有以少爲多甚至
山場湖蕩寺觀房基無尺寸地無不起科以希多丈
之名而不知貽民害於無極此其騷擾百姓鑿削元

疏鈔

論郵

四

氣天下民怨其不忠矣軍糧原有定額自居正專務
節省之虛名盡從裁減一激而爲浙中之亂兵變於
先民變於後損威殘衆幾不救藥此其激變兵民刻
落神氣天下兵民恨其不忠矣 祖宗稅民有定限
無定罰凡以寬民也自居正當事嚴申未完之罰完
及八分者猶不免任俸而七分以下者徑自降謫以
致深刻者獲超遷撫字者多後患此其誨人貪酷屢
召天地之變天下牧民者怨其不忠矣驛遞之禁不
分爲濫而一槩禁革是謂因噎而廢食結怨旅人而

民亦受困矣關津之征不循舊額而過年加增是謂
竭澤而取魚結怨商人而官亦受病矣擯斥正直其
甚者則劉臺以戍而竟死鄒元標等幾死而復戍每
遇陞除輒右同而左異此果有容賢利國之心乎引
用奸邪則進貪縱狡猾之輩布列顯要而借其力以
肆擊於當路復縱僕厮家奴如游守禮徐爵等諸無
賴小人以稔惡於京城鷹犬四布令人側目而吞舌
此果以人事君之道乎當其不奔父喪建言諸臣既
以謫戍矣仍復箝制言官以遂其專橫之心而畧無

疏鈔

論郵

五

忌憚此何勢也迨其病不能起不知天地俱罰其不
忠猶且捏傳 聖旨致使多官祝福於嶽神此又何
禮也極而至於就木之日猶求所以護已過而求庇
厥後焉嗚呼亦長慮矣昔衛臣史魚以生不能進賢
退不肖猶以尸諫而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漢諸葛亮
臨終猶舉蔣琬以自代竊恐居正不甚類此也然則
文忠之諡奚取乎且我朝二百年以來得此諡者纔
四人尚書王英則以曾扈從稱曹鼎則以曾沒事稱
大學士楊廷和則以定大策稱張敬孚則以建大議

稱名有所取在諸臣猶或有不能當者居正果有一
於此乎臣祇見其變亂祖制則非忠於 祖宗動槌
國是則非忠於社稷負先帝托則非忠於先帝負聖
母眷則非忠於聖母罔上行私擅作威福擾亂天下
臣恐忠於 陛下者不如是也今一時天下在臣庶
則切齒以恨其不忠在科道等官則交口以劾其不
忠指寵行私不思盡忠報國在 陛下嚴旨業亦痛
恨其不忠矣漢臣有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夫 陛
下既以為私復以為忠乎既以為不忠復可諡以為
疏鈔 諡卹 六

忠乎文忠之諡恐不可以信天下也唐士有父名晉
肅子則棄進士而不舉者惡音同也居正文父文明
子諡文忠即居正地下無不安而張氏子孫亦宜避
之文忠之諡恐不可以勸臣子也且此不去則諡之
不足勸天下後世必曰 陛下之輕諡法也如此
陛下之諡奸以為忠也又如此夫以忠諡忠人無不
勸不忠諡忠人胡以懲文忠之諡殆不可以示天下
後世也照得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險狡為心忌刻成
性志敢為而實私才能為而實謬十年鼓專擅之威

其漸已不可長四海被操切之禍其亂幾不可為懇
乞我 皇上大奮乾剛即賜俞旨將文忠濫諡一併
追奪於居正所設切苛刻之法有經今釐革未盡
者盡行釐革復舊令天下後世曉然知為人臣子者
不忠之戒不惟諡法明而國法以彰其有裨益於今
日綦隆之盛治者蓋不渺小矣臣位非言責罪在越
職然律有之諸人許其直言無隱臣忠憤所激自不
能已敢援諸人之例出位奏言倘於國是有裨萬一
勿論治臣以越職言事之罪即鼎鑊甘心焉奉
疏鈔 諡卹 七

聖旨張居正濫諡着追奪了該衙門知道

追奪黃緣王諡以杜非分疏

余懋學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惟爵以馭貴諡以易名斯榮辱之大柄而勸懲之大機也故聖王嚴之如其道雖貴顯不為私非其道雖權勢不容扼要于祖制順人心安而已矣若故成國公朱希忠先年定襄之王恭靖之諡其得為順祖制人心也乎其果出於聖衷之獨斷而無黃緣於其間者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使祖制而可無法也祖不宜以既往之咎為陛下瀆

疏鈔

論

八

也祖制而不容不法也臣安得不以不違之復為陛下願也臣查得萬曆元年十月朱希忠病故其弟都督朱希孝上章援昭寧王張懋事例乞恩追贈王爵署印侍郎劉光濟郎中陳有年執奏以為不可故大學士張居正素交希忠心是吏部之奏而重違希孝之私曲從其請稟擬王贈于時南北科臣劉不息王願等爭之陳吾德復力爭之道臣楊家相蔣科等亦共爭之俱從寢閣未幾陳有年以疾罷陳吾德以罪謫皆居正憤其異已而斥之也夫公家襲爵子

孫非建立奇功生死只依本爵之聖祖欽定之載在職掌法也英國公張懋黃緣僥倖得贈王爵此武

宗中年近例出自內降非法也法與非法居正豈不知之而故以非法則亦以萬金之入四姬之獻故爾臣時行取在京每見舉朝臣工語及此事無不私相駭嘆以為希孝通神之賄居正震王之權而朱希忠者先無汗馬之勞歿有袞冕之耀壞法亂紀自今日始也有如聖天子一日親提萬機或定羣辟若希忠者三禡之詞其能免乎臣有以知希忠之不能

疏鈔

論

九

終王也夫希忠之不宜王諸臣論之詳矣然諸臣止言希忠無功之可紀而不知其有罪之當誅正言希忠醇謹之可加而不知其黨庇之當戮臣敢為皇上陳之在昔世宗肅皇帝英明天縱威福由已其時作奸之臣有三旋皆伏法無赦曰仇鸞也嚴嵩也陸炳也仇鸞總握戎政逆節已萌希忠時掌右府知其跋扈之奸而不能發此其黨鸞之罪一也嚴嵩久竊大柄殘害忠良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大干國憲希忠與之相結至以女妻世蕃之子交通出入凡世

蕃之奸政希忠皆所與聞世蕃之沒貨希忠又所庇
 匿此其黨嵩之罪三也陸炳久署錦衣衛恣行兇虐
 希忠與之結納又從而羽翼之柄死其妻_子貨產又
 皆希忠代為管理朋庇有迹此其黨炳之罪三也在
 律交結朋黨者刑竝無赦方三奸伏法之時其相黨
 或竄或逃會_亦少貨希忠獨以巧手彌縫獲保無恙
 偷生之為幸乃尤得以朽骨冒非分之尊微甚美之
 諛此其干賞罰之章不既舛乎抑亦何以服諸人之
 心也_臣復觀當時言希忠之勞者有曰扈蹕督營効
 疏鈔 論 十一
 有勤勞夫所謂扈蹕者蓋指嘉靖十八年從承天而
 言也_臣聞其時駕至河南方行宮失火震驚 聖躬
 陸炳時亦行擁衛以免希忠為扈從大臣守衛不嚴
 咎將誰任至於總督團營及五軍營則戶部郎中汪
 宗觀曾劾之兵部尚書王邦瑞亦曾劾_是悞無為戎
 政大壞而乃掩罪為功肆行_請乞吾誰欺欺天乎
 此乃希忠捏詞以欺居_正又捏票以欺 皇上
 扶同奏啓蒙蔽_主聽甚矣居正之無君而希忠之
 亂法也夫由前言之希忠之無功既如彼由後言之

希忠之有罪又如此其隙肇于張懋而其防潰於希
 忠希忠而不奪則無以杜非分之_請張懋而不奪
 又無以服希忠之心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
 下臣民仰 聖天子總攬威福之權蓋十年餘矣然
 而未聞有以此事為 陛下言者則以為成事之不
 說而空言之無補爾_臣聞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死亦何知而春秋之誅死者於
 既往所以懼生者于將來也_臣懇為 祖宗成憲慮
 為_{國家}名器惜乞_勅下特召內閣九卿大臣查
 疏鈔 論 十一
 將先年諸臣今日所奏質諸 祖制參以輿論如朱
 希忠生前美果功在 社稷褒贈宜厚_臣其伏妄言
 之罰如其罪淨於功不應令甲徒以黃緣權奸功冒
 非分則乞 明詔_外追奪爵諡將張懋先年所贈
 一體追奪以示顯罰使後來者知公議有所不容則
 雖微微竊于百載之前而尤不免于百載之後即使
 幸而獲免公議森然載之簡冊嚴于斧鉞妄_請者
 有所懼而不敢肆作威福者有所制而不敢專公道
 大明人心共快天下後世翕然仰大聖人所作為出

於尋常萬萬矣昔嘉靖中有旨罷元君之享黜吳澄之祀此皆先代君臣廟祀百餘年矣一時言者陳其不可皇祖卽以大義毅然奪之故天下稱皇祖獨斷之明而加諸人告之功况與張懋永忠當代臣子久于公議我皇上一旦亦以大義削而奪之豈不與皇祖室有光哉臣草莽迂愚不識大計切謂此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臣以昧死爲陛下言之伏惟聖明採納焉

疏欽

諡部

十一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乞追成命特錄

遺賢以光卹典疏

于孔兼

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設諡典以待臣子也褒貶勸懲之道寓焉以臣子數十年之生平而括於一二字之間其擬議宮殿以一時欽定之嘉名而垂之青史千百世之遠其錫予必慎此譬之繪工寫像妍媸必肖其人太史立傳善惡必考其素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我朝文臣得諡不可枚舉矣自臣睹記彰彰在人耳目者如嘉

疏欽

諡部

一三

靖間臣都御史孫燧之以忠烈諡副使許達之以忠節諡隆慶間兵部員外楊繼盛之以忠愍諡遠年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之以忠介諡蓋洵洵名稱其情乎乃若臣都御史吳時來得以忠恪諡也則大可駭者且係臣部職掌何可無言夫時來爲洽亭中也當嘉靖末年嚴嵩橫甚時來具疏斥之曾經杖戾臣論難焉此其一節可取者然議者謂其借建言之名避琉球之差人言尙籍籍也無何晚節頓見依阿參之公評尤多疵類有謂其囑託縣官雖利止三四金而不

辭者有謂其每值大選則移書吏部為人求討善地
 一歲所得不啻千金者垂涎太宰而科場一事竭力
 周旋王麟趾之疏誅其心矣擠排同輩而授意御史
 曲媚權門史孟麟之疏指其事矣受許 諫之厚餽
 而營 兵部則萬國欽之言也結詹 為同志而
 虎翼要津則縉紳共知也夫大臣必潔已奉公始終
 一節乃可為忠乃可為恪而稽之諡法盛衰純固之
 謂忠廉方公正臨患不忘國之謂忠敬共官次之謂
 恪溫恭朝夕之謂恪時來有一於是乎以忠恪諡時
 疏鈔 諡卹 一四

來是嫫姆也而肖之以西施檣杌也而傳之為元凱
 蓋生前有所因緣故死後有此報答雖諡典業有成
 命而人心之公非公惡自在也 臣因考之先朝御史
 楊爵其精忠激烈至死不靡視時來何如遠者刑部
 侍郎陳瓚之清標勁節尚寶司少卿孟 之苦志篤
 行視時來又何如而身歿未蒙一字之 諡若風懷
 闕典之恨致使珠璧沉光於瓦礫蘭芷韜芬於艾蒿
 蓋由遠者無與昭宣近者無所攀附故諡典雖未霑
 恩而人心之公是公好自在也嗟哉古人以惡諡代

斧鉞欲創小人然將來令人以美諡代玄黃及婦小
 人於既往遂令識者謂諡典為盜名之招禍官為諛
 人之府豈不憾哉 皇上誠有意於勵世風乎利
 節不終若時來者不可不議奪也誅既 之行諡正
 未死之奸諛懼矣實行未褒若楊爵等 不可不議補
 也褒行日之忠賢而今日之忠賢勸矣堂堂天朝而
 正人有未聞之幽光非旌直之令軌小人冒君子之
 美諡非善和之定論如蒙勅下禮部廣詢公論并考
 諸臣履歷時來忠恪之諡應否追奪楊爵等三人之
 疏鈔 諡卹 十五

諡應否追補即為議覆施行所關於士風國典非淺
 尠也茲事也 臣有慨於心欲言久矣昨見南京刑部
 尚書孫栢諡為簡肅人心快之感今追昔故為僭
 如此

禮部 復疏

國家馭臣之典莫重於易名必其人行 名節始終
 無玷公論翕然其稱者方可緣實定名斟酌諡法而
 予之蓋施華袞於一字昭激勸於千載所繫非細故
 也今據員外郎於 奏稱已故都御史吳時來忠恪

之謚當為追奪臣等謹按時來初為給舍抗論權奸
致蒙嚴譴風節頗稱表著逮其晚膺徵命躋躋要津
乃舉動乖操持頓改節據諸臣論劾有謂其何媚
求造陰害良善者有謂其請託公行廣臣等稽考叢
疵累垢素望已盡損矣乃穢聲未息方臣前美謚濫
得於身後故舉議噴噴愈為不平今指摘雖出於一
人而諮詢實協於公論相應追奪其謚以為大臣晚
節不終者之戒至所稱御史楊爵等除侍郎陳瓚少
卿孟秋制行雖高為時未久姑俟論定另行酌議外
疏鈔

謚郵

十六

惟楊爵精忠勁節百折不回義氣英風九原可作乃
昭昭在人耳目者相應補賜以謚用彰國家褒崇忠
直之意抑臣又有言焉夫謚典賜出 皇上擬自內
閣原非臣等禮官所得預者顧與其輕而予之毋寧
重而議之蓋以人品必詳覈而後真義必博訪而
始定耳不然如時來乍賢乍佞之譏雖臣等情在朝
廷一予一奪之命不幾於褻乎合無臣等後應得與
大臣奉命與謚者 皇上仍令臣等行各擬按官或
采之鄉評或考其宦蹟回覆到部容臣等再訪朝議

果係真確無所阿徇者方覆請臣等裁乞將欽定謚名
書於旨意明告在廷以示光耀庶名實符而得者不
致於僥倖典制嚴而觀者益切於感竦此亦維風勸
世之補助也奉

聖旨其時來既有疵議着將謚號追奪臣等准補謚
以後大臣奉命與謚的你部裏選備查素履博采公
評詳議可否請旨裁定毋得徇私濫給致亂名實有
累盛典

疏鈔

謚郵

十七

循職掌采公評摘舉缺諡名臣疏

羅棟 禮科左給事

萬曆二十六年 九月

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國典重羣議定

臣鑒明

我國家磨勵至工意至深矣生也高下

如有爵

以馭幸死也軒輕其人品有諡以易名 有時窮而

諡無時窮故諡為至重諡猶可茲而諡不可茲故諡

為至公諡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

獨以章往者亦將以勸徠茲據大明會典內一款大

臣應得諡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

疏鈔

諡卹

十八

近該京幾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諡法大約感時觸事

見為名之其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修見蓋棺之論

定無嫌愆取 皇上勅下部議察案參訂於下而是

非不認聖明獨斷於上而予奪無私在斯一舉矣准

議諡開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惠其近者 臣等

請及其遠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說史乘之 刊載有

勛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聞 一人兵部

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

溫是也文定少喜談兵長多奇節當宸濠發難之日

循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賊不

逾時而寇惡就擒禍穢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

世猶憑之矣伯溫聲著西臺召臥西苑 臣鑒明

之秋餘勇可賈深恐其險阻先聲所警遂 臣等

其不血刃而會長 臣等降龍服也携而復歸伯溫之威

名四車亦畏之矣若其當年文定與王守仁實共死

生伯溫與韓雍可稱伯仲今守仁得諡文成韓雍得

諡襄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為折衝禦侮甲

冑有勞之諡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

疏鈔

諡卹

十九

在人耳目間者二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部左

侍郎吳悌是也元禎洞識本原接濬洛關閩之正脉

動成文魚陳禹湯文武之許謨雅受知於孝廟獨不

合於宰臣八仕垂五十年在朝僅九閱歲士大夫想

望其風采比於祥麟瑞鳳非虛譽也吳悌接統象山

溯淵源於立大玩易疎水妙進退於觀時 臣等

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入仕三 臣等

二十餘載士君子誦論其氣象擬於嶽時 臣等

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倫共相規切吳悌與羅洪

先妙解靜修今羅倫得諡文莊洪先得諡文恭二臣亦寂寂至今未補竊以爲勤學好問遠遜不義之諡法賞亟議矣其他若都御史魯穆希心玄曠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部尚書郭宗臯敦尚風節薑注之性老而愈烈僉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亦確守四知之冢法大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踪刑部尚書李遷歷宦塗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田一儁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間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絕俗尚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

疏鈔

諡卹

二十一

允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之持風紀中允張元忬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以亦未可靳也夫明興二百四十年以來海宇爲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臣等所舉其狹俊又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靳名賢臣之榮哉亦爲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國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諡尤難之難舉

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時之議論流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則俄而議與又俄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國體不若慎重自今日之爲得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伏乞勅下禮部以臣等聞見所已真者具採取所未備者仍照臺臣之議附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訪必羣議盡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俱調如鹹淡甘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請施行則功德既已湮沒者倏然耀迹於千古聲名既已漸滅者燁

疏鈔

諡卹

二十一

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爲昔之諸臣榮乃實爲今日之諸臣勸也臣世道未必無關繫矣

懇嚴諡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禮部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數十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諡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候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擢舉缺諡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

疏鈔

諡部

二十三

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河從更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虚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 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一碑漸遠而黑白帶消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

應補者十五人 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

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爭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諡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

疏鈔

諡部

二十三

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入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 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清心理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逾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

言殺身退讓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
臣列之當補當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
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忬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
事蹟未能臚列而眾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
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
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
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
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
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

疏鈔

諡卹

二四

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
考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
形於怨等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欵列名
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
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撻誓諾而
已嘉靖三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

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
逾其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
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
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
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
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
原額計其根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
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設為難辭欲上
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

疏鈔

諡卹

二五

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
不守即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
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人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
千悉諉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侈為功
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
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遂迎取
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
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

迎王於刻刑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請之為
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有疾煩懣詔歸衣衛
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
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
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
搗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
掌吏部事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

疏鈔

論郵

二六

卿長貳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幼
去大臣之賢者十五人如葛守禮之類本考察廷
臣分為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
為一等留用鄒懋卿楊順等為二等亦留用葛守
禮等為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
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
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
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由是士論
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已以攝眾

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
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
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冷阿澳忍
之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
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邦禮
苞直公行脂韋卑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
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
奠會殯極已發進拜而回太宗伯體統掃地盡矣

疏鈔

論郵

二七

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為四方傳
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應改考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
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
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
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
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
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益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定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玉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

疏鈔

諡卹

二十八

火燎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

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災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疏鈔

諡卹

二十九

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為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為誌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寃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同凜如一日其歿也至不能檢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

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
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
官不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
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
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
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
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

疏鈔

諡郵

三十

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
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五官監侯楊源豐城人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
任五官監侯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
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
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搃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
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
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
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

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判上引
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
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
亦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
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塋之精忠勁氣百打
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
補諡

疏鈔

諡郵

三十一

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
何止數十萬眾晉位家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
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
擡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
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謚典愆期積踰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

以伸公論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祠祭清吏司案呈到 惟人生平行誼定於蓋棺國
之謚卹大典掌於禮部故自國初以來大臣病故議
祭議葬則并議謚載在令甲可覆按也迨後議論日
滋異同互起秉國成者苦於人情之多紛掌邦禮者
怵於衆口之難調至萬曆三十一年節奉 聖旨謚
號重典前屢有旨會議今後該謚的都候類題行欽
疏鈔

謚卹

三三三

此夫會議於廷臣則公是公非合衆論而始備類題
於禮部則真是真非總兩端而取中砥末流維國是
計無踰此顧自三十一年迄今五年茲又歲終矣於
時不爲不久物故大臣不爲不多其間固有人品卓
犖德業茂著而爲輿情所推服者亦有生平盡壞名
實無當而爲公論所共棄者又有或賢或佞或可或
否介在疑似而未有歸者不及此時爲一分別使骸
體之骨雖死猶香奸諛之舌雖沒不斬於以風有位
而憲將來及日復 日年復一年視易名盛典若危

機險寔相顧而莫敢議在部誠可托以自諉然荃
茅同腐玉石俱沉今後世視之堂堂聖朝會無一人
可謚則誰之過也 愚以爲及今議之則朝端之寘
察草野之父老猶有親見其人而習其行事者故聽
睹真而品藻不淆若再遲久故老不存塵跡湮滅揣
摩任意毀譽失真勢必需顯子孫而後可繼夫至顯
子孫爲政而賢奸倒置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會議類
題本欲以伸公典而反以待私求也豈明旨慎重意
哉 臣請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冬止凡蒙卹大
疏鈔

謚卹

三三三

臣容 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單如行取事例先期分
散大小九卿及臺省諸臣會議應否易名各開事跡
下會送 部再加從公酌擬奏聞以俟 聖明定奪
仍乞欽定期限或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永爲成規
庶盛典不至於久廢而 部職掌亦不至於久溺矣
抑古記有之議人易爲人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
易惟公惟恕稱物斯平 願與議諸臣虛心以廣見
聞實心以審毀譽平心以度時地厚心以持議論毋
執偏見而有成心毋過責備而有刻心毋任意氣而

有勝心毋致禍繫而有伎心協力體國其襄盛事則
公恕兩得而於知人之道庶幾其不爽乎臣本庸愚
又抱沉疴屢疏乞骸未蒙矜允方求一去而不可得
何敢輕任斯役然思一日在位則當一日業官竭歷
從事利害禍福皆不敢顧倘忠貞亮節之臣表在懸
冊光於史乘不至與庸庸碌碌者同類而俱朽是亦
臣報國微忱而忠臣陛下之職分也仰祈 聖明鑒
愚衷特賜俞允俾臣部遵奉施行善類幸甚天下
幸甚

疏鈔

論郵

三四一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以勵風節疏

曾六德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自幼知有先臣刑部尚書彭韶其文學節槩施著
當年者皆人所難及至考其諡惟曰惠安夫惠安固
韶之所有而不足以盡韶也士論咸共惜之是以先
臣林俊疏言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愛
為國文有也正有進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
世其視吳納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永盛諡文莊
足為詞林並美舍夫錄細不類其人等語即俊所
疏鈔 論郵 三五
可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足為今日考信之徵矣值
茲會議之日臣敢直述所聞伏乞勅下禮部博稽記
載詳酌公許將彭韶改諡確盡生平庶慰忠魂光國
典勵世風悉係於此臣不勝悚息之至

從祀名臣論典未備乞議補以昭右文疏

方大鎮 浙江巡按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接邸報見禮部一本論典愆期積餘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奉 聖旨諭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近年物故應否易名的都着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議來若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此 臣竊竊 皇上賜諭臣下必準諸國是明至慎也采諸定議明至公也際此盛舉在廷諸臣靡不獻議

疏鈔

論邸

三六

備采擇其近年物故大臣應得諡者如部所陳慮無不當功令仰副德意 臣至愚陋聞見短淺竊以從祀二臣為請濟部議所未及幸 皇上垂聽焉先帝尊崇理學以尚書薛瑄從祀孔廟我 皇上復采廷臣議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三人并從夫理學者國之所寶也自 皇祖開基列祖紹統道化熙洽真儒輩出至我 皇上始以四臣應厥祀典可不謂作養之厚選擇之精而表章之盛歟乃四臣之中瑄以文瀆諡守仁以文成諡獻章居仁則

未蒙賜諡臣以為祀典均盛典也其例至嚴然文武諸臣得諡者以百計其從祀在廟者僅以十計在

理學僅以四人計故得諡而不可得祀者有矣未有既得祀而不可得諡者也今二臣祀而未諡似於盛典有闕焉國制惟文武大臣例得諡如瑄守仁爵至尚書及於封拜固與例合獻章止授檢討居仁止布衣此之於例似難逾格然諡者正為賢者而設也二臣之賢不減文清文成業以同升庶位並歆俎豆之榮何獨格於韋布遂斬易名之典 臣查獻章師事吳

疏鈔

論邸

三七

與弼博綜經籍獨居小廬山默証大原致虛立本信戒慎恐懼之非偏靜應端倪齊上下古今之穿紐廓高明之宇而洞豁無疑遊廣大之途而超脫不碍篤孝慈闡遂絕意於進取勉承召命即連疏以乞歸出處之矩不踰義利之關尤峻蓋性靈之涵養既厚而妙用之時出自員也居仁操主敬為宗旨勵躬行為實地謂孝弟即堯舜則事父不難嘗糞敬兄不懈白首謂謹獨最深切則對妻子如賓客處家庭若朝堂斥遠戎寇非立判疑似析百家之辨細入毫釐主白

鹿洞源之講席闡周易古理之精微蓋踐履克篤乎躬行而體認日深於心得也故獻章之學以悟入大都近於文成居仁之學以修入大都近於文清並邇洙泗之源胥躋顏曾之室上以羽翼聖真下以楷模世教此宜亟為補諡以表斯文之英彰祀典之美者也唐制養德丘園聲實並著則諡曰先生而宋賜徐積諡曰節孝先生林通諡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諡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楊棟請諡羅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郎中顥不過御史中行從彥不過主簿頤以布衣薦為說書僞則終於布衣者也廷臣請之當時允而行之故考之前朝賢者賜諡不問品位崇卑不問布衣徵士其名不列理學者有徐積林通之例在其名列理學已入從祀者又有周惇頤程顥程頤之例在昭昭史冊並可援引况天朝崇儒遠邁唐宋而獻章居仁之補諡又寧可後於數臣者乎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再加查議灼知國是定論之所在博采確議將陳獻章胡居仁補諡恭請上裁則聖神獨斷而一代

之曠典聿昭儒臣表揚而百世之觀瞻在是矣

疏鈔

諡部

三十八

疏鈔

諡部

三十九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以光盛典疏

黃克纘 山東巡撫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伏覩 皇上允禮部侍郎楊道賓疏將近故諸臣

未及賜諡及事以論定應補給者俱博採公議欲與

易名夫人臣效忠於當年原非買價於泉壤而聖主

褒崇於一字實以示勸於千秋此一舉也激昂士氣

維持世風恒必賴之可不慎哉又見科臣邵庶疏舉

戶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周天佐應諡 臣 讀其疏因憶

先朝與天佐同救楊爵相繼杖死獄中者有御史浦

疏鈔 諡卹 四十一

鈇焉鈇山東蓬萊縣人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出按

挾西時富平人楊爵先以御史上疏言春雪非祥瑞

不宜頒權姦非忠信不可適及崇道教興土木諸事

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此觸 肅皇帝怒械繫

下獄蒙管二次延兩月餘言官無敢救者會九廟災

天佐應詔陳言訟爵寬乞赦之以修實政有旨着綁

鎖下錦衣獄榜掠三日而死自是人益以言為諱鈇

在陝西不勝忠憤復上疏訟爵寬被逮下獄榜掠六

日而死其死與天佐相去七月而所言同一時也今

科臣疏及天佐而遺鈇意者歲久事湮或未盡知乎

然爵在獄幸而不死今已得諡天佐鈇不幸而死雖

蒙贈官錄後而論議不及是同一忠義生忠蒙卹而

死忠見遺也又使今日天佐得諡而鈇獨遺是同一

死忠而前死為賢後死為非賢也必不然矣古今宇

宙所賴以維持者忠義之氣彼正人君子見忠臣在

難奮不顧身犯雷霆之威而往救之即使其言得行

忖俱無禍如祁奚之救叔向趙氏之救叔孫豹義士

猶盛稱之書之史冊以為美談况忠臣獲免而赴救

疏鈔 諡卹 四十一

者蒙禍流血垂楚畢命杖鉗此而不蒙一字之褒以

慰地下之魂則諡法更為何等人設乎或者以二臣

位不過郎官於禮未得易名然觀春秋大夫如魯衛

季文子甯武子公叔文子之流俱有諡天朝之士可

以當列國之大夫今二臣已贈官九列是天朝之卿

士也尚可與公叔文子輩比例乎夫褒崇忠節垂勸

後世者禮官之職也微顯闡幽助宣德意者守臣之

職也 臣 叨撫山東風化是司謹以鈇諡 為 請伏乞勅

下禮部覆議將鈇與天佐一併賜 諡 則忠魂既慰

心益勸而於盛典有光矣

疏鈔

論郵

四三

論議久定舉行宜速乞勅禮臣早彙衆議以襄

鉅典疏

胡

忻

禮部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編惟人主所以風觀有位者曰爵與祿第爵祿可馭
之於生前而沒世之後貴賤一丘孰為勸懲聖人又
制為諡法以馭之若曰一時之羶鄉可慕也萬世之
雌黃尤可畏也於是賢者益有所恃而力於善而不
肖者亦有所仗而勉於善世道清明人心震耀此道
隆耳我 聖祖開天勵世首重斯典列聖紹繹舊章
遵行勿替二百餘年矣自萬曆三十一年偶有類題

疏鈔

論郵

四三

之議浸淫湮廢於今年遂令名世大賢與尋常齷
齷之流同就泥海勞臣節士能不惋傷天啓聖衷特
允禮臣之請許將三十一年以後物故者從公會議
具奏又將三十年以前應諡未給者一體表揚綸綍
煌煌羣工莫不感幸竊曰大哉皇仁是何累年之
所停閣者公乃一三宣豈若此也夫何素言之後已
幾半載聞禮臣敦促議單尙多趑趄觀望未肯速集
是奚以仰答 聖意俯慰輿情乎 臣切謂是非原有
定評人心亦自不死今應諡諸臣有已列名諡冊者

亦有謚冊未及載名而孤忠大節懿範閎猷昭昭在人耳目者臣至寡陋不能盡詳如據所知言之節義如周天佐浦鉉楊光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格如魏學魯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賓王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勳樹如在文定毛伯溫皆凜凜骨鯁表表羽儀公論僉推誰能洗索其餘賢者尙多諸臣但矢心天日直舉所知便可速竣鉅典有何顧忌有何疑畏而遲遲至今令皇上褒予賢臣之寵澤闕塞而莫爲之宣嗚乎事已太遲

疏鈔

諡卹

四十四

勢不可緩懇乞天誥臣嚀禮臣速稟議單蚤行題覆無使羣情久鬱盛典終虛庶往哲之幽光不以沒世而頓晦而羣工之操行將因茲舉而益奮矣臣叨厠禮垣事關職掌輒敢效其諤諤如此惟聖明允察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謚臣之所不及疏

史學選

雲南道御史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列東臺例聞謚議據禮臣之所開列與臣冊外之所信聞俱一一開送該部俟禮臣之裁計臣之復贊獨以近者傳述遠者無聞顯者曹稱賤者棄首是高官大爵再獲誇張而捐軀時制永遭隱晦祇添譽墓蛇足誰識鴻漸羽儀扇炎風而鼓熱中濫觴佳典罔裨化育非策也竊謂仕優祿重恩榮既深尋當暨亦其職分惟甫博一官卽能奮身殉國或就刀鋸或

疏鈔

諡卹

四十五

斃杖下或戍後終身臣偃蹇沒世激烈猶能動人苦楚真是酸鼻而議者輒曰位卑不稱行義無多夫身不能長存衆善何由積見若必高位而後可直須俛首以偷榮諸公奚德於顯者而慕通醜窮之苦譬之女始于歸遭變決志固來必較論其德性才幹而羣然以完節歸之矣逸瑾彬寧之際王臣在握虎噬方張非自分灑血一腔忠魂擊賊者未易吐氣世廟龍興率親之仁旣篤崇本之說捐投天意難回批鱗必禍赫赫灼知無可微倖臣一臣據經守舊雖未

能將順而懷德戴先亦自有一從龍逢於地下禦
魑魅於遐荒果何求哉故謂諸臣所見之未化所遭
之不偶則可謂忠肝義氣非粹白則有不敢誣也况
城破被戮軍非遭殘者勢迫無奈未必計必喪元國
家恒為列祀易名以此蹇蹇匪躬之臣視死如歸而
反不蒙一字之褒安乎未耶輿情共憫寵錫宜先在
諸臣身且不知名於何有而在景行仰止者則宜扶
植剛大之氣令骨充塞於宇內也謹與一二同志
臣緝綴諸南巡議大禮杖死諸臣姓名及特立獨行
疏鈔

論郵

四十六

苦節終身潛心理學禮重儒紳者詳錄其行實併疏
上聞伏乞勅下該部詳加議請庶顯微闡幽而忠
不至於湮滅醒頑立懦則豪傑因是以益奮矣其所
裨於世道人心豈淺淺而已哉
計開
諫南巡十一員
員外陸震浙江人知太和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
為武庫王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
欲出震抗疏諫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不死陞
車駕員外郎同黃鞏諫南巡於庭死而復甦書

與諸子吾筆亂神不亂章

完卒

行人孟陽山西人正德間進士平生以名節自砥
礪官行人奉命勞軍宣府即與監督中官抗禮總
鎮魏遺一無所受又差祭墓韓府常儀一切謝卻
時行人三載無不遷科道者陽忤權貴遂久不遷
會武宗南巡慨然倡同官抗疏極諫直指權奸悞
國欺君之罪下錦衣杖之尋械繫跪午門前五日
又杖遂死

主事劉校

何遵

評事林公輔

行人司司副

疏鈔

論郵

四十七

余廷瓚 行人李紀賢 劉平甫 李翰臣

詹軾 照磨劉旺以上諸臣畢命武宗停

宗社免憂生民什塗炭者諸臣一死之力其中皆

郎署廷評行人筮仕之官故其生平行實多不可

考然一死足以槩終身安俟他求哉不示教場何

以勸世

死貶三員

指揮張英聞武宗南巡挾一囊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一血流滿地侍衛

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一 汚帝廷灑土淹血
耳殞命獄下夫英一冷落武人耳當蹕泣諫列頸
悟王武弁中有此烈腸真可與逢比同遊矣舍此
不諡更復誰宜

武選司郎中黃鞏福建人弘治間進士歷車駕職
方郎服除會武宗北巡或阻鞏行鞏書屋曰石田
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阻竟
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上將南巡時寧庶人
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

疏鈔

論卹

四八

交通江彬又捱勁兵在左右公卿交疏不聽鞏疏
六事言甚力陸震見疏卽碎已草曰願同署名
自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臣縛詔獄鉗
校於庭五日三訊杖百餘生繫逾月除名鞏體最
羸衆咸痛必死乃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
其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
舉火貸米鄰家恬不介意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
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漸千載不朽世之人
顧以彼易此何耶生平沉一 學雖疾病支離手

不釋卷

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書請遊幸恐家人見而
阻之巧避居靜室雖妻子不能近貶謫終其身
忤權瑾六員

給事中戴銳徽州人正德初聞劉瑾亂收逐大臣
劉謝等遂率六科並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傅
托大臣以安社稷瑾大怒捏旨差官校逮繫後落
職家居親長哀毀卒於柩前

疏鈔

論卹

四九

銳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
御史者自怨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曰
古人恥不與黨爾乃晦耶瑾令復獄詞去銳疏首
權閹字斌不肯謂其條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
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安失計奏
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至死瑾誅
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
賄張雄令曲祥并賄斌斌不定雄竟陷斌安置武
昌感疾卒

戶科給事中劉蒞疏權奸事勢異常言各處

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多言言皆剴切後

當途瑾竊柄又首倡讜論當時被朴幾死瑾復檄

郡中罰穀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

鵬又承瑾意誣蒞以貪削籍為民嘉靖初屢起為

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

御史余禎江西人初知江陰政績顯著適朝覲吏

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

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

復命俟於朝門適是瑾又與抗禮即捏旨送錦衣

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

仍行原籍查禎男淡林起解補倍

許天錫 周鑰以進士皆以途瑾死然未考其

行事僅能錄其姓氏耳忠而不顯大可悲也

死宸濠三員

知府宋以方湖廣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

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

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

獄濠又械以方置所

中以方罵濠不絕自赴水死

兵部出差運事馮應聰

江西布政司參議黃宏諸臣遇宸濠之變被收入

獄獨三臣以不食死

議大禮死杖百者十七員

編修王思江西人武宗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

敢言者思具疏言微倖蠱惑諸不法事忤旨杖闕

下降嶺南驛丞為庶吉士每試輒先同列獨不

應酬文曰美其辭以悅人而因以眩是非豈惟吾

才不能亦心所弗敢及授編修時有倖進者慨然

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立身自有常法

誘利而合休勢而徇如鄙夫何或嫌其立異曰鄙

夫非尚同也哉聞者咋舌去寧藩變作拳裳宵赴

軍門功成亟歸其不言勞後詣闕諫議大禮下獄

廷杖死

編修王思 給事中裴紹中 毛玉 御史胡瓊

張日翰 郎中楊淮 胡連 員外張燦 申良

主事臧應奎 係瑜 余 安 殷承叙

張源司務李可登以上諸臣做之楊爵等曾何
優劣或與或否在彼雖無不平之嗟而旁觀覺有
不均之嘆若論事實則仗節死官烈業已盡若論
人品則蓋棺以後可無遺恨若憚多人則節孝歲
一歲巡求時時奏請錫坊示旌殊不為厭而何屬夫
豈死之臣且自來庸濁冒諡者夥矣得諸臣芬芳
可與光史冊啓後賢又何必斤斤過慎而致疑此
有老人也

貶斥三員

疏鈔

諡卹

五三

修撰楊慎少年登榜首無書不讀爭大禮始奪俸
既而下獄終成滇南四十載竟客死慎之言曰
家養生百五十年使節死義正在今日詔收回首
領猶撼門大哭不也丹心貫日正氣凌霄奈何不
令與忠孝狀齊名乎

考功司郎中薛惠亳州人高才博學究心性命獨
窺底奧既登進士為考功司郎中會大禮議起抗
疏直言忤旨詔下錦衣獄尋削籍放歸益研問學
勵節行與王廷相崔銳書問往來辨析名理終其

身無遜世之悔居家孝友居鄉端潔平生無一言
一行不中繩墨真醇儒也家居時撫按交薦堅臥
不起

郎中夏文勝始諫南巡繼諫大禮竟遭削籍文勝
在武廟為儀郎在世廟為選郎俱非言責倂係何
難悠悠待遷乃始諫南巡下獄繼議大禮遭斥可
稱鐵漢矣

死節一員

指揮韓成鄱陽之戰羣賊迫 太祖舟成日事急

疏鈔

諡卹

五三

矣請為紀信誑楚之謀於是衣上衣冠而出謂賊
曰諸君力鬪不過為我耳我死則已何必殘傷餘
人遂赴水死賊稍懈遷延久之救兵至如此臣者
臨機出謀從容就義雖在異代猶宜感慨起敬悲
歌示酬况其作我祖艱難之業開後禩垂裳之化
則無忘我祖高厚之勲者亦自不能忘情於成也
諡豈可少乎

直諫六員

山西平遙縣縣訓導葉居昇寧海人讀書說禮分

教平進以星變陳言曰今天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曰分封太
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語皆切直上怒逮
繫刑曹問狀疾死獄中應詔陳言切中當時膏肓
灼見後來事機是我朝第一篇奏疏亦我朝第一
箇死官誰謂其事遠可忘官卑可忽耶

御史陳祚吳縣人永樂間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
叅議嘗與臬司同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
耕月作者十年宣德初祚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

疏鈔

諡卹

五〇

疏乞御經筵進講宣德秀大學衍義或摘其語以
動上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英宗御
極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蒙葬
且未成服乞歸不允明日復上章益痛切上嘉其
誠詔許之後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多音政天為臣
盡忠難苦不易其志為子盡孝懇惻求伸其情豈
激昂意氣粉飾形跡者可同日語耶

知府張寧德風人景泰間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輔
臣陳玉以其子不得領鄉薦順天考官俱場楷

罪寧疏言宰私其子陷考官失輔臣體天順中數
數請憲宗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
洗享乘諸大臣不悅皇太后聖誕設齋醮禮官歛
大臣金錢祈福寧謂人臣當和衷敬德仰替聖考
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
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南陽罪謫
邊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寧適廷薦
寧及岳正可任青黃等侍郎都御史者竟陞寧知
府汀州寧至汀先教化後刑罰倦倦為士計人以

疏鈔

諡卹

五五

才高輒摧挫寧寧亦抗志求致仕歸家三十年卒
編修楊名初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喜怒失中
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世宗詰責遂上疏劾汪鉉
郭勛陳道瀛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
臣停各工役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鞫
訊鎮撫司承望風指榜掠備死而復甦者再責志
以沒

員外劉魁江西人有詔徙雷壇太液池西費且數
萬魁密會計因上言內帑所積幾何而一役之費

至若手竊恐不繼請毋徒其言關係甚大而忠悃
婉曲讀者莫不嗟咨振奮魁取俸金三兩與家人
治後事比廷杖入獄創甚咸謂不救錦衣百戶戴
金密以藥飲之幸不死時與御史楊爵給事周怡
同獄中者七年誦書講學不輟乙巳得旨放爲民
未踰旬復遣逮之抵郡始聞卽日返舟復與楊周
同獄獄禁加嚴食不入校尉楊棟憐之僅得通食
後得赦還家卒與楊周同獄同苦楊周蒙褒而魁
獨見遺豈不以科目軒輊耶

疏鈔

論卹

五十六

南京工部主事劉世隆因南京太廟災以時務之
重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二曰廣
容納以開言路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言極剴切
世宗怒逮繫鞫問落職居家卒

忤權八員

按察使楊瑄江西人景泰間進士天順初爲御史
印馬坊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瑄疏
劾二人恬寵擅權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小記瑄
名且大用詳亨三凶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

班劾有洩語二凶者二凶讚諸御史暨彈章入上
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
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卒無一語他及理刑
者又致瑄坐死會城大風雹得從末減竟戍遼東
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瑄
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釋歸因憲宗
卽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修
築海塘大有功於民

疏鈔

論卹

五十七

兵部主事李文祥汝廣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
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并延宏璧於家屬題
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長把
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詔求直言文祥慷慨上疏
請一權立法進賢紂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中官
矯詔召詣左順門詰責中興再造語爲不祥文祥
從容辯對而出安竟票首除文祥咸寧縣縣丞未
幾王恕薦起兵部主事僅十餘日有中書舍人言
時政忤者并逮文祥下獄尋謫興隆衛經歷文祥

雖遭貶無幾微不平之氣或憐其貧遺之謝不受
有以交道接禮諷者曰吾斯之未信也既而進表
中途河冰陷遂死

給事薛宗鎧廣東人登嘉靖間進士令建陽別姦
裁費修學建橋置田贍士尋召為給事論太宰汪
宏險佞伺間用微言激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
矢志五日而死

南京御史馮恩華亭人初星變劾臺諫官各條得
失恩遂上言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

疏鈔

諡卹

五八

邪正以進退因極數汪鉉罪惡世宗怒命官校收
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鉉遂上疏証恩不法事
恩復於道上疏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
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下藥餌
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
銜恩意附斬律長繫待讞癸巳秋汪鉉欲甘心恩
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
闕跪伏鉉叱兵馬拽恩東跪恩挺身不屈鉉攘臂
曰若謂死為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白上帝殺

我罪惡自我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
我鉉大怒而已上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
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
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背血書自縛闕下通
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奏上為之動容下刑
部覆鞫得從未減編戍雷州

南京御史王宗懋上言劾嚴嵩八六罪且曰臣非
不知嵩之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
苦若存於天下臣民遭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舉

疏鈔

諡卹

五九

天下為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
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斥嵩臣之父母
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於臣之生存矣謫為平
陽縣丞家居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世宗以虜患諭羣臣令人各盡
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
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
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焉勲貴之交結外焉羣小
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指摘甚力世宗謂其

乘間報復逮鎮撫司考訊

御史葉經先劾嚴嵩後進山東鄉試錄有諷上語
嵩指出即逮繫朴斃闕廷雖死以試錄而所以死
者則以劾嵩之故所遭亦若楊允繩當同類而共
衰之也

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深陽人嘉靖間進士任光祿
寺少卿因太監杜奉侵盜寺錢糧直疏攻劾言極
剴切被中傷廷杖八十卒士論冤惜萬曆十八年
贈太常寺少卿

疏鈔

益郵

六十一

德業二員

參政陶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與耆
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太祖曰今豪傑爭雄志
存子文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
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
方向向不克上曰善知黃州寬賦省徭招練流亡
壯庶悅服移知饒州時方征伐用急諭民樂輸軍

興不乏信州賊攻城當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

守選勇卒為游兵晝夜巡捍又登城諭賊曰爾皆

吾民反為賊用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

今日城得緩攻不破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

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

殺之不許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

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修律為議律官上

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

嘗賜安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又章第一家

疏鈔

益郵

六十二

御中丞丞章溢龍泉人斬黃妖寇田龍泉執從子
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賊聞名大喜問計溢正色
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
溢溢乘間脫歸集里兵却擊賊 太祖徵至建業
問曰四海紛紛何時定所溢對曰惟不嗜殺人者
能言之守處州後僉事湖廣議分兵屯田控制中
原胡兵入閩處州幾變陞溢浙東鎮守處州比至
諸山寨已叛宣布詔旨良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
解散歸田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守禦却賊茗陽賊

寇臨邑遮平陽瑞安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千戶任惟淵走斬淵以徇浙西諸郡平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太平功不在諸將後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細故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庶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持搏擊為哉祀典失儀上怒議禮者溢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儀 皇上誠敬自足昭答願賜寬宥事遂邑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論

六

李將平閩設檄道兵從海道北征溢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計事平歸農復調征爽信不可上不應溢又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為軍使北征自贖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遷先生強為朕一行溢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

清節三員

布衣陳遇金陵人天資沉粹篤學博覽隱居括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為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

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絀不辭一畝淺身治畦三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泊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字嫁資涼薄入甚不堪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念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奏改為晉江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加茂烈清苦今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母卒號哭寢地卒

疏

論

六

知府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授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改教竟為金華同知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卓有聲稱金華早賊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實為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實為疏乞免後擢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廢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松不肯私一

願早生仁聖收拔創殘我太祖定金陵侍御秦光之薦遇可備顧問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問保國安民大計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溫良謹恪只有過被上譴者力爲解上喜其誠篤每聽

諡卹

六十四

遇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弟可帶刀衛朕遇頓首伏地辭年七十二卒
御史陳烈福建人弘治進士年十八慨然嘆曰喜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克已錄自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憲章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秉之懿爭者媿服考績歸至淮上饑且凍幾死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時扎馬身若非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忠端以道士起家根植自固烈劾尚書

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如願遂加苛辱去至韶韶人盛言中貴橫索貽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抗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得罪中使上不信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理學四員

疏

諡卹

六十五

正心宮杜彥良太祖從容諮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去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給事中賀欽定海人先成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源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獻章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就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孝宗初薦授陝西參議

撫治商洛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補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正德時遇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明欽往諭再三眾定城中不傷一人使人與於行義如此更好易義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郎中莊昶江浦人成化間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

與羅倫陳德章較味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

論

卷六

養母無疏謫桂林判官言官救改南京行人司副

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孝廟時

召至京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優禮之令

四司送出部門徐溥欲伏昶翰林為丘濬所持復

除行人司副

學正曹端河南人篤尚理學教人以躬行實踐座

下足著兩靴靜專之功居多事父母養志愉色及

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

六年不用浮屠巫覡現詣闕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

賑存活甚眾父信佛端作夜行燭一書辯析甚精父因以改為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紹之得允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之能感人如此者稱月川先生

論

卷七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懇乞勅議補諡以伸

公道以光盛典疏

黃吉士 寧河南道公疏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竊惟易名重典國是攸關即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
前臣名不廢於大臣而生則名之死而易之綦厚矣
表德準行獨寓於一字而生則行之死而影之綦嚴
矣然有定於昔而垂信於今者亦有關於前而待補
於後者蓋議禮考文之事各有攸司而馳恩清議之
權遞相為用一時之毀譽易消而萬世之是非難枉

諡卹

李八

也一人之意見或偏而眾人之耳目難掩也錫予不
慎何以勵將來搜羅不詳何以彰既往則不厭詳慎
之旨業已持國是之權衡矣伏讀明旨又云日久論
定義當表揚者都着分行訪單從公會議大哉王言
豈非立萬世之人極伸百年之公道而獨備一代之
盛典乎哉除諡冊已經開載見在諮訪者省臺自有
公議閣部必有定評無庸復贅其在五年之前冊所
未載正明旨所謂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也科臣胡
忻劉道隆曾六德等亦且先後具疏各舉所知 臣等

雖智識褊淺聞見寡陋緇衣之好何忍自後於諸臣

謹矢諸天日微之文獻得二十有一人焉理學如曹

端賀欽王時槐勳望如張佳胤劉應節王用賓楊行

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

怡陸燾浦鉉劉魁孟陽清介如軒輓王之誥段民朱

鴻謨皆其表表足述者也夫以四海之遠二百餘年

之久僅僅得此二十一人不敢謂無遺賢而非確然

有據粹然無疵者 臣等亦何敢徇情濫舉隨聲附和

總以真賢真見洽於公是公非仰遵 皇上不厭詳

疏

諡卹

李九

慎之旨以承無負於重典而已伏乞勅下禮部併加
查議特賜補諡裨益于世風名教豈渺小哉

計開

理學二員

原任山西霍州學正曹端河南澠池人淳龐朴茂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孝父母曲盡孝養國初草

昧正學荒蕪端明道淑人毅然以斯文為己任在

霍庠十餘年士子服習其教後調蒲州諸生上章

懇留之竟卒於霍所著有太極圖西銘解儒家統

宗等書行於世正德中尚書彭澤稱其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薛文清公亦稱其理明心定由關洛以遡濂溪誠一代之真儒不可以官品限之也

原任戶科給事中賀欽遼東廣寧人成化二年進士少敏穎好學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指要遂厭俗學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即用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從之游初薦起陝西恭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曰講聖學薦

疏

論

年

賢才內官與禮樂言甚剴切詳見吾學編

原任光祿寺卿王時槐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恬養靜修實心篤行百州理學頗為王盟掛冠二十二年後以薦起南太常力辭不出恂恂躬行至晚益篤學者稱為澹南先生

勳望六員

原任兵部尚書張佳胤四川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初任滑令計縛巨盜有能聲擢戶部權金閩廣以廉著歷陞應天巡撫定安慶兵變撫宣府裁止

虜互市所省緡錢以萬計修邊牆萬六千九百四十丈功倍而費省入為兵部侍郎會浙省兵變擢兼僉都御史出鎮浙復有民變甫下車而一舉兩平之浙賴以全總督薊遼建昂二奴數犯邊出奇討定無遺策斬獲酋級以千計捷聞告廟獻俘稱賀加太子少保錄廢世襲蓋其才兼文武畫中機宜永固邊防數定大變真所謂社稷勞臣而邦家柱石也

疏

論

年

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山東濰縣人嘉靖丁未進士為戶部郎庚戌之變虜入古北直犯京師詔發軍餉眾莫敢往毅然請行七論壯之守懷慶順德稱治第一賜清明宴備其井陘鎮撫薊遼繕堡選將戒備修守效有勞動褒予陞廢殆無虛歲後以刑部尚書致仕清約持正一意營職亦所謂勤勞王家始終不二心之臣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吏部侍郎攝尚書事以廷鞫楊繼盛請寬貸忤相嵩又以李默趙文

華相構訐會官議罪獨持公論高益銜之遷官南京上念其啓沃效勞御筆加兼翰林院學士南京無兼官者兼之自用賓始蓋異數也後加太子太保乞休致仕家居十三年鄉人推重屢致賓筵蓋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不容泯沒者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直隸通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初令山陰士民愛戴擢御史按遼東輯寧兵變世宗駕狩承天抗疏請留有旨廷杖會風雷大變得免武定侯郭勛貴寵驕恣撻其僕於市為

論

七十一

之歛手鄭王直諫觸上怒命行中按其不軌狀力為昭雪卒從寬宥相嵩專擅舉朝趨媚行中獨不隨流嵩深銜之遷官南京後以地震考察李本攝吏部事承嵩風旨勒令致仕年八十四卒屢蒙存問蓋其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風熱險夷無二燕居不廢詩書私第僅蔽風雨德既與齒爵而兼隆謚宜與祭葬而並錫者也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初為給事中使朝鮮却餽劾中官王本不

法士論壯之得罪新鄭罷歸讀書堯峯山中潛心理學後以薦起歷官南司寇始終一節稱完人云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直隸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為刑曹郎周旋楊忠愍忤分宜義聲籍甚荆州地震復引李固京房古臣道太盛坤維不寧為奏江陵銜之卒以浮言嗾之去任吏事歷著能聲儻然青州撫鎮鄖楚俱有偉績至其文章號為大宗著述弘富昭代所不多得者亦足以當三不朽之一矣

論

七十三

節義八員

原任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任南京戶科疏陳戒紛更五事忤江陵削籍後還原官晉南尚寶卿復陳十蠹時論黷之任通政朴臨洮報警使者忤時貴遷南部侍郎忌者孽其老遂致仕歸始終大節卓然可觀矣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吳中行直隸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任編修江陵矯制奪情首疏論斥廷杖為民後復原官旋晉宮坊經筵進講直指大臣阿

諛不能匡拂邊臣行賄掩敗有功詞色侃侃復疏
陳君權臣義忤執政四疏乞歸再起不出光明磊
落出處皎然蓋真所謂百折不回一節無二者也
且諫言受杖與趙用賢同事而義不易方位不滿
德鄒元標為之傳尤致惋惜云

原任大理寺寺丞傅應禎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
進士任御史江陵柄國政尚操切應禎因地震條
上三事引王安石三不足之說江陵怒擬旨杖戍
後起家晉南大理丞不數年卒士大夫以未竟其

以

論

七十四

用為恨南京禮部尚書姜寶疏名上請得贈大理
寺少卿

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周怡直隸太平人嘉靖十
七年進士任吏科給事中疏論內外大臣不和歸
於人主和德忤旨廷杖下獄折其右足瀕死乃甦
與楊爵劉魁講易不輟既釋復逮困苦備嘗先後
在獄七年而天性純孝赦歸三日而母亡人感謂
忠孝之感云穆廟改元起用歷任南司業太常少
卿未竟其用而卒

原任主科給事卓陸燦直隸長洲人嘉靖丙戌進
士選庶吉士七試第一以忤當路不得留館職抗
疏論殿衛積威之弊忤旨下獄比釋復疏論張孚
敬桂萼上為罷二相後復召孚敬竟謫燦驛丞稍
遷縣令不竟其用卒穆廟初贈太常寺少卿

原任御史蒲鉉山東蓬萊人嘉靖二十一年出按
陝西因御史楊爵抗疏械繫下獄主事周天佐奉
詔噤言為爵訟寬忤旨下獄榜掠三日而死鉉復
上疏申拯被逮下獄榜掠六日而死爵幸不死今

以

論

七十五

已得諡天佐亦且列名議補而鉉同一直諫同一
死忠所宜一併易名以慰幽魂者也

原任工部員外劉魁以鄉科判寶慶擢工部員外
世廟欲徙雷壇於禁中魁疏請寬民力上怒杖而
繫之獄與楊爵周怡日夕講學忘其身身在囹圄也
繫五年釋而復逮又二年大內火災上從火光有
聲鳴三臣寬立赦之魁以布蔬終其身泊如也
原任行人司行人孟陽山西澤州人正德九年進
士武宗南巡抗疏極諫直指權姦江彬欺君誤國

遂下詔獄罰跪午門前五日復廷杖四十竟斃杖下斯亦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世宗登極贈監察御史廕一子入監恩卹已備諡不宜靳也

清介四員

原任刑部尚書軒輅河南夏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督漕淮上嚴公忽墮水援出有司急進衣却去徐待舊云乾爲御史獨持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染四時一布袍約諸俸三日出俸易肉一斤留故

疏鈔

論卹

七十六

舊飯惟一肉或至殺雞皆以爲異忽聞親喪卽日行僚屬不及知也歷陞刑部尚書乞致仕上召至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輒叩首上念其老賜金幣給驛歸此其清節一生足風百世矣

原任刑部尚書王之誥湖廣石首人嘉靖丁未進士忠孝清白出自天性自筮仕以至宦成嚼然不滓家如寒素江陵柄國與之誥舊爲姻婭每親切之遂相左乞歸道江陵奪情再出特勸以召還建

言諸臣收拾人心卒不能用以至於敗奉母純孝年逾登白孺慕若嬰兒鄉里爲之感化至其杜門却掃不入公府官司罕識其面又其守身之餘事也

原任刑部侍郎段民直隸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與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奉命討山東妖賊啓賽兒平之駕征北虜勅民轉餉途中忽降勅令民考覈所過郡縣吏又召主考會試陞侍郎特賜勅民廉介端謹公考察在京百司蓋以清謹

疏鈔

論卹

七十七

受知於上屢膺異數如此卒於官貧不能喪吳文恪爲經理始克歛成化尚葉文莊請褒卹未果吾學編稱其清節與魯穆楊繼宗合傳今魯楊二八俱已諡謚民不宜獨遺也

原任刑部侍郎朱鴻謨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實行慥慥清操皎皎步趨濂洛尺寸周違初爲南臺江陵不奔父喪廷杖建言諸臣抗疏申抹落職後起家歷任刑部侍郎勁節懿德始終一致蓋其爲人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之後不多見也

清貞三賢乞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

頃者議補大僚舉行枚卜猶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道賓代掌宗秩此二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帝座高蹤弘抱夙推重於士林天不憖遺旬日之間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痛惜舉朝臣工惟以贈諡葬廕咸望 聖恩比諸舊例特加優厚茲據 臣所聞一二梗概敢為 聖明誦述以見朝

疏

益

二八

有真儒敢乞特恩優卹以見禮重賢臣以楊時喬言之天性淡泊久處畎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猶不携家獨樓於署自持簡握筆勤勞五載黃齋淡飯縵袍布衾清苦甚於寒峻當權奸紊政力持京察不為所撓言路沮抑費盡苦心復開行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壅之法諸所為保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汰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求賢如此生平喜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預知考終急督完錄僅四冊未終

而卒此蓋所養粹然一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所居瀟然篋無寸絲甚且無以為殮皆出四司所賻由其平日推赤心置人腹中懷思愛慕徧滿賢豪豈偶然哉昔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輒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為河恨耳以時喬發軔郎署晉貳天官諸子食貧家徒四壁自少清廉寡欲並無莊地之慮即字韻全書亦以脫藁非如漢書未終篇誠擬之晉公何如人也以楊道賓言之天性端凝表裏洞朗嘗為春宮講官

疏

益

二九

侍從與賢者同列為權奸所忌遂從中輟尋欲中以奇禍枚卜事舉尚有一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擔當具題諡議刻成訪冊倦於闡幽發微有志未就殊為可惜如陪京災沴一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蓋所蘊卓然不淪於俗其一腔為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介意靜觀玄覽飭巾待時至於屬續之具一切取諸夙構由其平日等富貴真如浮雲英雄曠達壽甫望六豈偶然哉昔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以道賓掄魁鼎甲致位春卿與人平等無貴富態此真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乃其修短達化種種皆豫是又能齊死生者試擬之子平何如人也嗟嗟晚近士風幾於不振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所謂大臣者有如二賢廉頑立懦可以師世學稽 皇明通用諡法文之釋義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曰勤學好問曰道德博聞曰慈惠愛民曰敏而好學曰愍民惠禮曰剛柔疏鈔 諡部 八十一

秉公衡鑑如楊時喬豈無當於諡文之實義乎今執節淳固達觀性命如楊道賓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乎臣於時喬雖同鄉而自六年考滿前歲行取公見外並未另一通刺接譚臣於道賓不相習僅以班行內曾識其面深惟此二大臣其介特同其盡瘁同是關於我國家靈秀所鍾而由于我 皇上作養所成非臣庸學單詞能罄揄揚且擬諡自有職掌臣刑垣何以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諡必矣而當表其勤學之文道賓之諡文必矣而當愆其講讀之功書曰人無疏鈔 諡部 八十二

相濟曰忠信接禮曰修治班制曰施而中禮凡此諡文之義非專為翰林設邇來過為限制失其義矣隘矣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諡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侍郎馬京諡文簡吏部侍郎葉於諡文莊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諡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士春諡文簡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穆孔暉以講讀勤勞諡文簡國子監祭酒魯鐸故事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諡 世宗肅皇帝以鐸清節著聞特諡文恪此講讀與清節之例也今遂心理學

國朝才賢特盛鄉郡後先足稱從祀易名敢再
補續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洪惟國朝統正百王道隆列聖天啓文明之祚藹藹
鳳麟士為思皇之英彬彬俊又則夫從祀易名大典
惟當肖其品而何可限以數乎惟當覈其實而何可
參以私乎我穆廟允言官所請以藝文清從祀我
皇上真意斯文以胡居仁陳獻章王文成並祀近併
議補胡陳易名雖然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

疏鈔

論卹

八三

臣以前代較之而愈見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
也如鄭玄與林放遠瑗盧植輩改祀於鄉然而鄭玄
之懿行經學則仍宜祀如顏何與公伯寮秦冉荀况
輩既祀復罷然而顏何子淵之族則仍宜祀又擬補
祀者唐一人孔穎達宋十七人范仲淹魏了翁李侗
羅從彥何基王栻金履祥黃幹輔廣蘇軾孫復文天
祥岳飛游酢呂大臨謝良佐胡宏內如李侗羅從彥
近日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復有疏請餘可類推乃
如武穆名將不應文祀然其恢復精忠兼通在氏何

遂真儒信國善養浩然解脫生死成仁取義毫無媿
負嘉靖元年四川叅政許讚業已疏奏文岳皆可從
祀馬融楊雄皆可斥奪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
言語文字之習此曩時確論不可易也國朝擬補祀
者十二人曹端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
澤兵部侍郎李禎先後疏薦曹端而諸臣往往疏薦
羣賢此亦曩時確論不可易也至于議論之典萬曆
三十一年欽奉 聖旨三十五年又欽奉 聖旨先

疏鈔

論卹

八三

後公論有歸然道旁築舍蓋由向歲沈一貫忌沮敖
文禎近歲朱賡忌沮溫純旨同享又李廷機忌沮唐
文獻炳炳仁賢沒有餘光非以溢重實以重論似此
情狀詎斷謂廷機一日不去則論典一日不舉媚嫉
正人傾摧忠直殘毒深矣乃於地下之賢猶復不能
忘情此可不為之拊膺流涕而亟返其相潛之轍以
示不朽之鵠耶臣等據論冊中如伍文定吳悌魯穆
楊繼宗鄒智揚源陳有年與論素定不煩再議其餘
冊中諸賢俱經九卿翰林科道評確及各處撫按開

報而先後諸臣輔贖以彰公是者則有科臣胡忻疏
節義如周天佐浦鉉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
臺品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
賓王之誥劉宗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張養蒙張
元忬勲樹如伍文定毛伯溫則有臺臣史學遷疏諫
南巡死杖下一十一員如陸震黃鞏劉校何遵林公
輔余廷瓚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劉珏死貶三
員張英聞黃鞏石天柱忤權瑾六員戴銑牟斌劉蒞
涂禎許天錫周禴死宸濠三員如宋以方馬思聰黃

疏鈔

論郵

全四

宏諫 大禮死杖下一十七員如王思王相裴紹中
毛玉胡瓊張日韜楊淮胡運張燦申良臧應奎許瑜
俞禎安聖殷承叙張源李可登此兵三員如楊慎薛
惠夏文勝死節一員如韓成直諫六員如葉居升陳
祚張寧揚名劉魁劉世隆忤權八員楊瑄李文祥薛
宗鎧馮恩王宗懋徐學詩葉經光馬從謙德業二員
如陶安章溢清節三員如陳遇陳茂烈劉實理學四
員如杜彥良賀欽莊昶曹端則有臺臣黃吉士疏二
十一員理學如曹端賀欽主時槐勲望如張佳胤劉

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
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燾浦鉉劉魁孟陽清介如軒
輓王之誥段民朱鴻謨則又有科臣曾六德疏彭韶
之宜改則又有湖廣撫臣張問達疏耿定向之德業
則又有臺臣左宗鄂疏羅汝芳之理學則又有科臣
胡忻臺臣蘇性霖又臣前疏楊時喬楊道賓之清貞
外如省直各有所舉書冊班班可考更僕未易數矣
臣據謚冊未載一時章奏未備第自臣一郡考之所
為誦法而快服者得十八焉緣臣郡自洪武辛亥開

疏鈔

論郵

全五

科至萬曆丁未凡七十六科登第有九百人已蒙
予謚三十一人至希邁矣今考後先應禎者十人披
沙見金未為多也請陳其概大學士解縉西室言
何羨治安於漢世仁孝一語遂定儲策於當年時稱
仙才著作充棟自擬瓊玉德器不盈都御史羅通守
居庸關生擒那吉帖木逐懷來虜復保雕鷲龍門將
畧兵機瘁勞定國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麗江知府劉
子輔效死守城力持數月而食盡捐身抗賊連合一
家而舍生同事知州蒙謚忠節贈官叅政未盡褒揚

巡按福建御史伍驥任巡方而單騎諭賊招降千七
百人征渠魁而率兵搗巢擒斬八百餘級行間凡命
敕祠褒忠子復象賢世同廟食贈奉議大夫夔州通
判王禎奮勇以繩祖烈罵賊而被刃斷其喉與視能
報奸雄顯靈而遣馬騮其頸追封錄子既蒙卹恩聞
幽發微當為定諡河南道御史贈太常寺少卿曾翀
劾奸臣汪鉉掩玉圭之美而附宰執之權同給諫薛
文宗體辭首于爰書而就死於廷杖穆廟廢足慰
忠魂今時易名尤徵懿德行人尹昌行人羅如墉當

疏鈔

證郵

六六

北虜入寇關振誤君百官謾無憂辱之誼尹昌直前
如墉偕往二臣赫有死難之忠翠栢蒼松嚴霜勁節
赤城紫塞傲月歸魂湖廣叅政陳嘉謨由吏兵二垣
以外補世冰淡而道腴深召用頻而肥遯裕窮理盡
性獨窺聖真美月吟風夏出凡品福建按察使胡直
晰理淵玄蘭絲牛毛之學操行精潔泰山北斗之宗
衡齊八篇和而且平求仁諸錄親而更切嗟嗟瞻言
先達灑珠淚而盈懷寤寐芳規感凋零而疾首此
所以肅自簡而揚勸也抑臣猶有請

焉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于雍熙臨難抗節死忠遂
激烈於鼎鑊屬既殲而心不動嗣奄滅而守不移曩
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似宜兼收並采
惟以勵世維風更有清節崇勲而姓名尚溷于儔伍
未能及時褒進而英雄幾至于銷磨遙聞聲以相慕
目承捷而不見倘各勤心闡發徧使潛德光昭如入
寶山罄採其含輝之玉如聆廣樂欲寫其均天之餘
斯本朝盛事而萬代大觀夫豈異人任哉臣願于旦
暮快覩之也

疏鈔

證郵

六六

萬曆疏鈔卷三十七

戎務類

李熙 陳末議以禪戎務疏

石星 樞筦急務疏

陸可教 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佐廟謨疏

許弘綱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勛勦疏

顏文選 兵食不足陳一得以禪安攘疏

石星 覆樞筦善後事宜疏

沈思孝 條上戎政事宜以固根本疏

目錄

卷三十一

萬曆疏鈔卷三十七

戎務類

陳末議以禪戎務疏

李熙 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年

臣等竊惟京營之兵國家所以強幹弱枝安內攘外而永固萬年之基者端必賴之慮至深務至重也臣等猥以菲劣誤蒙任使巡視已渝一年每於點閱清查之時見其軍容士伍肅然可觀蠹穴弊源犁然漸革較所聞於曩昔者何啻霄壤未嘗不私心懽忭以疏鈔

戎務

爲此皆恭遇我皇上智勇天錫運神武於淵微而當事臣工精白承休矢謀猷於翼贊故一二年間內順外威而戎政之聿新有如是也臣等復何可言願細思之馭兵之要美每貴乎萬全保治之規模靡遺於一得况營務多端法久易玩或先經建議而未盡區處之實或今有見聞而可資修飭之計者敢不避瑣瀆條陳上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一日選戰將切以將者三軍之司命得一良將倍於勝兵千萬蓋自古記之矣邇者副叅遊佐坐營等官節該兵部

循資推補頗稱得人然其間亦有未當其才者蓋人
品一也而材器各有不同今所稱將領者曰臨財廉
奉法謹與士信此足為良矣然廉謹忠信謂之守官
則可以之制敵則豈足恃哉况各官生長腹裏歷任
京營非有結髮與匈奴戰者其平時雖可無過而膽
氣怯懦卒遇有警能不誤事故臣等以為須責令兵
部堂上官會同總協大臣合三大營將領量才精選
擇其謀勇兼全及在邊經戰之將取補戰兵營統領
戰兵常川操練以備緩急之用其次者推補車兵營

疏鈔

戎務

二

而其中有持守雖謹材調未優者只在城守營管事
務使戰兵營將領皆得其人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
則三軍可恃以無恐而敵不敢窺矣伏乞 聖裁二
曰蓄將材夫今各營將領如副叅遊佐等官蓋已重
其任而責之備矣責之備故其自待也不輕宜乎淬
勵多而人人思奮也至於小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
其刻意樹立者固有而昏庸貪鄙闒茸衰頹之徒不
可勝數豈當事者不嚴所以督責之哉蓋緣承平法
弛京衛武弁沿習暴棄而司總缺多臨時姑與充補

固未計其稱否何如耳然臣以為號頭千總等官在
營則委之以訓練統馭之司臨戎則寄之以征調防
禦之責厥任匪輕豈宜濫授而所以輕受於一旦者
由其不能蓄養於平時耳夫今之所恃以蒐羅將材
者非武舉乎三年會比錄名登薦至詳慎矣然只前
列數人不次擢用餘俱授空銜而聽其自歸往往有
淹滯困抑終於淪落者其母乃重於登薦而輕於蓄
養乎臣等以為宜倣新進士辦事之例勅下兵部通
行天下各衛所將近科會試中式武舉官盡取到京

疏鈔

戎務

三

及京衛空閑指揮千百戶擇其年力精壯者咨送戎
政衙門時其校閱優其廩餼第其高下登記簿內每
遇大閱歲閱之期將各營號頭等官嚴加考選但有
不職盡行罷斥遺下員缺挨次頂補三年循資遷轉
有薦者不次超擢庶幾將材彙集而無臨時取具之
患且不特此也臣等又查得先年原有幼官舍人營
專一教習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 祖宗立法良有
深意近該巡視京營科道馮成能等會題兵部覆奏
欽依每年五月十一日戎政大臣會同科道將隨操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四二二

勲戚較閱二次年終仍聽科道官具奏以示激勸法亦備矣奈世胄之家偷安習惰卽臣所覩其入營隨操不過數人耳餘皆高坐逸遊驕秦脆弱韜鈴戰陣漫不經心則何以望異日之爲國爪牙哉今後合無行令公侯伯子弟及京衛幼官不拘已襲未襲但未經管事年十六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兵部盡數查送京營講讀武經練習弓馬材成藝就然後聽總協大臣起送襲職其有才能卓異者聽巡視科道薦舉擢用挨次管事如未經京營操練薦舉者卽遇應襲之

疏鈔

戎務

四

期管事之缺不准徑替推用如此則闕閱之胄皆思奮勵以豪傑自期而不患干城之無託矣伏乞聖裁三曰練戰兵夫今之所謂練兵者不過曰頻加操演使其手足便於攻殺擊刺之方耳目習於金鼓旌旗之節耳然此所以熟其技而未足以壯其膽也欲士卒之膽壯其必使之經戰而後可蓋聞虜騎之來也其勢森突而難支其氣臊羯而難近使非平時居邊見而一旦猝然臨之未有不色變膽寒而先期於北者矣安望其破敵乎爲今之計合無於來歲防

秋之時將三大營內各挨次撥調戰兵一枝車兵一枝就令本管將領統押前去近京地方如黃花鎮古北口等處屯駐遇有虜警卽同邊兵併力截殺事竣一體撤回如是則各軍皆習經戰陣熟識虜情而膽氣自壯矣且可以減南兵之召募可以省邊兵之入衛一舉而三利具焉又何憚而不爲也或者以爲王者居中制外營兵豈宜輕出而南兵決不可減入衛之兵決不可省臣請有以斷之夫京師堂奧也近邊門庭也遠邊莊舍郊廬也千金之子欲保所有則堂

疏鈔

戎務

五

與門庭俱可分僕而迭守者也至命之以守莊舍郊廬則固有定額而不可移矣假令守家者計不出此合一家之童僕盡以擁護堂奧而門庭之衛乃遠取諸莊舍郊廬之額又虞其不足而募他役以充之世以此人爲智雖三尺豎子不信矣故臣等切以爲練兵必須練膽而練膽必須曩者之說况利便昭然可觀惟在遠計者虛心熟籌之耳伏乞聖裁四曰習車兵嘗考兵法謂車勝馬馬勝步蓋以步兵技專擊刺而馬有踐蹂之勢車則能禦馬之踐蹂而奔衝制

遇勢方雄大實兼步馬之長故兵家重焉為照京營
有大戰車四營每營一百二十輛小戰車六營每營
一百六十輛比時製造各有車上火器先年領出試
驗幸多炸損適者惟將大小車輛在於教場空行操
演並無安置火器亦無出場試驗平日既乏整備之
實萬一有警欲期取效難矣且臣等勤加訪問多謂
營車製造既未如法而張置器具亦未全備合無乘
此閑暇將大小戰車原造各樣火器盡數領出安置
車上又將各車運出關外行營逐一閱試驗其可用

疏鈔

戎務

六

與否如果不堪作何議處仍行兵部廣集眾思不拘
在京在外將官但有素諳車法者徑薦一二員推用
營中專責以置造之規教練之畧而無靳於費財無
奪於浮議則整備之後雖以之催堅衝突橫行匈奴
可也豈但為防禦之資已哉伏乞 聖裁五曰敷養
馬切惟兵之所恃以追逐者非馬弗濟今京營之馬
有太僕寺官與巡視科道既查比於平時而又叅究
於年終去亦備矣然尙未見臆壯者良以舊馬之老
病者未盡汰也新馬之餵飼者未如法也近年太僕

寺雖亦曾將老馬漸次變賣然臣等於前月閱印之
時尙有二三十歲以上及臆瘤瘡癩極瘦不堪者如
此之類喂養已不能進倒死又無椿銀而姦軍徒落
其草料以為自利之資誠所謂無益而有損者豈但
不得其馬之力哉從今伊始合無行令各營將病瘦
老弱之馬盡數查出造冊送太僕寺照例變賣該寺
仍將賣過馬數開送等照會以備稽考而其見在
好馬及新買補給者責令該管官員常川查比中間
稍有瘦弱隨申報坐營將領立拘本軍將馬帶至營

疏鈔

戎務

七

中處以空閒官廐或戎政府傍近小屋合槽喂養而
官親課督之定與期限俟復臆壯方准領回若過限
未臆即係尅落草料該管隨呈總協衙門追奪原馬
另擇他軍稍有身家者填給勘合轉兌與之如使馬
已瘦弱而該管官不行報督坐營官不行呈奪即係
扶同欺隱容總協并巡視衙門一體叅究則軍之蓄
牧者無不用力而官之稽察者無不盡心雲錦騰槽
之望可致矣伏乞 聖裁六曰廣火器切照禦虜長
技火器為先京營火器近年教習漸有成效比之往

昔固不相侔但戰兵各營只有火器手一千二百五十名車兵營只有一千二百名城守營只有一千名其數尚少不敷應用合無將各營弓箭手嚴加選試其力強射勁者照舊存留其力弱射軟者改爲火器手其圓牌刀鎗手習學已熟亦當更習火器以備緩急番休且營中見習火器只有快鎗夾靶鎗連珠砲而已外此如湧珠大砲鳥銃佛朗機起火神箭皆火器之最利者營中絕所未有豈可不預爲之備除起火神箭習用於薊鎮湧珠大砲習用於宣大皆京邊

疏鈔

戎務

八

匠役自能置造無俟遠取惟佛朗機鳥銃二器往往用於浙福廣東沿海地方亦惟彼處工匠慣造得法夫器不如法與無器同而造不習慣與不造同然則南匠之慣造二銃亦猶北匠之慣造弓箭盛甲也合無行令浙省將每年造解弓箭等項軍器今後只造解一半其一半錢糧改造鳥銃若干門逐年併解兵部轉發京營應用蓋以鳥銃浙江工匠所造獨精也又行令福建廣東將每年造解弓箭等器只造一半其一半錢糧改造佛朗機若干門逐年解部轉發京

營應用蓋以佛朗機乃閩廣工匠所造獨精也鳥銃每一門該銀一兩佛朗機每一門併提銃六箇共重一百二十斤該銀三兩五錢各銃上須鑿鐵匠及管局都司姓名如不堪用便查出提究二器解積既多教演精熟無事則可以振揚威武預伐其侵叛之謀有警則可以戰守兼資坐收其萬全之効非漫無所試而空談者也伏乞 聖裁

疏鈔

戎務

九

樞筦急務疏

石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

臣猥以韋布遭際 聖明曾不數歲起至九卿頃又
 俾臣本兵疏辭不允捧泣溫綸頂踵莫知所報顧
 行能局曲賦性慙愚所藉以事君父者區區此心耳
 仲尼訓事君勿欺而犯 臣雖不佞敢忘私語乃本兵
 之難久矣以今時事度之則尤難之難者嘉靖間虜
 雖內証而邊人亦狎視虜時時搗巢不為怪自貢市
 而始諱言兵至于今而邊事之壞極矣首功可詐則
 疏鈔 戎務 十一
 掠殺及於平人錢神可通則符節被於債師以帑金
 為私橐而用之如沙泥以軍餉為外藏而剝之如秦
 越或覆全師而稱小怯或賂虜酋而幸偷安邊備日
 弛行伍日耗語曰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之今當改
 弦易轍之際一旦舉而責之 臣此振刷之難也今火
 落赤既肆於西史車又訖於東長昂之跳梁無時捨
 力克之睥睨已甚頃倭又報警矣本兵調度於中而
 總督撫臣稟授於外呼吸變化成敗轉丸而 臣以株
 守之人當之此應變之難也本兵專主用將干求者

衆嫌怨易生請託格於不法則革者怨章奏寢於難
 行則寢者怨嫌有所不避而隣人遂以竊鈇謗有所
 不辭而慈母因之投杼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此擔當
 之難也議戰者易為激昂而或輕國事於一擲議款
 者見為持重而或釀虜患於方來藉忠憤以危言而
 試之或無當勦陳說以策事而究之或失實甲乙連
 篇雌雄互詭而本兵以一人持之以片言定之此折
 衷之難也武弁者流工為承奉巧為彌縫姓名既不
 掛於縉紳品格又罕聞於齒頰又承平日久人不知
 疏鈔 戎務 十一
 兵疏薦將材類多臆度令 臣鑑衡于疆場之外掄品
 於介冑之間其將能乎此知人之難也 臣有此五難
 以故蒿目焦思夜不安寢者屢矣伏見 皇上聰明
 神武度越百王 臣無能佐下風禱任使但念人臣受
 事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明主而下告天下使曉然
 知聖意所在一切舉積弊而洗滌之則 臣庶幾藉手
 報 皇上萬一用是抒一得之愚條為七事門坐上
 請伏惟 皇上採納勅下吏部九邊省直各督撫及
 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將各該衙門一體遵奉

施行計開一曰禁剝削臣聞良將之用兵有饋軍醪者使投諸河與諸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足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樂為致死者以脂味之及已也今邊臣有是耶虜雖悍強計亦人耳而洮河之敗片甲不返則以士卒不素養而剝削者衆也剝削之弊二一曰禁占役邊將之役也工刺綉者則占工匠作者則占工庖厨者則占工書辦者則占其他技藝可供役者則又占大率總兵占數百人副將參將以下又各占數十人或百人一鎮之卒健步幾何而已半為私門役矣如此則兵安得不耗一曰禁剋減邊軍月糧不過七錢而今日之賀幣則剋陞官之謝金則剋津要之候禮則剋虜氛甚惡而我賂之以倖免則剋甚則堪輿星相墨客歌兒之屬持刺而乞恩澤則又剋一卒之餉歲入幾何而已半為私門費矣如此則兵安得而不耗積此二弊以故壯丁不願從軍其應募者皆老羸枵腹之卒以老羸得腹之卒而當強虜如以肉投餒虎不敗何恃臣今願諸臣洗心滌慮一切拊循軍士為主使士坐者投袂行者距

疏鈔

戎務

十三

踰則諸師之勇也脫不然而占役如故剋減如故事臣暴露厄且役至赤名以上剋減至百金以上不拘大將偏裨必行御史提問進賊完日照依律例從重擬處此弊不獨邊鎮即在內省直亦多有之俱當一體面禁庶軍士稍得體恤矣伏乞聖裁一曰杜鑽刺夫鑽刺之禁豈不重矣五申哉然而武弁之夫為之而不悔者何也彼習見其常非階有力人不得進而有燕太刃往往為此屬與援業已睚眦而去曾不臣創而後來者安得不轉相倣效也臣無他長獨硜硜之愚自信如山不可撼而諸將臣或已耳而目之矣其無或以身嘗試臣而令臣藉一人以行法脫有之則臣寧身為怨府而不忍負皇上且暴其狀而罪之若臣力拒於此而阿承於彼則是為關說開一竇微論科道官糾奏即諸臣藉口責臣何辭之有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臣不敢也伏乞聖裁一曰禁餽遺夫物無因而至前壯夫猶然按劍而或託名交際廣入苞苴筐篋絡於中廷方物輸於私室雖好修者拒之不受而結納者視為故常蓋至于今而其濫

疏鈔

戎務

十三

甚矣臣請明告諸臣與之更始而凡督撫總兵以下走贖而議吏事者無匪金焉他如薊州之蕙酒平米遼左之參貂甘州之枸杞蘭州之絨褐宣大之黃鼠乳酪不得以汙蟻臣節且勞軍士至於將官扶貧行賄者聽臣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拿究伏乞天語叮嚀在內諸臣並不得以私書抵督撫將官囑托其山入星相醫卜諸人持刺詣督撫將官有所求為及買窩占窩干碍鹽法者即係詐偽一切拒絕且以名聞其東之山海關西之居庸關為遼東宣大咽喉孔道山海主事居庸參將嚴為禁緝無得濫出焉而薊鎮密邇神京尤易交通境無關隘殊難盤詰請令薊遼宣大山西各省督撫每季以有無山人星相諸色干求買窩占窩名數一咨本部一咨吏部而各巡按御史則徑呈都察院以憑會同據實奏奏如有已報無持書干謁而山人星相諸人仍潛行往來得利無美則許科道諸臣訪實奏將發書與聽受者一體坐贓論罰而山海主事居庸參將俱聽臣等以不職劣處其各邊亦照此例施行此今日邊事第一

疏鈔

戎務

十四

大姪無謂小節而怨易之也伏乞 聖裁一曰重將權國制邊方文臣則巡撫武臣則總兵其後乃設總督節制之然其制詞 皇上必曰鎮巡官先鎮而後巡誠重之也承平二百餘年右文墨紬干戈以致將官益卑將權易削其至府判經歷等官得以填註大將考語以致事權掣肘體統陵夷一旦有急而責之以死武夫力而拘諸原而儒者緩頰訕笑其後安惑乎干城之解體也乞嚴諭總督撫按諸臣除不職將官亟行參劾外其廉能將敢戰知兵果軍士屬心地方倚賴者督臣則宜弘推心置腹之誼撫按則宜切同舟共濟之雅相與商確虜情處置邊事俾得展布四體而為之無令卑官小吏藉口體訪陰行牽制副將參遊以下亦宜假以禮貌寬其微青無或推辱如奴隸以消阻豪傑任事之氣而生其不肖無賴之心違者聽科道官參治伏乞 聖裁一曰甄別邊才頃以邊警會薦豈不斌斌稱得人哉顧其中有異其才而薦者有重其品而薦者亦有惜其淹而薦者臣竊謂人臣展采錯事品為上才次之彼其人誠清廉

疏鈔

戎務

十五

持正人也則上之必為國任事而下之亦自愛其廉
隅故其才可使也跣跣之士而託之乎才往往以墨
敗矣夫使士而墨則雖力如賁育而射如養由基國
家何從而得其一臂力耶乃其蹭蹬於畏途者而安
藉是捷徑為也乞勅吏部將前後被薦諸臣從公甄
別果有品而才方優之邊方責之任事毋借揮霍不
羈為名而督撫司道之推悉令本部與聞毋以越俎
為忌至於軍職容_臣等再行總督撫按會同總兵官
不拘本鎮別鎮及見任廢閒為事充軍論死者一體

疏鈔

戎務

十六

從公採訪務得真才以善拊循士卒推食分甘絕無
染指者為一等以謀畧素祛膂力兼全身冒矢石者
為一等具奏報部_臣等參酌敘轉總兵官仍依連坐
委任不效并罪舉主而總督撫按亦以輕重議罰庶
被薦者自潔其短長必不敢僥倖以干進薦人者與
任其成敗必不敢苟且以妄稱債師庶幾一清而邊
境可無憤事矣伏乞_聖裁一日重司屬夫官材辨
於銓曹兵政懸於樞部兩者不並重哉今吏部四司
俱參用兩直隸十三省甲科最優者此選為人擇官

亦將資其聞見以週知天下之務至於樞筦何獨不
然_臣謂本部司屬亦宜參用各邊各省之人如遇南
倭北虜竊發即其土人而諮之其熟諳必有過人者
暇時訪論邊事藻鑑將才度可為職方郎或循資而
轉或踰格而遷俟其防秋若干次調度無爽聽吏部
酌量資望內外叙轉而各部主事知兵者亦聽本部
移咨奏調以備職方之選此隆慶間大學士高拱曾
言之而今所當亟採者也又職方司郎中專主登用
將才題覆疏奏止以一人當之日夜應酬不暇今閱

疏鈔

戎務

十七

視題參南北警報接踵旁午尤非昔比查得該司舊
有協司郎中原管督捕近今裁革合勅吏部議覆令
掌印者專掌用將總理題覆協司者仍管督捕兼理
題覆庶官仍舊額事易責成矣伏乞_聖裁一日嚴
功罪_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
自貢市以來諸臣之橫金拖玉賜廕世官者凡幾人
矣然而邊防日以大壞者弊在功罪不明而相率以
欺蔽_{皇上}也今臣不揣而肩事矣惟是功罪賞罰
皇上明示諸臣肅然如雷霆揭然如日月凡有功必

賞無後時焉有罪必罰無後時焉大都首虜功次臨陣將士為主而督撫次之失事亦宜以大將及對敵為主而督撫次之至於拒守雖微斬獲而我軍亦無所折傷則錄其功焉可也防禦雖出意外而奏報亦無欺隱則薄其罪焉亦可也臣所最恨者一曰賂虜二曰冒功總之歸於欺蔽而願 皇上賞於已往厲于方來設或弁髦 明旨欺蔽不悛亦宜大奮天威特加誅殛以為邊臣不忠者之戒至於本兵與邊臣受賞則亦當與邊臣受罰安得不互相欺隱臣所以疏鈔

戒務

十八

為諸臣有功臣不敢槩與敘蔭有罪則許科道糾舉候 皇上處分庶平明之治自臣先之法紀肅清邊事可振矣伏乞 聖裁

自擊時艱不能自默敬陳一得以佐廟謨疏

陸可教右春坊右諭德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

臣竊見寧夏反叛以來日夜憤懣恨不能奮身行間以徇國家之急獨念一時當事諸臣皆海內碩望老成更事之臣 陛下軫念邊疆不吝膏爵厚賞優以貲費假以便宜又非有擊肘中制之虞么麼奴隸固不足定何復假書生喋喋為用是雖鄙見瞽言禁不敢發今遲延數月戡定無期舉動周張請乞煩擾情見勢屈將存他虞臣敢不避迂鄙之嫌僭陳一得夫疏鈔

戒務

十九

兵家大計約有二端應機不厭速制勝不厭緩今應機之失已在事前無容追論至於制勝之器亦宜規圖一定決策萬全今觀督臣魏學曾前後奏報漫無成筭止憑部將揭稟倏緩倏急乍進乍退今者內外人情僉謂討叛不難難於制虜臣謂當逆賊反叛之始三尺童子知有勾虜智謀凡所出入要地謂宜首駐重兵外斷牽援內防逆逸今來去不知其踪多寡莫稽其數豈可盡委於兵力之不集哉至於攻城護餉責任宜分安有數萬之師盡作待哺之計議者驟

見糧草被劫遂謂賊計百出猝難蕩平正謂待死狂徒必無分兵四出之事何者彼亦知一戰而潰不可復收也故短城外零賊半係腹心半由劫質上策能用之次則能賊之最難亦能防之何故圍城之中忽出劫糧之衆既不能制我之進退復不能覘賊之出入又安可專咎護餉之無人也若乃廟堂處分祇憑賞罰二柄今者賞太重罰太輕賞太易罰太難卽若總兵李昫者謂宜先使戴罪立功如復逗遛便行斧鉞軍律其在彼亦何辭谷前有封侯之令後無失事

疏錄

飛檄

三二

之誅首鼠誤國正於國衛何以作懦夫之氣而得其死力哉此謂賞太重罰太輕前者兩報擒獲卽令盡實未足爲功乃奏報朝聞恩賚夕下意謂假此以豔彼立功之心未爲失也何獨喪師損餉不聞罪有所歸若謂任事之人理難阻銳則彼旁觀之衆罪復何逃此謂賞太易罰太輕臣聞兵猶火也久蓄則焚亦猶水也多壅則潰連兵不決且夕之變未知所終卽今大虜不勳實由天幸詎可爲常何者虜不助逆固由戀我而賞亦謂中國廣大彈丸寧復未足相虧徒

然結怨若知全陝之力困於一城見利而趨固其常性卽以往事籌之孽賊之變於我急於火真得城之利於虜大於捨鹵秋高馬壯萬一生心就令捨酋不行潛遣別枝托言非力所制以爲嘗試之謀我軍驚擾遂百倍今日况復火會伺隙未甘遠遁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夫師克在和權均則忌此非可以詔旨約勅也今三道之兵俱出學會調遣近聞一賊未得已故多因固原將領自分彼此乘機歛退譏責他人矧

疏錄

戎務

三二

今宣大之兵由於欽遣受命之日公以不受節制爲請縱令學會屈已相成彼各總兵詎能相下矧功利敗勢在必然昔以李郭之賢獨有相州之潰矧今諸將可望成功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今卒伍日驕軍令益替無事則以糧餉爲辭恣行邀挾有事復以激變爲罪任彼嘯呼卽如薊鎮肘腋之間乃有前日之事槩從寬釋豈是紀綱今討賊各兵無法不行無糧不飽脫有效尤生變恐所在騷騷此不可不慮者三也况今炎暑鬱蒸癘疫將作兵屯衆聚能保晏然倉卒

機宜理難愈定惟有築邊一策差可鎮定人心言出
 書生詎為無據請先引古事為證昔王晏球討王都
 於定州奚酋禿餒以萬騎突入併力拒守晏球築長
 邊圍攻之坐食三州租稅為必拔之計卒能北走契
 丹都與禿餒駢首就戮今捨酋之強不如契丹公套
 之虜不如禿餒逆賊驟起不如王都榆林宣大之兵
 不減趙德鈞全陝之租廣於三州朝廷全盛萬萬非
 後唐之比虜又懷我德威卒未敢動何可謂今日賊
 勢猝難撲滅也度今諸道之兵不下五六萬宜勅魏
 疏鈔 戎務 三三

學曾相度兵力強弱及將令所宜或扼虜衝或護餉
 道明諭事寧之日與攻城之功等無彼此其臨城之
 兵各分地面掘塹築壘按兵坐困如晏球計臣又料
 圍城之中伺釁圖入賊各有心特劫於屠割之威且
 以外攻未合形援難恃耳若堅壘既合飛走路窮宜
 明示招徠潛圖策應以伺內釁之作臣又料寧夏居
 民即不能伺釁圖賊宜有縋城求活之謀但恐諸將
 割級為功自投死地宜預嚴約諸將領自非臨陣對
 敵不許擅斬一級以開彼中四散奔逸之途其有縋

城自赴者令各營加意拊循時遣向城招諭明示更
 生有路臣又料逆賊自知死近必有乘間豕突之謀
 萬一我兵不戒冀可得志宜預戒各營將領倘有零
 賊嘗試憑壘勿追如大隊突出然後併力相持斷其
 歸路臣又料逆賊計窮緩則設謀相誘乘虛北走急
 則以人為糧苟延日月宜觀察形勢稍示縱弛伺其
 隙走而中路扼之以拯危城數萬之命臣又料城破
 趁時乘伍入競首功勢必多殺居民為賊匪守亦此
 之由宜預查逆賊首領及各族姓名分授諸將內得
 疏鈔 戎務 三三

一人非常給賞其餘不得以一級為功但令收城雖
 無斬級賞資皆等以桂一時橫殺之禍蓋堅壘既立
 糧餉四輸出則可攻入則可守勝固可造敗亦可依
 分數明一有競力而無隱功隅落勾連有並進而無
 偏潰虜在賊中固同牢而同弊虜在賊外將望風而
 遠却且可內安將卒之心外體士馬之力下弭流煽
 之變上息紛紜之議為今之計似宜無便於此者臣
 又惟魏學會雖用兵制勝短於決機然其人實心謀
 國語絕虛誇前後章奏亦畧可見近聞本兵以事不

决行有署代之舉此則臨敵易將兵家大忌况所署代未必過曾以又_臣可倉卒議及也又諸將中忠勇謀畧僅見蕭如薰一人近者特拔元戎極爲得策第其名位素微諸將之中必多嫉妬宜特勅魏學會調和壅護成就其功不惟爲國愛才兼亦爲軍餉累此又當事所宜留意也至於廟堂規畫不必盡憑該部宜自_臣陛下赫然發詔顯示不測之威一面詰責魏學會去年罷款之議厥歛何壯今何輒懦不副前聞目下定畫竟作何處置兵面遣知兵大臣以宣慰諸

疏鈔

戎務

二十四

多則資餉難充凡百規圖宜思永計趙充國有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蓋_臣今則貴精不貴多於後則能合亦能散當事大臣宜有石畫矣_臣本豎儒未閑軍旅特不勝一念區區忠憤具昧陳言惟_臣陛下裁察

疏鈔

戎務

二十五

兵事方殷羣謀未協敬陳末議以濟助勦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六月

臣本樗櫟待罪山林荷蒙陛下拔臣於病廢之餘授以兵垣之長軍旅雖云未學當官寧遂無言然臣非躡足行間不敢臆說特言其仰贊廟謨執樞而廣運者耳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淆用人貴舉今且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

疏鈔

戎務

美

握勝於密勿之玉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於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辨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固屈羣力議論大廢成功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應變小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不必遽相駭詫諸臣條畫毋論倭談賊明勅該部慎為題覆須洞中肯綮始見施行間或事屬疑難共當商確臣等會同該部該司於朝房面相印證必其意見不合然後另疏請裁固不敢諾諾以雷同亦不

必曉曉以炫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

專不中制不外牽蕩平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將猶曰兵難遙度趙括馬謖非不燁然傾聽識者預料其不終夫兵詭道而陰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碁一人當局十人譁而教之鮮不敗矣況旦暮形勢烟雲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碁而談應着也可盡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淆亂之時利用斷此臣所前而借筋也寧夏一節陛下主之以總督矣又為之聚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

疏鈔

戎務

主

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人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旨凜若秋霜孰不驚戒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封侯未卜誰氏勞苦莫辨功高容或互相觀望耳今第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虜虜退即敘上功沈思孝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饋餉餉道不絕即敘上功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心討賊賊平即敘上功雖犄角互相為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生固一筭也若又紛紛調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辦在事者慚忿灰心師墮厥

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憂莫尾所從矣方今薊遼督臣
 聞母憂順天撫臣有歸志倭變剝膚去留關係此又
 臣之所汲汲也再照師之制勝有緩急而志氣不可
 以不揚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持
 久無所見功師已老矣而糧餉不繼饑病奄奄救死
 不遑安能制敵撫臣朱正色所報讀之令人寒心
 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撫巡不至枵
 腹吞聲隱憂可勝道耶古之名將往往與士卒同甘
 苦共勞逸甚至吮癰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
 疏鈔 戎務 二六

鋒有折馘執俘之績今何等景象也 臣以為 陛下
 宜亟勅諸臣速備糧餉以安其心便宜陛下以作其氣
 而又明著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格寧之日決不
 輕信謗書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士得淬礪
 其鋒寇始在吾目中耳至於倭雖密邇然兩虎相鬪
 雖強亦疲我之內防須有次第禦旗 才成不口
 步北兵誠不如南兵然使不先具餉而廣募
 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覆轍相尋後車當戒乞
 勅戶兵二部大臣同心計議毋更空談抵牾此皆目

前要領 臣是以首言之若諸節目則言者犁然 臣復
 何贅

疏鈔 戎務 二九

時事可愛兵食不足敬陳一得以裨安攘疏

顏文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聞太平無事尚徹桑土天下多故尤安燕雀非計也不為三年畜艾之謀坐待七年不救之病非計之早也今虜西侵矣倭東報矣逆賊鼓兵而叛驕卒挾餉而譟者數見矣彼皆窺我虛實無可誰何故敢于縱肆而莫之顧也神氣已弱百病交侵不早為兵食之計欲為安攘之圖不可得也夫議兵者必曰招募他日則有聚而不散之患議食者必曰加徵今日則

疏鈔

兵務

三十

為垂斃難剝之膏不必招募原有可練之兵不必加徵原有養兵之費特以積習因循而未之察耳夫各州縣設有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兵費乎臣原任江夏有民壯三百五名則天下之大州縣約有數百小州縣不下百名奈之何徒供迎送為道路之侈觀或充快手為衙門之牙爪以致應役者非奸詭之積猾則老弱之遊民惟以護守城池之名冒領民供歲額之脂耳以臣計之兵貴精不貴多與其多而不為用不如少而厚養以得其心如有三百名止留

一百五十名者亦減其半仍以兩名工食總計一名責成州縣正官盡選膂力強壯堪習武藝者充之分為兩班春秋更番以一班在縣延請教師訓以武藝不時親試賞罰厚加優恤藉以護守不許雜差惟為國家養敢死之士以一班赴集軍門途遠者巡道練以陣法量增應操衣食屢試而膂力過人謀畧出眾者取為中軍贊畫復為諸士鼓效用之心兩班赴操一縣果皆勇敢精藝之士督臣特薦縣官滿即陞取不在四年六月之限否則以不職論罷三年更

疏鈔

兵務

三十一

練其間果有文武全備之士按臣收應武舉一應優錄不為籍貫過犯之限缺則以各縣選補尤恐其薄往日民壯之名而不為也易其名曰選鋒使知在上重用之意至於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則神京之股肱也當以原額名數加餉選練應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則陪京之藩籬也當屬操江都御史練集南都以固本根夫總之為軍門之貔貅分之為各縣之赤子無後日難散之憂即額辦工食之費充養軍練士之需無今日加賦之苦養之厚則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四三六

人心樂從處之優則豪傑何用責之州縣則一縣豈無驍勇千百且教藝有分任之人集之軍門則一省可得雄兵萬餘且團練得臨陣之用在在皆精兵人圖報効不召募而有召募之實者也何憂於虜何憂於倭何憂於反側哉即驕兵悍卒知天下有勅敵亦畏焉而不敢肆由此皆聽上之所振刷沙汰而可用矣然所以佐兵食之不足者又有說焉夫撫按贓罰解之濟邊有司紙贖令其積穀法非不善也每見天下應積之穀多取足於罪外之贓贖銀一入祇爲疏鈔

戎務

三十三

充囊凡此民膏不能輸之以恤窮簷不若留之以佐軍費輸粟贖罪者漢臣亦有言之者矣莫若令有罪者定贖入穀酌時價而量免其十之二以爲搬運之費凡追收贖穀者不問司道府州縣俱請按臣掛號印票盡數登報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不以按臣印票追收者亦以贓論有司盡以其穀入之於倉必有餘盈又知其利之不入於己必從寬恤積之三年倉有餘粟行之有司官無私嫌不惟賢者可以自見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以自玷固所以佐軍餉之萬

一亦寬民生清吏治之大端也臣目擊時事心切杞憂冒陳一得期禪安攘每患格而不行議而無用惟天下無任事之人也使有司者實心任事真爲國家求治安凡選鋒課技者無所不至爲撫臣者實心任事真與士卒同甘苦凡結心鼓勇者無所不至何患事不舉而兵不精哉不然何獨浙兵可用而天下之兵不如浙耶任事與不任事之辨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即爲覆行則各處有兵名處有食可恃無恐神氣自壯豈獨爲時事之助即安疏鈔

戎務

三十三

攘遠謀未必不少補也

覆樞筦善後事宜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二十四年

該兵部署科事刑科右給事中徐成楚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為照武臣之推用其途頗多世
職武科之異其名薦舉咨補之異其用安危緩急之
異其時有必不可以膠柱鼓瑟為者臣等謬以庸劣
切竊樞務每欲自効一得以廣布功令而念先世忠
烈如于謙其功業如楊溥其聲名彪炳至今長考故
牒別無勅立條格豈不以一法立則一弊生不若隨

疏鈔

兵部

三四

事釐革因時調劑之為得也臣等不逮二臣遠甚何
敢輒有所更改致有偏而不舉之弊今科臣徐成楚
目擊近事慮且將來敷陳四議與本部見行事例昭
合大有裨益即臣等自靖自獻亦無以復加相應酌
議覆請其一曰論資夫本部推用將領率取諸世職
次及武舉此外如會舉三科武舉等項即中係實職
者亦必據有各該撫按保薦然後推舉二三本部
何嘗不論資但未立有舊資正資旁資名色聞武舉
一途查得會典除係五名內即行推補其餘俱咨送

各眷直隨其委用待有咨薦方許以次收錄原與文
舉中科者不同本部遵行日久其中或名次應及而
缺未相應或員缺相應而名次尚隔三年內外缺亦
無多既有新科遂置不問是向來未嘗不用但用之
未盡耳今查廿三年武舉已用至五十餘名再夏年
餘以次選用必不至如先年壅滯之甚今後除世職
武舉有功有薦者循資量推餘遇急用異方以旁
資間推至于京營聽用官近來委係冒濫此輩用之
則妨正途不用則騰謗頹應如所議除世職武舉及

疏鈔

兵部

三五

試有真才長技照舊存留其他無用之人責總協衙
門會同科道以次查汰不得濫留臣等二曰論俸
夫本部置有俸單自來推用俱憑此單臣等嘗不論俸
但俸不同如邊方官多則缺多俸自不得深腹裡官
少則缺少俸自不得淺故臣等左邊為極深之俸而較
之腹裡猶仍舊職者人見其故則以為本部用人無
序而不知地之東西南北使之然北將補北南將補
南實本部見行事例惟是中有才地相宜而歷歷已
深本部不得不量為議處以致遷轉那缺往來更調

委爲煩數今遵奉明旨久任責成恐越後擡前不免
又生異議合無今後非地方緊急要事擇人各照南
北東西循資計俸若俸既深而才地相宜者聽督撫
遵旨題請加銜久任其三曰論薦夫本部用人非薦
何所考鏡顧其間或以督撫咨揭或以新功優敘或
以才能年淺調任故有一薦用而薦多未必用者有
舊薦用而新薦未必用者然皆中有關係豈敢任憑
已私今議分正薦特薦例薦而又重新薦次舊薦俱
本部見行事例歷歷有成案可查惟是邊鎮有缺督

疏鈔

天啓

三六

撫豈能一一題請或彼此通書預行薦拔或咨議商
確據實題知要以酌量緩急爲官擇人正與本部同
心共濟有難以槩絕者然採之督撫之議者十之一
二採之督撫之薦者十之八九固不盡憑書揭也合
無今後將領陞遷乃照舊以新薦爲主仍於疏內詳
開履歷以備覽閱其有新功優陞及不次用者仍聽
臨題請簡庶不拘泥其四曰覈實夫邊鎮以禦虜爲
上功則將才以力戰爲上等自來銜邊有缺本部必
查曾經戰陣效有軍功然後推舉亦慮高談無當虛

名游揚者未必一一皆可用耳合無責成總督撫按
薦舉要在精核務得真才以裨實用毋或輕採虛譽
致貽後悔至於鑽刺武官文罔日密一鎮之中一年
之內舉劾不止一次斥逐不止一人將才幾何消磨
易盡與其憐惜于既革之後孰若曲全于未革之先
以後須察情罪輕重地方難易稍爲寬假疏下本部
仍酌量議擬或改調或罰治或降級或聽用以寬自
新之路其若鑽刺有顯跡貪賊至數多勘究明確坐
以永不敘用者在兵科有原題可查明例森嚴如有

疏鈔

天啓

三七

朦朧推用聽兵科叅駁不必另置簿籍以致一柄兩
持難爲糾舉凡此四議皆簡要可循足以因時救弊
而臣等復加叅酌少爲變通正以用人與論人其道
有不同也合無恭候命下移文南北京營及邊腹省
直各總督撫按衙門查照科臣原題并本部覆議事
理一體遵照施行

敬循職掌條上戎政事宜以固根本疏

沈思孝 兵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

臣惟居重馭輕者振國之長策因時制宜者致治之大權使策而權之得重輕矣知時宜矣又莫要於備無患之為急也何則我國家京營之設凡以宿重兵蓄威昭德用為萬世安者以故雖居恒無事猶當思患預防而况驕胡未聞革面倭奴方逞潛謀時乎第承平日久武備頽弛無論士馬之數圖操之法不及祖宗朝遠甚即詢之將孰知兵士孰知方步騎行陣

疏鈔

戎務

三八

烽火器械之孰精利則無一足為捍大患衛宸地也如此而謂之曰居重馭輕不既難哉以軍旅未學謬叨京營已來雖時時力為振飭獨奈由來者漸如積疾廢痼一旦非刀針可起茲當疆事孔棘京師為四海會極尤戰守所宜先計除一面申嚴教練外更得所當亟行者伍事大都皆隨勢變通先事綢繆不容須臾緩者謹用條列上請伏候 皇上垂神采納勅下該部逐一酌議舉行社稷幸甚 愚幸甚計開一曰久任將領 臣聞將兵者在將帥將將者在人

主使將將而任之以專久勸之以崇階斯將兵者得以展其謀盡其用結恩信於相臨之際申法令於訓練之中使士卒知有將不知有敵如指臂相使而後戰守足恃也乃近來副叅遊佐及坐營等官大率遷轉不越半年以故人懷僥倖之心視京營不翅傳舍甚且朝拜官而夕謀缺矣將不習兵兵不習將緩急將焉用之其所以然者直以體統不若外之尊崇供給不若外之豐腴耳此常人之情所不免也查得往年副將焦澤久任廉勇遂加都督同知一時將領莫

疏鈔

戎務

三九

不感激思奮願為焦澤比肩者今後自副將已下俱宜以二三年為期如果廉勇任事訓練有方比照焦澤事例一體超擢則凡有志功名者自不溺於輕內重外之說而咸為興起矣又查得各該將領人係邊方者每月例給養贍米五石係腹裏者無之近該巡視給事中吳應明題請腹裏亦與三石 臣則以為同一時將領何分南北况宣大薊遼雖稱邊方而甚邇南直江浙閩廣雖稱腹裏而實遙合無一體同給五石庶將士蒙共視之仁而無所缺望矣又若在營將

領多用北人者特重禦虜耳今有東倭之警南人尤須參半而用俾各盡其長以備任使則朝廷收任將之功而倭虜兩有所備也伏乞 聖裁二曰教練標兵竊以得其心者民皆可兵知其教者兵皆可戰何嘗囿於南北也乃今不教之南枝而遂謂之不南兵若者則奚異於適粵而面冥山哉查得左右標兵營凡七千人皆一時之選其所用長鎗狼筈鳥銃刀牌等項亦皆南兵之器第須以南將專領其事而分隊練教以擊刺進退之法不過半年便可精熟如此則

疏鈔

戎務

四

不惟東足以備倭而北虜亦甚所畏也然標兵將領又有稍宜加重焉如今邊方總督標下至有副總兵銜者况京營擁衛九重視彼輕重又當何如合無新陞神樞八營參將陳寅調標兵左營原任寧紹參將葉勸起標兵右營各參將專管教練蓋以二人皆南產而謀勇有足用耳如其教練有法不下南兵可用衝鋒破敵則紀錄超擢為將來任勞之勸其見在佐擊二員俟 臣寅等到日陞轉別用伏乞 聖裁三曰舉用豪傑 臣觀自昔稱戡大亂擒巨敵者曷嘗不須

豪傑之力哉顧所謂豪傑者率皆庸衆人目以為迂遠狂誕者也是以棄多在草芥用亦不踰偏裨使非有識別之者雖能將如韓信出奇如陳平終死於連敖沒於亡虜耳况其他乎方今疆場多故非豪傑之士無與計除 臣一面摺訪外合兩直十三省撫按衙門凡有智勇兼資熟精韜畧洞識倭虜情形與夫曾經對壘戰勝功取及膂力異常不論見官廢職軍民人等務為體訪輿論面試其長如才勇符合前項者各舉一二或三四人給與安家路費起送前來試驗

疏鈔

戎務

四

可用者先照主總例給與養贍馬匹在營聽用其養贍之費即在於太僕寺每年徵收京營子粒銀內動支其聽用人員若先曾任都指揮已上者俟相應偏裨員缺推補其自衛所指揮千百戶已下及軍民人等俟中軍等官員缺推補使人人各展其能以儲後日大將副參之選但此端一開則人情狡偽鑽刺者至矣其必責有所歸庶乎拔拾得伍如外以虛名應舉者責在撫按內以徇情濫收者責在戎政內外如此而不糾舉者責在於巡視 臣更須立限通行務

令依期如數搜訪起送前來以充實用無徒視為紙上空言而弁髦之也伏乞 聖裁四日增補馬匹看得北兵躍馬乃其長技馬固與兵相須為用者也今有兵而無馬則與無兵等耳查得標兵左右先年兵部侍郎王基暫署營事會奏討馬一千匹給與選鋒操演後經印馬御史樊玉衡題革夫標選乃等精兵一且有急所藉以先登陷堅者其馬固不容不增也又查得三大營原額馬二千七百五十四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起到十二月終損倒馬一千疏鈔 戎務 四三

二百七匹變賣篤廢馬二百二十四二項共馬一千三百二十七匹內七百二十七匹例應於太僕寺收養數中取補其六百匹例應該寺會同巡視科道及車駕司屬用價召買今值有警恐一時召價不及合無俱行太僕寺將見有馬匹如數撥補併增標兵馬一千匹以便操演其召買事仍俟無警年分照舊舉行伏乞 聖裁五日繕修戰具夫進可以長驅止可以堅陣宜莫如戰車而戰可以催鋒守可以却敵又莫如火攻若欲藉有用而不精其具則又不免有折

輒自覆暴裂反傷之患於戰守何益哉查得近年工部所造佛朗機鳥銃快鎗連珠砲虎尾砲三眼銃等項時於營中放試每至炸裂傷人因更移文工部取原造匠工自放亦復被傷是演尚不堪用何以望其禦敵也合無容 臣等委習知火器將官帶領火器手會同工部監造過前項火器人等不必拘三年兌換之例將造過前項火器逐一揀選有鍛鍊未熟燥縫未合必至炸裂者俱着另行改造以待緊急所需此後放用若仍有壞裂及傷者必係火器手通同匠役疏鈔 戎務 四三

作獎即行參呈法司各從重擬罪將官失於覺察者亦從劣處又查得戰車大者一千二百輛小者五百輛雖經歷年修葺願輪敗輻脫者甚多何以備戰守之急須工部亟委司屬一員公同估計及時修造或該部另有興作無暇及此即將估定價銀發各營將官自行監造如估計已當價銀已發而有遲誤不中用者其責自在各營將官也伏乞 聖裁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吳百朋 修築重鎮邊牆以峻大防疏

方逢時 陳虜情以永大計疏

張棟 邊事久敝敬陳責實之議疏

王德完 申明邊務以禪勝筭疏

鍾羽正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王一鶚 酌議西鎮事宜以圖安攘疏

兵部 河西目下已定將來防禦宜周疏

目錄

卷三十八

魏學會 陳禦虜愚慮疏

張棟 玩寇使過疏

劉元卿 酌議貢規以正夷夏大防疏

宋一韓 邊防難于宣大急于薊鎮疏

史學遷 邊陲重地非人貽患日深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懇乞聖明及時修築重鎮邊牆以峻大防以永

治安疏

吳百朋 會都御史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帝王之禦夷狄設險築城以限內外別殊俗蓋自古軍之我朝定鼎燕京以宣大山西為右翼外捍強虜內蔽畿輔故繕治塞障實莫先焉恭惟我皇

疏鈔

邊防

十一

自

受命以來夙夜驅馳不敢寧處懼無以稱塞明詔東自火燄山北至獨石馬營西抵平虜左溝皆躬履其地徧觀歷覽即諸疆吏亦祇奉德意靡有不舉除各官殿最及三鎮修守事宜容臣叅五詢訪擇其鉅者列狀上聞惟是大同邊牆廢墜日久當事諸臣方修內堡未遑議及臣以為事先急務功貴乘時及今閒暇春和冰釋亟宜興工修復邊牆以樹藩屏乃為得策如復玩愒時日轉盼之際秋防又至脫虜又反側計也臣欲奉勅諭內開該鎮虜情向背及一

應戰守事宜爾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奉聞以憑裁處欽此欽遵夫戰守先務無踰設險臣偶有愚見恐事竣具奏緩不及時謹預為 陛下陳之臣查閱得宣大二鎮皆重地以近京言則宣府為重以通虜言則大同為衝雲中川原平衍無險可依與虜隔者僅一墻耳先年虜入無時併其墻又廢矣無論大邊二邊卒難議復即三邊亦僅僅有存者計其為墻大約六百餘里除東起瓦窑堡至鎮口堡一帶已經總督王崇古修治完美起朱家溝至保平堡一帶方在估

疏

邊防

十一

勘題修起鎮口堡至寧虜堡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類圯者十之二三修治頗易起寧虜堡至平虜衛丫角山凡二百四十里有奇則類圯過半漫無界限矣今皇靈赫然虜方納款稱臣之不暇時號無事然狼子野心終難馴服中國之藩籬不固夷狄之出入無制設有不測何以禦之此大同邊墻所以當亟為之圖也大抵修墻其利有十滅胡威胡敗胡阻胡諸堡皆孤懸絕塞有墻則可以格虜放牧助我拒守一也擇其要害設為墩臺城倉俾撥卒戍臣注風雨足樓緩急

可倚二也平居人畜免驅掠之患秋成禾稼鮮剽奪之虞三也小賊入則我得據墻下矢石無使墩卒為賊所餌四也大賊入必須掘墻我得預知為備收斂堅壁使虜無所掠五也募兵實塞下營屯田民鮮畏寇樂從者眾兼可足食足兵六也虜有變必乘虛從威平入非制虜朔蔚則垂涎山西彼覘我有備其謀自阻謹守大同所以屏蔽內地七也雲中邊墻長曠俟虜有變徐議起築必須多發兵防禦及是時為之可省調集之勞供億之費八也以守為戰以逸待勞

疏

邊防

十一

九也峻夷夏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十也凡此非者其利甚弘否則害亦隨之議者或謂方修城堡工難並舉臣以為修政當先內而後外設險當先外而後內原題三十六城土築已就特未全甃耳及今無事先治邊墻然後以其餘力包城無不可者斯為得緩急先後之序也如日復一日虜稍變動事無及矣議者又謂虜方納款遠讓修墻恐虜生心臣以為修之恐啓目前之釁不修惟貽他日之禍其害之遲速大小未待智者能辨之夫通虜貢市冀得數年之

安修我武備實為百世之利以虜貢市為失策者非也
也以虜貢市為足恃而置武備不講者尤非也以虜
貢市為臣服而遂責當事之臣必保其弗變者尤非
之非也來則撫之叛則絕之吾惟恃其在我者而已
安可弛備以徇虜之情哉今總督王崇古在事日久
能得諸酋心臣願陛下亟下兵部議覆責成崇古
及撫鎮諸臣以身任之中畫疆界刻日興工審時度
勢創新補故凡城壕高厚深廣悉踰舊制通賊要衝
或如薊鎮雜建墩臺相為犄角俾可必守永永勿懈

疏錄

邊防

四

其形勢要地有當損益更置與夫一切工役廩餼時
日章程悉聽徑自具奏或以便宜行之城完之日仍
依閱視格賞罰如此則西北重鎮屹然金湯之固而
順治威嚴之業萬萬年無疆矣邊防幸甚臣愚幸甚

陳虜情以養其計疏

方逢時宣大總督
萬曆五年九月

臣聞言天下之事非難而知天下之事為難知天下
之事非難而任天下之事為難故知之而後可任任
之而後可言苟言之者不知而任之者不言則所言
非所任所任非所言羣疑異趨舉慮殊途國是所由
以不定而事功所由以不立也今天下之事惟夷狄
為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虜為最蓋西北之地高寒荒
瘠虜生其間兇頑桀驁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接壤

疏錄

邊防

五

中土歲時窺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為
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
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貽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
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
武而有渭橋之急然則封疆之事安攘之計豈易言
哉下自晉宋迄於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太
祖高皇帝神武肇命迅掃腥羶廓清寰宇 成祖文
皇帝法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聖武規
畫創制西自甘肅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屏翰秦

晉燕趙之境始得安息百年來猗歎盛矣然也先
 首禍於土木哈密構亂於西陲小王子火節花當之
 屬相繼為害及今俺答益稱雄桀糾其弟兄率其子
 姪攻克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脇番回虎視三
 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於徵輸邊
 鄙之民死於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 世宗皇帝
 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暴誅其狂肆而事有未
 逮遇我 穆宗皇帝之初天眷明德厭彼兇頑孽孫
 構釁慕義來降蓋天將啓太平之機而再造邊人之
 命也臣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竊料胡運將衰首謀
 受降為國弭禍先遣鮑崇德齎咫尺之書諭俺答以
 紆平虜之急繼遣龔喜等持一箭之令命黃台吉以
 解大同之圍曉以禍福申以信義盟約既定二酋既
 從乃咨會督臣王崇古審計協謀傾心竭力以共圖
 弘濟列疏上請伏荷 先帝聖哲洞燭機宜二三元
 臣協心一德贊襄廟謨折衷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
 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豺虎之心叛人斯得貢市用成
 繼經臣以慶歸建崇古獨任其事請封議真約會定期

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孔昆的祿父子疑三未即就
 約巡撫都御史吳允訓諭有機招徠無倦遂致東西
 聯屬及側漸消封疆遂寧比及三年蒙 陛下特恩
 起臣草莽之中來代崇古之任臣才智庸淺力孱氣
 懦而區區為國一念之誠不敢自負宣布仁威恢張
 國體申明約信通行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
 聽服賴 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克終愚志不墜前人
 之美八年以來九邊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
 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芻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
 疏欽臣邊防臣七
 以商賈則日通窮邊僻堡陷危殘而之民始知有生
 生之樂此今日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虜自順義而
 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卜有河西禩兒
 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大滿五素滿五大哈不慎打刺
 明安免有捨力銀五路青把都鴉黃多羅巴林松木
 兒等部寔繁有徒小大遠邇錯雜不一然其向化懷
 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久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
 顯然悖逆生亂者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即欣然知感
 間有講索買馬之使經過城堡投見守操官員求討

食物苟得一餅一果之與卽稽首而謝歡笑而去蓋
犬羊之性不顧廉耻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
非敢有所侵侮而豕交獸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
歸向之心於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卽有無狀捉人
索賞如打刺明安免者告之俺答嚴加罰治卽委首
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
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
之不然者或曰夷使成羣充斥城市爲害將不可制
也或曰財貨日益費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
疏鈔

邊防

八

益狎隱憂叵測將不知所終也爲此言者心則忠矣
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
也夫夷使之入三鎮皆有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
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發守貢之使賞至卽歸有舍
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於充
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畫有定規給有定數通
三鎮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出戶部者
一十二萬有奇出兵部者四萬有奇三鎮所自措辦
者十餘萬兩於之先年征戰歲費戶部客餉銀至七

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大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
者纔十之二三而虜心廢矣至於民間耕穫之入市
賈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爲有隱憂者有之
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貢也庚午以前每歲大舉九
道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雕搶鼠竊無處無之致我
三軍戰鬪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
芻糧耗竭外惟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
爲之肝食憂孰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事矣
設使臣等處置乖方羈縻失策愆小費而虧大信貢
疏鈔

邊防

九

不至而市不通虜一旦肆行侵掠則前者之憂卽見
有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權悉屬俺答今
衰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旣死諸部無所統一
誰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構言貢而貢或有不
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
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貢罷市閉
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邊軍之私行趕馬禁邊
將之輕舉倖功旣不示以易與之情亦不啓以可乘
之虞使曲常在彼而直在我而已於彼貢市何賴焉

然夷情貪鄙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強弱異勢遠近異情去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而應以為弭亂息患之圖此又於不可知之中而大有可為者在顧在彼之人作為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既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貢市可也戰守可也蓋戰守之事非由於貢市而致而貢市之舉實於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於貢市之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臣又聞之御戎無上策狂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日市則

疏鈔

邊防

十一

非賂遺矣既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周之世詩書所稱來格咸賓之盛臣不知其何如誠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室何至於和親宋人何至於賂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霍之將何新立其勳名而宋臣又何由爭獻納哉臣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 陛下神武得效驅馳竭其心力制伏強虜保全遺氓上紓宵旰之憂下息戰爭之禍臣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臣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闔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可久之事謂虜情無

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今日之事甚者或謂等數年羈縻綏緝之勞皆屬掩飾彌縫之計過為疑慮多所敷陳或致國是搖惑內而邊臣畏縮外而虜會携二內外乖違事機錯忤於貽後悔噬臍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得之愚雖皆已陳之芻狗庶幾可為善後者之一助忘其鄙陋列為五事冒昧上瀆 聖聰伏乞勅下該部再為詳審如有可採款覆施行臣下情無任惓惓惶悚之至計開一敦信義臣聞之言忠信行篤敬雖

疏鈔

邊防

十一

蠻貊之邦行矣臣始以為聖人即理以垂訓耳今益信其言之有徵也蓋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順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罔敢或二訓之以言即聽喻之以事即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彼有向我之心而固疑之以為不可必從者非信也信之矣而不發於中心之實使彼得而窺之非信也發於中心矣而不裁之以義不諭之以禮不示之以法非信也裁之以義矣

當機執滯而無變通之權非信也權矣而居之不寬待之不恕持之不固非信也信以行義義以成信信義既孚豚魚可感金石可貫况於虜人乎伏惟 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毋輕舉措毋設機穽而倖小利毋惑詭訣而畧遠圖毋作聰明而喜奇績使羣醜紛紛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潛消其疑二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伏乞 聖裁一重撫賞臣聞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所謂文德者信義之謂也信義孚而遠人來矣其饑寒之情猶夫我也不有以安之何以能久而撫賞之者固安之之事也其要在於重之而已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饕惟其欲而與之不為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為節制近於恠嗇非重也侈以奇異以傾炫歆動於彼而陰致其嚮慕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周之彼以勞而求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酬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償之其貢也則有貢

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大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產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止之必使予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於彼辟之養虎豹然時其饑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養於是為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伏乞 聖裁一審機宜臣聞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言幾之當審也今茲北虜服矣貢矣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其禍立至且吾與虜非愛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強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以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許之豕交獸畜不怒不狎惟以靖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吉亦衰病不支套虜遠在西鎮切慶黃台吉頗稱恭順尤慎擺腰人

寡力弱亦不遠去遺節惟青把都兒第五人各擁
 千兵而蒲伍大哈不慎二人密邇察罕世代聯姻在
 彼恒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當思沉機預待之計然
 犬羊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
 入寇之志惟俛答一日殞絕則把漢與黃會諸子勢
 或有爭諸部觀望貢市必有不至而其爭者抑或有
 借我為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為重而舉
 部來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為難拒之則生釁許之
 則召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偽之心因其去就順
 疏鈔 邊防

逾以為推亡固存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繼而定
 矣此將來機宜之當審非愚之所能預及者也伏
 乞 聖裁一慎招納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
 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萬世不易
 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中國之人或以亡命而自全
 或以虜掠而忘反首於丘富繼以趙全招呼誘引寔
 繁有徒外附強虜內構邊患逃避夫誅為日久矣議
 者忿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為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
 善計也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易者蓋奸兇

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黠虜亦厚結之以自殖取之之
 策必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為臂之逐鹿
 者然虎方據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
 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
 其機尚有可為臣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
 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復招之是自示以不
 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羣奸破
 膽矣雖有兇人不敢復逞今虜且為我臣子矣況此
 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即我之地人即我之人又何必
 疏鈔 邊防 十五

得其地及其人而後為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
 明示以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心
 亦將自銷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昭武
 備亦固即虜且稽顙屈服又何患於此輩哉若不致
 慎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虧
 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渠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
 其老弱饑羸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
 而奸人反得以藉口而構禍矣臣愚以為當慎者也
 况其中有二三黠者雖為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圖

歸數年之後事機一變將必有率眾歸附復我邦族者開其生路嘉其順志因時撫養輯其心而藉其力其權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伏乞 聖裁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急以馬為先況防邊禦虜騎馬為最可一日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忘戰七八年於此矣夫兵以氣為主不戰則惰雖日訓練之猶懼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操戈乘騎者二萬五千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

疏鈔

邊防

十六

興屯糧馬價之兌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議以為當加意畜養而事體不一尚屬虛言臣雖屢行申飭修工不得役使馬軍而各該將領私派工役隱而不言者往往有之臣實恨馬夫防邊之政有三足兵足食與設險而已三者之中以兵為急今食亦足矣修城堡修邊牆修墩臺無非為設險計也乃徒務設險驅此有數之軍任不息之役終歲勤動人逃馬瘦營伍空虛皆不之慮而惟曰吾邊牆之完固墩臺之堅密而已設使虜一旦渝盟入寇臣恐牆非不高臺非

不固而弱兵瘦馬守則不可戰則不能此孟軻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 陛下深思大計俯察臣言勅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者汰之馬匹於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免其扣兌足以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徒飾軍容無益邊備者悉為罷革僻遠之墻營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為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上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畏工苦差賠糧

疏鈔

邊防

十七

之患則心志自固家室得寧勇氣自倍而威武自振矣至於大小將領尤望 陛下慎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讒毀之釁寬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瑰傑之士得以自奮自效又養士馬之要道也伏乞 聖裁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敬陳實實之議以創前非
規後效永圖萬世治安疏

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棟東海豎儒也給事禁中有年所矣智術淺鮮無
所建明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
憂臣辱之時臣拊已不勝鯁鯁懼日與一二同官考
求商畧將擇利圖便效借箸之籌則戰守機宜諸臣
披牘而陳之詳矣將薦進英傑慰拊解之思則文武
才賢諸臣奉詔而舉之備矣臣等何言哉竊以為天
堯欽

邊防

十一

下之所少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
成功少之敝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才而不實效
之至有虛文盛而武備衰之敝故今日第一要義則
實心任事之說也然天下之事豈一二人之所能辦
哉故臣等又以為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邊事始可
為也請為 皇上畢其說夫摧鋒陷陣視死如飴援
枹鼓之急即忘其身者將率之事也修城設壘備餉
繕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而
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為千里長城

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驟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
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為重有所畏而不敢為
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
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為己任者執政之權
也追惟欵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
人為督撫者幾人為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
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冒中外同符若以為中國禦夷
之道一欵盡之矣始議欵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
既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既乃遂
似無備可修陵夷以至今日日虜眾我寡誠然眾寡
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
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即如
近日經畧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
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七千九百有奇而堪戰之數
止於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嗟乎何陵夷至此
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欵虜之失不知欵虜之初議未
失也失在既欵之後耳其最何異者每歲市成臣
悉以次欵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市不成我

疏

邊防

十一

非厭虜欲財市不成亦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為欺也夫廟堂斬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以故邊計益疎邊備益弛虜氣益張虜情益狡邊臣亦稱厭也而公為不根之言以聾聵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人寇矣明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日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驕虜縱虜虜之益肆焉敢於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國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臣等所以曉曉焉白發其敝者非追既往也乃欲救將來耳蓋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禍也困衡頓挫中人之幸也以虜二十年之欺而成

疏鈔

邊防

字

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 臣等以為此一大機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繇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 臣等願自今伊始為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樞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為國斯為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為功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誤國事者矣為督撫者以一身受關外之託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祛篋之警能不及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為國斯為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裕折衝儲糧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為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

疏鈔

邊防

字

下此為督撫分猷者司道也今邊材既舉吏部且為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效或以謀畧效或以勇敢效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為督撫宣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既舉兵部且為遇缺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於血戰或熟於控弦或工於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為才之可為而盡心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

疏鈔

邊防

三

以實應也顧其要機又專在於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之為諸臣機也宜無異此捧 皇上之威靈何所不震宜 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治真以實心狗主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於身固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便於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上不聞責之科道其人誠有功無

怯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釀因循之禍毋慕和平之福而開情窳乏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持之以執政通之以本兵承之以督撫此臂指相使之勢易矣以督撫令司道以司道令將率此高屋建瓴水之勢尤易矣中外無異謀上下不易慮而我 皇上又能勵精密物奮然以除兇雪耻為事銳然以攘夷安夏責諸臣仍寬文法以盡其用假歲月以考其成今日之邊

疏鈔

邊防

三

事庶可冀其改觀乎不以此時亟圖之一日不振則愈壞一日一年不振則愈壞一年七年之艾斧不可得而三年之病日深以痼 臣等不知其所終矣假令廟謨既定詢謀僉同而故習終不可杜實效終不可致仍前怠玩仍前欺隱則朝廷之法紀何在 臣等之職業何居有如狗情避怨不以彈章隨其後者無論明主在上三尺在前即在廷諸臣寧無有一二昌言以正 臣等之罪者乎此 臣等之所矢心而不辭者也 臣等非樂於有言也當西事戒嚴在廷嘗有處堂之

慮矣今烽烟稍息厝火未然而遽欲相安於無事則二十年積衰職此之故也故臣等及此時言之唯聖明留意焉

疏

邊防

三四

目擊時艱申明邊務以裨萬全勝筭以保萬世治安疏

王德完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家居西蜀與秦關接壤鄉聞醜虜憑陵踐蹂內地須將覆師甘肅河洮之間白骨如掃臣憤惋不勝夙夜困衡思借著畫一策及索諸臣邊奏讀之則既備矣雖然于慮一得臣敢不畢其愚夫火曾逆天犯順三尺童子孰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今廟廊閱議必首大創思一犁虜庭除兇雪耻豈不稱快然有虞

疏

邊防

三五

也國家欵貢以來承平日久怠玩自生胡越一家邊防自壞人不習戰士不知兵時聞虜騎深入我兵股慄狂奔枕席以死孰能挺身與虜決戰者矧能摧鋒陷陣建出塞之奇勳乎幸而天祐皇家虜酋退舍假使乘勝長驅不知倉卒何以禦此 皇上近遣經畧大臣行邊相機戰守選而將領簡而士卒蒐而軍馬聚而糧芻一時戰具稍有次第強場可恃無恐然有虞也國家二十年來積弱之後萬事隳頽一旦補苴實難驟效譬人數十年泥痼之疾元氣久虛方投

藥餌加一箴破飲一羨糜而即攘臂期與不逞之徒
角勝其將能乎親調巡撫兵道將帥皆廷臣所推轂
如熊如羆可以運籌決勝者然諸葛孔明神謀奇算
尚失之馬謖大敗街亭翼德雲長義膽忠肝猶屢罹
敗亡脫身離敵矧新易之將卒未服習久朽之腹遠
難充盈降虜通丁止可殺零竊而不可殲大虜舊籍
新招止可守城堡而不可攻強敵今所招選家丁壯
士不過數千虜衆動以十數萬我兵異輒百不當一
虜兵猛厲守可當百我兵星布而守其勢散虜兵雲

疏鈔

邊防

三五

擁而來其方并我邊延袤數千里四望黃沙擊左則
右不能卒顧擊尾則首不能卒應虜水居露宿原無
定處豕突狼奔東馳西騖莫可偵識備則不來來則
無備全勝之形尚未在我萬一虜欲無厭復肆侵陵
喪敗之兵胡以應敵然火酋跳梁尚可防禦捲酋出
沒尤號傾危今憤火會之途則欲搗捲酋之巢令之
東歸俾無助虐方可一意西征然有虞也捲酋之去
也既已假道而去今其歸也能不假道而歸乎倘再
假之則出虎兇於柙外任意吞噬剽劫於腹中行

將潰裂傷殘流毒胡可盡言倘不假之則封豕長蛇
必馮其怒窺關鳴鏑難挫其鋒禍孽叢萌恂宜深慮
設或我既戒嚴虜難飛越撫賞既華道路又遮必且
飲恨而歸含憤而往則禍不在洮鞏而在宣大病不
在肢體而在肘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西顧諸邊遠
在遐裔管手足四肢也宜大薊保近衛陵京譬肩背
肘腋也手足之整猶可調攝肘腋之變則難撐支醫
家急則治標故遣宣大夫以伸威西鎮病在治本
則將撤西鎮家亦以快撥蔽門庭吏車屬夷既已叛去

疏鈔

邊防

三五

遼東土韃亦已操戈如或蟻聚蜂屯結黨煽禍火酋
旁騷於遠塞捲酋大舉於近郊則安危之機未可預
十如或志憚危亡倖安結好陰行慰撫重賂潛貽必
謂虜款關謝罪一應貢市撫賞度將奏請如例遵行
目前之計亦為得策長慮却顧則抱深憂夫人躡嶢
巖欹棧則心慄履平地則怡愉矣臨怒濤驚濤則色
變涉安流則嬉恬矣今沿邊將吏孰不謂凜凜自盟
暫事羈縻陰修戰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其流之弊
又將為洮河之續也蓋我既不能戰勢不得不撫虜

要挾以求賞我必厚賂以啗之正數不足必將括軍儲益之則糧餉日聚而日空名既爲撫馬不得不市多者數百金少者數十餘金遠者數月而斃近者數十日而斃則戰馬日市而日耗且士卒操練銳砲開填弓矢絡繹軍容豈不甚盛然目不覩戰陣則膽易落身不接鋒刃則魂易驚平居健勇臨敵畏縮則士卒日練而日無當於用夫納款之初豈不謂藉以修備而市賞之後遂不覺倚以偷安捨攘之際毅然欲盡祛虛文而漸靡之餘依然又無裨實用則覆轍之

疏鈔

邊防

三六

宜鑒戒而忝流所當隄防者也用舍賞罰礪世磨鈍人才患不能知知不能舉將帥患不捐軀士卒患不畏將今諸臣所推殊絕人物者非原任兵部尙書王遴乎其人經畧韜鈴似范仲淹亟賜宣召總督三邊則黠虜且破膽寒心或謂元老繫樞密之望不樂邊陲然致主扞丹何分內外遺才所稱滄海遺珠者非原任陝西巡撫河東平其人鐵面沉謀似包拯需次擢用建牙開府則醜夷將蠶風遠道或謂當年勸胡宗憲之賊人病其刻然奉旨不撓胡可瑕疵

此用舍當斷也兵貴精不貴多薊鎮南兵其初稱鷹揚驚擊迨其後放縱驕恣欲鞭策之則羸弱不前欲沙汰之則鼓噪羣起是不講求節制乎兵有進而無退今洮河失事大將召嚴惟忠之兵而不來偏裨視李聯芳之死而不救痛爲之懲則覩聽可易薄示之罰則玩愒難消是可不申明軍法乎此賞罰當嚴也伏祈勅下吏兵二部酌議題覆俾真才早用無致後時隱患預防常思未雨則邊陲均有賴焉然人情不鼓則不應不激則不發雷霆轟轟然震於上則屏

疏鈔

邊防

三九

息側足恐上天之爲擊已也日暄風細則雷霆之威頓忘矣皇上神聖文武天錫勇智昨者召對輔臣綸音渙發切責邊吏天語傳宣一時遐邇臣工靡不毛豎骨竦咸思裹革封疆嗣聞視朝間稀玉音閒寂恐邊臣日解夙弊仍前夫寓內多故夷狄縱橫內憂外虞主憂臣辱正臥薪嘗膽之日豈寢處燕閑之臣願皇上早朝宴罷肝食宵衣念九邊將士之寒則如宋祖賜王金斌裘帽日仍諭諸君不能偏及也則和氣益於春溫德九邊將士之縱則如宋祖賜曹

彬以珮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則明威凜於
斧鉞施不測之恩時覃雨露用不測之辱時震雷霆
則儆戒張皇羣情奮激何中國不可磨勵何四夷不
可鞭笞而久安長治之策億萬世無窮極矣臣不勝
惶懼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邊防

三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鍾羽正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惟天下之事怠於因循奮於振作至振作之中而
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閱邊
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
盖有數端臣竊嘗有慨於心願思以為此奉差者事
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謗劣之見從旁談其
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場之憂不遺漆室行
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於臣職亦無不可言即言之
無奇又何敢匿其款啓之明不一陳於前即除綜覈
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為六條少裨邊計伏
乞 聖裁緣係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事理未敢
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曰杜私交臣聞綜覈之
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撓
之則顧體面隨囑託而法為情斲耳不思閱邊何事
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
書啓或用真摺通於京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

疏鈔

邊防

三

行也則有謝儀祖饗豐盈膳厚深相結也夫既與之
結即與之狎既與之狎安得不爲之地有相親膠漆
慙而能明目張膽摘發其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
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
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官受之者皆以不檢論
黜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即有弊端可劾氣數之矣此
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 聖裁二曰省供應今邊
事至急矣明主時念舉朝蒿目此非人臣忘寢與食
時乎乃曩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飾傳
疏鈔 邊陲 三五
舍錦張玩器至糜費矣而戚繼光一鎮凡用奇花排
列至二百金他可知也行者又不自愛多攜伶人游
客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代鼓飛
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靡抵此且費何從出非制
軍民之脂膏乎閱邊以厚邊也而劍以自奉其猶人
哉至於差臣所至司道委官駢闐隨從地方館穀暴
費無涯蓋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費者十六七矣尤
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地方官奉之與差
臣受之者皆以不檢論黜仍不許多帶司府官以滋

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三曰革京
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算錢糧行移作稿書寫本章
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官多方鑽
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深相囑託
既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賢否冊籍
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即罪可爲功
賄而遲即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牆置賄者神
奸秘計玩弄差臣於掌股而顛倒武臣索之重賄不
饜不止差臣固不能萬目防之也聞向閱邊蓋有以
疏鈔 邊陲 三五
勘黜縣丞問革監生充書辦者藉令不圖重賄肯甘
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於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
甚於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囊篋興言及
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
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算行移則取之司道有
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
於題奏本章即字樣小差亦望 皇上寬宥蓋寧負
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 聖裁四曰慎委
官蓋曩者一人兼閱數鎮勢不能徧也於是則有委

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鹵莽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即精且覈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不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關章者流則又徹藩籬抱苞苴縱容書吏交通關節掩垢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於地方冀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歛以充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人主廣遺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

疏

遺

三

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地方官籠絡而相遁相欺以文避法則閱邊之舉猶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案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徧而復踵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轉委諸官至於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取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私黨破而綜覈真矣伏乞 聖裁五曰處公費夫閱邊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戎器有冊以至批申牌票

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主食充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歛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况當此公費歛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即行科歛不曰紙劄即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若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邊之舉徒爲武弁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但取底劄檢查至不可已者勅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於

疏

遺

三

應動錢糧內支派大抵寧使有餘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敢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於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六曰畧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畫樓櫓造治旗幟鎗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於下而又使之礪甲鍛兵朱纒誅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

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痿痺手足惰廢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於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先行邊鎮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於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楮墨要之深厚兵不必耀目要之精好有敢指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疏錄

邊防

三六

恪遵聖諭推廣德意酌議西鎮事宜以圖安據

疏

王一鶚兵部尚書

萬曆十八年七月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接出 聖諭虜酋款貢多年各邊修守防撫自應安靜無虞近來陝西甘肅洮岷等處如何數報虜寇屢有損失是否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欠弛制馭乖方你部裏便行與該鎮督撫官查問虜中作反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地務要分別順逆詳核功罪明白具奏一應選將練兵保番禦虜機宜都要悉心籌畫着實修

疏錄

邊防

三七

舉如戰守有備處置得宜事寧之日論功優叙其或苟且養患及輕率債事必罪不宥有應與宣大總督官計議的也着協心共濟毋得自分彼此合行事宜你部裏酌議來行欽此恭捧到部送司照得西鎮未盡事宜合行遵旨酌議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惟中國之受虜款也本因羈縻之權以修戰守之備款貢歷有歲年邊方稍稱安戢惟虜情原自叵測乘貢而狡悍日滋人心易於因循恃款而隄防漸懈乃茲西虜敢於犯順西鎮大至損威以致仰軫宸衷特發明

詔諭該鎮以修舉諭宜大以共濟諭臣等以酌議明
並日月威震雷霆渙汗一頒真足以鼓鞬桑之忠而
寒遭表之膽矣臣等伏思今日西鎮要務無出於選
將練兵保番禦虜分別順逆詳核功罪協心共濟欽
奉詔諭業已該括無遺其添益兵餉增置將官與夫
一切戰守事宜內外諸臣條議已悉臣等無容復贅
謹就一聖諭稍為推廣條為七事酌議止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通行各該督撫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緣係恪遵聖諭推廣德意酌議西鎮事宜以圖

疏鈔

邊防

三六

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一議選將照得
將者三軍司命呼吸之間勝敗安危決焉况當兵事
孔棘之日關係尤重第將之材品各有所長亦有所
偏有勇敢驍健長於征戰者有廉慎持重長於固守
者有便給機變長於撫夷者有仁慈威信長於馭卒
者或偏於用戰則不知慎重以俟機或偏於用守則
不知乘虛而克敵或偏於用撫則不知振威以討逆
苟能用其所長則隨材器使皆可成功尋常責其所
偏乃因短棄長多至擯落無事如為推用恐啓鑽刺

之門有事廣為摻羅正其奮翼之日各無行令該鎮
督撫官除將先任大小將領評品甄別其當大用某
當久任某當更調某當黜革聽其不時酌議題請外
其所屬廢閒將官博加廉訪或有一長可用者或能
自淬礪者或願出報效者俱聽一面隨宜委用一面
移咨報部或別鎮廢閒將官有自負才勇願赴聽用
立功者亦即收之標下委試以事如果可用先咨報
部以後如立有戰功效有勞績即指其事實具荐推
用不必另為荐語以致失實其本部訪有堪任者陸

疏鈔

邊防

三九

續題推督撫仍要因材授任駕馭得宜使其各盡所
長庶幾羣策畢舉惟是儉詐之徒巧於揚已浮談亂
真專事疾人讒口圮族此輩為患邊疆最甚雖有小
材斷不可用此則選將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練兵
照得陝西四鎮兵馬至為單弱近日海上諸虜與東
西流虜糾結跳梁於西寧洮岷之間動輒數千而我
兵除去傳塘墩哨守把等項所存堪戰之兵幾何蓋
無處不備無處不寡若不為募練令行伍充實即
有韓白之將將焉用之所擬團練土兵鄉兵鼓舞土

兵番兵等項節經諸臣建議至詳且悉惟是各邊鎮廢閒將官向各蓄有家丁此輩多健勇慣戰值今貢款之時憤無立功之地每見遠左出塞成功率多扼腕誠此時廣行召募或廢閒將官自赴報效而隨帶以往或其主人不行止將家丁開送到官驗試收用此皆虎旅之餘大非烏合之比用之搗巢必能成功應收置營伍豐其養贍厚其賞犒如果斬獲真正首級照例陞賞仍先查某家丁係某將官名下籍名在官俟家丁獲功數多將將將照部下獲功例一體論

疏

疏

疏

叙是因得將而併以得兵因勵兵而併以勵將矣倘慕義而來者漸眾招集至數千名則不惟軍聲大振剿戰有資而虜中聞風震懾又安敢桀驁如昔乎惟有兵則必有馬或兌給王兵之馬或俵給苑牧之馬或徑給茶易之馬或另為召買之馬聽督撫酌議行之此練兵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保番照得茶馬之政中國所恃以制番人之命者祇因諸虜頻年大肆侵掠生番熟番俱不能支以故或輸納本色求免茶毒或甘心歸附為虜嚮導此誠危急之勢迫之使然

乃其本心固願附我而不願附虜也夫此熟番中國納馬之番也虜既稱款何得掠我熟番又漢番率多雜處搶番而因以侵漢是即犯順矣宜以此詰責虜會數其敗盟掠番之罪仍遍諭番族以國恩之不可負茶利之不可失虜雖之不可不報已附虜者令其圖歸未附虜者堅其效順仍與中國協力拒虜有能就陣斬獲首級擒獻逆夷照中國軍人陞賞事例願賞者賞以貨物茶篋銀兩等項願陞授者論其功級授以官職其隨虜之番有能因計就計擒斬會首歸

疏

疏

疏

獻者破格陞賞至於生番許其中馬易茶以鼓之內附熟番隨宜犒賞以鼓之外禦則在督撫因勢而利導之若夫建築堡寨聯束收保等事諸臣已詳言之矣此則保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禦虜照得先年丙免移住芥刺川生齒漸煩火落赤戀收規工川羽翼彌盛此二川者水甘草茂原非虜地爰自兩酋招朋引類盤踞日深居則為兔之窟則為虎之嚙向來所以不即出剿者正以虜尚守款未可啓釁也今彼已背盟狂逞驕橫如此則中國之師出有名矣節經

諸臣建議多至於剿匪等以為欲議搗巢出剿莫先於莽規二川合行該鎮督撫將今次請發帑銀廣儲糧餉厚集兵力相機度勢與師出搗或用眾或用寡或以正或以奇務令二川無虜庭而更為設備使不敢復據始可以振國威而雪神人之憤也若兵力已裕事機宜速即聽便宜行事一面出師一面具奏不必膠守故常恐誤機宜至於論功優叙則明詔已先示鼓舞於上矣若諸虜有作歹挾賞所當革賞聽罰者內有一會而各鎮俱有撫賞有一鎮而各堡俱有

疏鈔

邊防

聖

撫賞若一處革賞他處復與則彼將順於此而逆於彼何以示懲自後但有作歹應革賞者宜即傳諭各鎮各堡將應賞之數悉行停革不得彼此互異庶可以代狡謀而不至為虜所愚此禦虜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分別順逆照得禦夷之策無出於撫順剿逆第夷情叵測諸夷會之中有順有逆者一部落之中有順有逆者有始順而終逆者有始逆而終順者以其順則不得不撫以其逆則不得不剿以其不盡順不盡逆也則文不辭不酌之撫與剿之間而隨機以

應之冷不論其恭順與否而槩用撫賞則為畏狗長奸不論其悖逆與否而槩用征剿則為啓衆挑怨先該陝西總督梅友松議請申令整齊衆志正欲因順逆以用恩威茲不意復有洮州之失除該鎮虜會執順就逆聽其查核明實另行具奏外合行督撫將一應撫剿事宜遵奉聖諭申飭大小將領務要孰察虜情動合機變撫其恭順者毋忘戰以長戎心剿其悖逆者無濫撫以養寇亂部夷生事則詰責本會首罪其生事之夷而不蔓及諸夷一會首犯順則文告諸

疏鈔

邊防

聖

酋首罪其犯順之酋而不槩罪諸酋如夷酋悔罪哀懇或送還人畜償抵人命則許令改圖准為開賞如別會能擒執罪酋以獻則將罪酋原額之賞盡給有功之酋仍加優賞設或怙終恣肆則閉閣謝貢與師致討至於聚眾講事之時或有耍挾跳梁之舉則先事戒備惟嚴臨期捕執必速庶我之理直氣壯而彼亦不得藉以有辭矣此則分別順逆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詳核功罪照得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承平不足以勵人心况用兵之際乎虜賊入犯有零寇有

大舉零寇窺竊未入邊而失事小者則止治守口官軍之罪恐以窺竊為挾賞計如即治將領寔中虜計其先事偵探不明臨時拒堵無策虜入邊而失事大者乃治該路將領之罪如臨時能獲首級或捕執生夷則自路將以下俱當論功至於大虜之入犯虜以聚而攻我以散而守眾寡強弱勢已不敵能堅壁清野城堡保全即可免罪有能賈勇出戰或為擊其惰歸則惟以戰勝克敵為功不以損失官兵為罪先時偵探不明收斂不及致虜多野掠或臨時不量彼已

疏鈔

邊防

四四

輕率出戰致大損失者則必正其罪又有鄰鎮鄰路偵探的實預報所犯地方先為伐謀或能選銳應援以解鄰鎮鄰路之圍者俱當優叙其功有以虜情之小而張皇為大或以虜警之大而隱匿為小以自掩罪或遇無罪之虜妄行擒執以自邀功俱當嚴行覺察重加懲究而無容輕貸其罪者此宜申諭諸將吏一體遵守若不論其敢戰與否但有損失即以為罪有微獲即以為功則何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近時將領威令不行於部曲皆惟不能核其功罪之故必大

將謀偏裨之功罪偏裨謀守把之功罪守把課部卒之功罪皆得以賞罰行焉庶幾申明節制之法可成臂指之勢此詳核功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協心共濟照得諸鎮本為常山之勢則諸臣當效一體之忠今各邊督撫諸臣類能同摠忠悃各效奇謀恭遇聖明在上寬其文法假以便宜有感益奮精白一心矣惟是文武將吏如以實心籌邊疆之利害止求邊疆之利而不必為一己之利以公心較邊計之是非惟求邊計之是而不必執已見之是則同心可以斷

疏鈔

邊防

四三

金不止同舟相為共濟近時將領之於司道阿奉於禮節之間附和於文移之會心嫌其掣肘而不能行面自為結舌而不以告及至兩敗相怨一方而邊事債矣此文武之協心所當聯束者也下至軍丁尖夜之輩將領不能結之以恩率多離心解體莫肯彈力輸心在軍丁則怯懦成風驕悍莫制約束稍嚴動輒鼓譟在尖夜則內地虛實盡以語虜虜中情形不以實報心志既不能以役手足手足又安能以捍頭目此將卒之協心所當聯束者也奉詔申諭之後如猶

有心志攜二自分彼此及不能撫恤軍夜以致有怯懦驕悍之習探報不實之弊者容臣等與該科指名叅治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此則實心共濟之所當酌議者也

疏鈔

邊防

四

河西自平定將來防禦宜周謹據實敷陳以紓聖懷以保疆圉疏

王一鶚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六月

看得閱視甘肅邊務工科給事中李汝華題稱河西五郡自先年俺酋假道遂為戎馬之鄉去年經畧提兵西下羣醜怖駭而又收服諸番嚴禁借路咸謂水泉莽川二捷為希觀之事是以松山一帶賓免妻男况以遠去抄胡兒等把漢喇以等數千俱自去冬遠出邊外內地果然無虜何莫非經畧之績但策扯酋

疏鈔

邊防

四

之歸原為孤火酋之勢以舉問罪之師今扯酋情形反覆濡滯待時通官委催僅移帳狼灣去仰華纔五百里自扯酋回書謂火酋係部落台吉恐歸則俱歸莫申捷伐止則俱止終貽跳梁今虜蜂屯海西無慮數萬經畧兵止數千原額馬價三十萬止餘一十四萬餉費不貲時不當求虜惟先自治為目今計姑羈縻以緩他變為久遠計當安靜以養兵民為防禦策則遠哨明烽堅壁併堡使野無所掠勢必遁歸則以精兵襲之谷守之而在經畧先須調集兵馬多積

根草分據要害凡自沿諸策汲汲舉行使士飽馬騰
守固戰勝虜之歸否聽之而已及稱季龍武天祥萬
筆寫氣輩去華歸夷法在必誅各一節爲其鎮自倦
曾假道以後東套諸虜縱橫五郡之間無復中外之
限盤據兩川之內大爲關陝之憂洮河屢敗事不可
爲矣迨乎經畧一出不數月之間次第戡定先杜闖
邊以塞徑竇繼收番夷以樹藩籬水泉一捷而河西
之縱橫者始皆欽戢莽川再捷而河南之盤據者悉
皆遠遁於是抄胡兒把漢徒張者萬騎捏工莽刺掃

疎

大

八

跡者千里而兩河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然道路訛傳
不一尙謂虜戀故巢閱臣疏至始知內地無虞扯會
移駐狼灣去御華寺五百里明目下之暫定以破危
疑度將來之可虞以計久遠且責成邊臣無問虜衆
之歸與不歸惟問戰具之備與不備此察虜情者甚
明而籌邊計者甚確也蓋我欲緩則虜自急我欲急
則虜益緩此猶虜之常態其不歸則我之待戰者如
是其歸則我之待戰者亦如是此制虜之常經惟先
當三敗之後人言談制虜也皆甚難近有兩捷之後

人之言制虜也若甚易詎等竊慮言易則難者至矣
蓋從來虜未被創而今創矣虜先未仇番而今仇矣
因獸當防於躑躅不至於奔騰且虜在近邊則選銳
出搗無候窮追今在數百里之外往返念餘日之程
道路險夷難測糧餉轉輸難繼必得十數萬之衆爲
堂堂之陣乃可深驅此豈可易言哉閱臣謂目前防
禦宜周日後積耻必報其策之者審也思欲圖難於
易惟有修戰與守途則勦之順則撫之而已今之制
虜者誠如閱臣所議先須調集兵馬多積糧餉分據

疎

大

八

險要使可以戰遠哨明烽堅壁清野鼓番擾虜使可
以守虜歸而果搖尾乞憐也吾聽之而已其歸而復
肆跳梁也則惟有戰耳虜不歸而爲遊魂假意也吾
聽之而已其不歸而一或再犯也則惟有戰耳以此
決戰則我佚彼勞彼曲我直寡則可以正勝強則可
以奇勝虜安復得志於我此外仍行延寧宣大山西
各撫鎮先遺的當通官傳諭各虜酋部落但有西行
助逆者一面革市賞一面各出銳師以搗其巢穴其
效順款貢者市賞如故曉然各知利害以宣布聖諭

分別順違以此牽諸酋之內顧分扯酋之黨與在甘肅撫鎮則遏虜之東來關邊者使無勾連防虜之西事復犯者恐出倉卒在陝西撫鎮則厲兵繕器鼓舞番族但有虜復入兩川窺伺洮河即行勦除以振聲威各總督則各為相機調度使虜勢日孤氣日沮扯酋或不促之歸而自歸矣此制扯酋之畧也至於火真二酋及瓦刺他卜囊勾引羣虜騷擾兩河罪在無赦使其遠遁海上是通誅也則懸賞購之誅有期之使其復窺近邊是送死也則就近勦之死無日也時

疏錄

邊防

五

虜部之貪貨利者可購漢人之在虜帳者可購番族之為虜收者可購有購得其首者照格銀數即時先行恤賞應加官職一面題請惟購足以用奇惟賞可以賈勇此處火真二酋及瓦刺他卜囊之畧也至於季龍武天祥萬筆寫氣單如果能斬火真酋首以來獻吾且捐其前罪給之原賞如導扯酋助其悖逆還回海上蓄謀叵測則大兵所至即扯酋不能漏網矣而此么麼者又何足言哉大約戰為經撫為權在我必可以戰乃可以撫在虜要戰然後就撫經畧節次

題奏與閱臣之意合至如所謂休養生息以固元氣修舉廢墮以振國威此探本之論應聽閱臣與經畧會同督撫協謀次第而行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經畧衙門查照閱臣題議及本部覆議事理通行督撫督率文武將吏凡一切戰守機宜務須加意申飭一一着實舉行凡議增兵儲買糧草有支用不敷者不妨酌議題請即今草茂馬肥虜酋不得仍行藉口如其即歸則所在設防不必輕兵追躡如其高駘狼灣復肆狂逞寇我邊關即當勦

疏錄

邊防

五

兵迎擊毋得畏敵養患本部仍咨行陝西三邊宣大山西各鎮撫凡應宣諭利害以牽制諸虜者應振揚兵威以震攝諸虜者各以同舟共濟一體相成事寧之日通行叙功如自分彼此稍有疎虞則當查其所由分任其責閱臣以勾踐管仲驚揚人心欲各以新膽自效臣等特身飭常山之勢欲以首尾相應使處處有可戰之兵人人有決戰之氣無問虜之款否惟吾所操縱可也

陳禦虜以竭愚慮疏

魏學會 三邊總督 萬曆十九年六月

臣惟虜性暴桀如禽獸然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寇侵邊境乃其常態獨至宋室為宗社大禍此無他坐與和久虜見宋曲意承順不敢驕悍以為懼慄易與因生柔則茹之之驕心甘宋繪幣食物習久耽愛因生不奪不饜之貪心以故假和以弭宋捍禦之想而得以漸滋其吞噬之謀耳此制禦失策宋事所以為萬世鑒也國家許虜款貢今二十年間歲增

疏錄

邊防

五三

賞多至百倍宜彼益德我戴我而反稱兵內訌恣其蹂躪何也豈人情無厭漸生驕心貪心遂蓄異志其逆而有順者亦將如弭宋 故智耳非真順也不然虜王自古北口以西皆其部落酋首既順部落為逆世豈有身首拘挾若此者今且傳聞搭會火會同往西海豈不又為左驗伏見廟謨謂宜分順逆以施撫勦臣實不敢謂然無論宋事請即取款貢初議決之初 臣 以吏部侍郎與論款貢 臣 謂款貢非國家久安長策若欲許之須事事並有規制約令遵守一年如

約一年撫之二年三年如約二三年撫之倘踰請橫

索許即斷絕而內侵乃二百餘年邊事常調不為大

患但恐邊臣以為成事之利不可復壞遷就依違養

成宋人之禍事之利害全在於此不可不防 臣 議如

此兵部遂詳陳會議疏中內閣又請專劾申明此指

特下宣大總督今疏與勅固在也虜今情狀尚可謂

之如約否今縱不疑其蓄有他志獨可弁髦初議而

不顧乎 臣 以為仍如初議斷絕之便此其最當議者

臣 又惟虜往犯邊各犯所住牧附近之鎮搶掠輒回

疏錄

邊防

五三

故各鎮將士即足支各鎮邊事今虜借款貢以羈我宣大等鎮之兵使不外撓因糾集七鎮外夷引驍騎攻我西陲一隅博交約攻為謀最狡而又盤據內地經年不出此其志不在小非但一省一鎮之邊患已也以為絕撫賞修戰禦亦必連七鎮之兵力庶可以制七鎮之外虜今尚書鄭洛出而經畧聯絡七鎮貫為一事矣但經畧而不兼總督 臣 竊疑之經畧得徵七鎮將士矣至則總督用之乎倘總督欲宣大等鎮出兵牽制必咨請經畧行之他省鎮見在出陝西總

督意也將悉心行之乎抑猶有彼此之心乎一柄兩持動見牽絆豈如以總督即付經畧兼之徵調驅使牽東擊西伸縮自由易於奏績往見吏部議令經畧尚書即兼總督私以為計之最得者奈何忽復更之臣以為仍如吏部議兼領之便此又所當議者有此二議若不預求定策臨時注厝俟何之伏望 皇上廷臣會議令殫心圖畫歸於勝筭毋以事有成說不復變更毋以言出輕微不屑從順一惟集事便國家為計止請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宗社幸甚 五 愚

疏鈔

邊防

五十四

幸甚 臣非不知撫賞猶可委曲結納或倖偷一事之安而虜既叵測終為國患苟且為身謀之計非石畫也亦非不知構兵決勝舉世憚難即竭臣不肖之才力未必勝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不獲顧身矣但絕欵之治須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不宜斬然俱斷以動各邊蝟奮之虜一經斷絕虜必憤而擾邊無輒諱言不便致沮至計惟在各督撫鎮守萬方偵備小犯所在兵扼之大犯預徵各鎮兵待之令不得逞如此數年虜將自還於二十年前故調邊疆日戒國家

盤石之固自若也此又 臣等臨機觀變要在中的非可以遙請中覆者也

疏鈔

邊防

五十五

玩寇使過疏

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棟巡歷洮州稍涉番境熟查番情而覺番人之不足恃也官洛惡藏二堡番兵非屬咎二族所統乎築堡居之每名每月仍給糧銀五錢此蓋當吾邊兵然者今兵何在也散處毳幕漠然不與相干虜去虜來若罔聞知也近者如此遠者可知而經畧尚書鄭洛乃欲以招番千萬居為奇功臣所未解方在據鞍慨嘆間忽接邸報中有大僕寺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

疏鈔

邊防

五

書鄭洛及兵部尚書王宗鶴還荒萬里一時未得全抄即不知琰論洛何事又不知奉旨作何處分臣皇馬若有芒刺在背而不能傾刻寧者非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而去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何也洛之玩寇貽禍夫誰不知之洛之侈談瀆奏夫誰不知之洛之欺天罔人夫誰不知之豈臣役事在西而顧見之不明耶既見之甚明又豈不抗意論列明正其罪而姑婉言以激之不遽顯言以斥之耶臣殆有深意焉

今扯會負固不歸卜會驚點如故火真二會雄據海上專伺我之撤備而後發虜情邊釁亦稱孔棘矣問其玩寇者為誰曰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過者為誰曰洛也此安可使之委責去而留禍以遺後之人也且無言順義之西收自洛具題彼犬羊狂逞難就羈縛即今多方不能驅之使東則在當日亦有何術可以杜之不西也以是責洛洛宜有辭乃若經畧之責在皇上推轂而遣之不啻重矣洛誠有實心為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而奈何始出

疏鈔

邊防

五

國門即以誘虜東歸為上計朝夕所與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寶一人今日奉書順義王明日奉書順義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全憑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為虜虜刻期可歸奏凱還朝指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年九月迄今幾一年所矣皇上試以問洛曾練一兵否乎曾調一馬否乎曾繕一險隘以備侵掠利一器械以裕折衝否乎而具疏輒云經畧已有次第豈經畧之責專在求虜媚虜而無實事可為乎則又何怪乎疑者之遽起而言

者之媚叢也言者豈有私怨於洛耶憤虜之日驕憂虜之日橫而不平虜之日輕中國耳夫今之虜即昔之虜也昔不以卑詞來乎昔不以欵言請乎今何獨不然也昔不日請旌護乎今又何獨不然也推厥所自洛不能辭其責矣當洛之捧命而出提兵而至虜實有畏我中國之心恐我之聲其罪而討之也乃今遂敢於輕我忽我而畧無忌憚誰其示短於虜耶洛之言曰國家積弱之後戰良不易臣初非易言戰也亦非以浪戰責洛也竊以為洛之捧嚴命提重兵藉疏鈔 邊防 五五

皇上之寵靈何所不振伸夫朝之威武何所不欽虜使求通吾寧待之以不死而日修吾備使不得窺吾之淺深虜雖驕未必不懷疑蓄懼而走也計不出此而惟王志寶之言是聽虜遣使來我即遣使往虜以卑詞請我即以卑詞復虜借東歸以管我我即借東歸以欺君遂使虜之勢益尊而我之形益弱我之求虜益至而虜之侮我益深大事幾去而不可收拾矣皇上試以問洛誰為此禍也今日之禍使洛得委其責而去若脫履復耳又誰肯以身為洛承此禍耶故

洛決不可去也如以為功罪當明則願 皇上一奮乾剛先將王志寶顯戮於市以為賣國者之戒而仍以經畧之事專責諸鄧洛日順義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小失免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火落赤與真相台吉三酋之首不致於闕下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莽捏二川本吾內地苟有虜跡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青河之西河腦之上虜穴尚存後患叵測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必使洮河之間兵無待增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宇其肅之間番自為番虜自疏鈔 邊防 五五

為虜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畧之功而洛亦有生還之望不然鼎鑊居前髑髏居後亦未為晚也豈必在今日謂當罪洛以去也其在今日決以為洛不可去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猷聲望臣皆不暇論惟論其在部所履邊事諸疏有一疏當於人心否乎為大臣者荷國厚恩直以身報而况昵私交圖便利一味扶同以蒙蔽 皇上之聰明其尤可恨者則近覆其肅閣臣李汝華一疏也汝華疏在 皇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叙虜情邊警鯁亦詳以懇

矣一鶚盡置不覆而僅擇其一二發語爲口實以揚
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人臣不忠孰大於是彼其
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皇上也洛之所以敢於
玩寇貽禍敢於侈談濟奏敢於欺天罔人孰非憑恃
一鶚爲三窟一鶚不去邊事殆無望矣更願皇上
斷之不疑亟去一鶚另擇大臣中赤忠爲國者使掌
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卽鄭洛亦且有所顧忌而不
敢不盡力於經畧之事關係非輕渺小也臣棟在萬
望於彼在廷之議本未敢插入六隊第因身繫邊庭
疏鈔

邊防

左

心憂邊事不容不馳疏以請造次陳詞或不達意伏
望皇上宥之

酌議育規廣道惠夏大防疏

劉元卿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

該臣叨署提督之役竊見屬夷之到館者在回夷則
關防之難在三衛二種女直則鈐束之難回夷之所
以難於關防者以人數太濫行李太多大貢或至二
千櫃小貢亦不下數百櫃往者甘肅撫臣疏謂一歲
入貢該鎮支糧至費二萬餘石則其沿途廩食夫馬
及詭故增加凌空需折又不知幾何逮至入京炫玉
求售轉相爲市禁之則涉於瑣屑非中國御夷之大
體縱之則恣買禁內貨物私市數外葉茶日捱一日
輜重轉增將疲中國之力以事外夷斯臣所謂關防
之難也三衛二種女直之所以難於鈐束者以其犬
羊無復忌憚自嘉靖庚戌勾引北虜入犯頗輕中國
名爲修貢實欲規利所過州縣驛遞挾索多端京東
一帶居民商賈聞屬夷將至不啻若大虜之入寇然
者到館勒騙當房夫役每有市買脇令賠錢稍示約
束羣然而譁治之則旣無以制其死命責之伴送則
彼又不受伴送羈勒斯謂鈐束之難也且其以

亦何厭之有既得金帛又將生心而令其千百為羣絡繹道路京師虛實盡在目中一旦易慮何不可為所為引虎入室莫此為甚夫事每墮於因循禍常生於積習及其勢之未熾因而收之為力甚易固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查得西番貢例每千人止起送八人今回夷三百名內起送七十人其沿途收買投托之數不與焉至於三衛二女直動輒數百人積三年記之則六千有奇焉此獨不可以西番例倣而行之乎又查北虜貢在邊鎮賞亦在邊鎮此又獨不可以北

疏鈔

邊防

卷三

虜例倣而行乎然臣之為此說不始於臣查得先年提督王事今儀制司郎中張我績等陸續建白非創為臆說故實灼知諸臣所言果為久安長治之良策故復披瀝為 皇上陳之伏乞勅下兵部會同禮部再加詳察若能大破拘攣徑照隆慶間北虜事例斷自明年為始令前項諸屬夷俱在邊貢賞斯為上策即不然亦宜照西番事例減其人數如回夷三百名內止起送十餘人仍限定箱櫃數目不許多帶私貨三衛則每衛止令三五人來京海西建州三種女直

則每起止令十數人進京餘俱在邊聽賞如是則賞賚之典毫不減損彼既無以為詞而沿途驛遞不至摧殘州縣居民不致警擾中國之虛實險易不得窺覘所謂內夏外夷之防亦庶幾少正矣

疏鈔

卷三

邊防難於宣大急於薊鎮故陳未議以籌聖廟

採擇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邊無處不防亦無處不嚴臣等獨難於宣大急於薊鎮何也虜王物故正值朔地改革我處置得宜更為嚮順不則徒棄前功且生後衅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宣大則洵難矣臣等竊管料之俺酋報德於孽孫娘子獲盟於三世蓋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顯渠屠者之專

疏錄

邊防

李四

既不效於往時烏禪稽候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貴則介第國人必不予爭立之謀素囊親則愛孫酋婦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板升通虜非有闢說趙信之狂圖班白窮曾定無呼揭車犁之遠志况我邊吏不驚示春秋還師之義郵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懷德畏威不暇而何款之不堅惟是設刺之軫早走扯力之統斯績是在該鎮督撫亟圖之耳若夫薊

鍾

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

利害所賴三衛世受恭養作我藩籬使其輸誠內備

虜豈能越松亭為寇哉奈何徑路尋撓諾水多寒率

利漢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已已幾危社稷庚戌再撼陵京癸亥飲馬於通灣丁卯鳴鏑於界嶺三衛之為害所從來矣而酋豪長昂藉花當之餘威懷飲克之遺恨雄長之兇結連二虜其為我害殆有甚焉花場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談至於去年糾宣虜之東犯甘心阻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藉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夷書一紙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是緩督撫之師以追包苴

疏錄

邊防

李五

之問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為真今年革貢之尤怨也蓋酋之齒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捨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二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捨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繒不能飽其欲也故遼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不足以當套海之火落亦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臣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酋哉夫賞不如捨要使夷人樂於趨賞之利而果於避捨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毋利虜一物毋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陵京無虞量隨閱視加賞

宅鎮毋得為例其額賞毋輕言減縮及勤予粗糶以
 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誠
 三衛亦毋畧漢一物撲漢一人如仍前擾邊及闖出
 為奸者必永革其賞毋得姑息甚者申搗伐之令毋
 藉口險阻掩先朝屈烈河虎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
 避搶之罰矣又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八
 事以責實選三輔土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
 其用薊門之計始為完策長昂雖狡何患焉伏乞勅
 下兵部咨行該鎮及時酌行疆場幸甚畿輔幸甚

疏

邊防

李

邊隅重地非人貽患日深疏

史學遷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今之談國勢者曰薊鎮首也遼左宣大肩背也滇黔
 兩粵手足也手足不仁肩背受痛則腹心之疾因之
 以作乃遼之撫以楚楚鎮以衰耗滇之撫以庸碌鎮
 以膏梁近又益之以餓虎粵之撫以貪穢則大可駭
 矣然彼中尚有讀書識字者既久有煩言屢挂彈章
 卽不至叢詬無耻喪心之甚者未必不乞身決去付
 人言於不恤坐敗人老國家也似無庸言獨是高

疏

邊防

李

淮以何如人而當此強虜睥睨弱軍枵腹之日猶千
 般誅求萬般凌索一激前屯軍民之變再激松山軍
 民之變撫臣言之督臣言之兵部言之科臣屢言之
 猶使跳梁於其中乎近見人情洶洶莫必其命始飾
 詞文奸哀鳴求撤夫其攘臂擦掌營求而去何壯也
 吮血吸髓盡人脂膏何忍也滿載私橐飽腹而歸何
 貪也今事窮勢極覬覦生還而布 皇上以不韙之
 惡名揚已以不得已之善行何不忠也臣而不忠必
 誅無赦臣以為不去高淮遼人之忿未淺遼人之忿

不息而遼左之患未已也。皇上以為遼猶可支乎。由前諸臣之言則遼已空國矣。以為諸臣之言未可盡信乎。則前屯松山有明驗矣。以為不忍誅一高淮而傷天下稅監孝順之心乎。恐遼人殺之則損國威。傷大體不細也。然職於遼之撫臣趙楫尤有言焉。其顛蹶之狀中外共知。而近且縷縷辯其無疾。則人臣引遠之義。謂何長安傳以為笑柄。建夷不道中外共慮。而近且謂通貢有日。建酋原不足慮。夫前之惴惴然以為禍生不測者。趙楫今之揚揚然以為不足慮者。亦趙楫前聞夷之桀驁也。何其懦。今聞夷之稍定也。何其壯。則視夷之喜怒以為我中國之安危矣。姑無論其有疾無疾。似此舉動。則其經濟之畧可知也。至聽李成梁之邪謀。欲取朝鮮以自益。則尤諄諄之甚。不可律以人理矣。臣以為遼有三惡。高淮李成梁趙楫無一可留者。惟皇上留心蚤斷。則邊疆幸甚。

疏鈔

遼陽

三十九

萬曆疏鈔卷三十九

邊餉類

右星 內帑日匱邊餉轉增乞圖清理疏

王德完 邊餉歲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許聞造 指陳兵餉切務以裨安攘疏

楊俊民 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疏

楊俊民 恭效愚忠披陳時政之要疏

連標 乞勅會議宣鎮錢糧疏

目錄

卷三十九

一

八

萬曆疏鈔卷三十九

邊餉類

內帑日匱邊餉轉增乞勅當事諸臣共圖清理

以濟時艱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八年七月

竊惟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餉餉充則兵強安攘之績可成餉訕則兵靡侵陵之患立至蓋嘗讀史至漢宋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息而為時事懼也試為皇上陳之漢之興也蕭何轉餉不絕韓彭因以成功

疏鈔

邊餉

一

後則糧運不繼蜀將齎志而炎熾微矣宋之隆也遼幣歲輸不乏夷夏賴以奠安後則索獻不遂金人渝盟而宋渡南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以近事譬焉 國家建都燕幽三面備虜九邊之費歲逾四百餘萬兩近已窖銀懸罄年例之請遂巡而無以應此糧運不繼之漸也虜自稱臣奉貢我開關市以恤之雖每歲不無少費而邊境寧謐垂二十年近已氊帳西移甘肅之掠長驅而不肯休此金人渝盟之兆也夫以積貯窘竭如此虜人跳梁如彼行且議

增兵行且議添餉而各鎮貢市之需且移為戰守之

具矣夫戰豈易言哉越之圖吳也十年訓練而後可

以即戎頃自邊柝罷警經闕之將漸消故今優戰將

之需不可不急議也頃自土木歲興精銳之士殆寡

故今養戰士之需不可不急議也頃自駑馬入市追

逐之騎浸微故今蓄戰馬之需不可不急議也三議

備而後可言戰而後可言貢市之應罷與否矣是皆

司馬之事敢越邊俎而談第 臣等職司兵餉日憂不

足故向有博采羣議以措財用之請幸蒙 聖明俞

疏鈔

邊餉

二

名 勅下兩京九卿科道條議兩月以來固有言之者矣或言摻括未必應手恐成畫餅之談終為無米之炊事勢至此尚可泄泄為哉 臣等反覆籌之方今之最急者莫如邊餉最耗財者亦莫如邊餉與其摻索餘貲以佐費不如汰革虛冒以足用與其差官往查以滋擾不如自行清理以省事竊見一時邊鎮督撫按臣以及司道將領部屬罔不彬彬號稱得人而又目睹夷情莫測邊費滋大深知庫藏盡空接濟為難

一第 111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必須破格一處始於時事有裨謹將應查應議事件開具於後通行邊鎮督撫諸臣酌照邊情緩急劑量事勢難易或漸次議處或早行完報務在聽聞不駭而積弊消除虛冒查革而實用有濟其戰將有當優者卽以餘餉優之其戰士有當養者卽以餘餉養之其戰馬有當蓄者卽以餘餉蓄之凡旣備矣而後酌以抵年例之數扣除一二本緣餉之不足故爲清餉之舉因爲實邊之計名雖爲餉兼亦爲邊也事完造黃冊二本一送戶科一送兵科青冊二本一送戶部

疏欽

邊餉

二

一送兵部清查得當者司道等官咨吏兵二部紀錄優叙其不然者附過劣處伏候命下移咨兵部併咨各邊鎮督撫轉行各兵備管糧官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仍劄各邊督餉郎中一體欽遵施行緣係內帑日匱邊餉轉增乞勅當事諸臣共圖清理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覈軍丁照得各鎮官兵家丁在嘉靖四十五年原有定數近則所增漸多糧餉耗費合勅督撫責成司道責成將領備查各城堡墩臺原軍若干後加增若干今可

備征戰城守者若干各將官家丁原額若干後加增若干今可備衝鋒破敵者若干應存留者若干其有虛數無人應當者盡行查除老弱不堪者或議量革或有缺不補仍將軍丁著爲定額無故不許復增至於薊鎮南兵原餉太厚亦當照例查處其查出錢糧管糧郎中貯庫內有技藝超眾勇力絕倫者卽將前銀處給雙糧肉菜以示優厚伏乞 聖裁一汰驢馬照得兵家長技莫利乘馬故馬兵一可當兵十然知馬之利而不究馬之害有馬之名而無馬之實則

疏欽

邊餉

四

馬雖多亦奚以爲也我國家之與夷虜市也不過藉馬以羈縻之其實堪用之馬百無一二除老損不堪者給軍變賣以充市本無容別議間有幼小者給軍牧養此之爲害不惟累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軍士赴市領馬有守候之苦領馬到手有飼養之苦一經倒損有陪累之苦及養成給軍又有支草料之苦故以今日之馬數較嘉靖四十五年原定之馬數除陝西各鎮半係茶易牧養且增數不多免議揀汰外查得薊遼二鎮所增已多而宜鎮比舊額多一萬二

千餘匹大同多二萬九百餘匹山西多九千餘匹以
一馬計歲支銀七兩以一歲多銀幾三十萬兩以宣
大山西併陝西薊遼奚唐四十萬餘兩錢糧安得而
不耗費國計安得而不空乏也且使收馬堪用猶可
言也然而堪備征戰者又百無一二乎合勅督撫嚴
行司道等官將臆壯大馬查照原額揀驗存留其駑
馬盡數汰除如不足原額卽以駑馬變價另買臆壯
者以充其數以後互市夷馬其不堪者照依原題估
價變賣無得仍前給養以滋糜費如此則軍可蘓息

疏鈔

邊餉

五

馬皆實用歲省銀四十萬餘兩邊儲內帑均可備緩
急之用矣伏乞 聖裁一增引價照得鹽法設號曰
飛輓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通商裕國之資法至
善也有等奸徒因見中鹽利厚投托勢要營求書札
朝持片紙暮享千金是以朝廷實邊之需而徒爲豪
猾漁獵之媒耳臣等以爲欲杜請託之門當先增鹽
引之價除山東鹽引照舊不加又除宣大山西近日
已增八分減一之數不必再加外合無移咨督撫及
劄行各鎮管糧郎中已後淮浙河東及長蘆鹽引每

引各量加銀一錢照依時估斗頭酌量城堡衝緩中
納臣非不體察人情故爲苛刻查得萬曆十二年遼
商韓繼魯等告准蘆鹽每引二錢願納四錢後因薊
永通融俱納三錢近五月間本部有存積兩淮鹽引
據商人通狀山東司郎中郭甲查審每淮鹽一引伍
錢願納銀六錢均一蘆鹽也遠商二錢土商何爲上
納二錢均一淮鹽也存積者旣願納六錢見中者猶
可止納五錢乎且所增引價雖出本商其實與買求
奸商引目價實相當况鹽價旣增書札白少事完各

疏鈔

邊餉

六

鎮查原額鹽引若干加增過銀若干造冊送部抵充
年例銀兩之數伏乞 聖裁一查虛冒照得軍士逃
故馬匹倒死糧料住支還官此定例也但有不肯將
官不行開報一經染指羣小垂涎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如原任宣大總督鄭洛悉心經理遂省銀一十二
萬兩聞宣鎮兵備陳于階每一季查出虛冒銀二千
餘兩解部作正支銷舉一道而全鎮可知矣舉全鎮
而九邊又可知矣又查得遼東廣寧壯士八十名先
年僉派免差馬皆自餒今亦俱支料草而前鋒哨探

營併降夷接濟馬應支四錢五分者今一槩支六錢五分合勅督撫嚴督司道等官備行查核如有逃故倒損者將官實報司道司道實報郎中各郎中每季將開除逃故軍士若干倒死馬匹若干及遠鎮減過多支料草馬匹若干俱令從實報部果有虛冒司道指實具呈撫按應叅奏者叅奏應拏問者拏問各郎中有明知虛冒不行舉發者本部訪聞定行叅劾伏乞 聖裁一停工作照得邊牆以限內外城堡以便居守國家屏翰胡可忽也但邇來欸貢幾二十年修

疏鈔

邊餉

七

造漸有成績矣值此虜情叵測之時正當養威蓄銳之日况有營繕則用軍夫用軍夫則有糧餉若費用浩大糧餉匱竭兵馬猝臨何以應之合勅督撫衙門查議一應邊城堡座急當修者仍舊議修應稍緩者量行停止其客兵本色錢糧堆積緊要城堡如有聲息聽候關支內有浥爛不堪者抵放軍糧扣下折色另買新糧抵補伏乞 聖裁

國計日詘邊餉歲增懇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王德完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惟軍國之務稱重大者惟邊餉而軍國之需稱浩繁者亦惟邊餉方今邊餉匱詘極矣在鎮臣按額而呼尤有額外之呼在計臣按時而應尤有不時之應呼者至急應者至艱呼者愈頻應者愈窘何內外相違若是豈 祖宗朝固已然耶 臣考開國之初及嘉靖之季其所為輕制繁簡有若天淵迥絕者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薊保密昌原不

疏鈔

邊餉

八

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臣請縷析言之宜府歲額不過五萬兩今主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萬六千有奇遼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今不下六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今不下一百二十四萬有奇延綏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一萬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甘固等鎮或增八九萬四五萬此眇少者也總計弘正間各

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竭九州之財力而不足以供括百年之蓄藏而難乎其繼撫今追昔能不寒心然臣伏而思之我祖宗朝土田賦稅非有加於今也乃事不煩而自足今甲兵戰馬大不逮於昔矣乃例歲加而難支其故何也蓋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有備無患此趙克國金城之遺蹟也自屯田之法堙則經界隱沒而難明屯丁消索而賠苦人皆逋逃地為陷穽戎馬財賦遂分

疏

邊餉

九

兩塗 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而無轉輸之勞此晁錯實憲之遺意也自銀之一出則金錢盡入於太倉枵腹咸仰於內帑脂膏益竭芻粟愈難米珠草桂可為扼腕數十年來謀臣策士蒿目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蓁莽之區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盡餅生財有道舍此何由將裁冗費以濟時艱則十九年之汰革方行而二十年之恩綸已降近檢督撫諸奏薊鎮議裁四萬二千旋增五萬七千

矣山西裁三千四百旋增二千六百矣宣府裁二萬八千旋增四萬五千矣大同裁二萬一千五百旋增二萬三千八百矣即數鎮而他鎮何推也將事撙括以補決裂則三秦兩浙閩海滇池處處議留紛紛請發即如數日章奏延綏請補年餉五萬九千矣兩廣請留存貯一十五萬矣應天請留許墅關稅及奉例三萬三千矣鳳陽請歲發兵餉四萬七千矣即數省而他省可知也減者幾何增者未已欲與不可欲取不能展轉思維束手無策惟有節儉一語可為救時

疏

邊餉

一

急務耳蓋以利言則外甚微而內甚鉅以蠹言則外易剔而內難祛一有請乞即係數百金偶有乾沒動關數十萬自非宸衷天啓真見歲餉之艱難憂深國計之困促則城社可憑齒馬有忌誰能洗百年之積蠹而一清之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海內富庶豈百金富漢室而其樽節者皆百金類也唐玄宗侈瓊林大盈之積而海內虛耗豈瓊林能耗唐家而其窮奢者皆瓊林數也臣願皇上以漢文為法以唐玄為鑒留神憚遺隨事稽查如其為急缺之用應

儲其為不急之務應汰其為額外之徵應省其為格
外之求應免其為有益之物應貢其為無益之玩應
蠲其為先朝之舊應遵其為末世之實應塞觸類引
伸漸次省減而又屯田鹽法注意責成選賢任能共
圖幹濟有可耕之地則勿以煩苛奪之有可耕之人
則勿以科歛驅之減斗頭以溥皇仁懲侵尅以恤民
隱苟可墾田積粟何問內外兩商儻能薄賦輕徭不
拘新舊二額隴畝有勸相之方無徒道委之府府委
之衛衛犬絕追呼之擾以使近者皆悅遠者皆來一

疏鈔

邊餉

十一

切阜財通商容民畜衆諸良法務與督撫諸臣實心
振舉則以萬壑為阡陌以大冶為鑪錘元氣不洩於
鍼鉞泉源不涸於尾閭行觀上下俱足邊腹咸克不
憂帑竭藏空庶可久安長治軍國幸甚臣愚幸甚

目擊時艱指陳兵餉切務以裨安攘疏

許聞造貴州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竊謂天下未嘗無不測之變有備則變可因備而消
無備則變將乘虛而起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切惟方今事勢有大憂者二有大計者六備則
治安不備則衰亂相去甚遠臣父給事中相卿嘗語
曰中國文明大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
往往多事臣稽往牒無歲不驗今距丙午雖若尚遠
然火德漸盛先事當圖玩惕偷安十年瞬息所以盡

疏鈔

邊餉

十一

人事而乎天時者正今日事也况東征之役將吏損
傷士馬物故始以救人而出卒以畏人而歸示人以
兵餉兩虛之形自露其知勇俱困之狀束手無策坐
食朝鮮郵小之仁不終啓疆之思益熾臣謂此一舉
也隳西夏之成績張日本之雄心啓字國之異圖兆
諸夷之窺伺生內地之邪謀國家深憂隱禍將伏於
叛卒遠夷之外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其
苟且支吾為猷不遠今年虜犯以貢市紓目前之虜
明年倭犯以封貢解目前之倭賞罰無紀簡練無素

逾時閱歲人不知兵萬一有不求互市不貪封貢者
突發大難誰當其辜或曰方今條陳累牘羣議盈庭
要言不繁空談何補臣謂不然書曰庶言同則繹言
之而不繹者有矣未有不言而能繹者也臣言官也
知之而不言不忠言之而不盡亦不忠以臣之言盡
臣之意願 陛下勿罪臣言為迂勿厭臣言為套勅
下戶兵二部憐臣朴忠繹臣未議條圖詳覆俾臣言
獲附千慮之得 陛下媿美於芻蕘之詢臣愚幸甚
何謂大憂一曰武備空虚唐有天下三百年兵制凡

疏鈔

邊餉

十三

三變云非好變也物弊極則變變久而復弊弊又極
而不復變則遂至大壞而不振以京軍言之京師宿
重兵約三十餘萬人歲支口糧九十八萬八千餘石
軍不為不夥矣費不為不重矣強幹弱枝之道當如
是也天順兵部尚書于謙選得勝兵十五萬人踰二
十年僅選得勝兵八萬人迨正德中選用勝兵二三
萬人而不足矣今不知又當何如矣以外衛言之臣
前任直隸山東各衛所官軍多寡不同較之原額率
耗大半且營盤盡廢散伍各屯近者數十里遠者數

百里安土懷鄉罕至城廓暫赴操點露處羣居放歇
稍遲輒肆譁詬然有疾視脫巾之狀矣夫城以衛
民軍以捍城帝王宸居金城千雉而強兵不及二三
萬京師不幾虛無人哉雖京師權貴所萃動多掣肘
然 聖明立斷嚴勅京營立法簡稽亦何難於餉節
強兵雖外軍離析多年未易收拾然督撫道抽丁入
城亦漸可以招徠守禦往年有彰義門之虜有東市
之曹賊直隸山東有劉六劉七之變天下豈能常無
事而可坐視極弊漫不措意乎二曰漕糧偏重胡元

疏鈔

邊餉

十四

都燕據西北之上游資東南之供億非其財不贍也
非其餉不充也當其時方國珍據明越張士誠據姑
蘇東南運道不通京師米價騰踴由是我 聖祖起
和滁庚申君通沙漠而元社遂屋焉今日之形勝非
即故元之形勝乎而今日之仰給東南尤非直故元
之仰給東南也元人海運漂沒常多一舟所失不下
千餘石人夫從溺不下百餘人歲以數十百人之生
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為便憂人之君相不忍言之
矣夫禹貢刊滌功止達河五服要荒惟薄海則海固

聖帝明王所不能用也我 成祖文皇帝定鼎以來
鑿渠轉漕歲輸江南四百萬石於京師向蒙黎庭之
績捷伐之威內讐奸萌外銷寇孽三百餘年間莫淫
心穢志以干三尺者乃近事可慮焉 臣任東昌時東
昌士民為 臣言萬曆十三年及者郭大通密造逆謀
勾連賊黨圖劫根運計捨臨清雖賴 陛下聖神威
武隨手殄滅然端倪已兆先事宜防蓋自徐州入關
至臨清達河計漕廣不能尋遠且六七百里涓涓一
絲僅若衣帶封以丸泥千艘立阻勝國前車可為殷
疏鈔 邊餉 十五

鑿也 臣愚謂燕秦不責餉於荆吳齊魯豈借資乎
越食土之毛各因其產請得量加本色於江北議增
折色於江南山東由漕河南入汴避黃淮之險防梗
塞之虞少減蜚輓之勞兼節轉輸之費南阻則北運
可通北款則南漕足恃因時勢酌盈虛增損推移經
收消息即丘文莊濬所謂彼不來而此來之說也事
變之來曷其有極疇能逆視者乎此 臣愚所以通其
說於海運之外也何謂大計一日清餉額今天下衛
所設有額官額軍即派有額糧額俸或貯定倉廩或

存留州縣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二百年來官軍
皆舊額乎俸糧常減派乎 臣海鹽人也海寧一衛七
所除職員外原額正軍八千八百名年派口糧八萬
八千餘石而官俸不與焉今衛所實在正軍止三千
名比之原額已缺五千人矣 臣任東昌府推官平東
臨清三衛約正軍一萬八千餘名該口糧一十八萬
餘石而官俸不與焉今三衛實在正軍八千七百九
十四名比之原額幾缺萬人矣即兩地推之天下可
知也軍虧大半餉取常盈不聞減派以寬民不聞扣
疏鈔 邊餉 十六

存以足國糧果安在乎衛官之虛領無稽奸書之對
支罔忌愈久愈蔽莫能釐革扼腕痛心孰甚於此盍
行各該巡按御史參錯委官吊取天下衛所官旗軍
人差操故絕逃亡勾補之積前後彼此以合原額之
數逐一清查扣留積貯天下之大不可勝算矣二日
數屯田國初設立衛所聯之以官旗比之以什伍
月糧以足其養又屯地以卹其私俾人有懷土之情
而無逃亡之患猝有緩急庶幾需一日之用法至善
也夫何惠壅而示不知恩裁以而人忘所自肥饒相

易質佃相消事更百年人更數世布政司表裏都司而籍不存都司網維衛所而籍不存各稽查各所而籍不存夫所查者屯也所據者籍也籍之不存查將安據臣前任東昌府推官撫臣委臣清查竊常蒿目深思而粗得其梗槩焉經界正而失額可復矣稅額定而更變可杜矣冊籍清而侵占亦可無慮矣當時規地為屯南北東西各有界限軍屯繡錯於民地之中者固少而民地牙制於軍屯之內者絕無百戶不知屯頭必知之屯頭不知鄉耆必知之經界既正縷

疏鈔

邊餉

十七

析條分業主不同軍民咸集孰為民地孰為軍地孰為子粒地給小票以填四至合眾票以圖魚鱗其中即有軍賣民地民占軍屯者但能稌耕於本屯之中而亦豈能竊出於軍地之外哉總圖既完覈實清丈而屯猶矢額者無是理也但各處地上肥瘠不同子粒輕重互異竊謂則壤起科一准諸民豐凶徵免一視諸齊民造冊稽查一倣之黃冊至山陵諸邊凡立衛開屯之處因地土之宜順人情之便剔索如弊設立規條盡數清查務及原額責成府縣徵解如期一

體老成無容怠玩庶衛所聞之風清弊絕而以軍衛之儲胥祖召募之兵餉不惟大有補於軍興亦可少紓夫民力矣三曰權馬價天下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不利於民憂國者為之利於民弗利於國憂民者亦為之適若國利民亦利憂國憂民者所宜亟講而力行之也馬政之弊姑未暇論一馬俵解民間之費無慮三四十金逮給領貧軍居無廐棧餉乏芻蕘啖之粗醜氣味惡烈強壯之馬不數月而旋已骨立矣以之衝突則羸劣而不前以之走逐且款段

疏鈔

邊餉

十八

而不進故有馬誠不如無馬之便於軍徵馬固不若徵銀之利於國也直隸河南山東歲計解馬二萬匹議令一年全徵一年折半應折之歲計馬一萬匹合之可歲得銀三十五萬兩則茲十年折馬五萬間閭寡傾家之累府庫有積羨之饒而營伍亦無所損益於有餘不足之數仍候國家富足照舊全徵豈非理財之一端權宜之要術歟四曰濬溝瀆國家賦財動稱三吳豈非以宜杭稻善蠶績擅魚鹽之利哉臣兩任北地詳觀土宜西北之美利多三吳所無而三吳

之所恃爲富饒者則西北所素具而不必仰藉者也
黍稷種稜桑麻菽麥與夫梨棗菓蔬瓜瓠木綿之屬
鬱鬱充充千里盈望而齊之統魯之縞天津登萊之
魚鹽又何嘗不兼三吳之利哉夫何畝漕不修蓄洩
無制一遇淫潦傾同汪洋蒼生溺於洪濤閭閻蕩成
巨浸損瘠滿路拯救無策臣五載災潦三年揆厥所
由其咎安在蓋直隸之遠濡漳易山東之沈沂汶泗
皆以承受畝畝之餘水轉輸漕衛之經流當時列國
所由稱富強成伯業者初不易地而殊民也今田間

疏錄

邊餉

十九

無溝澮之流古河成耕牧之區上流雖有減水之名
下流曾無容受之處或起科於氓庶或承佃於縉紳
田地河渠隔絕不貫每年泰山狙狽新水驟發潰決
城廓漂沒廬舍遂致中原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無
際寸草不生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之政非
遽能一一如古也但合數百畝之田必有溝合數十
溝之水必有川合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洼以
達於河以會於海因地之勢自高而下自近而遠自
小而太寧棄不毫毋爭尺寸期於無令壅滯也其法

令民貧而饑者計粟受役罪應贖者計錢受役犯應
戍者以歲月功程受役吏稱職者得陞藩臬京堂總
其事毋欲速期於三年毋玩弛期於奏績斯則以賑
濟之倉穀修農功以一方之贖緩興民利水何所不
治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
大患西北之饑將不必顛顛仰給於東南而大禹平
成永賴之功將復見於陛下矣五曰定軍制國初
軍民分藉民力農以養軍軍戍守以衛民太祖嘗
曰吾欲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蓋期廣開軍屯

疏錄

邊餉

十七

重寬民餉意甚厚其後屯田歲久漸廢尺籍亦日久
漸消景泰初年令府州縣召募民壯所在官司率領
團操有警調發此用兵之始也弘治中行伍太虛文
制州縣七八百里僉民壯五名五百里四名百里及
不能百里二名遇有警急官給行糧調發嘉靖三十
五年每縣設勇士多寡有差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
大縣至累一二千金有餘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
衛所既徒靡餉兵快復成虛文每腹裏盜發力不能
禦輒調土漢狼達兵又難駕御迺川廣雲貴羈糜州

司道里遠夷性獷戾遠不及事橫不可制故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誼夫 祖宗本欲衛所力屯以衛民既乃閭閻自養以衛軍又繼乃召夷兵以戍民而國初額設京邊之儲與歷年所增之餉相因而不革嗟乎民亦何辜力耕以養軍而又代之死耶夫軍兵之不復用也則起於法之必行也祖制殺軍五名將以失伍受誅故將畏誅而軍兵不復用民兵之不可用也則起於法之不必行也近弊殺民兵如丘陵將得掩匿不報故紀律不嚴而民兵不可用舍衛所

疏錄

邊餉

三

之卒與民快機壯而以土達狼兵猶之以烏喙充飽也是驅民以從盜也必不可也 臣愚竊計衛所官軍國家養養二百餘年以需一日之用者也胡可盡廢也每衛額軍約五千六百人即除逃故盡汰老弱盡免清勾悉索精悍正軍餘丁豈無一二人可充訓練者乎厚其糧餉畧做募兵一按籍而軍兵可呼吸立於麾下矣民間驍勇相沿召募而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亦嘗藉其一臂之用可以不募也宜酌量召募選將團操其名籍工食產隸州縣而保以戶長

聯以十牌使彼奮然常有陷陣立功誇侘鄉里之心而又恐然常有私收連坐不敢為非之念又團操中之罷弱者汰歸州縣中之精悍者選補以實行陣即幸值太寧銷兵解甲工食既在原額勇壯又不失原操人歸州邑潛消而陰制之當無復有羣居不逞之患矣六曰嚴軍法嘗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信哉斯言而於兵制尤嚴乎故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禦戰不力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天下鎮守衛所等官欺弊不忠罪視此正統初都

疏錄

邊餉

三

御史羅亨信達邊禦虜都督蔣貴都指揮安敬擁兵不進亨信露章初奏命兵部尚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軍門大軍遇虜於魚海先退者為誰眾咸叩首曰指揮安敬命拽出立斬以狗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於是都指揮衛榮遇虜於莊浪擊破之明年都督蔣貴遇虜於石門城兒又破之隨襲虜巢於狼山夾擊又大破之蓋先朝敗軍法重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事機而將晏然不罪擁毛揮麩自若也先朝軍機法重故邊將不敢欺欺欺蔽者死今任情

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死者含冤而不蒙收恤生者憤懣而無所控訴甚者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反得冒功陞叙豈不重傷天地之和深遺醜虜之笑哉伏乞皇上勅下部院會議賞罰定規開坐科條設立軍政一洗拘攣之弊夫衛兵民兵一也殺祖軍者烏可輕坐失機殺募兵者烏可一切弗論必無論衛所無論召募查勘功次有獲無損者爲上功獲多損少者爲次功獲損相抵損多獲少者贖罪首鼠全部全伍敗衄者論斬如是則功罪既別不致混淆衛卒民

疏鈔

邊餉

三三

兵相兼竝用而衛所不爲虛設矣軍旅雖稱首汲而論理實難憑據兩軍相薄生死須臾手眼縱橫何暇取級手既取級何暇禦人故取級者必不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也况爭級則蹂踐而易敗論敗則掩冒而易欺今後戰勝止憑督撫監軍查審衆証某人設策某隊先鋒某軍摧堅某將陷陣某卒陣亡卽時錄叙又如某人誤事某隊遷延某軍回頭某將退縮卽時重處庶誅賞明信亦如先朝而掃穴犁庭之績將復見於今日矣臣言八事臣旨二端曰餉

與兵而已今國勢危迫而司馬不言兵國用空虛而司農不言餉何等責任可以安居何等艱危可以坐視臣謂陛下卽憂勞宵旰二三大臣吐握延訪尙恐禍速備遲緩不及事而尙泄泄悠悠無恙於恤國步至此臣實痛心臣仰望施行言詞繁復不識忌諱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惶懼之至

疏鈔

邊餉

三

邊餉漸增供億難繼懇乞聖明酌議長策以圖

萬世治安疏

楊俊民 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倉場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褚鈇題稱臣以愚劣誤蒙任使業已踰年見去歲太倉收過各項銀四百七十二萬三千兩有奇放過各項銀三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兩有奇而邊餉十居其八且多額外之需臣不勝私憂過計謹即太倉考所載先年邊餉及去

疏鈇

邊餉

三五

年所發數目一一較量為 皇上陳之夫邊防非今日始也今之北虜即昔之北虜也今之倭奴即昔之倭奴也在西北設在沿邊衛所以防虜患在東南設有沿海衛所以防倭患自 祖宗時而已然矣然有額衛則有額兵有額兵則有額餉總承平日久額兵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在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縱地方武備單弱然就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

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萬矣如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餘兩密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千餘兩山西舊止三十一萬近止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

疏鈇

邊餉

三六

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費猶可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費則可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臣亦可以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直南兵歲費月餉行糧二十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能盡完自臣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

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京糧庫料草銀湊數幸有此可以那借設無何以應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永平一鎮見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有官兵九千三百九十九員名爲備倭而設後因各

疏鈔

邊餉

三七

兵坐糜糧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天津防海免令赴邊修築此最計之得者縱一時有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地池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足患矣况長蘆有割及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

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耳然臣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中有逃故月糧不可住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倒死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點惟巡按閱操始僱覓應點事已則虛冒如故兵有定額官有常祿而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養畫書記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

疏鈔

邊餉

三八

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允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

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訕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向上人孰無心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已奉公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間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臣查考然各鎮豈盡無所出哉今查每

疏

邊餉

三九

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二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三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密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糧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糧三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糧三萬三千

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本色屯糧一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鹽鈔等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七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糧秋青民運等銀四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五萬一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鹽課等銀四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一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一十五萬

疏

邊餉

三

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二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甘肅有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三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等銀七千二百餘兩是各邊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未能盡免民運率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軍民皆食土之毛而邊餉乃用不可缺誠責成各該

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善者屯糧民運既完則各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臣考國初鹽引中納本色故各商墾田邊塞屯田鹽法二者相爲表裏最爲足國安邊要務今鹽政雖不可復而屯政則宜修舉臣嘗作縣詣天津矣見天津沿海一帶皆可耕之地長蘆葦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政實爲國家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國一時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豈盡出充國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

疏鈔

邊餉

三二

二處而天下又可推矣臣目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能支故將各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愚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稍加裁節通行九邊督撫趁時平寧共圖節縮務使三年之間有一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不然平居無事尚憂不給設有意外之變何以應之此不可不亟議而早圖之也等因奉 聖旨覽奏有禪國計屯糧民運係邊儲正供若年例增發始自嘉靖末年今又額外日添勢何能給所擬各鎮虛費數多着通行各該督撫官清查

裁省及時修舉安邊足用常策勿循故套苟且目前管糧郎中每年將該鎮兵馬錢糧實數開報總督倉場衙門稽考其部臣及司道官果能實心節省節貯者不次超擢以示旌異該部再斟酌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星議因太倉匱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續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太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總督倉場都御史楮鈇題稱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

疏鈔

邊餉

三三

要前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照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俱留天津防海免令赴邊修築及議留長蘆割沒鹽銀一二萬即可濟用又稱扣除逃故倒死軍馬月糧料草及將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贓畫書記虛冒折乾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又稱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官有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備造簡明揭帖送查又稱遼東等鎮屯

糧未能盡完民運率參拖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
衛有司如數追完則京運漸省又稱各商墾田邊塞
屯田鹽法相為表裏今鹽政雖不可復屯政則宜修
舉見天津沿海一帶多可耕之地及巡茶至西寧見
漢將趙克國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濟濟
誠一修舉邊方永賴乞要通行各邊督撫共圖節縮
并款開邊鎮錢糧應停應減各一節為照各邊鎮向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委當裁省督臣褚鈺題
議前因大率為太倉積貯空虛共圖節縮至意但查

疏鈔

邊餉

三

各項錢糧應減應留事在關外本部邊難遙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劄管糧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瀋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留天津防
海免令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糧
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割沒鹽銀係解京濟邊正
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死馬匹月糧料草向
據管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
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

贖書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折乾通融
衰益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
任事存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
格優擢各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備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道
東薊鎮密雲永平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
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糧民運原係濟邊正額如有拖
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
天津沿海一帶及沿邊荒屯田地履畝踏勘委有若

疏鈔

邊餉

四

干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科每
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并將後開應
停應減軍馬錢糧查照款目酌議停妥星火回奏前
來以便另行履請本部仍咨兵部知會緣係邊餉漸
增供億難繼懇乞 聖明酌議長策以圖萬世治安
及奉欽依覽奏有裨國計屯糧民運係邊儲正供若
年例增發始自嘉靖末年今又額外日添勢何能給
所據各鎮虛費數多著通行各該督撫官清查裁省
及時修舉安邊足用長策勿循故套苟且目前管糧

郎中每年將該鎮兵馬錢糧實數開報總督倉場衙門稽查其部臣及司道官果能實心節省積貯者不次超擢以示旌異該部再斟酌詳議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遼東鎮王兵官軍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員名馬羸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匹頭京運王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年例銀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四錢防修造工行糧銀一萬八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王各年例舊額二十六萬六千二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一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况該鎮未見增兵而驟添月糧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裁減前件臣等看得遼東鎮王客兵馬年例錢糧嘉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閏共該額銀六十萬七千

疏鈔

邊餉

五

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閏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寧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有奇原係先督撫陸續新添議入年例解發今督臣議欲裁減相應仍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處奏報至日另行覆請伏乞 聖裁薊州鎮王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王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賞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王各京運并撫夷賞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閏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邊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薊鎮王客兵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比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所擬先經閱臣汪道昆新

疏鈔

邊餉

三

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
 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密雲鎮
 主兵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羸一萬三
 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
 三員名馬羸七千六百四十三匹頭京運主客兵年
 例銀三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五釐一毫
 前件 臣等查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多萬曆
 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一十三萬五千
 五百二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增銀五
 疏鈔 邊餉 三
 千有奇更屬無謂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十
 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萬
 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通應裁減前件 臣等看得密
 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千有奇
 係興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糧布花料豆原在京通倉
 庫支領因路遠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擬先經閱
 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零
 似涉虛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具奏定
 奪伏乞 聖裁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

員名馬騾一萬三千五百六匹頭京運年例銀二十
 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七分前件 臣查得該鎮官軍不
 分主客年例數亦羸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
 邊餉又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
 年止發年例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
 例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
 薊遼總督顧養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陸兵
 三千每名月餉以一兩五錢歲計當費餉銀五萬四
 千乃額外之費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
 疏鈔 邊餉 三
 計此大臣謀國之忠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一
 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 臣
 等看得永平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
 銀數委係額外聽督臣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
 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擬先
 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費
 出浮糜議要裁減合無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
 伏乞 聖裁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
 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九千八百

三十六員名馬騾三千一百二匹頭京運主客兵年
例銀一十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
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
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五
萬五千五十餘兩原屬虛費今查二十一年發過主
客兵銀一十三萬二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
未盡則萬曆二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
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閱臣汪道昆題議酌
定相沿至今所擬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非舊

疏外
邊餉
三十九

額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
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
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一
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
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召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
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廩給行
根月費數千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

疲於奔走倭未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強而費已不貲
誠為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
撫鎮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廩糧
去年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易鎮主兵
餉銀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
八年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改解太倉轉發二
十一年多發銀兩皆改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
停止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
兵馬偵探要確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

疏鈔
邊餉
四十一

相應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宣府鎮主兵官軍
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駝驢三萬二千九
百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
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前件查
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四萬八千比
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餘兩臣推其故多
因北虜款貢客兵不行調遣故年例錢糧遂至節省
過半該鎮督撫司道稽察節縮亦與有力焉以後年
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各邊以後能如宣

鎮節省不次優擢則各邊督撫罔不加意轉節而邊
 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_臣等看得宣府鎮主客兵馬
 年例除收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兩每年額發銀二
 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收撥銀三千三百二十五兩
 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萬八千兩共該銀
 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今查二十一年
 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十四萬八千兩其
 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還官俸糧等項銀四
 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六釐外尚該銀一
 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九分四釐此因太
 倉空乏所積不敷支費隨查臨德二倉收有粮折銀
 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動發差官解運支
 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撫會同管粮衙門
 細查的確酌議停妥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
 裁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
 騾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匹頭容兵調遣不常無定
 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

百九千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
 與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_臣等看得大同鎮每
 年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
 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
 倉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
 清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
 查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
 督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隣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內帑
 單價合行督撫會同管粮衙門加意節省從長酌議
 疏鈔_臣等謹
 停當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山西鎮主兵
 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六
 百六十四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一萬三千三
 百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
 八萬五千一百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一百
 一十餘兩又查得郎中劉允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員
 濫屯鹽逋欠之類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題請紀
 錄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管粮郎中如有實心任事積
 餘過多不特紀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間而所得多

矣然偏頭等關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
件_臣等看得山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
銀七千兩每年額發銀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
東鹽課銀一萬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二萬二千三百
兩每年查扣贓罰事例還官俸糧等項多寡不一今
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
八兩八錢零及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
舊所據條議各邊要照郎中劉允節省紀錄超擢合
應依擬行督撫衙門并行各鎮管糧等官加意撙節

直隸

邊餉

四三

以濟時艱仍聽督撫官會議至日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延綏鎮主兵官軍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員名馬
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
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五
兩三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
原額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顏
題准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糧增
於理通乎又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銀三十一萬二百
六十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未稱不足

則前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
減前件_臣等看得延鎮年例錢糧自萬曆十一年以
後歲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陲多事議召奇兵三
千名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戶七兵三出辦
尚未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
七千五十餘兩因內有就彼改解贓罰等銀扣抵足
額今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
門從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寧夏鎮主兵官軍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

疏鈔

邊餉

四四

二千四百八十二名馬騾驢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九
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
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二
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
該鎮年例數原亦多又當時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
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_臣等看得寧鎮年例錢糧
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貢哀客益主定有常額每年
亦有改解扣抵銀數多寡不一以故二十一年發自
太倉者止於一萬六千七百餘兩今該鎮時逾殘破

正宜增兵餉以固元氣督臣議將前件年例相應照舊與_臣等所見相同合行該鎮督撫亟行料理兵餉務使兵強餉足兩無虛冒酌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百三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_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每年俱就

疏鈔 **邊餉** **四五**

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如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洮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於前項新舊餉內共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

八十四匹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槍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_臣等看得甘鎮錢糧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節議增添軍馬三次加增餉銀共計新舊主客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多發

疏鈔 **邊餉** **四六**

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督臣條議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一從長會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天津三衛原額官士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大馬一百五十四匹本色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百五石六斗六升二合八抄四撮一圭五粟折色民運并屯糧等銀七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五分六釐三毫

八絲四忽七微三沙三塵九埃前件查得天津三衛原有兵九千三百九十員名為海防而設亦有額派糧料後因各軍坐糜糧料內簡五千七百赴薊鎮修守萬曆二十年因倭警新募海防兵三千名月餉人一兩力士五百名月餉人一兩五錢去歲不及一年費太倉銀五萬九千九百五十餘兩皆額外之費也然已募不可遽散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按籍調取是亦銷兵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臣等看

武欽
遺餉
四七

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糧後因坐糜糧餉以故改赴薊鎮修守邇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新募兵士撥補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恭效愚忠披陳時政之要疏

楊俊民 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案查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內該總督倉場都御史褚鈇題稱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備開各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乞要嚴加查減歲可省銀七十餘萬該本部覆議前項邊餉應減應留事在闕外遞難逞斷題奉欽依通行九邊督餉司查議回奏以憑覆請去後止捷延綏寧夏巡撫官李春元周光錡回奏西陲多事近議添兵加餉原額難以頓減又捷宣大

疏鈔
遺餉
四八

總督蕭大亨奏稱大同鎮兵馬錢糧應照經制定規遵守餘尚未見回奏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為照天地生財有限國家經費無窮即今內帑單計歲出浮於成額閭閻勸民力竭於科征公私兼窘莫有甚於此時臣等職縮會儲蚤夜思維計無所出願近來各邊鎮不思額內清查稍裨實用且嘗額外加添偏示寬容今日請增兵明日請增餉却之勢固不可從之力存不能權宜措處全非經久之策輔臣陳於陛輸忠體國銳志籌邊效歷朝經制之規慨列鎮虛

耗之費覈實清查披陳殆盡至欲重餉司事權庶便責成尤是人存政舉相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總督撫按衙門及劄各鎮管糧司官及轉行分巡兵備等官各將本鎮兵馬錢糧逐項核查覈見原額兵馬糧草各計若干某年加增若干某年議減若干其減存錢糧會否抵充部發年例今當查議某項係舊規某項以新增應該酌減并照總督稽缺原題一併查明各另回奏固不當驟減以消軍儲亦不得沿襲以糜國用大都各邊年例均有浮額向來

疏鈔

邊餉

四九

上下因循未嘗着實綜覈果肯縷折條分逐漸減省止照嘉靖十八年年請發例銀定為額數固不敢望復 祖宗朝舊制也至於督餉部臣吏部會同本部簡蕪潔任事者量兼憲秩勅內添載清理軍馬實數稽覈糧料虛冒令其便宜酌裁仍令與按臣勘驗出納務使屯政修舉鹽法疏通民運無拖逋之虞召買釐截攬之弊給放軍糧更要總理中間逃故日久未曾開除及暗伏出邊鬼名冒給是皆將領藉以侵匿做做成風牢不可破即擬實參究以肅法紀差滿回

部公同吏部考察錄過旌勤以示懲勸再照各邊年例自四十餘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數已極矣及薊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今又增銀五萬六千有餘陝西各鎮自劉哱叛後歲增一十九萬六千有餘遠鎮添募標兵近又增銀一萬六千餘兩當此匱乏之秋可不亟為樽節更求請益此豈安社稷者之計乎輔臣所云金錢銖兩未必盡為邊用糧芻粒米未必盡充軍實真是探本之論 等竊思錢糧冒破全在軍馬逃亡及征調之間調征則以少開多逃亡

疏鈔

邊餉

五

則隱匿不報冒充私囊無所忌憚司道撫按欲行聞點輒便覓人頂替縱使聰察難以詰究若近日劉挺在遼左侵尅無算可槩見矣更乞 皇上申飭督撫司道等官嚴示將領千把總等官將軍丁逃故者按日扣除新補者照日報收馬匹倒失者隨即報官新買者照日收冊至於征調軍馬逐一驗查無容虛冒如管隊千把總及將領朦朧隱蔽者聽部道官參呈部道市恩容縱聽總督撫按題察本部覆請重治 等近聞山人墨客星相俳優往往遨遊塞徼間攜重

資以歸莫非將弁朕削兵根填實私竇與輔臣今日
所奏毫毫不爽此更當亟行禁革者統俟 聖明裁
定勅下 臣等遵奉施行

疏鈔

邊餉

五

欽奉聖諭乞勅會議宜鎮錢糧以救危急以安
重鎮疏

連

標 巡撫宣府副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
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太監成敬等於文
華門傳奉 聖諭朕雖靜攝宮中未嘗不念周天下
其於柔遠安邇詰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欽此欽遵
轉咨到 臣准此除各項邊務通行各道將領見在舉
行 臣一奉 聖諭仰見我 皇上雖靜攝深宮其留

疏鈔

邊餉

五

神疆圉一至於此 臣邊吏也敢不祇承上命以求稱
塞請先言宜鎮積苦并時勢危急以乞恩於 陛下
夫宣府拱護陵京捍禦夷虜為朝廷肩背重地人人
知之矣國初額設兵馬錢糧黎然具備相沿二百年
來雖虜人順逆不常然戰守機宜自足調度乃今日
有大謬不然者 臣叨承任使鎮撫地方於昨歲六月
入境首詢地方急務僉曰錢糧缺乏至極 臣伏思之
邊臣大計不過曰城堡之當修也兵馬之當練也器
械之當整也數者之貴藉錢糧莫能辦錢糧缺乏數

事難理即開具節年京民兩運完欠數目乞勅九卿科道會議處置至今未奉明旨今本鎮事勢危如累卵臣方蒿目腐心旁惶莫措近接邸報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都謂九邊年來增兵增餉大逾常額乞勅會議等因臣不覺仰天竊嘆宣鎮從此得見天日也夫八邊兵餉有無加增事在各鎮臣不得與知其本鎮兵餉冊籍所開載者臣謹一一為陛下言之竊惟臣於萬曆十八年奉差巡按宣大查核宣府兵馬之數共十一萬有餘于時款貢日久主客兵銀積

疏鈔

邊餉

五三

至一百萬有奇此正兵部蕭尚書總督時今可問而知也當其時帑庾充盈有備無患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安見錢糧之不足日者既蒙聖諭諄切又見戶部會議之請臣即行三道稽查近日兵馬總數暨錢糧完欠數目會呈到臣始知兵馬之數與臣巡按時大畧相同其錢糧之拖欠令大有警駭而不敢言者在十年以前姑不必論自萬曆二十七年以至於今扣去本鎮經制額內主客兵銀一十三萬兩又將本鎮在庫銀借發山大二鎮一十萬九千一百有奇抵作

戶部應發兩鎮年例未經補還又扣留山東長蘆二運司應解本鎮鹽課三十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近經題奉欽依前銀陸續發邊以為修工口糧鹽菜之用候領數月止發一萬見今千萬軍夫在邊興工枵腹從役胥起怨咨臣恐致有他釁行牌曉諭暫且歇工又扣留昌鎮年例改撥本鎮榆林土木二驛軍士馬騾糧草布花銀一萬九千四百有奇節年省直民運拖欠八十七萬七千三百有奇戶部拖欠京運五十七萬一千二百有奇共該銀一百四十六萬七千九

疏鈔

邊餉

五十四

百有奇年月歷歷可紀未差官與已差官未到暨到而發不及數者咨文俱有可查臣謹造黃冊一本上呈聖覽竝送在朝大小臣工以上欠數係額之內乎額之外乎在山西司郎中有底冊管庫主事有簿籍可考鏡也夫本鎮額餉歲不過一百餘萬數年之間欠至此數以致庫藏若掃倉廩半空是繫縛邊臣之手足四體不能展布也將何所控訴哉雖欲修築城堡操練兵馬整飭器械以答陛下之責成者何所借資哉目今宣鎮兵馬三月無芻餉人多餓死逃亡

馬多倒損骨立且日夜憂惶計無所出餉司郎中黃
 道亨終日兀坐無事出納借班價銀二萬五千兩借
 市賞銀七萬九千六百餘兩多方那湊皆不得已爲
 權宜之計以應千萬軍兵擁門泣訴者指日秋初開
 市正項當支作何抵補在彼犬羊之性最難支吾不
 知當事者又何以應之是宣鎮之憂不專在我軍而
 又在夷虜也前開數款多於戶部相關臣非不揣疎
 遠邊臣敢與廟堂大僚較是非論屈直第職掌所在
 一鎮之司命遠人之叛服陵京之安危係焉臣亦何
 敢避觸犯之嫌自處緘默甘負任使以取罪於他日
 也惟我皇上念周天下一聞此等景象必有惻然
 于衷者懇乞俯軫肩背重地亟當拯救勅下九鄉科
 道從實勘議速將節年未發本鎮年例京民三運竝
 鹽課借貸扣留銀兩照數給發催解庶乎借用別項
 得以補還久餓兵馬得以速飽由此修我邊堡練我
 兵馬整我器械以盡微臣封疆之職慰陛下振刷
 之望端在是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疏鈔卷四十

邊功類

馮景隆 總鎮重臣冒功掩罪大肆欺罔疏

胡克儉 邊臣禦虜不實朝臣謀國不虛疏

王德完 嶺海冒功疏

涂宗濬 經畧大臣流言惑衆大負國恩疏

楊東明 秉虛心持大體以明功罪疏

吳文梓 東征功次叙錄當議疏

劉仕瞻 西陲事急勢危督臣謀疎心狡疏

目錄

卷四十

吳允中 論虜王受封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

邊功類

總鎮重臣冒功掩罪大肆欺罔伏乞宸斷重懲

積弊以固邊防疏

馮景隆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國家所最重者在邊務所以馭守邊之臣者在實罰而賞罰之得當者在勘報若勘報不實致無功冒賞有罪逸誅則勸懲倒置諸將解體其遺邊患豈淺淺哉臣於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見薊遼總督周

疏鈔

邊功

詠等查叅遼大寧堡失事官員要將叅將熊朝臣備禦朱廷慶重究副使任天祚併究副總兵李平胡等功准總兵李成梁巡撫李松等免究隨該兵部行勘覆奉欽依各照處分臣以為邊關之託全在總督與鎮守重臣故有功論賞既先諸將而獨膺厚賚則有罪論罰當視諸將而先任已辜以今觀大寧堡之敗也先期探知屬夷董狐狸等結約東虜搶關報離則申嚴號令分布兵馬量地要害增益防守皆總鎮事也本月十二日大寧堡既因雷雨衝壞城垣則一時

所恃為防禦者全賴積集軍士併力守護耳何乃止存官軍四十員名被賊一擁而入射死守堡將官殺虜男婦至一百二十餘名房屋燒燬畜馬一空賊且全軍而去如入無人之境近來虜之得志未有若此者其在熊朝臣等固難逃畏避之誅在周詠與李成梁等均任干城全無調度聽將官棄堡與虜而不之救大損威重罪莫大焉周詠不即自陳認罪乃云總兵李成梁巡撫李松驚報無時兵力有限且謂竊襲實出不意遙制頗難噫是何言也大抵虜之犯境非

疏鈔

邊功

突來則竊襲此其叵測之常也而當事者先時無制勝之策臨時以遙制為難則安用彼將哉顧為李成梁等祈請免罰詠實自為之地耳勝則攬功於已敗則歸罪於人其為衆心勃勃不平甚至於薊鎮之失事也虜且襲破黑谷關連破峯臺燒香諸寨殺擄人畜燒燬房屋離披狼狽舉目悽慘其為衆觀共聞者何可掩也詠反報稱官軍奮勇敵退欲分別敘賚是不惟飭辭掩罪且以敗為功何其欺罔一至於此及巡按御史李植以得於親歷會勘者指實言之詠欲

自飾其罪乃復去正據該道協守稟報撫辭虛辭臣
愚謂在該道等官固不可欺總臣在總臣尤不可欺
朝廷夫冒功掩罪國有常憲而詠也敢於扶同妄報
者此蓋邊臣歷年以來積習舊弊詠實踵之而不虞
巡按之廉得其情也使按臣但循故事委官訪報而
不躬為閱勘則功罪情狀盡屬欺蔽雖重鎮殘破如
此非惟不加之罪且將議賞以嘉其功矣不知詠於
此時尚肯自鳴前報之為虛而讓其功於不居耶臣
知其必不然矣且詠向同御史于應昌誣陷劉臺致
疏鈔 邊功 二
死其罪與應昌同科荷 皇上優容不即加罪蓋為
邊疆重寄欲其實心任事以責後效耳詠不思感恩
圖報屢致失事已有的據而猶然強辯其有負於
皇上不既多乎似此欺罔而不重加懲治誠恐各邊
效尤其患有不可言者 臣訪之邊境來人語及報功
一節率皆切齒痛恨蓋凡所謂追剿擒戮者其間真
正虜人十無一二有將賊人殺死邊軍取其首級以
邀賞者有將流寓商賈殺死以充虜級者有被賊人
奪我軍士為之先驅委敵於我而自相格殺者有見

賊人來則深避伺其既退而掩襲一二以為全勝者
朦朧敘列欺蔽聖聰今日報捷明日告廟而論功之
命下矣論功而總鎮之陞陞首及矣習以為常恬不
知怪即遼東總兵李成梁屢次奏稱擒剿大成功率皆
類此夫遼夷種落雖繁其強弱之分原非止虜者比
但多勾引達虜為我邊患則相機制馭固鎮臣分內
事也今自成梁鎮守以來該鎮告警殆無虛日而虜
退必奏膚功亦無虛日究其禦虜之狀或對壘而相
冒矢石或乘虛而襲破殘弱非無一二可飾耳目者
疏鈔 邊功 四
然殺傷士卒而匿不以聞虧折家兵而旋為補足其
所稱自全者大都如此而所稱擒戮者如 臣所謂取
我邊上軍民自戍以報功者蓋居多也使成梁果能
數數以全取勝虜將聞風遠避之不暇矣何乃畧不
懲創而歲侵無已耶蓋因遼東地遠任其捏報而勘
覈不真且成梁不惜重賄餽送要津動以千百而人
皆樂為之朦蔽故得歷陞伯爵今伯而且世襲矣其
諸子姓廕以錦衣外衛等官者又不止一二十輩 臣
觀先朝開國元勳運籌決勝功如劉基者止於封伯

成梁之功視基何如而亦得世此爵耶開疆闢宇功如徐達者止得世公旁無他廢成梁之功視達何如而冒廢如許其多耶人臣之義貴知止足錫予之恩不宜太濫昔宋太祖於曹彬而靳使相之與蓋有見於此耳今成梁所禦者易制之屬夷而所享報功之典則視啓運開國之臣而反過之且肆然貪冒無有底極頃者該鎮失事詠不併論其罪而反為曲護卒得免究其何以伸國法而警人心也哉除巡撫總兵等官翟繡裳楊四畏等候覆勘處分外參照總督薊

疏鈔

遣功

五

遼保定都御史周詠才若通融器實鄙猥結寵權勢爭孤媚以殺人濫握鈐符縱虎兇之出狎當局而一籌莫展惟圖僥倖以為功失機而百計支吾敢肆欺罔以掩罪所當依法重處者也鎮守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起自戍行越躋勲爵以邊圉為谿壑而士卒時見凋零獵金紫於家庭而名器日滋冒濫公行賄賂無非巧於彌縫互相隱欺終莫逃於敗露所當從公議奪者也伏乞 聖明軫念邊防大計難容蒙自匪人勅下該部查果 臣言不謬將周詠李成梁

亟行究處以快公論庶賞罰有章積弊可刷而於安內攘外之烈不無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奉

聖旨是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死力的却誤信浮言橫加詆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議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着益加奮勵勿以人言隳沮有負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着調外任

疏鈔

邊功

六

邊臣禦虜不實朝臣謀國不虛懇乞聖明分別
創懲以存重鎮以圖治安疏

胡克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邊邊之大弊在欺而一傳眾咻不
使人言其欺則又欺之欺者也夫國家二百年來西
款稱臣東戰報捷詎不稱盛哉然而非其實也款不
以實則利歸于虜而害歸于民于國戰不以實則利
歸於官而害歸于民于國其為敗亡之道一也西今
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已為明鑒遼東軍民積困已在

疏鈔

邊功

危急存亡之秋海內三尺童子皆知之獨皇上
人不知耳及今改絃易轍猶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已為晚矣奈何尚踵襲故套以欺 皇上而不欲
言官之置一喙哉鎮守總兵官李成梁二十年來功
次 臣 非不聞之甚詳知之甚的但既經勘覆恩賚俱
有成命 臣 不敢復贅故 臣 始至境人稱亦稱會薦亦
薦未嘗求之以苛惟昨年十月大舉今春閏三月出
塞則 臣 之所親見者總皆故套總屬欺罔 臣 不容不
申其說也如賊本不過五萬即虛張其勢曰二十餘

萬賊本月二十八日出境即先馳報曰二十三日出
境 臣 初亦為其所欺而以欺報今知之悔無及矣彼
時一大營海蓋之兵併力而東遼瀋諸路之兵併力
而西一夾攻之即不能使無噍類亦可以殲其強半
然而大將等統兵束手也如畏明之蝠藏之惟恐不
密如驚草之蛇入之惟恐不深任其殺擄如秦視越
不惟不肯對壘即虜求一見而亦不可得矣聞賊笑
曰好李小廝如何不敢出來和我耍呀大將如此餘
又可知矣使其聚二十餘萬以數日之久豈不能蕩

疏鈔

邊功

平全遼又誰阻之而令留寸土一民耶 臣 巡行所經
伏屍盈野哭聲載道稍有人心者不忍見聞今殺擄
姓名數目俱在 臣 手 臣 恨不能劾一臂之力躍馬揮
戈滅而後朝食問之咸云自成梁做總兵以來都是
如此往年有副將曹簋好戰為其所忌而陷之以罪
今日誰敢一戰夫既不肯戰姑存我軍士保守城池
可矣奈何今春又圖冒功陞賞盡驅而死之塞外乎
蓋今春微 皇上威靈全無虜犯聲息起自正安堡
叅將郭夢徵稟帖到成梁曰哨得蓮花山至北沙坨

一帶達子皆稱水草便益任牧惟板升孤懸原無精
 兵看守雖是漢人然在外數年即是達子乘閑料在
 此可盡殺來張功撫臣郝杰初亦不肯已與閱臣侯
 先春議罷及先春方離廣而杰不自由全師遂出塞
 矣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旄倪二百八十一顆回兵
 間有數騎達賊一呼李寧遂策馬先逃眾各棄甲曳
 兵而走原未交兵正因互相蹂踐與瀕河跌巖而死
 及至離邊五十八里鎮靜市夷回又大肆殺擄以故
 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後三五日或七八日十
 疏鈔 邊功 九二六

二三日赤身匍匐而來者數人此其顛末并失亡數
 目已蚤在 臣 手於是始捏為腦毛大等入犯聲息並
 解功到 臣 既恨昨冬之不戰又見今時之議戰使
 真有戰功豈不樂為鼓舞何至病狂喪心露簡以阻
 戰哉惟是諱罪邀功欺罔太甚 臣 公憤不容已故畧
 言其槩耳使 臣 言為非則閱臣與 臣 書曰此番出塞
 為罪斬獲非功此何以說也在按閱猶曰一體也該
 鎮按察使鮑希顏非身分其責者乎稟帖到 臣 此脊
 出塞鼓動者李寧其臨陣先奔者亦李寧也士馬損

傷得不償失言之可恨謹以失事情節及應叅官員
 上呈伏乞尊裁此又何以說也巡撫郝杰非身任其
 責者乎而罪寧自罪一疏蓋從來邊報之僅實者見
 此又何以說也得非皆以實之不容掩耶大學士申
 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廉之叅始以書阻 臣 繼
 止稟聽勸 臣 嘆邊事日非不得其言扼腕成疾欲告
 未告今叅寧微及成梁又與許國各曲庇成梁謂不
 可以邀功抑之論 臣 以寬文法 臣 謂邊方有事地方
 官互相隱諱與 皇上通一線之脉者惟御史一人
 疏鈔 邊功 二

耳故御史指實言之 皇上或軫念邊臣而有宥之則
 御史盡職 皇上施恩斯為兩得若御史不言而自
 為寬容是既失職又市恩二者之所為皆罪也彼西
 事者豈非以當日寬文法而致然也豈非以曲庇邊
 臣致然也故 臣 謂近日邊事固壞于邊臣之欺蔽亦
 壞於輔臣之調停而言官得行其說則欺蔽無所容
 而功罪明賞罰當又誰敢不實心用事也如徒知一
 將之罪為當寬而不顧一路生靈為可惜徒幸一時
 無事以為安而不顧百年貽禍為可慮則見小遺大

1510 子書卷之三 3 反文下

謀近忘遠輔臣不報如是矣若大學士王錫爵本體
然不渣但常以至誠之心而聽欺方之說每墮小人
之術尚不知曰從來殺虜在所不免此亦自是偏護
處成梁揚言曰大倉王恩府說渠在位一日我父子
安心做一日總兵此言如無是成梁假虎威以嚇眾
固為可惡如有之是錫爵為其所欺而不知也宜亟
省也為本兵者宜熟察邊情細分功罪朝題夕覆令
邊臣有所勸懲可也乃尚書王一鶚不察臣疏所論
何事惟襲套語謂臣曰遼鎮遇虜之既入則先於堅

疏鈔

邊功

十一

壁清野以固守為功乘虜之未入則每潛師出搗以
戰勝為功此該部二十年來為成梁題覆濫套一任
千章萬牘惟橫此套覆之于邊事安克有濟况臣題
在四月間言及該部移賞為陞即先覆之李寧等罪
狀迄今數月不覆豈李寧尚無罪耶抑寧即有罪王
法不當問耶豈成梁之賄未到而姑有待耶抑成梁
之賄已到而故為留耶豈臣之愚直不便于覈勘耶
抑候交代之後有望于新院為之回護耶一事如此
事事可知臣邊如此九邊可知臣謂誤邊誤國者一

鶚也督臣蹇達徒負食粟之軀未有籌邊之策獨延
頸望功屈指計廢一念嗜利獨為惓惓四月初八日
杰以功罪並陳疏往會稿即駁回曰從來邊事只宜
報功不宜言罪及杰執前疏以往已違其計廢之初
心十四日晚堂答應官王敬名一稟曰李總兵差官
老爺上進海參李如松以拾羸馱之金帛入尤中其
平生之上願于是棄杰會稿而創為一疏以患得患
失之心而藉口于辭敘辭恩之說以飾罪欺君之念
而罵言於憂邊鼓士之談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

疏鈔

邊功

十一

彼遙制者反知其功耶豈杰專任者不知鼓舞戰士
而彼遙督者獨知磨礪戎行耶即如曰遼兵出塞原
有接濟馬匹二人常兼三馬則損人二百止宜損馬
三百然杰原報損馬一千彼七百者又何以損耶欲
掩而卒不可掩欲詐而卒不可詐誠所謂小人肺肝
如見矣蓋杰猶忠而虛達實欺而狡杰猶清而正達
實汙而邪矣且達自筮仕以來曾有一善狀乎如穎
上如祥符皆臣里之鄰封與首邑也臣今往來其地
士民追恨者猶有蹇達不達十萬腹掛之謠故當

年以首邑而不與行取科道之選蓋公論也又以部屬陞轉京察追降知州亦公論也淹淹下僚無復尊顯之望矣及時行執政而達以同年之故善於夤緣遂得蘇松道缺 皇上試數蘇松道有一不為開府者乎有一不以捷徑而借為之地者乎歷冒今職實非其據當今邊方多事宜為地而擇人不宜以人而誤地 臣謂如達者亟宜罷斥者也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 臣素亦知識人謂轉兵垣之後納李如楨厚利而結為弟兄 臣初不信但汰邊臣疏上成梁接邸報

疏鈔

邊功

十三

閱臣令回護李寧而排 臣之說閱臣亦人也目見其非安肯昧心至此哉尋於該鎮題本抄送到部又批其尾曰閱臣親歷親聞必真本科原題欲候閱臣體訪具疏者有以也 臣不知有以者以公乎以私乎抑以公濟私乎以私滅公乎果以閱臣之體訪而廢按臣之監察乎抑以閱臣之一手掩全鎮之耳目而籍按臣之口乎惟是成梁因 臣言原無哨探襲殺屬夷遂密令郭夢徵于正安夷市誘夷人以石門花谷之富庶及官軍之無備指以道路令其搶擄以飭已遠

疏鈔

邊功

十四

喜曰好了讎人已去了訪之則申維岱劉葵皆李如楨人應登之劾如楨暗使之也 臣不知維岱與葵亦何人即使可劾亦不宜為如松作鷹犬耳應登此疏未上會與 臣書欲甘心于撫臣郝杰 臣復之曰杰練達正直處鎮和而不同錢糧加意節省公論謂視前數撫獨優有官如此似當曲成其美者應登始止其說今二紙皆在 臣不敢以應登輕信一節而沒其生平之大善蓋成梁以不同之故陰使應登而然謂應登為李氏鷹犬非耶 臣李寧疏上應登致書

哨之功而見屬夷犯順之罪 臣初訪知謂萬無是理不數日而石門被虜實有是事矣 臣始不能無疑及訪當年遼陽付將孫朝梁者忠勇絕倫成梁忌其成功逼已令李平胡賄買馬市夷人專搶遼陽一日二次又密令備禦張棟中軍官沈其芝左計于內如賊犯南則支兵于北犯北則支兵于南俾成梁不得與賊合陣夫自己鎮守之地且教賊犯以傾人况石門乎賊中常借姦細為嚮導况指以道路示以無備又聞其富庶而不搶乎成梁一日曾對 臣曰今之若

門喜峯口二處惟不犯犯卽入矣由此觀之使令之情固然不然何二十年不犯今一旦犯耶 皇上可默悟矣於是應登題峯石門之疏卽曰偵探宜早何不以遼東之報虜聚捏留觀之也宜先擊以代謀何不以遼東李羅胡吉兒之捷觀之也一唱一和捷如響應臣不意應登甘附逾卽至此然則由東征之疏觀之是利之媒而由石門之疏觀之是逾之黨矣如應登者可令一日厠掖垣耶蓋成梁二十年來捷功皆在塞外見臣言出塞之非正中膏肓之病故百計疏鈔

邊功

十五

出塞又皆能攘臂也無是理矣蓋出塞之役非惟名王會長之帳不敢遙望卽彼之眞部落亦豈能得一哉惟指西走東假張作李竊其鄰邊任牧數奴夷之首而已此在虜原不以爲有而在邊亦不能爲我利害者屠之原無異也然此猶曰夷人也若板城之任者與虜之所使住邊及擺撥哨探者被擄潛歸跋涉數千里饑餓數十日歷萬死一生而來者皆我黎民也一切殺之然此猶曰在外者也若往年懷掖之獎民謠曰帶着人頭去殺賊蓋新葬者不能保其墳疏鈔

邊功

十六

彌縫如此然其先也正結權臣以害言臣今又兼結言臣以排言臣則其計愈狡其錢愈神而爲之效用者又大可爲人心世道慨矣夫 祖宗朝不增餉而兵足不報捷而邊寧今餉日增兵日寡捷日報而邊塞日益疲憊者皆以軍不見餉而財盡于侵剋伍不見軍而力疲于私役入犯不戰而出塞邀功之所致也夫往往入犯不戰輒以衆寡強弱不敵爲辭不知此一虜也豈入犯則強而據穴反爲弱耶豈入犯則衆而住營反爲寡耶此一將卒也豈入犯時束手者

挾而來止竟以報功徐守恩在蜀可問而知也即封伯之功亦出塞外前巡撫張學顏亦曾讀書者豈不知尹吉甫召穆公之為何功豈不見李成梁之為何狀乃虛張于疏曰視之尹吉甫之伐獫狁召穆公之征淮夷不知孰為軒輊出此言豈惟良心已死且藐視天下無人敢干獨欺 皇上罪在不赦况恩威出自朝廷學顏即據伯以請遵何例也蓋假成梁開端以為奉承張居正封伯之地耳會典所謂邪姦小人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者非耶抑學顏罪不止此嫉正

疏鈔

邊功

七

妬良鼓禍肆毒致前御史劉臺于死人知土宗載陳國寶之已伏辜而不知作俑者學顏成梁二奸也 臣謂宜處二奸以謝天下忠義之士今遠人謂全鎮之生靈脂膏一殘剝于學顏再殘剝於李如松今如松為民奪蔭天理昭彰獨學顏漏網人尚切齒前巡撫顧養謙貪殘險惡視學顏尤甚圖陞賞而剿那林字羅全遠人財一空懷睚眦而傾王緘許守恩舉朝縉紳共為憤恨郎中周文卿之稽查錢糧與成梁布散流言為之中傷 臣初出都門大臣有授旨於 臣者 臣

出關知其盡心為國方嘆服之不暇肯背公論哉蓋成梁與前後數巡撫惡其異已者即擠之喜其附已姑容之鼓弄圈套魍魎橫行如前獲之功非我黎民則我軍士真夷才不二三又非其入犯之輩以此宣捷告廟則辱朝廷宗廟以此頒爵賞則辱王絲王綸故 臣惟首功云者謂當場殺一賊首可保我地方衛我人民故云功也若塞外不知其何地所殺不知其何人如獵夫登山所得以野鹿死麕首則首也何功之有故 臣敢以死自白入犯之不可不戰而出塞之不可復為也 臣敢以死請入犯之戰當盡恕其改劓之罪而出塞之役當盡革其斬獲之功也蓋入犯而戰如全勝則可以寒彼之膽令不再來即不勝而彼亦不得縱橫來之之心且緩若曰恐損傷軍馬則塞外何嘗不傷此皆懦將藉口不足信也不然今日聽其擄去官既無罪明日殺來報數又以為功民獨何辜而官獨何幸也此在今日救獎保民之所宜亟議者也故 臣敢昧死而啓 皇上十九年之蒙蔽慰全鎮數百萬之冤魂存混在瘡痍憐彼之遺也夫二十

疏鈔

邊功

七

疏鈔 邊功 七

年以為功而一旦以為罪附和者多以為功而

一人以為罪即 皇上或亦駭聽然 皇上不聞繁

言至大夫當烹之說乎成梁善于結納 皇上左右

皆伊之人 皇上深宮之事 臣在朝數年不知者成

梁一能誦之朝發夕知毫髮不爽 皇上不記李

材之通賄長鯨乎邊臣舉動大都如此願 皇上勿

以防邊大計問左右也蓋遠左困極 臣目擊心痛屑

屑乎興利而利不可興則以害之未除也屑屑乎除

害而害不可除則以未除其天者也故敬敘大害一

疏鈔

邊功

十九

三月昧以陳伏惟 皇上頓悟亟處則全遼幸甚國

家幸甚 臣愚幸甚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嶺海冒功疏

王德完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

臣待罪該科檢閱章疏該萬曆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兩廣總督劉繼文為稔惡撫賊叛亂非常仰仗天威

督兵勦滅永銷嶺海妖氛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內稱計擒叛撫李茂陳德樂施舉大兵進勦斬

獲六百餘級瓊崖蕩平先於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繼文一本為妖民倡亂旋即殲平撫散黨徒恭報地

方寧淨等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內稱南贛奏報

疏鈔

邊功

三

新賊王子龍等兩廣擒賊李圓郎等不下百人南韶

安靜并雷廉珠池之報在數月間稱大捷者三臣未

嘗不壯之曰山寧海晏亦近世之殊勲也及細詢之

粵人與官粵者則其上下欺罔之罪遠近屠戮之殃

大可驚痛事于兵垣有難緘口 臣請據所聞為 皇

上陳之粵李陳二酋自隆慶末年就撫無異志復經

按臣蔡夢說令其散處瓊城與編氓埒因遊擊沈茂

索珠構釁遂倡議擒二酋二酋既擒其黨二三千人

遂挾要稱兵作亂該道孫秉陽不善撫參將楊友桂

不善戢又不提兵阻截使黨徒下海襲城然寔以自
 免計耳文昌署縣事訓導林立乃報賊眾千餘以致
 秉陽張皇請兵于是繼文令總兵李棟督兵二千勦
 之及至瓊則黨散賊逃無可殺者而棟恐虛張先報
 反縱聽用把總楊壽殺掠良民首級充數而瓊民始
 大殘矣維時挨查排門分兵把守誣陷屠戮人人自
 危卽四牌坊學前後晚卽誘殺地方出首秉陽及怒
 而杖之人人不保首領聞眾兵夜行皆帶犀利鈎鎌
 取人首級於牆內泊大舟於白沙凡夜竊人首皆
 疏鈔

邊功

三

藏之舟中每一首動支賞兵銀五兩積此首級又詭
 說賊名分坐各官項下因以報功且以謀利原疏稱
 零擒于原野正良民駢首就戮之案當時未嘗野戰
 而有功天使之自敗露也及舟師擒捕賊乃在白鴿
 把總陳震寔尸其功白鴿離瓊二百許棟惟坐城何
 曾一出海濱而乃攘臂奪之耶震懼棟不敢言功而
 心知城中舟中首級盡良民也亦切哀之計擒斬真
 賊不過一百有奇其漳全廣潮客族受誣死者不下
 百餘人瓊山文昌等縣竊殺死者不下三百餘人如

瓊山縣唐述王三胡允茂等家殺首失屍文昌縣韓
 賜乾王文明等家亦被殺首一時乞丐僧道禰居廟
 舖者皆失首死其他無王者不可枚舉婦人被害失
 首與指冊者甚多獨澄邁知縣吳如圭部官兵而全
 一邑餘府縣但出告示令民黃昏閉門而已不能禁
 也瓊海去京師萬里何自額天按臣黃正色曾嚴諭
 未能禁止但勘功級未結從來按臣程達近欲直陳
 聞遷中止布按二司知之而不受訴贛州軍門受訴
 而不能行海道趙善政知且止之祇付竊嘆副使黃

疏鈔

邊功

三

時雨追悔迎合旋亦掛冠瓊民何辜罹此冤苦骨肉
 盡灰幽魂夜號怨氣沸騰愁雲黯慘臣聞之且爲流
 涕何兄目擊者此臣之不能緘口一也其在妖賊王
 子龍先經南贛軍門奏報據江西龍南縣稱報當陣
 殺死王新藩卽王子龍隨經兩廣會題奉旨梟示欽
 賞有差豈不謂子龍已死後踰數月惠州府通判蔣
 杞署和平縣事報據子龍未死差壯丁尾其舟密白
 所司擒獲并其妻孥兄嫂八人監候試其術能爲燒
 煉點銅鐵輒爲銀遂聞傳前稱陣亡者非子龍今則

真子龍也兩廣欲鞫以為真南贛欲掩以為非真躡
踏久之後南贛移書兩廣并二司各道令子龍一死
以滅口而兩廣亦謂事已報功業論賞矣遂行文惠
州令拷子龍死知府孫光啓與其同寅訊之光啓拂
衣退謂寅曰此非吾任也子龍生死在君輩遂稱疾
杜門堅意乞休其意蓋曰前報子龍亡者偽也今獲
真子龍匿而不以報者欺也果真子龍耶當聞之朝
宁明正典刑豈遽令暗昧而死果非子龍耶則無罪
人也何忍置之死二者皆非吾所能為然一露而失

疏鈔

遺功

二十三

兩軍門意又無以報命非引去不可既移疾杜門軍
門銜之而按臣以為真疾也遂聽其去臣訪惠州諸
縉紳皆謂光啓正大光明愷悌愛養下車未幾已著
賢聲而又少年強力何疾之有脂車之日謂人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其志節有過人者不然
十年科目三月黃堂非有不得已之情孰甘盛年高
臥而光啓既去繼文復授意署篆者竟迫子龍死此
非以偽為真即以欺飾偽非蔽一元惡即殺一無辜
在郡守尚不忍于孤囚何大吏反甘心于太守耶此

臣不容緘口一也臣聞曹彬下江南不妄殺而其後
寢昌王金斌所至屠戮而其子有乞丐者則妄殺之
報昭然也今興兵勦賊正欲安民乃至玉石俱焚而
且殺民以充賊真膺罔辨而又殺人以媚人當時將
吏尚謂有人心乎臣訪得聽用把總楊壽恣睢殺掠
為罪之次兵道孫秉陽坐視殘傷全無惻隱將救重
賄卒至沉舟罪亦不在其下始則遊擊沈茂索珠為
之貽繼則叅將楊友桂玩寇為之助又訓導林丘虛
報為之驅而通判劉世懋經歷吳應徵乘時圖利豪

疏鈔

遺功

三十四

俠林壁王大斌千戶吳紹周屠戮武院嚇吞鹽毀人
至今切齒此皆罪之無所逃者也然臣為督撫劉繼
文罪尤浮于諸將殺掠雖非繼文使之無如妄殺而
不一懲且為之庇者繼文也子龍奏報頃自南贛始
之然知其復獲而又不以聞且致之死者繼文也而
其貪婪尤有可恨者蓋粵中除養兵外橋津關隘稅
課而南雄廣肇潮州等處所解軍門每處不下二萬
繼文皆沒入私囊潛行媚結商困民怨若周聞知各
將領司道等官明受餽送公行賄賂如領級報功

入其貨多寡為差營求薦舉所得不下數十萬教官
林立後為臨高知縣至酷也受其千金許為行取而
格于公論猶曲庇援救東莞知縣董兆麟惡貫滿盈
受其二千金潛許薦揚而迂知敗露僅為議調即前
叅南嶺遊擊陳策亦謂其虛投手本旬日孔方未到
怒而傷之且藉一人以掩眾目人言嘖嘖誰其可欺
新會湯炳林權鄒龍等時號六強暴則寄以心腹妄
揭窩主誣害善類付筵筦順新香所獻亦不下數萬
四五公子絡繹往還滿載金珠沿途騷動頃未離任
疏鈔

卷之

五十五

先發行李八十餘扛過梅嶺人人吐舌其摻括隨行
又不知其幾也夫繼文草菅人命肢削民財罔思怨
氣之彌天不顧肝腦之塗地貪殘彰彰如此尚可令
醜顏而首司農之列乎伏惟勅下兵部轉行廣東巡
按御史親詣瓊城查勘各州縣被殺良民若干并各
司道將領官罪狀輕重及惠州王子龍擒死真偽原
由從實奏聞定罪毋得畏避阿縱仍乞勅下吏部傳
采公評題覆亟將劉繼文罷斥以為人臣貪殘欺罔
之戒至惠州知府孫光啓告病回籍亟宜起用則寬

魂雪而公憤舒貪吏退而循良進誠風勵寰海之大
機也然 臣 猶有慨焉西北畏虜之強每重言戰戰不
可克則以屬夷邊氓為首功如諸臣所論遼東之虛
冒以為九邊將帥之故套皆然是西北之民外苦胡
虜又內苦將帥也東南利寇之弱每狎言勦勦不能
多則以商販貧民為首功如 臣 所聞瓊之慘毒恐諸
蠻夷若楚蜀滇貴廣西間凡以功聞者其出於不得
已固有之然生事要功者十常八九蓋裨偏非此無
以覬超遷大將非此無以悻殊賞督撫非此無以樹
功名媒私產故東南之功虛報而邊郵愈不安民生
愈不靖皆貪功枉殺者罪也夫匹夫匹婦冤情所結
尚能于天地之和况數百無辜意外之死乎伏乞
皇上恤憫黎元申飭疆圉文武之臣毋畏虜而虛張
首功毋利寇而動輒生事庶邊民得安其命而覆轍
不蹈於前非矣

疏鈔

邊功

五十六

經畧大臣流言惑衆大負國恩懇乞聖明亟賜
罷斥以絕誤國之萌并乞專責督撫之臣悉
心任事以伐虜謀以安邊園疏

涂宗濬 山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

臣接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等一本險媚梟臣
懷詐反覆乞賜重處以伐邪謀以壓羣聽事內叅神
木兵備李杜以必戰媚督臣魏學會以不戰媚經畧
尚書鄭洛以李杜稟帖寄示朝紳倡言惑衆謂魏學
曾所報斬獲明安首級一顆及虜賊首級四百五十

疏鈔

二十七

八顆多係守口夷人不宜冒功等情臣不勝駭異不
虞鄭洛妬功嫉能負國欺君至此極也先該洛奉
命經畧西邊集七鎮之兵齎三十萬金以往頓兵不
戰臣以爲洛素習虜情是行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
不鬪必將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如趙克國之破西羌
也必將厚賞士卒沉幾謀虜如李牧之破匈奴也已
而逾年矣卒未聞有必戰之志而論洛者且紛紛至
焉天下始於是乎失望而臣始不能無疑焉私計之
曰洛非能決勝也戰亦非能決勝也厚遺闕氏則

陳平之計始終主和則有秦檜之謀交結虜婦重賄
播會要結歸巢權紓邊難洛之技正此矣何也古之
善用兵者相能將能故足以成功當時元輔申時行
談虜情則錯愕失詞論戰事則震恐失色帷幄之中
已無足恃非魏相之笑也尚書鄭洛倉卒出邊闢將
不及千員猛士不及五萬而欲驅疲散之卒橫跳強
胡斯已難矣非克國李牧之師也何使不量力而輕
鬪則勝負之形不待臨陣而已決矣臣故策洛之必
出於和而洛之所以報 皇上者張皇水泉莽川二

疏鈔

二十七

戰修談播會歸巢犬功而火曾跳梁比之空天一鳥
大海一鱗以爲不足較也斯以爲經畧事竣可以復
命云爾然臣不敢過責於洛者以爲洛雖不能與虜
諸亦其自量則然至於督臣魏學會撫臣葉夢熊志
滅強胡忠期報國真空谷之足音洛雖不能自爲宜
聽二臣爲之也今魏學會報斬明酋首級一十一顆
虜賊首級四百五十八顆此百年以來未有之事雖
虜之報復尚所當憂然稍洩中國之憤大振三軍之
氣此亦足爲之兆奈何洛欲以浮言壞之此其心何

心哉不過曰洛言當和而學會則言不當和洛言不當戰而學會則言戰乃能勝謀既相反功又相形洛寧不內愧於心而外何辭於衆口乎此所以乘學會之報功而必欲毀之也嗟嗟洛之立心如此則欺君誤國之罪可勝誅乎何以明其然也前歲洮河之禍始於二十年之和廟廊之臣如處堂之雀邊圉之士如出狎之虎將卒情窳而不可用甲兵朽鈍而不可操一敗塗地幾不可收拾非二虜酋之能勝中國實中國之有敗道也 陛下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分遣科寺諸臣臨邊閱視搜剔弊蠹分別處治是天所以開 陛下將使深懲往轍轉弱為強雪恥除兇申威沙漠使天驕頽首永固邊陲正惟今日而魏學會等又能仰承德意專主治兵痛絕和議雖不能無勝負未必之虞而自強則為中國必勝之策蓋我能戰則守可固和亦久制人而不制於人孰與夫金幣媚虜愈賞愈捨坐而自困之道哉洛不深為國家久遠之計而欲效秦檜之術於 陛下偷安旦夕貽禍將來萬一其效見於三十年之後洛雖死何足以謝

陛下哉 臣故以為洛之妬功其害及於督臣而其惑衆亂聽終執和議其禍必及於國不小也 陛下所以用洛寵洛恩至渥矣而洛以此報 陛下終於誤國 臣故以為洛宜罷也然 臣以為專任督撫二臣責以成功者何也蓋捨會莊明等虜所致不過貪漢財物非有英雄特異之資譬若犬羊然畏之則愈驕一制之則遠避矣今縱不能盡絕市賞然必限以定數之內無所更加則循例給賞數之外有所過索則稱兵誅夷夫有財物以中其貪心則不能不戀我有兵威以折其雄心則不能不畏我而所以能戰之具則簡我將吏訓我士卒足我糧食繕我甲兵修我封疆守我要害審我機宜明我賞罰以決戰為本以市賞為權虜不足畏也魏學會等有見於此而誠足以將之才足以赴之是 陛下腹心之臣也可不專任之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鄭洛亟賜罷斥魏學會等專任責成則浮議不惑而邊圉可安矣然 臣有說焉今時之弊莫大乎是非不明功罪相操直臣守道者雖有功或以被讒鑽刺彌縫者

雖無功或以見賞此姦邪所以擻臂而烈士所以撫膺也 陛下自為社稷計誠於此洞鑒而致慎之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疏鈔

邊功

三

東征功罪當持大體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國家役使臣民與臣民樂為國家役使者有大機焉曰賞罰而已故士有捐身家冒矢石棄性命于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皇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為殷鑒卒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扞文罔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

疏鈔

邊功

三

鮮虜其臣民奪其郡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 皇上弘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畧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官奉 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頃者 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着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叅論與 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 臣切思之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事

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為二臣計當為國家計也
 安可徇眾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
 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夫失利
 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畧其小錄其功赦其罪
 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
 豪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遠遁也所不失者全羅慶
 尙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
 則望風而逃者必不能完璧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
 力戰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

疏鈔

邊功

三十三

奴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歸哉且二臣之功可
 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
 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
 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
 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覆思之欲不
 錄敘二臣不可得已然臣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
 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
 如倭果可剪則當為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勳倘勢
 不能為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柰何計

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川兵未見殺也而詭
 云亂民且謂倭眾往來難為確報夫一確報不能尚
 可毅然稱經畧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
 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為倭之
 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遙語執平行長之游言
 廟堂不得真情軍士無由藉手覲全勝之賞忽後事
 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
 其冲鋒陷陣收退虜之功乘暇先登焚巢之蹟綽有
 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為

疏鈔

邊功

三十四

已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而言之古大將了當公
 事回還篋中惟圖書琴劍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
 拔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為如松壯也第縱
 恣我軍掠取朝鮮財物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
 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殉者豈若是乎故謂如
 松為戰將則可謂其為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
 則可謂有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
 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
 禍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固其兵無紀律

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
亡之卒宜速加精核厚行賞資生者酬其本身死者
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圖後日之歡心然今
日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成
僥倖之功啓釁端蓄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
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而後可爲二臣功
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金山俾無噍
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
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雖

疏鈔

遺功

三五

然猶有說焉昔趙子雲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
千戶之賞誠謂吾不受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勵世磨
鈍全在于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
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寬乎頃
者劉哮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懸萬金之賞矣
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身請平賊賊平之後卽一尙
書銜吝不肯予委曲艱關剪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
兇元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軍
使國家之待功臣非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

豪傑之不爲用也今宜亟敘東事諸臣之功并錄用
宗憲之後於夢熊國柱易其封而侯之更於巖穴懷
奇之士破格擢用毋若書生膠常襲故拘學於毫髮
間則海內英雄有出而爲陛下了倭事者矣

疏鈔

遺功

三五

東征功次敘錄當議謹循職掌陳芻見以重大

典以昭大公疏

吳文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

臣等頃接得兵部尚書石星等一本為查核東征功次仰乞聖明酌行賞罰等事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陷沒朝鮮命將興師三戰功成全復與國樹我藩籬前後斬獲首級一千六百餘顆功可嘉尚你部裏還當先請告廟宣捷以慰 祖宗之靈着擇日來看待告廟後通行敘錄陞賞不以再行查勘欽此 臣等閱

疏鈔

邊功

三七

之相顧而謂曰賞功重典也今日三戰將士之查核確矣謂宜賞以示勸矣乃經畧等之槩錄無乃猶待勘議之為當乎夫利印難與圖大敵務必待有功故功而不賞則為屯膏賞而不當則為濫予兩者皆過也今平壤三戰之役諸將士遠涉異境蹈白刃爭先赴敵以建此功蓋自有足多者即賞予踰時猶以為晚况經按臣之勘覆則下無偶語之舛望上有大資之殊典豈不令將士感恩馳驅而望風畢命乎然此王京以前事偏裨以下功也今奉明旨通行敘錄

等寧不知仰體廟謨以作任事者之氣哉顧事關職掌終不容默默而不一言也夫經畧提督贊畫諸言者之指摘蓋亦灼然於聖鑒矣故今日之尚未敘及非誠如部議所云當敘而特有待也良以主使持籌難與偏裨並論耳蓋諸將効追逐聽指揮者也凡獲一級畧一地皆可以計勞言功若主師有發縱指示之責故不令小勝不徂小挫苟計非萬全不可抵乃績如為山者一簣未成九仞盡棄如棋者一着不到滿盤皆空終不以一掇而遂苟且了事也今東征究

疏鈔

邊功

三八

竟耳目難欺金倭未歸川兵未撤小西飛未還經畧特遣識者方附膺扼腕恐其不可收拾深切杞憂即凜凜明旨曰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而一旦飲至策勲恐非所以示勸懲聳聽觀也 臣謹按東征始末而評論之經畧諸臣功罪自不能相掩者夫倭奴侵犯屬國虐劉其人民陷沒其疆土人將謂不復有朝鮮矣乃今既云恢復則入道豈能自全狡夷豈能自退王子陪臣豈能自歸以是而不謂之功固無以服諸臣之心然牽制於封貢之議朦朧支吾自誤事機

師老財匱了無結局卽是以罪諸臣則諸臣百口何辭方平壤之捷平行長業以困重圍中矣於時號令三軍鼓行而前誰爲堅者則繫頸碎首直旦夕間耳乃解圍而縱之去是封貢之說誤之也王京以病疫而退倭衆業在掌握中矣於是倚之角之復躡其後則執訊獲醜可唾手得耳乃嚴禁而莫之追是封貢之說誤之也迨倭返釜山則病已小愈務在絕根奕之將終便宜多策要必奮揚威稜杜遏釁隙明告君父班師言旋豈不庶幾盛事奈之何往來講和遷延

疏鈔

邊力

三二一

經歲曾未驅一倭擄一酋而乃坐損金錢糧芻數十萬士馬死喪千數百則中國之虛耗日甚而遼東之供億迎送尤所費不貲閭里之蕭條行伍之虛弱有由然矣以故虜乘空而入迄今殆無寧日拒虎進狼之喻真可慨嘆此封貢之說始終誤之也故督臣顧養謙之疏曰東事失策救敵無能夫人臣爲天子宣力疆場而失策於前令代者以爲敵而莫能救猶然傲殊恩異數無乃太濫乎統而論之復將亡之國而歸之朝鮮或難以罪掩其功當可爲之會而欺誤自

敵何至以功而盡掩其罪此_臣等謂將士之勞勩非速敘則不勸而經畧諸臣之敘錄非速敘則不定者也况先是奉有明旨着吏兵二部會議未覆二臣功罪未明且各役紛紛告有續獲首功未審的實若不_行查勘遽爾通行優敘則續後首級真偽無懲何憑陞賞陣亡人數多寡莫辨何憑優恤無論不厭衆心其如國家名器何伏乞勅下吏兵二部作速從公勘議或令遼東巡按據實奏請以俟 聖裁則不借不濫而大典公以懲以勸而人心服矣

疏鈔

邊功

四十一

西陲事急勢危督臣謀跡心狡懇乞聖明亟賜

議處以快輿情以肅邊防疏

劉仕瞻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竊惟邊患莫大於西北責任莫重於督臣其陳師旅也責有萬全之謀其終付託也責置身於死生利害之外斯古所稱重臣之謀國也者臣本謏劣不諳大體伏蒙 皇上拔置擢諸兵垣 臣自到任以來即於本科細閱近年章奏及兵部題覆陝西斬獲功次擇日宣捷等因 臣不勝駭愕且職掌攸關不容嘿嘿謹

疏

卷功

四十一

以總督陝西三邊今陞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輕敵召禍倖得脫身不恤國事種種罪狀為 皇上陳之方夢熊之始而巡撫貴州也播酋雖干憲紀實無反形事在一調停間乃不勝倖倖必欲引繩批根致兵端一啓而靡可究結此其不滿於人者一既而改調陝西也不奉明詔擅募苗兵當時科臣王德完已疏劾之矣又數倍增餉致甘肅官軍忿激思變幸寧夏之變先告乃假討賊之名以脫虎口竟也苗兵遇敵無一生還此其不滿於人者二及其事至寧夏也決

水灌城摧折虜鋒皆先任督撫諸臣部署已定夢熊惟以高坐靈州坑降屠城而已此其不滿於人者三借曰寧夏之功不為盡無然 皇上不次之遷世廕之典亦已賞浮於功矣曾不以此時拊瘡痍繕城堡勵士馬治餼糧致令兵日以損而不得補餉亦日以廢而不得加沿邊諸鎮元氣索然盡矣於是虜衆蜂起斬關直入即有麻貴之截殺庶幾延鎮下馬關之兩捷然大勢莫支長驅固原蹂躪內地幾至餘月其間人民之虔劉城郭之殘破牛馬衣糧之搶擄蓋二

疏

卷功

四十二

三千里之間為之一空而僅僅委之於蕭如薰之不戰姜直之失守此固可以服二臣之心而塗千萬人之耳目乎此其功罪之較然者人人能言之也又不必詢之人言即夢熊自劾一疏蓋已自謂奉職無狀疏於計閫於事而甘心誅斥矣且兵不足以任干戈餉不足以供戰士亦夢熊之所為自劾者也乃忽焉而遂以捷聞豈夢熊神謀天授一旦兵不練而自精餉不增而自足乎無亦鼠竊狗偷聚其殘騎零虜節為一朝之獲以逞其誇誕不經之故智乎兩疏俱在

前後矛盾即夢熊靜言讀之亦有不能自解免者矣夫斬首百餘而宣捷此功令也宣捷則必賞功曾謂功可賞而罪不當問乎即使延綏之功毫髮皆實然亦麻貴一將之力也一鎮之功可以蒙賞三鎮之失事猶可置之不問乎麻貴之功可上逮於夢熊夢熊之罰可下貶於蕭如薰與姜直乎所謂兵以誅大為威賞小為明者不如是也臣再考督臣之兼官也始而侍郎既而右都而尚書而宮保秩以漸崇而官無改無非欲重其權而久於其任惟是筦樞有缺則擇

疏錄

邊功

四十三

其資最深功最多望最重者入而典之乃夢熊之在鎮二年餘耳而遽遷何其亟也遷不必本兵又不必北部譬之窮鳥投林不暇擇木胡為是急急也始而賭其利不賭其害而以即鹿為奇謀既而避其害又以趨其利而以速飛為上計夢熊之貽害於後之督府也猶然其貽害於蕭如薰姜直之故智也使後之為督臣者如夢熊其人將踵前轍而席不暇煖乎使九邊之為督撫者皆夢熊其人將亦望隣境而人無固志乎臣竊為夢熊者不忠於君不終於事不可不

顯斥以為狡焉亂國是者之戒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下兵部將宣捷之舉速為停止而但賞麻貴之功再勅吏部將夢熊議處無惑人心仍乞體念西鎮大壞極弊專責新任督撫無襲故套大加整刷以固邊圉以護神京宗社幸甚蒼赤幸甚

疏錄

邊功

四十四

論虜王受封疏

吳允中 宣大巡按御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

題為備陳封事機宜仰俟 廟堂採擇懇乞 聖明

勅賜議行以尊 國體以固疆圉事 臣以至愚極陋

謬肩宣雲之役受 命以來蚤夜冰兢竭蹶抵關延

見吏民廣詢博訪凡士馬之登耗城堡之修頽吏治

之勤怠民生之苦樂某處扼險可以防守某處地便

可與水利某邊喫緊宜併力先完某處逼近宜併堡

為一種種有關地方大窾會處且訪且錄漸有頭緒

疏鈔

邊功

四十五

獨是虜封一節原不難處惟當虜人具結之日輕報

輕信 封使久候 成命難收故今日最難區處耳

事已至此 國體欲尊 國本欲固謹嘔心泣血謬

為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虜酋封王原非 祖制也

成祖三犁虜庭其於北虜禽獮而獸畜之後夷氛漸

惡正統乙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警幾危 宗社迨隆

慶慶劉汾石之間地方荼毒慘不忍言幸天心厭禍

孽孫歸附俺酋以舐犢之愛稽顙稱臣曾婦三妃子

感 朝廷浩蕩之恩輸誠納款三經易封始終不肯

寒盟本婦訓護之力居多也今本婦物故而上素二

曾互爭家事說者疑虜不肯受 封臣以理勢度之

曾之受 封也非徒享榮名也實欲貪厚利也虜不

受 封衣裘食腥蕭蕭然一宴會耳自一受 封而

享用霄壤矣 臣初不知其顛末惟就撫賞一冊言之

皮張則有虎皮豹皮貂鼠水獺等項段疋則有蟒段

金段剪絨通金等項珍寶則有赤金白銀珍珠等項

覆蓋則有黃改機傘藍傘棕帽等項鋪列則有紅氈

花毯紅毯等項騎飾則有紫漆鞍有鍍金鍍銀鞵帶

疏鈔

邊功

四十六

鍍銀鑲鑽等項日用器皿則有銅鍋鐵鍋高茶次茶等

項甚至瓊屑女工之需無不精巧畢具嗟嗟窮天罄

地珍奇瑰麗之物令人目眩心搖者一旦輦輸於窮

荒之虜何怪名正者欲一槩鯨吞而雄據者垂涎不

釋也昔人常嘆宋竭天下之力以事夷人 臣近閱撫

賞一冊輒涕泣為之沾襟特近日所稱遵者撫賞二

字耳然亦竊常慮之宋史載夏王病戒其子曰吾族

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

畜牧蕃性所宜英雄之主當但王耳何錦綺為果若

此則撫賞無所用邊事大可慮矣此固籌邊者不可不知而以今觀二酋尚戀芻豆之牛馬也其心未常不欲封也夫虜既欲封而耽延至今者何也蓋以往年講封虜中兵權在三娘子掌握講說一定便無異詞而捨會一故則不然素會係三娘子愛孫而卜會以枝派爲群會所附中間情形大費區處迨卜石兔四月到邊而六月忠順物故在素囊倚嫡孫之親以既不得王子之號須據忠順之有而舍榮名以享厚實在卜石兔憑名分之正以既受王子之封應擅忠

疏鈔

邊功

四十七

者爲謀不遠斬其使以彰國威于是黠虜憤恨蜂擁大舉二十餘年迄無寧日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日封事操縱機宜實邊疆數拾年安危所關而未可以易言之也臣竊念以龍章紫誥下及腥羶其朝頒夕領也奚足爲國榮其耽時延日也奚足爲國辱惟以國家有大體邊臣荷戈既不能制夷人之命待皇仁委曲而尚不能約束就命則平日修備謂何故待濫法欲嚴此所宜責將吏者也皇恩如天地狂犬張口待哺而偶相吠相齧投之以骨不顧亦直任其自定而已故待夷法欲寬此所以處二酋者也嚴則久玩之人心知傲寬則喙息之狂犬知戴况朝廷此舉原爲寧謐邊疆而今日之封且勿急事之成與不成惟問邊之安與不安而已虜封未定而果統馭無人也零夷鼠偷也大衆蚕食也我之性蓄被其擄搶也我之城堡被其殘破也我之兵馬人民被其戮殺也此政剝膚之患緩之恐爲心腹之憂勢不得不急今日虜人自爭家事自相戕傷實中國之利也一聽其自處自分而我總不任德任怨說

疏鈔

邊功

四十八

者欲收兩虎之利而臣竊以為兵家知彼知己無奈我之非卡莊也說者欲擇強而附而不知堂堂正正自有中國之大體况漢過不先而各邊諸夷聞之且生心耳故今日之封在我原不必急而惟念及封使則口雖不言急而心未常不欲急赫赫皇命久稽辱國體收回亦以傷國體千萬籌度訪之中外愚臣無所知識惟仰藉皇上寵靈就其嗜利之心以折之則局不難結矣往例封事一成併節年市賞金得補給故虜人慣為得計今年封事不成今

疏鈔 邊功 四十九

年市賞自在明年封事不成明年市賞自在夷心無厭肆為要挾得寸則寸且以寸為例得尺則尺且以尺為例明知寸尺不可得而姑為耽延以徼倖于不可知此夷人之敢于謾中國亦中國之自失其把柄也故臣願皇上嚴勅諸會旦夕就封姑照往例補給市賞以示王者無外之仁再或延遲敢負國恩則閉關謝絕即或堅意乞哀亦止給當年恩典而節年舊例盡為革絕則不惟會首憚失厚利即諸頭目亦且奪魄相與從慙蚤定矣脫夷欲不飽而

猶然耽延則亦惟有就市賞之利以夷攻夷而已聞虜自款貢以來所得中朝金帛有名頭日照例給分而一切羣醜不得絲粟之恩且慕且恨久矣虜果抗旨要挾我明白令通官傳諭十二部落各照界許自開市而部落中有輸心內附者入邊先厚加犒賞仍計口給以雙糧一切斬獲首級悉照中國舊例總之以一歲之市賞結彼部落之心將芳餌一懸萬尾畢集虜會縱狡縱悍而目擊眾叛親離未有不為之膽落者膽落而哀請則與之始可久也漢一中

疏鈔 邊功 五十

行說足以釀亂而世廟時以趙全為邊疆大患二十餘年今用事虜中有名姓可指如中行說趙全類者固難以屈指計也每念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兼以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而我華人拋鄉井離墳墓背却骨肉生禮義之鄉入侏僂之俗甘仰夷人鼻息者或迫于饑寒或由于亡命或以跡弛不羈之才困于奴隸無由以見奇不得已至此今誠開歸化自新之門窮迫者安插以生產誑誤者湔洗其往愆而有長駕遠馭之畧者授以把總名色使得展布果革面革心而

捐軀報國漸次優擢總無所限既動之以良心又撫之以厚恩將中行趙全等復歸叛圖而可以塞其耳目可以絕其嚮導且斂弄無人而梟性縱曰難馴未有不悍然悟者矣且自互市以來中國之貨物亦自視爲珍異而中國之享用亦服習爲甘美縱或段疋皮張之類彼或有蓄貯尚可以緩求至如飲食之類有一時不能離者彼既負恩我亦嚴禁各口有以漢物爲市者如違禁下海者律則彼日用無措如牛羊乍失芻牧而乞憐求款者當接踵至矣夫

疏鈔

邊功

五十一

由前一策是謂折虜之心由後一策是謂破虜之膽而招漢人禁交易事雖近瑣屑亦與虜人大不便者也且夷地之好人總內地之奸細由廟堂以及邊境動靜呼吸備悉報虜每操之以爲關鍵今日以使臣久稽直空言講急則彼愈藉口以封事一成當有廢賞邊臣爲榮名而不得不急封事一遲當干重典邊臣以畏禍而不得不急邊臣不得不急而彼無所忌憚則愈急愈緩以爲要挾之媒臣願皇上以封事責成督臣併以封勅恭藏督府明示二會以

此番舉動不問日之遲速惟問事之當否夫我有四策既折其心又落其膽既剪其翼又絕其用而廟堂之上又不以延遲罪當事則彼知要挾無所用亦不得不急彼不得不急而我從中從容裁酌理論勢屈既以結目前之局且以紓異日之患則國體以尊國本以固而可以保數十年無事矣是役也中外共憂其遲而臣獨恐其速何也誠計不才將吏前有所垂涎後有所畏憚以速成爲奇貨而剝軍命以填虎吻當無所不至也今日封事中外願其旦夕成

疏鈔

邊功

五十二

而臣惟恐其速而不可久何也臣會名分足以統羣會而臣會才智不足以馭羣會中間主特擁戴臣會者獨五路耳然五路已老矣今日受封之始不令安插布置各無異心而止畏遲延之禍苟且媚虜掃却燃眉直令當事將吏轉換支吾卸擔而去竟以難端遺之後人將來又費一番唇齒庸懦者襲臣承訛仍舊苟且之計公忠者清查整理定遭狂噬之變此皆事理之必然者也故臣任事三十餘日嚴察諸將吏以三王舊例絲毫不加爲主而封事遲速且未敢

言直以看後之結局何如耳近接大同副總兵張萬
 邦參將閻正名總兵王威等塘報有謂上曾帶帳房
 一百頂往來搬移二程五路差夷往來會事不絕者
 有謂素會母子俱病上石免在山後與素囊兵馬互
 相搶傷者有謂上石免差好人啞啞免等四名在五
 路商議封王在正月十五日後赴邊等候各部齊日
 受封者虜人狡猾萬狀未可憑信而誓諸將吏
 今日封事旦夕就緒報主上不以爲勤遲延時
 日臣報主上不以爲惰巧塗支吾套結通官推三
 疏鈔 邊功 五十三

軍之隨博一日之勲者人以為幹濟臣以為罪魁憚
 于逢上官意指耻于結虜人懽心一意修守無節門
 面人以為木僵而臣以為功首故臣手口拮据一切
 自固長策次第舉行以實心實政與諸將吏共矢諸
 天日不敢拾條陳故套以瀆聖聽至于今日臣計
 嘔心泣血止以穩妥二字責當事至時日之遲速
 願我皇上以天覆地載之量容之庶擔荷者不至
 倉皇完事而貽後人以難結之局辱國體損國
 威更不淺矣臣接邸報廣東道御史李若星上曾抗

旨一疏媿媿千言極中邊方情形末云仍勅新按
 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申奏夫有隱情而不
 敢奏或者起事之初主持錯謬及事體決裂而與
 地方官心爲塗飾臣到任甫十餘日循舊例報堂上
 官以交代日亦循舊例以報代書及故知因見封事
 重大謹與商議非任事日久中有牽連而首鼠兩端
 者也若星書未答而疏已先聞一腔慷慨激烈
 爲國熱衷令臣媿死矣第邊疆重務動關安危而
 最愚下徑情恐至誤國請益又成罪案則臣實
 疏鈔 邊功 五十四

自苦矣臣嘗讀宋史見孫沔征儂智高求武庫精甲
 梁適曰母張皇沔曰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
 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臣願以此
 責邊臣急於桑土又見富弼使契丹進爲翰林學士
 辭曰歲幣非臣本意久之又進樞密使辭曰契丹結
 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臥
 薪嘗膽使天下知臣不受賞和未可保其於守備必
 不敢懈臣願以此責邊臣澹於嗜進更願廟堂之
 上寬以時日而責以成效無如張方平對宋仁宗曰

比來士大夫一動一為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哉允若茲邊臣不得藉口掣肘直懸賞罰以俟耳臣愚書生無當邊計緣職在糾察謬附芹曝之誼伏乞聖明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則邊疆幸甚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備陳封事機宜仰俟廟堂採擇懇乞聖明勅賜議行以尊國體以固疆圉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韓坤親齎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本說的是邊事但當修備至虜封遲速豈足疏鈔

邊功

五十五

為中國重輕督撫官不得輕聽要挾急于完事以遺後患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備兵部禁戢朝貢諸夷疏

○楊道賓海建二酋踰期違貢疏

宋一韓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李化龍遼左事勢非常變亂將起疏

葉世英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疏

宋一韓撫鎮棄地啗虜請查勘疏

○劉四科酌議海建貢夷往來以便防馭疏

目錄

卷四十一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禁戢朝貢諸夷疏

兵部覆疏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看得遼東督撫蹇達等咨稱海西建州貢夷每歲額定勅書一千五百道赴京一千五百名先因沿途騷擾驛遞題議裁減人車止許入京領賞遵行屢行道將等官再四宣諭各夷藉口忠順藩籬堅執不聽減革及稱宣大等鎮給賞甚厚委與遼鎮懸殊要將海

疏鈔

遼建

建貢夷人數照舊入京免啓夷釁仍宣諭酋首嚴禁部夷不許肆擾違者夷法重處否則革賞伴送官舍務選殷實若能沿途鈴束不致生事回日獎賞違者盡法究遣每年每次選擇全遼才幹空閑將官四五員每員大營撥給軍伴數名一年輪送二次至京取具不致沿途甘結呈報有功者特薦起用違犯者永不叙用其遵化撫院量於簡僻州縣量加協濟銀兩以助衝途供應之用如遇夷人到彼該驛遞即時應付發行以杜藉口擾害貢夷回日送撥四夷館帶銜

廉謹通事押至山海關交割亦酌定賞罰又稱各夷因往返宣諭以致朝貢愆期乞要俯從今次姑准驗放各一節為照海西建州二夷每歲朝貢一次每貢以千五百人計每次賞賚供應之費以鉅萬計蓋於厚往薄來之中默寓招攜柔遠之道此國初相沿舊例原不可廢惟是邇來各夷慣一進貢往來熟識中國情弊而又有積猾伴送與彼交通多方撥置巧立乾鞭墊車靴襪各項名色分外需索驛遞數苦迫勒居民間被荼毒其為中國之患甚矣先該 臣 部具題

疏鈔

遼建

議照朵顏三衛事例或十人止令一人進京或令各夷在邊聽給正賞供應等項似屬兩便已經題奉欽依移文遼鎮酌議去後今該鎮督撫咨稱各夷藉口舊規堅執不聽誠恐夷情一有變動遼鎮又生勍敵議欲仍准照舊入京無非慮啓釁端以貽後患耳但權以羈縻之義雖應曲示包荒如律以微漸之防亦當嚴為禁制則夫掄選伴送員役以定約束分別功罪以議賞罰正今日所當亟講者及查往例驗放貢夷原有欽限茲因往返宣諭候議愆期情似可原均

應如議既經咨報前來通應依擬題請合候命下移
文勳遼督撫衙門轉行道將等官宣諭各夷今後朝
貢入京須嚴禁部夷不許橫肆擾害違者以夷法重
處或行革賞仍要選擇殷實官舍伴送不許撥置生
事若能遵守禁約沿途鈐束別無前弊即日從優獎
賞違者盡法究遣每年每次於全遼選擇才幹空閑
將官四五員撥給大營守法軍伴數名一年輪流押
送二次至京取具該管不致生事甘結呈報查考三
年之內有功者特薦起用違者永不叙用其入關沿

疏鈔

遼建

三十一

途驛遞應行蘄鎮巡撫酌量於簡僻州縣協濟銀兩
以備往來供應之費如遇夷人到彼查照紅單即時
應付發行毋令稽遲致生事端仍移咨禮部俟貢夷
回日選撥四夷館帶銜廉謹通事押至山海關交割
亦照伴送員役賞罰仍諭貢夷以後務要遵照舊規
驗放如有故違限期即行奏請停革永不許復

海建二會踰期違貢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為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
乃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朝
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
衛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
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幣自開原以達京師除野人
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
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

疏鈔

遼建

四十一

正月終到者邊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
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
人關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
肯進貢捨了罷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部
臣惟我 皇上合德天地兼覆華夷凡茲肘行鼻飲
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
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叵測謀懷不軌兵
機屬在司馬非 臣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

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 太祖高皇帝祖訓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師致傷人命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戎北則韃靼瓦剌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哈內附于洪武收為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為西域貢道而瓦剌即俺荅一部亦即歸誠于 皇上稱順義矣唯是迤北韃靼東隣女直雄據塞外自

疏鈔

遼建

五

永樂九年女直內附我 文皇帝即設奴兒干都司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讎欲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欲其犬牙相制也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會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勅又舉海西南關一帶衛所會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孛羅等而有之雖婚姻亦所不恤惟北關一帶若那林孛羅與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餘名妹捐重

粧以交懽北虜夫國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參倍勒高價將官償之則難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股血忍辱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即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會所索參價車銀盡入建會兄弟之橐猶且厭薄賞賜明欲搶奪若復苟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

疏鈔

遼建

六

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而臣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草而外王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為寒心毋論眾寡不敵而士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談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

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於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於制禦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為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卽未據興問罪之師

疏鈔

遼建

七

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賞仍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於人中國之體統尊而外夷之觀聽肅矣至於稅使可撤曰撤毋令彼伺釁而我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始發此尤 陛下自爲宗社疆圉至計也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今舉朝蒿目遼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古未有窟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內患未消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稅監高淮本市井亡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權遼左又鼓美

疏鈔

遼建

八

神術涵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借稅殺人贖貨無厭陰蓄夷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糜費無算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死可駭也且名馬參貂產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凌轢軍卒每借口交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侵侮之漸而淮因欲以消其平日之技癢淮之罪罄竹不足書矣豈止前屯激變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藉口不知宋人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生事邊庭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何獨淮也淮旣知此

何不蚤求罷免必待眾怒難犯始將家私寶貨搬回私第龍窩爲圖歸計晚矣龍窩本名打狗屯淮改今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准之橫實藉總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輒呼太爺稽首俯伏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高准之力馬林必不得去成梁必不得再來登壇微成梁之力高准必不得捆載於遼遼人必割刃淮之腹中兩人深相結連人逾不可支矣謠云遼人無腦皆淮剗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成梁代剗之代吸

疏鈔

遼建

九

之矣試觀淮參巡撫參巡按參前總兵而獨不參成梁意可知已巡撫趙楫雖不與高准比不能不與成梁相和每見成梁等所爲亦嘗心知而竊嘆之然李氏氣燄薰灼已成難更之勢無但從諛稅使漁獵軍食爲然卽撫臣咨用將領守操以下何嘗不關曰總鎮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來或憑其愛憎撫臣卽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哉此遼左大壞極弊卽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

奈何蓋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乘朝鮮之亂取而郡縣之舉動益屬譎張朝鮮背違明旨廢長立少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弑君也不過遣一介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博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煩四海之力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字小之仁傷中國待夷之體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酋漁人之功長邊庭尾

疏鈔

遼建

十

大之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違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斷以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據鞍之勇引疾之諱乎朝廷無此舉動而中外輒誼傳焉此非二臣耗於智而踈於計哉臣初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酋而今乃知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堅外夷之交促肘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 皇上速罷高准盡蠲遼稅趙楫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痊日起用李成梁老矣卽不顯斥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遼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

勇強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為而
安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區區建夷不足圖
也

疏鈔

遼建

十一

遼左事勢非常變亂將起疏

李化龍

京營戎政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先是稅使高淮差人肆行索詐激變寧前衛軍民欲
出邊投虜臣已具疏上聞其言頗為痛切日久未見
施行自知未當聖意豈宜再言第連日所見事勢緊
急患在眉睫又有不容不言不忍不言者臣接薊遼
總督蹇達揭帖言淮又差指揮戴邦瑞出關揚言恫
喝遼人被高嶺站人毆打又差舍人吳守政於松山
所索要馬匹香袋包頭錢又用銀四兩壓買豆四十

疏鈔

遼建

十一

石以致閩動闔所官民守政動刀將位思中刺傷旋
亦自刺人情洶洶無問遠近等因又接薊鎮總兵杜
松塘報言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等挑選精兵達子
二萬餘騎各馱盔甲於五月二十前後要在寧遼東
西地方講賞不依就要作歹等情臣一閱之不勝驚
愕蓋稍大成乃寧前邊外虜也盛夏非大舉之時胡
為以二萬騎近邊得非因寧前衛軍民之變故來挾
賞且欲觀變肆志乎又傳聞寧前人以高淮誣賴將
官李維喬及地方軍民人等恐有逮問之事闔衛之

人欲扶携老幼於邊上住劄有信即走此雖未知果否恐疑畏日久自當有變果爾則寧前衛將為空城虜至即據之矣虜據寧前則全遼咽喉已斷撫鎮返隔在外即奏報亦不得通全遼尚為國家有乎否也夫 皇上差淮不過為權稅助工耳淮以堂堂天子之使臣何至賣馬買豆散香袋散包頭猥瑣鄙褻出乖美醜損重辱國因之激變邊民招引虜騎此時尚不撤回必待大變起全遼失而後戮之以謝天下不亦晚乎且臣因是有感焉 祖宗設立言官內有六

疏鈔

遼建

科給事中外有巡按各差御史原以宣主德通下情發奸謀杜禍機慮至遠也今遼左無按臣一年矣以故種種事變種種民情壅不上達遠不及知向使尚有巡按在地方則淮黨亦有所憚而不肆遼人亦有所恃而不恐然則此時尚不置言官差按臣更何待乎夫自古無無言官之世列聖無無言官之朝豈可當聖明之時有此廢墜偏缺之事頃見 聖旨以諸臣議論紛紜言公言私故疑而不發然議論不一亦常事耳部院斟酌已定 皇上即可發行豈可以一

時之疑廢百代之典譬如推一尚書可疑即將兩京十二尚書皆不推用推一侍郎可疑即將兩京二十侍郎皆不用則九重孤立百職盡廢成何景象是何世界即以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益深諸臣必更相戒約更相勸勉務為老成慎重以稱上意自今以後必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 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決斷也夫治軍言事官各有司出位沽名嫌亦當避臣非言官何必屢瀆臣受聖恩最深見時事最急深

疏鈔

遼建

恩自難淺報急事未宜緩言昔人有云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小臣已不備官若大臣不言 皇上更復何賴臣憂心如醉發言若狂伏望 皇上鑒其朴忠賜之施行急撤高淮即補科道使遼東早得按臣彈壓則遺民尚免渙散大虜未至狂逞轉危為安機實在此行之稍遲恐噬臍無及天下事且不知所終矣臣已不敢再言惟望 皇上少賜省覽畧加之意而已臣無任顙天懇祈之至

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疏

葉世英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竊臣生係浙里自幼隨父遊學厠籍遼東叨中乙未進士荷蒙 聖恩得歷今官則遼實水源木本也凡地利之險隘虜勢之情形兵餉之機宜三四十餘年耳目頗悉即時藉承平猶當抒悃效忠以圖報塞而况虜情孔棘禍在剝膚國家所係梓里關情敢不竭款款微忠以備萬一頃閱遼東撫鎮飛報大抵極言東夷奴酋逆謀漸著勢在燃眉其所為蒿目矢心者增

疏鈔

遼東

十五

兵增餉而於餉猶亟亟也夫奴酋係金人苗裔總為女直我 祖宗設建州海西各衛又設為南北兩關而建州實奴酋所駐收也分其枝誠欲離其勢互令爭長讎殺以貽中國之安而今且滅南關連北關殺服諸衛遠交西虜練兵繕器設險擺塘乃以講挾驛車為名不入貢者兩年於茲矣彼其包藏禍心豈一日哉仰藉 祖宗威靈乘其未發選差夷館膽畧通事與盟貢車賞數責令入貢以示羈縻且覘動靜歲月成可少延然譬之膏肓已入癰結已成不至潰敗

決裂不已也誠如撫鎮所言當增兵增餉以裕全謀

明甚顧兵何容易餉尤何容易也除當增方畧本部堂官及該司常事者條覆指授無容多贅外然維所謂增者不過曰募外兵加土著亦不過曰如按臣所議增之士韃官餘云耳顧兩兵可募也說者為遼寒裂膚內兵苦于脆弱遼尚野戰內兵怯于馳擊地與人不宜人與技不宜未可為增也 臣謂宮嬪立斬女子成行一夫教射白夫決拾昔 臣待罪盧龍時蒙督撫委招西兵不兩月而南北應募者遠萬旋發朝鮮

疏鈔

遼東

十六

共成凱勝今獨不可招募北兵五千訓習步戰以雜遼營南兵三千精練火器以資攻守以此議增誰曰不可土著可招也說者為往歲抽增家丁窮于搜括東西喪敗生聚無幾荒疫頻仍逃亡又半增之將紛紛起擾離散益生未可為增也 臣謂韓魏公撫河中發粟賑饑流移止徙張延賞守淮南營室輕徑逋歸增舊乃今衛弁之貪殘苛于乳虎稅歛之朘削猛若飛蝗無惑乎民之逋亡也往羊金祖以邦術愚民徙耕塞外者業已成聚一招撫而復業者萬餘人情可

知矣乃今獨不可思而撫之俾既適者復思故土寬而惠之使未去者以繫離心此以議增誰曰不可官餘可增也說者謂百年恩養驕情已成影射既深稽查不易一旦令其補軍充伍誰肯甘心是激之使離畔耳未可為增也臣謂同舟遇風胡越共濟比屋失火問里同拯官餘即利安乎而桑梓切心雖不甘於補軍虜來勢必相為援助合行清查影射外餘按保甲之法冊記丁舍若干編其隊伍內有智勇兼資者遴為頭目冠帶榮之為諸丁倡無事仍令投閑歸業

疏鈔

遼建

十七

有事則給鞍馬行糧若士兵宜調然彼其為地方休戚寧忍坐視此不可以議增乎猶未也鎮江寬奠之間逼近奴酋必先聲奪氣而後能伐其狡謀奈何徂常寂無所備今查登萊旅順設海防兵將若時因海不波揚議撤乃旅順留兵尚有五百前餉俱見在也合令并前所招北兵湊合三千設廉勇素聞副將一員及所屬遊擊千把等官建管于適中處所名為海防實以禦虜而夾江等地又可屯田如此奴酋將謂我已預備而潛奪其魄萬一實犯此中山勢最險可

以設伏可以出奇以主待賓此又非增兵所最亟者哉總之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遼鎮無飽騰之術誰為效命爭先處餉無斟酌之權安能神輸鬼運大抵天下熙熙穰穰皆為此利是增餉猶增兵之所急也顧往年東事及征播征西所耗金錢凡數百萬內外空竭將資之帑藏乎各邊年例多缺尚虞脫巾安能獨增乎遼鎮將益之間閭乎礦稅催科方嗟吮血安能復加此重征張空拳以縛猛獸必無幸也鑠虛金以計朝食勢勿能也除遼東額兵

疏鈔

遼建

十八

仍候京發年例錢糧月給外其內外招增者須懸厚餉總約該萬人一年計餉行糧約二十餘萬今惟有因地而生之就事而開之以遼左之民生遼左之利以遼左之利濟遼左之兵餉不加而自裕兵得餉而益騰乃為便宜至策也故臣不問兵之增否而惟問餉之有無請專言餉一曰復邊輸以實塞上往年邊倉行開納事例四方輸蹄爭赴虜情出沒弗顧也塞外苦寒弗顧也豈非以其利倍乎自後衣冠冒濫乾沒成風遂行議罷臣謂此例一行貨物既濟乎遼民

所輸又濟乎國計利孰甚焉然非令民子毋倍獲誰肯間關以行合後援例者暫行遞減法每百兩減其十兩願納者聽其通狀赴戶部官給文引輸納遼邊免其關稅并令不得煩擾其彼於所販貨物有息也遞減有利也卽今以折色上納誰不歡然從之事平卽止後不爲例此增餉之一端也一曰通錢法以佐軍儲北京八府錢法通行上不以此強民民亦安於行使蓋用於民亦兼用於官通之實自上始惟遼地不然近卽遵行聞至河東輒視爲瓦鑠豈内外人情

疏鈔

遼建

十九

異哉緣獨用于民而不用于官故人輕視乎錢也臣愚自今伊始合請旨行兩院委令府佐官至關西買紅銅若干開局鑄錢使不得混關西錢式約銀五十萬而止錢成交納司餉部官於年例銀內二八兼散恐壅塞不行均徑紙贖銀卽照二八兼收其市井行戶貿易有不願錢者罪以阻撓錢法之例重加號令遼地頗有淳風彼見錢之可行於官有不奉行於民者否也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查新官以勸協濟全遼二十五衛 祖制官有定員員有定祿至後遼

鎮斬級甚多各衛官餘俱增新級自萬曆三年起迄今授官加級者不下數千餘俸糧可知也比大工之興舉朝尚捐俸以助若輩一素丁也得世官享世祿所受國恩何厚當此奴酋作亂兵餉加增之日寧忍秦越爲視而不濟餉如報稱之謂何合查各衛新官若干俸糧若干除甚窮者恤減外每一級每年令其助餉二兩或卽於月俸內存除每年計餉可得萬餘金事平例止彼其爲子若孫開世業有不甘心者乎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贖改戍以便民情例有減

疏鈔

遼建

二十

等克戍遼東者重關旣隔與虜爲隣若赴鬼域然而遼民有罪問發西邊者如宣大等處雖無關隘之隔又鮮戰鬪之危然有父母妻子在有墳墓產業在亦非所甘心也且西軍之出關多不堪用而徒糜月給之錢糧遼軍之入旣苦於情而且虛地方之士卒合後四方有免死減軍者除永遠外或終身文書到部俱定遼東赤窮願出關者聽有力願改者酌定納銀若干近北者改北近南者改南以隨其便旣不屈於法又得濟於邊近如遼東印屯等官以追糧草拖數

被叅降級擬調宣大等衛者計七八十人隨從者無計此遼邊之所益虛也何不除錢糧悉追倍補外一切許其贖改仍令更調本方以示國法則所增之餉將計不貲并諭戶部另寄庫內候年終專發遼東給散增兵數內事平止例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一日復標蓋以鼓樂輸往年遼東除額蓋十二萬餘外新設標蓋四萬引以餉標兵往聞兩淮額蓋掣賣內必搭有標蓋文到准附見行蓋單故其利速而人爭上納緣是淮商楊允登願以折色輸京且願倍增價值三

疏鈔

遼建

二十一

年俱令淮商輸銀而遼商不與以致土商范登等謂標蓋為遼東而設何乃獨利外商許告奪爭迄今未息該部遂將標兵月餉酌處於有積銀內而標蓋遂停止嗟嗟苟有利於餉又何分內外哉合念遼事艱難太倉匱乏照前開行令遼准兩商照增數均納恐其虛冒仍令以折色輸京加於增兵數內但令兩淮文到卽行超掣以鼓其心則人獨何心而不願輸納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以上酌議五款頗宜時勢計可通行臣愚不過得其梗槩至彼中大破常調以開財

源以節財流者撫鎮及該道諸臣自有妙謨非臣所得盡知也雖然餉資乎兵兵騰於馬兵增矣餉增矣乃今遼馬日疲日損已至於耗卽兵加資育安能資所乘以鼓壯氣哉今欲酌議兵餉乃馬匹其吃緊者驛遞不可不設也蓋畿輔地方每站有驛每驛設有驛傳錢糧驛官供應其事往來冠蓋差役俱奉部檄或執憲牌間有一二枉擾邊關者各院嚴禁如律以故害不及操馬惟遼則不然驛官皆屬之衛弁不知本官為武職且為里中人各衙門使客多欺藐之驛

疏鈔

遼建

二十二

馬疲而不用途假軍情恣索營馬正軍士所騎以征調者也將官門下所占之馬不令均差惟令二三軍馬應役日擾月滋營馬於是乎疲矣馬既疲矣責其追奔逐北以取必勝卽增餉無益也合後全遼驛站二十餘處照腹裏各設驛地咨行吏部議設驛官酌加驛傳而其月支廩給應付內卽可通行錢法責令非奉部文憲檄者不得騎非各道掛號者不得騎如是則不擾營伍自後馬壯而兵強此又增兵增餉之要畧也伏乞勅下本部該科衙門并咨行彼處撫鎮

該道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乞卽施行宗社幸甚邊疆幸甚

疏鈔

遼建

二十三

撫鎮棄地陷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惟朝廷封疆守土為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毳幕樹開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郊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遼左當倭虜交訌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庭羸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為有益三戶半旅未必無補而况化甌脫為膏腴任游閒以耒耜家自為餉人自為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也田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棄地陷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

疏鈔

遼建

宋一韓

輯總兵李成梁之為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起臣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凌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為隣其羣小沃野俱為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夷不敢西牧而東偏牧寧以此新疆為之限也二十三四年軍民史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當虜冲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迤裏沙

松派剪子河喇泊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叅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任益多生齒漸繁大數大約以十萬計而籬落相次雞犬相聞柵寨器械扞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

疏鈔

遼建

五

成梁子婿納建酋重賄凡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吳大受等一言輒論徒而幾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畧一空膏腴復爲甌脫而失業之民往往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二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論功賚有差而楫與成梁則加官蔭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瘳落一旦得此數萬逋逃之衆以充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消萌杜衅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升不爲強勲業豈不誠

爛焉膾炙人口哉卽功懋懋賞何足異也柰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鱗幣增矣家予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挾矣家賠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壓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瓊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旣不貢仍每家攤派糧銀徵解定遼前庫按時充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

疏鈔

遼建

五

地主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楫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餌宋也初猶歸地爲好逮其勢難嚮邇割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議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議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楫誤成梁耶成梁誤楫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

年交相悞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棄焉前人不過金帛趙楫乃叨陞廕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機謀足以熒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即督撫按同事之臣聞有不及察者無論好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即亡賴如高淮挾得銀五萬兩敝舌雖存而終不敢爲攘羊證他可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膽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辯端將誰欺

疏鈔

遼建

二十七

欺天乎臣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遼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情罪合行勘明議處伏乞勅下部院將臣所論趙楫李成梁棄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充賞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雲頭鴉鶻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

會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陞廕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庶欺君負國者無軼顯罰而臣猶及檢覺于議論之漸騰則尤封疆之幸也臣又安知此身之將隱而有所顧慮于其門哉

疏鈔

遼建

二十八

酌議海建貢夷往來次序以便防馭疏

劉四科順天巡撫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近閱邸報廣西道御史畢懋康一本為貢夷人數過多內地防範宜密懇乞聖明先事預防以弭衅端以尊國體事大畧以海建二夷補貢者共一千五百名一時並至宜為畫區免生他患議將諸夷暫置重鎮分為三番更番以入庶勢分則戎心難騁更番則黠志自消等因為照海建二會不修歲事者久矣頃於今年九月初二日據山海路稟報遼東起送建州等

疏鈔

遼建

二十九

衛貢夷二百名進關自是相繼報入雖有起數而後起跟同前起及至進關則人數擁集漸西漸多驛遞之應付不前往稟報諸夷需索之苦夫苦索驛遞已屬內地之害况中間尤有大可慮者臣等正欲議處而臺臣建白及此誠肘腋根本之極慮而馭夷安疆之長策也除部覆酌行該臣會同薊遼總督王象乾議照海建會夷名數載之會典今固難以別議第一千五百名之衆同時起送踵接入關雖以每百名分起而來然前來未發後者併至蜂屯蟻聚交錯道

途狼子野心狡悍叵測不惟所過防戢為難且經行驛遞供應廩糧車馬等項所費不貲措處何及矧前此不貢必有異心此日雖來夷性難保安知不恃人衆而別生衅乎臣先於萬曆三十年間因諸夷所在橫索殘虐地方亦嘗議以海建貢夷一如西虜俺答故事論令俱在關外表文方物其應給賞物并沿途驛遞例該應付車馬廩糧布疋折價諸項悉照數運至山海關給發如或以往例難更但每起止令真夷頭目十名進京而各夷賞物及驛遞供應之類俱如

疏鈔

遼建

三十一

前議運給回巢在夷不失舊有之利在畿民亦免荼毒之苦已往咨請兵部移咨遼鎮宜諭酌議去後旋以諸酋堅執舊制為辭未肯聽從嗣是仍照舊數入京然而人多勢眾所過騷然又於三十四年二月伏移文遼鎮凡遇起送必每起相隔數日使之以次入關既便於應付尤便於防範自此陸續而來雖中途行走間有前後追及亦不至有千五百人之多今祇以一時補貢遂致駢集同行聲勢視昔愈猛矣臣據初報亦欲暫留關外次第放入然關外未肯安帖日

費何所取給乎既進關而欲留置鎮城更番以入其勢愈難今驛遞應付之費擬報海建不等在海西夷人每車開發銀八兩五錢每馬一匹折銀四錢五分建州夷人每車開發銀有至十五兩者每馬折乾一兩有餘及廩糧鞭把布疋之費不饜不行故每驛住至七八日不等地方官欲速之而不可得欲裁之而恐起肘腋之患誠有如臺臣之所慮者臣等為地方計業行鎮道差聽用將官量帶兵馬彈壓臣又差官密察其情形於今建夷盡數入京而海西報到者亦疏鈔

七百餘名苟幸地方無虞矣惟是貢完宴賞已畢倘聽其同時出京則沿途之擾害較前愈甚若因其人眾阻留則示我之弱夷性愈驕似宜以體念夷人之情為夷人求便安之計預為宣示使曉然樂從蓋驛遞之車馬有限必不能同日應付不能應付則中途等候不便一也驛遞之房屋有限必不能安插千五百之多無處安插不免露宿野處不便二也今當酌以先到者三百或五百名為一起使之先行俟去浹旬乃以續到者亦照前依次分起出京庶乎勢分則

疏鈔

卷四一

防戢猶為便易數少則驛騷猶可支持此在該部必有定畫為制變應患之策無俟臣等之喋喋也至於該鎮以後起送則酌定期分其次序如會典所載海建貢夷一千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約以三月為期大率一月之中起送五百名分為三起進關至十一月中亦如之十二月中亦如之則每月五百名以次而行既不失令甲之貢期尤便于內外之綏柔是在遼鎮一起送調停之間耳若出京之時亦照前議次第隔別陸續東行則夷情安疏鈔

妥事體經久而近地之隱憂或亦可以消弭矣伏乞勅下禮兵二部一併覆請咨行遼鎮從長酌議施行

疏鈔

卷四一

萬曆疏鈔卷四十二

滇蜀類

張應登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薛繼茂 聞警觸衷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孔貞一 覈土司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疏

呂邦耀 土司惡形漸彰勢難姑息疏

錢桓 土酋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桓 土舍方有結局黔撫忽有更端疏

宋一韓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督錄

卷四十二

兵部 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宋一韓 滇事計慮宜周乞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胡忻 黔夷飾情潛釁滇撫玩寇殃民疏

宋一韓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亟行剪除疏

王元翰 滇患孔殷乞垂念以杜禍本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二

滇蜀類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張應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滇南一隅百夷雜處先年麓川之役遣尚

書王驥督四鎮之兵三至其地經畧一十五年而立

三宣撫司尋甸之役遣尚書伍文定侍郎梁材亦督

四鎮兵以往而後得凱旋也邇來緬酋招致黨與負

固逆天隴川之役計擒岳罕而迤西之役亦成一創

疏鈔

真蜀

今擁大衆直犯三宣幾入門庭我張先聲設疑兵而

彼復遁去卽有擒獲尚非犁庭掃穴之功况兵至彼

去兵散彼來自其故智夏退秋深烟消瘴解定爾復

入審時度勢不可牽制臨江之師涵養逆賊之勢而

尤不可不預爲戰守之圖也除開屯田練土著二項

已奉 旨催查外 臣等考之故事摘以時宜條爲八

事曰申勅諭以撫諸酋曰改將銜以便彈壓曰陞撫

夷以重事權曰專開屯以贖罪將曰招商旅以實藩

籬曰廣事例以補軍餉曰酌訓練以安客兵曰嚴考

察以肅官守蓋騰永去天萬三千里而遠土夷企望德意而有司不能宣布者未必無之故安銓陷尋甸大學士楊一清言諸夷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承襲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且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倣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

疏鈔

滇蜀

十一

聽調用命殄滅不難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請勅一道并齋執 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上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上地人民宜殫忠據誠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

赦宥擒拏首惡賞賚加級特異剿殺功次如議定賞格施行 該雲南巡撫吳定等議得暹羅國在緬地之後牛噠喇在緬地之旁皆與緬世讎先年俱見侵掠計者謂得暹羅攻其後牛噠喇擾其左我爲之搗其中使彼狼狽不暇顧應未必卽滅其種亦可使之喪氣落魄牛噠喇可徑爲之其暹羅國須乞朝廷命使宣諭令其先聲討賊冬初進兵與牛噠喇兩路並進由前觀之諭屬夷以助兵天朝鼓舞之典由後觀之諭遠夷以夾剿兵家牽制之方似皆今日之不可

疏鈔

滇蜀

十一

少者况木邦猛廣猛密蠻莫猛拱孟養迤西新被殘破皆以不附緬之故各酋長尚養創痛恨而思化思豪狂心叵測者今已竭力死戰思遠雖曰狂逞而迤西豈可無王思氏有無後人罕烘思禮等應否還其巢穴收復部落領兵土官亦宜獎勸今緬所率而來者阿瓦洞吾猛別雍會矣 臣等同官楊文舉習滇事者其前疏有曰莽端體起洞吾兵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得楞諸讎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利之心應裡新立豈不知諸人之欲乘其後

耶景永景邁之夷猛別猛漣之衆皆其新附之敵國
未必無攜二心如此是附緬諸酋亦可榜諭解散各
守其土也除差諭暹羅聽兵部覆行外臣等謂宜賜
勅一道 聖旨榜文一張叙述緬罪當討安撫屬夷
助兵及在陣領兵土官與夫三宣被殘諸夷獎其願
忠及時收復部落俟入秋代為報讐仍行協力剿殺
思箇賀正直復迤西附緬各酋有罪者不赦矣其餘
係天朝遠方黎庶各宜自守疆土毋得仍前助逆刊
刻榜文遍掛迤西各地使彼聞知不敢擅專竊計思

疏鈔

真蜀

西

五

箇亦不敢城多波而食之也其齋捧勅榜不必差官
卽今科場典試應遣廷臣二員禮部會同兵部慎選
老成風力曉曉兵機者以往啓闡之後開讀曉諭或
留正使前往騰姚二關體察經理事畢復命亦如今
次閱視之例重其事而省其費是或可行也夫勅諭
以撫酋而酋所畏者在將官之彈壓騰永一面孤懸
關係喫緊而以一叅將兩守備分守其地也虎門訓
武震疊謂何無乃示之輕乎查得各省有正總兵又
有副總兵協守其路况沐總兵居省會去騰姚約二

千里卽有兵機安得飛越往返臣等謂騰衝叅將宜
改副總兵職銜仍聽撫按鎮守節制統領守備控制
三宣其公署軍馬叅將故物毫不加添特新有總兵
之稱可資彈壓亦得乘便裁奪機宜夫邊事以習服
而深知遷轉以就近而易任彼中叅將劉招桂謝崇
爵皆有威名各能肩鉅就中查其履歷薦剡居最者
陞授前職換給勅書關防符驗旗牌統兵協守騰衝
一帶姚關順蒙守備如故而或兵一千或兵五百應
否足用當聽彼中事寧定議非臣等所能懸斷也將

疏鈔

真蜀

五

官固當崇其職矣撫夷同知每歲出巡關外遍歷三
宣凡有上司委勘惟本官是倚則傳上號令親撫諸
夷跋涉間關語言斧鉞亦仕途苦難之事不宜拘九
年考滿陞授之例或初考或再考卽得進級如運同
管同知事官制既尊體貌亦異夷人瞻睹庶幾生一
畏憚心故天下知府無勅而永昌獨有之亦爲諸夷
而設也卽今添文昌者不知官評謂何果部冊多稱
職之考卽宜轉銜倘其不然不妨速易他如知府趙
景柱兵變定兵緬變却緬薦叙多章賢勞六襖亦宜

陞轉以風多官員缺就本省慎選材望並茂者調用
或優見任簡新來無非所以為地方也撫夷文職不
可以尋常視矣然有武將與夷情相關而使過中不
可不暴白其迹者鄧子龍是也臣等初訪姚兵之叛
以子龍忿恨裁革嗾其幕下肆行要挾卒致殞命千
百鬼哭天陰故行叅治得旨提問事尚未結昨會薦
將材時有人賀使臣稱述子龍之材而直述其心術
之詭且曰子龍可用則用可死則死惟此兩端若悠
游不斷恐生他事初意謂子龍就縛而幕下之逸入

疏鈔

滇蜀

六

緬地者聲息猶相通也今果緬來矣緬中果有紅軍
可識矣緬賊向無火器而得之於紅軍矣緬來而子
龍果以假遊擊視事矣子龍甫至而緬果遁矣彼時
之料子龍者何其持券而待一一合也若爾則其罪
豈減於思箇賀正即寸子龍不足贖者而事關曖昧
誰肯質證彼中原題亦謂使過非即代為白冤况時
方多事不如限之戴罪立功無功而罪自不可原也
聞子龍先年以隴川戶撤猛卯諸處屯田為必可開
毅然任事行之條陳夫在宋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

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
况擁兵禦寇地得膏腴不能為翟董之所為乎子龍
之言以人廢之今子龍之稟曰已劄蘿蔔莊乃三宣
鼎足之中止可以復進西南可以圖思箇一以近轉
輸二以扼反側三以控三宣四可為屯田善後之所
止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
小隴川俱距一日程去芒市二日程正在諸路適中
之地則此蘿蔔莊者原土司耶原總府耶抑原開屯
而投獻總府者耶此正可使子龍練兵開屯資軍實

疏鈔

滇蜀

七

拒緬黨為三宣聲援他日般師留田美地薦草我擅
其利而又以時閒暇下所伐材繕彼郵亭我擅其勝
此可指計之效如莊原土司則減子粒差役足矣如
原總府則別為撥換足矣如原開屯而投獻者則官
物也總府土司不得而有之矣子龍既令專屯自贖
不得輕為陞轉止以原任遊擊管事成功另行奏請
定奪仍聽騰衝副總兵節制或照先議冬春駐隴夏
秋回騰聽其往來防守之便庶乎功罪不得相掩公
論不致摻剔也屯田宜當官開墾矣而一遊擊領兵

幾何惡能卒辦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塩以墾田
率皆招各省各流久之而成土著卽今雲貴二省出
仕者多誰爲土著之戶非隨征安置卽喬寓相羈尤
多蜀產其初或避兵避荒而遠徙或遊學遊宦而忘
歸如云冒籍則家食其土者將百年丘壠相傳者已
數輩祇今以文學起家以功曹入仕往往會於都下
叙家人禮臣等因是而知占籍冒籍自是兩端爲兵
爲民原可一視蓋空隙邊地開墾屯田有願受一廛
之遠人可當編氓之一助招之不可不廣惟令明開

疏鈔

滇蜀

九

三五五

原籍之貫址叙及新入之歲時年終報部可憑查考
生子育孫應與土人一體肄業求舉此爲占籍之定
例如有干碍行止罷學之徒不得於此僥倖於彼假
以開屯營求出身斯爲冒籍始當嚴禁大約占籍十
年而入學者不得指爲冒籍五年而入學者不得執
爲占籍占籍之多學校之盛卽廣額無傷斯邊塞實
而得寓兵於農之意又得用夏蠻夷之道不獨騰隴
卽各極邊亦所應議也招商開田爲後日之餉計耳
此何時也安能以畫餅充饑一清又言分投買運仍

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夫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
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初
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
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
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
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
農散官等例雲南兩役俱行之今則九邊四川皆兵
與地方相應併議如恐吏弊冒昧似去年吏部所查
革者則撫臣填給劄付卽下監收銀糧司道完日應

疏鈔

滇蜀

九

自來京者具文連劄付本人親齎每年總具一冊報
部如給劄執照者則司道以收完報撫臣撫臣類齊
付承差報部事完本部仍填總單開列行原給衙門
張掛內外交證耳目難塗如此則雖聽選加納之例
亦可舉行也廣布事例以足軍餉爲目前燃眉之急
而據疏客兵一萬三千掣之則將來不便調取養之
則糧餉亟宜措備數月之內費餉不貲操練誠是而
又不可無區別之法臣等竊謂揀選能造火藥器械
者當爲一營委官督造武藝精絕可作教師者選出

數百名又汰其無用輪班幫運其餘則皆堪練之兵矣分爲數營隨其資之所近以教師教習之以設總分領之而司府官或五日或十日輪行查驗本地軍舍俱令入營學習每月又合營數次庶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矣談兵談餉總之安攘計而主其事者文武大小將吏也南夷與北虜不同北虜則我居常以厚利啗之而厚幸其去南夷則我居常以香餌餽之而厚望其來聞當初土官罕拔應襲有一藩長重索數千稍不如意故爲遷延踰期不得冠帶而奸人乘

疏鈔

真蜀

六

機誘入歸緬緬人以金珠爲冠遺之而又厚贈之故罕拔去而各司聞風亦去爲淵驅魚罪宜誅滅但其人與骨皆朽矣今則叅將同知巡夷之行勘事之往委不可廢而土司喧寨尚有以銀器諸物致敬名爲常例者有能勘平其事而卻之不受卽彼夷亦服其清正而酌水獻花事之如佛天緬雖犬羊知佛事其清正者則必心非其樂受者向背可知顧化與否寧不較著不但叅將同知卽前此有爲本道者諸夷直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邊徼何賴於若人也子龍與若

人同里同穢而同忌李材之功者子龍旣爾思得一當若踵行故態則諸夷有唾之而已宜行撫按嚴戒子龍改過維新求以保身名而勿以決性命斯可耳今日司府俱稱淬礪不敢妄加評品而述已往以警方來見撫按之考察宜嚴無得庇縱釀釁至於土崩瓦解决裂而不可收拾也臣等庸見八事如此此番擊退緬賊警報雖覺多時賊營未入關內遙度爲難兵力復窘事勢則然不必爲當事者求肯擊退斬獲俱應叙功而平定無期罷兵有待宜俟夷招納舉

疏鈔

真蜀

七

無遺笑通行優叙至於在陣宜軍猶賞存恤委當先議以作士氣臣等抑前聞之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若但欲撫其歸附伐臯弔民則彼遠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若多方間諜使之離二自行攪動我以靜待而以計勝是又在彼當事者長慮而得之也伏乞勅下該部詳議施行

聞警觸衷敬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薛繼茂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恭閱邸報見雲南巡撫吳定一本為西事多虞苦無長計懇乞聖明俯賜酌議以保極邊重鎮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一本為滇南貢賞關係國體乞勅當事臣工相度機宜以安遠夷以固疆場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二臣所言皆滇事 臣滇人也不能言於滇之外猶能滇言之也 皇上試垂聽焉夫帝王馭夷之道三戰守撫而已所以行之者三兵食信而已戰可勝守可固而後撫乃可久兵雖精食雖足而尤以信為先滇南去京萬里與緬為鄰有謂緬叛者有謂緬通貢為不叛者有謂緬實叛為假貢以愚我者斯言也孰不可信乎叛貢懸殊第於此辨之審斯兵食可得而議也戰守撫可得而議也 臣少聞父老言緬近西域其性好佛從古不犯中國有岳鳳以龍川頭目殺生奪印差人諭撫之官威索金寶鳳即欲守印而不可得勢窮計迫因而結緬資援又有土舍莽光國等索苦股削助逆於鳳原非緬兵出犯

疏鈔

滇蜀

十一

疏鈔

滇蜀

十一

三

緬賊聞岳鳳成擒曰岳鳳嘗說天朝要來征我使我每年防備今日方知是反叛天朝曾為文書以自明其不反中國築城設堡屯兵建將仍以備緬為名至今並無緬一兵一象侵涉吾境人見孟養思遠之告難猛廣思仁之叛逃勾引緬兵送猛乃頭目來食蠻莫之語以為緬反緬非果反中國也蓋夷人恒性最深於怨緬與孟養原係世讐值會長思國愚懦受牌手思遠欺陵見中國失倚投緬借兵緬遂加兵孟養思遠告急於我發兵助戰大敗緬人於是奏立思遠為宣慰遠馭下寡恩專好殺戮思國宗親不堪其虐眾叛親離緬酋乘機以送思國之子曩窳管食地方為由圖雪前耻夷民戀其舊主翕然迎之思遠不戰而走奔至騰衝告急調兵運餉驚擾全滇彼時緬兵不數日而自回矣先年猛密會長兄弟爭官中國不能主其事見岳鳳投緬得勢亦入於緬其子思禮奔投騰衝上司將思禮併伊母罕烘安置隴川思仁安置猛廣而思仁糾計猛別娶擄思禮母去為妻思禮伏兵防禦思仁知覺騎馬奔回叅將鄧子龍巡歷隴

川之時思仁求見本官數其罪狀量責十板諭令省
改不意思仁傷弓驚餌奔緬有第四子所管地方阿
瓦借兵曰送猛乃頭目管食蠻莫為猛密屬地通緬
咽喉先因猛密土舍思順思化為岳鳳途黨思順歸
降復叛撫夷同知漆文昌安撫思化守蠻莫以拒緬
凡緬人經由其地卽殺之貨物不通皆由阻截豈以
一寢食忘思化哉故思化聞思仁送猛乃頭目遂傳
驚報欲我兵顧盼為自衛之謀一則曰賊兵不知其
數象七十餘隻已劄永乃江邊搭浮橋三處一則曰

疏鈔

滇蜀

十四

三宣

賊兵已過曩卯江逼近蠻莫二日之程一則曰阿瓦
兵往那磨江搭浮橋水陸路各一半截思化後路果
爾則何無事慢遊倏來倏去飄風驟雨蹤跡無定緬
行兵以象為王平原曠野象可攻衝山箐阻深亦難
跋涉鄧子龍劉天俸皆以火器攻退且任居擺古離
中國二月有餘與老撾八百遮相雄長老撾八百距
金騰幾及半年所云被緬兼併憑何為據無非假其
聲勢虛張誇大未足深信如果兼併二國則幅員益
廣志願益盈卽欲他圖尚有暹等國乘其後未必敢

遠離巢穴故謂緬欲犯中國臣不敢信以為然若謂
猛廣等處皆我藩籬緬既侵凌安得不謂之叛則當
為強固藩籬之策綢繆牖戶令其無隙可乘何置之
度外不為一處直待其至我封域而後應之乎大抵
緬加兵於讎者乃夷人之常性來必有志長驅通貢
於我者乃慕義之真情不可過為阻仰迤西之失思
遠自貽之戚也思仁之反被責畏罪之心也蠻莫之
危思化積怨之故也失今不為之恐將來有不可圖
者語云治患必究其已然則知救之之法必慮其將

疏鈔

滇蜀

十五

三百六十五

然則知備之之方桑梓私衷勢難緘默輒以聞見條
為九款蓋病者自言其病頗得其真不敢以忌醫為
諱亦未敢自謂長計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務求
至當經久可行庶 皇上永紓南顧之憂而全滇長
享無事之福地方幸甚 臣愚幸甚計開一撫屬夷以
固根本金騰地坐極邊近則土司一十五喧二十八
塞田土相爭婚姻相競強凌弱暴寡望我中國處
分具告到官差人提取恐嚇逞威猛於虎狼誅求之
欲深於溪壑凌其官長汗其婦女稍不知意卽稱毀

稟毆差加之重罪又有拜見打點之費訟未剖而家已破矣土官當襲非數千金則冠帶不得榮身致終身為土舍者十常八九習儀拜牌間有事故患病不到則殊連問罪指倚按臣巡歷派買肥鷄鷺鴨竊盜生發唆令誣攀富夷應納錢糧火耗等項一倍加至二三倍自知勢不能立多以地土投典士夫舉監之家依為倚靠又違禁取利倍徙者有之父祖而貽于子孫有之求之不遂告於官司夾打監追向他人借還亦復如是又有哨把等官盛張勢焰貪虐交加土

疏鈔

滇蜀

卷六 三百六十六

夷視我中國之人如豺狼之不可近遠則有三宣撫司五宣慰司或被緬侵侮中國懼挑邊釁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坐視不救力屈心離勢不得不投緬為主投之者雖家奴遠族得管地方不投者雖嫡派親枝莫能成立以上情狀不能盡述皆臣家居目擊素為寒心合無將近夷土舍之不得襲者盡給冠帶便其約束夷民習儀拜牌果有事故疾病不到者不必深究詞訟辯理差原告勾攝從公勘處衙門人役需索坐贓遺戍勢豪田債不許凌虐其要尤在慎選賢

司守令痛洗往者陋習如所云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萬人又就近立社學以教其子弟每處立義倉以賑其災傷哨把等官不許擅自到彼肆其科索為叢驅雀為淵驅魚遠夷近緬者如木邦宣慰司地方廣闊自岳鳳陷死罕章流落他處當查明奏請頒給勅命使招撫散亡之民厚我藩屏猛密宣撫司有思奔為岳鳳誘死於緬上司置思仁思禮於隴川猛廣之地然則猛密境內果緬人占據乎如木邦之空虛乎亦其疎遠子孫駐牧乎未有談及之者當查覈改

疏鈔

滇蜀

卷七 三百六十六

正或如猛淋差官駐守孟養思遠雖有破緬之功微賤寡思國人不附思國先有投緬之罪嫡子曩翁頗得人心或念曩翁孽非自作計得蓋愆或因思遠敗緬有功仍令堵截亟宜從長計議再乞通將遠近諸夷各給勅諭一道明白開諭從今以後中國與爾通為一體痛痒相關宜各立紀綱治亂持危與滅繼絕投緬者互相檢舉嚴知情連坐之條禦緬者互相助援重奮勇建功之賞軍衛有司不得毫釐科擾各夷亦不得生事與爭自相殘害無事則唇齒相託各為

我守有事則胡越相濟各爲我戰人心固結堅於金城將可以不設兵可以不屯餉可以不費緬勢孤立有不稱貢於外藩者否也伏候 聖裁一廣屯田以裕兵食滇南兵餉每年一十五萬有餘本省錢糧止足八萬日憂不給大司農以請發年例爲難漢趙充國用屯兵之計坐困先零况夷方地廣人稀鹵莽未關廣南府知府添文昌留心講求竭力開墾衝嵐冒霧出入如家試之一二處已有成效他處可墾尚多因田兵多有物故人遂歸咎於瘴亦不盡然蓋炎荒

疏鈔

滇南

本
三百六十五

之地露居水飲藥餌未備寒暑交侵安得不病而死若畏瘴廢屯是因噎廢食矣苟欲爲滇南造福非屯不可而着實舉行尤非人不可按察司雖有屯田水利道統轄通省責任不專合無加添文昌屯田副使之銜使肩其事假以便宜不責近功務圖長計農器藥餌及田兵衣食居處皆從優厚三年成熟方行起科夷方地土高者可以刀耕火種下者可以注水成田不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永逸地闢民聚瘴癘之氣亦可自消待有成效之日開屯員役從重陞賞田

增則餉減食足則兵強其於緬何難之有不然養兵費餉竭盡民膏一旦不敷脫巾競起非長久之計也伏候 聖裁一練土著以備不虞滇南用事以來土著之議人人能言而未曾舉行及散兵爲變永昌幾遭荼毒非不知客兵之害然土兵未練緬警俄傳去蟻驅蠅旋麾復聚客兵既募姑暫恃以無事土兵又成畫餅矣未嘗練之豈謂夷民皆柔軟脆弱而不堪用哉議論不一多搖惑之心責任不專乏考成之効施爲無序生騷擾之端賞罰不明滋苟且之弊土著

疏鈔

滇南

十九

之所以不練也合無先將附近叢寨地方大小派兵多寡兵備道註定額數選齊赴驗止造冊一本於本道收照撫按鎮府等衙門不必造送以省土司無益之費免其遠來以息夷兵奔走之勞將永昌衛操官軍支一季月糧分發各哨寨爲教師擇千百戶之精敏謹慎者三四處一員往督其事勒定期限調集永昌本道親自操閱如訓練得法土官衛官教頭一體優賞不然重行責治院道刊發土司有擾害喧寨者許夷民告發問遣由少以增多因此以及彼行之

以實必有可觀既撫之以聯其心又練之以作其氣二者交相為用不過數年可得貔貅萬眾親上死長長知勇知方彼桑梓之慮休戚相關以之探哨必真以之征戰必勇一呼而集一麾而散屯田土著相須而成滇南可永安無慮矣伏候 聖裁一因通貢以圖長計緬之順逆雖情形難決力之富強則出沒可虞中國擯為叛夷彼已絕歸順之望矣張副使遣人宣諭即欣然憬悟遣人出見該道重賞差官護送歸國心悅誠服且迤西之敗至今寒膽遂貢獻方物借

疏鈔

滇蜀

二十一

孟璉轉達尚恐中國未必許而且追之北虜黠悍中國以市賞羈縻順義稱臣邊民安享二十餘年承平之福倭奴狡猾不測故不允其奏緬點不如虜狡不如倭只緣通事唆哄在緬處則曰中國要來征剿在中國則曰緬兵要來侵犯兩相疑阻不能自明正可因此機會披示肝膽使知前者浮言原非中國本意漢武帝始通西域且能建永昌郡況我朝天下一統皇上臨御以來威德遐暢四夷向風緬曾緣係緬甸宣慰司敢以貢欺我耶今稱緬既願貢何為打破猛

廣內知緬貢來時猛廣內變適遘其會又稱貢無緬文係差官賞賞微功不知貢物不下千金差官安得即蒙千金之賞以償其費其無緬文者或中有別弊亦未可知亟宜嘉與棄過許之更始或五年或三年一次立限分界不得多帶兵象及我內地仍破格優賚厚往薄來忠信可行於蠻陌省養兵之費以賞貢夷信義所加何心不結但不可因其貢而懈其防順則德足以懷叛則力足以制成敗之數任人而不任天操縱之權在我而不在彼今若不允則如前形迹

疏鈔

滇蜀

二十一

疑阻作假成真益墮姦人計中得以肆其播弄一旦悍然執兵與我從事於邊鄙雖欲招撫而不可得矣伏候 聖裁一時駐劄以便處撫夫夷情重大其有事告急於我寫遠阻隔及我為勘處而事勢變態多生意外之虞文移往來常經旬月道路飛語尤易訛傳遂使上下之間致懷疑畏或撫道計日待遷避開蒙之名付之不問夷心忿爭聽其自興自息不惟瞻望君門遠於萬里即金騰亦隔九關矣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如兩人猜嫌各不見面讒口乘機唆弄安得

晏然合無今後兵備守巡道於冬春二季輪駐騰越州或進隴川等處巡歷就近安撫所開屯田所練土著一併親臨查驗量帶隨從員役雞犬草木不許侵擾使窮荒異類樂觀漢官威儀會長來見宣示朝廷威德待之以禮貌結之以信義詢其利弊優其賞賚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亦可得其事情之實其中處置之機巡按御史須親至騰越州出巡若有夷情壅蔽及受害合寬許得徑自申訴一應員役有仍前索取夷貨者密訪重究撫鎮衙門不必待地方有事平常

疏鈔

滇蜀

李

言六十七

之日亦閒駐騰永裁省供億禁示叅謁率以爲常則夷漢有聯屬之意情形無壅闕之嫌姦人卽欲因是生非亦有所畏而不敢矣伏候 聖裁一通文告以得夷情緬與中國道里既遠文字亦殊與緬連界諸夷言語頗同狀貌相似往往諸夷讐殺捏稱緬兵而我探報失真訂搵內地金騰離夷方既遠撫鎮離金騰亦遠欲待勘實且奏豈不遲誤軍機報後追尋茫無的據諺曰一日一雲南三日一北京蓋其俗然也臣聞先年總兵戚繼光用兵憑哨探尖哨一至卽便

羈留待應驗真假定行賞罰故每偵必得至今禦虜猶有明哨暗哨之術何獨禦緬而不然乎合無行各土司選敏練通事之有身家者量爲優待貢以探緬先取官舍通事甘結到道緬有舉動集兵演象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探得消息取印信文書同譯字通事星夜置郵倒換果有實跡重行獎賞如虛坐以妄報軍情之罪稽遲失誤罪亦如之夷酋生事一併探報院道郵遞公文或曉諭或誥諭或誥文令其具文回覆以便撫處武弁舍餘許得習譯夷字爲生員兵備

疏鈔

滇蜀

李

道選勤慎指揮等官把守夷方要害之處遇其警息就令具文稟白與夷文互相印證彼愛惜祖職卽或樂功不無畏禍報若虛誕桑梓難欺豈不爲自固之計不然責任弗專聽其虛喝調兵不信成舉火之戲萬一姦人勾緬出犯必有徵兵不至之時矣叅遊所用把總哨官永昌府選漢人之殷實給以冠帶或千百戶之廉能者送用彼投充異鄉之人未諳土夷之習以上把守夷方及叅遊標下哨把官員巡按至日一例考察庶知警勵伏候 聖裁一懲往事以假便

宜用人勿疑兵戒中制况軍機秘密有不可令人知者兵備道控制華夷當一面駐劄永昌或移駐金騰探聽得實即當相機行事及具報撫鎮離省一千七百餘至公移往返坐失機宜先年兵備羅汝芳深入夷有誘緬心腹之人要約盟誓刻期可擒岳鳳而都御史王凝制之遂成後來之禍張文耀悉心經畧區畫有條祇鈐制各官中其飛謗上司誤信且以不及改調而不能得終其績邊情非細須賴擔當稍欲施為動遭掣肘無惑乎報警有虛聲而責成無實效也

疏鈔

滇蜀

李鼎

臣謂兵備叅遊貴於得人既得其人貴於久任欲喜功以生事則結束為難將養望以失機則滋蔓可慮自必竭盡精力熟思而審處之一應事務聽其儘力展布後行揭報撫按不得從中遙制他日利害則有攸歸况撫按以時巡行又得面相計議亦無偏任獨斷之患至於李材發兵破緬迤西之貢可據乃幽囚囹圄夷人無知皆謂 皇上嗔其發救他日若被緬侵侮知告救之無益院道亦以前轍為鑒即告未必肯救是仍先年不與做主之意也豈不寒諸夷之心

解任事之體哉亟宜將李材釋放張文耀仍補雲南副使員缺即非本道叅與其事地方有賴伏候 聖裁一飭鎮臣以重責成沐英開闢滇南世封鎮守夷人無遠近小大未有不知沐氏之名者巡撫贊理軍務權非不重而更代不常即有威名旋非其故矣沐氏墳墓親戚皆在南京又見在錦衣衛千戶未必敢為跋扈承祖宗基業身任重寄僅以虛名備位地方安危夷情虛實與已若不相關朝廷高爵厚祿謂何乃聽其優游自便而不一責成哉該府會省有莊田

疏鈔

滇蜀

李鼎

耕者即為莊兵不下萬餘並無軍衛有司差役之擾養精壯足堪防禦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合無行令鎮臣將鄰近三宣如羅白斯等莊之精壯者選千餘名委之衛官與土著一體操練若遇調發聽叅遊督領鎮臣不得節制遇有征進令別處壯丁三丁供一減我額餉尤占忠順其羽翼之生事者業經剪除即令該鎮自行禁戢以全體面如仍前放縱撫按不時拏究毋得庇護所用旗牌官聽巡按御史考察實乃沐氏之福然地方事鎮臣例得與聞與司道手足相

倚緣禮節爭競屢奉 明旨會議未定亟宜參酌時
執以和其衷蓋伊祖開國之初事權甚重司道禮文
極殺今時勢不同自難執一撫按鎮並稱三堂司道
亦難與之過抗比照兩司按院接見禮節勘酌取中
定爲儀注奉旨舉行該鎮有謙恭拆節之誠二司有
同寅協恭之美所謂將相調和而士豫附者也若勢
不相下日久成隙構成釁端是鎮臣拘泥舊規欲伸
反屈非計之得也伏候 聖裁一查無礙以助軍需
雲南僻在萬里法網甚疎各府州衛縣庫貯贓物剩

疏鈔

滇蜀

平本

餘官銀詞訟紙贖均徭雜差銀兩報官公用者固多
自行支銷者亦有士大夫稀少上司省交際之煩財
流通商賈增額外之課以 臣昔年所見如永昌府牛
稅多未報上司永昌衛銀差僅雜支用一處如此他
處可知又有設處聽候買辦賞犒等銀俱稱無礙皆
軍民之脂膏也見今軍餉不足且年例金陟增三千
兩金出於金沙數江十里內近來金沙與寶井皆爲
緬酋所據民間婦女首飾搜括幾何往年額金二千
驗金則委官受賄銷金則金匠爲姦小民破產陪費

不足猶至四川買補今敲朴追呼不知當作何狀無
米之粥巧婦難施合無嚴行布政司及各府州縣衛
等衙門將前項無碍等銀盡數查出就中通融除必
不得已者仍存在官其餘以佐軍餉之急上司節省
一分地方即受一分之福再乞俯念邊方連年儉收
官民交困將撫臣疏後所加金一千兩減免云南仍
舊解金二千戶部於京師採買二千以足四千之數
年例兵餉不必給發彼中自行措處蓋自行措處蓋
自雲南解金自戶部發銀路遠差官驛遞勞擾如 臣

疏鈔

滇蜀

二十七

所議不過一轉移之際彼此兩便又且不誤上供庶
邊民安生保無他變不然民窮財盡中國虛耗萬一
緬酋出犯必有瓦解之虞矣伏乞 聖裁

覈土舍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疏

孔貞一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惟蜀三面逼隣番隣夷土蠻內地復雜土府所籍土府者籍隸蜀藩餉供黔省有事則聽我征調無事則聊示羈縻於蜀則文移期會公然抗視於黔則額徵正賦明示拖延蓋漢法久已閉格而颺颺尚屬潛伏尤未敢有矯命而雄行者惟鎮雄知府隴清故絕胞弟隴源管理府事源故而水西以堯臣入贅因而代為管理因征播報效優叙蒙賞堯臣具呈兩省欲

疏鈔 滇蜀

襲職鎮雄黔取土司甘結與川中所批駁矛盾堯臣復逐安化威信何希堯料全忠二司於叙府仍具襲職詞投部部行川省查勘應否准襲近已據司道府各官查勘情實不准襲授是堯臣入鎮雄之始末也畢竟堯臣據鎮雄者私意非公與也取結議襲者黔也非蜀也堯臣口稱奉旨者是叙賞之旨非襲爵之旨也堯臣嘗德黔怨蜀於黔則時俛首懾耳以乞資於蜀則嗔目怒齟以求逞緣是前督臣王象乾有土司貪奪無厭西南隱禍可虞用備計處之奏近撫臣

喬璧星有嚴逐異省土舍更正姓名以杜冒亂之牌蓋據理執法懲往杜來非有所求多於堯臣也惟是黔以安疆臣長諸蠻專征調輸糧餉供驛站若視為必不可缺附庸之屬而審時度勢又視為必不可明罰飭法來伊携二之釁而以視疆臣之故視疆臣之弟以薄堯臣之罪此在黔言黔不特數年前如是數十年而後猶然也蜀以安疆臣為黔宣慰堯臣為黔土舍乘隙而據蜀部繼而逐蜀土司殺蜀土民窺蜀宣撫日起事端日尋干戈蜀今日議防禦明日議攻

疏鈔 滇蜀

守永寧等處原設有叅將遊擊原設有總鎮而近日調兵運餉益我罷累目前亟欲結局日後未知稅駕蜀實為堯臣苦矣此在蜀言蜀不特數年前如是即數十年而後猶然也無惑目前兩撫臣之見不合而議論紛紛也臣嘗借為之評曰黔蜀二撫臣假互相更調彼黔撫臣何以為蜀計蜀撫臣又何以為黔計也邇蜀撫臣遵旨追印差都司張神武齎捧令旗往諭兩奢交訐殘殺多命神武方自詡其功而黔中乃據衛驛各堡伍申文直數其罪即衛驛所申一一盡

實而其所擄殺者所奪佔者乃閻宗傳等所勾土酋
堯臣所助逆兵也蓋惡目故習豈神武乎哉如罪
在神武應質同事之官崇明之口及所搜入之賊勘
實如律再審閻宗傳等聲攻永寧之時應否截堵應
否出兵竊意出兵者如神武主之而執以責神武乎
是責救水者責其水至而不徙隄以備責救火者令
其緝蓄而禁其撲滅則過矣出兵者如崇明自爲之
而執以責神武乎是見滔天者不詰責潰堤之人而
歸咎源泉之混見燎原者不詰責延燎之人而吹求

疏鈔

滇蜀

三

積薪之家則又過矣且順逆之義明也首足之分定
也敵我之勢成也若不論禦敵之功而先論開端之
罪不原其以軀命博功名而先以詐貪立罪案則又
物之不得其平而事之不揣其本者也此鎮雄永寧
近日議論之大槩也惟是永寧之事原奉旨責安會
以三事者一事則宜撫司之印也今閻六月初五日
據道鎮呈報已於六月二十九日據安堯臣差土經
歷艾忠呈獻而崇明收領矣其一則首惡之閻宗傳
未擒也其一則赤水等堡歷年所殺擄之人畜未陪

償也小醜跋扈義當殲滅而內地兵力勢必因弊
當謂此漸次收拾之時也乃節據守巡二道并將領
府縣等官詳報揭報堯臣逆狀最著其詳文書冊見
在也近閱六月十一日據該道呈報准建武遊擊葉
靖國手本移稱據鎮雄府投生百姓汪汝才劉朝位
高九林等數百家約共萬餘人各携家口逃出邊界
口稱安堯臣假名閻宗傳劫殺川貴屯堡以洩私忿
事機敗露結連水西屯集軍馬志謀不軌富饒府州
威迫我等同叛不從將我數百家妻女分派以犒水

疏鈔

滇蜀

三五

西軍馬又據報稱安堯臣將金刀一把爲令賜部下
真正猱獬目把渣多目今起兵攻城戰陣牌取夷良
州已故知州親弟胡泗素負勇名善於殺伐委伊頭
目賜刀一把專委統兵泗因安堯臣謀死伊兄夷良
州知州抄沒家財不肯從允被堯臣差人催追兵冊
拘拏泗當將堯臣差人殺死統領六眷近隣比流溝
等二十餘處約當男婦老幼奔投建武邊界等因疊
報矣又接撫臣會稿有留餉之請據蜀若謂勢在必
討而黔省乃有寬限緩師之文似謂討之多事臣謂

安會進則騁梟退則匿穴我進則彼退而緩我我退則彼進而誑我我勝猶來隋丸彈雀之謂我却不免貽溪水溺舟之譏懸車束馬猝定為難集卒輸糧繼續匪易臣謂非黔蜀之協心不能也夫黔蜀皆屬皇輿秦越豈容易視今黔責蜀以生事喜功而蜀責黔以養寇釀禍蜀責黔以不約束不併力協助而黔責蜀以不安靜不慮患虞災以同室者而互相攻擊以併舟者而兩相尤怨此何異於兄之家被盜而弟與盜為鄰兄若弟不議盜之強如何狀竊如何狀我家資曾被所劫去若干我人畜曾被所殺擄若干當鳴之官司擒治或當含忍俟其再發而兄責其弟曰子何不協我攻盜而銜我也弟責其兄曰盜未必能緝而害我及也緝未必能獲而蔓難圖也家之衆旅與其戶隣亦莫不兩持互論而竟莫如盜何也何以異哉夫置之則藩籬之內猶我堂與即抗顏行弄兵戈而辱國體此不可聞之外夷也不待智者辨之也討之則疲敝之後人各厭兵以內地一小醜即動大眾擾兩省塵煩聖慮似未量時勢而權輕重也亦不待

智者辨之也臣嘗聞宋臣朱熹氏曰禦夷狄者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要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日惟有朝廷之上振紀綱以服夷心則所謂處置得宜承宗歛手削地是也伏乞勅下兵部覆議觀變詳情度始慮終堯臣之罪應討之而可刻期奏績乎應與蜀以討賊之權而責黔以協力之義申功令明賞罰俾計日報功則勞一時而安百世似亦可為也倘蜀不可以用兵不可以嘗試特賜乾斷渙綸音責成貴州撫臣做土司襲職舊例起送堯臣赴部覈其功并疏鈔 真蜀 卷三 覈其罪可原其功而赦其罪或令自陳平播夙勞並查平播叙功各官有無分茅舊例或賜之應得官爵或處之近北邊地界為偏裨照流弁升轉賄功罪相准酋心自服而鎮雄之流土隨我安化威信二土司之安置隨我庶予奪出自天朝眾口可無異論不惟一鏃不勞及側可安伍兵不試全蜀咸寧而名分既定紀綱自肅蜀不必言急黔不必言緩蜀不必議黔黔不必議欸兩省之嫌疑以解數年之局面以結西前之夷氛以消三川之民力亦得以息肩而國家之

治安亦可以保無虞矣

疏鈔

滇蜀

辛四

土司惡形漸彰乞責成黔省撫臣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

臣辦事該科接得川貴總督今丁憂王象乾揭帖大率叙安疆臣貪橫之形為西南隱伏之禍其心甚苦其慮甚長夫疆臣之罪惡自明眾議之紛紜不一或曰土夷常性不必深求或曰曾助朝廷須為曲貸或曰瘡痍未復宜以撫卹為先或曰叛逆未形何必預開釁隙豈不中時勢合人情但馭夷無定形須視叛服之狀當機無定局須酌彼我之權如藉安氏之力

疏鈔

滇蜀

辛五

而朝廷之權有以制之也則安氏為朝廷所用不難以撫綏之亦不難以羈縻之也譬服之道自得如藉安氏之力而朝廷之權無以制之也則安氏不為朝廷所用不難以侮慢我亦不難以抗衡我而叛逆之情必彰今觀其冒籍官府矣殺擄男婦矣又并吞五司矣且攻圍內地郡縣矣此其情為服乎為叛乎此其權為朝廷用乎不為朝廷用乎其過為姑息在彼猖狂朝廷慕字小之虛名而不顧五司之被掠疆臣挾五司之合已而自恃朝廷之必容五司諒已之無

援而附於疆臣則輔車唇齒之交深愈厚其毒孽人以啗利而甘為嚮導則巫臣中行之屬衆羣逞其謀獷性難馴狼心未已楊曾往年之覆轍必將復尋播地昔日之兵殘又將再見揆諸形勢何可不防若其無他防之何害若其有變防之為瘳稍示裁抑保而全之督臣之謀良為有見而裁抑之道亦難言矣大抵身在事外者僅見其緩急之形身在事中者兼備夫籌畫之畧不習其情者急之或起外釁緩之或長戒心以習其情者緩則可以量用柔急則可以量用

疏鈔

滇蜀

三十六

伐以疆臣之久於黔也富貴於黔也擅生殺於黔也制其死命以裁抑之者莫過於貴州撫臣而撫臣郭子章則大有可議者子章柔鄙邪陰全無風力貪婪寬縱鑽刺通神楊曾兵到貴州省下子章日夜涕泣寢食俱廢疆臣給與金字雙鈴小紅旂一面為記令其藏於撫院衛後李指揮家得以安然無恙曾受其活命之恩疆臣餽送子章凡遇生辰年節金銀臺盞珠寶首飾每次不下六七百金皆借別衙門文書封進毫無所麾又受其暮夜之贈疆臣利子章之易與

而厚餌之以遂其貪子章利疆臣之私交而故縱之以逞其惡與援中外俱納贈遺之資橫肆蜀黔俱被殺劫之慘傳聞道路嘖有煩言蓄賊養奸莫此為甚為今之計莫若一意責成子章令其相機處置蓋與之習則可以得其情得其情則可以揣其計揣其計則可以用其權或感之以聖恩之不可忘或曉之以國法之不容赦或訪其孰為附疆臣者而間之以携其黨或體其孰為憾疆臣者而結之以固其心緩急並施恩威互用不惟上全國體亦可下息人言如疆

疏鈔

滇蜀

三十七

臣服罪輸情悔過安靜則與之交者駕馭之術也而節鉞之任堪居如疆臣跳梁跋扈玩法生心則與之交者釀禍之根也而法網之加難追朝廷威令所係西南治亂攸關是在 聖明一垂念間耳伏乞睿覽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國體幸甚

土酋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 桓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入境適守巡川東二道謁
夔門因詢及鎮永地方云撫院撤兵已久安堯臣聞
單騎還黔矣及接得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
題為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懇乞嚴勅責成
毋使遐方再罹荼毒事奉 聖旨着議來說兵部看
議得近自下撤兵之旨令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
隴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

疏鈔

滇蜀

三

此科臣聞見真確申明詔旨擘畫周詳兩撫臣必不
得自弛其擔等因覆奉 聖旨是這夷情已有旨處
分了着各該撫臣查照屢旨一面撤兵一面責令安
堯臣退還本司仍着各該撫臣查覈前功以憑叙錄
如兵撤不回奏來擒剿其隴氏有無真的子孫應否
改土為流一併作速查議具奏毋得延緩以貽地方
之患欽此 臣 為地方兵端已弭可以相安於無言矣
但據所聞見則安會之去未曾割絕隴氏之立終屬
危疑似結未結之局已判未判之形 臣 有不容默默

者為 皇上陳之堯臣歸黔自宜挈家而去乃其妻

子尚留鎮雄豈徙宅而忘其妻耶是陽以身回水西
而陰以妻操府柄其意可知也堯臣奉旨回黔則鎮
雄已非安氏有固宜置之若棄矣乃每寨留頭目二
名土兵二百名將為誰防守乎豈欲斷絕隴氏來路
乎其意又可知也蜀中差府佐將官查取隴氏宗枝
彼乃陳兵阻遏并差官衣被而盡搶去是明明絕隴
之後而駸駸欲復入鎮雄此等機械將誰欺乎其意
又可知也以若所為皆退而不退正科臣疏中所云

疏鈔

滇蜀

五

今日撤兵仍伏他日用兵之根終是西南不了之局
置其然矣今查隴氏子孫除安堯臣種去親枝隴阿
章父子并阿擺外尚有阿固阿菊者父子纍纍不乏
其人則改流之說未便立隴之說為長容查取至日
所在撫臣喬壁星覆勘的確擇可自強者請命承襲
外然以臣私憂過計不憂繼隴之無人實憂隴枝之
懼禍而不敢繼又不憂一時之難繼實憂安會之生
事而繼之者鮮克有終此勢所必至 臣 不得不熟慮
之也夫安堯臣以黔中土舍越蜀入贅占據土府乃

復戕殺赤子亡慮數千焚燬廬舍盡成焦土堂堂天朝豈宜容么麼小醜跳梁猖獗一至於此卽置之重典亦不爲過 皇上待以不死止令退回更念微勞將授之職徼此望外之恩宜何如感激也者尚復垂涎鎮雄而變詐百出以抗王命乎彼永寧士民遭其荼毒恨人骨髓誓不與俱生故撫臣整兵移鎮誠爲匹夫匹婦復讐良非得已夫豈樂于觀兵以苦累此凋殘地方爲也且其張一時撻伐之威而驅十餘年占據之狡會其於國體所全實多詎可謂無功乎然

疏鈔

滇蜀

四十

一奉撤兵之旨當卽振旅而還則蜀撫之事蓋矣惟是明旨以堯臣退還責之黔今堯臣身退而心不退復爲立隴之難似不容不望黔撫而督責此安會者况鎮雄府隸蜀省稅賦則供黔餉頻年以來堯臣貢賦不供積逋數萬見奉都察院勘劄督催則黔亦何德於堯臣而尚過爲庇護耶若立隴枝必輸將惟謹則立隴不特爲蜀地計亦所以爲黔餉計也 臣入境已久聞見頗真事關地方安危不得不披瀝具陳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上請申飭前旨責成黔中

撫臣同心協慮差官嚴督安堯臣將留住鎮雄妻子目兵悉令撤回緝去隴阿章等逐名放還見今查立隴枝不許從旁阻撓他日承立隴後不許生釁侵陵如或抗違聽 臣等兩省撫按另疏叅究擒勦庶安會自此永絕他念西南自此永息兵端蜀黔可收寧謐之福聖主可釋宵旰之憂矣邊陲幸甚宗社幸甚

疏鈔

滇蜀

四十一

土舍方有結局之機黔撫忽有更端之議疏

錢 桓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於本年正月內入境以至抵省聞土舍安堯臣雖奉旨回黔而其妻子仍住鎮雄其目兵散處各寨竊慮禍根猶在結局為難非黔蜀同心協力不能了此事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具疏題請外乃近接邸報見貴州撫臣郭子章一本為鎮雄土舍歸黔謹遵明旨查叙征播前功懇恩授職并悉夷情以安邊地事夫安堯臣征播既效有微勞則量授職銜亦不為

疏鈔

滇蜀

四十一

過至謂安堯臣於萬曆二十六年四川撫按批准繼襲又稱水西鎮雄原是一家而堯臣為隴富之後及云養母者氏訴留堯臣終身在側養老徐求隴後與夫堯臣帶來千家欲令之去則安土重遷累累數百言無非據安會之偏詞以瀆天聽若將為安會復入鎮雄張本者是啓我心而開釁端將鎮雄之局愈不可結而西南之禍憂方滋大耳臣豈容無說而處於此請就其說而一一剖析之其謂四川撫按批准繼襲夫以黔中土舍而據蜀中土府此逾理亂常之事

明例所大禁也設果批准其時撫按何不請命於

皇上未有題請安可為憑直名之為篡據耳及查舊案萬曆二十七年該前督臣李化龍批云隴澄之為堯臣久矣何故突為兩人委官佯為不知幾於掩耳盜鈴前按臣崔景榮批云堯臣乃水西安疆臣之弟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於事體未通已經達部班班可考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一又謂水西鎮雄原是一家鎮雄姓隴水西無姓而謂堯臣為隴富之後臣查四川土夷考鎮雄土官並無隴富過繼水西

疏鈔

滇蜀

四十一

之文而堯臣何以為之後乃堯臣原以入贅已故知府隴清之妻奢氏而來此事彰明較著孰不耳而目之乃謂無姓更捏稱隴不情甚矣夫安疆臣世為貴州宣慰司 列聖以來授之衣冠三品土司儼然民夷之上而安堯臣其的弟也果無姓乎抑有姓乎果姓隴乎抑姓安乎假使不為安姓則又何所據而姓隴冒名承襲是呂易羸牛易馬之故事也而將誰欺耶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二人謂養母者氏赴黔訴稱隴氏別無所立俯准堯臣終身在側徐求隴後承繼

臣近據委官遵義府同知詹淑呈為欽奉 聖旨事
承奉督撫喬都御史憲牌委同原任總兵萬鏊親詣
鎮雄會同該府老女官者氏同九捨頭目官民擇立
隴氏親枝阿固前來解赴兩院勘審承襲及稱者氏
已久癱患寸步難移等因據此則阿固之來實出自
者氏本意而謂別無可立豈不大謬至者氏奄奄一
老嫗久病牀褥數年於茲豈能遠訴黔中茲特安會
之狡計耳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三又謂堯臣隨帶千
餘家皆水西跟隨入鎮雄人也欲令安疆臣約束病

疏鈔

滇蜀

聖旨

臥不能堯臣遙制終懷顧戀 臣以為大不其然彼千
餘家者非生於空桑當年隨堯臣在黔時原處何地
今日隨堯臣離隴境復還故土十年之前可以來十
年之後可以去豈謂千餘家難去將令安會復篡鎮
雄耶此其說之不足信者四夫此數說皆誕妄不根
之論可不攻而自破也為黔撫者正宜申之以明旨
曉之以大義喻之以利害暢之以禍福預遏其邪心
而後可顧為之附和其說輒以上聞 臣實不知其解
矣而尤不可解者謂今之失鎮雄歸貴州者臣也臣

失信於夷何以臨於其上諸語夫必故土而舍之方
謂之失乃鎮雄原屬隴氏之土非安氏有也竊據數
年而始退還何得駕言為失而且以失信自居味斯
言也則黔撫明以鎮雄許安會矣彼蜀省土府黔撫
不得擅以與人若必欲踐信必將使安會再據鎮雄
乎而堯臣歸黔之明旨昭如日星豈容轉移諒聖心
自有主持廟堂自有定論原不須 臣過慮但 臣有慨
於中不得不為先事之防耳且安會近日情形大可
駭異近據分守下川南道叅議梅國樓兵巡下川南

疏鈔

滇蜀

聖旨

道副使鄭友周各報稱准建武遊擊葉靖國報據鎮
雄漢把官民奔投稟訴安堯臣計合吳旻彭月政逼
勒老女官者氏追盜本府印信送與安疆臣添兵二
十餘營誘惑叛目嗜多白曲阿安者而杀目把楊榮
者挖抄沒擄掠攻打地方長官經歷等官曾百福艾
忠等一司百姓及厥文革弄比喜烏稱漢夷萬餘奔
出盡扎宣撫司地界除暫令各搭營房棲劄乞賜糧
食賑濟發兵急救等因到 臣 批行該道申飭該邊
將領嚴加隄備去後隨會同撫臣喬璧星牌行守巡

及叙馬瀘兵備三道畫策調度親詣建武撫綏流離
 外彼安會方奉明旨歸黔而敢抗違狡狴一至於此
 臣即欲奏聞祇以方議結局猶冀黔撫嚴詞約束歛
 其狂鋒或可相安於無言也今見黔撫之疏顧惟言
 是聽及為周旋毋乃教猱升木耶臣於是不能無言
 矣詩云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讐彼秦人尚義
 猶相誓以敵王愾况為封疆重臣者耶夫黔省蜀省
 總屬王土黔撫蜀撫總為王臣比肩事主自宜和衷
 併力以靖夷氛以紓聖慮豈宜秦越相視也彼黔撫
 疏鈔 滇蜀 四十六

之事 皇上三十餘年矣寧不知報國之義而惟狡
 會之是徇乎凡以此會奸計百出而黔撫歸養情殷
 一時惑於其說而不自覺也其生平文章事業臣為
 青襟時已仰止而嚮慕之惟此一疏則不能無遺議
 焉臣心甚平臣言無刻黔撫靜言思之當亦有不自
 愜於中者未必不以臣言為忠告也夫亦可備他山
 之石乎總之驅安立隴赫赫綸音不得少違休兵息
 民惓惓德意務須仰體是在黔蜀撫臣善承之耳然
 安會啓疆之念一日不息則結局必不可幾鎮雄處

分之局一日未結則兵端尚未可測理有必至勢有
 固然臣不得不熟計而預言之也伏乞 皇上勅下
 兵部覆議上請責成黔撫嚴戢安會聽候授職撤回
 妻子自兵送出鎮雄印信不得再美兵戈自惟天誅
 俾蜀撫得以安然勒立隴後歸輯流離之眾收拾殘
 破之區庶鎮雄結局有期兩省兵端永息萬里遐方
 永定而 聖天子亦免四顧之憂矣臣愚不勝激切
 悚息待命之至

疏鈔 滇蜀 四十七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等惟王者御夷太上信義服之其次威力制之人臣謀國姑息太過以釀患不若處置得宜以銷患土婦奢世續爭官匿印主以惡目閻宗傳助以惡壻安堯臣屢煩文告不聽再發明綸不服朝廷是以有擒勦之令為追印也及印已獻宗傳以降局可結矣蜀撫猶欲移兵堯臣黔撫難之一時建議者亦謂無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是矣

疏鈔

滇蜀

四十八

罪徵功者日挑之釁挑矣必至於徵徵矣必漸至于逾其勢不至草雉禽猶如楊應龍之績不止惡乎論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論故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昔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校士取其二兇寂然無譁堯臣小豎子耳至欲誣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不武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欲恭順堯臣兄弟有功於國今驅堯臣而兵之不得與閻宗傳待以不死且以鎮雄之故波及水西而遽斬其祀何以服四夷乎則不宜

疏鈔

滇蜀

四十九

而專歸之無兵無餉臣等竊以為未盡撤何也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不惟無意於鎮雄也方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破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為兵端者故印獻而兵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堯臣實欲有鎮雄之地故贅隴婦冒隴姓因垂涎隴爵非一朝夕故矣日為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頃據蜀撫揭堯臣實無退意則不能無意於鎮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而不能無意於鎮雄也懷郝者日加之

謂之悁忿之師今兩撫不相下明乎不能戮力必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即今日撤兵仍伏他日用根之兵終是西南不了之局此何可草草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略可乎方征播報效人知為隴澄不知為安堯臣也今日及面相譬乃始名為安堯臣耳不名為安堯臣不見為貴州土舍纂據鎮雄之罪顧堯臣入蜀誰縱之而又誰聽之乎查土官事例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土官土舍嫁

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也方每季兵備道
取具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是堯
臣之贄例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題准土官襲替其通
事把事人等撥置不該承襲之人爭奪讎殺者俱問
發極邊煙瘴地面充軍是堯臣之請襲又例所禁也
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襲而襲與不宜聽而聽一則縱
虎逸柙一則養虎遺害黔固失矣蜀亦未為得也且
堯臣犯例而婚而請襲而又立功芳餌既不肯吐重
質又難卒悔前人驕之啗之後人磔之魚肉之此適

疏鈔

滇蜀

五十一

足促之使亂耳藉曰諭帖有反狀不可不問不知偶
語可封交關之書可焚王者所以定傾已亂政不必
小小恩讎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兵必
責之蜀而以退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臣聽
選遙授職銜為孔御史有赴京之議也今予臣不任
事者亦謂之遙授恐堯臣聞之愈益惶惑則宜俟其
退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心明
旨曰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蓋杜安氏之篡耳第
隴氏已無後矣又何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所親

信者冒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爭豈有已特
乎鎮雄宜改土為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絕其念
如堯臣執迷不退責令閩宗傳立功自贖以計購之
再不退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滅親以族保之是又所
以窮其情凡此皆着落黔撫臣等非寬蜀而難黔以
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勅下兵部咨行
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藩籬共諧
國事蜀撫毋曰兵力既集盛氣難降苟違明旨雖
功亦罪黔撫亦無曰負擔將弛苟幸得代倘貽後患

疏鈔

滇蜀

五十二

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二臣之局抒兩省之難亦所以
保全安氏也惟 聖明裁鑒

覆隣司黨逾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兵部覆疏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四川巡撫喬壁星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本官題為恭報簡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隣會無端狂悖暴虐謀為不軌之狀乞賜剿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絕禍本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一併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覈土舍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勢宜一心協慮永杜西南禍本永貽三川治

疏鈔 滇蜀 聖旨

安事等因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巡撫喬壁星題稱宣撫真印竊匿鎮雄世續供報活口可據堯臣詭詞支飾不還曉以頑悍無用休以王師將臨然後理屈詞窮假稱誘致閻宗傳追印於阿野之手然閻宗傳等委可執擒何至公然遁迹以素所占匿之印為追獻之功不知以貴州土舍而篡鎮雄其印亦當追獻堯臣亦當首擒且殘虐鎮雄軍民擅兵挑釁其罪惡實浮於閻宗傳等百倍最可駭者創建衙舍極其僭越反情已

著今首惡俱匿鎮雄而鎮雄又肆悖逆若失今不置將來禍更有大于此議稱我兵乘彼人心離散仗義執言驅之歸去則閻宗傳等無所憑依可一力士縛也不日移鎮叙南親為調度除已分布官兵把截要隘直入鎮雄搜捕首惡外仍照近議將安堯臣驅逐回巢靜聽部覆 明旨處分倘桀驁不遵發兵一併擒剿以為土酋跋扈不臣之戒其永寧宣撫真印已驗奢崇明收掌訖又看得本官題稱奢崇明既實授授土官則追印以給之自不容緩以故差都司僉書

疏鈔 滇蜀 聖旨

張神武奉文宣諭世續不過欲其還宣撫司固有之印以了前件惟其怙終如故聲言必殺崇明別立所爰操戈內訌張神武因其嫡庶尋兵乘機而執亦以世續印即與俱不意印先此而匿鎮雄閻宗傳狂逞于後第神武籌畫殊乏把截一兵不設致首惡閻宗傳等出迹鎮雄堯臣居為奇貨質其妻奴助以多兵逼令反叛是神武始謀不臧之罪無以自解但念印信未得首惡未擒先罷一首事之將領恐諸將解體賊子快心且姑令戴罪捕賊立功自贖候事竣之日

于功罪疏內從重請旨處分不謂貴州按臣先發之
大都皆起于畢節道顧起淹之揭帖安氏前後起疆
黨逆之罪俱屬不道蓋永寧衛實其鈐轄今夷會跋
扈竟不聞其肯展一籌爲同舟共濟之思徒以摩泥
普市屯堡殘破歸怨于蜀而不以養奸自咎且賊常
云任你四川做得十全貴州自有計較又云遍打一
帶軍民自有話說是明以焚劫挾于黔而令以罷兵
掣肘于蜀也爲黔計惟勿墮其奸力不足則與蜀協
圖水鎮雖跳梁或不敢把持他事以干天紀何至備
疏鈔 滇蜀 五十四
備焉懼傷其意而莫之違力辯其無助兵之事且摩
泥普市之屯堡焚劫亦因追印召之今印得矣叛逸
者未擒黨惡者未罪尙不敢草草結局于目前而謂
國體終無損也 皇上試下部院傳訪安氏前後啓
疆黨逆罪狀如果無之則貪功起禍豈惟張神武宜
服上刑 臣亦不容不分任其咎如或有之則畢節道
亦宜不時實報俾御史得以上聞柰何令助兵者得
逃議處兩省疏報若方圓之不相肖哉然而蜀自有
按臣 臣亦有白簡誠有損威啓釁掩敗爲功則查勘

正屬按臣事肯半年之間不出一語耶竊恐狡酋無
知以黔爲易激將來不得志于蜀必要挾于黔今蜀
臨邊諸將皆以媚賊爲長算此 臣所以終不能已於
言也除張神武仍候簡事結局應聽四川按臣查勘
從公奏報至于 臣乏知人之明有負任使卽當席藁
待罪乞罷以謝人言第有師命不可以請容 臣矢志
滅賊後卽加顯斥以爲撫臣不職者之戒又看得四
川巡按孔貞一題稱蜀黔二省尙爲永寧鎮雄二司
奪獲印信承襲事情在黔省責蜀生事喜功不安靖
疏鈔 滇蜀 五十五
不慮患在蜀省責黔養寇釀禍不約束不併力二省
撫臣兩相忿怨均非處置得宜乞要觀變詳情虔始
慮終堯臣之罪應討可刻期奏捷應與蜀以討賊之
權責黔協力申功令明賞罰勞一時而安百世倘蜀
不可以重困兵不可以常試特渙綸音責成貴州做
土司襲官舊例起送堯臣赴部覈其功罪或原其功
而赦其罪或令其自陳平播夙勞並查叙功各官有
無分別舊例或賜應得官爵或爲近邊徧裨照流并
陞轉予奪出自天朝衆口可無異論全蜀咸寧紀綱

自肅蜀不必言急議剿黔不必言緩議款兩省嫌疑
數年之局可結各一疏為照討逆誅負凡以戡寧地
方兵固非所諱言抑亦不得已而用之者如其逆
形已著勢必滅此而後朝食若止兩夷相執未足逆
我顏行此禦夷之大都也今據四川撫臣之議恨堯
臣之黨惡未可置之不問欲大張撻伐為中國振神
氣此其說固自堂堂前此貴州按臣之議有臨播兵
之後民力不支意在休養瘡痍為黔蜀培元氣此其
說亦自正正兩臣者均之忠愛赤心何嫌何疑何異

疏鈔 滇蜀 辛六一

何同也惟中國之馭四夷治以不治所從來矣又聞
守在四夷未聞為四夷守夫兄弟鬩牆父不能有其
子而能必夷之不軌哉且張神武之輕率撫臣亦云
欲具疏題叅是神武之舉業已誤矣豈堪再誤為今
之計要在權重輕之勢審先後之着倘大難一開收
拾未易狐兔與悲後將誰諉且羣夷構兵禍始一印
乃今印已獻矣名正而中國之威振矣即閻宗傳之
首惡自可徐為設擒至於安堯臣之應否驅逐應否
遙授職銜與夫鎮雄之應否流土是在川貴撫按諸

臣各捐誠心多方酌議虛衷區處務宜朝廷恩威俾
黔蜀永鎮之明帖然牧宰斯為完策若夫株連蔓延
恐後此多事未免僅 聖明西顧 臣未敢謂計之得
也既經各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本部
移文四川撫按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會議妥當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施行

疏鈔 滇蜀 辛七一

滇事計慮宜周亟勅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頃接得雲南撫按鎮臣陳用賓等揭帖言武定府金沙江外夷賊阿克即鳳騰霄者乘府州官公出聚眾攻城城陷殺守禦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困推官白明通焚劫居民甚慘且聲言隣境土夷有助之兵者用賓權諭解散仍相機進兵行事并乞假以便宜從長調度其知府陳典知州黃榜王啓光姑今戴罪擒賊業已移文川貴撫臣禁止東川會川水西諸夷

疏鈔

滇蜀

五十九

不許助兵黨逆據此情形其氣甚惡其勢甚急而該撫臣亦處置有條矣 臣等看詳至此竊不能無疑于中者蓋不止稟報與面審參差如撫臣所云已也嘗試就其情形度之阿克有意恢復故為驚伏之計倏至城下飄忽如風雨不可測識謀何密也繞一舉事輒以衷情輸人曰我某夷也某夷助我又何輕泄也襲其無備斬關而入殺戮官民勢甚猖獗志何僭也口稱被馬一龍等誣害只是復讎獄囚止放強盜馬伏生等九人餘重犯未放倉庫官衙俱不敢動又何

顧忌也以此料賊無遠志非夷民互相讎殺則乘機

為盜耳總之守土官撫馭失宜故釀患至此即撲滅此猩猩何難哉撫臣甚其罪於楊應龍欲舉兵加誅 臣等深服其討賊之義猶恐其輕病重療如前人譏麗川之役也竊謂其有機宜焉賊果擁眾流劫合行集兵急擊若止據城堅守不過釜底遊魚無須窮究第取二三渠帥以彰國法及測自安儻逆會窮奔急猝未獲亦宜設法重購必膏斧鑕會中將必有應者矣阿克果係鳳繼祖苗裔合問交通之人不宜漏脫

疏鈔

滇蜀

五十九

倘是奸人詐盜名字大言虛喝亦宜根究明白誅其真犯不可影嚮依附希圖抵飾大率今日所最艱者戰守之備所必資者犄角之力毋坐失事機以玩寇亦毋槩疑土司以益敵無過推赤心以堅外應之謀亦毋過生事端以重守土之罪撫臣所云相機行事從長調度者當不出此矣兵難踰度 臣書生也豈能料敵事關職掌不能不畧出意見以佐一籌伏惟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臣等幸甚遐方幸甚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頃自逆賊阿克殺官陷城騷動滇中該撫鎮具疏以聞語甚愴惶竟不知釁從何起臣等謬有陳說業以歸咎于守臣撫馭失宜未敢過為吹求猶冀撫鎮二臣定亂俄頃立收桑榆之效也今據按臣周懋相揭帖賊自武定破後假送白推官進逼會城矣要挾爭奪索府印以去矣自是賊志益橫危尋甸府破嵩明州矣攻富民元謀羅次等縣殘木密關矣雖幸授兵疏鈔

滇蜀

六

四集幾失而尋復之其若殺戮焚畧之慘不可復贖何哉嗟乎建牙開府綏此一方者誰礪山帶河世鎮此土者誰而令賊勢縱橫至此乎撫臣在事以來上功樞府者不可勝賞也即如去年交夷之役大不厭人意而且哆口報捷矣今乃一籌莫展乎豈此賊聲勢頗大不比白麟儂金貴之伎倆耶抑或激之使然將僥倖于伍文定呂光洵之偉代耶臣等嘗按其事核之予印信有罪矣其罪不專在予印也語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與賊隔江而處賊至如履虛然曾無

重關之限是為撤防標下無一旅之卒平日所謂尺籍伍符歸于何所安所稱軍門幕府乎是為弛備滇中之變每四十年一發撫鎮既明知之何不思患預防臨時狼狽至此是為稔亂開變之後按臣即傳檄整兵乃遲至旬日始行點軍而事難收拾比點軍矣是為玩寇賊未至不急令收保反以城外生靈委之使賊肆行焚劫益張魚魚之勢是為啗敵猶幸賊無遠志所索不過一印耳假令志不在印何以應之是為辱國下馬羅呼賊似可施吾條籠矣卒聽其飽欲

疏鈔

滇蜀

六

而去是為獎叛賊去而事機已失矣乃借兵餉于鄰而曰効征呼征揚征猛之役是為嫁禍臣等所不能為撫鎮二臣解也今日之事奏績則罪可減蚤奏績則罪又減惟縱賊而逋逃之與夫驅無辜而鋒鏑之至于師老財匱兵連禍結將以掩罪罪滋大耳何也今日所最可患者猶不在西南而在東北建夷陰蓄異志連和西虜揶揄漢種落乃金元苗裔而為我腹心之患者宜大薊門逼在陵京軍士三月無糧勢且岌岌焉根本深慮在此不在彼竊謂今日之事但宜督

過守土之臣卽滇中可長無事矣參照雲南巡撫陳用賓世守雲南黔國公沐獻一則屢蒙彈射殊無折衝千里之精神一則素習驕華何有振揚百世之風烈賊來計無所出未聞有備無患之謀賊去意有所圖因作將取固與之說明輸肘後之佩何止城下之盟生靈塗炭奚堪疆事決裂乃爾二臣合候事定之後分別議處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嚴督撫鎮二臣姑令戴罪擒賊事平之後酌量情罪與在事道將等官分別議處斯亦所以安重鎮而靖遐方臣韓方在請

疏鈔

滇蜀

本二十一

告事關邊情職掌不得默默伏乞 聖明留神裁決

黔夷飾情潛釁滇撫玩寇殃民疏

胡忻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接貴州撫臣揭帖謂安堯臣已離鎮推投見具文申稱過繼緣由及征播功績乞要會題賞地安身且言原日隨帶千房十年生娶作何安置是猶索繫不舍蓋以去之之道取之耳又接雲南撫按揭帖逾賊阿克攻陷武定殺官戮民猖獗十餘日直逼省會要挾猙獰大肆焚劫竟索冠帶印信以去而所過傾危殘破如蹈無人之境者夫堯臣以安易隴已自非義而匿印助逆構二奢張羣兇尤屬非法 皇上宏思棄過着歸本司聽候遙授職銜正宜脫然引去顧復羶戀爾爾得非以防求後之意乎然鎮雄蜀轄也堯臣既貳於蜀則不得復轄於蜀胡泗何登甲汪汝才等鎮雄之官若民也泗等既仇堯臣則不能復事堯臣水西饒裕安疆臣同胞豈不相容使之糊口於四方撫臣恩洽土司理論勢禁安民或可勉從當斷不斷竊恐遺患於他日若以千房生聚難移昔可帶之來今獨不可携之去乎嗟嗟一播猶難中國水西而附

疏鈔

滇蜀

本二十一

益以鎮雄不幾兩播州耶至阿克者么麼一土舍耳
 非有勢力之憑也入武定放囚以強盜馬伏生等九
 人跟隨是其衆特烏合耳非有爰整之素也巡撫陳
 用賓誠先時有攝敵威望則無敢渡金沙而躡武定
 使臨事有禦侮方則無敢逼省會而肆焚劫惟一無
 所顧忌糾犯武定包休十餘日興闌而趨省城城下
 殺掠躑躅三晝夜欲滿而後撤還乃又不遣一旅尾
 擊於後或邀截於中致令志驕氣橫惟意是逞攻破
 府邑所向無敵彼堂堂開府世鎮同城遇小寇輒東
 疏鈔

疏鈔

滇

六十四

手猥云無兵平日之贖理謂何縱由是殲滅蠢爾尚
 不足洩城下之耻酬百萬生靈之憤奈何哆口而談
 以發縱指示自雄以揆度滅賊自許以征播征哱之
 役自效是又將掩敗以為功為異日叙錄陞陞地殆
 不知人間有羞耻事矣世廟時虜入畧督撫總鎮每
 逮繫詔獄以懲失律若用賓者何置而不問耶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安堯臣既離鎮雄即當決絕繫戀永
 消孽孽如云有功可錄亦須另議爵賞陳用賓先行
 詰責姑容戴罪刻期滅賊稍從未滅如縱賊歸師老

財匱則與總兵沐獻并治以失律之罪斯國體聿尊
 國威可振而西南半壁庶有瘳乎 臣不任激切候命
 之至

疏鈔

滇

六十五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乞嚴勅剪除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竊惟天下之患莫不釀於積玩而發于忽突忽者似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玩者實習於法令之縱弛故內庭之議論既與邊臣不相信乎邊臣之精神又與將吏不相貫攝籠絡為日苟幸得代我自以為遠慮人亦以我為逆旅邊境粗安便謂無傷蜂蠆有毒誰則防之故今日所深可慮者在肩荷地方之重負欲釋而不果釋也欲釋而不果釋一旦地方有事得罪

疏鈔

滇事

本末

更重滇撫宜其及矣粵東固亦有宜然者頃看詳督臣揭帖殊可駭異欽州距交夷三百餘里非可一儼至也水陸設有防守官兵非乏備也賊由龍門港入焚劫殺戮官民交憐經兩日復由龍門港出悠然揚帆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是來不能遏堵狂鋒去不能邀擊歸路我實未嘗一矢相加賊已稠載而還矣嗟嗟粵東雖小亦為天子捍禦一方者何至積弱如是尚可使聞于鄰國乎郡守之守何土兵備之備何事遊擊之擊何賊總兵之總何旅責地不同情罪斯異

宜矣乃若督臣亦有不得道其責者莫氏之殘黨戮餘之小醜耳勢已披猖至此未雨綢繆之策與平日約束之令槩可知也是非積玩於數年忽發於一朝耶假如黎維新都統之封不襲方物之貢不至其轄屬之縱橫又將何極方今初受安南之賞豈宜有此景象孰知夫前日之功乃開今日之罪也是非欲釋負而不果釋之患耶又有甚於此者澳夷盤據香山實繁有徒初與中國通市不過船舶于此數日而退後乃陸處矣初猶儼居寄頓後乃市地創屋矣初猶

疏鈔

滇事

本末

草舍後乃樓閣近且城居矣聞其積蓄甚富粟支十年招養倭奴教習水戰彼固曰備紅毛夷也我亦曰彼仰給我必不自絕於中國此說似是而實非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若為無害異日者或需求太急或處置失宜勢必不能相安於無事而貪利之武弁邀功之文臣又從而挑之將必有投袂而居平澳之賞者中國之受其荼毒尚忍言哉故目前之易撲滅者交夷也後日之難收拾者澳夷也 臣等為督臣計但當速捕交夷以自贖其策無如責成黎維新內

外夾攻不出數月而罪人可得欽民之憤可雪若議處澳夷為東南百年無事計似當責之後來非督臣懷刺畏譏之身所能結局也交賊既克聽其自為裁決毋滋口語則可耳除道將等官如督臣叅治外伏乞勅下兵部行諭兩廣總督戴燿姑令尅期平賊并諭安南都統使黎維新擒獻真正渠帥不得漫令慝惡致稽天罰東南庶幾有寧日哉

疏鈔

滇蜀

六十八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聖念以奠遐方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惟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心腹役使手足如手足受病則心腹為之不寧焉頃者雲南土酋鳳騰霄鄭舉突發破州郡屠邑并殺知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而臣以其志在偏挾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耳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憑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刃土官其鋒可謂憐矣 臣 以其志謂效鳳賊所為得官嚮應

疏鈔

滇蜀

六十九

耳今據撫臣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旌旗初指賊克即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若截其渡江歸路則進退無門腹背受敵金魚穿獸且晚授首其局可結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必落膽奪氣亦一戰而可破也夫阿克特么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也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即方張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致地方破壞不可卒復生靈遭戮慘不可言蓋承平日久民不知武乘兵未備觸境生心故一發決裂乃爾而猶不止此也近聞臨

安鎮江新興嶒峨一帶羣盜鋒起千百成營劫搶城
市燒掠村屯居民亂竄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等
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小大凜凜莫必生命此
何景象也而衆口同辭咸呪怨將張名世謂河下
交趾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
故有手蒔秧苗頭已落而屍猶未仆有躬親負販貨
見奪而命與俱傾含冤喪軀不可殫述嗟嗟凡此無
辜赤子平日爲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爲盜賊其有
真正盜賊又爲將官敬畏反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

疏鈔

滇蜀

七

而不爲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可息也是臨安一
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
則賄賂公行六詔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其
蘇之門監司上官也屑越以處遷客甲科彈壓也選
任竟無一人故關葺成政貪婪無忌法紀蕩然誠非
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受害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
爲甚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
稅之外有私稅土產全無幾勢必需別省也朝廷得
伍民間費拾府庫給全百姓賠半是以室室空虛人

人喜亂日盛月新魁谿無期聞會城劫焚之日多
聞縱火之人蓋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之大可
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
焚監今稅監已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
後請減例乃因請減更增至五千一樹十斧一羊十
牧離心結怨使賊會借爲師名卽二賊撲滅而虐政
不消滇之爲滇真未可知也南詔喪師天下從此崩
解可爲殷鑒矣我 皇上君萬邦富四海何難捐毫
毛之利撤去權稅併復貢金原額二千生養休息爲

疏鈔

滇蜀

七

滇民續殘命乎 臣料明詔一布歡呼如雷此無所驅
而彼無所借賊勢自解必有縛而獻之者所稱戰勝
於廟堂之上者也倘猶宴頑悍聞我元氣已固人心
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剿如總兵劉挺威名素爲
諸蠻憚服使其將帥壓境則先聲所至夷酋自環向
飲泣竊計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于藁街矣抑 臣
猶有說焉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塗僅僅黔中一線
烏道羊腸九泥易塞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
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宋故事不問可知

也臣計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馬湖東有西
 粵路由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
 達金陵可以出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行
 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着實舉行則入滇之
 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脉俱
 貫此咽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如此
 滇可長存黔亦無所恙而萬萬世地利地機國家常
 握之矣蓋徵之今日亂形推之日後事勢如關路之
 係信非淺渺也臣鄉土之誼哀痛呼天萬非得已伏
 疏鈔
 乞勅下該部如臣言不謬採擇施行宗社幸甚臣鄉
 幸甚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石星 議征倭疏

徐 桓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疏

張文華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吳文梓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曾偉芳 款貢非策留兵宜慎疏

遼中立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疏

目錄 卷四十三

王德完 目擊東倭釁隙專修備禦疏

呂鳴珂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趙崇善 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未議疏

曹學程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劉餘澤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議征倭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

先該本部題請特遣大臣經畧陝西各鎮及帥師征討倭奴等因奉 聖旨是遣用大臣便着府部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除移文各衙門知會外近該陝西督撫諸臣奏報賊勢已窘滅亡有期經畧似不必遣倭犯朝鮮近據遼東督撫官咨稱該國八道已

疏鈔

東倭

一

盡占據且安撫人民給散米布誘令降順為謀叵測前項征倭文武大臣應遣與否想應速為集議隨於本月十八日五府九卿科道官齊赴闕門公同會議該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文壁等王學禮等共繼爵等費甲金等徐文偉等議謂倭克朝鮮出師備援免為良策但緩急之間須酌時而行之該吏部尚書孫毓侍郎陳有年陳于陞議謂征倭大臣之遣誠攻心伐謀上策但我師地形未習饋運難繼未可輕議深入於本兵二佐增置一員務簡求熟練兵機

者無事居庸調慶事急督兵征進為諸路應援戶部尚書楊俊民議謂江海遼闊險夷難測芻餉艱難莫若渙發綸詔宣諭朝鮮臣民號召義兵尤復舊國該國素無火器聞山東朱巡撫製造殊多相應頒給侍郎盧維禎議謂大臣須得習知倭情及素優弘濟者方可議遣禮部侍郎韓世能議謂朝鮮宜用恩拊不宜用兵且請於洲直設總制南兵鎮江設總兵刑部尚書孫丕揚議謂沿海督撫宜增備倭勅書令其畫地分防順天市路有遊兵營保定亦府有民奇兵營

疏鈔

東倭

二

山東有備倭衛再選曾經倭戰之將令其教習水戰工部尚書會同議謂再設經畧則平日設總督之意謂何牛羊九牧必至僨事宜將薊遼總督增備倭勅書為便宜照先年例增設兵部侍郎一員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議謂大臣征倭義不容已但揆時度勢施為宜有次第計倭奴劫掠已滿不久必歸若仍在平壤等處似宜只遵前旨行令遼左撫鎮將先發去兵馬三枝或再添派枝擇謀勇將官多裹糧餉徑入其境協同彼中各道勇將精兵相機戮力共圖

剿殺或各就近伏兵襲擊其情歸宜無不勝即果使倭奴竊據朝鮮兩都住而不起而國王既來內附彼中無主人心無所繫屬似必先宣諭國王令彼中忠義陪臣急擇本王子弟宗族之賢者權署國事多方另召各道豪傑僉力勤王亟圖恢復然後我乃選遣大將率領精兵水陸並進務求殄滅諒亦無難又須先將應用兵馬船隻芻餉作何處備必皆充裕迺可遣將而合之計惟宜亟行遼左鎮撫多差的當人役速詣朝鮮偵探倭奴去住消息不時馳報以為進

疏鈔

東倭

三

止通政使杜其驕等議謂文武大臣宜察才望忠實者使不離在京衙門三四品之列武臣宜察謀畧驍勇者使不離五府僉書之列推舉得人鎖鑰慎密既可固遼左封疆之限揀揀有道又可激朝鮮恢復之心大理寺卿趙世卿議謂朝鮮恭順有年一旦倭奴蹂躪至此即遣官帥師征討以存亡國以固藩籬亦自長策但倭奴新破朝鮮中情遽難盡知遣官征討未可輕議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議謂大臣深入征倭地形不習兵餉難繼勢必不可遣河南道御史

傅好禮等議謂倭奴不圖金帛子女竊據朝鮮似有異志矧關白以匹夫竊圖又兼併多國遂破朝鮮此亦勁敵宜遣文武大臣經畧不宜據議征討深入彼境等因為照以全取勝者帝王之兵推亡固存者天朝之誼頃該朝鮮奏報倭勢猖獗臣等職在本兵義當撲滅况已陷我恭順屬國撤我密邇藩籬封豕長蛇寧有紀極若令深根固蒂必至剝牀及膚臣等初議特遣文武大臣稱其征討不獨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寢彼內犯之念臣責先聲意蓋有在至於道途難

疏鈔

東倭

四

知芻餉難繼諸臣所議固為有見念國王方寄命於我望救甚切彼為嚮導道途不患難知彼資糧餉軍需不患難繼又該臣等曾遣精細人員深入平壤日覩倭奴招撫人民整頓器械名曰二十餘萬寔亦不下數萬似此情形寧容輕視但遼東撫鎮業發兵往應特遣文武似應有待以遼鎮足以當之也今據諸臣所議言人殊均之忠於謀國內如宣諭朝鮮號召義兵猶為振亡首策乞賜渙發綸音馳使面諭朝鮮國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勤王之師亟圖恢復舊

業我則增遣勁兵共圖殄滅倭奴若先遁去我亦無容深入如其收集盤據意滅朝鮮以與我抗則大彰天討斷斷乎不可已者於時不大調客兵特遣文武則吏工二部所議增設兵部侍郎一員專理倭事即等所請應選經畧大臣而左都御史李世達所請選遣大將率領領兵水陸並進即等所請應遣武臣則諸臣之議雖若與等不同而其意未始不相合也伏乞 上裁容 等移咨吏禮二部及前遠保定山東淮揚督撫一體遵照施行

疏鈔 頁卷 五

征倭當急搗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

徐 桓 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方今報倭警者岌岌矣策倭患矣紛紛矣大都以防禦為要策無能出奇制勝者獨本兵慨然以征倭自任而行人薛藩亦備陳其當急征業已奉旨選宣夫保定等鎮精兵赴經畧調遣一以援朝鮮一以伐狂謀誠得制勝奇畫奏凱有日矣迺太僕少卿張文熙調四省兵往以搗巢為請 臣三復維之見其策甚奇而難行奉旨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若以為可行

疏鈔 頁卷 六

而速令覆者該部必能斟酌可否何容臣贊但恐該部亦誤以為可而允行之則失計甚矣 臣不得不為糾正而偶有一得之愚或足以少裨勝算者惟 聖明採擇焉 臣讀籌海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之作天氣即昏舟遇沙礁卒皆覆沒以我之迷蹈彼之危未有能必勝者雖以元世祖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字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為魚鱉史書元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生還者僅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世宗時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衛殿前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沒船師以千萬計夫大衛切近揚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其情歸者且不可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入日本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臣則以爲五難兵曰搗巢蓋攻所必救如孫臏直守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

疏鈔

東倭

一

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救也總領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三萬則約兵百萬餘矣今駐平壤者名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攻猛虎爾總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糧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隸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得糧者士能無枵腹之處乎

此其難三項以通州兵調遼陽人且嗷嗷生怨毒矣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別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尔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卽無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爲故元棄師之續卽蹈大衛覆卒之轍矣文

疏鈔

東倭

八

熙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夫善用兵者如用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倭逼義州近鴨綠事急矣急則爲治標計速選南兵精銳爲先鋒調宣大保定挾助之而以朝鮮兵爲內應疾赴平壤聲罪致討可以奪犬羊之魄而解朝鮮之危然非萬全算也臣愚謂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奇以躡其後何謂先聲今西賊殄滅神武奮揚宜以捷宣示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諭倭將彼必誓服求貢之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

如期則不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修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敬畏假以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何為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員蔣洲為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又占豐後王妻為妾西海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構之得一二膽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絕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為迎

疏欽

東倭

九

擊臣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吾乘其敝而擊之則易為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即令奮擊卒能報捷遠息倭患二百年今宜勅經畧整頓舟師於鴨綠江口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岸即四面攻之截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為伏奇臣聞倭善用兵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卒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

經畧相遠東形勢於金復蓋義墩堡中可埋伏處伏奇兵佯誘之伏起夾擊寇雖眾必亂其勝之也必矣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此四策雖臣愚之庸見實已試之成規似為鑿鑿可行者非敢為文官以亂聽也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搗巢五難是否難行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為採用如此則妖氣立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難而禽獮之封為京觀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惟皇上擇焉

疏欽

東倭

九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張文華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蓋自倭奴威協諸島侵陷屬國為我中國慮近閱歲矣所厘宵旰頒諭旨不知其幾所差文武將吏不知其幾所調集官兵批發帑金不知其幾切謂當事者計必減此而後朝食不然即堅持自守之計據險阨塞坐困其歸無不可者慎無容苟且目前以貽日後憂也頃閱征倭邸報及遼東按臣周維翰一疏謂大謬不然者奈之何始而畏倭之不去而媚言於貢繼

疏

東倭

十一

度貢之難行而借言於封哉夫自貢之說一出廷議紛起所為扼腕而嘆借箸而籌者反復其不可狀甚悉至蒙 聖諭敕窮追卻貢欵明目一下凜若秋霜庶幾講貢之說寢而禍胎永絕矣孰意東征寡謀始終堅迷於貢之一字而業已為倭計哉自今言之王京誠退矣非勢窮力迫也以欵貢也二王子誠還矣非畏威悔罪也以欵貢也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王京為有挾之求為必成之信國家安危誠係此一許絕間而乃託言曰借貢以退倭非輕許而悞國

等弗之信也夫用間誘敵兵家之常 臣等非不知當事之苦心顧古之用間者託之以他詞持之以正法故間一行而敵在吾術中保無他虞也今在我借貢以退倭而使倭執詞以求貢是始以給倭終以自給初以為間卒以為信誠不知所為與倭約者果借言乎抑真許乎及知貢之必不可行而易名為封抑又誤矣何者重譯獻琛貢之謂也其輸納猶自彼來也倭奴狡異常計利我金幣一旦渝盟曾是可以大信責之是許貢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

疏

東倭

十一

矣為諱貢而言封命名定爵封之謂也其發予特自我出也倭奴狼貪無厭勢必因封乞貢一旦反戈曾是可以名號羈之是許封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胡為借封而諱貢大抵我既加封彼亦來貢兩事未有不相因者此端一開坐令蠢尔狡兔入我疆土侵我屬國荼毒生靈其為宗社日後之隱憂一而已矣且錫予以封國之重典遣使以封國之大事萬一倭情叵測稽留天使以要貢市當斯時也將許之乎勿許之乎故不言戰而言欵貢也是引虎狼

而納之戶也不曰議貢而議封是朝三暮四而卒為天下笑也今日倘不嚴為杜絕而昔年北虜以順義王封矣其後濫觴撫賞馬市歲日以增卒至決裂莫可收拾可為永鑒若之何而復蹈其覆轍也夫貢與封均之無一可者茲乃堅意行之得無謂許貢失信於倭而欲借封以行羈縻之術令彼長去而不來乎不知中國之待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未聞有喜其去而錫之封者中國之防夷狄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未聞有恐其來而錫之封者况狡倭反覆不常其欲去未去或來不來總之不係於貢不貢封不封者遽欲借此卸重肩還朝報命而一切利害僅委之一劉挺臣等不知其故也嗟夫我之大兵深入暴露日久其死者委虎何窮而其疲且病者又將為亡羊之續即欲多留彼中境奚以禪議者謂宜撤還境上衛我疆土檄我朝鮮自為防禦有如倭奴目今畏寒遠遁無煩我師則獎率大眾抹馬治器鍛戈峙糗王惟其時倘其春汛復逞則重整我師一大創之未為非策伏乞 皇上博採公議斷自宸衷勅下經

疏鈔

更係

三

畧即將封貢一節亟行停廢以杜禍端庶幾海氛可靖而疆場永固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更係

十四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吳文梓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頃留兵殺傷數多御史周維翰具奏而經畧無言猶謂出於傳聞不敢輕瀆天聽及接經畧塘報而展轉支吾猶謂越境偵探不敢過為苛求欽蒙 聖旨責令從實報來則宜朝命而夕奏疏也乃承旨以來翹首企足日佇奏章之至而寂然不報特遣書於本兵謂倭奴安靜無擾臣不勝其駭且疑矣夫慶州之人犯遼陽之搶掠皆倭也借云被脇亂民則降倭非倭疏坐

東倭

五

而何中國喪師既真又安所諄諄為倭辯也據宋應昌之意無非寬島夷之罪以冀封事之成耳殊不知往來講和是賺兵緩敵之狡謀也暫伏釜山是將取姑與之故智也藉令大衆業已浮海而今之所云猖獗擁兵犯搶者誰歟行長既云清靜而今之強掠資餉殺傷留兵者又誰與守候小西飛回話今既數月矣又不知表文果安在歟夫當冬寒時非彼利尚且逞意鳴張肆行狼噬轉盼春風正可揚帆之便其所猖獗更何不至也善為計者當約束三軍為一心聯

屬兩國為一體意氣相繼臂指相使庶幾可恃無恐今經畧主於和將師主於戰二心不可事君懷疑不可應敵兼之被脇亂民為彼嚮導助彼聲勢當此之時強敵在外叛卒在內吾以卑弱之師孤撐其中正孫子所謂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勢不能不汲汲矣語云未見其形先察其影言防者貴未然也今倭奴狡詐之情彰彰昭著奈何當事者不修戰守以伐狡謀且議封議貢以情軍情遂至事機坐失敵氣日張行且剝虜將有不可措

疏欽

東倭

六

手足矣臣等竊有憂焉夫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宋應昌等不待王命擅離信地是畏倭之心甚於畏朝廷之心而當事者恬不為意可憂一朝鮮君臣無志恢復棄此藩籬東南殆無寧日可憂二登萊以及天津地方遼闊且承平日久目不覩旌旗耳不聞金鼓居常則談倭而變色臨敵則望風而却步可憂三淮揚係漕運咽喉乃今饑民困水災者且蜂起屯聚川澤臣恐不在顧東而在蕭牆之內矣可憂四飛彈吉兵等淹留京城小西飛安置遠左降倭布散邊方非我

族類其惡必異乃今窺我門戶視我虛實一旦乘隙而起何以制之則江統徒戎之論是今日明鑑也

臣聞僭人之爵者當忠人之事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

憂宋應昌身膺特遣李如松世受國恩合當矢心協

力滅此而後朝食斯為上不負國顧乃持兩可之胸

臆以徼倖萬無一之狡夷網繆之器百無一二迫其損

兵敗績事勢窮蹙則又稽顙若命猶然不見奏聞其

狼狽之狀必有難於言者人臣勿欺之義謂何而敢

蒙蔽之若此也伏乞 皇聖勅令經畧及督撫提督

諸臣恪奉 明旨一力擔當并將廷臣條陳戰守機

宜兵食要畧一一舉行毋得持封貢而疎防禦信狡

夷而忽廟謨使國家大事決裂敗壞不可收拾則雖

伏罪請誅亦無及矣 聖等非不知違奉 明旨首議

論以責成功顧職掌所關寧使 聖言之不驗毋寧使

國事玩愒而自蹈內外雍蔽之罪也伏乞 聖明採

擇

倭報欲去未去屬國未復就復款貢非策留兵

宜慎疏

曾偉芳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竊睹倭奴款貢之害三尺豎子類能言之乃疆場

當事諸臣猶躊躇四顧而不能決非謂不款則倭不

去乎 臣則曰款亦去不款亦去又非謂倭不款而去

將必復來乎 臣則曰款亦來不款亦來 臣請以當日

之勢借著為畫當平壤一創倭已知奄據朝鮮之業

不成其志同惟擄掠不歸將金帛子女安所置之還

延金山數月非不去也前者陸續驅重貨浮海而東

其後者徐為殿也况今大眾已還僅遣小西飛三十

餘人王京乞貢行長留一枝以待知我大兵未撤其

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遺也明甚欲歸報關白卷土

重來則風汎不利正冬苦寒勢又不能故曰不款亦

去本謂我戰平壤斬馘數萬浮屍蔽江燹臭十里可

明漢兵若風雷意倭奴大創而去當不復來今稱克

開城復王京還王子陪臣以議款故則彼又何威我

備我而能就我束縛守我盟誓哉且以沈惟敬前在

倭營見與為媾咸安隨陷晉州垂拔而欲恃此許貢以冀來年之不復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夫不款無憂其不去則何必借款以市其款之難保其不來則何必重款以餌其來貢之當絕此兩者足以觀矣今不料絕貢之無關倭之去來也而首鼠兩端陽諱陰設內自樹疑以外招眾口竊為當事者惑焉法曰毋怯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今日之計則惟欲其貢而嚴其守顧以中國而守中國則易中國而為朝鮮守則難吾之自守也信地在數里之

武欽

東倭

一九

內器火衣根取給自便若螿足而手隨至吾之守朝鮮也暴露數千里之外遙呼庚癸動輒掣肘首尾不相及不留兵乎將前功盡棄欲宿重兵則師老力困禍無已時恐外藩未固內變先作蕭牆之憂將必在此然則舍料理國玉之外雖使孫吳韓白復生無能為朝鮮謀矣夫朝鮮析分八道幅員綿亘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其地饒五穀火耕水耨不假力而足所在窖藏陳腐相因自昔以富強抗衡中國唐太宗親駕者再不能成功乃今倭夷一入如履無人之境

則豈非其主媮媮器廢而不治以至此與以李昞荒淫沉酒自賤然尚有可為者曰當今破滅之餘臥薪嘗膽正惟此際猶然不悛徒列筆挺矛戟於前而助之鬪可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於計已舛矣今未能遽謀燕眾置君後去謂宜亟請 陛下勅一道專人齎至朝鮮國主數以失守社稷罪朝廷為若糜金印數也蕪快復境土全以畀汝若不亟圖天且壓棄雖天朝何能狎為若得屢煩援師蚤自為計無殄若宗如果不可化誨其于光海君瑋頗堪托國命經

疏欽

東倭

二十

畧就彼熟察眾心願戴密約彼中一二大臣沉毅有謀者呼吸從事仍以勅諭王令自退閒傳國世子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此亦先朝故事何貶於王新主既立華故俗撫遺民弔死問孤練兵積粟號召諸路忠義及父屠子戮願啗倭肉之民與共為計萬一倭急燃眉一時瘡罷單弱未能遽起則可令眾建王族如田單宗人守莒卽墨克復全齊不然則損海邊倭一帶棄之豪傑如漢任韓信黔布彭越三人關以東各自為戰夫與其敵來不守至委土地以啖倭

一第... 冊... 頁...

孰若出分吾國而猶未失為吾守之利人情難忍不能割整手弗斷及亡其軀凡此皆可與新王陳說利害曉譬禍福俾自處分六地之剖一官之置我中國無所與焉誠為彼定亂而已如此則雖朝鮮未必不樂從於我天下事何遽不可為至吾留兵所許不當過初議五千歲猶不得過數萬行月諸糧盡責朝鮮取給亦當俟其君臣果詞再請然後與之約曰若能誓心固圍則許能屏遠君側荒惑則許能出金帛捐土地救禮賢俊則許能睦吾卒無相猜則許能日費疏鈔

夏倭

三

不需中國一金則許則否且夫斬而後與之則與之足以示德彼亦因斬而生激焉有彼不求援而吾皇皇焉自為疏請欲留兵一萬六千欲雖費中國數十萬當先逢迎如奉驕子彼固惟引啄承沫仰人授已目為當然雖與之千萬適以益其疾而教之媮竟何補於勝敗哉故必使彼自哀其請自供其費然後能知難知難然後能自守夫惟自守而後可與之共守此料理國主之道一子百子之術善後良規更莫有先於此者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

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為乃究竟當為不過如此釋是不務而猥云留兵是使中國歲以朝鮮自役也故臣願當事者亟圖之也 臣備員樞屬諸效瞽見誼當與當官獻替佐承何庸置喙顧存亡屬國在此一舉須 聖明獨斷賢宰相密贊於下主持必行擇人善任庶克有濟竊不自勝芹曝心伏祈 陛下垂神採納與二三輔臣從長商確下部遵行無使當事者今日苟且塗塞而明日或滋釁端徒煩議論將朝鮮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疏鈔

夏倭

三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乞杜燬萌以圖萬全疏

遼中立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自東倭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即再有陳說亦不能加於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劉黃裳昌言於朝請封易而為請貢請貢易而為開市開市易而為和親頃又專意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

疏鈔

東倭

三

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矣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為國家計不為一身計為久遠計不為旦夕計自倭奴狂逞盤據朝鮮我 皇上宵旰而憂為之遣將出師者計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之仇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夷見乎以國體論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築城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

而當事者以為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

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即稱臣稱貢

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狠貪 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為訓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為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即稱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以乞此虛名也勢必請貢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於

疏鈔

東倭

十四

今日而安能拒絕於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夷窺伺之門為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於釜山為敢取之計我冀望於僥倖為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術常行於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於款之中排盈廷之公論捐戰守之長策阻忠臣義士之氣為逃責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旦夕

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汗青史哉臣謂
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不決則釀禍將來
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即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
國事矣且 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
借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務廢弛將士玩愒
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為退倭
良策尚可謂國有人乎伏乞 皇上深思倭情之巨
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尚書石星總督顧養謙
關謝使臣意防禦毋推諉避事因循養亂毋徇一時
疏鈔

疏鈔

東倭

五

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
賜罷斥以為人臣欺罔誤國之戒則內外遠近曉然
知 上意所向在於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勵以圖
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伏
惟 聖明留意

目擊東倭釁隙專備禦疏

王德完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
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臣謂即此可寢謀矣頃接總
督顧養謙倭情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
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謂總
督或自有的據及接朝鮮王李昫賊情疏則又謂倭
賊向來屯聚劫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糧絕無歸計說
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若此昨因本兵石

疏鈔

東倭

五

星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
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
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金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
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為本兵或自有王見及
扣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風臣問外傳總督貽書有貢
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
貢市只革其封號便是臣等又問金山倭戶肯盡數
歸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
金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

言之則倭逃封而求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
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搶殺
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天兵二百
二十三名搶掠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
朝鮮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
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
下豈不叛服霄壤臣又覽叅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
月初四日金山倭夷尙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
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

疏錄

東倭

二七

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上國風汛要犯大明等語豈
必盡虛臣又覽沈惟敬答倭書有曰既許爾乞降封
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
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蓋謂國朝封貢例也
未又曰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佯若不知
殊為悖謔臣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
以媾和之既而飾辯兩國相好卽是和親然倭奴狡
詐豈不識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
顧養謙稟帖稱倭賊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

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媾和者悉
以此聞於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
卽可了事與官及此冷火髮上指夫倭奴與兵朝鮮
原欲入犯中國許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
涼稱帝大唐漢去善詐和假降以破敵國卽還邇市
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平壤克捷
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
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
聞及遠凍撫按趙燿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已

疏錄

東倭

二八

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開城王京陪臣王子悉
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
封而挿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
請封大航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年年通貢贊畫王事
劉黃裳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閩浙遠
東大賈通市泊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明旨乃
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懼有煩
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
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難假繁縷

當惜今以關白篡弒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羣夏也則假虛名而有寔費結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體士拊民未為非策顧倭欲無厭夷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景之與填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以箝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

正金

身位

壬九

馬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即颺去不吾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禱軀其如二祖八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過二千有零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糧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乏然邊郵危急何論惜才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奔臣曰是所

疏鈔

東倭

三十

禍在作備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為此假令秀吉行長陰叛而陽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公日本考謂倭夷奸譎自持勒令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統中大嵩挑諸嘗被其害世廟之蔓延浙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大舉復啓履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弭弛擔息肩即要領不保於丘園斧鉞伏誅於簡冊臣竊懼

誇畏威悔罪而張以為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
 以蒙睿智聰明首出百王之 皇上此臣所為扼腕
 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強也
 而苦心焦思置薪於座臥即仰瞻飲食亦必嘗膽卒
 乃拊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
 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
 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虛責實當
 事諸臣臥薪嘗膽矢畫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
 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
 疏鈔 東倭 三十一
 將塞旗之風某鎮可用若干粮必在在有士飽馬騰
 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即捕牢則習流何止二
 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兇雪耻操縱隨宜苟玩惕歲時
 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燃响喻以為安則延寇入室養
 虎遺患令外夷酋長廝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
 辱也夫臣濫竽民垣司會計耳胡輒言邊事然杞人
 憂天為其將壓也葵婦恤舟為其將覆也今封豕行
 行履壓立至 臣苟拘攣職掌不一披陳則遠慮先焦
 曾不得自比于杞人葵婦故特效其款款之愚伏惟

皇上採察芻言亟謝倭款早修內治臣不任懇切禱
 祈之至

疏鈔

東倭

三十一

特伸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呂鳴珂 通政司通政 萬曆二十二年

臣等待罪通政切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官以通政名謂政猶水也通之使勿壅闕而我太祖高皇帝勅諭亦以宣上達下防權奸壅蔽為兢兢蓋其重也頃者東倭一事臣等日檢內外諸臣題奏紛紛藉藉大都言本兵以封貢誤國經畧提督以欺罔誤本兵遊擊沈惟敬以賂倭求封貢誤經畧提督是政之不正莫大於封貢而說之壅蔽莫甚於倭情

疏鈔

東倭

三三

臣等職掌喉舌欲以徹宸聰久矣而未敢遽聞者誠念言事易任事難在海外風聞不宜以文法議論當故事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石星約九卿會議演象所諸臣雖無面矯其非者却未見唯唯封議固知各有心非乃亦隨班點點而退豈惟中書楊俊臣謂是日會議為隸卒所非嘆即臣等亦自羞之已而抄出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濬二疏及朝鮮國李松阻封請留兵之奏乃知情形近確盡涉奸蔽敢不據素所探請為皇正陳之言者曰昨倭據平壤聲言內犯沈惟敬承遣往探便以封貢啗倭矣令

令沈惟敬再往而和議蓋已定矣斯時經畧之遣不過揚示天下以制御之意云耳乃提督李松松將世以戰往不欲以和歸鼓其銳氣乘倭奴持款無備奮擊破之大獲有功功固不可掩矣斯時果能矢心併力乘勝長驅即倭無唯類詎謂以倭級市私昵卒利貨財且慮南兵戰勝分奪留守平壤兵不戮力大敗碧蹄至此敢復言戰乎所謂經畧提督始齟齬而協和斯其故耳於時沈惟敬幾為倭奴憤殺乃復為遊

疏鈔

東倭

三四

說賄倭議封因嚴禁朝鮮不許殺一倭生虜而倭奴一任狂逞圍晉州三十八日殺傷幾六萬人迄今蓋屋造舡繕兵儲糗為不封貢則逞其吞朝鮮內外之謀間洪主事譯審朝鮮賫本來使向人則佯嘆誇東征之功背則涕泣哀訴云彼國受慘一空即我兵亦倭也嗟乎 皇上費二百餘萬之金救朝鮮乃不能戕倭而反坐視荼毒如此尚可以封貢結局耶惟三封之意豈不曰封屬虛號朝鮮實禍予虛號以免實禍甚便不知封以正名名正言順先朝雖有封倭故

事原未有挾今倭既伐我國又殺川兵是逆寇也逆而封之為要挾傳笑外夷青史譏焉且關白稱雄海上稱有六十六州其與劉挺書語極誇謾豈真借三號以為重封之祇自輕耳或曰倭勢強而我兵弱餉匱不封且內犯夫平壤之敗非此強倭耶考嘉靖之季都御史胡宗憲總兵戚繼光平倭閩浙何我兵輒勝以堂堂天朝大統之兵寧畏一倭獨不得經畧提督如宗憲繼光其人耳誠畏而封之倭慾無厭封貢不已尚更有必不可從之要抑將畏縮而割土從之

疏欽

東倭

三五

也或又曰禦敵以術假封羈縻特緩倭而為之備耳不知人情危則防安則亂虜之互市也中國財力歲竭而邊備日弛旋欵旋犯即互市足恃哉今倭狡於北虜我以封緩彼彼亦以貢緩我沿海兵將一有恃則玩弛忘備一旦倭驚無全勝之兵噬臍何及矣若若乃許封不許貢之說尤謂不然蓋倭既封必遣使飾詞奉貢包藏禍心觀兵部郎中劉黃裳疏議言道由對馬島而御史周惟翰謂狡倭窺伺遼左薊門行人司憲被論後亦悔聽黃裳指揮豈貢議又自黃裳

堅之耶夫中國財力有限借以北哨虜東哨倭以偷目前之安財益竭而國勢就衰失策甚矣近該部覆議朝鮮國王所奏倭情未足盡憑止因畏倭故請留兵臣等以為朝鮮二年切厭兵矣兵可撤何樂於留倭果無後患何為阻封由知倭狡橫叵測之謀恐虎而翼必無幸矣說不信其言而斷在必封行且失朝鮮之心去不復來萬一不得已而降倭未可知也蓋朝鮮之所以仇倭而臣中國者以中國能制倭為若主也今反畏倭封其所仇則得以有辭於中國而中國其何辭於彼是封倭非明棄朝鮮而驅之從倭耶夫林朝鮮原為固中國藩籬欲封倭原為結恩朝鮮朝鮮不欲封則封之何謂倭情出國王之口最真即行勘不確於此此不足憑更憑誰乎沈惟敬係積棍有利則附有急則奔言封固奇貨惡憑也不憑舉朝公議又不憑朝鮮所奏止憑沈惟敬斷以封許謂一封之外設有他虞誓以身保此必良有獨見苦心處難以告人者第社稷重器封貢係關社稷安危要當虛心公聽以圖長治久安之策若苟且目前而至異

疏欽

東倭

三六

日事體決裂不可為計百其身捐糜無益矣諸言者非好呶呶誠為社稷關係至重亦成石星生平人品耳箕疇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乃謂之大同伏乞 皇上勅諭兵部勿以封事自謀仍與士庶卜筮同之不然宋人以和自愚之覆轍可鑒也并一應東征事情虛實宜照御史甘士价題請差風力科道至彼逐一查勘從實具奏以明功罪仍乞嚴諭責成禦倭總督實心任事毋襲虛文選將練兵墾屯謹埃移駐遼左為朝鮮聲援其提督重任

疏鈔

東倭

三十一

別訪庶而有謀熟知倭情將領擇推允任或領兵萬餘暫留朝鮮教國人戰守兵法事寧撤兵優叙至朝鮮王就差行勘科道領勅戒諭痛徹加省効越勾踐之臥嘗生聚訓練雪耻圖存一面曉諭倭奴捲甲息戈盡歸海島敢再犯朝鮮定統天兵誅討無赦所要害閩浙天津一帶海防勅各處撫按官加倍整飭以固封守沈惟敬護奸亂政即速革回姑俟倭情順逆治罪庶宸斷明而國是定內治備而倭患消其於國家安攘大誅為有禩矣

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未議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頃自封貢之議一出盈庭抗疏力爭其言是非利害不啻詳矣臣亦無容復贅第不主封貢當議戰守欲主戰守當議兵食今日財匱矣兵疲矣民不可復擾此當事者所以苦戰守之難而主封貢之計也臣愚以為戰不足者守有餘惟在得其勢執其樞耳臣昔年奉 命巡按遼東嘗詢考朝鮮形勢而得其要領敢為 皇上陳之蓋朝鮮北面與遼接壤而東西南

疏鈔

東倭

三十一

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絕島連亘阻塞惟南面金山乃倭夷所入之路倭夷欲由金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尚二道而全慶之間如雲峯大丘皆有天險可據誠於此地設兵分布則倭奴不能復入王京而朝鮮舉國可安枕也朝鮮安則中國之藩籬固矣或者謂屯守無兵無餉將奈何臣謂全慶險隘易守一可當百今劉綎川兵五千尚在再加南兵三千共八千人令之訓練朝鮮兵卒每我兵一千領朝鮮兵二千朝夕教以武藝總計之則有三萬四千之眾使為將者

嚴其紀律鼓其銳氣何戰不克何守不固至於糧餉之費不必取給中國朝鮮水田極其膏腴一歲之收不下數萬我為彼國防守彼獨不能為我兵餽餉乎因朝鮮之糧供朝鮮之兵無徵調轉輸之煩而有安內攘外之策莫便于此者亦何憚而不為也或者又謂近守鴨綠為便者此又不然蓋倭酋不得朝鮮則朝鮮西南有連花飛蓋蛇梁金梁等數十島聯絡海中為之限隔非惟不能由陸道窺遼左亦必不能由水道窺天津若倭酋據有朝鮮則王京之漢陽江開

疏鈔

東倭

三九

城之臨江平壤之大同江處處可以通海直達畿輔不必渡鴨綠走遼陽也是故欲安中國必守朝鮮欲安朝鮮必守全慶能守全慶則得其要樞而倭奴雖狡可無患矣舍險不守而專恃封貢萬一倭奴乘吾無備擁眾復入悔將何及蓋倭情反覆不常自昔已然今日即與封貢必不能全其無渝盟之事此守全慶一策不可不汲汲講求者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勅下兵部酌議施行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通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廷走走宗城縛惟敬戮從臣遠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 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時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眾論也又奉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 皇上又疑惑於楊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

疏鈔

東倭

四十一

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死生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本兵矯悞以欺 陛下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 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悞國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平今據李宗城揭稱謂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府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

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
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求
席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
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
日已與軟盟即不盡許七事業已輕諾二三顧養謙
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干
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然
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
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 天朝
此欽 東倭 四一
反為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
昭露則愈箝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顧罷
封事決戰守斷奸 首以謝天下迺誤國賊臣內外
深結始終執拘其心媚倭 陛下獨不鑒南宋之辜
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為
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為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
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成則
功歸于已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
奉詔夫人 既委質為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

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
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為質封外要求即科臣伏蘇
武之節效真卿之義必不為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
羞然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臭萬年 臣竊悲之為今
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賞
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
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
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即敗即言官
持議驗耶否耶 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
此欽 東倭 四一
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狼狽自
用臯碌碌依阿星日關白可封臯亦曰關白可封星
日再遣科臣臯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即昔
日排已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會亦
心任事奇功未見 陛下嚴譴學會而寧夏卒奏蕩
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
冊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 陛下熟察斧斷
天下幸甚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劉餘澤 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

臣先是辦事省垣風聞賚畫兵部主事丁應泰有疏極言東征之役有罪無功而見今當事諸臣如蕭大亨邢玠輩言事諸臣如張輔之姚文蔚于永清輩咸被誣巖極其醜詆及昨見揭帖始知信然大都不曰行賄則曰結黨譬以穢物塗人之面調語籍人之口三寸如刀一網打盡臣又何敢犯其狂鋒途其讒焰墮其險阱哉第伏而思之國家之事當統論大體不

疏鈔

東倭

四十三

當苛求小罪臣子之義當裁酌公論不當矢報私讐自倭奴興難以來歷 皇上之宵旰七年所矣勞皇上之將士十萬夥矣費 皇上之財餉數百萬多矣卽今以九廟之靈 皇上之威天奪關會之魄清行二會不勝內潰我將士四路同心乘勢逐北酋長多死倭衆大殲釜山南海蕩焉若洗藉此結局卽書之旂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因壘之功掃穴犁庭之績豈不稱流亞哉以故奏捷之後兵部覆奉 聖旨始云覽奏朝鮮南海餘倭悉皆蕩絕東征始收完局

此乃 皇天助順俾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朕連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又云文武將士功次着上緊叙來念其遠征久勞許從寬擬咸使霑被慶典卿部還馬上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大哉皇言明見萬里展也帝澤念及三軍當此之時微獨二百年之屬國鼓舞維新數萬衆之征人驩忻大賚卽八表咸歌寧謐四夷莫不尊親而獨不快于一幸災樂禍之丁應泰夫是以搥唇鼓舌覆地翻天簧鼓 聖聰羅織人罪愈憮愈王不勝不已臣未卒業其揭而髮指

疏鈔

東倭

四十四

毗裂恨不能戾天縮地批其頰而唾其面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何者東功寬叙明旨昭如日月獨應泰未之誦乎且其素負大貪之名謬承前箸之寄既不能如李膺之服善虜班超之護西域止知妬功嫉能變亂黑白甚至欲行一己之私盡奪十萬之賞果如所言毋論 綸音不信于天下繡惠不普于行間是應泰之所見是而 皇上之所見非也爲人臣子而與君父爭是非何其欺也在昔大將在外不從中制故陳湯不以矯命蒙辜裴度不以顯制蔽罪蓋重軍功

存怨道也。今海軍將士沐風櫛雨，橫草枕戈者數年以來，苦亦極矣。一旦以矢石汗馬之勞，博桁楊囹圄之辟，毋論鳥盡弓藏，聞者解體脫異日疆場有緩急誰為？皇上效死力乎？最可憂者士卒以此傷心，因之成變，應泰蓋粉何足惜，而患在社稷矣。是皇上欲作福于上，應泰欲作威于下，為人臣子而與君父爭威福，又何其欺也。且也皇上所與共治天下者，以輔臣為心膂，以大臣為股肱，以言官為耳目，而應泰之疏擅要，皇上不下閣，下部不使言官與聞，疏鈔

良倭 學五

是欲先致，皇上孤立無助，而後應泰得逞其傾危之計，洩其慘毒之謀，利口覆邦，讒言亂國，從此生矣。不思前此聖斷孰敢參與，而應泰至今日復請之，豈以皇上養尊垂拱，假手委心，全不料理此大事耶？又豈以其媒孽詭辭可以聳皇上不虞之聽，微不測之威，或不顧此大體耶？嗟嗟除日本之倭，易除中國之倭，難矧應泰之狡之狠，更有萬倍于倭者。臣腸雖剛，臣口不佞，烏能勝之第所斬者，皇上靜觀東事，歲月已長，不如今日殺功，何以了事，必如應泰誣

奏何以服人，仰煩睿思，亟申優詔，不為讒慝小人所中，庶可以免倭奴之笑，可以固朝鮮之存，可以安將士之心，可以存國家之體。臣時在待罪，冒瀆天威，曷勝激切祈禱之至。

疏鈔

良倭

四六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吁播類

梅國禎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傅好禮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張棟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宜見不同疏

許弘綱 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楊東明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譚希思 協力處分楊酋疏

譚希思 役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疏

目錄 卷四十四

趙標 播兵戛挾無已國體傷殘大甚疏

洪瞻祖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李化龍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吁播類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懇乞宸斷決機

宜任宿將清弊政以消禍萌以安人心疏

梅國禎 浙江道監察御史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暘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

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條之內

多繫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

疏鈔 吁播

以煽惑眾心其謀更不軌矣當此虜酋叛盟之後邊

境未定之時豈可視為細故而不早為平定乎今之

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眾由迫脇緩之可散其乍合

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

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

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甚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

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

嚇以虛勢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警

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見御史賈希夷上請特

遣一臣不蒙採納止令督臣魏學會相機撫剿雖專
任責成事理宜然但學會素敢任事臣所推服聞變
已久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材昧專制之義或以
首尾牽制輕動爲難有不敢以明言者况邊事繁夥
萃於一身方經營戰款之宜難專任討賊之事爲今
之計非方剿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有無辜非詔
赦無以安脅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中
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
爲濟時之急昨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

此參

四

一

蕭如薰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
易於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
不宜更議外若退閒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
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栢李
如楨皆負大將之材李如梅李如璋又爲少年之傑
其家可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
重恩必不自頹於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
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
父子同心不惟勇畧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

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於文臣中曉暢軍情
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
便他如閒住及戴罪將領史宸李應種麻貴馬孔英
倪敏政等或素輕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
自効若遼東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
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程卽未必刻期擒剿必足以
制其死命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
附近營路恃以無恐地方觀望憚而自戢授首正法
之後大加賑恤知朝廷之威惠竝行紀綱大正此機

疏鈔

呼指

三

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知其得
策矣然臣聞鑄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
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鑄隙將成之會而致變
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造事自洪武以至嘉
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自十八年
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
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刻削之苦嘉靖
以至隆慶和議旣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刻削之苦
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

戰修和則不免仍刻削以為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卹而剋削之苛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逾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為重以矜卹為輕暫行於無事之時尚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於怨巡撫党馨不能變通而更為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為名鼓衆倡亂使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

疏錄

四

四

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本或係原舊有行或係党馨作偏當因者明著為例當革者卽為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然其本則科臣主德完所陳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蔽之矣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計別為調遣閒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扣其議論采之人情慷慨敢為人樂為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

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獲衛京營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伏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方之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督撫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為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疏錄

五

五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傅好禮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五月

臣親抄報見浙江撫臣常居敬一本為西賊未滅人心共憤願勤一旅以張天討以紓邊患事大都奏發浙兵一千名往寧夏助剿叛逆奉 聖旨常居敬助兵討逆足見忠義著令該將官統領上緊赴寧夏督撫軍前聽調殺賊兵部知道欽此夫西邊有事疆圉弗寧常居敬恨不能躬環甲冑一鼓誅絕欲遣兵助餉以紓西顧忠義之氣誠有可嘉不知浙兵所不宜

疏

摺

六

調遣者其說有四請詳為 皇上陳之夫浙處東南寧夏西北道里相去五千有奇以師行日五十里計之殆三月之後方可自彼達此不惟緩不及事而兵之所過雞犬弗寧浙兵又素稱驕悍不法而五千里之遠寧能禁之不騷掠擾動耶是寧夏未必得力而所過地方已先蒙其禍矣其不宜調遣者一設有裨剿賊無貽後慮猶可言也夫浙步兵也所持器械以向敵者非狼筈則鳥銃耳何如邊軍之堅甲利兵強弓勁弩况步與騎又不相敵矣議者謂當今討賊不

慮兵之不足惟患餉之不繼以不常繼之餉而復益之以一千無濟於事之浙兵時或餉乏鼓譟是又一寧夏也往撫臣吳善言之被辱近遵化勇壯之嬰挾皆浙兵之明驗其不宜調遣者二或東南無警撤兵赴援猶可言也 臣聞倭寇造船聲言內犯浙之寧紹台溫沿海地方近于餘里而浙之兵籍除影射占役外不滿萬餘萬一倭寇竊發沿海告急不知將借兵於他省耶復募兵於本地耶况東南財賦之區國家之所仰給者十五不可不預為之慮其不宜調遣者

疏

摺

七

三使浙省助兵他省不與猶可言也夫常居敬既以忠義見注於 皇上矣而各省撫臣孰肯自處於不忠不義耶將見聞風嚮應各起勤王之兵以收討賊之效不知 皇上盡許之耶弗許之耶弗許則孤其忠憤之心而兵之可用未必不如浙兵許之是動天下之兵也而不勝擾攘恐國家自此多事萬一中杞人之憂誰任其咎哉且也么麼叛逆弄兵潢池以 臣視之如柘上肉釜底魚耳當國家全盛之際逢此小醜遽張皇失措動天下勤王之師寧不起四夷之非

笑耶其不宜調遣者四然此非臣所敢臆說也臣嘗

巡按浙江兵之驕悍臣所素諳而統兵如把總哨官

又皆名色白丁非若世襲指揮千百戶之有顧惜者

每年春秋防汛凡所過與住劄地方如被劫奪莫不

稱苦在東南如此西北可知矣賊平之後留之不可

去之不能如薊鎮南兵至今遺害此臣所謂不宜調

遣者若此為今之計不必益兵惟專聚餉選擇計部

賢能才幹之臣臣二員命於關之內外督運糧芻於

寧夏近地堆積餉足則兵強兵強則途賊不足平矣

疏

臣持

八

况督臣魏學會沉毅有謀忠誠任事負海內之重望

具不世之長才加之以二三撫臣同心戮力料敵設

奇則逆豎叛丁可剋期投首而西羌北虜將遠遁寒

心矣臣尚以為宣大之兵恐不及與滅賊之功又何

待助於浙兵耶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停止調遣浙

兵專責督臣魏學會以討賊之任不從中制不惑羣

言仍選計臣運芻糧於寧夏附近地方則兵食俱足

而滅賊有期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士會情罪未確兩省意見不同疏

張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該科先接到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葉夢熊一本為免會借途久彰憲臣疎縱貽禍懇

乞 聖明大伸國法以救生靈以杜亂謀事大都指

陳播州宣慰楊應龍之兇惡而參論川東道副使朱

運昌容情故縱不行會勘已又接到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陳劾一本為送會抗旨怙兇挾兵肆毒人心積

忿邊患可虞懇乞 聖明亟彰國法以救生靈事則

疏

臣持

九

歷數楊應龍三大罪而復次其怙兇阻勘之狀歷

歷可據臣等竊以為疑彼會所居雖在貴州肘腋實

係四川幅幘其作姝他種情罪昭著至此而四川撫

按嘿無一言何耶臣又接到四川撫臣李尚思奏為

虜眾逼臨松境預陳防禦事宜內稱議調播州宣慰

司土兵以備協守已又接得四川按臣李化龍揭帖

要將楊應龍勘問事情暫止行提以待整兵禦虜之

後仍行會勘臣等益以為疑一土司也在貴州方欲

剿其黨在四川乃欲調其兵一楊會也在貴州方欲

誅之以除害在四川乃欲藉之以成功何其意見相左之甚耶及該兵部覆奉 聖旨楊應龍姑革去官職戴罪立功會勘事情准改限朱運昌罰俸三箇月其餘俱依擬欽此 棟固不敢越俎而致家亦以爲奉旨處分攸當似可無言矣乃今又接到四川按臣李化龍一本爲土酋謀亂無跡撫臣議剿未妄乞賜行勘以安反側以全億萬生靈事備言楊應龍無可剿之罪貴州撫臣朱免有作惡之心若將爲此會辯冤而顯示其異同之跡者 等於是乎不容無言也

疏鈔

呼指

十

夫人臣事君無以有已况可有成心耶卽楊會所居雖係四川幅幘實爲貴州肘腋四境之內固不可使人跳梁臥榻之側亦豈可容人鼯睡其重均也貴州撫臣於此會何怨而種種列其罪惡似決不可宥者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四川撫按於此會何恩而總總辯其誣枉似決不可剿者亦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然貴州有見於剿心非不公也深疑於四川曰是若有私此焉者則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四川有見於宥心亦非不公也邊望於貴州曰

是殆有先入焉者則又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 等生不長川貴之鄉身不履川貴之地固不敢予剿者而伐宥者亦不敢是宥者而非剿者獨以爲天下之事最忌成心今兩省諸臣所奏毋乃有成心乎據貴州所叅稱千歲畜內官擅立師將私置旗牌與夫鄉擄職官劫放囚犯聚兵洪江抗違欽勒一應叛逆之事果有干於國憲則一舉而剿除之亦何不可據四川所稱洪江初非險阻聚兵以爭頭目破毀旗杆鄉禁哨軍皆屬有因而會勘不果乃因思南知府將奏

疏鈔

呼指

十一

犯帶回此會聽勘重慶絕無鴛鴦情狀則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亦甚可已業已奉旨改限會勘合無申飭兩省憲臣務戒成心各委廉平公正府官約會於兩省交界處所虛心審問如果叛逆有跡負固難馴不但流毒土司抑且貽殃內地真天討之所弗赦也則必從剿如果兇惡雖彰逾謀無據止於自戕種類未嘗侵害漢民非王法之所難容也則必從宥在貴州勘官固不得承望貴州之風旨而過於誅求在四川勘官亦不得承望四川之風旨而曲爲假貸在貴州

撫按固不可執必剿之成心而犯喜功之嫌在四川
撫按亦不可執必宥之成心而遺養寇之患毋分爾
我毋計異同唯審實其情罪而輕重其罰焉此之謂
實心為地方實心為國家不然謂之私昵可也謂之
先入可也蓋地方之福豈國家之利哉且_臣等効忠
告於兩省更有進於此者人臣受君命而秉憲持法
臨蒞_未方疇不欲境內又安以無負_言皇上之委託
也此_言會者從貴州言固以必剿為安地方矣然此
曾桀黠既與貴州相抗拒則日驕月縱後必難圖除
之以消門庭之害獨非四川之利乎此為虺弗摧之
喻也奈之何四川之不深長思也故從貴州而主於
剿亦未必非所以安四川也從四川言固以必宥為
安地方矣然此會疆梁素與安氏相傾陷則此弱彼
強後必偏重留之以存犄捕之勢獨非中國之利乎
此食牛必甘之喻也奈之何貴州之不深長慮也故
從四川而主於宥亦未必非所以安貴州也但須會
勘的確實見其情罪或當剿或當宥則以貴州從四
川亦可以四川從貴州亦可不失乎為地方憂為國

正金

呼格

十二

家計耳_臣等因併及之

正金

呼格

十三

西夏叙功敬陳未議以重爵賞疏

許弘綱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祚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既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士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姑克蕩平蓋謀夫孔

疏鈔

字指

十四

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真鑄之捷沉定而消神武而莫測也說者以為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耳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各疏報功次頗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實奏報獨詳按事情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

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得一生卽賞疑固當從予

况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數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苛

論論其大者夫舉衆者必挈其領叙事者必引其端

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

燎原不掎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

也則當叙遏賊之功已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不一

翦其羽翼何以使之外絕而勢窮則當叙退虜之功

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

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叙間賊之功

疏鈔

字指

一五一

大俘獻矣劉許誅矣藉令哮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而片紙密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叙滅賊之功遏賊之功蕭如薰尚矣來保之守靈州李响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竝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

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叙李崇德等八人足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厥美則叙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盍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勛勳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實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簡之辨也魏學會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叙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

疏鈔

呼指

十六

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斃渠魁臨難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實鮮其儔類叙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董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稱鼓譟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弘綱者挈瓶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為役若以本等章奏冒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几閣將言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即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該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參詳法相印証故

必身居寵辱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賞云則賞陞云則陞彼諛此狗雷同為利陛下亦何顧焉夫驅命難同瓜菓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廊事定則棲菟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風畢命斯亦難矣臣觀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輕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伯爵及直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恩典何患今日

疏鈔

呼指

十七

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步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矧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臣等以為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為定例以後按臣勸功止叙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恩命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稱叙襲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謹呼臣等何心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度邊功博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楊東明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聞議所當誅戰雖危而兵不可罷法不當罪人可殺而心不可服則今日之播事是已蓋楊應龍兇殘不道多所殺傷我興問罪之師莫其悔悟彼犯無將之戒輒抗王師既負其固以自雄又賺我兵而縱殺名雖為臣勢同叛虜是可追罪誰不效尤將王法有所不加而國體因之重辱臣謂戰雖危而兵不可罷者此也顧推引往事未嘗不原其情焉向者四川

疏鈔

時播

十一

用兵兩調征剿而應龍聞命即行所止血戰未可遂謂不忠也及被部民揭告撫院一紙拘提而應龍聞命即至械繫經年未可遂謂不恭也甫釋縲綬即請征倭許之不敢不來驅之不敢不退未可遂為不順也且重慶以羈候審一訊可伏其辜而未完即放既放復提弛禁於前反覆於後此何法也虎兇出柙勢難再入即令抗拒不來罪止不服拘喚無悖逾之詞又無及叛之狀乃題請用兵驟加剿滅情輕名重啓懼生疑此何體也凡此皆當事之臣處置失疑之過

迨大兵之既臨實奉旨而討罪為應龍者止宜袒縛詣闕剖心自明朝廷念其舊勞加其新悟即有十惡之罪自從八議之條奈何討不出此堅臥困中縱令苗兵橫肆殺戮情欲辯而難明罪積少而成大堂堂天朝統六合之眾當全盛之時土司么麼敢敵君父此億兆蒼赤所不平而百萬貔貅所共怒者也於焉大興問罪之師永除跳梁之患即應龍亦難以自解而天誅豈可以復留第川貴兩省之事宜責川貴兩省之臣乃貴州按臣之疏已無同心共濟之義而四

疏鈔

時播

十一

川撫臣之奏又無獨力敢任之能以兩不相協之心兼兩不相下之勢祇徒坐悞軍機養虎遺患耳臣以為攜二之見既不可憑而專制之臣所宜蚤遣請一而行令就近省分整備兵馬糧草以俟緩急調遣一面遣才望大臣一員往勘奏中之事如果與師拒敵不係應龍國家即當赦其死刑從寬議處若其藥自已作怙終不悛即以所遣大臣總督軍務調發川湖雲貴之兵假之便宜行事之權且懸封拜重賞昭示四方無論本會部內之民遠近異能之士有能斬應

龍之首出獻者即以其爵土財貨盡畀之彼居則如八角之鼠出則如失水之魚不數月而首領懸於

闕下矣或謂區區小醜無煩大臣之行臣一觀應龍

再觀兩省非假重臣難濟厥事或又謂播山勢四塞

剿除未易不思長江天塹渡可如飛劍閣排空果

可下矣有如彈丸其幾嗟嗟避嫌者誤事奸大者喜

功禍既起於有所威逼變且釀於兩相推委此臣之

所為日夜憂也故不勝杞抱進此謬言如蒙勅下該

部採擇一二覆議施行於播事未必無小補矣

疏鈔

人時播

三

協力處分楊會疏

譚希思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人臣之為國家而任勛勩也事有貴于獨力擔

當者固不宜因循牽制而失機會有須於戮力共濟

者尤不宜隔別形骸而分吳越總之期於公家之務

而貽地方之安而已切照土酋楊應龍其所居之地

則轄四川其部內五長官司錢糧兵馬則供貴州其

肆虐於部民而所部之民日號泣於貴州此貴州先

任撫臣王體復所以有此剿之議也乃其奉詔征番

疏鈔

人時播

三

就勸諸臣亦仰體朝廷好生之意從寬議處矣乃敢

假請征倭負固不出此四川先任撫臣王繼光所以

有會剿之請也使本酋而自縛請命則兵可以告撤

矣奈何將官輕舉妄進逾會抗敵橫殺隨經四川按

臣吳禮嘉撫臣林喬相先後具題俱經兵部覆議大

都欲川貴撫按一面宣諭脅從令其解散一面宣諭

本酋以禍福生死之關奉 聖旨是這上酋還着兩

省撫按官會兵多方設法擒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

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

不必遙制欽此隨該先任撫按王繼光等遵奉遣牌
差委標下練兵遊擊張奇峯前詣播會語責至本年
六月內據本會申辯雖有哀詞請命之狀而所戕官
兵未見處分應出起勘尚在支吾隨該臣復牌詰責
差指揮唐宗堯前去特宣朝廷之恩威揚外省之兵
力多方化諭令其速出聽勘倘本會翻然悔悟擒獻
助惡稱兵會犯自縛請罪是不但貴省之兵當撤卽
川省原調防禦之兵亦當調還本等衙門休息民力
如或甘心叛逆抗拒不出又當遵奉屢次明旨兩省
疏欽
時措
三二

協力設法擒治以靜地方差出員役未報間八月初
十日臣接邨報該巡按御史薛繼茂一本爲感時激
衷不避嫌怨直指耳目所及以計安地方事大都念
貴州之民饑寒之苦欲令先行撤兵此其心爲地方
惜民力爲聖明廣生德卽臣一念犬馬不容少異
但是說也行於上年未提兵之先則可行於今春旣
敗兵之後則不可施於楊會未請命之先則可施於
楊會旣負固之後則不可且兩省兵力皆朝廷赤子
兩省財物皆朝廷積貯合兩省而一之則兵力全而

奸會之嚮風有日分朝事而二之則大體褻而反側
之歸命難期臣非好談甲兵也借朝廷禦暴之意以
行聖明安民之心如是而已伏乞勅下兵部覆
議仍照前旨容臣相機便宜行事仍令貴州撫臣協
力共濟庶處置可無失策而地方可圖安靖矣

疏欽

時措

三三

狡會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懇乞天威先行

削爵徐計處勦以固生靈以安邊檄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

惟土酋楊應龍以殘虐而干法紀畏法紀而成負

固而敢抗拒而至于聚苗衆戕官兵此其罪業已入

不赦之條矣隨經按臣吳禮嘉具題兵部覆議行令

川貴撫按同心協志相機征剿仍責四川巡撫移檄

罪會詰責曉諭務得直情轉與具奏等因題奉欽依

咨行前撫臣王繼先檄令遊擊張奇峯詣播詰責據

疏

呼播

三四

其申訴雖有搖尾乞憐之狀而戕兵首惡未言擒獻

應出赴勘尚屬支吾臣猶冀其終悔也復差指揮唐

宗舜前去大都宣朝廷之恩威開順逆之兩途所以

啓其迷而覺其良者殆不啻三令五申矣再據本會

申為懇究虛實分豁誣枉辨別功罪開恩臨勘以安

地方事大率悔禍雖萌疑畏猶深纏纏千言無非力

辯其有進獻大木從征效勞之苦無干犯內地失陷

糧草之辜至殺戮官兵則詭言委之于秦民仇人之

誤懇懇焉執成化年間故事惟請官臨勘是祈又聽

奸人刁哄暗令人赴闕走辯以徼恩命而延歲月

揣摩狡會其所倚兔穴而甘格命者其說有五

一以天設其險而窮谷深菁難于馳驅一以人助其逆而

鼠竊狗盜多所招徠一則懼出之不死于法必死于

仇一則計土司之兵不吞其餌則絕其後一則度黔

蜀夾攻地隔人遠難于卒應如指臂之相使夫楊會

既以此數者縱橫于胸中而臣等既先盡得其情狀

則必當有以伐其謀而奪其氣此事關機密臣不具

之章牘以厚奸人之防惟謀諸總鎮將佐多方運籌

或更有奇術足以制勝算豈不能勦滅此會如發蒙

振落哉獨念作孽肆虐悖天道者應龍一人抗法犯

順敢負固者應龍一人播民環居何啻億萬其間依

附村落流寓寄住者十常八九天兵所至即紀律嚴

明誓不妄殺能使玉石之盡分乎寧不違 皇上擒

治一人之明旨乎臣會同按臣吳禮嘉再四計處合

無請將應龍宣慰職銜先行削奪降為庶人該司衙

門宣慰使司亦暫削除容臣等再行化諭開示項疑

從則容臣題請待以不死違則聽臣便宜大舉征勦

從則容臣題請待以不死違則聽臣便宜大舉征勦

必使戕兵黠目盡獻正法必使本會自縛赴蒸江或
安穩松坎地方聽委文武官從公勘處姑照夷俗問
斷必使五司張官無改其舊業必使七姓眾庶悉還
之故區本會祖宗原錫田土入冊者照舊付與為業
未入冊者清吏均糧招集良民管種其改署捕廳以
示彈壓議復學校以明化導分任巡行以戢奸暴與
夫一應未盡事宜逐時勘議停妥通詳兩省撫按請
自主裁該司近奉表貢與申呈上司文移止令開寫
播州司姑將伊子楊朝棟降充為主舍管理其事

疏鈔

李播

三六

督催根馬俟五年之上若能安撫流移處馭
得所和好族屬守法奉公聽彼官民公同保舉司道
及功給詳撫按疏請復爵襲職如或諭之不出首惡
不獻仍聽等先將流寓居民次第喚出遵奉節經
部覆明旨事理會同貴州撫按會兵勦處以滌一方
之妖氛行三尺之國法如此則操縱自上而天威風
行漢土攸分而邊圉孔安矣伏乞皇上軫念無辜
之生靈當固有罪之兇孽當懲勅下兵部覆議上請
行等遵照施行

播兵壓境要挾無已國體民生傷殘太甚疏

趙小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

案查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報播會楊應
龍統兵攻破蒸江縣殺將覆軍緣由到臣已於六月
二十八日具疏題報訖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副使
莫睿呈稱二十一日據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
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本司起於七姓先
百石口之禍因上司誣聽輕舉突入蒸南豪民竊越
疆界拋糧成仇藏匿叛奴及誣遣目聳動議設兵將
防守仍夥古屬五司楊以誠等變亂成規惑聚飛練
多方動激致蒙軍門加叅擅殺防禦官兵致有進剿
切思本省恩路被阻貴州讒禍越深萬不得已不得不
尋對頭儻蒙體察公道乞要將奸奴何邦卿等數
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給領存歿霑恩若容
護奸奴寧拚漢唐繼世之爵土其捨歷朝先令之功
勞跟羨逾黨盡皆生啖其肉不諱通府控訴徑至九
重關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睿
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四十六日辰時播兵齊圍

疏鈔

李播

三六

茶江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叫發還本頭等語未及頃刻銳箭相衝播擁奔上墻我兵俱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一時殞命胡順堯孟百口捉虜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該縣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領旗來傳教不要殺馬知縣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楊宣慰看改過方報道府并按撫

疏抄 陞格 二八

差余林等齎報本日下午晚又令二目把來查庫銀止一千八百零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日把招諭各民安插取一印信用領又白牌一面差二目把令馬知縣支米糧與軍又差三日把求講話叫將奏民發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將領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擡上營去亦要馬知縣到播州爲質要各民代伊赴奏安撫後各民苦講哭訴各願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看方不要馬知縣二十五日認狀并文書不存將三

目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將馬知縣男并舅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安撫撤兵方去各目稱要打南川重鎮江津往迴等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盡行燒燬民房自南門橋至勝果門北門至楊四廟盡燒擄去男婦男子擔蓋令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八東鄉壩去本日劄營在毋渡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搶去擔蓋等因到道看得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

疏抄 陞格 二九

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烟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圖城中出其言似爲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拏獲播苗九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剿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溪七麻山等處防倉宜撫與貴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出打綦江至六月十三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皆給銀三兩三兩不等二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

被火燒乃得城見今還要打南泉龍川二處將二處倉糧盡要燒燬使盡剿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會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遊擊張良賢對陣亂地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入官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生擒胡提調二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阜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

疏鈔

時措

三

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罄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至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狠要庫吏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攔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吹剿爲撫又要取各奏民及楊可

棟屍棺要擡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拏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往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李光祚齎檄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典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滅必有後患一遭訴得明

疏鈔

時措

三一

白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據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允羅蜀義男告稱楊會自破城之後一向劄營三溪毋渡等處又于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海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鑄一石碑豎爲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該本縣看得途會肆行無忌濶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二十七日

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將茶之三溪毋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為播界三溪創建倉廩割茶南之穀入倉行一牌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剪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璧山祭祖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峯李渡鎮潛住仇奴等情各呈稟到臣該臣看得楊酋破碁江後我之驍將銳卒一時都盡渝城危急人心動搖我實無備而姑以文告總酋亦是權計然城下之盟壯士且羞言之矣

疏鈔

啣指

三二

乃曾原無必死之心自覓生活之路雖虎賁以思逞旋狼顧而不前趙趙驚騰恫疑恐喝猶劫去倉庫而逼要印領之初意也况當是時酋縱兵流劫志已驕盈我壁修詞救援且至渝陽天險豈遽為亡茶之續哉乃總兵道府同駐相視無奇隨意發付索屍棺則屍棺索奏民則與奏民何邦卿既以縊歸于春又復生致優禮腆儀曲中酋懽何物慙慙遂來感憶吁嗟乎諸臣屈體辱國抑何至於此極也卷查楊可棟屍柩雖原有奉文許令給發然彼索送與且加貨焉則

大非法紀至何邦卿于春係奉欽依追賊監犯乃擅自縊縛徑以昇酋不幾於殺人媚賊乎且置君命於何地也嗟嗟酋之入犯也縱橫剽劫焚蕩虐劉茶合一帶綿亘數百餘里內人烟斷絕兇暴酷烈天地為之慘淡鬼神為之悲號我師劣兵微已立視萬民之塗炭而死付生還又坐致二命之沉寃臣以為覆軍殺將酋之自為虐也我力若不足罪猶可言也縛囚獻賊我之助酋為虐也於心則何忍罪不可言也今斷者不能復續矣往者不可復返矣而既損之國威

疏鈔

啣指

三三

何時乃得復振已辱之君命何時乃得復申也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諸臣之辱君至此自無難糜頂踵以圖後效自非然者諸臣亦何以自解而自贖哉頃曾條聚條散情形變幻往來申文全是反書且越界挿占鑄碑建厥已儼然作一敵國我之士漢官兵目前糧餉調遣徵會業有次第雖不足於攻似足於守矣諸臣與賊誓不共天每每形之詞色從此臥薪嘗膽枕戈待時前既違於慷慨奮誼後徐觀其從容仗義耳昔李陵失利銳者謂其欲得當以報漢漢明

數其罪以為大戮而陵之初心始灰臣以今日之事
嚴飭諸臣臣巡戴罪必圖得當報效雪耻而後已不
然異日者追討而虜奪之亦何後詞之與有茲事體
大有關係臣據聞不敢不實報伏乞勅下吏兵二部
酌為議覆其獻囚送樞并碁城失守有罪官員總行
臣衙門查勘明白指名臣奏或即分別處治或待事
寧之日功罪併論恭候廟斷至會之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當亟嚴四凶之誅難再假三苗之窟矣仍乞勅
各省督撫銳心并力共圖成功其各處兵馬錢糧當
疏鈔。

李播

三四

如何徵募如何奏濟亦乞速允所請俾有所取辦而
展布焉庶臣工思奮國體少全疆宇臣寧而民生奠
安矣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洪瞻祖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七月

臣等項待罪該科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
一本為西南罷敝也極等事大抵言川貴督臣王象
乾撫臣郭子章各差官在水西安疆臣家責令退地
為失體且云各王其胸中之限界恐起兵端又見撫
臣郭子章為疆界一事與督臣不合上疏求去先是
臣亦聞安疆臣近因索地之故慮下人有變擊妻子
而駐省城者心甚駭之亟訪川貴士人或云督臣雖

疏鈔。

李播

三五

復求地意未遂堅決也若激之則成其誤矣臣心疑
其言又意督臣或自有說居數日而無所言伏念地
方事太兩調之或一剖成心獨特之將互形拘執且
當事者之情每激斷難理止其謹事外者之衡自平
決不阿私所好則夫今日勘處之議真不容舍按
臣而他屬者臣恐因循致變敢不以聞臣伏讀大明
一統志云烏江河在貴州宣慰司北城二百里乃貴
播之界其南岸有烏江關按此則循江而上其北屬
播其南屬貢地界分明不難辨也原任督臣李化龍

善後事宜疏開水西所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四處
今督臣王象乾行文增開水西所占乃靶五用桃溪
牛叢花毛等里而撫臣郭子章又切責水西退出水
烟天旺外復有巖孔三壩里毛南京壩六芍等地方
靶桃溪係播民見住儒溪別係蘭州所侵而沙溪巡
檢司載在大明會典及大明官制中原屬貴州無地
可退限界已明不必勘而辨也臣所請為勘者何也
二臣惟無主其胸中之限界則司道可以呈詳既不
能共捐其一膜之私則必厚藩籬而高城府言者何

疏鈔

時播

三十六

自投之且安宣慰有無侵地之心跡不勘不明不決
在撫臣自謂含糊在督臣不無混扯故臣請為勘也
夫今督臣之當據者舊督臣之圖也安宣慰實有沙
溪巡檢司播州虛名有沙溪驛圖界則了然矣而切
切然恐人之以失地議其後執有主之心售先入之
說有承風怨憊者又有安氏叛民羅學茂之狃七姓
故智而為讒者妄謂山河之寶某處骨腴可剖某處
險阻可收乘便過求似也然獨不詳驛之僑於播也
又不詳貴司之地之非安氏私有也宣慰司歲供貴

省各項錢糧二萬餘兩日辦龍場一十五驛馬四廩
餼其安宣慰衙門在貴州城內羅鬼服役之民雜居
於貴州城外尺地王土一民王臣二百年來與流無
異所謂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其兵則斷頭掉
尾勇冠諸苗其人則憨而蠻主他強族姓不得代而
有之地則滇南門戶錯黔蜀而蟠其腸縱有地界相
沿失之於安則得之於貴不必爭也川沃貴貧損有
餘補不足可也督臣何故爭之水西隸貴州百里而
近沙溪去城都千里而遙楊會故民又與安氏夷人

疏鈔

時播

三十七

葵麥不合也督臣何故必欲爭之沙溪撮土所爭幾
何全播之間得不償失痍傷未瘳而克核更至智者
不為崇一介之奸而圖千載之建國議者不出攘隣
之彈丸而騷動西南半壁之天下勇者不任也且安
疆臣非楊應龍比也從督撫而討逆酋諭帖猶在所
約云何水西之兵不肯濟江則播州之賊必不入等
開山二十里而讓其功於官縱令人不分功信不修
睦頤又使之割地以謝播此謂資怨而申禍矣以新
造之遵議而逞弗靈之苗必無幸矣若夫以隣國為

登賈亦安能及哉且金錢數百萬何設將士數十萬何集廟堂八年之宵旰何所復得變激而禍成兵連而不解不若無事之爲福也蠻夷懷鳥獸之心政宜蕩佚簡易故高皇帝悉除馬燔封疆奢香而三省至今賴之督臣何過求也撫臣親見川貴大兵大木大荒大疲之後決不可復用兵而又深慮亡猿及木不得已而以去就爲民請命雖自謂胸中本無成心亦似未必然者方今奸民利其田土僉人奮其唇舌武士競於功名正賢者當盡力之時又各持其意氣

疏鈔

嗚呼

三九

而不相下以火救火孰知其終天下之事可以直道擔不可不以平心應也昔范仲淹與韓琦議事不合徑拂衣去琦持之曰便不容商量耶夫人臣以安社稷爲忠不以辟土地爲富况今土地本無可辟而紛紛激優改貴爲川翦安爲播曾何利於國哉至如差官非體爭地非名用兵非策官不無捐勅地不無起爬搔兵不無耗病故舊督臣李化龍進播圖云願陛下流豈第之恩布寬和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勿擾一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二臣之用心亦

如是而已再爲安疆臣既退久侵之地寧獨斬一沙溪願欲取諸其懷得無齒寒之懼若云姑與益重其疑今日之事不勘不明不決督臣只在任勘撫臣亦宜從勘司道不敢實勘合當題請按臣之就近者一往勘報以奉朝廷處分蓋情難遙度按臣決無限界主於中誠能任怨任勞必有公評之論督臣總宜靜聽不得各生憤激掣檢其間又不得術箝人之口此地方安危所繫夷情嚮背所關是非一付之公評則庶乎保大安民疇庸懷遠之畧不難並見於今日矣

疏鈔

嗚呼

三九

抑臣猶有說焉安疆臣奢世績等暴糧而卒數萬之師跋履經年爲國除難文法之吏洗垢索齋宣慰無地可退迫逐其身土婦以銀助工虐執其使似此舉動大失夷心流方籍土與守鴻鴈勞來之聲未徹而無故激之魚爛鳥驚嗟何及也臣愚伏願皇上懷遠招携以高皇帝爲法督撫以往年生事諸臣爲戒而又以韓范名賢平心和氣爲國謀仍祈亟勅該部行委按院勘議以聽處分無使國家失威德于土司而地方清貼亦督撫諸臣之幸也至于永寧宣慰司

奢世續法司文卷見存絕無免差免地之說即其助
功忠欵速宜釋遣其人以稱 聖朝寬大之意地方
事體相同理當求靜臣等不勝惓惓

疏鈔

人時播

四十一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李化龍總理河道都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臣以憂苦之跡過蒙 聖慈俯賜憐憫速用代人

感戴天恩等於覆載旦夕交印西歸以襄大事即河

事且無能料理何況其他惟是近見邸報川省按臣

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讀其

疏纒纒數萬言其慮甚長其心甚苦其裨補新疆不

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播地臣所

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

疏鈔

人時播

四十二

迄無定議今臣又復憂歸即督臣王象乾亦且以外

艱解事矣而藩籬猶然未剖節外又且生枝不知何

日何年方得結局究也將至夷狄坐操其衡臣工兩

受其敝生事事生於計似未為便也臣亦安得默默

無言而去乎夫今之清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

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賞格有

爪牙分土之說二司為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

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

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

欵有云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
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
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
議叙錄此亦何負于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
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
清界自是清界必兩事不後而後可言二司之事
請先旨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記平播之初永寧
卽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
羅材緝麻山李博埡各地方賞伊提調糧馬下南道
疏鈔
呼播
四二

象乾查覆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至於劉一
相之去則以考察拾遺臣尙記昔年閱邸報見爲朴
臣王士昌等所糾內事蹟五六欵皆不知何地何人
竝無川中一事原與推官高折枝無干今謂一相卽
以此去豈謂折枝假手撫按耶何無蜀中一事謂折
枝投揭京師耶永寧事起於是年秋冬之間一相去
於明年之春推官卽以公事相左安能走使數千里
外於各處羅織其事而害之或者當日地方官民見
二人議論不合行事相反會一相被察不知其由遂
疏鈔
呼播
四三

叅議劉一相亦爲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
爨臣查儒溪等里乃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奢氏
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受初袁切等
加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
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緝麻李
博則皆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
批駁之久之一相謂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
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豁謂原不敢有希
望瓜分之意其後西河一帶照舊屬播皆今督臣王

騰此議流傳至今耳且不直此也卽謂劉安民力爭
永寧事而臣不能不動於讓地土司必招後議之說
亦係傳流之訛蓋臣于是年冬春之交方上善後疏
上疏後方調安民人播安民來見臣尙未知播中事
也臣一一面命之曰如何定府縣如何修城郭如何
招民如何丈地如何清界臣尙記所言清界事曰爾
傳與土司趣我在此早把地界清了彼皆爲我效勞
之人我必從寬若待我去後新部院來原與彼不相
識必然執法清查反不得便宜矣或安民入播以此

諭土司人遂傳以為安民途中一送立談數語何所復爭臣猶記安羅桃紅三村投降男婦共萬餘人臣尚發銀賑之發兵護之羅國明等初出巢來歸臣賞以花紅銀牌重慶之人驩呼動地其仁懷赤水頭目王繼先末年等則皆半年之前暗來投降結有照者臣曾刻有平播全書內載諸人來歷甚明乃平播之後奢世續一旦欲掩而有之此可聽否臣又記臣臨行時劉安民有一條陳內五六款有一款言永寧所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為土司所招耳批行該道查議

疏鈔

呼指

四十四

可莫不遠之復此孫膂走魏都之謀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何物狡夷計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為然而不知實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臣請言水西臣在川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開其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為之謀者曰以鹽水漬紙曬乾為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棄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

疏鈔

呼指

四十五

未報而臣去蓋其誤與劉一相等耳當時若此其說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縱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裁乎蓋臣在川時安疆臣為其弟堯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為呈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改流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扛幫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為之地耳臣既已嚴為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搥撼忠良將令人謂永寧業以拂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可植不拔之基一

爭勘明亦不肯與以此時有警殺境上為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真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尚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逆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密與計議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洩之今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烟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剿時撫播人歲無寧日至應龍浸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糧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於平播之後

尚未及清界安疆臣遣兵突入播地住劄即具文
申報以安插洵民為詞蓋隱然有侵據之意先以文
嘗臣耳臣怒而駁切責之疆臣懼因退兵去且具結
自明比臣回籍後見邸報則令兵官劉勝以受職退
札為督臣參提此退則彼進當不復仍舊貫矣此又
播地入水之也日臣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
京述地界疏竝以揭帖示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
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與
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徒寬歸結為妥近數月前督臣

疏鈔

呼指

四一六

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
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直令我攜而全與
之我不能清以前未清之地而竝其已清者失之可
乎此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止水烟天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謂不必論原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近時
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根者今之均認必與地相當
夷情尚未厭也另為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
務求早結由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意此

時當已結局而不意又有安順臣之事也臣記安疆
臣諸目把在漢把以陳恩為守在土把以柯阿箇為
守今疏安順臣係迷杓頭為柯阿箇之子此亦至貴
侶矣何故一旦携家出奔此必先有所以重傷其心
而後羅學茂等得以就中取事不知此後能兩相忘
否今已議定發回安插計此時當發回久矣此在督
撫按臣必有善處之術在安順臣必有自果之策在
安疆臣亦必有順令之恭必不至襲往年安定之續
而蹈前代悉但謀之慘然其事總與地界無干今第

疏鈔

呼指

四一七

宜早結地界以杜後端耳臣聞邸報見督臣一次疏
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
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靖以前侵古應
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
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
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者有嘉靖
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
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
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應與應

歸地界也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為兩爭不定之地今為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為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糧重歸之安氏則糧輕地已歸於安氏糧猶累大播民在土夷事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候臣去別為伎倆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

疏鈔

嗚播

四八

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陳恩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疏當是王家猷李希聖張問達一派蠢愚小人撥唆疆臣葛藤下斷以至今日嗟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納此於臣節順耶逆耶於安氏福耶禍耶鳳氏已在地下有疆臣良心不死早夜以思富有食之不能下咽者奈何其要求無已至衆叛親離尚復不知止足也臣謂當此之時即

地界徒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糧馬庶可以尊國體而戢夷情黨于土司者則待之大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疚耳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臣蓋因是而有感于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蠶盧應亮以一叅將調之從任懼而自刎其腹流腸而死彼時事勢居然可知乃一二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徒事於矢石瘡痍之間不幸而死則為張棟幸而不死則為張悌高折枝即

疏鈔

嗚播

四九

有他事便在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兔情深疆土念重動則張齟裂眦跋扈跳梁莫以動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夫羅學茂無端勾引致難歸結幾成多事誠為可恨然此近年事也若在先年不過清疆界耳招流移耳自督臣不能坐照於四百里之外即悌與折枝又安能逾視於二三年之前儻因今日之變局而遂謂當日全局之皆非因羅學茂一時之講張而遂為前後在事諸臣之罪案將無因噎廢食波至而自投於水耶誠恐評

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賈終身之罪此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諸臣刀箭餘生亦何足惜所惜國家大體耳臣謂宇宙大矣固不必吝此一塊土以失遠人之心縉紳多矣亦何必苦此一二人以快土夷之意自今而後下人多事似不必延及土人後人誤事似不必追及前人死人懷事似不必抵以生人爲朝廷明不御之權爲大臣存專制之體爲小臣酬殉國之勞庶不至縉紳制命夷秋而逆賊含笑地下後可緩急尚可使人此臣所

疏欽

呼指

五

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蟬蛸也以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酉陽境內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徒寬貸霑益州劫取奢世統赤水之街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土人耳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至夕莫必其命夫非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爲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司起至漢諸葛亮所置謂爲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高皇帝定鼎金陵百

我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又皇帝建都北地三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火八百年矣向以遜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妻孥亦未爲非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士則一方小民既永出陷溺隣境土司亦莫敢支吾何拒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之

疏欽

呼指

五

人中遭多故遂至不子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漸消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者也但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根如督撫所議住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公麼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便是開釁如劉一相之云若言取者便爲有罪言與者便爲有功臣無自專之制也生殺予奪自應請命亦何必以聖人律人甚至不問法紀可否但一慎

重便曰避嫌如劉安氏之云若言取者便為小人言
與者便為君子蓋漢過固不可啓人情難為振易為
狗夷情束之難縱之易今日以清地為開邊他日必
有以失地為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為避事他日必有
以廢法為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
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習
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
進不至激其怒而杖殺之不已然則釀成播州之劇
恐不在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

疏鈔

呼搭

五二

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為避嫌而失
戎之術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墓此曰吾為急
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
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鬪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
家袖手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
之流弊也 臣謂邊疆為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
論是非而速為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為軒輊庶目
前既得結絕將來亦免反覆此 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莫由餘生不宜喋喋言事第西南夷所關朝廷邊

事所係事內者不為分明事外者何以處置始事者
不道其詳後事者終謬其指 臣故為深切著明具疏
以請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覆施行新疆幸甚矣

疏鈔

呼搭

五三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孫丕揚 歲清天下因圖疏

孫丕揚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江東之 敬陳職掌備陳冤獄以廣聖仁疏

周曰庠 乞釋繫起廢以順輿情疏

宋一韓 解澤已流彙臣未釋乞賜生還疏

梁有年 旨意律例最明故違強解無禮疏

目錄

卷四十五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歲清天下因圖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據浙江等司案呈犯法愚民何處不有戾法冤民亦何處不有若非每歲清理必待五年差官冤抑之犯難免圖上合無照兩京矜疑事例歲酌一字其於獄政裨補不小等因到部臣惟國家典章兩京冤犯春秋時得荷德意而矜疑之以 都中含冤之夫鮮不昭雪於天日者惟是省直輕重繫囚奚啻百倍京師也乃君門萬里獨不得借郡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既經各司具呈相應酌處臣查得成化二年萬曆十三年審錄之例即曾通行天下旋即報罷豈非以省直地方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即官御史時亦不敢輕開什者臣請 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令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則惟有歲歲處處開矜疑之例焉耳

蓋犯人之在獄也情狀甚難巡撫允而巡按不允者恒獄於斯巡按允而巡撫不允者恒獄於斯赴理於藩臬守巡申詳於郡縣守令不允者恒獄於斯夫人命強盜或以贓証而遲疑中之流徒軍犯或亦必追贓而淹滯小之贖金錢債或無財而追比亦必恒獄於斯近者動遲歲月遠者或久禁縲綬不得歸結合天下囹圄而總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已此皆仰仗 皇上照及覆盆則得生不照則不得生者也

疏鈔

明刑

二

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為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也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有冤抑者按察司居省會也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也即審各道之囚皆身親巡歷不得調審州縣為諸囚憂亦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審無冤枉者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許各詳諸撫按會疏以請第一列死罪之可矜可疑者每人述哀矜之狀其次列軍徒追贓之可遣可配者每件述處分之由又

其次列笞杖之可保可釋者 令監禁之犯撫按疏期勿過夏月為率大都輕罪自發落無致久羈重罪仍聽部覆恭候 聖裁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則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囹圄無一不清之罪囚如是歲審天下冤民庶幾漸少 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永賴於海隅蒼生也哉

疏鈔

明刑

三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孫丕揚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該浙江等十三司案呈司寇職掌邦禁郡縣分理刑
名必須守令刑罰能省然後郡縣寬民可無國初民
淳刑省郡縣尚樹戒石以儆官邦自今淫刑濫罰強
半海內可無約束以救無辜等因到部臣惟天下之
治平貪酷之利害之也吏治之貪酷刑罰之過使之
也故善圖治者先省刑罰而已所擬各司等呈委于
邦禁有禪顧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疏鈔

刑罰

之重刑而在過撻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
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
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
之命故或有過志忘倫而刑者情流喜怒而刑者時
違天人而刑者遇可矜疑而刑者一不省約而任法
即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
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于此金作贖刑罰之
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
財故或有罪內罪外而罰者錢粮里甲而罰者公用

上司而罰者尅扣錢穀而罰者一不省減而任情即
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入官何
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于此如是而欲其民樂
猷畝野寧雞犬難矣哉昔仲尼論從政之屏惡以不
教而殺為虐野氏論禦之諸侯必教之不改而治茲
欲遏貪酷接踵之風俾盡海內而刑清政舉約束之
教容可已乎先臣丘濬嘗請禁於孝宗廟矣彼其時
條教未布民到於今思之臣叨掌邦禁僭採諺言稽
律例之未有借人利已察閭閻之共患守令假以虐

疏鈔

刑罰

五

民者各擬約束以立教範刑罰兩端共一十六條直
陳民情逐款後列固不敢輕於律例以防民而縱民
亦不敢重於律例任禁暴以為暴令無通行天下撫
按各令所轄郡縣書置座右俾海內寃民曉然知
皇上覆載深仁不欲吏之濫刑也如此不欲吏之濫
罰也如此庶幾明命照臨一顧諟聞其在官也接目
警心有所畏而斂迹其在野也家傳人誦有所恃而
安枕斯於力挽貪酷手援蒼赤率天下之守令而革
心革面必此刑罰之約束為首務夫撫按諸臣專制

一方卽身督守令親省刑罰爲天子肩治平之任者也刑罰約束欲從省矣貪酷者不察而入薦何術懼天下之貪酷刑罰約束惡不中矣庶能者或棄而不錄何術興天下之庶能此猶吏治名實之辨民隱休戚之端朝廷嘉隆治迹遠讓弘治其機皆決于此是在察吏之撫按彰善癉惡舉直刺枉肯覈實耳如此則條教迪之于先導天下羣吏過未然之刑罰激勸督之于後懼天下羣吏過已然之貪酷卽能任刑任罰豈得暴彼民哉 皇上欲爲生民立命脈爲海內

疏欽

明刑

六

隆治平舍此適治之路似無由也伏乞 皇上再加裁酌如果蕩堯可採恭候命下容 臣 通行撫按諸臣卽將後開省刑罰諸約束狀照依國初戒石事例各書守令公署以示遵守其撫按舉刺獎戒務考刑罰計寬嚴有無破敗人產有無殘害人命有無貪酷刑狀而賢否之以示激勸仍先將各郡縣遵依緣由咨部知會郡縣不省刑罰者聽撫按查考撫按不覈實守令省刑罰者聽部院查考將見仁心仁政沛然海宇斯民永賴無疆矣 臣 不任懇切祈望之至計開省

刑約束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釘枷號勿用數百斤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棍勿用腦箍竹簽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省子弟刑三刑流防過省刑四條先加撻者後莫加撻人加撻者我莫加撻已刑下體莫刑上體已撻輸者莫撻贏家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証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

疏欽

明刑

六

怒人強項加刑五避天時省罰四條旱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六體人情省刑四條屍親宜省刑救尊長者宜省刑誣冤枉者宜省刑口訥宜省刑七人可矜者省刑四條老少者宜省刑饑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八人可疑者省刑四條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刑賊情曖昧宜省刑省罰約束一省罪內罰四條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加罰勿改無力贖爲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爲重罪贖二省

罪外罰四條勿因事白罰富民勿脅短明取罪民勿
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故出入罪三省錢糧罰四
條勿取常例寬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
齋多派大戶四省里甲罰四條勿明徵會銀暗用里
甲勿里長輪支又派殷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
勿用銀少而令行戶出物五省指公費罰四條勿指
迎送科罰勿指來朝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糧
科罰六省指上司罰四條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
指上司送長夫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
司送節壽禮罰七省尅扣罰四條勿尅扣船車官銀
勿尅扣各役工銀勿尅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方土
宜八省紙穀罰四條勿尅扣上司官銀食穀抵數勿尅
自理贖銀餘穀作正勿尅賑濟銀兩發倉欺人勿尅
修理工銀勸借肥已

敬循職掌備陳冤獄懇乞聖明嚴申正律以重
民命以廣聖仁以感召天和疏

江東之大理寺少卿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御世昆蟲草木咸得其
所矧人命至重豈可獨殺故議獄緩死寧失不經我
國家尤慎重之恩例有熟減臨刑有覆奏請者皇
上允刑部之請令撫按諸司清理囹圄加恩於可矜
可緩之刑不啻大舜之好生神禹之泣罪矣然獄有
大弊有大冤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曾讀律至代寫招

疏鈔

刑刑

九

草增減情節之條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
以防奸弊無所不至今天下有司率置此律於不行
曰紙逼招情節盡出積猾之手無則增之以爲有文
其故入之害則有減之以爲無以逞其故出之私舞
弄數字索賄數千金筆劔紙管牢不可破雖有智慧
不能得其真治獄之弊莫大于此臣願陛下嚴勅
所司以律治人無以官犯律舞文必遣以示奉律之
謹恤刑之臣能詳審兩造不眩於成案者亟紀錄之
庶幾弊可革也至若律定於皇祖爲萬世不易之

經例行於列聖為一時懲惡之權情重律輕者引例以懲之不必泥於正律之文情輕律合者依律以斷之不必拘於新例之引若一槩引例有重議而無寬科是亦行法之弊矣臣願陛下嚴勅治獄之臣悉遵正律而慎於引例庶幾法可平也夫猾書之當革引例之當慎此法內之弊也在已定者尚可以改擬乃園墻之中天日不照有法外之冤焉則已死者不可以復生臣讀律至凌辱罪囚與淹禁囚獄尅減示糧與不給醫藥顧備自殺與謀求殺害數條森嚴昭正錄如日星未嘗不歎仰太祖高皇帝定律以矜獄囚無所不備今天下有司置此律於不講有任性之燥而因微言之激怒有行已之汗而聽豪家之賄托於罪不至死之囚或用囊沙壓面不逾時而死或絕其飲食不三日而死一紙病狀一命立傾殺之無乃驗之無傷小民飲恨雖深情不能達聖世施恩雖廣法不能周臣每切齒酷吏欲具奏而未能也今臣待罪大理同官商確每遇重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一歲之內駁回數人未聞再問旋報病死其間固

無謀買情或問官過於自信不欲人駁已也高皇帝設大理寺之意謂何且在輦轂之下况四海九州之遠郡邑衛所之罪不至死各官任意假病以殺之者不知幾百千萬是以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雖欽恤之臣一歲十遣無能收於死亡其上于天和災沴頻仍於寓內下叢怨氣干戈竊此之由矣伏乞勅下刑部都察院申明治獄律例嚴飭各官通行內外督率十三司各除白罪毋風厲殺人每遇朝審熟審之期無論已結未結凡死獄中者開具名疏錄數奏聞以便稽考在外偏行十三省巡按御史清查所屬郡邑衛所凡獄或遇天災流行罪不至死者許令保出其死者果以何病以何親人知証必具文申報如有隱匿或有他故及屍親首告者從重論降若以繁文可省徒流杖贖皆報王司何於人命不然也從此長吏恐法網之觸徃行無瘼死之多全一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一人也全千萬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千萬人之也寒巖蟻穴隨在沐陽春之輝九垓八埏無適非恩波之被聖壽萬年無疆國祚與天同極矣

明詔重頒皇恩宜廣乞釋繫起廢以順輿情疏

周曰庠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主綏猷致治惟此一心方主心別有向往天下日望其察識及主心既有覺悟天下日望其擴充前此七八年間一人之精神與羣工之意氣幾不相貫九重之德意與四海之休戚幾不相通頃幸國慶駢集聖衷轉圜行政用人銳然與天下更始撤回礦使分解稅銀寢止煤稅封閉寶井珠池巡撫久缺者一旦推補臺省久候者一旦收用且又注意春秋

疏鈔

明刑

十二

衍義兩書用圖至理中外臣工延頸舉踵望之數年不可得者忽快覩于一日此謂天機自動善端自萌朝無缺政世有淳風率由于此何敢妄有陳賈惟一念願望無已之心尚見有一二所當推廣者不敢不竭愚衷以備採擇伏讀恩詔首款見已未發覺已未結正者咸與除赦惟欽依人犯不赦不敢謂一切欽犯盡宜開釋惟就其中有觸事陳言致干聖怒者有因人株連致罹法網者法司研審已明屢為題釋各犯幽囚已久日望生還皇上御宇三十四

載于茲其間處決重囚不過數次決過人犯僅至百

餘通且停止數年不烈加決豈非親見其中真有冤

抑者在乎且數年以內有察其無辜繫之甚久而終

得釋放者有伶其誑誤逮之未幾而隨得補用者矧

於今殊恩四溢沉寃得解者此去不知凡幾獨令此

輩未獲生入里門再見父母妻子皇上豈其忍乎

此繫官有當釋者所為願望一也又伏讀恩詔一

款見中外職官養病致仕及降摘罷閑者俱准起用

惟系不敘者不准起用不敢謂一切廢臣盡應起用惟

疏鈔

明刑

十三

就其中有義關宗社舉朝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有計切閭閻眾論不敢先而彼獨先之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迹似沽名情誠為國皇上自去年以前但施一善政布一善令孰非以前諸臣所為效忠愾者身退藏于林莽言得採于廟堂豈不明見其中有不容終棄者在乎且萬曆初年有科臣建言請為典史尋即起用仕至尚書者有詞臣建言廷杖為民尋即起用仕至侍郎者矧今殊恩四達眾正登用者此去不知凡幾獨令此輩窮愁林壑不得再據尺寸皇

上豈其忍乎此廢臣有當起者臣所為願望二也今
恭上 聖母徽號再頒明詔海內臣民靡不歡聲莫
得再蒙殊恩况夫幽繫屏逐之臣誰不慶千載之一
遇伏乞推廣德意勅下刑部將欽依人犯分別輕重
某當監候某當黜放議擬停委開入新詔為彼再生
之路勅下吏部將永不叙用官員分別真假某當姑
置某賜環議擬停妥開入新詔為彼圖新之機又或
特渙綸音釋者徑釋若近日頓脫馮應京於園屏起
者徑起若先年召還趙用賢於田野此在 皇上不

疏鈔

明刑

十四

測之恩在諸臣為望外之幸猶足以熙鴻號而光史
冊總之在一念之擴充間耳惟我 皇上留意焉

解澤已流繫臣未釋乞賜生還以光新政疏

宋一韓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等聞人臣事君與子事父無以異也父母或有所
甚患于人雖有家督情切泣諫然機未逢便語難驟
入寧過而從母過而激之一旦家有吉祥善事威嚴
已著調和可施即平日所甚患者當不候其言之畢
而渙然冰釋蓋所謂積誠以感動者宜如此耳曹學
程以東事獲罪天下莫不怜之然而閣部無敢固爭
者遵奉昔日之旨以君父之怒為怒也茲者皇孫誕

疏鈔

明刑

十五

育慶典告成閣部又不得不言者遵奉今日之恩詔
以君父之喜為喜也聞之一人不獲保衡之辜三訊
未平司寇之罰其所為循職而將順也蓋遠辜而追
罰非攘德而市譽也夫宴飲者一人向隅而泣滿堂
失歡曾有管天賜赦遠邇均被而獨不得沾擴蕩之
恩于待從之臣是惡人高位老盜迎門而爭臣謀士
不得以一面自脫也即孤臣自嘆不辰而陽春亦不
到矣故閣臣請溥 聖澤也非為學程也詩曰孝思
不匱永錫爾類我國家定律亦有犯罪存留養親之

義項者恭上徽號長樂融融海內嘉 聖母之純嘏
 而因頌 皇上之大孝乃學程母生既不能養老且
 不及訣錫類之謂何其母乃非 聖母之心乎故閣
 部之請廣聖孝也非為學程也傳曰山藪藏澤國君
 含垢頃陝西逮捕縣官復寬之滇南戍內而竟平情
 以處 聖心空洞曾何芥蒂之有不可使天下謂大
 度如 皇上而終不釋然于學程一小吏謂匿瑕納
 污何哉故閣部之請廣聖量也非為學程也人亦有
 言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于太山國家之于學程挫
 疏鈔 明刑 十六
 折至而困衡深矣河清難俟朝露先零 皇上雖欲
 宥之其道無繇也與其傳之青史有死諫之名蓋若
 釋之一朝播賞諫之名乎故閣部之請惜聖德也非
 為學程也 臣 等待罪刑垣見被逮者盡釋駸駸有刑
 措之風獨是學程未放尚為新政之缺因念 臣 等叨
 列諫職排難定紛不及學程遠甚而飽食大官旋進
 旋退胡顏之有故從閣部之後而贊一詞惟 皇上
 深惟閣臣將順之意特赦學程生還新政又一奇也
 臣 等不勝翹跂待 命之至

旨意律例最明故違強解無禮謹再聞釋糾正
 以昭法守疏
 梁有年 刑科都給事中
 臣 等竊見刑部右侍郎沈應文為問擬科場奸弊枉
 法 臣 等糾舉具本認罪請將鄭汝鑛枷號以洩章縫
 之恨併究合同賊數下落 臣 等蓋服其不吝改過矣
 顧所稱 臣 糾舉不嫌求重而自居于據法問擬且錄
 律例全文進呈御覽則又敢于欺罔矣 臣 等非好為
 多言而律法所係不可無一語糾正夫鄭汝鑛割卷
 疏鈔 明刑 十七
 之弊國朝創見故明旨謂其行險害人殊可痛恨着
 法司嚴行鞫審而應文固畧不加刑嚴乎不嚴乎即
 云該司震懼以桁楊亦故以掩長安衆人之口明旨
 要見同謀之人而應文反以為造謀于人夫使汝鑛
 臣 等此謀雖有神棍胡能入之 明旨着以從重
 問擬而應文顧獨輕于免枷即云例原不枷獨不思
 例為央免營幹者之有所被騙也故遣其營幹而免
 枷其被騙乃汝鑛業已中式豈有所被騙者比耶應
 文謂被誑者如盜賊誘從之徒故不加不思果若誘

從之徒便合于不分首從枷號之例矣居常講讀之謂何乃矛盾至此耶例之意義甚明而應文且強解以欺 皇上尚復有人臣禮哉至于以懷挾例為民與營幹例發遣相提而論是矣而謂終身烟瘴重于一月枷號何巧言之甚也犯有差等則罪有差等終身烟瘴充軍後與為民對看而以懷挾者之猶枷號一月可以對割卷者之不容不加號三月矣若謂例有一定法無兩引則例方新立而法方新行也舊例意義可以參証而應文牽強附會以欺 皇上尚復

疏鈔

明刑

一八一

有人臣禮哉至謂不能于例外從重失于奉法之太拘更為可異 明旨將裁割一款添載條例正謂向無此弊向無此例何曾有例之內外可尋法之已成可拘故必如 明旨之從重問擬載之令甲斯足永革弊端耳今之應文于同郡年家子則弁髦 明旨亦與以不加之別例于議定條款則委曲其詞而開以通同槩枷號之本例獨不思例因汝鑛而有則枷當從汝鑛而始應文豈不知之止為欲免汝鑛之枷故說為不通同之說即以此說免汝鑛故不得不議

通同則枷不通同不加之例畫蛇添足應文之心獨苦矣由此觀之不獨汝鑛之枷當亟行即新例內之巧云不加者亦當併削無以一人之私而貽後世以兩端之法也應文實違 旨從輕而妄謂 臣等不嫌求重將誰欺哉若謂烟瘴充軍已重則汝鑛不加而為汝鑛用命者及枷果就輕而就重耶抑誑騙之說 臣等前疏已具直論鑛之得中與不得中耳得中而得財即關節與割卷互異亦非被騙不得中而先哄去財即終始關節亦屬被騙豈真陽說關節陰謀割

疏鈔

明刑

一九一

卷之為被騙如應文所云耶總之汝鑛一日未枷則明旨一日悖違則應文之法守終屬未稱而心迹終屬未白觀其送大理寺招詞最多回護固不能蒙該寺亦不能朦 臣等亦不能朦天下人除該寺所駁及 臣等前疏所摘外即如紹興府三字若果無私何須回護而招內亦止云鄭汝鑛浙江上虞縣人此則自來招體所無亦可以畢見其隱矣應文弗自深惟而反謂該寺所駁不及免枷之議其不為該寺所笑者幾希且株連之慮蓋謂禍起不測及盜賊妄叛者耳

汝鑛賊至二千人屬在事豈有苛求恐致株連之理
此真不知其何心可謂非該部未了之案乎臣等所
守者法惟期無天下共明之不能坐視應文之敢悖
明旨復強解律例明肆欺罔使法紀不著于上下輒
闡繹其詳糾正以聞伏乞 皇上睿斷施行臣等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明刑

三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王德完 安民弭盜疏

李先芳 謬陳安民弭盜疏

蕭近高 民窮盜起申飭條例疏

疏鈔

卷四十六

一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安民弭盜疏

王德完

工部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該科頃聞河南饑民流離礦盜嘯聚勢甚猖獗情有可矜不揣下愚謬陳三事斬破常格用拯災異翹首賜俞未蒙發下臣等固宜屏息以待何得再有贅陳第數日熟思皇恩不布則饑民必難甦息盜賊必難消弭上意未宣則司農無由覆題撫按疏鈔 弭盜 一

無由遵奉事體關係重大與尋常條奏不同前所請乞萬非得已臣等冒昧謹以初說再為申明 一曰議放賑夫賑行於江淮此特恩也河洛間安得以例請然礦徒結聚皆云饑餓無聊撫按以榜諭即日放賑矣又疏請倍加賑恤矣 聖旨亦令還籍聽賑矣夫前許之而後不結非所以為信也下求之而上不應非所以為孚也名與之而實不至非所以為德也且賑汝南而不及開歸則疑於畏賑河南而不及山東則失於偏賑出郡而不發大庾則病於洞劔盜起

而賑孰若盜之未起而賑亂成而賑孰若亂之未成而賑與之太晚得之無恩今日賑濟事實難已而非自臣始發之也 二曰蠲起運夫起運以待上供何得輒言蠲然今民窮已極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搗葉磨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令未已則賑濟之意謂何而議者動謂起運原無蠲例然事窮豈能膠柱乎矧舊例又非盡無也又謂此端不可擅開然異災豈得常有乎倘有之亦難坐視也當今險危旦夕難保其不堪捶撻也明甚上縱不蠲下將自蠲名雖不蠲實則無異於蠲與其存不蠲之虛名終無益於國儲而或為胥吏魚肉之地孰若普蠲恤之實惠大有裨於民隱而可以成守令拊循之功倘謂國用匱空難蠲其全則蠲其半不能蠲之於今日亦當緩之於異時而當事者又謂停徵并追反為民累夫二年之賦并責之一年其累民也誠非小矣然垂死之民督趣以速其死其累民不為尤大乎知其為累孰若使之不累停徵不可孰若帶徵此蠲免之令萬不能已者非喜事也 三曰行平糶夫冬鬻妻子至春則無可鬻

矣冬伐桑柘至春則無可伐矣賑濟之已窮而接續之無計則非恃平糶誰能少延臺臣章守誠懼江淮墊溺疏請扣留過淮漕糧平糶部覆謂平糶活民所見良是但今歲漕糧悉已過淮然今歲之漕已過淮者固爾無及來春之漕未過淮者獨不可留乎若曰臨德漕糧已難搬運則一以賑濟一以糶糶其用固不相妨也河南巡撫趙世卿巡按陳登雲會疏請留漕糧賑濟臣以為賑濟當扣錢糧而漕粟當專資平糶斷不可已乞再留南糧數十萬石平糶救民藥石之言亟宜採擇夫江淮則留江北之漕河南則留河北之漕交東則留山東之漕其為力挽甚易江淮則留漕二十萬石河南則留漕九萬餘石兗東則流漕四五萬石其為數又非多借之於今而償之於後易之於民而還之於官其為力不窮其為惠又不費此古今救荒良法而司農所樂從者非皆齟齬不相合也夫不賑則無以救旦夕不糶則無以待來春不蠲則上有所施而下猶不被其澤三者並行缺一不可此舉動行於朝廷而四方民命之存亡盜賊之生息

疏鈔

再盜

三

咸判於此豈同細故乃漫不動心耶昔漢臣汲黯告武帝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謹便宜發賑請歸受矯制之罪今河南江淮水患豈啻萬家父子或至相食臣等再四煩聒罪無所辭然得與汲黯同罪死且不朽伏惟 聖明俞納即漢武且拜下風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疏鈔

再盜

四

謬陳安民弭盜疏

李先芳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奸宄盜賊之作必起於饑饉凶荒之後生計無聊故自甘於不肖衆心相煽故合從而駢起苟上之人早施恩厚先以寬和鎮靜維其心逆折萌芽繼以法制禁令定其志未有不披猖而潰決者也復自夏秋以來浙直湖廣在在告饑其未甚者臣姑不論若淮安以比德州以南青徐兗豫方千里之間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地臣得於行旅之所口傳皆云草根樹皮悉充餽粥弱子幼女半堪瘠斃未死者行乞於市中已亡者僵仆於道側城邑村落之外或至一望無屋百里無烟臣誠不忍列聖累代生息之遺黎陛下愛養二十年之赤子而一旦死亡顛沛遽至於此夫腹饑不得食身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頻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爭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賴藉不暇顧惜何憚而不爲此亦勢所必至無足疑也即聖明在御德洽威行萬萬無揭竿持挺狂逞潢池之

事而治之貴未亂也防之貴未然也可泄泄然不亟爲之計哉臣愚備覽古今變故往往生於煩擾成於池縱於積玩之民猶不可恩威並運張弛並用然後民安而盜息庶乎其可弭矣臣請得終論之其一借運米昔人謂千斛在市物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故救荒惟常平爲善焉雖若宋時各郡猶有糴米獨至我朝盡廢此法動仰給蠲賑而民始病矣頃者漕臣請截留二十萬石平糴以濟淮南官不失價民不失食最爲兩利之道謂宜亟允其請併以施行之河

疏鈔 再查 六

南山東酌議米價勒銀解部俟來歲近京豐穰畧做陸贄和糴之法召商旋納既出陳而易新扣餘腳價且捐一而得二即謂京儲不容輕議權緩急較利害害偶一爲之無妨也其一曰撫流民嘗考劉千斤石和尚皆以流民起屢覆轍在前昭然炯戒比國扶老携幼者日不下千百爲羣矣如得賢有司勞來安集遣還復業皆我良民即不然擇曠土而授之給牛種而耕之民方窮時易於見德凡此轉徙之人誰非土著哉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

而無其地昔人嘗苦於均民之無術均之此爲其時已富弼因救荒而足兵蓋亦此意既消變於目前且開利於日後不可不亟請也其一曰弛贖緩夫國家做古酌今量罪納贖其始本以積穀備荒也而後乃起解也撫按取盈於起解之外而利其餘司道府縣又取盈於開報之外而利其餘不才上官以擬罪多寡爲喜怒不才有司以多問紙贖爲趨承甚且修理有科囚未有罰夫果用之工而食之囚耶其弊由於藉口起解而脂膏自潤堂堂天朝豈必須贖金爲濟

疏鈔

八拜盜

七

也合無明勅撫按重災之地一切停免或俟年豐量解爲便其一曰禁告許國家甚嚴誣告反作之律所以抑遏刁頑保全善類良有深意邇來問刑衙門既已審實招虛又云姑念愚民免其抵罪徒博和平之譽大開健訟之門此風一啓奸人得志或一詞而株連數十人或數人而說呈一事人命則有苦主欺詐則有被害何與旁人事而奸曹起爭之此非營私卽係誣善且一人在官一家不寧道路往來之費吏胥需索之費移之以餉餓夫不知其活幾何人矣合無

明勅撫按轉行各屬除切已重情外一切報罷爲便其二曰核欺蔽盜賊之初發也以一吏卒縛之而有餘及其成也以千戈征之而不足今之有司往往諱大盜爲小盜隱小盜爲無盜苟且掩飾長此安窮愚以爲寧輕失事之降寬捕獲之限而不可不重欺蔽之罰查得先年奉有明旨近來捕盜法嚴各官及隱匿規避如事發不行奏聞一體治罪欽此真不啻斧鉞之嚴也如蒙念賜再爲申飭庶撲滅以時而不至于滋蔓難圖矣其二曰戒姑息嗤嗤之人一倡

疏鈔

八拜盜

八

而百和嗷嗷之衆易動而難安昔見一二煦煦于譽者或寬其攘竊之誅或導以借貸之意衆心搖動釀成大變不免禽蒐草薶迺克底安定則愛之適以害之查先年奉有明旨朝廷惟惜窮民不宥亂民欽此真不啻日星之炳也如蒙乞賜再行申飭庶人心警懼不至作亂速禍矣愚非不知請蠲請賑然後于民庶爲美談議省然後於朝廷爲本論然用方告誦而徼不可繼之施民已就死而講不可待之計此何異操瑟齊門激西江而蘇涸轍者乎一介草

茅荷蒙拔置刑垣區區朴忠事求成可若第言之而已則議之所不敢出也如可採擇伏惟 陛下勅下所司酌議施行

疏鈔

球

九

民窮盜起時事可憂懇乞聖明申飭捕盜條例以弭大亂以安民生疏

蕭近高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臣日前接得山東巡按蕭淳本為劇盜殺人劫財勢甚猖獗事臣竊歎以為當今民困財盡之時盜賊竊發所在縱橫寧獨東省為然及今近日又見巡捕營參將王弘爵等共揭為異常梟寇糾眾橫劫伏肆拒捕官軍奮勇擒獲首惡等事臣又竊歎以為京師輦轂之下賊勢敢爾橫肆幸而官軍圍擒首惡然猶

疏鈔

球

一

觀傷軍番張大福打傷軍番賀成等九名又况於下邑窮鄉其陸梁肆害又當何如夫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去歲京師水災異常今歲南直江浙吳楚之地水災異常沱淚相尋汗菜相望民不聊生氣象愁慘此竊盜之因而奸雄之資也以易動之人心迫之以窮蹙之事勢伏有豪奸事者藏名道跡鳴張虎視之徒鼓倡其間一夫大呼響應者四應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臣觀秦隋唐末諸寇或起畎畝或起商賈或起士卒或起異教或起擔負其初起草澤時擒捕撲滅一卒

之任耳既而積玩成肆以小合大滋蔓難圖加以太平既久所在無兵無事則玩縱有事則倉皇遂致朝廷力不能制揭竿斬木盡為戎首則今日盜賊之縱橫所關於地方之利害國家之安危良非細故然所藉以安輯消弭惟地方良有司是賴耳昔渤海羣盜起漢宣帝用龔遂治之遂行郡而盜賊悉平安帝時朝歌縣盜賊也聚乃以唐詡為朝歌長賊隨解散是地方得一良守宰固已賢乎萬師矣今之留情民隱式遏亂畧者多有其曲激而不欲問熟視而不敢訶

函欽

再益

一一

不可不除也今非惟不之除也坐視其流劫而莫之恤一遇事發又故而縱之是施之奪也民間災傷之後又益以流劫之慘是重傷也則幾無民矣且小盜盜之積也今之鑿鋤白挺眩篋探囊之輩即異時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雄也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小則為劉六劉七為鄧葉大則為陳勝為胡廣此其毒不獨在小民而禍且移之國矣是不為深慮哉查得大明會典內捕盜條例一款凡強盜打劫各該有司軍衛員役不分事情輕重務要登時從實申報如有隱匿者撫按官即將各該員役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酌量情罪輕則罰治重則降斥議擬上請不許容隱違者聽部院該科參奏重治又一欵各處民間被賊打劫即時擒獲者不分城內城外各掌印巡捕官俱免罪一月之外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半以上方准開支若中間能獲別起及別府州縣正真強盜及各越獄重囚亦准抵數但不許將照捕名數朦朧抵拏以圖抵飭仍通計一年之內除盡數拏獲及拏獲一半以上免罪者不計城內外積至五起

再益

再益

一一

城外及無城去處至十起以上不分軍衛省司掌印
巡捕等官參究問罪俱降一級文官送部武官於本
衛所各調用兵備守巡官分別罰治明例森然載在
令甲此在太平無事之時且宜兢兢矧今民窮盜起
四郊多壘之日可視為故常不一為申飭乎伏望

皇上以宗社生靈為念思患預防亟飭各地方撫按
監司諸臣相與明憲飭法嚴行督屬加意消弭禁戢
以安地方居常則潔已愛民遇災則多方賑濟務令
窮民得所是為弭盜之本保甲之法即古此間族黨
疏鈔 四 齊盜 十三

之遺出入可以相守緩急可以相濟城市村落任在
可行要在著實振舉即有豪奸何容厠足是為弭盜
之方地方有魁夙廉得其主名宜踪跡窮治一有
發覺固不可株累平民其真犯即當盡法處置蓋人
情愈寬縱則犯者愈多一發而大創之自當哀止是
為治盜之法而又兩台監司督率于上司寧飭勵於
下臂指相使紀法嚴明神氣不振而自張非惟可以
消目前之釁且可杜未形之憂此雖經生當該顧所
以安民已亂道不出此語又見近日各省撫按重犯

越獄之奏如湖廣鄖陽巡撫以江陵縣獄失囚報山
東巡撫以丘縣罪囚越獄報又以青州府監疎防強
賊反獄再寬限期報四川巡撫以雅州強犯越獄報
浹旬之間報牘四至夫成獄重犯類皆積猾巨慝與
前流劫之徒其呼吸可相通其氣力可相使者也逸
虎兇于曠野而欲其不噬人萬無是理誰司典守而
疎縱若是乃歷歷委其罪于一二簿尉及三四獄卒
乎查獄因脫監及反獄在逃明例甚嚴是又當與捕
盜防例並行申飭以警息玩者也臣區區杞憂謬陳
疏鈔 四 刑盜 十四

愚悃仰瀆天聽如果 臣言不謬乞勅下該部覆請施
行 臣愚不勝惶悚俟 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傅希摯 開泇河以圖永利疏

湯聘尹 議開泇河以興永利疏

劉應節 議開新河以永禪國計疏

張問達 河決異常運道陵園可虞疏

白瑜 河工正當責成總河力請接濟疏

史弼 河工關係至重經理始終宜慎疏

汪若霖 河工孔棘邦本可虞疏

目錄

卷四十七

趙思誠 議修海口慎重海運疏

蔣科 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七

河漕類 海運附

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疏

傅希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萬曆三年二月

臣惟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乎永圖若因循延

捱雖目前幸免梗虞終難特以無忍脫或患出不測

則倉皇失措縱能極力開復所費更不知幾倍矣焦

頭爛額之功孰與曲突徙新之計耶 臣本疎庸謬膺

重寄數月來見得徐邳一帶河身淤墊日高歲裏則

疏鈔 河漕

探徐州洪視前歲又高三尺漕渠寧深幾何可勝此

淤沙之積累恐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

其大勢已可見矣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為也若

決於蕭碭之上則闡河中斷兩洪俱涸如之何幸而

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躬

豐沛如之何 臣日切憂懼悉心講求雖畫策者無慮

數日約亦不過疏濬塞四端而已此外無他計也夫

黃河之性以則變遷自古然矣我朝河為漕幾二百

年邇來淤決疏築歲無寧日不但平河之民疲於供

役卽歲工費常亦不下數萬金是尚可以苟延耶昔禹之治水不過順水之性耳今乃以欲強水之性以順我恐雖神禹亦難底績引其下乎傳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良可爲治河之永譬也臣集衆思而反覆籌度惟有開創加河寘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及照加河之議自前任都御史翁大立題請之後經勘至再抵爲三難報罷然訪諸土人皆曰可開因選委義官韓宗堯帶領錐手步弓水人畫匠人等前去開河一帶三難處所逐一踏勘果否可開隨據

疏鈔

河漕

二

本官回稱呂孟微山等湖水常停蓄若自馬家橋開河則未免經貫其中取土築隄委難爲力且起處低窪恐下流難以趨高應移上泉河口開向東南沿湖邊退出乾地可挑成河塌石橋西今尚有水八里然槩不滿尺上原自有牙里溝可以改洩及勘葛墟嶺之高堅委難開深賴迤南性義村東約祇五六尺可以避過其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委難開鑿賴臺兒莊東有隄溝可以避過侯家灣郭家莊西有平坦地可以避過良城至於加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

之聯絡可因紐加錐深雖間有砂礮亦皆無碍於挑挖等因畫圖貼說開報前來據此臣猶未敢遽信也又經備行徐州管河道副使舒應龍濟寧管河道副使洪沂再會勘詳確報奪去後至本年正月十八日據徐州道副使督同管河指揮文棟縣丞趙景昌義官韓宗堯勘得泉河口距原議馬家橋可十里許於此開渠沿湖邊直向東南則呂孟口湖遠不相及勢尤順便且借土爲隄舉兩得前到性義嶺令指揮文棟等督夫試開一井黑土尺餘下皆砂礮用鑿挖

疏鈔

河漕

三

鋤亦可開鑿及至一丈上下又皆黃土似石在水內則堅確難開見風日則擲地卽碎距先年元開井處約有三百餘丈形勢可低五尺許深三丈二尺卽與湖底相平似此高堅東西僅一千丈是不過開鑿費力視他工爲倍蓰耳隨向曹兒莊勘至加口鎮大約自泉河口至棗兒莊幾七十里俱宜全挑深闊始可成河但曹兒莊迤西則有性義嶺地勢漸高工力自倍迤東則有織佛溝地勢漸低工力稍省自棗兒莊至周家莊十三里見有三分河形尚有七分挑挖

之功自周家莊至臺兒莊二十六里見有五分河形尚有五分挑挖之功自臺兒莊至泃口鎮二十八里河闊十六七丈水深七八尺淺者三二尺不等稍加刷濬即可成河柰中有侯家灣良城二處伏石隨勘得侯家灣可避入陡溝河開井七尺岸高八尺又錐下二丈三尺俱是黑泥泉水並無頑石但視正河稍遠六七里耳良城可避入西岸令州判易祿試開二井深至一丈五尺俱虛沙無石使周圍盡如此井則良城之石亦可避也約計兩處避石全挑之王亦不

疏鈔

河漕

四

環遶其南外築長隄以禦黃水縣治漕兩受其利斯爲全策且開河由邳州以至清河出口不惟漕渠全遠黃水之害而邳宿桃原一帶湖水可得盡洩入淮所救淹沒民田亦不下萬餘頃矣續又據該道呈稱行據邳州衛經歷何養松會同桃原縣主簿劉恪宿遷縣典史王梓清河縣典史花澍報稱帶領錐手水平人等親詣邳州勘至清河縣大河口止逐段丈量測探自泉家口出周湖由招賢村煎鍋營至直河岸丁家莊共二十四里七分錐探一丈二尺黃土下有

疏鈔

河漕

五

深一二尺以上俱探無伏石易於挑挖等因到道竊
 意此河一成誠國家萬年之利地方生民之福所可
 慮者惟在工力之鉅錢糧之難耳若以砂礪伏石湖
 水為憂則皆人力可施地利可避無難者等因造冊
 會呈到臣緣臣尚未身親勘過未敢懸斷輕舉又
 經督同河南郎中熊子臣夏鎮主事陸徽親詣開河
 一帶地方逐一勘度果與各道勘報無異惟勘行迴
 避良城新開二井丈餘下半皆流沙又恐開城河後
 或有他虞及探量正河伏石良城計七十五丈馬蹄
 灣不滿五丈二處共僅八十丈石上水深一二尺乃
 懸工價四百金召募石匠四十餘名包工開鑿見今
 改水與工匠作俱無難色此外少有應變者不妨
 臨期裁酌亦惟擇其省便者為之焉耳及照此河大
 較上起泉河口水之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之所
 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三十餘里比之黃
 河約近八十餘里且河渠湖塘居十之八九源頭活
 水脈絡貫通所隔斷者無幾也開挑既便於因勢接
 濟充資其有泉是誠天建地設事半功倍見之未有

疏鈔

河漕

六

不欣羨者昔年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
 之開邳河皆屬漕渠淤阻糧運愆期一時情事之忙
 促工費之浩大難盡名言俱臣之所身親而目擊者
 今之漕渠糧運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審勢已可隱憂
 若不亟求永圖竊恐勢極難反且夕卒有他虞則驚
 惶勞費雖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亦在所不暇惜
 又何啻開新河開邳河情事之洶洶已也且括治河
 十年之費即可以成此可久之圖黃河無虞其壅決
 矣茶城無患其淤阻矣二洪無畏其艱險矣運艘無
 憂其漂捐矣羊山之支河可以不聞境山之開座可
 以不建徐呂之洪夫可以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以
 中輟論其開河之費固屬不貲計其成河之利抵尚
 有餘一勞永逸之策始無踰於此矣臣忝職司私憂
 過計故惓惓一得之愚冒昧陳實實有不容已者不
 然勞民動眾自古慎之時詘舉廢有明戒也臣豈不
 知而顧不自揣量輒以難大事功輕舉而妄動耶謹
 將開河事宜欵列上請伏望皇上軫念國計至重
 運道為急乞勅戶工三部廣集廷議如果臣言可採

疏鈔

河漕

七

速為覆請施行河道幸甚國計幸甚

疏鈔

河漕

八一

議開泃河以興萬世永利疏

湯聘尹 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年三月

臣等待罪戶科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一本為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泃河以圖永利事奉 聖旨戶工二部看了來說欽此 臣等竊惟建非常之功者不可泥膠柱之見與不世之利者當大破築舍之疑則斷之貴獨而定之貴豫審矣然謀無遺筭而後可以克斷事期底績而後可以經始則博謀者乃所以資斷也謹

疏鈔

河漕

九

始者乃所以成終也今傅希摯慮河身漸淤則運道艱阻憂且不測而其費亦恐不貲費一也與其後事而遺其憂孰若先事而備其患毅然以泃河為當開而欲以一身肩其事是誠焦勞於經畫艱辛於跋履而思為國家開萬世之永利非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乎然勞之重大者勿可為善處而費之孔殷者不可無預備之計開漕五百餘里其勞非可以旦夕期也工費一百萬金其費非可以尋常計也役必用民民必資食以舊規計之每役一工給銀四分則

官價也津貼一錢則私助也然聞之民不樂就恒待
加至二錢蓋以厚水之功視挑土為尤艱而陰雨一
值則前工為盡捐耳今雖加給至五分六分而安能
禁民之私貼乎官給之外又有私貼則貼之者誰
也此不可不為之早計而預處也聞昔年開河一百
三十里內多舊跡始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
焉則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
無倍於初議矣此不可不為之早計而預處也即如
希擊所議百萬果足充用然自兩淮餘鹽河南山東

疏鈔

河漕

十一

賦罰臨清課稅河道預備銀兩可借六十萬之外其
未足四十萬不知果孰取盈乎譬之營室家者召大
匠規為棟宇計直百金則必預蓄其資恒倍焉而後
鳩材聚工一舉可就未聞方具其半而據爾興工者
也今天下民力殫矣將欲加賦則水旱薦仍閭閻蕭
條似不可益其困也將欲撙括則自差御史查盤以
後府縣羨積一空雖撙括亦莫能足其數也今宜大
集心計博采眾思工費約用幾何支取出自何所或
內帑有積則請蠲之以助工或庫藏無碍則借給之

以資費或各省撫按賦罰除備賑外盡數解京轉發
其餘凡有堪動者許內外臣工悉心開列具數奏聞
必使儲蓄可備乎六年餼廩不遺於一役則人不浮
食工可必成以往役之民為就食之計即疏濬之舉
寓賑濟之恩計無有便於此者夫然後下詔興工責
成當事諸臣協心幹濟久任加銜假以便宜寬以歲
月杼不投於三至之疑書不惑於一篋之謗庶先臣
宋禮陳瑄之勳不得專美於前而宗社萬年之利恒
必賴之矣臣等係職掌所關不敢隱默如蒙 皇上

疏鈔

河漕

十一

俯察有可採錄乞勅戶工二部併議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

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裨國計疏

劉應節 南京工部尚書
萬曆三年九月

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猶議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塵宵旰萬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

疏鈔

河漕

十三

皇而後為計不亦晚乎近該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擊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泇河亦思患預防之意臣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為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可慮者特以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今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估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四五日之程此人所共知也自海倉口入海由太清起溝二港直抵天津直沽口估客往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

亦人之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迤北楊家園迤南計地約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土無高山長坂之隔也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勤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數遣重臣往勘之矣然而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何故與緣勘事者未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殊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沙積闊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俱

疏鈔

河漕

十三

下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立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勢有固然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頭河至張奴河約十一里俱窪地

黑土間有泉水宜用開導自奴河至亭口開三十里
 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歷陶家
 匯陳家口孫鎮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寬水淺
 宜從舊河之傍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餘
 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園迤北則
 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創
 開者什伍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
 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圭測之高
 下悉有準以地鎚探之上下皆無石似的然可開無
 復可疑者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南自淮揚北抵天
 津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
 然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換幫之守挑濬之勞其
 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內
 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數鍾而致
 一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兌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
 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丘濬所議一半入
 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尚可
 來是兩利而俱圖也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當

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用卒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
 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夷其利
 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發十萬石以濟
 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召買之苦其利七也
 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權費
 僅數萬金輸將既便絲使無煩審時量力似無甚難
 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役事理甚明若往返
 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
 姦避事又成畫餅冷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
 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
 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
 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膚功可奏治無效願
 請併治等之罪又查得山東班軍共計四枝除二
 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駐膠州一枝
 屯駐青州及查印墨一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
 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
 工而命日兌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
 給銀四五分以左其費而作其氣庶眾相競勸不世

疏鈔

河漕

二四

疏鈔

河漕

十五

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與膺水土之寄目擊漕運不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復查勘至再至三私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妄置一喙冒昧上請儻蒙 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疏鈔

河漕

未

河決異常運道陵園均屬可虞疏

張問達

工科左給事中

月

臣惟黃淮之為國家患也久矣淮河壅溢滄沒高郵寶應等處因而漫及陵寢勢甚岌岌 皇上採按臣之言特遣科臣同河臣會勘疏泊黃分而淮因下流環陵積水一旦頓消高寶泗等處生靈得平土而居者幸數年矣運道猶未甚壞也自黃堧口初決時未卽杜塞以故水勢南下衝決日濶日深而李吉口迤東以至徐沛之間漸壅漸高水不能通尋疏開趙家圈以濟河運僅僅一年而水復淤塞斷流又議開泇河籍山東諸泉之水以圖直截為運道便宜謀而工程未就糧艘停滯難行耽延以至十月漕糧尚未交完此臣始疏以為運道慮也繼而黃河突漲泛濫歸德府蕭家口衝決一百餘文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為平沙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滄沒此為何等水患也 蕭家口又在黃堧口之上上流既已乾涸黃堧口以下自斷流無水可知商舟既有能行回空之糧船自不能達可知此臣再疏以為運道

疏鈔

河漕

十七

慮也然臣猶幸祖陵尚未浸及也今接按臣吳崇禮之疏內稱河決黃堦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水由睢寧入海今河沒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霧壁固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之水皆入懷由泗州行泗州城外一望茫然水勢日漲漫及陵麓臣一覽之竟夕不安憂惶莫措何運道可慮而陵寢又更可慮如此夫陵寢為國家肇基根本之重地而運道又京畿數百萬生靈之命脉亟築堤岸以防護陵寢亟濬河道以通濟糧運總河之臣職任何重而劉東星之病甚臣疏鈔

河漕 十八

危速應更換臣已言之近日按臣馮應鳳又具疏言之乃不意按臣九月十九日上疏之夕東星即以前疾逝矣東星臥床褥間不能視事各河臣無稟承未免玩愒况今已捐館舍諸事停閣廢弛稽延更屬可虞為陵寢計又為運道計總河之重臣尚可以一日缺員而不急推補乎按臣疏請如撫楚趙可懷事勒限日督之赴任以為南還北運之新舊漕艘計是不可不亟採而行也伏乞勅下該部速推才望精力之臣勒限赴代以總其事將築塞衝決疏濬故道一應

事宜從長計議施行庶於祖陵運道兩有所裨乃臣愚猶有說焉蓋治河於初壞之日力猶易而治河於極壞之後勢則難昔之難止於泗州陵寢今治陵寢而又兼運道且運道一壞於漫視黃堦口之決不蚤杜塞再壞於并力泗河以致趙家園之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又衝決於黃堦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由滄河入淮漸漲浸浸勢及陵寢又河之壞視昔之壞為何如乎今河之難治視昔之難為何如乎臣再三酌之往也先為隄防疏導以為

疏鈔

河漕 十九

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或尋求別道通運長策以為經久日後之圖以河之初壞及壞論難易而因以治之稍難甚難責成功若以臣之河工而遽責之於一旦肩事之人是誰臣後工程令其展步擔當臣也伏惟 聖明垂察

河工正當責成總河力請接濟疏

白 瑜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二月

臣等惟當今第一喫緊無如治河治河第一喫緊無如調和人心調和人心第一喫緊無如措辦錢糧朝夕接濟臣等甫任工科 皇上已下覆勘之旨臣即進會疏之策深計論議異同事難畫一無非欲調和人心亦未嘗不以擔當為主其後明旨斟酌獨主一見總河遂挺任之而人心翕然大定矣臣等於是

疏鈔

河漕

二

在科辦事接總理河道會如春揭帖為河工底績有期錢糧接濟宜速懇乞 聖明俯允亟發以圖萬全事據管河郎中等官呈稱河工開自王家口直抵鎮口計呈四百餘里計夫三十餘萬原估銀百四十萬有奇除議減四十萬外該銀百萬今止馬價三十萬兩漕折十二萬兩漕庫堪動銀六萬今千歲修銀不滿三萬兩其餘議動倉穀河南十分之四山東南直三分之一約銀十五萬兩通過見在七十萬兩尚欠三十萬兩惟錢糧不繼盡棄前工祈勅下部速議覆

請又稱塞決之後開歸一帶水必上壅隄防處處險

危恐奪全河等語臣等竊思之我國家既欲護帝鄉

陵園之氣又欲漕江南北萬之粟挽全河而還之故

道總河不難於身嘗矣夫役星聚雲屯勢易叫噪處

薪米無令饑餒量贍給恤彼室家總河不難於安輯

矣朝巡夕宿洎冬而春率屬有司結廬禦風雨褰裳

沙水總河不難以河為家矣總河之勞瘁不亦備且

至哉獨計錢糧一節關係不小目今春融放水一旦

有排山倒海之勢吞天浴日之濤錢糧稍稍缺乏無

疏鈔

河漕

三

論工程坐廢三十萬之眾豈肯枵腹忍死有斬木揭竿起耳河漕何地良可寒心倘以為仍取之官庫河上正官八千餘員各為其百姓支散那移或有出於正額之外將遺百孔而千瘡者尚謂搵索未盡乎倘以為仍派之民間小民在工者身為拮据戶為津帖皮骨殆盡近河者又汗淖桑田魚鼈赤子生產無存尚忍過于加派乎昔漢中葉金隄隕而瓠子傾天子親沉白馬玉壁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新填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為驗今日正沉白馬玉壁時也

皇上何愛三十萬不出所有為陵運民生永遠計乎
 祈嚴勅下部即日從長計議必如前旨預先措處依
 期給發措處而不得總河將諉之工程業有次第巧
 婦無米難炊悞國家者該部也臣等謂以白簡從事
 措處而得或未效是朝廷不恡金錢百萬乃輕以百
 萬填溝壑悞國家者總河也臣等請以白簡從事再
 祈勅令開歸管河道等官預防上疏壅決加紮固隄
 一有疎虞罪難它諉今日之最緊切者臣等猶有說
 焉河程四百里而遙其錢糧分管自可稽覈第中間
 應開應築應塞人心不齊修實者心力既殫駕虛者
 耳目可塗總河雖躬親省閱其能周遍當先立碑碣
 自司道以下承委諸官某人某地一一勒名它日功
 罪之案今日警心之銘也若開歸地方隄防與防邊
 同增卑培薄歲有修銀候番人卒各有疆界乃有聽
 其走水寸啣漸至百千丈而不知者典守安在鄴蒙
 之決可鑿矣與其查叅於後來不若嚴核於今日碑
 碣分立功罪自明伏祈天語叮嚀該部查發錢糧該
 河督臣蚤圖萬全使錢糧用有著落仍令將河上一

應經管官員照碑具題庶人心因惕而思奮河工不
 日而告成矣臣等無任懇悃俟 命之至

疏鈔

八
河漕

十三

河工關係至重經理始終宜慎疏

史 弼廣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臣竊惟國家水患惟河為甚上關陵寢下關運道况今之河又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雖寧運道日梗所在生靈廬舍沉淵浮苴棲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談河者盡皆色變皇上簡命河臣併敕司空搜括金錢多方協濟大小臣工僉謂平成之功非朝伊夕近接邸報見河臣曹時聘連章告急再疏陳情臣竊有杞憂焉河工甚鉅宜熟講而後行臣觀往牒

疏鈔

河漕

二十四

併問故老先朝未禮經營會通寢處河工始終數載揣高度低地勢既審人謀畢協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又行是以功成一舉利垂數世乃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技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候負薪者有枵腹之苦荷鍤者多墮指之慘此不能慎始之過也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所在洶洶人不自保一夫生心萬眾瓦解此不能防微之過也昔挑黃家口既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復需金錢八十

萬國家之財力有幾生靈之膏血有幾先事倘涉淺謀後事復云失策此不能長慮之過也至于加河之役亦一時權宜之計但河塞而後議加則加成宜必可以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至漫衍濬加而河身日至枯涸二役並興一役莫竟所幸者去春霖雨聚集一運僅完不則其何以謝天下此不能圖終之過也連年動眾毫無寸功比歲講求徒增聚訟國事至此可為寒心為今之計固當廣求方畧以圖萬全而厝處錢糧綏懷眾庶尤為目前第一急務蓋集三省之

疏鈔

河漕

二十五

眾于一方春令漸深雨濕交侵聚則氣蒸而疫作散則氣舒而民安謂宜分析區處合千人為一屯每屯相去里許而于每屯之中擇老弱者供樵採精壯者供畚鍤又隨所屯之處多搭棚廠以安其居廣儲芻粟以足其用每丁每日給粟幾升給銀幾分各需實惠毋事空文則應募者必眾矣應募者眾則可免調鄉丁彼鄉丁畏糧而赴千里之役棄家而失農桑之期臣聞州縣每一徵發論丁派夫而所派者率皆貧丁照糧貼役而所貼者盡出下戶破產絕筋愁苦不

支豈若應募就募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暫免流離饑寒之苦上收其用而下忘其勞比之鄉丁苦樂不相均哉至于錢糧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國家之咽喉而漕糧尤國家之命脉咽喉塞固難久存命脉絕勢且立斃况今寰宇大同遠邇一體有漕省分固應均輸無漕省分亦應助役臣竊計每省所助不過三四萬則數萬金錢一朝可具而乃自分畛域那東奏西剗肉補瘡坐令諸曹爭執各司推揆局內者蒿目而憂局外者拱揖而避此

疏鈔

河漕

二十六

臣之所未解也或恐郡縣藉口派累小民乞以明詔詔之止將見在庫貯備用銀兩暫行那借徐為處補計無便于此者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為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頻年苦饑去歲頗稔誠能厚值以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商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給如此則可免搜括之苦可免自納之擾財谷既豐食用不乏庶諸臣得優游于此未了之局也然臣猶有說焉漢時河決瓠子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之田蚡私其食邑從中撓阻

迄無成功嗣後天子沉璧馬百官負薪芻上下一心遂築宣防揚聲史冊此其明効大驗也今日諸臣人持一心人懷一見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向即有河臣總率于上而足難徧涉身難徧親度地程工不得不委之監司監司又復轉委于州縣上下推委率視為常而監司諸臣戈矛滿腹橫議塞胞計不由已則多方以排抑議或由人則百計而阻撓卒至移禍于彼要功于此而曰吾為地方也吾為百姓也數年以來山東河南諸臣此說橫于胷中牢

疏鈔

河漕

二十六

不可破不知兩地皆國家郡縣兩地之民皆國家生靈捐百餘萬之金錢損十餘萬之民命不能挽河以濟漕反致引河以傷漕昔也憂在徐邳今也憂在南陽且漸及張秋是河臣悞臣皇上而河臣之所委用者悞河臣也惟前河臣繼殞諸臣得蒙寬議亦已厚幸而加銜進秩揚揚稱得意猶復引與共功獨不思諸臣伎倆具見之矣河已大壞豈堪此輩再壞堂堂天朝何患無才而令此工欺習誕之徒各逞胸臆以敗乃公事此臣之所以鬱結長嘆而不能已也伏願

皇上亟遇英賢與河臣協規同力庶克有濟倘以諸臣久歷河上使功不如使過亦必嚴加勅諭令指成心以收桑榆之勲無執偏見以蹈覆車之轍有功則破格加賞無功則從重伏法庶人心知警而平成之績可望矣

疏鈔

河漕

卷八

河上孔棘邦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汪若霖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塞患夫天下以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叵測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詩杖杜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為梗此非善症也北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役挽而東南下合募三省夫二十萬人那蘇中外金

疏鈔

河漕

二十九

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憂之蓋今夫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稱八十萬皆推調虛賒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暫括省庫金支吾旦夕據所奏報亦既洶洶駮豚形窮矣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鍤夜半始休夫芻糗不施于前而鞭笞不停于後雖有良馬不斃則軼噉噉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夫役之騷困極矣名之曰募而實非也按畝笑錢計口賦丁愚氓買買猾胥為奸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

兒倍值轉僦而不得脫為驚魚亂如捕囚累尚有切
毒官司乘權市利藉口津貼徑充私橐半晷後至則
扑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恤夫往歲之役耗傷過
半人有餘恫誰不貪生于是每特子踵妻觸夫胸號
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亦數百比及河濱氣
力已頓憐目莽蕩之野汨身沮洳之場宿露食風戴
星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眾噓成厲
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檄飛呼則
羣情囂動于起俱廢不災而荒井閭凋殘維是之故

疏鈔

河漕

三十一

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子來之咏周文也
安知民間愀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
瑟者不膠柱潤鮒者無遠波頃之河臣括洗無計議
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假貸而河南
撫按交章留臨德倉萬石為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
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欺睿旨未宣臣殊危之夫
京師于河漕為咽喉天下又于百姓為肢體肢體如
病咽喉何為屬在燃眉豈庸掣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既得便宜措處凡可轉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

且隨借補銖兩相當安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
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失之
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恡之累忝至費巨萬而不可
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後嘗怪國家每遇大事人懷形
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乳焉無
告之氓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
謂不忠冷汨河止諸臣即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
家山事南京兵工三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得
尚耽時日坐甘後至也蓋聞古者凶札則無力政

疏鈔

河漕

三十一

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婁人今日直頻災征役轉劇
即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
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枯耶近者京師
兩畿輔災臣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
矧茲鱗集蝟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忍有靳焉宜下
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
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感矣夫各郡邑畫
地鳩工大約縱橫不過四丈一丈之內鑿者踰者
担者築者加以汲爨河需三十人日可下二尺百日

之內寬然就緒何事迫脅晨昏徒令速斃仍有溢格私徵以勤取媚亟于謝去以便已圖至于升斗關給輒多詭沒民痛入髓查不上聞憐激若此豈伏爲國家根本計無疆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擅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巡按御史論究所謂民亦勞止訖可小康非故爲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哀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爲殷鑒是故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

疏鈔

河漕

三十二

而後河可爲用卽河治而民已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毫蕭碭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視爲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聖明惻然遠念并勅該部轉咨總河撫按諸臣遵便宜前旨速爲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爲吃緊

議修海口慎重海運以弭非常以圖久安疏

趙思誠

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六月

臣惟徐淮界乎南北爲國家漕會之喉其民雄傑尤古稱難治之地會通河運路安而易淤且止一線海運易行而畏風昔已通行河運海運必由於徐淮則水在徐淮者不可不早爲之計河流淮流俱會於徐淮則民在徐淮者不可不亟爲之圖大禹疏河昔自天津分行入海徐淮等處止於淮水今河南徙自天津至淮安三千里之中領合諸水其勢已大又以合

疏鈔

海運

三十三

淮則其勢愈大以河流激震合諸水入淮之勢徐淮安得不受其害舊淮安海口有八套故下流易洩上流不泛久因水政不修淤塞其七今止留一口以受河淮之入而一口亦且淤淺又安免衝潰之患而不逆流於今淮之地乎徐淮地勢卑下卽淫雨之多亦爲池沼今十數年間加以河淮淹沒寸草不生民居其間稅糧何從而出朝夕何自而立今之議者不究其本源而止曰築堤隄防設夫守護夫築堤者恐其東西徙轉故以堤捍守堤者恐其一時衝決卽爲補

塞此在地勢平等處為然也今徐淮居民在下而行路者俯視民舍是即往來之路亦以水患漸挑而漸高矣築堤捍水則堤又高於行路而水勢在人房屋之上水勢高則衝決難禦堤愈築則水勢愈高徐淮之患莫可拯援者正坐於築堤而守堤之說尤為勞擾大悖夫水高堤破則守堤之人抹死不暇可及於治水平徐淮之人一歲或溺死千餘一歲或溺死數百有力者遷居高阜無力者守死下原而錢糧賦役未聞蠲免焉何其民不困而逃饑而盜乎盜起難治

疏鈔

海運

三十四

如水決難遏亂階不生於此乎或有曰內帑乏財邊境多費欲治徐淮海口所費不知其幾殊不知河道錢糧自宜足用今當委一風力憲臣查筭逐年出入簿籍某年收銀若干某年至某年共該銀若干萬兩某年某項用過銀若干某年至某年共用過銀若干萬兩該有實在銀若干萬兩中間託為簿不存年已遠及有侵盜涓破支用不明者指名參究除河道銀兩可留幾何可用幾何外再查本處鄰近各府州縣倉庫有應動錢糧幾何就用徐淮貧民借其力而償

其正令一任事憲臣總督其役是修挑之中即寓濟賑之意待死之民獲有更生之路矣然百姓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非獨百姓為然即縉紳亦所不免昔禹治水也承父之績猶至八年之外今人智不及禹而責功者欲使大過乎禹功使用力而謗議四興當事之人且雁生事之咎由是上下搖動不得已而復蹈堤守之謬徒費財力而貽禍愈大徐淮之人將至不可復拯臣謂議修海口亟拯徐淮人命者此也海運本非易事况中間料理未聞預定卒然行之尤難

疏鈔

海運

三十五

近日漂沒糧石及死傷運卒誠可驚憫漕河足恃久遠何必更行海運知海險不測而必冒險為之者欲習其道以濟運河之不虞耳臣竊謂船行海中不費一挑一築若果能歲運十二萬雖數十萬亦無難運漂沒損傷較之挑河歲費多寡未審何若但事惟求全則經制當預初止試習則數且宜簡合無於一十萬之數量減多半俾歲歲行之俟習行果熟無大損傷則歲歲增之船行止於海邊過洋之處或少遇風欲止則綠岸當設有繫船之具泊船之所護船之

卒始以全力勝波濤久則習慣任舟楫矣海島之人
放舟於大海當洋之中而不失者以其知風識險且
其船堅固也欲行海運必用島人欲用島人必善撫
馭又須別造海船照依島人之船先用大木二根鋪
底然後安船於大木之上大木兩頭出乎船外則不
懼山石板必堅厚則環纜牽搭不壞島人即我流寓
之人山東一帶島之可居者不多島田可耕者有限
在昔島中人少可贍衣食今生齒日煩島地將不足
贍養止於打魚販賣糊口耳若至窮迫之時彼豈肯

疏鈔

海運

三十六

坐死苦海乎今既內附起稅編差院道軍衛有司尤
當撫治適宜使彼有生計無復後憂若行海運就用
其人力償與工食俾教習船卒往來駕送則海之險
易風雨彼皆能預識有備而糧運可保少失蓋必行
海運者為國計也必懷島人者為海運與地方計也
不然則島人懷異海運不止風濤足慮而島人亦所
當慮臣所謂慎重海運漸習海中道路者此也伏乞
聖明憫念徐淮民命漕運重務勅下該部亟行議處
淮安海只八路務要照舊挑通河身淤高務要設法

修濬錢糧夫役務要查編停妥事在經久勿徒目前
庶羣議不搖民心帖定而咽喉之地不至有意外之
虞海運原有深意欲試習善後則船隻島人諸事各
宜熟思預處庶彼此俱至智謀萬全可為運圖經久
之計

疏鈔

海運

三十七

懇乞聖明速賜議罷海運以定漕計疏

蔣 科南京廣東道御史 萬曆元年七月

臣竊惟人臣之謀事也固貴酌通變之微權尤當圖經久之長策古語有云利不什者不易業功不倍者不變常自古慎之矣况積貯乃天下大命而漕運乃國家大計利害之際辨之可不審乎臣世居淮揚乃漕河海運之利害嘗詢咨而得其槩矣今待罪南臺接見邸報知今歲海運漂溺異常臣竊嘆之即其漂流損失出於不測者臣不敢過為指摘試舉海運之

疏鈔

海運

三八

失策者敬為 皇上陳之且海運之說肇自勝國當鼎領其事者如朱清張瑄輩本以市井無賴出沒海島加以胡元暴虐草菅民命則海運之行非制之得也惟我國初定鼎燕京時以會通河未開飛輓為難暫從海運非得已也厥後開鑿會通歲漕四百萬石率由淮濟直達通州海運遂廢而不講矣近年邳河淤塞漕艘不通當事臣工始倡復行海運之說於是歲定十二萬石姑從海運尋識故道是亦謀國之一策也但舊歲初行即遭沉溺今歲再運漂損甚多則

海運之難行殆章章明著矣漕河抵京不過三千而海道遙邇則遠涉萬里漕河牽挽兩岸可憑而海道入洋則四望無際况春夏起運之時正風颶大作之候洪濤天湧濁浪山摧糧艘數百僅如一葉况裝載既重旋轉為難洲渚全無停泊無所載胥及溺勢必所至且漕河漂流即船米猶存而人固無恙海運沉溺即船米盡棄而人亦無存奈何以國家鉅萬之儲委之於無窮之壑舉官軍無辜之命捐之於不測之淵縱不為船米惜寧不為民命惜乎臣以為術之疏

疏鈔

海運

三九

矣况往年島夷匪茹南服騷然征勦數歲始獲稍靖今海運復行設有不逞之徒睥睨粟米思為搶竊則島夷之竊發不可不慮也連年上運俱遭淹溺則來歲轉運如就鼎鑊若仍行海運設有貪生之徒竄伏海島或生他變則軍士之脫逃不可不慮也况漕糧正米一石外加耗米不過七斗而止今海運旗軍耗米之外勒加五斗有餘是交兌之時預為虧補之地則民力之耗竭不可不恤也議者以為黃河遷徙靡常淤塞不時以計之漕河之患惟在黃河自開以

北皆爲安流然由清河以至境山道黃河而行者大
 約不過六百餘里往往淤塞多在徐沛之間黃河水
 漲時有淤塞河水既平挑濬可施雖調發丁夫勞費
 不貲視之海道利害不啻天壤況自國初至今黃河
 未有數十年不淤其淤也未有不可復開者也譬之
 周身血氣時有闕滯稍加宣導旋即流通若以一時
 之淤塞而遽憂糧道之終梗其計不已過乎卽今徐
 沛河工治有就緒若河道臣工益殫經畧可無梗塞
 之虞兼以僅督如期漕船四月以裏盡數入關河水
 疏鈔 海運 四一
 未發衝滾不及自此以往率以爲常可免漂流之患
 乃舍安流而就險道去故常而滋害端非國家之長
 策也臣於海運久切隱憂茲值漂沒義不容默伏乞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今歲以後海
 運盡行停止專事河漕庶國家無捐損之患官軍免
 陷溺之虞而於民生國計不爲無裨矣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徐貞明 修水利議班軍疏

湯聘尹 蓄水利以裨儲運疏

蕭彥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勘議疏

印鈔

卷四十八

一一

萬曆疏鈔卷四十八

水利類

亟修水利以預儲蓄酌議軍班以停勾補疏

徐貞明 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十二月

臣惟神兆輦據上游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廼食則轉漕兵則清勾若皆取給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豈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足以裕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

疏鈔 水利

河流多變運道時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保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遣戍雖有骨肉而軍裝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遞每軍不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士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以私回衛官利其初見之賂又可以頂軍而冒糧也輒縱之而使回又皆冒支存恤月糧是困東南之民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也臣待罪該科水利修舉職掌攸關先任山陰時於軍

勾之苦又嘗目擊敢竭愚衷為 皇上陳之西北之

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

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

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 臣聞陝西河南故渠

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

不暇遠論即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

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

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

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

疏鈔 水利

方桑麻之區半為沮洳之場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

河之水而泄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

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

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淀

之稍南者皆如南人圩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

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 臣又嘗考元史學士虞

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

惜其議中格及末年海運不繼始有海口萬戶之設

已無效於元事矣 臣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售於

當時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桂鞏
土寔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
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做其
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賓青齊皆可
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
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所宜
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民擾
勢逆而功難臣以為不然蓋施為緩急在當時酌而
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所共

疏鈔

水利

三

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以效力矣功力
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而經
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地之
勢亦何憚而不為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請特命
憲臣寔心為國為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以歲
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度土
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
其利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
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

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
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蓄
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南之
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知之
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致嚴
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也各
處軍戶除戶絕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弱不
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遠戍
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為三等而上下

疏鈔

水利

四

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應戍
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無遠
戍之苦里遞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所當
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便召
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數得備禦之實用
上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革併資
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議者也議者或以清
勾則解丁永戍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
以為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當眩於勾補之虛數

當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通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長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為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勅下兵部酌議覆請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每年量徵班行以資召募將存恤月糧裁革以杜虛冒使南北之酌補永罷西北之行伍漸充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其有賴矣又照畿內諸郡邑統轄既分事多牽制先

疏鈔

水利

五

因亟極民溺以奠內地事宜議欲專遣憲臣一員竟以畿內差多未經允行臣以為水利重務必專其事權方克有濟各省清軍先有專差近浙江南直隸雲貴四川因先差御史養病陞任停差令各巡按御史兼攝惟湖廣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尚有專差是以政體未一伏乞勅下都察院酌議覆請專差老成憲臣一員經畧畿內水利如畿內差多則裁減別差并歸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權專而清軍之政體一矣

因眾患蓄水利以裨江南儲運疏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五年閏八月

而京口係江南之咽喉綫之水每資於潮信而浙福往來恒必由之舳舻檣橈不啻蟻叢鱗集也一膠淺阻株守累日間有艤艘巨艦力排而來則小者若摧枯拉朽號泣之聲徹於終夜况今日水涸捧土可塞而糧艘畢集適其時也大江咫尺而莫能達瓜渚在望而未由濟又奚惑乎漕輓之愆期也哉近該按臣漕臣會題議開練湖矣然練湖可以資丹陽而不

疏鈔

水利

六

能以資丹徒也議開孟瀆矣然孟瀆可以資江陰而不能以資京口也蓋京口與瓜洲對壘而孟瀆去瓜洲頗遙空舟商舶可擊楫而泝流糧艘重舫難涉遠而冒險則糧運之必出京口無疑矣而可以不預為之計乎臣訪得京口之傍沿江一帶可以另建一關引江流以內注比之舊關或低丈餘或低數尺視冬間之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潮縮則閉一調停於啓閉之間而可以免涸轍之患矣雖然其不即京口故關卑之使下而必於另建者何也勢不可也蓋

夏秋水湧潮之出入京口自如也若更舉閘而卑之則怒濤迅奔其孰能禦以鎮江高阜建鈴之勢而下注蘓松之澤國其不舉田疇而沮洳之者幾希矣故時當冬春則新閘竝啓而京口固不廢也時當夏秋則京口獨由而新閘可常閉也始月幾臨商羊將至必預閉新閘置板於石塞土其中而車馬往來無煩於津梁之設臣道經茲土得於目擊訪之父老稽之薦紳質之守土有司僉謂建之便是役也其勢不容不建而其議亦確然可建且民雖勞而不甚煩責之

疏鈔

八利

七

丹徒一縣可集也工雖巨而可易就董之知府一人可辦也又奚待鄭國之穿渠徐伯之鑿石而後底績哉此工一就則不必覓舟分載騷擾沿途辱水築堤鞭撻老弱而江南之漕可速濟矣如蒙 皇上俯察 臣言可採乞勅工部咨行應天巡撫衙門委任責成則江南幸甚國儲幸甚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勅任事之臣行勘議以圖萬全以固國本疏

蕭

彥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年十一月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識者憾焉須徐貞明倡於先蘇鄒徐待力持於後而鄧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併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 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為之事

疏鈔

八利

八

難是以古之君子其任事常專其慮事常慎西北水田最重而大又所創為者乎徐貞明先令山陰而良 臣彥與之同事既而條陳水利與潞水客談之作 臣彥與之同議 臣彥信貞明非一日誠專責貞明而久任之其言必底績可逆而睹者然竊以水田之議其不可以不成者有肆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肆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水利既興倉庾露積羣畿輔皆外府也是昔取諸東南而今取之堂皇之外也此萬世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一也邇者水旱頻仍民力

告誦而東南為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輸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於馬不利於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喙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既興民將甘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莽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諳水田舊矣驅而為之人將譁焉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專官

疏鈔

水利

九

官有專勅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戾于民是人情之議也其不可不干一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千人將派之民耶以為厲矣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齋糧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者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臣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為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於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

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於戈而安饗其餉民習於情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閱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也又夙有水田籍漢唐二渠不煩微力然徃徃就荒問之曰足於食而止何力田為故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閱甘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為墾田之議而軍不願種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開必有可開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儻行之而驟臣

疏鈔

水利

一

恐後將無措也自領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糧曠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為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於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虞但一相度可無慮矣是起科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人矣臣奚慮哉又敢為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慎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踰老臣然猶曰兵難遲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其至金

城上方畧矣及覆詰難經三數奏後乃許之未至今
 城卽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結難卽宣帝未敢易許
 也蓋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做充國之意舉貞明而
 臣等做充國之意先勸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
 勅下正部會同戶部查果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
 貞明相應職銜領勅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
 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以一二喜事言言遽以爲
 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爲不可毋以人言不一
 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持必爲之心集衆
 疏鈔 六利 十一
 廣思虛心勸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
 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糧
 於何取給合用人夫於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
 妨礙近邊領田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
 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之以專無惑三至行之
 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落難合卽具實以聞仍如舊
 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
 妨也古有大事必傳謀於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
 區區之愚如此臣等不勝惓惓

萬曆疏鈔卷四十九

工役類

張濤 飭成法以慎興作疏

宋一韓 罷不急之役以圖修省實政疏

范汝梓 富商紛紛營免大傷國體疏

目錄

卷四十九

萬曆疏鈔卷四十九

上商類

循職掌陳未議懇乞聖明特飭成法以慎興作

以杜奸端疏

張 濤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工垣叨巡廠庫百工錢糧盡屬稽發一切工役似得與聞顧臣宜聞而多有不聞也將恐瘵官而且隳法也將恐耗財而且階厲也臣職謂何而何能無言也臣欽觀勅諭有云朝廷設立六科給事

疏鈔

工商

一

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者臣觀大明會典有云內府監局凡有工作俱要該衙門先期上請勅下工部奏差科道官會同內外委官從公估計料無冒破事非得已方准會題者蘇雲危內府及在外各項大工例應內官監值計工部扣留三分之一遇有工程嚴禁官匠從實估計不得恣意加增以俟扣留仍行監工科道及工部委官親驗收物料嚴加稽查足用即止不必泥數收完管工人員如有仍前冒破聽科道官叅究者臣證考勅典搜尋法意是蓋

專以看詳章奏責臣而即一工作又以會勅會估監工驗料防弊發奸併委任于臣也斯蓋其制也創自祖宗朝不意今日不盡然也臣見本年以來半期之間數月之內多工逆興積帑浩費繁禁城甫畢北上門未竟忽徑傳養心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怡神殿工矣而臣不知也忽徑傳永寧宮工役而臣不知也忽徑傳隆福門工矣而臣不知也徐訪部司始知各項大工切繫宸居委非得已第該監傳奉揭帖突從中出直下工部踰越出納之司弁髦 祖宗之

疏鈔

工商

二

典則臣有所未解耳夫事孰崇于內地法孰嚴於內工而職掌有歸竟令職曠此臣所以難解也豈虞臣或一執奏將沮其熒惑之計耶豈虞臣或一裁減將拂其裕壑之欲耶豈虞臣或一發覺將暴其破冒之罪耶審是則該監之所為徑傳者誠巧自為者誠工也獨是繁舉斯役以事 陛下而遂使上虧節愛之德下塗耳目之官此輩用心臣蓋有所不忍詰也軍夫匠卒譁擾闕庭斧鋸刀鋸禱香禁地點關關營誰為任使 陛下將求居之安乎臣竊危之而無寧為

帑藏慮矣臣又聞營建之揭朝行催辦之令暮出估議之覆未陳那借之說先售包匠之外復索撥軍撥軍之外復促徵夫百逕于蹊暗侵明挾惟所欲為殊無底極所以該部官僚感事傷心動色嗟嘆每對臣言我輩明做瞎子任其搬演隨所花費天高地遠無能曲為忠計耳臣因惟在昔楊戢恒語其徒曰我所得恩澤及其財物皆緣修造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也夫使該監止于為戢是損陛下以自封亦不可語忠也然前揭徑傳後揭踵繼多令閣部不得與

疏鈔

工部

三

其政臺諫不得佐其議應關職掌寢見廢落涓涓談談其漸不可畏耶縱其中老成持重導陛下以政者不謂無人間有揭帖亦經陛下批過然後徑發似又無他慮者乃明主防于意外善政率乎舊章倘官府之事一中官足備信任一揭帖足了勾當則祖宗立制內不必禁戒其擅為外不必假之以票擬予之以看詳委之以監估責之以稽叅為矣而顧斷然以斯著為令也聖祖神宗良有深意陛下焉可不念耶臣願陛下自今以後工無大小一有奏

請營繕務發閣票請自上裁務由科抄聽從部覆務令科道監視工程估驗料物叅查侵弊勿令軍夫並索勿令那借扣除致滋他弊尤願陛下自今而後不思倭悍虜驕帑藏多銷于共火年饑民瘠膏血久涸于銅錄臣計節慎一庫今歲工程年例等項已費三十萬有奇而歲入之數又不足以償其所出過大動作何能撐持請將內外不急之工俯從近日題請事理暫為停止庶為法循其舊奸竇或無從生而時虞其詘險德斯益有光矣

疏鈔

工部

四

罷不急之役以圖修省實政疏

宋一韓工科右給事中萬曆三十一年

竊惟天之所愛者民民之所最苦者役也久張之弓
羿由弗能御久勞之民文武弗能使故王制役不過
三日周禮凶年則無力政春秋尤謹土功凡作一廡
一門一臺一園所必書焉凡以愛惜民力抑人君之
侈心耳自大工肇起 皇上始有狹小前規之意一
切傳造帶造備極華麗然而最大且急者宜莫如兩
宮奉先殿二役乃二役未竣復有永壽殿方殿紫光

疏鈔

二丙

五

殿之役諸役方殷復有兩配四齋崇德殿之命然則
役果何時而已乎恐海內窺 皇上之有侈而遂忘
天下也惡莫大於侈禍莫速於忘豈宸衷未之深思
乎臣等聞變不虛生古不空言 皇上勿謂土木之
役作止由我人主舉動感召陰陽如鼓應枹鍼芒不
爽故五行志曰治宮室飾臺榭是謂工失其性於是
有地震於是有山崩於是有大風拔樹又曰妄興禮
役奪民財傷民命是謂木失其性於是有訛言於是
有屋壞於是有靈雨傷稼年來災異頗仍不可勝數

如近日應天大雹損傷二陵山東大水漂沒千餘家
茲已非細故矣尤可駭者鳳陽陵寢風雨暴作偃檜
栢敗殿廡此正五行志拔樹壞屋之異其為土木失
性之應明矣 皇上倘有意乎修省之實非大省徭
役倍減營繕不可也且獨不見二代之季乎象廓恣
遊鹿臺崇貨雖以神明之裔賢聖之祚猶不免斬焉
弱思焉況夫阿房蘊咸陽之談芳林長銅駝之棘
西苑稅江南之駕銀岳飛沙漠之塵若秦始得魏明
若隋煬若宋徽 皇上視諸君為何如帝向其蹈其

疏鈔

上丙

六

覆轍也必不其然昔太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
而止越數年欲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
上書力諫其役遂寢至今頌太宗之能納諫而并美
玄素之能回天也今日主臣要當取法太上而或至
猷念出唐君臣下必不其然切謂今日工程宜勅下
工部酌量緩急應急者刻期完報應緩者陸續葺補
至如新傳兩配日齋及崇德殿斷在必寢毋令蠹已
匱之財窮祀罷之力則土木得其常性修省不為虛
文 皇上廼太宗于下風繼臣亦步玄素之後塵矣

富商紛紛營免大傷國體并陳耗蠹根原乞勅

釐正以裨國用疏

范汝梓工部營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先該臣堂官以內供時不可缺僉商勢不容緩題奉
欽依會同科道審報於檄等二十二名具題隨蒙依
擬詎意續奉 聖旨優免張長棟等十二名臣堂官
與巡視廠庫科道相顧駭謬上疏力懇收回成命并
乞勅查以絕虛冒臣方謂 皇上大奮乾斷特賜轉
圜不意天聽彌高昨佐九疇等又紛紛奉旨免也各
疏少 一 鋪商

商差重累深勢須富家充役今京師富家大抵豫買
銜職竄入侍衛金吾鎮校依叢托社為倖免地富者
既以鑽求盡脫貧者又以疲窘難支再報將騷動編
氓不報必稽悞供應 皇上試思今日能將內供興
作一切報罷乎抑令一二疲商空手枝梧便可了事
乎况今急務若補大僚若下考選若起廢諸疏久寢
不下而獨免商一節動輒得俞倖門旁啓錢神恣行
宸斷愈輕網維盡裂異日有大機急事亦將從旁入
請從中出旨且一出而不可復收乎國體大壞釀禍

不小 皇上倘憐商困如明旨所稱覈虛實杜囑托

減墊費禁需索等項皆係吃緊要務臣復何贅廼疲

商受困尚有耗蠹根源為今日一膏肓大害此關不

破則商困必不可甦臣請畢其說焉蓋商戶之破家

田將作繁而墊費之弊不可革緡錢之冒破由多寡

溷而料計之權無所歸臣查官府監局錢糧歲有定

額所入足供所出稍有浮費商戶尚可支撐惟國家

歲有意外興作必先踏看繼料計內監同科道部臣

奉命以往乃應修幾何應費物料夫匠幾何盡由內

疏少 一 鋪商

監憑臆而決外臣不得與也內監報命一筆自開開

數萬則數萬開數千則數千尋得俞旨而臣部止以

三分存一之例括庫藏而應矣豈知名雖會科實出

中官之獨裁即留一分已極二分之多派最可嘆者

業已從節省而使留一分何又捏他端而併歸其私

橐是在本部方欲慎料估以杜浮糜而彼反借以營

兇窟在本部方欲議存留以待別用而彼反藉以飽

狼貪則物力安得不訕商戶安得不困乎臣竊謂與

其忿屑越而空爭於料計之後孰若嚴估筭而豫裁

於料計之時請自今凡興作科道部臣與內監逐一從公酌量應造應修所費金錢數目公同填註具題奉旨施行則錢糧庶無濫費水衡不至一空且數既約於限中勢難浮於限外墊費自省而商議亦可獨支矣釐弊甦商此第一議伏冀 皇上檢發_臣堂官科道前疏收回成命勅下覆查至於後來各工料計不得獨任中官務勅外臣酌議開定實數上請仍著為令庶富商不得以倖竇規避而體統尊內璫不得以無藝苛求而耗蠹絕臣工官也數年拮据檢悉弊源不敢緘默惟 聖明留神裁察

疏錄

卷五十一

九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 沈懋學 與方司馬書

○ 又 與張孝廉書

○ 又 復張孝廉書

○ 吳仕期 上張相公書

○ 魏允中 上申相公書

○ 劉廷蘭 上申相公書

○ 顧允成 上許相公書

目錄 卷五十一

吳正志 上申相公書

顧憲成 上王相公書

又 與王辰玉書

姜士昌 上李相公書

宋 燾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 上朱相公書

又 上李相公書

王元翰 上朱相公書

又 上楊少宰書



又 與毛選君書

邵輔忠 上朱相公書

彭惟成 答王相公書

李植 上王相公書

目錄

卷五十一

二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與方司馬書

譚逢時嘉魚人時攝冢宰事

沈懋學

翰林院修撰 萬曆五年十月

厚辱車騎失迂為罪星變異常已多惶懼直言者復爾斥辱尤切感憤寢食未寧遂成憂幽之疾不克候謝門下懇欲乞歸尚勸吾師曲成之耳 聖世重熙九夷重譯相君輔理之功真不可誣今 皇上懇留誼不恣忍誰謂以必去為義哉願聞計後作用難語疏鈔

其旋蓋初疏惟知哀痛倉皇何暇解說匹夫小節等辭得無啓人之疑乎况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知之衆心未愜也倘懇求奔喪守制不允則伏闕苦陳 聖心必為感動願遽爾謝恩人之疑且深矣又况 聖諭七日內不辦事守喪而乃與聞朝政雖其心惟恐差謬或出忠肝而作事過出尋常何以自解于天下夫臣之忠子之孝兩係綱常原無軒輊相君之所執忠也而孝之常議本在人心一疏持衡亦不可少臺省不言反交章保之於既留之後似屬逢迎附會尤

激常情矣吳趙二君於相君有龍門之誼恐他人先
言必直傷大體故為委曲陳情蓋忠于相君者相君
能虛心達觀及加禮謝再疏請行即 聖怒真不可
解亦危言解之寧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一旦斥辱五
臣人心不屬遂使世道可憂相君王平相業頓覺瑕
疵生交淺言輕無能効一得徒自憂鬱欲死耳此時
正當大計事在老師守道不違以安天下屬望不淺
失之東隅在老師為相君收之桑榆者力擬千鈞萬
無輕發且相君欲安社稷收人心機尚有可為者
疏鈔 上書 二

與張孝廉書 名懋修江陵冢子

昔者不佞候龍門欲圖一面嚴不敢請今病二旬生
死未卜昨蒙老師賜問已感厚恩乃重枉車騎且升
堂下拜不佞何敢當何敢當昏瞶中驚聞之起坐欲
屈玉趾至榻前容倚牀叩首以謝而道從已發矣悵

快何如老師之留原出 聖明眷注且古之豪傑為
天下安危一已虛名弗顧也人亦安得執常行議之
顧 皇上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愀然請歸矣而
保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言者
既不體 皇上憂天下至意又不諒老師不得已苦
心致于罪譴夫復何辭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弗知
也諸君惟知守道而未可語權且子之孝臣之忠同
倫一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而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廷杖之
疏鈔 上書 三

舉老師竟不力捄門下亦不進一言老師不得稱純
臣門下不得稱諍子矣天下所係以為安危者在老
師而老師英風獨智位絕百僚諛者不欲規愚者不
能規而踈遠者又不敢規非門下誰盡言哉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惟門下深思而預計之則人心尚
可收相業尚可廣天下久安長治而禍機不啓門下
家世亦永有休光即不佞先犬馬填溝壑亦含笑九
原矣不佞與岱與丈名嗣修意氣相孚不獨年誼今
不得效忠于數千里外又恐一旦不起終負雅情故

敢僭言亦執事惟高明裁之

又復張孝廉書

昨捧誦手札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耳夫經權忠孝之說學士大夫數能言之即諸子疏中多書生語然亦豈不知天下有此義哉獨各見其是又謂時勢尚可一歸其智或偏其心或隘而其說宜並存于天下以俟相時度勢者之擇術于經權也昔者太公伯夷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把鉞一則叩馬採薇君

疏鈔

上書

四

子不以爲異心即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

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奈何

視爲狂童斥爲讐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

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相爲天子定社稷禍蒼

生必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之

心阻天下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

善言阻則諛佞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

伺其意者而忠良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迫事機大謬

初志而後悔之亦晚矣問下何不早登其微耶不佞

伏念 皇上大婚成禮機局稍更老師之所以維持

而左右者不可無術故不佞以爲老師之視莖當乞

歸于報訃之時而不當議去于大婚之後前日倘乘

諸子之疏懇切請行經權忠孝既兩得之而人心服

義善類歸誠豈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今事已無及而

機尚可回在門下誠宜深思而預計也不佞愚衷蓋

不徒以老師之不奔喪爲離經而實以老師之不力

採爲失策乃門下云云或未深察故復陳固陋如此

病中據案不盡願言辱尊諭更欲枉車騎過我不佞

疏鈔

上書

五

即嘔血欲死尚當撫牀一吐肝膽也遣力代伸惶恐

俟命

張嶺奏書

吳仕期 寧國府學生 萬曆五年十二月

仕期死陵山中一白面也係宋左丞相吳潛十三世孫世居宣城之舊第貫儒籍少承父師訓長蒙 聖帝恩作養府校幾度文場進雖不售於有司退則益稔於修獨山田半百躬耕代養圖書數卷把玩樂幾魚鳥日親煩翳漸遠自謂昆吾產金荆山產玉使非百鍊則良不即售苟良矣而不即售終身焉亦可也何敢稽於一邂逅哉恭惟 明天子在上聖哲夙稟

問學日新念與天俱動與天合以順召順中外晏然海內士民翹首跂足想望太平矣竊聞之君其天也相其斗杓也百官其四時也天運而杓轉杓轉而四時行杓不化而為四時也君其心也相其意也百官其四肢也意聽於心而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為四肢也執事當 皇上御極之初膺托孤寄命之重幹旋四序揮使四體 斷如一休休有容登明選公惟器是適集眾思慮 心益厚風俗正人心信元氣之流通四序而寒暑代謝不令而行元氣之流貫四肢而

疾痛痲痺不意而淪在野在朝感際熙熙切伊周之仰矣即令不肖如期僵臥空山枯槁白屋而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亦得鼓舞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幸也幸也邇緣執事有父憂制當泣血過蒙皇上眷顧一留之再留之許七七後隨朝辦事此君父盛寵也執事既辭之復止之而依違於去就之間亦臣子盛心也嘗聞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成則舊章不求諸野又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何天子而可無腹心之臣故執

事一留而繫君國之大計朝野獨非人情乎哉而孰不為君國憂哉孰不為執事諒哉噫噫噴噴以此為許大事而必欲與執事爭可否辨是非若輩何乃自苦如此及叩其所建言者曰翰林曰部屬曰觀政進士曰南道一人俱以忤 旨罷斥議者其不以滿朝多綿羊多啞子或者以非綿非啞乃執事籍其口而不言是皆不識執事之心亦皆不識百執事者夫既不量己又不量人又不量時勢雖言之誰則信之雖信之誰則行之以故且敢默已也雖然此事實言之

可矣遠言之於 皇上未也言之 皇上而為執事
諒可矣言之而不深諒其心未也言執事而量其心
可矣諒之而不為執事設身一處未也 皇上為社
稷留執事執事為 皇上留其身暫作權宜焉知不
任國事於外而盡心喪於內久當論定焉知不依富
弼故事守制不依劉珙故事言事羅文毅公扶植綱
常一疏言猶在耳執事之留決非為待封為遷轉為
賄賂計也文毅公所言執事胸中豈不爛熟而待諸
臣言之左右為執事謀豈不詳審而待書生言之期
也養痾山居有念成冷雖聞翰林諸臣言事而不知
知其所言者何如雖聞朝廷罷斥諸臣而不知所以
斥者何在然而執事賢相也 皇上聖明也以賢相
佐聖明決無過舉而有所罷斥乃諸臣所自召想亦
諸臣所自甘期與執事無素識與諸臣無舊交既不
必言之殿陛不必救之諸臣而又上書于執事聽何
乃自苦若此哉必有說矣昔唐宋儒生思效能於宰
相不曰上書則曰封簡且曰為文以獻夫特為一進
取諫爾即馳驛宰相而相果庸之俾繼世謂相有知

人之明儒有乘時之策期志不在進取期策不能奮
庸期言不係軍民利病期年尚未強仕又非狎狂急
休而乃上書瀆相府豈不量已又不量人者與豈不
審勢又不度時者與豈不為君國分憂不為執事積
慮者與曰非然也正人心厚風俗元氣也培養元氣
執事責也諸臣為執事謀而輕忤君國大旨罪矣罪
矣豈惟加之鞭箠即賜之死亦無不聽者但諸臣於
國命似逾於執事則順 聖旨似忤於執事則忠既
為執事先人効順又為事効忠而未聞極為請免諸
疏鈔 上書 九
臣雖不死於執事之手亦幾由執事而死矣莫不曰
相公振作元氣而元氣似乎其索之也相公忠於國
謀而孝道似乎其少之也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
而敦四時何由而順序四體何由而安寧也曰非然
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君門遠於萬里惟執事之耳
目最近君威等於雷電惟執事之轉移最神倘非執
事幹旋揮使則建議諸臣豈不齷粉矣哉故不復為
諸臣惜而惟執事之與謀未必無一得者在也期無
言守無言壽立進壽友一合項自乘色目高者下下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蓋人心風俗關乎上之所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古人心萬古風俗繫乎今之所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一日而無綱常一日衣冠而土木矣萬古而無綱常萬古衣冠而土木矣故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梁奠安社稷之柱石也執事以綱常自負何豈非正己而物正者哉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視天下事卽已事視天下人卽己身如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耳之所涉目必營焉手不耻其不能行耳不耻其不能視執事豈非以此爲度者哉

疏鈔

二書

十一

古稱明良不日無過而日改過不日無闕而日補闕執事豈非德崇禮卑而欲常聞其過失者哉詩云靡不有初天下知執事矣而以永終譽期之所以効悃於執事者願熟計而行之人心常欲其正惟恐其邪風俗常欲其敦惟恐其薄元氣常欲自執事培之羣工百執事效之而惟恐有言之不實則四時卽不順序四體卽不安寧故淵戰冰兢對越上帝直求自信不求人知直求同理不求同俗在朝不知無愠於朝在野不知無愠於野而輒有同異卽取之爲鍛鍊之

資鍛鍊愈精成色愈足一切得喪稱譏如飄風浮靄任其往來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碍執事寧不爲天下一等人毋徒爲天下一品官者哉在朝朝重在鄉鄉重史書之人誦之百代傳之立德立功當在富韓上矣昔人謂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迄無定說至於窮山幽谷樵夫野子相與畫地而論長吏之賢否若燭照而數計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是否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執事肯以愚生有飛蟲之一獲否乎譬之和五味者疏鈔

三書

十一

食之以平其心調五音者聽之以平其心夫五味必相濟而後美五音必相兼而後調若執事曰可朝野皆曰可執事曰否朝野皆曰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偏音誰能聽之哉以故言路一件願執事大爲 皇上開之又願執事急自開之傳云興王賞諫臣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故先王立法時政有失許公卿以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賦謏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甚矣虛懷納諫爲隆世第一事而切直

之言爲聖君賢相所欲急聞者也是以激發人心移
易風俗全在乎上蓋上風也下草也草無定向隨風
東西也上器也下水也水無定形隨器方圓也上雖
開誠而求講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况
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萬鈞之重自非性忠義不
悅賞不畏罪者孰肯以言而博死哉期自分質魯學
疎人微言慙進無裨於國退無益於身而爲執事預
謀則忠矣執事秉國政操予奪生殺之權而期以一
書生敢以筆舌諍信由執事能致之亦諒執事能容
之且聞執事嘗謂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
或不可與無言仕期不能無言不能微言而欲爲可
言無亦太陽之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
之至不求鷓鴣之鳴而鷓鴣自鳴機所感也故聞吠
於犬竇者卽羅而拜焉見跪石而吟者卽爲之下車
賢聖觀人不待成功而卜之矣如必曰有左右先容
則朽枯亦足以樹立苟無因而至前雖出和壁隋珠
亦在所不齒此以語尋常則可非所語於賢相也執
事以爲如之何燈下書訖拜封簡矣倦且就枕尚未

鮮帶恍若有見於夢者曰昔鄒忌貌美不如徐公遠
甚而忌妻私之忌妾畏之忌客有所求之皆以爲過
美今之人多所私於相國多所畏於相國多所求於
相國好竿而鼓瑟跣足而織履吾竊爲子疑之對曰
有是哉鄒忌不蔽者三相國肯蔽於三耶况期生之
言無私於相國無畏於相國無求於相國相國其謂
我何或者相國見而哂曰書生何迂也杞人之憂而
娶婦之恤也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叱曰書生何矯也
似逾於吾又似遜於吾姑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嘆曰
書生何誕也薦紳言之且無當而草莽中有此蛙鼓
得無厭乎期也亦聽之而已矣男子生身宇宙卽爲
天下公共之身以道殉身惟知有道以身殉道不知
有身死生不足爲大故而何利害之絲毫耶言未竟
俄而醒復自剔燈注油啓詞以終其說幸閣下
下虚心垂聽焉不勝惶悚之至

上申相公書

魏允中 刑部進士 萬曆八年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字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袵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諛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太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

疏鈔

上書

一四

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推髻之虜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更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為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字蝕以為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

亂賊以為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袵以為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險邪以為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諛以為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為宜及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為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為己之功名與他人

疏鈔

上書

十五

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

上申相公書

劉庭蘭 通政司進士
萬曆八年

門生猥以庸愚謬辱採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
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
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大明聖忠厚正直為百僚師
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
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湧秋容星
見慧星從橫河漢象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
者君象眾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桀乘之

疏鈔

上書

一六

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為國門生不敏知夫
子蓋早以為憂也竊以為 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
已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
諫官御史亦宜撫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
備修省之助今既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為怪
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為
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王
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
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

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
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
矣而中外士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
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恠其玩視天
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
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
田宅為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
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
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即竄諸

疏鈔

上書

一七

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陔伏草野五
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許之
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編修中
行趙檢討用賢輩猶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
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
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
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
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
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

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
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
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試
畧舉言之未必不竦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
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
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
其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
之望門生邊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君側
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未草野儒生居恒披
疏鈔

疏鈔

上書

十八

心腹相口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上許相公書

顧允成 萬曆十七年

允不肖猥階門墻之末往以狂慙濫叨 恩譴自分
沒齒亦所甘心不意 聖明旋賜錄用尋以母老多
病懇 奏乞休得蒙俞允念非閣下委曲玉成望不
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若摧裂
不堪為人益不復敢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
中辱閣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
負閣下究何以自贖池是以未揆僭有關說閣下試
疏鈔

疏鈔

上書

二十九

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過閣
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
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勅下九
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
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
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
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
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
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
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
無所缺也紀綱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
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庶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
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

疏欽

上書

二十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
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
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
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再鑿雖未覺其有變於外
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
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勝在於以
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
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
人不敢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者也故吁咈盈朝適人狗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
不妨為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伸
下以賤屈不免為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方今朝廷之小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
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
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
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
舉其畧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
主其引拔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參也乃今

疏欽

上書

三

陳海寧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
耳三先生皆以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鳴張自下顏面
恣其簧口一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為允
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
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傍蹊曲徑不
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
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
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以今日為臺諫者上
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厦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

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
 鱗誤撓聖怒相率營救舉得是甚忌諱之言言路
 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
 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
 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必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
 饒之屬皆撓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
 無救豈曰無謂間有一二上撓聖怒相率營救亦
 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
 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為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

疏鈔 上書 三

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
 也何謂壬午以前為諱言壬午以後為輕言也且
 皇上真可為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
 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為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
 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今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內戰
 皇上之私恩本既不足取信矣而儉壬者流仍投間
 抵隙百方媒孽即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已者曰爾以
 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皇上將亦謂臣下
 議已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即言

者得罪於皇上而臺諫為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
 許人議宰執大臣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其
 齟齬杌隉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
 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
 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盖有所重一手握
 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覩記如前所
 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
 洪春王君德新及今薛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
 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

疏鈔 上書 三

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而行險僥倖者
 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者僅僅幾人
 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
 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習美於斯為盛當以為慶而
 不當以為憂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過為躡位為
 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
 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會王反罵會
 主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
 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壘斷之夫也至於躡位捷徑之

說則往時建言者必信有善如其所譏者要亦晚節不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珂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躡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燭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為不躡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去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贈不言倘皇上不以宴安廢邪則洪春不宿倘何尚書不以也私傾幸都憲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中不請用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實則桂等不言倘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參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齏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有識寒心何得詬建言者為弟子嚮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晝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之命而瞞心昧口為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

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鄔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嵩張即有舜禹無鄔趙曾王即有臯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過以為堯舜之世止矣况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謨諤將不輟規贊襄不輟諷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為常下以端言正色為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扭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為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疏鈔

上書

五

憤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瀾翻遺唾曰少年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即如嚴張鄔趙曾王豈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哉且敷教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為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反甘為妾婦而不辭何無耻之甚也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今時臺省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度彼又將蕩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自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

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
美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
淵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
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謂紀綱風俗已掃地
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
術寧有急於此者名竊觀 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
舍殊無固我如同 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
祭酒不四年而陞光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

疏鈔

上書

手本

開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爲禁
也他如蔡時鼎姜應麟孫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
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已地非必
皇上意也若 皇上真可爲堯舜者也太傅申公雅
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允貞李三才一事類人情
所難克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
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 皇上將大有爲第其才太
高其見太執信一己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
子之非真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且成枉長

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
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已而後
求諸君無諸已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
則 主德可回樞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
有瘳否則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土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第故孔子大聖人
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
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
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

疏鈔

二書

手本

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中有所疑不敢不直陳
於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也有如閣下曰野哉
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拜教矣

上申相公書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年

相公里居半載不肖未及趨候門墻極知草野踈懶無所比數然乳犢縈相公或能宥於形骸之外也迺從苦塊間窺窺邸報吏部為推陞萬劍州一事致激上怒選司盡削籍為民某不勝惶顧駭愕復不自揆度願因事而效忠焉夫萬劍州之被謫不過為嚮者得罪於相公耳非常有披鱗之罪投明王之忌也間關蜀道業已兩年其應量移與否不肖某誠不

疏鈔

上書

二十八

宜越俎稱說以肩植黨希進之嫌但一時人情洶洶僉疑此舉雖係 皇上睿斷然必有為相公調停於左右而不樂翻然改革者夫相公十餘年來休休之度朝野習知其所異於婁江相公而危疑震撼之中尚繫天下人心者賴有此耳方萬侍御抗疏時相公尚在中書此時不欲甘心得志而乃於解政之後藏怒宿怨陰錮之使不得庸乎又况舉朝廷之法用朝廷之人至公無私賢愚僉悅願欲株連蔓及擊主爵者之手足使不獲用一直臣轉一卑官非辜被逮一

網無餘如是而後足以快當年之憤稍天下之舌乎某以為必不其然第有一言之獻者黜陟者朝廷之黜陟也而所以致朝廷之黜逐言官者則相公不得而辭其責也相公既不能申救於曩時使御史得伸敢言之氣猶當轉移於今日使吏部得行善善之公如先朝唐介極言詆文彥博初謫英州別駕彥博後復相位卒言于上起為參政尋至大用至今壯唐介者未嘗不多潞公方茲 皇上眷仰相公未必減于執政之日而相公之自待奈何出彥博下哉相公誠

疏鈔

上書

二十九

以此時力言勸諍俾 皇上無以輔弼舊臣之故舍怒于言官又無以舉用言官之故遷怒於銓部事而濟則 皇上之量合乎覆載相公之心光乎日月事而不濟亦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此舉相公果無所芥蒂于其間以此昭明注度而贊揚盛治豈不快哉至冊立大典雖曰屢 旨分明然言官職掌所關乘時建白非至上干出位之禁也 皇上威嚴之下斥逐不已而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而至于廷杖建垣為之幾空朝端為之股慄傳之中外騷動一時之人心垂

諸史冊虧損 聖明之盛德說者咸謂相公不在中

書密勿之上或無人委曲維護以致 聖意憤激而

莫解國事決裂而難收事勢紛紜一至于此然相公

昔嘗以此月不避去矣及今不以大計反覆開諭徐

寬 上怒召還鍾羽正諸人置之諫職則羅大紘疏

中語幾終不自相公之心迹將何辭于天下萬世之

口乎且相公之執國政不為不久其受國恩不為不

厚君臣之相信不為不深即今日退居綠野隱然負

海內士紳之望固不得自托于大小臣工之列以優

疏鈔

上書

三

游為太平以潔身為高致而于 宗社安危之際忍

然諉之罔聞也盧墓罪人奄奄欲盡何敢蹈孟浪之

轍博上書之名以惑閣下之聽竊念昔者以一言得

罪于婁江相公之私人自甘不測之禍幸賴 聖明

待以不死薄謫邊城是今日草土餘生皆閣下之賜

也故罄狂愚之末少効犬馬之忱儻以為片詞有當

伏乞欣然議行則下以釋妨賢病國之嫌上以成容

賢納諫之美旋乾轉坤之力胥在此一舉矣士類幸

甚國本幸甚

上王相公書

顧憲成 吏部郎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恭聞新命不勝踴躍此 宗社生靈之福也追維不

肖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江陵也誠

中心欽之仰之以為古大臣之風規如此也於癸巳

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 皇上也誠中心欽

之仰之以為古大臣之肝膽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

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致其政而歸則又中心訝之惜

之乃今先生耕間釣寂狹一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

疏鈔

上書

三十一

家之表裡當益籌之熟矣向之所見以為是究竟是

乎否也向之所見以為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闕之

精矣雄心銳氣日銷月鑠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

穆乎浩浩乎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

遠者流必長雲龍風虎萬物快覩將令天下後世咸

知吾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為也豈不卓哉於是中

心忻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遇之以為古大臣之

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盼望行色心旌搖搖旋

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構家難逡巡不果敢次第

具列以聞倘蒙垂察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言當年一腔苦心千載如見令人遙對彷彿咨嗟嘆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 皇上後先幾何年得見 皇上幾何時憲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下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傳而南翩翩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

疏鈔

上書

三三

入而覲 皇上復覲夫顏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爲先生誦之而復贊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再時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飯

寤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婁江主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乎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生平旋乾轉

坤慰滿四海嗚嗚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於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卽天下交口而議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卽天下引領而屬之無能久於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於蒙羣詬以死而後已猶得

疏鈔

上書

三三

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勲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恩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楊海豐順也促莫如陸平湖孫餘姚逾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勢

固難遜避亦難異回而近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權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廷亦不復信部閣矣固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水火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直內閣之不問是假耶且所云水炭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廷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將內閣碍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

疏鈔

一書

三四

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為異同矣要之亦須為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為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於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同異之迹也否則分宜逆陵般鑿不違尚不如不問之為愈耳况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稀欲絕曾何水炭之慮而慮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為之

一釐正於其間也余又默默更口猶未也近者猶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為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為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為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是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平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怡然馴服無所施

疏鈔

一書

三五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核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降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退之猶恐不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眾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為工事事以調停為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別明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過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

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
議日微士習日巧官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
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
美成西京之頹靡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
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
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
是予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疏鈔

上書

辛六

叟既去予釋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
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
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
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
有一大寬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寬何在予
曰在 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
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臯具疏謝病
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謁予曰此疏宜何如覆
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 皇上

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裁
酌試思 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
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
亦曰如是 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非
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途亦曰如是相國
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
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徐數日見蔡公又問
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南臯委
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 皇上竟報可

疏鈔

上書

辛七

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毅陳公擬陞江
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 皇上中因山陵
事罷歸數年矣疏上 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陞光
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少微見而異之特携示予曰
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
鎮雲南已而爲言官所論後聽歸由前而觀 皇上
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
有念所也推類言之不可勝數蓋 皇上之無成心
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 皇上科道不選歸之 皇

上廢棄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問閭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為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為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為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 皇上者矣於是 皇上下公卿為之昭雪其控訴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 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為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心腹語也竊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疏鈔 二書 三十八

於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道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為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冤也凡為臣子孰不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 帝衷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

云不覺放聲去幾聲遂天驚共起指朕等頃之忍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 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太史書

昨聞尊府君先生新命識者莫不以為太平之理可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為 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為先生賀為 皇上賀賀 皇上之有先生也為先生賀賀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啓其逢一朝合併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即欲不厚自勉安可得哉却聞足下每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一服毒藥何也不肖始而訝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今夫履尊據顯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大投艱天下之至可憂也庸眾所覩在彼則甘之明哲所覩在此則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有味無毒為言也昔伊尹去盡瘁乎鳴條再盡

瘁乎桐宮晚而告歸為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
猶若不能釋厥中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
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周救商流
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一
服毒藥可也謂負晨之託周公之一服毒藥可也是
天之所以成二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進而
與先生共嘗之真父子知己矣先生知之進而與
皇上共嘗之真君臣知己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真可
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一服毒藥即先生之九轉

疏鈔

上書

四十

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謬有一言之
獻業已呈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閑一寓目焉不審
亦可備藥籠中物否語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此僕之所以自忘其僭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寶當為
天下惜之此僕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緘不勝惓惓

王相公答東

遠政間有賢次兄之變以為吾丈哀荒中必無暇
遠存故人乃兩箋垂誨累下百言讀之且駭且服
以為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曾有此筆畫有此議

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金擲虛牝可
嘆也主恩至此世耳傳聲以為千古快事因途欲
以歷年批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
悠此其為天下謀為不肯謀則誠忠誠厚已然抑
有說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
痛滿座坐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
埋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
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何時異同分宜
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鄒南
畢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平
湖公向嘗乞哀瑤老與不佞之前柔若無骨而一
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飾前醜瑤老初不覺
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
防者必楊畏也已山陰果與爭事不合而罷此為
閣逐部乎部逐閣乎此往事總不必言以足下之
愛我而教我我也聊為效其款款如此至於教尾
皇上下大寬一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
同然然鄙意特疑內臣弄權歸寬主上而尊意却

疏鈔

上書

四十二

專指閣中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
誰非竊鈇而可一一自明耶以此斷從中局之為
是而吾丈當亦可以賞我矣丈縷言鄒南卑疑必
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卑非但不佞不承即教
中鄙鄙薄趙蘭溪沈四明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
部得忤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
請瀕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
人至今未之聞也今吾丈既顯為皇上訟冤則
不佞當亦陰為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
於知已者而其餘非所妄對已賢次兄高風介節
何年之不永頌亦聞劉兵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
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報謝不莊幸
諒之

王辰王答東

馳企日積自願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縮胸
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聲效絕矣不圖致命
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為之慨然居平謂忠恕二
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為家君勸

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姚崇十事應
答如響則為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復其十四
年前伴食而孔尚不可得何論伊周耶精神力量
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老莫若子衡一身之外推
知為老親營菟裘課魚鳥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
矣當今時事雖大詘然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
術濫放不可復理初猶不肯者自占便宜耳今遂
欲掀翻孔會棋局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言伊言
周總是畫餅於此下一砥柱乃是真勳業要其道
亦惟大聰明人守村學究家說如是而已蓋道本
無不明談道者自胸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
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即南宋大儒吾未敢以
為不落窠臼也先生為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
占復語不多及

又

東林二刻曾索之瑯琊兄而不得也承賜教豈勝
欣躍令弟先生大諱朝野共惜我翁人琴之感其
且奈何不能走唁輒此附訊作書甫竟而家君以

說

書

四二

長箋見示愈感相成相愛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
如鄒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為絕無影響或中有
駕之說者他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遺佚非但
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
也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而欲尼之計此必有
冤中寃夢中夢或又有訟其訟者矣一笑

自書東末

愚得相國報書展誦再過竟自茫然追憶王山陰以
諍立 儲去陸平湖以被讒去兩不相蒙今日爭事
不合兩罷以是為部逐閣之證不可曉也平湖之乞
憐於相國誠不知其作何狀至其秉銓鑿鑿乎舉久
抑之君子而登進之舉久昵之小人而擯斥之畧無

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
亦不得而過訛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
願指氣使遂指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為
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然則平
湖何名為叛耶不可曉也且閣銓之間兩下皆正人
則兩下以公相成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邪人則兩
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
譬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
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

說

書

四三

所以然而槩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
等秦符之獨斷於晉武槩三世之專任於齊桓皆不
可曉也若鄒南臯請告一節見麓蔡公且命予面商
諸相國予遂巡者久之及聞擬留之諭乃已今謂蔡
公駕言意相國偶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臯即趙
沈兩公不承趙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會不難加歸德
以滅族之罪又何有於南臯而身保之耶不可曉也
反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瀆姑記所疑而存諸
篋中

上李相公書

姜士昌

江西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頃閣下傳示帖子以辨疏示職職之初齋賀入國門也竊見喁喁羣情謂朝廷枚卜方新而海內賢人君子遺佚甚衆銓部雖數有啓事原無感格旋轉之柄積誠懇請盡力披陳示皇上俾羣賢嚮用泰運弘開非政府事而誰事況閣下柄政伊始昔人所謂天下事尚可爲者是以不揣愚戇陳狂瞽之說誠冀閣下懇請舉行贊 皇坐維新之政也頃讀閣下疏以

疏錄

上書

四

棄珠于地委玉于塗喻人材乞勅吏部以次錄用以光聖德聖政閣下未盡以職言爲謬世道幸甚至謂閣臣之職不過行所無事人材起用吏部列而上之皇上覽而下之閣臣奉而擬之豈惟不干 皇上之權亦未嘗與聞吏部之事則於政府職事與職具疏初意似有未合者職不敢無說而處於此閣下雖典顧問稟擬而實名密勿實稱輔弼則調燮寅亮論道經邦責任並屬焉豈空寂無事之謂佐天子任賢使能乃調燮寅亮論道經邦者第一事也衮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閣下總領天下事非行所無事之任况今日天變人離民窮財盡仁賢遺棄耆艾魁壘之士落落如晨星閣下所植之時又非行所無事之時閣下不私門生故吏則政當及此時懇請密請於 皇上必錄用海內遺佚賢人君子夫賢人君子朝家之六翮王塗之楨幹非閣下門生故吏比也又非薦一士私一人以市恩分德者比也閣下初視事卽值皇上下考選命銓曹啓事多所報聞縉紳稱慶頃章疏壅隔日甚一日縉紳皆抱杞憂而未敢言王介甫

疏錄

上書

四

紛更多事以禍宋近時揆地暗昧營私以禍國行徑不同總歸於閣下疏中所云小人進君子退其失有萬倍於王介甫時者閣下及今羽儀方新行事未誤而亟反之甚易非必再行青苗均輸等法而後與王介甫同其禍國也夫國家事及今日改弦易轍 則無復可爲閣下相業不及今日光昭掀揭則亦無復可爲閣下實重圖焉昧冒及此職誠無所辭任繆之

上朱相公書

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啓上相公閣下職自三十三年蒙閣下陶植濫竿柱
下偶承人乏叨復江南日奈南北風土異宜遂得脾
病伏枕多時調理無驗屢次具疏旬骸天聽轉高病
勢轉劇對鑑自窺形銷影瘦不久當為地下之羈縻
而猶日羈榮辱之場苦惱之境機心客氣役神勞形
何其不自憐耶且夫寒往暑來鳥飛兔走逝者如斯
消滔不返浮生幻身電光泡影而古之人力足拔山
力能扛鼎而無藥駐顏智足牢籠天地而無繩繫日七情

疏

卷三

四一六

六慾擾擾於中固我將迎憧憧於內直待一身了當
萬緣都休如戲局一散而塗眉盡面洗去鉛華獨存
本質如獵場一罷而惡鷹猛犬威怒都消化為烏有
翻思離合悲歡之狀搏擊奮噬之形徒付之白楊青
楓蕭蕭風雨而已職思及此慨然長嘆惟欲忘形胎
息靜慮存神離却塵煩葆持性命一腔狗馬之忱念
受 皇上厚恩未曾報效於萬一惟於山中靜室焚
香祝 聖祚於無疆以盡方寸之誠心耳職每見世

之羶慕仕途者烏紗一戴著肉生根唉罵由人寧死
不去此等舉動既已不齒於人世又有一種耿耿孤
介之士批龍鱗蹈虎尾觸忤當道致令大臣陰蓄極
怒暗造陷穿身蹈危機如侍郎郭正域幾被奸黨羅
殺身想其旗校圍繞水泄不通負薪汲水躬親炊爨
株連親友囚係奴僕朝野寒心行道流涕彼時二三
公孤不為下石則為袖手世途風波更可畏也職思
及此慨然長嘆萬鍾千駟合眼成空富貴功名回頭
是幻何益我百年之身哉遂欲不染世焚條然長往

疏

卷三

四一七

圖書數卷舊橐猶存松菊秋清故園可臥窻前曙而
纔醒日兩冷而度歲憇幽竹之綠陰聽空巖之流水
笠可戴簑可披藜可羨藿可食伴野老以從容寒不
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看孤雲之來往倘得微命
復蘇假我三十年不死當讀盡天下之遺書閱盡世
間之人情謝盡一生之閒事然後遊海島登峩眉陟
五嶽覽會稽歷仙丘丹洞訪玄客之蹤俯狐蹤兔穴
吊名賢之跡焉往而不得道遙哉然追懼呖語必於
清十之世幸有天壽平格調和燮理二儀順軌三光

効靈天無慧宇水電地無變遷震動六合八荒無水旱賊盜之憂雍熙太和在宇宙間然後草茅之人得藉庇廕目不覩饑荒耳不聞烽警得以優游卒歲職已去之人不知何以贊頌明德但願綿綿遐算長爲不死之人使職永適昇平游衍大造與蟬飛蠢動共若於生成真三生之幸也閣下聖不自聖每聞人言輒云慚愧欲死卽古赤烏几几之風何以加焉但受善之懷不在明示人以言而在默喻人以意若陽受而陰拂暗裏機鋒潛峻鷹犬登高言招萬衆嚮應無

此錄

上書

四八

翼而飛無脛而走人且窺其所受者假而所怒者真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古昔權姦率用此道閣下必不然職亦不願閣下之有此也職已去之人何媚於閣下而特爲獻諛何求於閣下而復爲煩聒竊聆道路之言微伺閣下之意似有一種險惡小人貢諛以逢閣下者謂優容柔和非所以懾人心乃假借威稜嚇震宇宙箝制人言禁革抄報此等舉動雖五尺之童亦知非 聖上之意又將誰欺今且輕喜易怒權重黨多逆其意者未有不湮鬱順其意者未有不流暢

衣鉢猶在竟爲傳道之沙門塗飾雖工難掩一腔之心事欲收幕客則甘言如飴啗以老成持重之名欲杜直言則威怒橫生特稟喜事畜輩之旨吁亦奇矣職雖無知蓋常觀之古人矣如文彥博韓琦德非薄望非輕也一則唐介庭訐其短一則范純仁面詆其非二公何嘗以其故貶損至德又何嘗修郤於言官擅作威福譴呵之未已也唐虞之世不廢吁咈宇宙廣矣大矣必欲盡人皆頌功稱德無少觸忤遂古以來無此世界乃一聞人言動云結連朋黨威箝人口

疏錄

上書

四九

長唯諾之風銷慷慨之氣使彈章變而爲保舉寒蟬化而爲喜鵲逞心腹牙爪之威借日月雷霆之勢長安操月旦之士必有皮裏春秋而竊笑者豈謂世人盡可以籠絡也職行矣廊廟江湖一時逃隔此言不聽職固無如閣下何冰清玉潔編茅而居閣下亦無如我何如必欲授意於人加職以三字之獄職謹席藁待命刀鋸鼎鑊皆不敢避本欲具疏條陳數款又恐當事者駕言構陷恫喝虛聲謂某事將行某言者阻之一日黑血當頭噴下職雖百喙何以自白矣今

而後望閣下放寬肚皮以運舟楫 天下之善勿復乍喜乍怒終日戚戚顛倒夢想為淺露浮薄之態以貽識者咲職山野鄙人不識忌諱冒觸尊顏死罪死罪原贖肅狀敬壁伏乞炤存職不勝惶悚

此鈔

一書

五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 禮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伏惟閣下輔理 皇上有年矣 皇上虛懷以任閣下異數時頒溫綸頻錫忠勞碩德之獎眷倚不啻左右手蓋有 皇上所欲行不便於閣下而閣下格之者矣未有便於閣下閣下所欲行而 皇上不從者也一時得君之專有如閣下者乎向來揆地惟首揆得行其志乃閣下為次輔在四明當軸之時為首揆復晉江繼起之日止小疏所云合過去未來見在三身而一之也一時行政之久有如閣下者乎得君專矣行政久矣竊意閣下十九以自為十一以為 皇上乃閣下相業何如也曹道長釋繫自是第一盛德事說者謂逋臣先釋為此解免耳姑置勿論若為民貪知府倪竦閣下以懿親之故甫囑推陞旋即起用人皆曰閣下不難破格如此也倘移此心為廢棄諸賢地何至清時永錮無復賜環之望乎石門參將虛缺經年以待令親吳有孚及到任未幾又陞登萊總兵人皆曰閣下篤厚親知如此也倘移此心以修兵

備何至矣虛餉匱大壞極散乎其他陞降一節欲遲則遲欲速則速欲內則內欲外則外欲格則格姑勿枚舉其人然衆實有口誰能鄙之人皆曰閣下後心所欲如此也倘移此心以脩明 祖宗朝故事何至大僚盡廢言路一空中外諸司結約一至此極乎夫皇上何私於倪竦何私於吳有孚何私於閣下幕賓而響應如彼職所謂便於閣下而閣下欲行者 皇上未有不從者也 皇上何憚于廢臣何憚于邊事何憚于 祖宗官制勳舊如此職所謂不便於閣下而閣下欲行者閣下未有不格者也昨小疏所陳辭似繁而其實尚約事似多而其實尚少蓋以閣下與四明十五年來輔相精神全在外避權而內擅權假 皇上獨斷之名欲盡抹煞天下後世人耳目故竊不自諒只欲點出閣下精神託於辨奸之義其也實未暇詳言之然發閣下之隱自分必死 聖慈寬宥止於降謫餘生得歸見二親荷閣下曲貸之恩何厚也閣下手貽馮御史之書口洩處李御史之語人才淹苦世界頑鈍姜采被逐諸條俱直認不辭荷

閣下受善之誠何篤也至申救言疏閣下心甚苦而不覺機鋒之露矣其間隱械敢復明言從來權奸無不以黨字激怒人主禍亂人國今閣下云非臣之黨甚明則誰爲黨職者閣下之言及此恐白馬清流之禍只在眼前閣下慎勿動以此字輕激 皇上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一也國家謫職真九牛一毛何足爲有無今閣下云增一番廢棄之人曰一番不知將幾何人矣狂慙如職恩猶在宥此後卽有請劔尚方埋輪當道者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閣下何自預知增一番廢棄誣上嚇人預塞讜言之路乎更可駭者私交愈濫公論盡塗雜出旁門挑激解飾意外因緣就中罟阱殺機已露大獄將興貴同鄉門生述閣下正席首揆之始卽云四明全用柔我當濟之以剛其說已驗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二也閣下又云他日真有權奸在側人亦以職爲戒而不敢言令人言耳沸謂閣下子喪不戚老死不休戀戀長安者何爲乎不過爲未來人地耳夫閣下舉正直則正直矣舉庸人則庸人矣舉真權奸則真權奸矣

今閣下意中默定之人行道皆已知之試以職疏所云心行跡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及閣下深藏密護之全力與其人一相印則閣下應知職心之洞然也職心洞然天下之洞然者多矣雖閣下今日所處事勢不得不深計此一着必得一二首尾相應久暫不相負方可脫然而去無蕭牆子孫之憂然古人有言事有不可知者三如東阿之死是已東阿人皆以為賢箇中關節人皆不知職實知之然則閣下今日于笑萬笑亦宜留一笑與蒼蒼之天此不可不明

言閣下之隱者三也至職降三級之旨三日前預已流傳于外宰相處人自是常事閣下何必避此名目及莊誦數番明旨即閣下自為剖析當不是過天下益知皇上與閣下一心至此乃閣下不以之興治平而以之害忠良上有負于皇上下無辭于天下後世矣閣下深心不測職禍方來但職首可碎舌不可斷茲聞閣下右癘立痊銳圖更始謹再佈哀于閣下惟閣下圖之

上李相公書

職於閣下稱屬吏稱門下士每懷德教時佩高深始閣下名重詞林海內喁喁想望風采自南北署部而疑議紛起矣及被彈拜相而人言踵至矣然以閣下夙望及上新柄用大臣體面故諸公見于辭者猶是十伯之一二其實心非巷議幾不可聞乃閣下之性喜謾惡直是已非人故人不取以告而有來告者不過閣下平昔所响濡之門生故吏方且獻諂導佞謂人言為不足恤閣下信之亦以為然嗚呼此閣下誤而又誤矣頃職昧死陳言一切外庭叢議甚不滿于閣下者槩不敢及聊借古名人大義以感動閣下及讀閣下再疏反以規為頌居之不疑豈職進言之初意乎竊惟古名人風節全在進禮退義閣下方當糾劾遽入平章於進禮也不無遺議茲榆收晚節惟在退以義耳無論范文正薛文清出處皎然若揭日月如閣下今日時事令名人以功名心處此永終令譽惟有一去即庸人以富貴心處此苟全體面亦惟有一去不然人言曹起閣下即終日嘵嘵千言萬語辯明心迹使辯而得明也落第二義矣閣下即誦言

疏

上書

五五

聖眷非常潛移 聖怒不測籍定人情使籍而得定
又落幾重公案矣况辯之愈不明籍之愈不定計閣
下此時亦不得不去等去耳何如決于今日猶不至
舉生平盡喪之也職以去效忠實重違閣下之意脫
異日果至狼狽閣下始悔不用職言嗟何及矣易稱
介于石不終日人亦有言去在相公不在上此職復
以屬官子弟之情不敢自薄身雖去國再佈悃誠異
乎閣下之門生故吏獻諂導佞以悞閣下為忠者也
惟閣下財察

疏鈔

三書

五十六

上朱相公書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瀆清嚴罪近為廷推冢宰
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即
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此固老師稟擬亦翰
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
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乖
張竟很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
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

疏鈔

四書

五十七

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為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
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
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未必皆真君子豪傑
也豈無真君子豪傑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
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為生事耶以此立
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
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即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
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
假令非此公與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行獨一司

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鷹犬也嗾鷹犬搏殺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上真視朝廷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似不可

倒行逆施使罰自己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爲此公掬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推一大關取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與平日之神通專爲此一着翰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必堅執到底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實也若老師以推

疏鈔

上書

五八

否在銓部點未在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預如是則羣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爲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今機套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技倆已窮惟屏息以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屬之又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遂灰冷

也東西南北之談取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門牆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后土照燭此心無它統希汪度涵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時糾正勿

疏鈔

上書

五十九

得點後纔說之 旨則先期參駁自其職掌而謂有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末路功名念重與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如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詆之陳給事則詈而傾之於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爲文送趙司寇謂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南北人人鄙其爲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加人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問真

偽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見事決裂
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
篇累牘業經勘實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諸
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也其
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發
縱指示者及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
則九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
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况今年留都
水災異等財賦輿區化爲巨浸此豈常患揆厥所因
安知非此老濫殺干和所召故不譴此老且無以謝
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
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此老
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嚼然無議止以學問
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
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
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
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名近年以來曾
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
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
熱堅塞兩耳不顧輿論真末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
之靈安在哉卽山陰閣師雖力爲之地亦必顧惜外
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
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
血淚逾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誰有再陳白於老先
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
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
某誤國爲某所引進某某誤國爲某所糾馭猶爲某
所引進况其謀畫最久圈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
之名以罔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
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爲人簸美受推轂兇邪之名
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爲國擔
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人雲霧中也卽
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坐此敢有昧濟嚴榮賜裁登臨頽竦仄

與毛選君書

溽暑中不敢作襍穢候謁希諒昨不佞為會推銓宰
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心宰此衷誠有脉脉不容已
者非求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曾見回札謂業與貴
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任
事之勇不勝嘆服想廟社之靈嘿啓臺下之衷故翻
然醒然此固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
樞公與不佞夙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
性剛愎立論敬險敢與清議水火皆眾所洞悉畧在
疏鈔 二書 六二二

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無賢者竊以為過矣豈
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乖方之太甚
所知者平日之虛望而不聞近日兇狠之異常也即
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便行事云云左
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
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
墮弛賴有清議一脉如衰鳳呻吟於眾梟之中稍露
苞彩輒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強礪鏃一舉而殪之
以鍛羽而滅聲嗟嗟此而忍也就不可忍乎至於妖

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
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虚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遡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為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
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謏劣於學間理路
粗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
疏鈔 二書 六二三

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
眾登筵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
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
撓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
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冉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
不識魯國局面至趨附季孫倒身聚斂聖人輒呼徒
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
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可見聖人用人如春機在
丹各省其質所謂得那家必不使求點兵由治賦也

使在今人爲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匿而不發矣
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未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也國家又可復晉
以大家宰乎我輩於此惟付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
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來用人卽其實學外議
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公徇請托以媚中涓以
逢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
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有幾卽謂我實推轂我
實裁抑恐未必得 旨然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

疏鈔

二言

六十四

亦快輿情奈何於此濡遲於彼身死也改於此勘得
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定乃爲真丈夫於此不言
而躬踐乃爲真學問不然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
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
矣旣知越老不可謂不知臺下矣高明以爲何如相
規相成有道不廢輒敢妄進一言併致朱閣師回書
統希台諒

上朱相公書

邵輔忠 起復刑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職鄉邦下品至愚極陋素無一長自樹何敢輕議閣
下曩者數載廬居一切不問頃入長安讀諸公章疏
論權奸二字竊駭而異之然通都人言閣下不卽陳
過引去憑藉溫旨以傲天下不知 皇上旨意非出
同閣稟擬卽屬秉筆內璫借此戀戀不忍舍去便是
恃權竊位者之爲職實不能代爲之解也往昔誤國
臣子主上初年多以爲忠及至國敝交章論列主意

疏鈔

二言

六十五

遂移并身名且不保矣閣下豈不悟及此夫自蘭溪
入相繼以四明又繼以閣下接踵端揆皆我浙人此
不待時事之非而論者不免矣况乎頻年國家成何
氣象庶事若何庶官若何蘭溪之過卽四明之過四
明之過卽閣下之過勢窮必返臺諫布列叢議於見
在之一身此閣下之不幸而國之幸也孔氏所謂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此時閣下自揣變理何如
然後可膺綸命而出出而無能致世唐虞卽宜去以
俟能者何俟諸疏况疏論而不去耶今閣下位不可

謂不尊年不可謂不高延禍於朝紳鄉戚不可謂不
 蔓何意不去豈以起二三廢臣擢二三滯官遂可對
 時論而無恙乎夫此數者早行之閣下之大業也而
 行於疏論之后是嚮者 皇上明可為堯舜閣下不
 肯輔理今以無可奈何而始輔理為之者蓋益揭其
 過以示人也於勢不可不去於時不得不去通都之
 人亦料閣下究竟必去獨惜去之不決且不早耳又
 聞閣下有寒冬雨雪年老道路之語嗟嗟富貴無不
 了之局以世無不死之身若然必如蘭溪死而後已
 疏鈔 卷二 六三

乎與其部門彈射而死不若道路雨雪而死猶有怜
 之者也凡在同鄉絕跡避嫌不敢具隻字開閣下之
 迷職嚮無一日之知一面之識可以無言竊惟閣下
 一日不去則議論一日不止疏日上忿日激禍日連
 綿膠結而不可解上辱國體下累朝臣萬一 皇上
 翻然從諸臣之疏震怒閣下不知去所矣職言無他
 實忠於閣下者也知我罪我一聽之耳伏惟詳察蚤
 計

答王相公書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

閣下自左史錄錄未有奇節一旦赫然負公輔之
 望非以江陵奪情時周旋 廷杖二三君子之故乎
 迨江陵敗吳門柄政懷恩懼禍兢兢於閣下朱肯遽
 相引助為理也賴二三君子竭力推轂而後起之田
 間閣下入都門登政府與吳門深相結遂出八不平
 疏以詆排二三君子昧心負友識者已薄閣下之為
 人矣乃後來相業種種不厭人心乙酉則攻江東之
 疏鈔 卷二 六三

李植丁亥則斥顧憲成己丑則杖饒伸謫高桂庇陳
 與郊逐史孟麟吳正志閣下自知不協於公論遂以
 辛卯省母歸矣癸巳復還政府以京察逐趙南星因
 斥陳泰來賈岩于孔兼張納陞薛敷教而其尤不厭
 人心者倡竝封 三王之議幾搖國本一時廷爭如
 朱維京王如堅涂杰王學會等閣下密揭斥為狂吠
 之犬盡行斥逐閣下又知不協於公論遂以甲午請
 告歸矣夫以閣下之相機捷身三保全丘整以永
 終虛譽亦奚不可而天不悔禍神且奪魄昨歲密揭

更險更毒一旦敗露業已剗刃殺人漫云操筆解圍其將誰欺於是公論沸騰眾怒難解遂欲食閣下之肉而寢處其反矣乃閣下曉曉不已貽書堂省就中獨以江李一事爲解且云時情推戴風水詆申許爲閣下地而露章攻之甘居人後嗟嗟閣下之詞遁而意更遠矣豈以今日之詆朱李皆爲推戴他人而不若閣下之露章交攻者遂謂欲居人上乎不然也朝廷之上是非終不可淆體面終不容惜也且閣下之攻江李是乎非乎二公持文墨或未必習堪輿閣下謂之駕言風水似也乃大峪之有石無石并表之自北自南玄宮之屢移屢下萬目共覩不可掩也獨吳門牽於徐學謨葭莩之情屑越皇上億萬年之計彼時學謨對人曰我那管得他這許多那時我不知在那裡了嗟嗟此可謂之有人心有臣禮乎吳門庇學謨閣下庇吳門轉相維持交相蔽錮自江李一請而壽宮之事遂噤口無敢復言者矣夫使有利社稷爲人臣者且不可以有已况關係國家大利大害而閣下以同鄉同官之故挺身哆口箝制謹

充鈔

卷二書

六十八

言猶曰甘居人後恒情所難乎謬矣竝封王之議功名念重調停基禍彼楊素李勣亦不過一時患夫遂爲千古罪人以閣下比之品類似不相遠而猶藉口御筆內降又將誰欺閣下不記門生王就學錢允元涕泣之道乎懼之以赤族之禍詆之以青史之汚而後撫然憬悟曰我自有處明日遂有停封之旨矣機關線索自弄自收而動輒歸咎於皇上此顧涇陽公所以託之寤言欲爲皇上一伸大冤也凡此三事關係最大而年歲漸遠耳目不逮者恐爲閣下利口所惑故復抽出與閣下明言之與天下共聞之其它戕害正人沮抑善類京察大典不容人守法誰復爲朝廷別薰蕕者科場大典不容人摘弊誰不爲權門植桃李者徇私滅公專權亂政又未暇爲閣下擢髮數也自古權姦誤國至杞檜極矣然而杞自杞檜自檜也未有合杞檜爲一身延杞檜於數十年者今日衣鉢密傳樞機固結牢不可破鄭禮部所以有第一權姦之疏過去未來見在之說也尚得謂之非真杞檜乎獨有王文端一相申大僕

充鈔

卷二書

六十九

借以解嘲而不知文端之相吳門別有隱情文端之
罷相閣下實施詭計倘非文端見幾明決不俟終日
閣下赤族之禍青史之汚且將貽之文端此事惟閣
下知之臨胸公知之即文端之子若孫未必知也閣
下試一忖之夜氣清明必有不容昧者而閣下妨賢
病國之罪上通於天矣古人云誅姦雄於既死閣下
奄然一息與死為隣某正欲乘閣下一點良心未滅
之時當面定一罪案即蓋棺藏筆訴之 上帝上帝
必有赫然震怒降之雷罰者閣下其又何說之辭若
以困獸之聞履虎之嗥出爾反爾之禍為某恐懼非
某之所敢避也

上王相公書

李植原任遼東巡撫
萬曆三十七年

植昔讀書中秘 閣下居教習之席不以植為不肖
時以古今忠賢事業相勗勉植夙欽 閣下文章氣
節高出一時私心亦望 閣下為臯夔稷契不特植
一人即同館三十門生誰不引領鼎鉉比 閣下還
山植領言責值江陵餘焰薰天奸黨盤據濁亂 朝
政植奮不顧身首擊貂璫王路清夷亦可謂不負
閣下期待視陳與郊馬允登王致祥輩一意逢迎排
疏欽 閣下書 七十二
逐善類得罪名教者相去遠矣當江陵不奔父喪滅
倫棄禮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扶植綱常悉
被杖遣 閣下義氣勃勃有耻不與黨之意有此一
段好處人益信 閣下為正人恨不能一日起 閣
下於田間登之黃閣為賢人君子領袖此實天下同
情亦不獨門下士有此念也無何 閣下信道不篤
持志不堅輒為機人人所誘惑於權勢爵祿之私一
出變塞遂喪生平使半世文章氣節盡付東流植久
為 閣下惜之然此猶自失靈蛇之珠自玷荆山之

壁於宮國家身家禍敗無與也至植建言壽宮莫其慎重謂玄宮有石宜避不宜鑿方向不正宜改不宜狗本出一念為國真忠語雖稍侵姑蘇亦指庇護徐學謨一節殊非醜詆閣下試取原疏再閱當不遠忘使當時閣下有高世之見力勸姑蘇仰贊皇上招集天下堪輿多方相擇務求吉地改扞吉穴共成吉典則國家有福祥之慶身家無憂患之虞為君為友豈不兩得乃計不出此將夙構八不平疏改頭換尾首倡攻擊令滿都臣工無文武大小疏錄

上書

七十二

否有目者所共見有口者所共談獨威權勢不敢輕出一語以矯其非植受皇上知遇獨深使植不言誰復言之原疏止欲避玄宮之頑石改方向之不正求其吉美未嘗效堪輿家專言禍福何為駕風水之說借曰風水不足信考亭何以有山陵議狀皇上亦不必再三相擇矣當初閣臣四人閣下第三縱姑蘇去首揆當及歙縣亦不及於閣下借曰植詆歙縣疏中却無一字及許豈彼時姑蘇即欲粒歙縣同去如辛卯故事閣下預知其謀而為此事植等疏錄

上書

七十三

傳言曰我不知風水待聖上閣過再議次日閣

大峪山畢 駕幸九龍池暮始還感思殿次早回

鸞方傳旨欲用 大峪山植次疏又不及上矣此甲

申春祀時事也彼時 閣下高臥東山豈植即欲駕

風水之說徑相推戴乎季夏潘司寇黨救江陵植有

先削奪後抄沒一疏 上用其言嘉其忠特陞植太

僕寺少卿秋祀遂不與扈從 大峪山即於是秋破

土伐木矣乙酉春遣官分祀 諸陵植以太僕少卿

陪祀 茂陵過 大峪山見所旣 玄宮純是頑石

疏鈔

八上書

七十四

眾相徘徊嗟嘆不忍去祀畢還司寇舒公化僉都張

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繼下顧咸從與上疏蚤言植方

欲言而機洩攻者蜚起歷四五六凡三月日無虛牘

上厭而震怒黜御史龔仲慶攻者喙始息植尚註籍

閣下適入都門尋且顧植邸以病辭者再 閣下竟

入中庭坐語移時及植以請告懇 閣下竟

且出來欲去在我植出都消息已定於 閣下

之日矣既同館同年曾朝節陸可教顧紹芳諸兄奉

閣下命來慰植圖玉卷師諡着年冠認此小不是他

全你箇大人品植人品全否已決於 閣下傳致之

時矣比植開籍相見 閣下惓惓庇護姑蘇孜孜勸

植認過植對曰門生做御史止叅得箇馮保江陵再

傷那一箇善人幹那一件歪事老師當面指教植有

不降心服罪者非夫申老師明明教人攻擊門生如

何說門生難為申老師 閣下無詞以對但贊曰公

聰明公聰明此言猶然在耳 閣下豈以稍遠遂忘

之耶嗣後七月二十五日邸報有 大峪山興工之

旨次辰江東之羊可立約植議曰年久久欲言 壽

疏鈔

八上書

七十五

宮事今將興工工興之後便不好言植應曰愚忠懷

之日久機不密致攻擊半年方出又獨言此人必議

我報復何如江羊曰我三人均受 上知同舉為當

因構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繕完黎明入上正欲止

欽差不去耳不意先已 陛辭揭送內閣 閣下遂

從馬上差人送姑蘇姑蘇遂從山中結張誠 閣下

攻江李之疏亦露章上矣先是聞 閣下疏入不平

欲攻江李吳趙既果如此是 閣下推戴姑蘇其居

其後匪朝伊夕豈待植等駕風水之說始然哉 皇

上有命令植等同禮部再議相擇植等朝房相見
閣下挺身舉手厲聲曰此三公得意之秋植復曰
壽宮國家萬年大計植等受 上知遇感恩圖報豈
借此以博榮顯 閣下又挺身曰憑三公言山只不
許難爲申老先生植又復曰申老師不以 宗社爲
重庇護親戚老師又不以 君父爲念偏護朋友謂
公義何及坐植又詰 閣下曰老師被召日久襄事
始出山太老先生停柩三年必是擇地 閣下謾應
曰是我于西山虎丘山無處不看過但見有石卽喜
植聞之竊笑言不由衷遂起相別此言猶然在耳
閣下豈以稍遠又忘之耶及植等相擇吉地三處繪
圖進 覽頗愜 聖心柯挺爲乙酉解元門生子午
不識 閣下命之駕言熟知風水入山到處亂說破
壞吉地 皇上欲用寶山 閣下等又造言居 祿
茂二祖中間不便百計阻撓畢竟要挾 皇上仍用
大峪山而後已 皇上萬不得已始曲從之還 朝
大怒手擊張誠連出 聖旨三道一曰植等固不知
風水休保大峪山的豈盡知風水來着回將話來一

曰柯挺說大峪山正對蹇山朕閱却對形龍山着回
將話來一曰張邦垣說大峪山正對旺兒山朕閱却
對形龍山着回將話來 三旨皆出 皇上欽降詞
義森嚴朗若星日竟無一人回話 閣下等悉爲彌
縫過下至是 閣下等欺 君誤 國之罪上通於
天矣夫由往事以證今書徑相推戴果植推戴 閣
下乎閣下推戴姑蘇乎甘居人後是 閣下推戴姑
蘇甘心乎抑因植推戴 閣下甘心乎人各俱有良
心清夜靜思必有一點靈明難昧處近因臺省諸公
於二十五年前忠佞雖未及親見新造 壽宮屹然
奠於 天壽山中三生及 閣下疏俱載在史館是
非忠佞十目難逃恐亦非 閣下片言隻語所能混
淆也項從邸報見 閣下私揭傷善背公私黨挑激
禍端阻塞言路 皇上之寵眷彌篤 閣下之孤負
彌甚臺省諸公鳴鼓聲罪醜詆及於家庭植竊謂
閣下見之必且慚憤無地匿迹深居不復再談人世
間事乃今舌鋒劍愈出愈奇毒險之性到老不移
良可悲矣揆厥肺肝總出黨惡一念欺蔽終欲障天

S
Z121.5
15a

2094611



ZW 21101000583477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夫人言不足恤。國憲不足懼。天道孔赫亦不足畏。耶邇來蒙蔽欺罔之徒。往往天有顯罰。罰及閣下。更為慘酷。語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一念之善。景星慶雲。福必綏之。一念不善。妖厲鬼禍。必及之。捷如影嚮。間不容髮。植願閣下轉禍為福。是計勿徒執迷。怙終不悛也。然轉禍在於修德。不在積惡。求福在於消忿。不在結怨。閣下善自為謀。又善為人謀。翻然改悟。起而盡收天下忠賢。人望與之同心同德。矢志報主。共襄太平。吾知忠賢丈夫。惟有道義肝膽。固肯為國家排患難。亦肯為朋友託生死。決不效險邪鄙夫。淺衷狹量。不顧國家成敗。天下是非。身務為一切害人殺人之事。閣下歷觀前代已事。寧有忠賢在列。大臣輕遭戮辱者乎。又寧有謀害忠良。身得免於刑戮者乎。炯鑑在前。昭然在鏡。邪正兩途。聽人自趨。失足遺恨。千古回頭。卽是彼岸。植竊為閣下計。此甚熟也。然閣下全用客氣。不至一貶塗地。不已植又竊知